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大易粹言十二卷　（宋）曾穜輯　宋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庫刻本　〇〇一

大易粹言十二卷

（宋）曾穜輯

宋淳熙三年舒州公使庫刻本

大易粹言十卷（江蘇蔣曾瑩家藏本）

宋方聞一編。聞一，舒州人。淳熙中，爲郡博士。時溫陵曾穜守舒州，命聞一輯爲是書，舊序甚明。朱彝尊經義考承宋志之誤，以爲穜作，非也。其書宋志作十卷，經義考作七十卷，又總論五卷。蓋原本每卦每傳皆各爲一篇，刊板不相聯屬，故從其分篇之數，稱七十有五。然宋刻明標卷一至卷十，則經義考又誤也。所採凡二程子、張子、楊時、游酢、郭忠孝及穜師郭雍七家之說。今忠孝之書已不傳，惟賴是書以存。穜初刻版置郡齋，後摹印漫漶，張嗣古、陳造先後修之。此本出蘇州蔣曾瑩家，即嗣古嘉定癸酉所補刻，佚穜自序一篇，而移嗣古之跋冠其首。今從經義考補錄穜序，仍移其跋於卷末焉。穜，溫陵人，始末無考。惟據元李簡學易記序，知其字曰獻之云。

總序

伊川先生易傳序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盖无傳矣予生千一有餘字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觀會通以行典禮則辭无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在乎人焉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頤正叔謹序

白雲先生易說序

易道冥昧於鴻荒之世包犧氏始畫而明之歷數千

年縣見於聖人行事而述作无聞焉文王重之然後
煥然成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逮春秋時大道不
行獨卜筮行於世孔子於是作傳大明其道然後天
下復知文王之易爲大道之書故自開闢以來力舉
斯道而明之者三聖人而止耳觀三聖人之爲心所
以曉天下萬世者亦可謂至矣自孔子没微言復絕
至秦漢間斯道大否漢興諸儒僅能訓詁舉大義或
復歸於陰陽家流大失聖人言易之旨正始中王輔
嗣一切華去易以高尚之言然輔嗣祖述虛无其辭
雖美而无用於天下國家於是易爲空言矣又非三

聖人所謂易之道也虛无之學流弊至今卒无以正
之茲大道所以不明歟大抵自漢以來學者以利祿
爲心明經秖欲取青紫而已責以聖人之道固不可
得而聞也
宋興百有餘載有明道伊川二程先生橫渠張先生
出焉監前世儒者之弊力除千餘載利祿之學直以
聖人爲師斯道爲己任豈非古之所謂豪傑之士也
哉其於孟氏之功聖智巧力之間而已先人受業伊
川先生二十餘年雍始生之時橫渠明道久已謝世
甫四歲而伊川歿獨聞先人言先生之道其所學所
行所以教授多見於易與春秋中庸論語孟氏之書
是以門人率於此盡心焉且自周公没大道不行五
百餘歲而得孔子孔子没百有餘歲而得孟子去聖
人世如此未遠而道之難明亦已甚矣況於孔子没
後千五百餘年而三先生欲力復聖人之道其難矣
哉夫先知先覺之士曠世无有將使百世之下聞者
莫不興起豈三先生之力也歟雍不肖无聞甘與草
木同腐久矣重念先人之學殆將泯絕先生之道亦
因以息唯懼无以遺子孫於是潛稽易象以述舊聞
用傳于家使毋忘先人之業道雖不足志則有矣孟
子所謂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者其庶幾歟紹興

辛未歲仲夏望日河南郭雍謹序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一

☰☰ 乾下 乾上

伊川先生曰上古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備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成卦重乾爲乾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无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一无用非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乾者萬物之始故爲天爲陽爲父爲君易傳○後人解易言乾天道也坤也體則天尊地卑論其道豈有異哉劉元承手編○乾坤古无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坤毀則无以見易須以意明之以此形容天地間事語錄

橫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言天地則有體言乾坤則无形故性也者雖乾坤亦在其中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故自太極離而爲八名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至文王重卦之後然後三才八卦不一而足而天地人之道或分矣獨分卦之名因之不改是以其義特異於諸卦也說卦曰乾爲天故世之說乾者止於天不得其道又以天爲體乾爲用夫以乾止於天則乾象當一畫不當有人道地道而備三才也孔子曰乾陽物也自道言之乾坤天地人无非一物是則三才陽物皆乾之道故說卦曰乾爲天在天之乾也爲圜在象之乾也爲君爲父在人之乾也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爲馬爲木果在地在物之乾也以乾能備三才萬物之象而三才萬物之一物不能兼乾之象故不得獨名曰天而必名曰乾也又況乾坤道也天地物也得是道而後爲物故天得乾之道而爲天也八卦之名皆與此同義易說

乾元亨利貞

明道先生曰亭毒化育皆利也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貞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貞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謂之四德元者萬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唯乾坤有此四德在它卦則隨事而變焉故元專爲善大利主於正固亨貞之體各稱其事四德之義廣矣大矣易傳○讀易須先識卦體如乾有元亨利貞四德闕却一箇便不是乾須要認得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然推本而言當父母萬物○天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之動貞也○貞者專靜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道也元亨利貞者其德也乾之有是四德由天之有四時人之有四端莫之致而常自然與生俱生者也是故乾得之以成道天得之以成歲人得之以成性何莫由斯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言之初言四德後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又觀餘卦利牝馬之貞

利君子貞之類則疑其以元亨二德爲一利貞二德爲一矣蓋自易論之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之一卦論之則元與亨陽之類也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是以四德或爲二義可也且四德者在卦則合天地人而言之曰元亨利貞在天地人別而言之雖亦曰元亨利貞然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是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是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是也天地人之陰陽剛柔仁義皆可謂之元亨利貞而卦之元亨利貞不可謂之陰陽不可謂之剛柔不可謂之仁義者以卦得兼三才而三才之一物不得以兼卦故也是以乾之道天得之而爲天君父得之而爲君父圜得之而爲圜木果得之而爲木果大小不同其具四者則一而已所謂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其道一也文王之易乾卦六畫之下惟元亨利貞四字而已至周公益六位爻辭六十二字而易道備孔子彖象文言成今之易而後世明觀文王之易則知周公事業所謂

郁郁乎文者也亦見文王无聲无臭同於上天之載天不已文王亦不已之義由文王以觀包犧之畫則知包犧範圍天地之道同於太極至矣（易說）

初九潛龍勿用

伊川先生曰下爻爲初九陽數之盛故以名陽爻理无形也故假象以顯義乾以龍爲象龍之爲物靈變不測故以象乾道變化陽氣消息聖人進退初九在一卦之下爲始物之端陽氣方萌聖人側微若龍之潛隱未可自用當養晦以俟時（易傳）○乾六爻如欲見聖人曾發處當以舜可見在側陋便是

潛陶漁時便是見升聞時便是乾乾納于大麓時
便是躍 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易雖以六爻爲次序而言如此則是以典要求也乾初以其在初處下況聖脩而未成者可也上以居極位畫爲亢聖人則何亢之有若二與三皆大人之事非謂四勝於三三勝於二五又勝於四如此則是聖可階也○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者也顔子不用潛龍者也孟子主教故須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爻辭皆以人道爲主龍雖非人而萬

物皆人道之內又取以象聖人故乾爻稱之乾不爲龍而稱之者龍有聖人之德不必拘以乾象也初始也聖人之始果行育德未可爲時用或時亦未能致聖人皆潛可也此舜耕稼陶漁之時必至玄德升聞乃命以位故潛之時宜勿自用伊尹耕於有莘傅說隱於巖野二老避於海濱亦皆是道或喩漢祖及後世之隱者皆不足以當潛龍之義 易說
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
明道先生曰九二利見大人九五利見大人聖人固有在上者在下者 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田地上也出見於地上其德已著以聖人言之舜之田漁時也利見大德之君以行其道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共成其功天下利見大德之人以被其澤大德之君九五也乾坤純體不分剛柔而以同德相應 易傳
白雲郭氏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然後仁以行之至於仁以行之道大成矣故龍之潛也有必見之理聖人之學也有必行之道舜之相堯伊尹之就湯太公伯夷之歸文王皆利見九

五之大人者也人臣地道也故見而在田人君天道也故飛而在天大人者其道甚大之人也故德合天地明合日月其序合四時其吉凶合鬼神不如是豈足以有天下之大而贊化育參天地乎君臣俱有大德而小人勿用此二帝三王之所以興也乾德以大爲主故不言聖人而曰大人然則聖人之法乾法其大而已矣 易說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
伊川先生曰三雖人位已在下體之上未離於下而尊顯者也舜之玄德升聞時也日夕不懈而兢

惕則雖處危地而无咎在下之人而君德已著天
下將歸之其危懼可知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則
何以爲教作易之義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聖人神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
所以成之於天耳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之九三獨言君子蓋九三人之位
也履正居中在此一爻故文言於九四則曰上不
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於九三止言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而已其曰君子行此四德者蓋乾之所
謂君子也曰所以爲君子者乃行此德之人耳 語錄
白雲郭氏曰三居臣道之尊當興事造業之任故
終日乾乾法乾之健不違休息此大禹三過其門
不入之時然天下之理高則危滿則溢必戰戰兢
兢然後无危溢之患是以九三位極之君子能朝
夕惕然則雖處危地无咎矣若厲者雖危也禹曰
予思日孜孜舜稱其不自滿假孟子稱其聞善言
則拜皆夕惕之意也乾之道堯舜得其大禹得其
健雖欲不爲帝王不可得已故堯舜禹之授受係
乎道之自然聖人初无心於其間焉 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

伊川先生曰淵龍之所安也或疑辭謂非必也躍
不躍惟及時以就安耳聖人之動无不時也舜之
歷試時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陰故曰在淵 易說
兼山郭氏曰或躍者試之也在淵者終之也故无
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居下體之下潛者也潛則行而未
成故不可用四居上卦之下猶有淵義雖潛道已
革而无在田之位進退惟時固不可躍而進也然
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居近君之位時其可失乎
是以疑於可進而自躍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
止所謂或躍也六爻之義大率以初爲未仕四爲
已仕二爲應君之臣三爲人臣尊極之位蓋下卦
以漸進而四爲近君矣故二多譽得君也四多懼
近君也三多凶危也 易說

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進位乎天位也聖人既得天位則利
見天下大德之人與共成天下之事天下固利見
夫大德之君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飛龍在天況聖人之至若天之不可

階而升也（易說）○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
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
天其致一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者變化
而不測者也以天德而居天位是以謂之飛龍在
天也猶之乘六氣御青天呼吸風雷震蕩下土及
其霽也風沉雷滅了不知其所之反視太虛廓然
曾无遺迹惟九五之得一是以能體之如聖人有
作于天下萬物覩之而蕩蕩巍巍不可得而名言
者也利見大人者言有君必有臣有德必有鄰所

以相應相求相須而治也○初非不剛於位則不
及二非不中於德則不正三正而不中四不中不
正上則過而已亢者也過與不及非乾也不中不
正非乾也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九五也昔之所
謂得一者其是之謂乎所以取象乎飛龍也不稱
潛躍者徒見其位不可階而升未見其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孟子曰
大舜有大焉則大人莫大於堯舜也然堯以不得
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雖堯舜之大
其憂尚如此此九五大人之君所以利見九二大

人之臣也天位不可階而升也故稱飛龍焉二帝
三王未有不得大人以興者漢唐之際雖莫不然
然皆權謀變詐小人之徒爭雄竊國而止耳安知
所謂利見大人之道哉（易說）
上九亢龍有悔
伊川先生曰九五者位之極中正者得時之極過
此則亢矣上九至於亢極故有悔也有過則有悔
唯聖人知進退存亡而无過則不至於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九亢龍緣卦畫而言須分初終終
則自是亢極言君位則易有極之理聖人之分則

安有過亢（易說）
兼山郭氏曰亢龍有悔者位已過中德已過亢是
以動而有悔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過而惕故无咎上九過而亢故
有悔然則龍德莫善於惕而莫不善於亢也亢則
貪夫位慕夫祿不知進退存亡其悔宜矣堯老而
舜攝舜亦以命禹伊尹復政厥辟周公復子明辟
君臣之間皆有是道故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
乎（易說）
用九見羣龍无首吉

伊川先生曰用九者處乾剛之道以陽居乾體純乎剛者也剛柔相濟爲中而乃以純剛是過乎剛也見羣龍謂觀諸陽之義无爲首則吉也以剛爲天下先凶之道也易傳○或問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六爻皆用九故曰見羣龍无首吉用九便是行健處天德不可爲首言乾以至剛健又安可更爲物先爲物先則有禍所謂不敢爲天下先乾順時而動不過處便見不爲首六爻皆同張繹所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用九用六獨乾坤有之乾純陽故曰羣龍坤純陰故曰永貞羣龍无首所以不至於亢永貞以終故无龍戰之災此所以異於它卦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天德也用天德者徧覆包含无所不容其於見羣龍而容之有餘裕矣夫是之謂大人大人有容天下之德而无長天下之志至於天下樂推首出庶物之際一以无心應之而已象言天德不可爲首爲者自爲之辭无首者戒其无自爲首也是以堯无能名舜有天下而不與文王三分有其二而事殷皆无首之道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此然後盡用九无首之吉也乾坤純備天地九六之道故稱用九用六它卦雜而不純雖有所用亦乾坤之九六也易說

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首出庶物萬國咸寧

伊川先生曰大哉乾元贊乾元始萬物之道大也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萬物資始乃統天言元也乾元統言天之道也天道始萬物一本更有萬字物資始於天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亨也天道運行生育萬物也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卦之初終也天道終始乘此六爻之時乃天運也以御天謂以當天運乾道變化生育萬物洪纖高下各以其類各正性命也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保合大和乃利貞保謂常存合謂常和保合大和是以利且貞也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保合大和也天爲萬物之祖王爲萬邦之宗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

君道尊臨天位而四海從王者體天道則萬國咸寧也易傳○雲行雨施是乾道之亨處○大明終始人能大明乾之終始便知六位時成却時乘六龍以當大事並張繹所錄○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雲行雨施散而无不之也言乾發揮徧被於六十四卦各使成象變言其著化言其漸萬物皆始故性命之各正唯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終始條理集大成於聖

智者歟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利貞其此之謂乎○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謂六爻言天道變化趨時者六爻各隨時自正其性命謂六位隨時正性命各有一道理蓋爲時各不同○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謂不一則乖競並易說○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得不以元配坤○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是貞也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健也健而不息之謂乾蓋天體乎上而日月星辰繫焉自古自今一息之不留常行而不改周旋而不殆此萬化之所從出也猶人之精神之運照知事物之不窮體夫天道之不息者也是故昔之言易者必三復其道而備言之元亨利貞者何謂也大无不包細无不舉是以謂之元也及其用也如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故有所謂雲行雨施者矣彼在天者成象在地者成形是

所謂品物流形者也既有元有亨斯有體有用則不能无推移有推移不能无終始而此實大明之所以成六位也乾於斯也乘六氣以御之所以成變化正性命保合大和攝利貞而復于元亨故四德混而爲一乃所以用其光而復歸其明者也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文以言人之有君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四德元爲大元爲始彖論一卦之亨故首言乾元元之在乾猶人之有首也萬物之所以資始者在此且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天之長育萬物健而亨之道也而乾元則統之聖人知

此故大明乾元終始一卦之道得所謂潛見飛躍各以其時而成六位矣此周公繫爻之義也六位旣以時成則聖人可以乘此而用天道或潛或見或惕或躍或飛或亢亦各因其時而乘焉此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且乾道之變化也蓋非物物而生之大關資始之户使萬物各得其性命之正而已各得其性命之正則萬物无一物之不和是之謂保合大和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者以此是乃乾之所謂利貞也聖人知乾之利貞在此而不在彼故法各正性命之道以出庶物法保合大和之道以寧萬國則首出庶物而萬國咸寧矣此又聖人法乾用九之道也故孔子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之彖非獨統論一卦之體蓋以人事兼明之易說

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伊川先生曰乾道覆育之象至大非聖人莫能體欲人皆可取法也故取其行健而已至健固不足見天道也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天行之健也易傳○乾體便是健及分在諸處不可皆名健然在其中矣周行己錄

橫渠先生曰道行也所行即是道易言天行健天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至誠无息天行健也若文王之德之純是也未能无息而不息者君子之自強也若顏子三月不違仁是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天有乾之象也君子像天與乾者也天有乾之象者以乾健而天行亦健故也君子能像天與乾者以天行健而君子自強不息可像之也易說○天地之功山川積而得之天之所以為天文王積而得之天不已文王亦不已豈非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之謂乎中庸解

潛龍勿用陽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陽氣在下君子處微未可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顏子未成性是為潛龍亦未肯止于見龍蓋以其德其時則須當潛顏子與孟子時異顏子有孔子在可以不顯孟子則處師道亦是已老故不得不顯耳九二九三九四至上九皆是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下非獨處微亦陽未動而時未至故也易說

見龍在田德施普也

伊川先生曰見於地上德化及物其施已普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時至而出兼善天下膏澤下於民之時也易說

終日乾乾反復道也

伊川先生曰進退動息必以道也易傳○反復道也言終日乾乾往來皆由於道也三位在二體之中可進而上可退而下故言反復張繹所録

廣平游氏曰終日乾乾反復於道也反復宜與復卦之反復同釋終日乾乾行事之時而曰反復道何也蓋君子之行事雖汲汲皇皇而易簡之理未嘗離也亦行其所无事而已九三在下體之上將離人而天矣故有反復道之象若夫聖人作而萬物覩則天德之所爲確乎能其事而已矣雖有爲而未嘗爲反復不容言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乾自強不息也自強不息則反復皆天道造次顛沛必於是也易說

或躍在淵進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量可而進適其時則无咎易傳

橫渠先生曰或躍進退皆可在淵者性退也故指其[redacted]而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爲有位之臣與一同功雖有進退之義而義在有爲故進亦无咎聖人懼其近而必進故或之亦慮其退而失時故曰進无咎也易說

飛龍在天大人造也

伊川先生曰大人之爲聖人一无人字之事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成性躋聖者耳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人造也○九五大人造也造成就也或謂造爲至義亦可大人成性則聖也化則純是天德也責人若大人則學可至也位天德則神神則天也故不可以神屬人而言莊子言神人不識義理也又謂至人眞人其辭險窄皆无可取孟子六等至於神則不可言人也竝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人體乾行健不爲小道也故飛龍見大人之爲易說

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盈則變有悔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亢不知變

其能久乎 易說
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
明道先生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 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用九天德也天德陽剛復用剛而好先則過矣 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用天德者用其大不善用天德者用其強強无不及也剛衆則欲長有功則欲伐故聖人於是戒之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得益時乃天道其知用天德者歟 易說

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 告子此言是而謂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則非也 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人與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耶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在人則元者衆善之首也亨者嘉美之會也利者和合之義也正者幹事之用也 易傳 ○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至如八卦易之大義在乎此亦无

人曾解來 其從者皆之類亦不曾不然體認得入關語錄 ○陰爲小人利爲不善不可一槩論夫陰助陽以成物者君子也其害陽者小人也夫利和義者善也其害義者不善也 張繹所錄 ○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 語解 ○可欲之謂善便與元者善之長同理 呂與叔東見錄
兼山郭氏曰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曰乾有天道有人道析而言之則明乎天人合而言之是或一道也今夫受命賦形於天地之中亦各從其類也本乎天者全乎天本乎地者全

乎地是以謂之人也且人之有德與心術知得之於天進退用捨受之於命然則所謂天爵者吾所固有也得元者謂之仁善之長是也得亨者謂之禮嘉之會是也得利者謂之義義之和是也得貞者爲正爲信事之幹是也君子行此四德故曰乾元亨利貞凡言人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利貞固不止於在人者則善之長嘉之會義之和事之幹非獨人事而已 易說
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

貞固足以幹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體法於乾之仁乃爲君長之道足以長人也體仁體元也比而效之謂之體嘉會足以合禮得會通之嘉乃合於禮也不合禮則非理豈得爲嘉非理安有亨乎利物足以和義和於義乃能利物豈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貞固足以幹事貞固所以能幹事也君子行此四德乃合於乾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天下之動 易說

廣平游氏曰道者天也道爲萬物之奧故足以統天仁者人也仁爲衆善之首故足以長人猶之萬物發育乎春而衆爲長子也大爲之制經爲三百曲爲之防詳爲三千要皆歸於大中而已故曰嘉會足以合禮猶之萬物相見於夏而離爲文明也義主於刻制而利不生於其間則不和先王之義勞之乃所以逸之故民至於忘其勞殺之乃所以生之故民至於忘其死蓋利之實行乎其中矣故曰利物足以和義猶之萬物凋悴於秋而說言乎兌也事以智謀物以智創智而不貞則事不立貞者正而固也謀之不正則異議得以敗之守之不固則衆力得以傾之豈事之幹邪故曰貞固足以幹事猶之萬物終藏於冬而成言乎艮也君子行此四德則乾道在我矣故曰乾元亨利貞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體乾之仁故足以長人體乾之嘉會故足以合禮體乾之利物故足以和義體乾之貞固故足以幹事此君子行此四德之道也君子行此四德亦同乾之元亨利貞 易說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明道先生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樂與憂皆道也非己之私也 劉絢遇汝所錄

伊川先生曰自此以下言乾之用用九之道也初九陽之微龍德之潛隱乃聖賢之在側陋也守其道不隨世而變晦其行不求知於時自信自樂見可而動知難而避其守堅不可奪潛龍之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孔子喜弟子之不仕蓋爲德未成則不可以仕是行而未成者也故潛勿用龍德而未顯者也不成名不求聞也養實而已樂行憂違不

可與德者語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聖人不爲
沽激之行以求時知依乎中庸人莫能知以此自
信不知悔也○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
而已无所求於外故善世傳化龍德而見者也若
潛而未見則爲己而已不暇及人者也(並易說)○用
則行舍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能○龍德聖脩之極
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龍德而隱故不易乎世龍德而正中

故曰善世而不伐不易乎世者用捨在我故遯世
无悶不成乎名者非譽不在物故不見是而无悶
確乎其不可拔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不爲矣非伯夷柳下惠之徒何足以與此若孔子
則聖人之時不專於勿用也其易世之志未嘗一
日而忘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辟世者若伯夷待天下之清是也非
遯世无悶確乎其不可以拔不足以與此○孔子之
門唯顏淵閔子未嘗仕蓋隱而未見也樂則行之
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以拔於二子見之矣(並語解)

白雲郭氏曰道與世合則出而見道與世違則隱
而潛惟有德者能之古之人邦无道至死不變又
曰邦无道則愚豈不易乎世不成乎名者歟遯世
无悶獨善其身者也不見是而无悶人不知而不
慍者也行其所可樂違其所可憂此顏子所以不
改其樂而人不堪其憂也(易說)○且聖人依乎中庸
也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其龍德之隱者乎非
吾夫子疇克之哉顏淵見其進未見其止不改其
樂而无祇悔其殆庶幾乎中庸明聖人潛龍之義
故先舉素隱終言遯世雖潛之中所不可廢當遺

而行之者中庸之道也(中庸解)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
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以龍德而處正中者也在卦之正中
爲得正中之義庸信庸謹造次必於是也既處无
過之地則惟在閑邪邪既閑則誠存矣善世而不
伐不有其善也德博而化正己而物正也皆大人
之事雖非君位君之德也(易傳)○敬是閑邪之道閑
邪存其誠雖是兩事然亦只是一事閑邪則誠自

存矣天下有一箇善一箇惡去善即是惡去惡即是善譬如門不出便入豈出入外更別有一事也劉元承手編○閑邪存其誠閑邪則誠自存而閑其邪者乃在於言語飲食進退與人交接之際而已矣暢潛道錄○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着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着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閑邪更著甚工夫但唯是動容貌整思慮一作心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閑邪則固一有主字一矣然一作能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作行一者无它只是整齊一作莊整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无非僻之好此意但涵養久久則天理自然明○閑邪存誠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藩墻不脩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一人復至不如脩其藩墻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並入關語錄○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呂與叔錄

横渠先生曰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求龍德而正中乾乾進德思知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安吾止也○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忽焉前後也○德博而化言化物也以其善世即是化也善其身自化也兼善天下則是化物也知化則是德化聖人自化也化之況味在學者未易見焉但有此次序張子易說

廣平游氏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亦閑邪存其誠而已語解

白雲郭氏曰初九潛而勿用故孔子言其隱德九二見而在田故孔子言其龍德之著見者由二爻以觀之中庸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之序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言行之見者安行之也惟正故能閑邪惟中故能存誠閑邪所以存其誠也有善世之功而不自伐故天下莫與汝爭功有正中龍德博而物化故能盡性盡人物之性豈閑邪存誠之所致歟君之德正中

而已九二所謂成有一德者也（易說）○庸言之信庸
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此龍德正中之事中庸之聖
人也（中庸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
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
而惕雖危无咎矣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
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其體則謂

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
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
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一作性）故說神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
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脩辭立其誠不
可不子細理會言能脩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
是脩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偽也若脩其言辭正爲
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唯立誠才（一作方）有可
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脩業也終日乾乾大

小大事卻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脩辭
立其誠爲實脩業處○脩辭立其誠文質之義也
○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並李籲錄）○
知至則便意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爾知
至而至之者知至而往至之乃吉之先見故曰可
與幾也知終而終之則可與存義也（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
主終劉絢師訓）○忠信爲基本所以進德也辭脩誠意立
所以居業也此乃乾道由此二句可至聖人也（朱公
掞錄）○儒者之所以必有窒礙者何也只爲不致知
知至至之則自无事可奪（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而君德已著將何爲哉
惟進德脩業而已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
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
（一无後字）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
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
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
也此學之始終也君子之學如是故知處上下之
道而无驕憂不懈知懼雖在危地而无咎也（易傳）○
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
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

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則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楊遵道錄）○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忠信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脩立在人（並呂與叔所錄）○知至則當至之知終則當遂（一无遂字）終之須以知之深則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知得淺飢而不食烏喙人不蹈水火只是知人為不善只為不知知至而至之知幾之事故可與幾也知終而終之故可與存義知至是致知博學明辨審問慎思皆致知知至之事篤行便是終之如始條理終條理因其始條理故能終條理猶知至即能終之（入關語錄）○金聲而玉振之此孟子為學者言終始之義也樂之作始以金奏而以玉聲終之詩曰依我磬聲是也始於致知智之事行所知而至其極聖之事也易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是也（唐棣所錄）○知至至之如今學者且先知有至處便從此至之是可與幾也非知幾者安能先識至處知終終之知學之終處而終之然後可與存義或云九三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大煞害事使人臣常懷此心大亂之道亦自不識湯武知至至之只是至其道也（張繹所錄）○或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曰子以誠敬為可勉強且恁地說到底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是覷却堯先後學它行事无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知它動容周旋中禮（劉元承手編）○學者必知所以入德不知所以入德未見其能進也故孟子曰不明乎善不誠其身易曰知至至之（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乾九三脩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業○忠信所以進德學者止是一誠意耳若不忠信如何進德不驕德當至也不憂業當終也○適在不安之位故曰因其時○求致用者幾不可緩將進德者從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懈於趨時也知至極盡其所知也（並易說）○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无如改過之不吝（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如甘之受和白之受采故善學者其心以忠信爲主不言則已言而必忠信也故其言爲德言不行則已行而必忠信也故其行爲德行止而思動而爲无時而不在是焉則安往而非進德哉故爲仁不主於忠信則仁必出於姑息爲義不主於忠信則義必出於矯抗操是心以往則禮必出於足恭智必出於行險安往而非敗德哉而何進德之有爲譬之欲立數仞之墻而浮埃聚沫以爲基亦沒世不能立矣○人而无信以輗軏爲喻何也曰忠信所以進德而義也禮也以信成之人而无信則中无所主矣以之爲仁則蹩躠而已以之爲義則踶跂而已爲智則誣爲禮則僞无所施而可也輗軏大車小車所恃以行者也而有信則大德小德所資以進也故輪輿雖備而无輗軏則有車之名而无運行之實人而无信則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終不可入堯舜之道故其喻如此（並語解）

龜山楊氏曰忠信乃爲進德之基本无忠信則如在虛空中行德何以進（語錄）○修辭立誠而剛大之氣形諸外則鄙倍斯遠矣○知至將以至之則見其進矣未至乎終之故未見其止也顔淵知至矣未至乎終之而死故孔子惜之也（並語解）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乾乾健之至其自強不息可知也蓋不如是不足以進德脩業大有爲於天下也德在我者也非内盡忠信則德不可進事業措諸天下者也其脩辭外見者未見其所以盡成己成物之道皆不足以居業也事之方來可至者至之君子知動之微作事謀始也事之已往當終者終之君子存謹終如始之義也卦至於三其道革矣自初至三可終之德業也自四以往可至之德業也既盡善始善終之道故居三之尊而不驕任五之事而不憂雖在危地何咎之有夫内以忠信而進德外以辭誠而居業知至之幾知終之義不驕不憂皆乾乾而夕惕者也脩辭立其誠如皋陶矢厥謨之類是也發號施令皆脩辭也以誠爲主（易說）

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何謂也子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无恒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或躍或處上下无常或進或退去就

從宜非爲邪枉非離羣類進德脩業欲及時耳時
行時止不可常也故或深淵者龍之所安也在
淵謂躍就所安淵在深而言躍但取進就所安之
義或疑辭隨時而未可必也君子之順時猶影之
隨形可離非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故曰在淵位非所安故或
以躍德非爲邪故進退上下唯義所適唯時所合
故曰欲及時也能如此擇義則无咎也○九四以
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非爲邪
也終其義也○九四曰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退
无常非離羣也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此時可
上可下可進可退非爲邪也即是直也天道不越
乎直直方大則不須習行之自无不利非爲邪則
是陟降庭止也進德脩業欲及時即是无然畔援
无然歆羨誕先登于岸也言无畔去亦无援引亦
无歆向亦无羨而不爲誕知登于岸耳岸所處地
位也此與進无咎同意唯志在位天德而已位天
德大人成性也九三九四大體相似此二時處危
難之大聖人則事天愛民不恤其它誕先登于岸
正蒙 易說○陟降庭止上下无常非爲邪也進德脩業

欲及時也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歟正蒙
白雲郭氏曰上下進退皆貴有常而不變而此常
者上下進退係乎時命也孔子嘗爲委吏乘田矣
豈捨正道而爲此哉亦豈離類敗德而爲此哉不
得其時而已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是以不忘於
或躍也孟子以可仕則仕可止則止爲聖之時而
文言以或躍爲欲及時其義一也由是知魯之司
寇或躍之義存焉耳九四之處不以正疑其爲邪
也故言非爲邪龍德在下而已違之疑其離羣也
故言非離羣孔子懼進不以道而退不以義者故
以及時擇或躍无咎之義易說
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同聲相應
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
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
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與聖人類也五以龍德升尊位
人之類莫不歸仰況同德乎上應於下下從於上
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也流濕就燥從龍從虎皆以
氣類故聖人作而萬物皆覩上既見下下亦見上
物人也古語云人物物論謂人也易中利見大人

其言則同義則有異如訟之利見大人謂宜見大德中正之人則其辨明言在見前乾之二五則聖人既出上下相見共成其事所利者見大人也言在見後本乎天者如日月星辰本乎地者如蟲獸草木陰陽各從其類人物莫不然也易傳○雲從龍風從虎龍陰物也出來則濕氣烝然自出如濕物在日中氣亦自出雖木石之微感陰氣尚亦有氣則龍之興雲不足怪虎行處則風自生入關語錄○動植之分有得天氣多者有得地氣多者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然要之雖木植亦兼有五行之性在其中只是偏得土之氣故重濁也呂與叔○或問孝天之經何也曰本乎天者親上輕清者是也本乎地者親下重濁者是也天地之常莫不反本人之孝亦反本之謂也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謂同聲相應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聖人作萬物覩故利見大人○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一章止爲飛龍在天而發龍虎水火之喻蓋明各遂一類去本在上者却上去本在下者却逐下德性本得乎天者今復在天是各從其類也易說○九五大人化矣天德位矣成性聖矣故旣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正蒙

龜山楊氏曰東坡云萬物覩乃是萬物欲見之言欲見之便非聖人作而萬物覩如日在天萬物便見聖人唯恐不作作則即覩矣作與覩同時事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大哉君臣之道各從其類如是之至也故湯使聘之幡然而改者商之一德之臣也聞文王興而盍歸乎來者周之同德之臣也雖求之於上應之於下在人事如此而有必應必親之道者係乎龍德之同耳易說

上九曰亢龍有悔何謂也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亢而自喪之也易說○亢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貴而非其位不知退也高而无其民

不知喪也賢人謂九三也九三之德知幾夕惕與
此異矣德旣不同則在下不應不爲輔也動不知
止其悔宜矣易說
潛龍勿用下也見龍在田時舍也終日乾乾行事也
或躍在淵自試也飛龍在天上治也亢龍有悔窮之
災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時勿用以在下未可
用也○時舍隨時而止也舍去聲○行事進德脩
業也○自試隨時自用也○上治得位而行上之
治也○窮之災窮極而災至也○天下治用九之

道天與聖人同得其用則天下治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
中時舍而不受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理矣造
而位天德矣則富貴不足以言之○九二居大中
安止之地至于三四則不得所安也○三四與二
皆言所遇之時二之時平和見龍在田者則是可
止之處也時舍時止也以時之和平故利見不至
於有害三四則皆時爲難危又重剛又不中至九
五則是聖人極致處不論時也○九五成性則躋
聖而位天德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君德矣而

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人之性
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也易
說
白雲郭氏曰下也曰下言微也如有鰥在下也前
言位之人也後言爻之時也○時舍時可進故隨
時而舍明有正中君德亦必待時○行事與事造
業大有爲也○自試君子謹失時之戒故或自試
○上治以天德位天位治所從出○窮之災窮不
知變故災至○天下治知乾元之義而用天德則
治矣易說

潛龍勿用陽氣潛藏見龍在田天下文明終日乾乾
與時偕行或躍在淵乾道乃革飛龍在天乃位乎天
德亢龍有悔與時偕極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伊川先生曰此以下言乾之義方陽微潛藏之時
君子亦當晦隱未可用也○天下文明龍德見於
地上則天下見其文明之化也一作而化之○與時偕
行隨時而進也○乾道乃革離下位而升上位上
下革矣○乃位乎天德正位乎上位當天德德一作矣
○與時偕極時旣極則處時者亦極矣○乃見天
則用九之道天之則也天之法則謂天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二五皆正中之德五則曰大人造也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大人而升聖乃位乎天德也不言帝王而言天德位不足道也所性不存焉潛龍自是聖人之德備具但未發見○見龍成性至飛龍則位天德○九五言乃位乎天德蓋是成聖實到也不言首出所性不存焉其實天地也不曰天地而曰天德言德則德位皆造故曰大人造也至此乃是大人之事畢矣五乾之極盛處故以此當聖人之成德言乃位即是實到爲己有也若由思慮勉勉而至者止可言知不可言位也言位則實在其所矣大抵語勉勉者則是大人之分也勉勉則猶或有退少不勉勉斯退矣所以須學問進德修業欲成性也成性則縱心皆天也所以成性則謂之聖者如夷之清惠之和不必勉勉彼一節而成性若聖人則大以成性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揲蓍之法遇九六之數則變乾以純陽故陽極而亢坤以純陰故陰極而戰如其不變則亢而災戰而傷不能免也乾以用九則陽知險而變故无首而吉坤以用六則陰知阻而變故永貞而利乾坤純乎陰陽者也故有用九用六與他卦不同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天之則也故乾元用九乃見天則 易說

龜山楊氏曰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孔顔之所同天下文明則孔子而已矣○毋固則與時偕行 並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九五七者咸在故爲一也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是以變動不居周流六虛莫有留礙者矣故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氣潛藏則閉塞未亨之時○天下文明君子出則道大明○與時偕行時可行健君子應時行之行謂用也○乾道乃革潛龍之義至四而革矣○乃位乎天德有天德而得天位也○與時偕極乾道極矣時不復矣而不知止故與偕極○乃見天則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觀用九之義見天之可則也 並易說

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性情猶言資質體段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反復詳說以盡其義既始則必亨不亨則息矣乾之性情也既始而亨非利貞其能不

息乎○乾始之道能使庶類生成天下蒙其美利而不言所利者蓋无所不利非可指名也故贊其利之大曰大矣哉（並易傳）○元亨者只是始而亨者也此通人物而言（通元本作詠字）謂始初發生大槩一例亨通也及到利貞便是各正性命後屬人而言也利貞者分在性與情只性爲本情是性之動處情又幾時惡故者以利爲本是順利處爲性若情則須是正也（呂與叔東見錄）○利貞者性情也言利貞便是乾之性情因問利與以利爲本之利同否先生曰凡字只有一箇用有不同只看如何凡順理无害處便是利君子未嘗不欲利然孟子言何必曰利者蓋只以利爲心則有害如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便是有害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不遺其親不後其君便是利仁義未嘗不利（張輝所錄）

橫渠先生曰利貞者性情也以利解性貞解情利流通之義貞者實也利快利也貞實也利性也貞情也情儘在氣之外其發見莫非性之自然快利盡性所以神也情則是實事喜怒哀樂之謂也欲喜者如此喜之欲怒者如此怒之欲哀欲樂者如此哀之樂之莫非性中發出實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亨者乾之始也利貞者乾之性情也乾之始大是也乾之性情健是也惟其大故元亨而健故利貞也○利天下者始於乾元故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可言所利則其利小矣不言所利无所不利也（並易說）

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

伊川先生曰大哉贊乾道之大也以剛健中正純粹六者形容乾道精謂六者之精極以六爻發揮旁通盡其情義乘六爻之時以當天運則天之功用著矣故見（一作曰）雲行雨施陰陽溥暢天下和平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中正中爻之德○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主以中正爲精也六爻發揮言時各異旁通情也情猶言用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之爲乾剛健中正純粹精是也孜乾之象則六爻不齊能盡乾之義就其中正而純全焉獨見乎九五所以取象于飛龍也必也孜論其精微則七者咸在也蓋陽德爲剛乾德爲健以位則中以才則正上下无異體故謂之純內外无

倫係故謂之粹它卦莫能與之同故謂之精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乾之德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乾之業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乾之用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乾之功也有是德則有是業有是用則有是功也然精者德之精情者卦之情乘六龍用九也天下平致美利也乾之大如此聖人之法乾也剛健中正以崇德發揮旁通以廣業時乘六龍崇德以致用也雲行雨施廣業之功成也 易說

君子以成德爲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爲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

伊川先生曰德之成其事可見者行也德成而後可施於用初方潛隱未見其行未成未成未著也是以君子弗用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于外可也○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未成之地耳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龍德而隱聖脩而未成者也非如學者之未成九六曰龍喻聖也若顏子可以當之雖伯夷之學猶不可言龍龍即聖人之德顏子則術正也 易說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譯解

白雲郭氏曰隱而未見時之未至也行而未成德未大成也是以確乎不可拔也成德者時成之龍德也言之信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皆可見也初之潛未足以與此 易說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在下雖已顯而未得位則進德脩業而已學聚問辯進德也寬居仁行脩業也君德已著利見大人而進以行之耳進居其位者舜禹也進行其道者伊傅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乾之道不盡於九二故有學問坤之道盛於六二故不習无不利 易說 ○閑邪存誠此尊德性也非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則擇善不明矣 中庸解

兼山郭氏曰九二見龍在田以君德而處臣位在君子方學以聚之問以辯之者也田非不可安安之非所宜也是以利見大人業以待征學以待發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學聚問辯寬居之者期於仁以行之耳故潛龍勿用知其行而未成也見龍在田知其君德大成而可行也是以利見大人惟仁以行之爲九二之事易說

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伊川先生曰三重剛剛之盛也過中而居下之上上未至於天而下已離於田危懼之地也因時順處乾乾兢惕以防危故雖危而不至於咎君子順時兢惕所以能泰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乾三四位過中重剛時不可舍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九三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位則人也故因時而惕進德脩業之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天爲君在田爲臣皆正中也三乘重剛而過中故爲危懼之地易說

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

伊川先生曰四不在天不在田而出人之上矣危地也疑者未決之辭處非可必也或進或退惟所安耳所以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以六畫分三才也以下二畫屬地則四遠於地故言中不在人若三則止言不在天在田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或躍在淵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乾道之革也是以進不安於進退不安於退處不安於處故疑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承重剛多懼之地上不爲中正之君下不爲同德之臣中非與事造業之任故於進退懼而或之也或之則毋必是以可進則進可退則退故无咎易說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明道先生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非在外也○至誠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贊者參贊之義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之謂也並劉絢師訓○若不一本則安得先天

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呂與叔錄
伊川先生曰大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者合
乎道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跡也聖人先
於天而天同之後於天而能順天者合於道而已
合於道則人與鬼神豈能違也易傳○天且不違況
於鬼神乎鬼神言其功用天言其主宰存氏拾遺○聖
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六尺之軀能有多少技
藝人有身須用才聖人忘己更不論才也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浩然无間一作害則天地合德照无偏
係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

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无方
體能无方體然後能无我○先後天而不違順至
理以推行知无不合也雖然得聖人之任皆可勉
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人與聖人自是一節
妙處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以
理計之知崇德之事尚可勉勉脩而至若大人以
上事則无脩故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不可得
而知也直待己實到窮神知化是德之極盛處也
然而人為者不過大人之事但德盛處唯己知之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如此方是成就吾

之所行大人之事而已故於此文却說大人者與
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
神合其吉凶如此則是全與天地一體然不過是
大人之事惟是心化也故嘗謂大可為也大而化
不可為也在熟而已蓋大人之事脩而可至化則
不可加功加功則是助長也要在乎仁熟而已然
而至於大以上自是住不得言在熟極有意矣與
聖難於分別大以上之事如禹稷皐陶輩猶未必
能知然須當皆謂之聖人蓋為所以接人者與聖
同但己自知不足不肯自以為聖如禹之德斯可

謂之大矣其心以天下為己任規模如此又克己
若禹則與聖人直无間別孔子亦謂禹於吾无間
然矣久則須至堯舜有人於此敦厚君子无少異
聖人之言行然其心與真仲尼須自覺有殊在它
人則安能分別當時至有以子貢為賢於仲尼者
惟子貢則自知之人能以大為心常以聖人之規
模為己任久於其道則須化而至聖人理之必然
如此其大即是天也又要細密處行之并暗隙不
欺若心化處則誠未易至孔子猶自謂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僕曰吾聖矣則人亦誰能知故曰知我

者其天乎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則其禱也久
矣 語解
兼山郭氏曰孔子釋飛龍而明之以四合何也蓋
在天地則合德在日月則合明在四時則合序在
鬼神則合其吉凶雖四者之間各有所合而終无
所留究其道則无不周致其迹則无可係此莊子
所謂反一无迹者也反一无迹惟飛龍能盡之不
然釋飛龍何與於四合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嘗讀易至於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

孔子曰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
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蓋言
誠者事也九二曰見龍在田子曰學以聚之問以
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蓋言誠之者之事也 中庸
解○孔子於易之乾明大人之道則知大者乾道
也 浩然圖
白雲郭氏曰天下至大也非有大德者不能有天
下惟有大德故其德有容无私於覆載其明无不
及无私於照臨其序有常无私於生養其吉凶有
感无私於賞罰是以能同於天而无相違之道況

於人鬼乎蓋與天道同者不係乎先天後天也究
觀乾之一卦則包犧之畫明人配天地文王之重
明聖人成天地之能周公之爻明有天德則居天
位孔子之辭明合天地則可以治神人乃知君德
不可以不大也故堯則天之大舜能有大禹爲大
禹皆九五之大人歟 易說
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
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
唯聖人乎
伊川先生曰極之甚爲亢至於亢者不知進退存

亡得喪之理也聖人則知而處之皆不失其正故
不至於亢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孔子可仕則仕可止則止可久則久
可速則速孟子稱爲聖之時大哉隨時之義也一
失其正而爲亢則於進退存亡得喪之際尚不能
周知況天下國家乎聖人釋爻至於四五者蓋其
道難以一義盡也 易說

☷☷ 坤下坤上

廣平游氏曰坤者純陰之卦也故初六陰生有履霜之戒六四重陰有天地閉之象 易說

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君子有攸往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安貞吉

伊川先生曰坤乾之對也四德同而貞體則異乾以剛固爲貞坤則 以一作 柔順而 爲一作 貞牝馬柔順而健行故取其象曰牝馬之貞○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合坤德也○陰從陽者也待唱而和陰而先陽則爲迷錯居後乃得其常也主利利萬物則主於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於事者臣之職也○西南陰方東北陽方陰必從陽離喪其朋類乃能成化育之功而有安貞之吉得其常則安安於常則貞是以吉也 易傳 ○利字不聯牝馬爲義如云利牝馬之貞則坤便只有三德 羅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乾稱乎父坤稱乎母乾一也坤二也一以資始二則資生所以地大亦配天之極也坤配乾是以有元有亨有利獨无剛德以終之故爲牝馬之貞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健也坤順也天地大德曰生則乾坤元亨皆一也利貞之體異者坤以順爲正也牝馬順而健者也先順而後健坤之道也利牝馬之貞所謂言所利也言所利則不名爲大故彖曰至哉坤元○坤德至順待唱而應不爲物先故君子有所往在物之先則失其道在物之後則得其道得其道斯能成其所利矣西南坤之類也故得朋東北反坤之類也故喪朋世有以得爲吉者堯之得舜是也有以喪爲吉者坤之喪朋是也得朋則以順濟順可小事不可大事之道喪朋則以健濟順天下无不濟矣坤道以喪朋爲正君子安此則吉孰大焉上言元亨利牝馬之貞蓋坤之辭辭自君子攸往之下皆人道也凡言吉凶皆人道之辭餘卦皆同 易說

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无疆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牝馬地類行地无疆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安貞之吉應地无疆

伊川先生曰資生之道可謂大矣乾既稱大故坤稱至至義差緩不若大之盛也聖人於尊卑之辨

謹嚴如此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父母之道也順承天施以成其功坤之厚德持載萬物合於乾之无疆也○以含弘光大四者形容坤道猶乾之剛健中正純粹也含包容也弘寛裕也光昭明也大博厚也有此四者故能成承（一作循）天之功品物（一作類）咸得亨遂取牝馬爲象者以其柔順而健行地之類也行地无疆謂健也乾健坤順坤亦健乎曰非健何以配乾未有乾行而坤止也其動也剛不害其爲柔也柔順而利貞乃坤德也君子之所行也君子之道合坤德也○乾之用陽之爲也坤

之用陰之爲也形而上曰天地之道形而下曰陰陽之功先迷後得以下言陰道也先唱則迷失陰道後和則順而得其常理西南陰方從其類得朋也東北陽方離其類喪朋也離其類而從陽則能成生物之功終有吉慶也與類行者本也從於陽者用也陰體柔躁故從於陽則能安貞而吉應地道之无疆也陰而不安貞豈能應地之道彖有三无疆蓋不同也德合无疆天之不已也應地无疆地之无窮也行地无疆馬之健行也（易傳）○先迷後得是一句主利是一句蓋坤道唯是主利文言

後得主而有常處脫却一利字（楊遵道錄）○東北喪朋陰必從陽然後乃終有慶也（羅氏於遺）○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无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凡所指地者（一作搬闕處）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呂與叔東見錄）橫渠先生曰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以西南爲得朋乃安貞之德也以東北爲喪朋雖得主有慶而不可懷也西南土之

位東北木之位也○西南得朋東北喪朋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也媵遇勞而无怨却是能喪朋者其卒嘯也歌是乃終有慶也此婦人之敎大者也西南致養之地東北反西南者也陰陽正合則陰相對者必陽也西南得朋是始以類相從而來也東北喪朋喪朋相忘之義聽其自治不責人不望人是喪其朋也喪朋則有慶矣江有沱有汜有渚皆是始離而終合之象也有嫡不以其媵備數是不能喪朋媵遇勞而无怨是能喪朋也以其能喪朋故能始離而終合之子歸

自嫡也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皆言其始之不均
一也其後也悔嫡自悔也處既安既處之處也始
離而終旣處也歌是乃終有慶慶則同有慶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乾曰大哉坤曰至哉大則无所不包
至則无所不盡乾之大无方而坤則未離乎方也
坤順承天則於乾之道亦无餘地矣特不出於天
之外而已故曰至哉坤元言地道於是爲盡也天
下之道至於易而盡故曰易其至矣天下之德至
於中庸而盡故曰中庸其至矣乎體易而崇德則
曰新體易而廣業則富有故曰盛德大業至矣哉
○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
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顯大言无
所不被四者坤元之德也體坤德以有行者非君
子不足以與此故曰君子攸行○天行健者天之
不已也无不覆燾者天之无疆而地之持載足以
配之故曰德合无疆蓋无疆者以形言也德合无
疆者地之配天也應地无疆者君子之法地也於
君子攸行應地无疆則知乃順承天之下德合无
疆者合乎天也 並易說
蒹山郭氏曰乾坤二者方其對立於兩儀莫知所
宗是以謂之先迷及其順以承天是以謂之後得
主利也西南陰位也故謂之得朋得朋者趣其類
也東北陽位也故謂之喪朋喪朋者順以從乾也
安貞之吉者言其靜順之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則无不至至則有所極此乾坤之
異也始則未生生則成形坤之資生順承之道是
爲坤之至也一順未足以盡坤之道其能合乾无
疆之大德者厚載萬物而已元者四德之首也故
統天爲乾之元而厚載爲坤之元也无疆之德健
是也○剛健中正此乾之所以大含弘光大此坤
之所以至含弘言其靜而翕也光大言其動而闢
也萬物資生而得咸亨者本於含弘光大而已乾
爲馬非坤也而坤有取於牝馬者欲合乾德无疆
故有取於馬也合乾而非乾故曰牝馬牝馬柔順
而行健坤道至柔而動剛故能合乾之德而行地
无疆也○君子法坤之道行此柔順利貞而已柔
順至柔也利貞則動剛在其中矣且乾健坤順道
之常也道之則失其道也故坤先則迷而失常道
後則順而得常道也然一陰一陽之謂道坤本陰
而西南與類行是不知坤有剛柔動靜之道一次

陰者也東北喪朋則得至柔動剛之理坤道乃備是以乃終有慶矣聖人出庶物而寧萬國者法天之行健也安於後順喪朋之正而終於吉者應地之无疆也坤合乾德之无疆馬行類地之无疆聖人應坤之无疆此三言无疆之別也 並易說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伊川先生曰坤道之大猶乾也非聖人孰能體之地厚而其勢順傾故取其順厚之象而云地勢坤也君子觀坤厚之象以深厚之德容載庶物 易傳 ○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无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 楊遵道錄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故以氣言故曰天行健坤地道也故以形言故曰地勢坤氣則无不健也形則无不順也坤以地道主之故能厚德載物靜順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得乾道之大者地得坤道之大者聖人從其大者故乾坤皆言天地而六子之象亦各舉其大者明之也乾言天行健則知天行得乾之健也坤言地勢坤則知地勢得坤之順也故君子法之厚其德而无不載焉古之人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以此 易說

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

伊川先生曰陰爻稱六陰之盛也八則陽生矣非純盛也陰始生於下至微也聖人於陰之始生以其將長則為之戒陰之始凝而為霜履霜則當知陰漸盛而至堅冰矣猶小人始雖甚微不可使長長則至於盛也○陰始凝而為霜漸盛則至於堅冰 一有也字 小人雖微長則漸至於盛故戒於初馴謂習習而至於盛習因循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乾一以健坤一以順而六爻之義何參差之不齊也蓋統而言之則為順者同別而言之則為順者異非異也所順者時之不同也初六之順言其理也陰能消陽柔能敗剛是以履霜未至於堅冰馴致其道則然矣是以防微於初故不可與長也孔子曰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主生陰主殺故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而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坤之初六陰生之始而言履霜之漸以見聖人好生惡殺辨君子小人之

分防微杜漸戒之於其早也霜之始殺未至於堅
冰馴致其道有必至之理故也禍亂之作莫不由
此是以大禹之戒言不見是圖而成王毖之於小
宣王愼之於微詩書有取焉 易說

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

伊川先生曰二陰位在下故爲坤之主統言坤道
中正在下地之道也以直方大三者形容其德用
盡地之道矣由直方大故不習而无所不利不習
謂其自然在坤道則莫之爲而爲也在聖人則從

容中道也直方大孟子所謂至大至剛以直也在
坤體故以方易剛猶貞加牝馬也言氣則先大大
氣之體也於坤則先直方由直方而大也直方大
足以盡地道在人識之耳乾坤純體以位相應二
坤之主故不取五應不以君道處五也乾則二五
相應○承天而動直以方耳直方則大矣直方之
義其大无窮地道光顯其功順成豈習而後利哉
並易傳 ○或解直方大云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成
物而不可易方也人見似好只是不識理如此是
物先有箇性坤因而生之是甚義理全不識也 張繹

附錄 ○浩然之氣難識須要認得當行不慊於心之
時自然有此氣象然亦未盡須是見至大至剛以
直之三德方始見浩然之氣若要見時且看取地
道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方便是剛大便是
大直便是直於坤不言剛而言方者言剛則害于
地道故下復云至柔而動也剛以其先言柔而後
云剛无害大只是對小而言是大也剛只是對柔
而言是剛也直只是對曲而言是直也如此自然
不習无不利坤之六二只爲已是地道又是二又
是六地道之精純者至如六五便不同欲得學且

只看取地道坤雖是學者之事然亦有聖人之道
乾九二是聖人之事坤六二是學者之事聖賢之
道其發无二但至有深淺大小 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地道之有孚者故曰光也 易說 ○大則
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无不利 正蒙

廣平游氏曰坤之六二靜則爲中正動則爲直方
坤之道盛於六二而直方因動而後見也不言直
方則地道之光不可得而見矣故以動者言之 易說

龜山楊氏曰東坡言直方大云既直且方非大而
何曰直方蓋所以爲大然其辭却似不違孔子云

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乃所謂大德不孤則四海之内皆兄弟之意夫能使四海之内皆兄弟此所以爲大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盡坤之美居无不當之位而上无異道之應故可以直可以方不疑其所行凡以順道故也且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乾之得一者九五是也坤之得一者六二是也六二柔順中正在下卦之中无應无承遠於君位可以直道而行者也以其能一而不私故能直以其依中正而行故能方以是而之焉故能大无所困

也從容中道而已所以不習无不利也德惟一動罔不吉其是之謂乎且天動而不息地靜而无爲何取六二之動也曰天地相感合和于中亦感而後動動而有行與夫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者異矣是以初爲防微終爲夬道亦見聖人之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臣道以順爲正得順之至者其六二乎六二盡牝馬之道者也盡牝馬之道而言直方大者疑於陽德也蓋不有是德則一於柔順而已又豈能東北喪朋而行地无疆乎故象以直方爲

六二之動而文言亦以其動也剛稱之然牝馬順而健性之自然非習之而後能也蓋君子盡在己直方大之德而外物之來雖不習而可應猶所謂素富貴貧賤者也不習无不利者以敬義也素富貴貧賤者以誠明也臣道得此則動靜之際无所往而不爲利雖非乾之不言所利亦盡坤之利矣繫辭曰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則含弘光大品物咸亨所以爲地道之光也地道之光非以其動而光乎舜曰重華禹曰文命皆地道之光者也（易說）

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象曰含章可貞以時發也或從王事知光大也

明道先生曰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己（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得位者也爲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於君乃可常而得正上无忌惡之心下得柔（一作恭）順之道也可貞謂可正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无悔咎（一作吝）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唯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一有者字）臣之道也○夫子懼人之守文而不達義也又從而明之言爲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

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然義所當爲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爲也含而不爲不盡忠者也○象只舉上句解義則并及下文它卦皆然或從王事而能无成有終者是其知之光大也唯其知之光大故能含晦淺暗之人有善唯恐人之不知豈能含章也程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三以陰居陽不獨有柔順之德其知光大含藴文明可從王事者也然不可動以躁妄故可靜一以俟時不可有其成功故无成乃有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不正之陰處下卦之上其才爲不足其位爲過中以順而過中可以含章代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以六二爲一卦之主三非任時之責者雖有美德可明含而固守之可也或從王事謂從天下大務无成天之功終地之德而已然含章則不茹終於必吐而後已此待時之義也待時者待從王事之時也知固守含章以待從王事之時則含弘光大之義得矣三居下卦之上其位非不尊雖有從王事任天下之道而六二中正已當其位矣故或之含章可貞非小道也故知六二之外三之德可以任重易說

六四括囊无咎无譽象曰括囊无咎愼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五之位而无相得之義乃上下閉隔之時其自處以正危疑之地也若晦藏其知如括結囊口而不露則可得无咎不然則有害也既晦藏則无譽矣○能愼如此則无害也程易傳

○問括囊事還作得在位使否先生曰六四位是在上然坤之六四却是重陰故云賢人隱便作不得在位衆錄所錄

兼山郭氏曰六四坤道之革由乾之四也有近君之嚴處多懼之地才德未孚危疑甚以其上下不交故言天地閉以其无承无應故言賢人隱當斯時也可以括囊无咎无譽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柔弱在上而四又以柔德獨近之其道危矣唯六四知幾之君子一以柔德自處既絶直方之動又異含章之發括而絶物斯无咎矣善惡括而不形故无譽好惡括而不萌故不害天下徒知毀之爲害而六四又知夫譽之爲

害也不其愼之至歟孔子言賢人隱非隱其身也
隱其德也蓋夫知幾君子之隱乎然則括囊果爲
臣之道歟曰時使之然耳非得已也易說
六五黄裳元吉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伊川先生曰坤雖臣道五實君位故爲之戒云黄
裳元吉黄中色裳下服守中而居下則元吉謂守
其分也元大而善也爻象唯言守中居下則元吉
不盡發其義也黄裳旣元吉則居尊爲天下大凶
可知後之人未達則此義晦矣不得不辨也五尊
位也在它卦六居五或爲柔順或爲文明或爲暗
弱在坤則爲居尊位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
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
也非常之變一作大不可言也故有黄裳之戒而不
盡言也或疑在革湯武之事猶盡言之獨於此不
言何也曰廢興理之常也以陰居尊位非常之變
也○黄中之文在中不過也内積至美而居下故
爲元吉並易傳
兼山郭氏曰六五以位則尊以才則柔以體則坤
蓋坤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柔而用中是以謂之
黄裳也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柔而用中故黄

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
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臣道而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
害其爲君也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亦不害其爲
臣故乾有兩君德而无兩君坤有兩臣德而无兩
臣皆一義也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
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下下本坤之道
也黄中色也色之美者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
德而下人也昔堯有允恭克遜之德而後能得舜
舜有温恭允塞之德而後能得禹皐陶文王有徽
柔懿恭之德而後能得閎夭泰顚然則黄裳之德
其爲元吉宜矣元大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之吉
也二五之爻蓋聖人明直方之臣非有黄裳之君
不能致也文在中者言美德在中故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皆天下之至美是以天下蒙其福也六四
明柔德近君者一時之變與六五辭不相通不可
符合易之辭類如此觀二爻文言斯得之矣易說
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黄象曰龍戰于野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陰從陽者也然盛極則抗而爭六旣
極矣復進不已則必戰故云戰于野野謂進至於

外也既敵矣必皆傷故其血玄黃○陰盛至於窮
極則必爭而傷也 易並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坤道之窮窮而不知變者也陰
生于午而始復于巽自巽至乾歷三時而終以位
則不爲不久以氣則不爲不壯然進則不知陽之
當來退則不知陰之可去是以疑而必戰戰而俱
傷傷而不知悔亡其所謂坤順者也由是言之六
爻之順者時焉而已凡易貴陽而賤陰非賤之也
蓋陽主生陰主殺陽主德陰主刑陽知進退之義
陰无過亢之悔是以非亢之則不去也始也履霜
則難與之進終也龍戰則難與之退不知進退存
亡是以謂之賤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陰道柔順待陽唱而後動者也故陽
不唱則陰不動君不唱則臣不和有不待唱進而
干陽者上六之過也進而干陽逼也逼則疑而戰
矣野者在外之地言陽之拒陰必使不侵其內也
龍戰于野則爲臣之道既窮而在君之義亦闕矣
其血玄黃蓋君臣兩傷之謂也觀二帝三王之時
君臣一體如元首股肱夫人无尺寸之膚不愛豈
自傷其元首股肱哉漢唐之君屠戮臣下如異類

其臣固有得罪者而彰君之惡大矣非特玄黃而
已嗚呼上无黃裳之君下无直方之臣幾何不道
窮而龍戰哉 易說
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伊川先生曰坤之用六猶乾之用九用陰之道也
陰道柔而難常故用六之道利在常永貞固○陰
既貞固不足則不能永終故用六之道利在盛大
於終能大於終乃永貞也 易並傳
兼山郭氏曰用六永貞且欲其大終於順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而動剛坤之德也可久之道也
用六之義用此而已用此可久能勿大終乎用九
非獨君也臣亦可用九二是也用六非獨臣也君
亦可用六五是也 易說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
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伊川先生曰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坤體至靜而
其德則方動剛故應乾不違德方故生物有常陰
之道不唱而和故居後爲得而主利成萬物坤之
常也含容萬類其功化光大也主字下脫利字坤
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承天之施行不違時贊坤

道之順也易傳○亞咲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至大至剛以直此三者不可闕一闕一便不是浩
然之氣如坤所謂直方大是也但坤卦不可言剛
言剛則害坤體然孔子於文言又曰坤至柔而動
也剛方則剛也因問見李籲錄明道語中却與先
生說別解至剛處云剛則不屈則是至剛已帶却
直意又曰以直道順理而養之則是以直字連下
句在學者著工夫處說却先生曰先兄无此言便
不講論到此舊嘗令學者不要如此編錄纔聽得
轉動便別舊曾看只有李籲一本无錯編者它人
多只依語時不敢改動或脫忘一兩字便大別李
籲却得其意不拘言語往往錄得却是不知尚有
此語只剛則不屈亦未穩當張繹所錄
橫渠先生曰屈信動靜終始各自別令以剛柔言
之剛何嘗无靜柔何嘗无動坤至柔而動也剛則
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信動靜終
始乾行不妄則坤順必時也○效法故光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雖以柔靜爲主苟无方剛之德不
足以含弘光大後得主而有常矣含萬物含弘也
化光光大也所謂其靜也翕其動也闢也然而要

坤之至以順承天其行以時而已此重明卦彖之
意易說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
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
辯之不早辯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伊川先生曰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而成家之所
積者善則福慶及於子孫所積不善則災殃流於
後世其大至於弑逆之禍皆因積累而至非朝夕
所能成也明者則知漸不可長小積成大辯之於
早不使順長故天下之惡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
戒也霜而至於一无於字冰小惡而至於一无於字大皆事
勢之順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餘慶餘殃百祥百殃與中庸必得之
義同善者有後不善者无後理當然其不然者亦
恐遲晚中間譬之癈之或秀脕之或不秀然而不
直之生也幸而免遇外物大抵適然耳君子則不
恤唯知有義理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之初六非積善之象而文言先及
積善者因明善不善皆在所積知不善之不可積
則善爲可積矣聖人貴夫早辯者慮馴致之易長

耳所以坤之德以柔而剛靜而方爲至蓋非剛非
方則一於順皆馴致之道必不能早辯故也 易說
直其正也方其義也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
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
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
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
德不孤至于聖人亦止如是更无別途 呂與叔東見錄 ○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德不孤與
物同故不孤也○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

道也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仁者人此者也
以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内則便不
直矣行仁義豈有直乎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
夫能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則與物同矣故曰敬義
立而德不孤 並劉絢師訓 ○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合内
外之道也釋氏内外之道不備者也 河南語錄 ○敬義
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李籲所錄 ○古之人耳之於樂
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
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
養意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

則鄙詐之心生矣 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直言其正也方言其義也君子主敬
以直其内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 一作則 内直義形
而 一作則 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
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无所用而不周无
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 易傳 ○敬以直内有主於内
則虛自然無非僻之心如是則安得不虛必有事
焉須把敬來做件事著此道最是簡最是易又省
工夫爲此語雖近似常人所論然持之 本有必字 必
別○有言未感時知如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

出入无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
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内也○率氣者在志養志者
在直内切要之道無如敬以直内○人心不能不
交感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 一本无此四字
唯是心 一作在人 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
虛謂邪不能入无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
甖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无所能入安得不虛
无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
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它事更不能入者事
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无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

敬又爲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无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无二三矣（一作不一則二三矣）言敬无如聖人之言（一无聖人之言四字）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但存此涵養久之自然天理明○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内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一本无此字）敬以直内涵養此意直内是本○主一无適敬以直内便有浩然之氣浩然須要實識得它剛大直不習无不利（並入關語錄）問人有專務敬以直内不務方外何如曰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唯恐不直内内直則外必方（周行己錄）○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无事也且如欲爲孝不成只守着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爲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温凊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内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問人敬以直内氣便能充塞天地否曰氣須是養集義所生積

集既久方能生浩然氣象人但看所養如何（並劉元承手編）○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内同理謂敬爲和樂則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中心没事也○敬以直内則須君則是君臣則是臣凡事如此大小大直截也（並呂與叔東見錄）○君子恒獨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所以爲克己復禮也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焉（李籲師說）○坤六二文言云云坤道也誠爲統體敬爲用敬則内自直誠合内外之道則萬物流形故義以方外（朱公掞錄）○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與德不孤一也爲善者以類應有朋自遠方來充之至於塞乎天地皆不孤也（游氏拾遺）○君子敬以直内義以方外爲學本○心敬則内自直（並胡氏拾遺）○敬立則无妄无妄則禮也（語解）

横渠先生曰敬以直内則不失於物義以方外則得己敬義一道也敬所以成仁也蓋敬則實爲之實爲之故成其仁（易說）

廣平游氏曰多識前言往行而考古以驗今者學也耳目不交於物而悉心以自求者思也思則知敬以直内而中有主學則知義以方外而外有正

語解

龜山楊氏曰易曰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夫盡其誠心而无偽焉所謂直也若施之於事則厚薄隆殺一定而不可易為有方矣敬與義本无二所主者敬而義則自此出焉故有內外之辨其實義亦敬也故孟子之言義曰行吾敬而已 語錄

兼山郭氏曰慎獨之道何為哉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其如斯而已矣何謂敬主一之謂敬何謂主一孟子曰必有事焉之謂也必有事焉則上天之載可以馴致之也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直以言六二之正也方以言六二之義也以敬為正而直內盡處中之道矣又以義而方外是以能居興事造業之任也直內則中立不倚君子所以正其心方外則和而不流君子所以措諸事業內外並立則大德不孤矣虞舜濬哲齊慄直內之敬也溫恭允塞方外之義也五典克從百揆時叙无所往而不利故不疑其所行也 易說

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不為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唯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 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於天也妻道亦然 易傳

白雲郭氏曰陰能含美則能從事蓋坤之德含弘為先也地道妻道臣道皆坤之道也无成代終含美俟用而已 易說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易曰括囊无咎无譽蓋言謹也

明道先生曰或問明道先生如何斯可謂之恕心先生曰充擴得去則為恕心如何是充擴得去底氣象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擴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 上蔡語錄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近君而无相得之義故為隔絕之象天地交感則變化萬物草木蕃盛君臣相際而道亨天地閉隔則萬物不遂君臣道絕賢者隱遯四於閉隔之時括囊晦藏則雖无令譽可得无咎言當謹自守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蓋言順也言順於勢也蓋言謹也言順於命也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則用順亦必有所處如齊之田氏魯之三桓晉之六卿其勢之馴致必至於不可解夫胡可以用順耶此初六之堅冰所以明用順之弊也天地閉賢人隱則伏其身而弗見閉其言而不出藏其智而不發唯恐其不謹如鄉隣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非所以爲謹矣此六四之括囊所以明用順之善也夫順何尤哉順性命之理而已苟順性命之理安往而不善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交感則賢人出而萬物茸天地閉隔則賢人隱而萬物不遂此自然之理非必天地不交否之時爲然也君臣之道不合則爲閉矣賢人之德不彰則爲隱矣括囊蓋欲其自謹之耳 易說

君子黄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伊川先生曰黄中文居中也君子文中而達於理居正位而不失爲下之體五尊位在坤則唯一作故宜取中正之義美積於中而通暢於四體發見於事業德美之至盛也 易傳 ○君子不成章不達易曰美在其中暢於四支成章之謂也 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正位居體所以應黄裳之美 易說

廣平游氏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周公其人也故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公之大美發於事業者既孫而不處其暢於四支者睟然見於動容周旋皆盛德神明之容不可得而形容也徒見其赤舄几几而已赤舄几几四體不言而喻也○黄中通理者養德性之源而通至理也正位居體者正爲臣之位而居坤體也通理去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非謂其開彼也自開而已故宅於心者至虛而明居體去者處靜而无倡也禀其令而已處順而无作也績其終而已故守其身者至柔而恭内外交相養則美在其中粹然无疵矣故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暢於四支所以爲美之至也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功高而朝不忌任重而上不疑此發於事業所以爲美之至也古之人有體是道者吾於周公見之矣周公既有大美而不居則所可得而形容者道德之氣神明之容而已故曰赤舄几几

蓋暢於四支者然也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而
名實孚於上下不可掩也故曰德音不瑕蓋發於
事業者然也公之碩膚若是而不與有爲則其爲
美之至可知也坤之六二地遠於君諸侯之位也
故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而以其動者言之所以
爲大也六五地近於君公卿之位也故言黃中通
理正位居體而以其靜者言之所以爲美也爲臣
之義於是兩盡易五詳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至美之德能通天下之理故
可以正君之位居君之體而德與位稱也易以近
而暢於四支大而發於事業見於四方萬里之遠
者无非在中之美德也充之足以保四海是爲美
德之至夫聖人治天下國家之道必本於正心脩
身之微是以六五君子之發於事業者蓋由在中
之美能通天下之理而已易說
陰疑於陽必戰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猶未離
其類也故稱血焉夫玄黃者天地之雜也天玄而地
黃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必從陽陰既盛極與陽
偕矣是疑於陽也不相從則必戰卦雖純陰恐疑
无陽故稱龍見其與陽戰也于野進不已而至於
外也盛極而進不已則戰矣雖盛極不離陰類也
而與陽爭其傷可知故稱血陰既盛極至與陽爭
雖陽不能无傷故其血玄黃玄黃天地之色謂皆
傷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戰无龍以明之則不知其與
陽戰也爲其嫌於无陽而言戰也故稱龍焉蓋俱
陰无戰故也因其稱龍故稱血因其稱血故稱玄
黃從其類而言此周公爻辭之大法也天玄而地
黃蓋天地陰陽兩傷之意也易沈

䷂ 震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序卦曰（一无曰字）有天地[illegible]萬物生[illegible]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illegible]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萬物始生鬱[illegible]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以二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於下坎始交於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應而未成澤故爲屯若已成澤則爲解也又動於險中亦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爲否始交而未暢則爲屯在時則天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爲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地人雖均爲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純剛爲乾而盡天道純柔爲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爲人道以配乾坤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爲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歟（易說）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附錄雜說）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爲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爲首故屯爲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萬物而康屯艾難此大公之道故也（易說）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

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於險中爲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於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一无夫字）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一无夫字）貞固也○上文（一有賦字）言（一有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一有是以字）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戮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爲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於陷而已矣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句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爲治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於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

經119 016

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
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
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
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唯動則得天
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
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
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
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以繼乾坤之道也易說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爲雨而未成
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爲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
下之事以濟於屯一本有屯字難經緯綸緝謂營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汨其序
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
此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
雨卦之所以爲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

在上則爲雲在下則爲雨亦事象之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爲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爲雨
故雷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爲屯經綸者經綸天
下之事建侯而不寧之謂也易說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
之世居下位者也未能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
之初不盤桓而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
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
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世方屯於下所宜
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義謂求輔
助也○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濟
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
也○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爲以貴下
賤之象方屯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陽之才
衆所歸從也更能自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
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明之才而下於陰柔
以能濟屯之才而下於不能乃以貴下賤也況陽
之於陰自爲貴乎易傳

橫渠先生曰磐桓猶言柱石磐磐石也桓桓柱也
謂利建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
以剛動之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
佐才也象所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耶故
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爲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
天理物之職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
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
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
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
下不爲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
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
貞明晦克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
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内共利之之爲說共給
之之爲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
者用此道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桓時止則止
時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

上而陰下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
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
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爲百谷王
以其下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與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
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
○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
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爲不可不
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
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
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
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
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爲也爲
民而已爲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
盡之 易說止
六二屯如邅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
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五一作應在
上而逼於初剛故屯難邅迴如辭一有助字也乘馬欲
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

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
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於初陰
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
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於寇難則往求於婚
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
合於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
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
節久必獲通況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
之人而為寇以侵逼於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
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

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
患難也至於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
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邅如乘馬
班如下馬為班言此邅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
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
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
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身屯以之為君則未也
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

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
君唱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
得而臣女子貞也晩出從太子遊反常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
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
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
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
況六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邅者而
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

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
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去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
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屯可謂女子之貞者矣
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
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
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謂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
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
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 易說
六三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
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於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捨之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也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唯入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遊豫也必有山澤之虞以萊其野蓋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吝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處幾有知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黔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已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易說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於上者也而其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

己既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陽）之賢乃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陽）之婚媾往與共輔陽（一无陽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明矣居得致之地（一作位）己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以其力競將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爲難待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耳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爲之時又惡不由其道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以辨也（易說）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爲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膏澤不下及是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爲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

君之屯也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爲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爲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 易說 ○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於下政非己出人君之屯也權移於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 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賢見擠於二陰膏澤不得下于民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況魏晉之初蓋大器已移矣何屯膏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爲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爲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爲若唐之僖昭也不爲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擠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擠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者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 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屯難窮極莫知所爲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衆理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有爲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而不

能有行也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
亡立至又何可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
健之才尊德樂義擇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屯
之極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由
寢積薪之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
上為過過而不知變是以及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
不斷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
四之道可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

自傷非可久之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
如待求而往也上六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
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
而有所之也 易證

䷃ 坎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
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
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
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
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則為亨義 易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利貞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
乃致亨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
謂二也二非蒙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
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
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
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正應而中德又同
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德在下為
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之
筮占決也初筮告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
三則瀆慢矣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
雖剛中然居陰故宜有戒 易傳

橫渠先生曰往〻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
而學之往〻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
求童蒙是也○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初筮
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剛中之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爲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
以爲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稱卦
之序也物穉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
此蒙之所以亨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
也一德以筮之則我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
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爲利貞耳筮者問而決
之也蓍之稱筮義蓋同此利自或義斷易說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
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
未知所爲故爲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
之能亨以亨道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
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時也一有得字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
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

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
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
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
足與有爲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
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
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
信受徒爲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
○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爲戒於二
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
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
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爲治蒙者
也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
如告子之不動心必以義爲外是險而止也蒙險
在內是蒙昧之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
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
蒙亨以亨行者時中也夫險而不止則入于坎入
于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而止也
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
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有中字之義甚大

如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
亨行蒙者之時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遂亨之
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
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觀蒙者時
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一有中字也此時也正所
謂如時雨化之如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是
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
功一有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世易
說○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
率時措之宜者即中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

行禮義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又不可一槩如此
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以子思爲非
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知如
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
得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
禮而不達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
禮蓋禮亦是自會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
之事守禮亦未爲失但大人見之則爲非禮非義
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
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能見得

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正不失其正教人者之
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一止上蒙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
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落天地而
不自慮能雖窮海内而不自爲付百職於衆賢而
我无爲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
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
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
假布筮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
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以有原也說世易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
之所以爲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蒙之
所以爲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
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
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
而已蒙所賴以爲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
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
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
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

心不至則雖有誹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召之
乎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
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
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
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
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
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
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

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
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
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
得其時是亨之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
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
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
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
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
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

直養而无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 易說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
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
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
其始出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
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
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捨晝夜育

德者取之 易說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是或
一道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
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
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
材蓄之可以成己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
行育德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
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
育德非以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

然後決而爲江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生利萬物者所謂達材歟易說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一作象也爻言發之之道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之自古聖王爲治設刑罰以齊其衆明教化以善其俗刑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爲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昏蒙之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无其字非心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爲治則蒙雖畏而終不能苟免而无耻治化不可得而成也故以往則可吝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漸至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並易說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私系用心存公雖不能諭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決可也善行法者多戕於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耶則爵无德而祿无功危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爲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爲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

康王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唯
德唯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
意先王之䖍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
罟擭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故初則發之利用
刑人乃所以爲說桎梏之道也不能發之於初至
於過而後擊之不亦晩乎謂以往者過也說者謂
脫之則吝是一罹於刑終身不可逭也豈其然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
知罟擭陷阱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
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
阱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
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
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爲發蒙
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
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
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易說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

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
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
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
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
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
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
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
問下民取人爲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
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旣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
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

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
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二與五剛柔
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苟非
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
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
子克家以子任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苟以是心至斯
受之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是

蒙資之以爲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爲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僞而爲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爲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

包而容之家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爲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衆蒙而爲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爲强偪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爲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 易說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爲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捨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矣○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 易傳 ○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爲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語錄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

於一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順爲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從之也何利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舍應從二行不順也見利忘身不可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捨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捨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易說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爲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爲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愼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沒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于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愼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爲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鄙而可鄙之意 易說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爲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 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應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象之義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然後臣之由斯道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爲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允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 易說

上九擊蒙不利爲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旣極如苗民之不率爲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不中故戒不利爲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爲剛暴乃爲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爲寇也○利用

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爲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衆不率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爲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爲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爲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爲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何利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况於蒙乎故知其爲上下順也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爲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爲寇也雍曰旣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早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衆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易說

乾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需序卦蒙者蒙也物之穉也物穉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夫物之幼穉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卦之大意須待之義序卦取所須之大者耳乾健之性必進者也乃處坎險之下險爲之阻故須待而後進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序卦云需者飲食之道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如此而已至於蓼蕭廢則恩澤乖湛露廢則萬國離故需之爲需豈曰小補之哉 易說

需有孚光亨貞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需者須待也以二體言之乾之剛健上進而遇險未能進也故爲需待之義以卦才言之五居君位爲需之主有剛健中正之德而誠信充實於中中實有孚也有孚則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以此而需何所不濟雖險无難矣故利涉大川也凡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吉者當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而不陷而能俟時故有孚於光亨也訟需坎皆言有孚必然之理也又如未濟飲酒濡首亦言有孚義同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大尚不能无所需以生萬物況人道乎有孚者充實之美也光亨者輝光之大也有是德衆之所需也需之亦以成是德也貞則吉需之道也利涉大川乾之健也 易說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需有孚光亨貞吉位乎天位以正中也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需之義須也以險在於前未可遽進故需待而行也以乾之剛健而能需待不輕動故不陷於險其義不至於困窮也剛健之人其動必躁乃能需待而動處之至善者也故夫子贊之云其義不困窮矣○五以剛實居中爲孚之象而得其所需亦爲有孚之義以乾剛而至誠故其德光明而能亨通得貞而吉也所以能然者以居天位而得正中也居天位指五以正中兼二言故云正中○既有孚而正雖涉險阻往則有功也需道之

至善也以乾剛而能需何所不利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正中履尊位而不疚故有孚
光亨貞吉有孚剛中也光亨大亨也充實而有光
輝之謂大則光斯大矣不曰大亨者以其有險而
剛不揜焉故曰光亨也夫剛健而上行乾道也險
在前而不進有需之義焉故曰需須也時行則行
時止則止而動與時偕天行也故險雖在前而不
能陷其義不困窮矣以剛健之才需而後動則往
无不濟矣故利涉大川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卦言之乾猶需於五以爻言之五
猶需於物故曰需須也以乾之剛健其遇險也止
於不險不困窮而已則險之爲義大矣能无需乎
有其德以待天下之需者九五也故言位乎天位
以正中爲需之主宜矣易說
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伊川先生曰雲氣蒸而上升於天必待陰陽和洽
然後成雨雲方上於天未成雨也故爲須待之義
陰陽之氣交感而未成雨澤猶君子畜其才德而
未施於用也君子觀雲上於天需而爲雨之象懷
其道德安以待時飲食以養其氣體宴樂以和一作

養其心志所謂居易以俟命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九五
需于酒食貞吉未濟亦有孚于飲酒以陰在前无
所施爲唯於飲食而已易說
廣平游氏曰雲上於天則澤將下流天下之所徯
望也故有需之象飲食人之大欲存焉而人非飲
食不生則天下之所需莫急於飲食故需飲食之
象而位乎天位以應天下之求亦曰需于酒食而
已然幅員之衆烏得人人而飲食之哉亦曰養賢
以及萬民而已故君子飲食燕樂者大亨以養聖
賢使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焉耳忠臣嘉賓盡其心
則小民不失職而人人厭其所欲矣九五之所需
孰大於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
以下治外而始於燕羣臣嘉賓者需之道也雍曰
序卦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朝夕之需也人无
飢渴之害則飲食无需也屯蒙之後天下之所需
者在君而君之所需者在賢雲上於天欲雨之象
萬物之所需也飲食宴樂所以養賢膏澤將以及
民亦天下之需也易說

初九需于郊利用恒无咎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利用恒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需者以遇險故需而後進初最遠於險故爲需于郊郊曠遠之地也處於曠遠利在安守其常則无咎也不能安常則躁動犯難豈能需於遠而无過也○處曠遠者不犯冒險難而行也陽之爲物剛健上進者也初能需待於曠遠之地不犯險難而進復宜安處不失其常則可以无咎矣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道以上行爲常方需之時險在前宜需而後進雖久於其所未爲失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乾之剛猶有畏難之義則險其可犯哉初九遠於難者也故言于郊于郊不犯難矣勿以遠而妄動乃盡畏難之義是以利用恒无咎可需則需不可需則勿需也可應則應不可應則不應也此需時用常之道 易說

九二需于沙小有言終吉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雖小有言以吉終也

伊川先生曰坎爲水水近則有沙二去險漸近故爲需于沙漸近於險難雖未至於患害已小有言矣凡患難之辭大小有殊小者至於有言言語之傷至小者也二以剛陽之才而居柔守中寬裕自處需之善也雖去險漸近而未至於險故小有言語之傷而无大害終得其吉也○衍寬綽也二雖近險而以寬裕居中故雖小有言語及之終得其吉善處者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沙近水而不溺於水以其衍在其中而不迫於險也其犯難淺矣故小有言終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沙近水近難也近之必不能无難故小有言剛明之才居柔守中小言之傷不爲大損是以終吉欲无小言之愆則遠于郊而用常可也二雖不能遠于郊而以寬裕居中是雖有言而吉終也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其何傷於日月乎終吉之謂也 易說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泥逼於水也既進逼於險當致寇難之至也三剛而不中又居健體之上有進動之象

故致寇也苟非敬慎則致喪敗矣○三切逼上體之險難故云災在外也災患難之通稱對眚而言則分也三之致寇由己進而逼之故云自我寇自己致若能敬慎量宜而進則无喪敗也需之時須而後進也其義在相時而動非戒其不得進也直使敬慎毋失其宜耳注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迫於險則致寇自我矣然乾健之極非險之所能陷故敬慎則不敗需而後動能敬慎者也若夫行險以徼倖雖有剛健之才能不敗者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坎爲險九三逼之災在外也于郊于沙于泥遠邇之象也剛健上行故曰自我致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于泥則有難矣不能于郊而于沙不能于沙而于泥則于泥之寇自我致之也災自外來也敬慎而不敗者君子責己反身之道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何敗之有是以君子居易以俟命敬慎也小人行險以徼幸鮮不敗矣然君子雖因接物而有敬而敬當在物先故坤之直內言存於物先也需之九三上六皆於用以接物而已易說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之質處於險而下當三之進傷於險難者也故云需于血既傷於險難則不能安處必失其居故云出自穴穴物之所安也順以從時不競於險難所以不至於凶也以柔居陰非能競者也若陽居之則必凶矣蓋无中正之德徒以剛競於險適足以致凶也○四以陰柔居於險難之中不能固處故退出自穴蓋陰柔一作柔弱不能與時競不能處則退是順從以聽於時所以不至於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居陰不能禦強來則聽順而辟其路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健上行非險之所能陷而四以陰柔在前故需于血出自穴血陰傷也出自穴不安其所也陰雖不安其所而能以聽則雖傷而不至於凶矣六四以柔居陰能順以聽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之質處衆剛之上不能違而避之反出自穴是自求禍也故需于血然雖於初九自上應下能順以退聽故雖傷而无凶易說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居中得正位乎天位克盡其道矣以此而需何需不獲故宴安酒食以俟之所須必得也既得貞正所需必遂可謂吉矣○需于酒食而貞且吉者以五得中正而盡其道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需而至於位天位則險難既平无所事矣故需于酒食而已若既醉之詩是也然需于酒食而不以正則是自溺於荒腆耳能无凶乎故正乃吉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人有士君子之行詩之所謂太平需之所謂貞吉也雖曰飲食非自養也養賢而已養賢以及萬民所以應天下之需也鹿鳴之君蓋得需于酒食之道天保之福所謂貞吉也 易說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伊川先生曰需以險在前需時而後進上六居險之終終則變矣在需之極久而得矣陰止於六乃安其處故為入于穴穴所安也安而既止後者必至不速之客三人謂下之三陽乾之三陽非在下之物需時而進者也需既極矣故皆上進不速不促之而自來也上六既需得其安處群剛之來苟不起忌疾忿競之心至誠盡敬以待之雖甚剛暴豈有侵陵之理故終吉也或疑以陰居三陽之上得為安乎曰三陽乾體志在上進六陰位非所止之正故无爭奪之意敬之則吉也○不當位謂以陰而在上也爻以六居陰為所安象復盡其義明陰宜在下而居上為不當位也然能敬順以自處則陽不能陵終得其吉雖不當位而未至於大失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无所出故降入自穴恭以納之雖處極上不至於失 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宜下而在上不當位也以柔順居之而不為險難雖不當位未大失也當需之終處一卦之外遠於陽也與四異矣故入于穴穴陰所安也三陽需而進不速之客也陽方上行知敬而不為險難其吉宜矣若夫需道之終猶欲懷險以為難亦君子之所不容也能无凶乎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猶有需焉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是以入于穴也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其道如此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六不當有事之地至於三陽彙征不能退聽以違之雖敬之終吉未大失而已乃若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上六坎也故不足以進此雍曰上六據非其位不能退聽徒知入于穴以避焉僅免夫需血自傷而已故曰未大失也天道上行理之常來而敬之終无凶也夫需之時天下如飢之需食渴之需飲也故于郊于沙于泥出入于穴獨五安然是爲需之主然水行需舟陸行需車莫非需也卦特言其大者耳說易

坎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訟序卦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訟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爲卦乾上坎下以二象言之天陽上行水性就下其行相違所以成訟也以二體言之上剛下險剛險相接能无訟乎又人內險阻而外剛強所以訟也易傳

訟有孚窒惕中吉終凶利見大人不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訟之道必有其孚實中无其實乃是誣妄凶之道也卦之中實爲有孚之象訟者與人爭辯而待決於人雖有孚亦須窒塞未通不窒則已明无訟矣事既未辯吉凶未可必也故有畏惕中吉得中則吉也終凶終極其事則凶也○訟者求辯其曲直也故利見於大人大人則能以其剛明中正決所訟也訟非和平之事當擇安地而處不可陷於危險故不利涉大川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需訟一體也相親而需則爲需相違而訟則爲訟性情之異耳然性情之異而有孚則同者親而无孚需之妄也訟而无孚訟之妄也窒者塞其源而不流也惕者謹其事而知懼也得其

中則吉成其終則凶知此則知訟之爲道矣非特
訟者爲然聽訟亦如之也好生之德洽于民心玆
用不犯于有司室之也欽哉欽哉唯刑之恤哉惕
之也呂刑曰簡孚有衆又曰獄成而孚輸而孚有
孚也故乃明于刑之中中吉也舜典之疑唯輕呂
刑之疑有赦不成其終也 易說
彖曰訟上剛下險險而健訟訟有孚窒惕中吉剛來
而得中也終凶訟不可成也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不
利涉大川入于淵也
伊川先生曰訟之爲卦上剛下險險而入健也又
爲險健相接内險外健皆所以爲訟也若健而不
險不生訟也險而不健不能訟也險而又健是以
訟也○訟之道固如是又據卦才而言九二以剛
自外來而成訟則二乃訟之主也以剛處中中實
之象故有孚處訟之時雖有孚信亦必艱阻窒塞
而有惕懼不窒則不成訟矣又居險陷之中亦爲
窒塞惕懼之義二以陽剛自外來而得中爲以剛
來訟而不過之義是以吉也卦有更取成卦之由
爲義者此是也卦義不取成卦之由則更不言所
變之爻也據卦辭二乃善也而爻中不見其善蓋

卦辭取其有孚得中而言乃善也爻則以自下訟
上爲義所取不同也○訟非善事不得已也安可
終極其事極意於其事則凶矣故曰不可成也成
謂窮盡其事也○訟者求辯其是非也辯之乃中
正也故利見大人以所尚者中正也聽者非其人
則或不得其中正也中正大人九五是也○與人
訟者必處其身於安平之地若陷危險則陷其身
矣乃入于深淵也卦中有中正險陷之象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乾健而上行坎險而趨下居險健而
不相與訟之所與也九二剛來而得中有孚也訟
以有孚爲主訟而无孚則刑隨之矣凶之道也剛
來而陷乎險中見窒也見窒而後訟訟非得已也
訟而惕爲中而止非成訟也是以吉非剛而得中
疇克爾終凶以上九言也處訟之極不能復即命
渝安正則成訟者也終凶亦宜乎然訟非中正者
不能聽而決故利見大人九五是也孔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大人能使無訟者若恃
險健之才往而犯難則鮮不及矣故不利涉大川
自訟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訟三升而二降乃剛來而得中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不親也不親而健健而陷此所以爲訟剛來居二而得中故二爲成卦之主用中則吉也大人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无私之大者況訟乎是以利見之也險欲陷健遠之可也故不利涉大川涉之則自入于淵矣需之利涉大川險在前也訟之不利涉大川險在下而必陷也 易說

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

伊川先生曰天上水下相違而行二體違戾訟之由也若上下相順訟何由興君子觀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无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左旋而水東注違行也作事至於違行而後謀則无及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體於上水行於下天道左旋水性右流皆違行而不相親故曰訟不親也不親所以爲訟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无訟在於謀始謀始在於制作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良以此也方此爲治訟之始

未及夫化民之道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水違行大不親矣作事謀始期无訟也邦无道免於刑戮在下之謀始也刑期无刑必也无訟在上之謀始也此謂窒惕之道 易說

初六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不永所事訟不可長也雖小有言其辯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弱居下不能終極其訟者也故於訟之初因六之才爲之戒曰若不長永其事則雖小有言終得吉也蓋訟非可長之事以陰柔之才而訟於下難以吉矣以上有應援而能不永其事故雖小有言終得吉也有言災之小者也不永其事而不至於凶乃訟之吉也○六以柔弱而訟於下其義固不可長永也永其訟則不勝而禍難及矣又於訟之初即戒訟非可長之事也○柔弱居下才不能訟雖不永所事既訟矣必有小災故小有言也既不永其事又上有剛陽之正應辯理之明故終得其吉也不然其能免乎在訟之義同位而相應相與者也故初於四爲獲其辯明同位而不相得相訟者也故二與五爲對敵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於正應中有陰陽之間不无訟但

以陰居下體爲柔順履險方初不永所事其理辯
直（直一作正）故小有言終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而健訟之所以爲訟也險故興訟
健故能訟居險之初柔不當位非險而健也无能
訟之才故不永所事當上下違行之時陰柔在下
而二以剛乘之近而不相與故小有言然有應在
上順而不爲險故其辯易明旣已有言則非无訟
也以其辯明故終吉夫訟非可長之事居訟之初
謀始之時也故孔子因以戒之有不可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訟之初未始不小有言也永其事則

有成終之凶不永所事是以終吉言於初者戒之
於始也初四在訟之應者是以其辯易明二五在
訟之不應者是以不克而掇患也（易說）
九二不克訟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象曰不克
訟歸逋竄也自下訟上患至掇也
伊川先生曰二五相應之地而兩剛不相與相訟
者也九二自外來以剛處險爲訟之主乃與五爲
敵五以中正處君位其可敵乎是爲訟而義不克
也若能知其義之不可退歸而逋避以寡約自處
則得无過眚也必逋者避爲敵之地三百户邑之

至小者若處強大是猶競也能无眚乎眚過也處
不當也與知悪而爲有分也○義旣不敵故不能
訟歸而逋竄避去其所也○自下而訟其上義乖
勢屈禍患之至猶拾掇而取之言易得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險體剛好訟者也上下二陰俱非
己應理爲不直故不訟歸而逋竄使其邑人之衆
无辜被禍故曰邑人无眚（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成卦之才言之則九二剛來而得
中能有孚窒惕中吉也以爻言之二五正應也二
以剛險而不應訟上者也而五以剛中正而履尊

位訟之主也人所利見而取決焉不可得而訟也
故不克訟然九二剛而中知義不克則非怙然者
故歸而逋其邑人三百户无眚歸而逋者自反不
縮逋竄而自遠也邑人三百户則其居寡弱矣不
爲險健也不爲險健則訟息矣故无眚眚過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孔子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
丘者焉則三百户之邑亦不爲小矣或謂下之敢
訟上者以附己之衆爲得之矣附己之衆上之所
不容故置其邑而逋乃可无眚眚甚於凶明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三百

戶不爲小矣雖曰二五有君臣之位上下之分非
可訟也訟之義不克也不克則竄三百戶之邑而
歸逋竄之中可无眚矣蓋以下訟上其患自取苟
不違其邑是速誅伐之禍也九二以剛中之才一
陷險中而不克訟其取患如此況无其才者乎是
以聖人貴夫窒惕而不利涉難也伯氏駢邑三百
管仲奪之而沒齒无怨言豈有訟上之患者乎（易說）

六三食舊德貞厲終吉或從王事无成象曰食舊德
從上吉也

伊川先生曰三雖居剛而應上然質本陰柔處險
而介二剛之間危懼非爲訟者也祿者稱德而受
食舊德謂處其素分貞謂堅固自守厲終吉謂雖
處危地能知危懼則終必獲吉也守素分而无求
則不訟矣處危謂在險而承乘皆剛與居訟之時
也○柔從剛者也下從上者也三不爲訟而從上
九所爲故曰或從王事无成謂從上而成不在己
也訟者剛健之事故初則不永三則從上皆非能
訟者也二爻皆以陰處（一作）柔不終而得吉四亦以
不克而渝得吉訟以能止爲善也○守其素分雖（一无雖字）
從上之（一无之字）所爲非由己也故无成而終得
其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履非其位處險之極若能不爲他累
專應上九則雖危終吉故曰舊德以陰居陽又處
成功必有悔吝故曰无成（易說）

廣平游氏曰訟之六三才不稱位故有食舊德之
象食舊德者世其祿也世之構訟者皆出於忿慾
而六三才不足則內省而无忮位已高則知足而
无求夫如是則從上而已奚其訟故食舊德而安
也然當訟之時才不稱其位則人必有媢嫉之者
故不能无危要之在己者貞固自守而无爭心故
雖危而終吉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險健之才而承乘
皆剛力不能訟也上九處剛健之極而下爲之應
柔不能抗也則從上而已故曰食舊德正厲蓋先
王詔祿以功餼廩稱事食其食不任其責而唯上
之從則唯食舊德可也當上下違行之時居險健
之中雖以舊德而食然從之而不以正安之而不
知戒失義犯患將无所不至矣故唯正厲乃終吉
與之從事則无成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陰柔而介二剛之間危懼也能不

以訟爲事所謂窒惕者也故能保舊德之祿而固守弗失與逋其邑而喪者異矣雖介二剛爲危道而終獲吉者能窒其訟故也介二剛有道乎捨二之訟上從乾道代終而已從其大體者也故吉六三不以訟爲事上從乾吉之大可謂德與位稱者矣然僅能食舊而已九二自下訟上掇患已至又豈能保其舊邑哉逋竄宜矣 易說

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象曰復即命渝安貞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而居健體不得中正本爲訟者也承五履三而應初 一有於字 五君也義不克訟三居下而柔不與之訟初正應而順從非與訟者也四雖剛健欲訟无與對敵其訟无由而興故不克訟也又居柔而應柔亦爲能止之義既義不克訟若能克其剛忿欲訟之心復即就於命革其心平其氣變而爲安貞則吉矣命謂正理失正理爲方命故以即命爲復也方不順也書云方命圮族孟子云方命虐民夫剛健而不中則躁動故不安處非中正故不貞不安貞所以好訟也若義不克訟而不訟及就正理變其不安貞爲安貞則吉矣

○安正能如是則爲无失矣所以吉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健而比於三理爲不直故不克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非中正義不克訟也復即命變而爲安正則吉矣命天理也知義不克自反而即理則非迷而不復者其吉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強之才未嘗下人非得位必多訟九四居上訟下爲初辯明既不克訟復即初之命變而安於貞是以獲吉復即初命捨訟而應初也應初所以爲正也是亦不失舊德之道苟非復即命渝安貞殆亦逋邑之流乎九四蓋嘗有訟能變而獲吉故不言舊德而象但言不失也既云不克訟則无德可言矣論訟則四優於二論德則三優於初其訟者上九乎亦愈於二之犯上也 易說

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以中正居尊位治訟者也治訟得其中正所以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也吉大而不盡善者有矣○中正之道何施而不元吉 易傳

廣平游氏曰訟元吉謂聽訟之主也非身有訟也九五得尊位大中以正決天下之訟已則何訟之

有當訟之時至而以中正決之是以元吉也若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聽訟之道孰善於此吉孰大焉故卦言利見大人大人則九五之謂也且訟而有孚猶窒而後通惕而後寧中焉則吉終焉則凶自无元吉之理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正而履尊位訟之所利見也故元吉元吉者大而盡善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利見大人尚中正也九五之彖曰訟元吉以中正也則九五之无訟而爲聽訟之主明矣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則知訟元吉所以爲中正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中正大人也聽訟之主也天下之長也爲天下之長以中正之德聽天下之訟人之所利見其爲吉也大矣蓋非一人之吉實天下之吉也獄訟之歸虞舜虞芮之質文王其九五之謂也 易說

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象曰以訟受服亦不足敬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剛健之極又處訟之終極其訟者也人之肆其剛強窮極於訟取禍喪身固其理也設或使之善訟能勝窮極不已至於受服命之賞是亦與人仇爭所獲其能安保之乎故終一朝而三見褫奪也○窮極訟事設使受服命之寵亦且不足敬而可賤惡況又禍患隨至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居訟之終成訟者也成訟凶之道雖足以取勝而受服人所賤辱也故終朝而三褫之或錫非乃誠與也三褫者言疾之者衆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許慎云鞶大帶也君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衆所不與故終朝三褫之言不足貴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鞶大帶也男子帶鞶婦人帶絲蓋爵命之服非所以賞訟也雍曰上九以訟而錫之鞶帶其招褫不足貴也此以自下訟上我不克者奪邑宜矣是不若六三之不言訟而守舊德又不若九四復即命而不失也 易說

坎下坤上 ䷆

伊川先生曰師序卦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爲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爲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內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而言一陽而爲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爲衆陰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爲衆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 易傳

師貞丈人吉无咎

伊川先生曰師之道以正爲本興師動衆以毒天下而不以正民弗從也強驅之耳故師以貞爲主其動雖正也帥之者必丈人則吉而无咎也蓋有吉而有咎者有无咎而不吉者吉且无咎乃盡善也丈人者尊嚴之稱帥師總衆非衆所尊信畏服則安能得人心之從故司馬穰苴擢自微賤授之以衆乃以衆心未服請莊賈爲將也所謂丈人不必素居崇貴但其才謀德業衆所畏服 一作嚴畏 則是也如穰苴既誅莊賈則衆心畏服乃丈人矣又如淮陰侯起於微賤遂爲大將蓋其謀爲有以使人尊畏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丈人剛過太公近之剛正剛中則是大人聖人得中道也太公則必待誅紂時雖鷹揚所以爲剛過不得稱大人 易說

廣平游氏曰師貞丈人吉故詩稱方叔元老克壯其猶也老者成德之稱乞其言足以愈人之疾故曰丈憲其行足以助人之善故曰叟其更事多其作謀審其成德也尊其致道也遠蓋朝廷典刑所賴而非特可以行師也丈人者老者之尊稱而法度所資也師之道以律爲主故以丈人言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爲衆九二之師之象也貞正也師之道正於一者也故師以貞爲先丈人尊嚴老者之稱故能慮善以動无輕敵貪利危國喪師之患所以唯丈人爲吉也與武王唯師尚父宣王方叔元老同義兵凶器戰危事爭逆德无全吉也故以丈人无失律喪師爲吉以善補過爲无咎 易說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伊川先生曰能使衆人皆正可以王天下矣得衆心服從而歸正王道止於是也○剛中而應行險而順言二也以剛處中剛而得中道也六五之君

為正應信任之專也雖行險道而以順動所謂義兵王者之師也上順下險行險而順也○師旅之興不无傷財害人毒害天下然而民心從之者以其義動也古者東征西怨民心從也如是故吉而无咎吉謂必克无咎謂合義又何咎矣其義故一作固无咎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用師之道將以正天下之不正也故師謂之征已則不正其能正人乎此師之所以主乎貞也剛中而應任將之道也行險而順興師之義也仰順乎天无違天以干時俯順乎人无咈人以從欲興師之順如此則民之從之雖犯難而忘死矣故能以衆正以衆正之則人皆知其欲正己而已天下孰不趨於正哉其為王也孰禦故吉且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則衆在內一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伍兩卒旅軍師之制則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師之象也說卦曰坤為衆故師比之象如此春秋傳曰師能左右之曰以能以衆正乃可以王矣若夫狙詐作使則詭道也雖足以取勝王者不為也夫剛中而應者以九二言也行險而順合二體而言也兵凶器戰危事用民於凶危可謂行險而毒天下矣然而為匹夫匹婦復讎則行險而順矣故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雖毒天下而民從可知也又何凶咎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而應九二也行險而順師之義也師道必正而後動衆正于九二也能用衆正之九二則可以王六五是也師者凶危行險之道故曰毒天下而必以順動者蓋有義存焉則民從之毒如藥石之攻疾毒之所以除害也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東面而征西夷怨者也可謂善補興師動衆之過者矣易說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伊川先生曰地中有水水聚於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水容而能畜也故君子體師之象以容民畜衆易說

兼山郭氏曰坤為地為衆坎為險為法地所以容民法所以畜衆也周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

利非容民乎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非蓄衆
乎故自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自伍兩卒旅
師軍蓄衆之法也是以居則出入相友疾病相扶
持容民之常也動則勝則相見敗則相救蓄衆之
終也是以兵形象水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
勝師其有焉若夫黃帝太公寓之於八卦管仲制
之爲三軍諸葛亮李靖因之爲六出皆師之遺法
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地所以容民水所以蓄衆大
司徒有比閭族黨州鄉容民之道也小司徒有伍

兩卒旅師軍蓄衆之法也 易說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師之始也故言出師之義及行師
之道在邦國興師 一作動衆 而言合義理則是以律法
也謂以禁亂誅暴而動苟動不以義則雖善亦凶
道也善謂克勝凶謂殃民害義也在行師而言律
謂號令節制行師之道以號令節制爲本所以統
制於衆不以律則雖善亦凶雖使勝捷猶凶道也
制師无法幸而不敗且勝者時有之矣聖人之所
戒也○師出當以律失律則凶矣雖幸而勝亦凶

道也 易傳 並易 ○師出以律否臧凶律有二義有出師
不以義者有行師而无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師
出當以律不然雖臧亦凶今人用師唯務勝而已
楊時 道鄉
横渠先生曰師出以律師之始也體柔居賤不善
用律故凶 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出无名師行无制皆不能以律也
初六師之始也故言師出之義甘誓曰左不攻于
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

焉此師律也不如是皆失律也刑戮隨之矣雖是
以幸勝猶凶道也故曰否臧凶言否則雖臧亦凶
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春秋傳晉荀首曰執事順成爲
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己也故
曰律否臧且律竭矣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
也且律者法也亦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之律或
謂古之出兵律與軍法並用必謂否臧皆凶則人
謀鬼謀百姓與能何取於易也初六坎也坎爲法
兵法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故有制之兵无能

之將不可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之勝負上則繫國家安危下則繫億兆人之命利害之大者无踰於此故戒爲國之大事而洪範八曰師聖人戒謹之意爲至深矣可无律以妄動而蹈至險之機乎禁暴誅亂雖不得已而用之不可无律也故師之初六言師出以律以明用師莫先於律也猶卦辭首言師貞以明師之道莫先於貞也然失律否敗其凶固宜或幸而勝雖臧亦凶者蓋聖人明師之吉凶於有律失律之際不在於否臧幸不幸之間也否臧幸不幸小人之事非丈人之道故聖人不取也漢武窮兵以討匈奴僅有獲焉而天下戶口減半非臧凶歟計其所獲曾未補千萬分之一安知所謂中吉无咎之道哉易說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伊川先生曰師卦唯九二一陽爲衆陰所歸五居君位是其正應二乃師之主專制其事者也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无咎蓋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无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既處之盡其善則能成功而安天下故王錫寵命至于三也凡事至于三者極也六五在上既專倚任復厚其寵數蓋禮不稱則威不重而下不信也它卦九二爲六五所任者有矣唯師專主其事而爲衆陰所歸故其義最大人臣之道於事无所敢專唯閫外之事則專制之雖制之在己然因師之力而能致者皆君所與而職當爲也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一无能字）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爲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在師中吉者以其承天之寵任也天謂王也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象以二專主其事故發此義與前所云世儒之見異矣王三錫以恩命褒其成功所以（一有咸字）懷萬邦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懷愛萬邦故所以重將帥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以剛中之才分閫外之寄爲師之主天吏也在師中吉則无逸德矣如是乃可以承天寵也武王克商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所以錫命而懷萬邦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九二剛勝之將能用中焉是以有功而宜膺寵錫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至剛之才爲一卦之主其行師用兵之道宜一以剛濟矣而能用中焉此蓋丈人主師之道也用中則吉而无過何咎之有是以王三錫命以寵其无咎之吉非攻戰之功也昔禹之徂征也苗民逆命而班師振旅文王之命將也曰薄伐西戎宣王之北伐也曰薄伐玁狁此皆以用中爲貴也用中故无過之可補又何必有戰勝之功而後爲吉乎春秋无義戰聖人恥之久矣後世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辭而闢之其言有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而況殺人以求之乎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觀此則知殺獲之功固非聖賢所尚矣是知中吉之寵爲懷萬邦之道不然以王命三錫民賊則天下被不仁之害適足以糜爛吾民尚何懷萬邦之有是以古之仁賢之將率以安民和衆爲先恥爲孫吳小人變詐之技視殺獲首虜初无意焉其安疆場之功後世蒙其利而人无知者師卦所謂丈人之徒歟史氏既不能暴白於天下徒誇大匹夫悍卒與夫權謀狙詐之士以資委巷之談識者悲之安得以師中之道發潛德之光哉（易說）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卦之上居位當任者也不唯其才陰柔不中正師旅之事任當專一二既以剛中之才爲上信倚必專其事乃有成功若或更使衆人主之凶之道也輿尸衆主也蓋指三也以三居下之上故發此義軍旅之事任不專一覆敗必矣○倚付二三安能成功豈唯无功所以致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柔之質從不以正以此帥衆固不能一師丈人吉非陰柔所禦（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或以衆尸之也衆尸之稟命不

一而无功矣凶之道也六三上承衆陰輿尸也故
凶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
免敗衄則輿尸之凶可知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師道尚專則正故五陰一陽成爲師
卦師臣道也故九五爲比而九二爲師觀師之成
卦則師之義得矣六三以柔居上非其才也位不
中正非其任也欲衆主師凶之道也師或有功而
凶或无功而吉六三衆主无功之凶也師之不善
无以加此春秋邉延之役鄢戰之類是也 易說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伊川先生曰師之進以強勇也四以柔居陰非能
進而克捷者也知不能進而退故左次左次退舍
也量宜進退乃所當也故无咎見可而進知難而
退師之常也唯取其退之得宜不論其才之能否
也度不能勝 一作勝 而完師以退愈於覆敗遠矣可
進而退乃爲咎也易發此義以示後世其仁深矣
○行師之道因時施宜乃其常也故左次未必 一无
必字 爲失也如四退次乃得其宜是以无咎 易傳
横渠先生曰次之不戰之地則不失其常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兵凶器也先王以喪禮處之故上將
軍居右則師以右爲主師之常也退而左次則失
常矣然四以柔順之資承乘皆陰不足爲師之主
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 曰 知力不足退而左次
未爲失常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將不知師之可進而謂之進不
知師之可退而謂之退是謂縻軍固有盡地而守
與夫乖其所之者亦師之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哉六四之左次也師之進退理不
可必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常道也六四以陰居
柔力不能進而左次得其常也何咎之有故師之

凶在内則傷財害民在外則覆軍亡將内外无是
焉雖左次无功亦謂之无咎可也彼不度德不量
力而喪師者六四之罪人歟 易說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
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興師之主也故言興師任將
之道師之興必以蠻 一作戎 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
民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
田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
乃得无咎若輕動以毒天下其咎大矣執言奉辭

也明其罪以討之也若秦皇漢武皆窮山林以索
禽獸者也非田有禽也任將授師之道當以長子
帥師二在下而爲師之主長子也若以弟子衆主
之則所爲雖正亦凶也弟子凡非長子一有字者也自
古任將不專而致覆敗者如晉林父邲之戰唐郭
子儀相州之敗是也○長子謂二以中正之德合
於上而受任以行若復使其餘者衆尸其事是任
使之不當也其凶宜矣易傳○弟子輿尸貞凶帥師
以長子今以弟子衆主之亦是失律故雖貞亦凶
也揚遺道錄

橫渠先生曰柔居盛位見犯乃較故无咎任寄非
一行師之凶也說易

龜山楊氏曰田有禽害田也獮取之除害而已先
王之用師猶是也故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執言
奉辭也奉辭則師出有名矣長子主器者也可以
任重而帥師矣弟子凡非長子皆是也以是輿尸
之則稟命不一而无功雖正亦凶矣六五履尊位
爲輿師之主故言用將出師之道以爲後世法說易

白雲郭氏曰自古帝王興兵動衆蓋未有无名之
師也故六五言田有禽利執言田之有禽害稼也
故獵取之蠻戎寇賊害民也故執言以伐之執言
奉辭也以興師則无咎矣此論在師之君道非將
帥之事也故雖鳴條之師牧野之戰湯武必執言
誓師明告其罪而後舉也長子九二也以中行師
得其道者也弟子六三也以輿尸而凶非獨六三
之罪也君使之不當也貞凶蓋言輿尸之凶長子
帥師无凶也然則師之君道无它焉執言專任而
已師道貞則吉卦既言得丈人而後吉爻於此又
明弟子雖貞亦凶聖人之意其慎如此說易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
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伊川先生曰上師之終也功之成也大君以爵命
賞有功也開國封之爲諸侯也承家以爲卿大夫
也承受也小人者雖有功不可用也故戒使勿用
師旅之興成功非一道不必皆君子也故戒以小
人有功不可用也賞之以金帛祿位可也不可使
有國家而爲政也小人平時易致驕盈況挾其功
乎漢之英彭所以亡也聖人之深慮遠戒也此專
言師終之義不取爻義蓋以其大者若以爻言則
六以柔居順之極師既終而在无位之地善處而

无咎者也○大君持因賞之柄以正軍旅之功師之終也雖賞其功小人則不可以有功而任用之用之必亂邦小人恃功而亂邦者古有之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師終必推賞然小人雖有功不可胙之以土長亂也承猶繼世之承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師之初用能羆虎貔之士武王伐商雖微盧彭濮人有所不廢至其終則崇德報功之時也故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用小人則亂邦必矣此聖人之深戒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甚哉師道之難成也昔之爲上者患

不得其臣爲下者患不得其君是以上下之志不通軍國之情或異其所以爲勝爲負者何莫由斯道也是故有爲節制之師任平土之政者有爲烏合之衆驅白徒市人而戰者有在師中吉成功而錫命者有聽任之匪人輿尸而取敗者有虛己委能使奉辭而伐罪者有好大喜功師出而无名者有受命專征而進止得以便宜者有束於中御之嚴而覆軍棄師者自古以來放是而察其成敗較然可見也故武成之終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與夫師之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殆非一日也其所由來久矣樂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而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所以四伐盛威於中國也盡師之道嗚呼大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武成之終曰列爵唯五分土唯三又曰敦信明義崇德報功則盡上六之義者其武王乎雍曰雖大君有命而小人不得開國承家者以小人无容衆居上之德此武王所以必崇德而報功也崇德則小人勿用矣易說

坤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比序卦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親輔也（一作比輔比也 一作比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旣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爲卦上坎下坤以二體言之水在地上物之相切比无間莫如水之在地上故爲比也又衆爻皆陰獨五以陽剛居君位衆所親附而上亦親下故爲比也（易傳）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後夫凶

伊川先生曰比吉道也人相親比自爲吉道故雜卦云比樂師憂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筮謂占決卜度非謂以蓍龜也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人之不能自保其安寧方且來求親比得所比則能保其安當其不寧之時固宜汲汲以求比若獨立自恃求比之志不速而後則雖夫亦凶矣夫猶凶況柔弱者乎夫剛立之稱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是謂我非夫凡生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雖剛強之至未有能獨立者也

比之道由兩志相求兩志不相求則睽矣君懷撫其下下親輔（一作附）於上親戚朋友鄉黨皆然故當上下合意以相從苟无相求之意則離而凶矣大抵人情相求則合相持則睽相持相待莫先也人之相親故有道然而欲比之志不可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原筮者慎所與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原筮者推原占決相比之道也非以蓍龜也上之比下必有元永貞之三者下之比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矣又曰夫剛立之稱也傳曰子南夫也又曰我非夫剛立者猶凶況柔弱乎雍曰一陽之卦得位者師比而已得天位則爲比得臣位則爲師天下之吉莫吉於比故比直言吉治天下之衆莫急於貞故師先言貞師師有君道而不得如是之大如是之久也故无元永之貞昔成湯之初征也東征西夷怨曰奚獨後予所謂不寧方來而无後凶者矣（白雲易說）

彖曰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不寧方來上下應也後夫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比吉也比者吉之道也物相親比乃吉道也比輔也釋比之義比者相親輔也下順從

也解卦所以爲比也五以陽居尊位羣下順從以
親輔之所以爲比也○推原筮一作占決相比之道
得元永貞而後可以无咎所謂元永貞如五是也
以陽剛居中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以陽剛當尊位
爲君德元也居中得正能永而貞也卦辭本泛言
比道彖言元永貞者九五以剛處中正是也○人
之生不能保其安寧方且來求附比民不能自保
故戴君以求寧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不寧
而來比者上下相應也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
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
民之附則危亡至矣故上下之志必相應也在卦
言之上下羣陰比於五五比其衆乃上下應也○
衆必相比而後能遂其生天地之閒未有不相親
比而能遂者也若相從之志不疾而後則不能成
比雖夫亦凶矣无所親比困戹以致凶窮之道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中得尊位居中履正衆陰在
下而順承之有親輔之象卦之所以爲比也故曰
比吉也比輔也下順從也先王什伍其民鄉田同
井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比之所
以吉也政散民流用蕩析離居則凶可知矣此自
然之理也原筮者占所比也元永正者可比之道
也原筮謂占決可否非龜筮之筮也與初筮之筮
同蓋无長人之仁則雖比而不親无可久之德則
雖比而必離无正固之守則雖比而不周上之比
下與下之比乎上无是三者則小人之比耳能无
咎乎故唯元永正而後无咎盡此道者其唯九五
乎故曰以剛中也居比之時陰无正應不寧之象
也而衆陰順承不寧方來之象也不寧方來以上
下應而已蓋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上下相求
古今之通道也上不比乎下下不比乎上而能獨
安者未之有也夫一陽在上衆陰在下而順從比
之吉也而上六獨居其上而乘之无順從之義後
夫者也婦以順從夫者也夫先而婦從父先而子
從君先而臣從其義一也獨曰後夫者蓋有夫婦
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曰後夫者推本
言之也夫且不可後況君親乎後君親則大亂之
道凶不足言矣自比吉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卦之辭泛言比道而彖言盡
比道之善唯五而已民不能自保故戴君以求寧

君不能獨立故保民以爲安凡生於天地之間者未有不相親比而能自存者也又曰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後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矣雍曰天下之吉生於順而凶生於逆下之順從天下无異意不寧方且來非吉乎後之凶无順意故也不寧方如初六六四是也後夫上六之不我比也上下應者上而六四下而初六非正應而來比也然易之道窮則變不知變則失易之道故乾有窮之災坤則其道窮況後夫乎聖人於道窮之際每致意焉者明易之道初无窮人自失之也（易說）

象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

伊川先生曰夫物相親比而无間者莫如水在地上所以爲比也先王觀比之象以建萬國親諸侯建立萬國所以比民也親撫諸侯所以比天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水在地上相比而不離先王觀比之象建國畫地而封之爲之屬連使相親比則諸侯知尊君親上而天下從之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也蓋上下之分未立強弱之勢不齊於是大得以陵小衆得以暴寡日趣於亂亡而生生之理熄矣必有強有德者出焉則大小之勢分衆寡之情一於是有小事大有大比小小大之情親率歸于大定者是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問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而親諸侯王道之本也方比之五陰而一陽上有大中至正之道下无僭亂分民之臣蓋是以王矣自河圖洛書之相爲經緯八卦九章之相爲表裏文王得之以演周易孔子得之以述春秋故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春有王正月蓋同出於此矣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諸侯來朝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有四國其後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卒并於秦方是時征伐四出轉以相滅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豈易言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建萬國所以比民親諸侯所

以比天下先人曰民之有君諸侯之有王非先王創治而有之皆出於自然之勢此先王封建之本也梁襄王曰天下惡乎定孟子曰定于一一者王也方地上有水非澤之所鍾散而相親則各有所比先王以是建萬國親諸侯王道之本也觀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周成王時助祭者千八百國春秋之時見於經者止百二十四國其後離爲十二合爲六七卒并於秦數百年閒吞噬屠滅殆盡凡以天下无王故也故易之有比春秋之書王其義一也（易說）

初六有孚比之无咎有孚盈缶終來有它吉象曰比之初六有它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比之始也相比之道以誠信爲本中心不信而親人人誰與之故比之始必有孚誠乃无咎也孚信之在中也○誠信充實於内若物之盈滿於缶中也缶質素之器言若缶之盈實其中外不加文飾則終能來有它吉也它非此也外也若誠實充於内物无不信豈用飾外以求比乎誠信中實雖它外皆當感而來從孚信比之本也○言比之初六者比之道在乎始也始能有孚

則終致有它之吉其始不誠終焉得吉上六之凶由无首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而无應能擇有信者親之己之誠素著顯終有它吉比好先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比之初原筮之時也故有孚比之乃无咎孚信之在中也孔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故比以忠信爲主比而无孚小人之比也能无咎乎有孚比之比乎人者也有孚盈缶孚之在己也缶器之質者也盈缶則充實在中不資外飾也故來有它吉夫居比之初人相求比之時也孚誠充實於中而後爲人所比盈缶是也故能有它吉有孚而未至於盈缶則比乎人者也故无咎而已非比之初則不必有它而後吉故曰比之初六有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廣大乎比天下之道見賢則比之不必有應而比也然有應而比者比之易二四是也遠而非應者比之難初六是也然遠而非應柔弱不能自達有待於人者也缶之爲器有物盈之則有用也无以盈之虛器也是缶之有待於物猶初六之不能自用也初六以誠信之道自充於中所

謂有孚盈缶矣何患其无用乎中孚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誠信感人有必應之道故終使六二自内與之同比於五也雖非其應而比其道蓋益賢於求應者矣何咎之有它吉本非我有之吉因人而得之者也初六才位不足直以誠信得它吉也故比之道雖吉而比之始又以孚爲先古之人因人得用者多矣唯誠信充於中者能終它吉不然吉未終而凶矣 易說

六二比之自内貞吉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爲正應皆得中正以中正之道相比者也二處於内自内謂由己也擇才而用雖在乎上而以身許國必由於己己以得君道合而進乃得正而吉也以中正之道應上之求乃自内也不自失也汲汲以求比者非君子自重之道乃自失也○守己中正之道以待上之求乃不自失也易之爲戒嚴密二雖中正質柔體順故有貞吉自失之戒戒之自守以待上之求无乃涉後凶乎曰士之脩己乃求上之道降志辱身非自重之道也故伊尹武侯救天下之心非不切必待禮至然後出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愛自親始人道之正故曰貞吉 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自内者非枉己以外求也上之人訪逮幽側至誠以相與然後出而應之故爻稱自内而象以爲不自失也六二居中得正與九五爲正應迹遠而志同位殊而德合故以自内言之若伊尹之在莘而湯聘加焉非自内以比耶尹負鼎干湯孰謂聖人乃不知比之自失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自内比之故正吉蓋居比之時上下相求而不以正則内不失己外必失人矣皆自失也故唯正吉而後无失 易說

白雲郭氏曰比以九五爲主而六二正應爲主於内蓋率天下而比五者故自内之外率天下以歸王也二之比初非欲親初也欲與之比五也終能同比於五是不失己道之貞吉也觀初六它吉六二自内之辭可明其義蒙之六三亦舍應親二矣而有不有躬之象蓋蒙與比異道而三與二異位義不同也故象言不自失以見非如蒙之不有躬也夏商之季天下諸侯相率以歸湯武或三千或八百國所謂六二貞吉初六它吉者衆矣 易說

六三比之匪人象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

伊川先生曰三不中正而所比皆不中正四陰柔而不中二存應而比初皆不中正匪人也比於匪人其失可知悔吝不假言也故可傷二之中正而謂之匪人隨時取義各不同也○人之相比求安吉也乃比於匪人必將反得悔吝其亦可傷矣深戒失所比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獲非其正比之必匪其人故可傷 易說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比之匪人也能无傷乎言傷則悔吝不足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知比賢而比於上上非正應而有凶比非其人則自失其身矣是其所以可傷也 易說

六四外比之貞吉象曰外比於賢以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不相應而五比之外比於五乃得貞正而吉也君臣相比正也相比相與宜也五剛陽中正賢也居尊位在上也親賢從上比之正也故爲貞吉以六居四亦爲得正之義又陰柔不中之人能比於剛明中正之賢乃得正而吉也又比賢從上必以正道則吉也數說相須其義始備○外比謂從五也五剛明中正之賢又居君位四比之是比賢且從上所以吉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四无應於內而外比九五比賢從上也九五剛中正賢也比賢從上而不以正人誰與之故正乃吉六四以陰居陰正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非正應故舍遠比近外比九五之賢亦自知才位非可兼人從上保身而已故得貞而吉比或自內或外比以明比道之大不可拘於常也 易說

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象曰顯比

之吉位正中也舍逆取順失前禽也邑人不誠上使中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處中得正盡比道之善者也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故聖人以九五盡比道之正取三驅爲喻曰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先王四時之畋不可廢也故推其仁心爲

三驅之禮乃禮所謂天子不合圍也成湯祝網是其義也天子之畋圍合其三面前開一路使之可去不忍盡物好生之仁也止取其不用命者不出而反入者也禽獸前去者皆免矣故曰失前禽也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皥皥而莫知爲之者也邑人不誠吉言其至公不私无遠邇親踈之別也邑者居邑易中所言邑皆同王者所都諸侯國中也誠期約也待物之一不期誠於居邑如是則吉也聖人以大公无私治天下於顯比見之矣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脩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顯比所以吉者以其所居之位得正中也處正中之地乃由正中之道也比以不偏爲善故云正中凡言正中者其處正得中

也比與隨是也言中正者得中與正也訟與需是也○禮取不用命者乃是舍順取逆也順命而去者皆免矣比以向背而言謂去者爲逆來者爲順也故所失者前去之禽也言來者撫之去者不追也○不期誠於親近上之使下中平不偏遠近如一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失前禽謂三面而驅意在緩逸之不務殺也順奔然後取之故被傷者少也○以剛居中而順明比道伐止有罪不爲濫刑故邑人不誠爲上用中此之謂也不比者不懲非用中也故比必顯之然殺不可務也一云上使中者付得其人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其比宜顯矣故制畿封國以爲屬連建牧立監以相糾因時問以通好賀慶以展親所以比諸侯也域民之制其詳至於屬婦同井而居同巷相從任之以九職繫之以九兩所以比其民也凡此皆顯比之道也盡斯道者其唯九五乎居中履正而上下應之比之正也故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吉夫獸窮則搏常物之大情也故王田不合圍三面而驅不窮物以

盡取也先王比天下而安之非以求吾所大欲也
故順則取之逆而去則舍之所失者前禽而已盡
吾比道任彼而不致力焉用三驅之義也若湯之
祝綱是也窮民而盡取之乃召敵之道非所以比
天下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
草萊任土地者次之爲此而已夫如是故仕者願
立於其朝耕者願耕於其野商賈願藏於其市行
旅願出於其塗則邑人不誡而自至矣此比道之
光也故曰邑所居之邑謂國中也
兼山郭氏曰九五比坤下坎上坎水也坤土也土

以水柔水以土流親比之故也洪範之叙曰五皇
極皇建其有極其事則无偏无陂遵王之義无有
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无偏无黨王
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側王道正直
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民无有淫朋
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奉上者如此
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明法度之尊逆者不追順
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誡特
爲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
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洪範五皇極曰无偏无陂遵
王之義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惡遵王之路
无偏无黨王道蕩蕩无黨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
側王道正直凡上之所以示下者如此也凡厥庶
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極凡下之所以
從上者如此也方顯比建大中之道逆者不追順
者不拒无恤於去來无間于小大邑人之不誡特
爲其微者言之至於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蓋有无
思而不中者矣可勝言哉雍曰九五之君非以力
假仁者也蓋有大中至正之道以照示天下天下

自從而比之故曰顯比王用三面而驅故
所失者前禽而已是猶上六之不我比也夫以大
中至正之道昭示天下无容私焉是以逆則舍之
順則取之故上言不寧方來後夫凶皆自來自後
之辭非聖人有以強之也聖人以大中至正舍逆
取順必无侵伐之虞邑人又何誡焉是則顯比之
吉爲天下之至公也求其所以然實建大中以致
之耳故曰上使中也書曰民心罔中唯爾之中其
使中之謂乎由是知商之三千周之八百亦舍逆
取順而已或謂顯比之道狹不亦異乎

上六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

明道先生曰比之无首凶比之始不善則凶劉絢師訓

道其始善則其終善矣有其始而无其終者或有矣未有无其始而有終者也故比之无首至終則凶也此據比終而言然上六陰柔不中處險之極固非克終者也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天下多矣○比既无首何所終乎相比有首猶或終違始不以道終復何保故曰无所終也並易傳○敬是持己恭是接人與人恭而有禮言接人當如此也近世淺薄以相驩狎爲相與以无圭角爲相親愛如此者安能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禮爲主也張栻

比之上六曰比之无首凶象曰比之无首无所終也既无首安得有終故曰无所終比之道須當有首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比之時陰宜從陽也而上六居一卦之上比之无首者也无首則无所從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非天下之所比又不能比人爲臣而无君與无元首何異哉是以凶而无所終也三有匪人之傷上有无首之凶皆逆比之道聖人捨之者也四也初也其知幾乎故能兆其應而獲吉以是知比者必求大中至正而比之斯无不吉易說

乾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小畜序卦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爲卦巽上乾下乾在上之物乃居巽下夫畜止剛健莫如巽順爲巽所畜故爲畜也然巽陰也其體柔順唯能以巽順柔其剛健非能力止之也畜道之小者也又四以一陰得位爲五陽所說得位得柔巽之道也能畜羣陽之志是以爲畜也小畜謂以小畜大所畜聚者小所畜之事小以陰故也彖專以六四畜諸陽爲成卦之義不言二體蓋舉其重者 易傳 ○或以小畜爲臣畜君以大畜爲君畜臣先生云不必如此大畜只是所畜者大小畜只是所畜者小不必指定一件事便是君畜臣臣畜君皆是這箇道理隨大小用 楊遵道錄 ○小畜是所畜小及所畜雖大而少皆小畜也不必專言君畜臣臣畜君 [illegible]

小畜亨密雲不雨自我西郊

伊川先生曰雲陰陽之氣二氣交而和則相畜固而成雨陽唱而陰和順也故和若陰先陽唱不順也故不和則不能成雨雲之畜聚雖密而不 一有能字 成雨者自西郊故也東北陽方西南陰方自陰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以人觀之雲氣之興皆自四遠故云郊據西而言故云自我畜陽者四畜之主也 易傳 ○暢中伯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曰西郊陰所凡雨須陽倡乃成陰倡則不成矣今雲過西則雨過東則否是其義也所謂尚往者陰自西而往不待陽矣 [illegible] ○自東自北而風則雨自南自西則不雨何者自東自北皆屬陽 坎卦本陽 陽唱而陰和故雨自西自南陰也陰唱則陽不和蝃蝀之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是陽來唱也故雨蝃蝀在東則是陰先唱也莫之敢指者非謂手指莫敢指陳也猶言不可道也易言密雲不雨自我西郊言自西則是陰先唱也故雲雖密而不雨 語錄

橫渠先生曰自我西郊剛陽之氣進而不已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德天德也天德畜之則止不能畜則失聖人之所以爲聖以能畜天德而已然畜有二道有止而畜之者畜之大也故爲大畜有入而畜之者畜之小也故爲小畜捨是皆不能畜矣能大畜天德則理非不亨小畜疑於未亨故言亨也密雲不雨言畜之而未及用也自我西郊明其自

我畜之也自我畜之而未及用君子成己之道未至於成物所以為小畜（易說）

彖曰小畜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也以陰居四又處上位柔得位也上下五陽皆應之為所畜也以一陰而畜五陽能係而不能固是以為小畜也彖解成卦之義而加曰字者皆重卦名文勢當然單名卦唯革有曰字亦文勢然也○健而巽以卦才言也內健而外巽健而能巽也三五居中剛中也陽性上

進下復乾體志在於行也剛居中為剛而得中又為中剛言畜陽則以柔巽言能亨則由剛中以成卦之義言則為陰畜陽以卦才言則陽為剛中才如是故畜雖小而能亨也○畜道不能成大如密雲而不成雨陰陽交而和則相固而成雨二氣不和陽尚往而上故不成雨蓋自我陰方之氣先唱故不和而不能成雨其功施未行也小畜之不能成大猶西郊之雲不能成雨也（易傳）○密雲不雨尚往則氣散（先陰變風隨風散■■語錄）

龜山楊氏曰卦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為之主四以陰居陰柔得位也為一卦之主而上下應之以陰畜陽也陽大而陰小小者畜也此以六四一爻言之也健而巽剛中而志行乃亨合一卦之才言之也蓋小者畜則无亨之道所畜亦小矣合一卦之才則三陽健而進一陰體巽而上行九五剛得中與之合志則志行矣是以亨也雲者氣之下升也一陰畜之未能上達故密雲不雨尚往也往則交通成和而為雨矣西郊陰所也東多風西多雨陰陽之義故詩曰朝隮于西崇朝其雨自我西郊則亦朝隮于西之意有雨之兆焉特施未行而已言未則非終不行也（呂■畜三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之應四而曰上下應者陽道過盛喜於從陰雖非其位而其志皆應之也剛中二之天德也志行四之巽志也剛德居中而巽志行是以亨也尚往者其道方行行猶未已也施未行者澤未下也密雲尚往則澤有必下之理君子成己有必能成物之道蓋其道則為大畜施未行故為小畜也（易說）

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伊川先生曰乾之剛健而為巽所畜夫剛健之性

唯柔順爲能畜止之雖可以畜止之然非能固制其剛健也但柔順以擾系之耳故爲小畜也君子觀小畜之義以懿美其文德畜聚爲蘊畜之義君子所蘊畜者大則道德經綸之業小則文章才藝君子觀小畜之象以懿美其文德文德方之道義爲小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風行天上柔巽之上行也君子觀象於此則美其文德也天以剛健故其事武地以柔順故其事文風之柔无所不入地類也故有文德之象舜之格有苗文德之懿也詩稱仲山甫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則所以畜宣王者文德而已矣故有明哲保身之說異乎伊尹之於成湯太甲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畜之時以柔畜剛故君子以懿文德孔子曰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則畜剛莫尚乎文德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巽之畜乾陰之畜陽非可大也君子體之懿文德而已與夫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異矣六四之畜正也猶巽從而後能之使非正而行是妾婦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文德美德也坤言文在中而文言曰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然則畜之道必先畜美德以成己而後可見於事業也大畜之以畜其德則天德之大皆止而畜之矣乾之不言所利猶大畜以畜其德坤利牝馬之貞猶懿文德也風行天上是爲巽入之道是我入而畜之也天在山中則爲來畜於我大小之辨如此 易說

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象曰復自道其義吉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陽爻而乾體陽在上之物又剛健之才足以上進而復與在上同志其進復於上乃其道也故去復自道復既自道何過咎之有无咎而又有吉也諸爻言无咎者如是則无咎矣故云无咎者善補過也雖使爻義本善亦不害於不如是則有咎之義初九乃由其道而行无有過咎故云何其咎无咎之甚明也○陽剛之才由其道而復其義吉也初與四爲正應在畜時乃相畜者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理而升進之於應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陰得位爲一卦之主而初與之爲應受畜於四者也過未形而畜之其復自道矣夫何咎之有故其義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德之大而人畜之雖曰小畜亦已艱矣唯早辯者易爲力而不能早辯者難爲功故小畜雖同而有初九九三之異也易爲力則復自道復自道則鮮失焉是以其義吉而无咎也然小畜之道何與於復而初九九二曰復何哉葢大畜畜而无失无失故无復小畜未能无失是以不免有復也學者不能大畜則有小畜不能小畜則有復雖初无異道葢力行有淺深耳 易說

九二牽復吉象曰牽復在中亦不自失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居下體之中五以陽居上體之中皆以陽剛居中爲陰所畜俱欲上復五雖在四上而爲其所畜則同是同志者也夫同患相憂二五同志故相牽連而復二陽並進則陰不能勝得遂其復矣故吉也曰遂其復則離畜矣乎曰凡爻之辭皆謂如是則可以如是若已然則時已變矣尚何 一有教字 誡乎五爲巽體巽畜於乾而反與二相牽何也曰舉二體而言則巽畜乎乾全卦而言則一陰畜五陽也在易隨時取義皆如此也○二居中得中者也剛柔進退不失乎中道也陽之復其勢必強二以處中故雖強於進亦不至於過剛過剛乃自失也爻止言牽復而吉之義象復發明其在中之美 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反自道三爲說輻二以象征在中故未爲失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之與五以剛畜剛非如初九之於六四也故牽而後復所以吉者以其在中也居小畜之時以剛畜剛非其道宜於自失矣而二五皆剛而中故不自失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辯之於早至二尤難矣故牽而後復也牽者強勉之義雖无自復之易然強勉能復猶爲吉也非二有剛中之德亦將自失矣 易說

九三輿說輻夫妻反目象曰夫妻反目不能正室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爻居不得中而密比於四陰陽之情相求也又暱比而不中爲陰畜制者也故不能前進猶車輿說去輪輻言不能行也夫妻反目陰制於陽者也今反制陽如夫妻之反目也反目謂怒目相視不順其夫而反制之也婦人爲夫寵惑既而遂反制其夫未有夫不失道而妻能制之者也故說輻反目三自爲也○夫妻反目蓋由不能正其室家也三自處不以道故四得制之矣

不使進猶夫不能正其室家故致反目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近而相比故說輻而不能進反爲柔制故曰反目非其偶也故不能正其室易說
龜山楊氏曰重剛而不中則身不行道矣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故輿說輻夫妻反目輿說輻不能有行也切比於四爲陰所畜不行於妻子也至於夫妻反目則正家之道可知矣故曰不能正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畜有止畜之義說輹則止而不行也小畜入而畜之有復之象爲復貴早辯過中則危矣此牽復之後所以言說輻也說輻則害於行道故又有夫妻反目之象夫妻反目道不行於一家何以正天下是如輻壞而車不能行也孔子曰大車无輗小車无軏其何以行之哉意與此同求其所以然蓋本於不能正室不能正室者其身不正故也是以君子必篤於戊已而後可以成物爲是故也大畜輿說輹止於二也良馬逐行道於三也小畜牽復於二未爲成德故說輻於三不能行也輹可說者也輻不可說者也易說
六四有孚血去惕出无咎象曰有孚惕出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於畜時處近君之位畜君者也若內有孚誠則五志信之從其畜也卦獨一陰畜衆陽者也諸陽之志係于四四苟欲以力畜之則一柔敵衆剛必見傷害唯盡其孚誠以應之則可以感之矣故其傷害遠其危懼免也如此則可以无咎不然則不免乎害矣此以柔畜剛之道也以人君之威嚴而微細之臣有能畜止其欲者蓋有孚信以感之也○四既有孚則五信任之與之合志所以得惕出而无咎也惕出則血去可知舉其輕者也五既合志衆陽皆從之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陰居陰其體不躁故曰有孚能上比於五與之合志雖爲羣下所侵被傷而去懷懼而出於義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位得柔巽之道也爲一卦之主而下當三陽之進勢不足畜之則傷而去惕而出矣然得柔巽之道有孚也上承九五與之合志則下不能害矣雖惕而出終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人畜天以柔畜剛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於此此六四有孚之道也六四以有孚之道主於中又且惕然知懼此其所以免害而血

去且无咎矣蓋一柔五剛有害而傷之之理故也
上合志者合九五有孚之志故志行也唯其上合
志是以能畜也易說
九五有孚攣如富以其鄰象曰有孚攣如不獨富也
伊川先生曰小畜衆陽爲陰所畜之時也五以中
正居尊位而有孚信則其類皆應之矣故曰攣如
謂牽攣相從也五必援挽與之相濟是富以其鄰
也五君子爲小人所困正人爲羣邪所厄則在下
者必攀挽於上期於同進在上者必援引於下與
之勠力非獨推己力以及人也固資在下之助以
成其力耳○有孚一有而字攣如蓋其鄰類皆牽攣而
從一无而字之與衆同欲不獨有其富也君子之處艱
厄唯其至誠故得衆力之助而能濟其衆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爲衆陽之主已能接之以信攣
如不疑則亦爲衆所歸故曰富以其鄰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巽乎中正有孚也居得尊位剛巽
以畜而上下從之攣如者也攣如言從之固也從
而與之共天位食天祿能富以其鄰者也六四柔
得位而不尊爲小畜之主三陽下進不足以畜之
故傷而去惕而出雖與上合志能无咎而已唯九

五以剛巽乎中正而衆陽從之故能富以其鄰而
不獨富也夫小畜以柔畜爲主而九五以剛者以
其居巽體故也居巽之極故雖剛而不過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合六四誠信之志攣衆剛而畜
之是富以其鄰者也富以其鄰則以畜衆爲富不
以獨智爲富矣此明諧之君道如大舜善與人同
取諸人以爲善是也易言富以其鄰者乾之象也
不富以其鄰者坤也乾大也坤吝嗇也易說
上九既雨既處尚德載婦貞厲月幾望君子征凶象
曰既雨既處德積載也君子征凶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巽順之極居卦之上處畜之終
從畜而止者也爲四所止也既雨和也既處止也
陰之畜陽不和則不能止既和而止畜之道成矣
一作畜道之成也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小畜畜之小故
極而成尚德載四用柔巽之德積滿而至於成也
陰柔之畜剛非一朝一久能成由積累而至可不
戒乎載積滿也詩云厥聲載路婦貞厲婦謂陰以
陰而畜陽以柔而制剛婦若貞固守此危厲之道
也安有婦制其夫臣制其君而能安者乎○月望
則與日敵矣幾望言其盛將敵也陰已能畜陽而

亡幾望何也此以柔巽畜其志也非力能制也然不已則將盛於陽而凶矣於幾望而爲之戒曰婦將敵矣君子動則凶也君子謂陽征動也幾望將盈之時若已望則陽已消矣尚何戒乎○既雨既處言畜道積滿而成也陰將（一作既）盛（一有將字）極君子動則有凶也陰敵陽則必消陽小人抗君子則必害君子安得不疑慮乎若前知疑慮而警懼求所以制之則不至於凶矣（易傳）

廣平游氏曰以臣畜君至於和且至則畜道成矣猶當尚德以載之不可以賢臨之也尚德者无所不用德也故象以爲德積載何則君臣夫婦人合也人合者易以睽故雖貞而厲若恃此以行而不止則陰疑於陽月盈而逼矣故雖君子之道猶爲凶也所謂有所疑者陰疑於陽之謂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陽下進一陰畜之不能固故密雲不雨尚往也至上九則往極矣故既處夫陰陽和則雨而婦以順爲正雖畜而至於雨以是爲正則厲矣夫月邀日以爲明者也望則與日敵矣故幾望則不可過君子至是而猶征焉則凶之道也蓋小畜以陰畜陽爲主其極必有疑陽之戰故戒之如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畜密雲不雨之象至上九畜道成而後既雨也既雨則小畜之道盡矣是安於畜者也故曰既處君子於成終之際未嘗不思戒焉戒而尚德則无傾覆之變婦人以順爲貞不知尚夫德之大以持守之是以危也幾望將盈也將盈之時居位之極知進不知退是以征凶有所疑者盈滿皆有疑之時故君子戒之孔子言知及之仁能守之所謂尚德者如此夫畜德既成尚戒其失況畜之未成者乎（易說）

兌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履序卦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别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爲卦天上澤下天而在上澤而處下上下之分尊卑之義理之當也禮之本也常履之道也故爲履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以柔藉剛故爲履也不曰剛履柔而曰柔履剛者剛乘柔常理不足道故易中唯言柔乘剛不言剛乘柔也言履藉於剛乃見卑順說應之義 易傳

履虎尾不咥人亨

伊川先生曰履人所履之道也天在上而澤處下以柔履藉於剛上下各得其義事之至順理之至當也人之履行如此雖履至危之地亦无所害故履虎尾而不見咥齧所以能亨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者行道之義乾在上天道也天道至大天下之所難履而行之也故有履虎尾之象履虎尾直取其難非取其爲害也然履虎尾者有咥人之患履乾之道者雖難而无咥人之患唯有亨之理也孔子言博施濟衆則曰堯舜其猶病諸言脩己以安百姓則曰堯舜其猶病諸信乎天道之難履如此 易說

彖曰履柔履剛也說而應乎乾是以履虎尾不咥人亨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

伊川先生曰兌以陰柔履藉乾之陽剛柔履剛也兌以說順應乎乾剛而履藉之下順乎上陰承乎陽天下之正(一作至)理也所履如此至順至當雖履虎尾亦不見傷害以此履行其亨可知○九五以陽剛中正尊履帝位苟无疚病則履道之至善光明者也疚謂疵病夬履是也光明德盛而輝光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說雖應乾而二不累五也○无陰柔之累故不疚此所以正一卦之德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卦之才則以一柔進退履衆剛故有履虎尾之象然而不咥人亨者說而應乎乾故也蓋說而已不應乎乾則不敬應乎乾而已非說則不和夫敬以和何事不行君子之所履苟在於是則雖暴人之前无虞矣雖蠻貊之邦行矣況於華夏乎故履虎尾不咥人而又亨也君子之所履未甞不在於禮而禮勝則離今至於履虎尾而亨則其它可知矣此履之善也此合一卦之才言之若

就一爻之義則六三蹈虎尾而凶矣故爻彖異辭猶之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而九五言夬履貞厲也○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者兌澤下流故也其澤下於民則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而內省不疚矣此天下所以心悅而誠服也天下心說而誠服則親之若父母仰之若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不謂光明矣夫若其據利勢之重阻法度之威以臨在天下而澤不加於民則民咨胥怨疾首蹙頞而相告矣夫如是則從之者勢也而心背之事之者貌也而腹非之夫何光明之有（[illegible]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天下澤尊卑之分定矣卦之所以爲履也履禮也九三處兌而承乾說而應乎乾者也禮以用和爲貴說而應和之至也用和以往雖履至危之地无所害矣故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夫乾剛中正德成而光明矣故履帝位而不疚疚病也不疚言安於其位也然獨稱帝位者蓋禮者天地之別也以天地之別言之則上下之分勢相絕矣故稱帝焉以言其與天同體也（自履虎尾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乾天道也天之道剛健中正唯中正可以應之中則不欺正則不邪持此以履虎尾可也故禮之質忠信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履之所以難者以六三之柔而履天之剛德是以難也說而應乎乾則與乾合德是以能履而有不咥人亨之象剛中正九五也履帝位而不疚然後其道下濟而光明疚則不能光明也剛德常過過則疚剛而不過斯不疚矣故允恭克遜堯所以光被溫恭允塞舜所以文明皆剛而中正者也謂之不疚者如此（易說）

象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

伊川先生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一作天）下之正理也

人之所履當如是故取其象而爲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別上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而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于尊榮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此由上下

无定志也君子觀履之象而分辨上下使各當其
分以定民之心志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天高地下禮制行矣人之所履禮而
已故上天下澤有履之象君子觀象於此則可以
辨上下上下既辨則名分立而民志定矣此以成
卦之體言之也○禮者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
蓋上下之分嚴則豐者不爲有餘殺者不爲不足
而民志定此先王因人性以制之而理之不可易
也其或強有力者竊其非分而有之欲自以爲榮
是播其惡適足以發笑而自黜爾所有者非其分
既不足以爲榮而身陷不義更足以爲辱愚孰甚
焉此臧文仲居蔡所以爲不智也季氏以八佾舞
三家以雍徹正類於此而臧文仲當時名大夫必
嘗以智稱故仲尼以爲何如其智以明其大者不
知其它不足稱也如以爲先王之爲禮將以籠天
下之愚而拘之則荀卿化性起僞之說行矣譬如
今人未仕而服青紫人必以爲病狂文仲之愚不
幸類此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大於明分分之不明則爲下者
不安於下而志不定志不定則覬覦之心生覬覦
之心生則陵僭之禍起而亂之所由作也夫天澤
定位上下之分明矣六三說而應乎乾則爲下而
安於下者也此履之所以成象也故君子觀履之
象以辨上下定明志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後世士夫公卿日志於尊榮
農工商賈日志於修富此蓋民志未定欲其不亂
難矣雍曰上天下澤言天道居上則澤必下及也
君子之澤无它爲使斯民各安其分无乖爭之變
而已故曰辨上下定民志上下既辨則民服事其
上而下无覬覦又安有不定之志哉易說

初九素履往无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明道先生曰素履者雅素之履也初九剛陽素履
已定但行其志爾故曰獨行願也劉絢師說

伊川先生曰履不處者行之義初處至下素在下
者也而陽剛之才可以上進若安其卑下之素而
往則无咎矣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
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
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
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无
不善乃守其素履者也○安履其素而往者非爲

利也獨行其志願爾獨專也若欲貴之心與行道
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累不千无應於上故其履潔素易說
廣平游氏曰中庸言君子俟其位而行不願乎其
外蓋位有貴賤得喪而君子不因其位而改其素
也履之初言素履亦猶是也素之爲言无飾也盛
行不加窮居不損豈借美於外哉孟子所謂不願
人之膏粱文繡者是也履此而往則志之所祈嚮
者非有徇乎人也獨行其平昔之志而已故曰獨
行願也在履之初未交於物故有素之象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俟其位而行素履也不願乎其
外則无入而不自得矣故往无咎初九在一卦之
下君子敬脩其可願在此時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俟富貴行乎富貴俟貧賤行乎
貧賤俟夷狄行乎夷狄俟患難行乎患難初履之
始也是以言素易說
白雲郭氏曰素有先定于內之義素定于內則隨
事之來履而往之又何咎矣俟富貴則可以行富
貴俟貧賤則可以行貧賤故孔子曰不以其道得
之不處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俟富貴貧賤

之道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
以速則速此孔子之素履也素履行己之義非澤
民之道故曰獨行願也伊川曰若欲貴之心與欲
行道之心交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也易說
九二履道坦坦幽人貞吉象曰幽人貞吉中不自亂
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居柔寬裕得中其所履坦坦然
平易之道也雖所履得坦易之道亦必幽靜安恬
之人處之則能貞固而吉也九二陽志上進故有
幽人之戒○履道在於安靜其中恬正則所履安

裕中若躁動豈能安其所履故必幽人則能堅固
而吉蓋其中心安靜不以利欲自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正不累无援於上故中不自亂得
幽人之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承柔異乎六三之履虎尾也
故曰履道坦坦坦者言所履夷易而无難也居
中處說而上无應故曰幽人顏淵在陋巷不改其
樂是也非中不自亂何以與此苟有應乎上則爲
禹稷之事非幽人也古之聖人雖在側微若將終
身焉中不自亂故也若夫外騖而以紆朱懷金爲

樂則利欲交戰於胷中而能不自亂者未之有也其能貞吉不亦遠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君位而得中九五也居臣位而得中九二也剛中之道自非大人難於兩立此九二所以爲幽人之象也履得其道而坦坦平且易也幽人之履如此何適而非貞吉乎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履道坦坦之謂也故惟孟子然後有餘裕不然雖周公大聖人亦有跋疐之患不得爲坦坦也幽人剛中處道深遠非富貴貧賤所能移大丈夫也況志已素定豈有中亂之道哉易說

六三眇能視跛能履履虎尾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

象曰眇能視不足以有明也跛能履不足以有行也咥人之凶位不當也武人爲于大君志剛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居陽志欲剛而體本陰柔安能堅其所履故如盲眇之視其見不明跛躄之履其行不遠才既不足而又處不得中履非其正以柔而務一作剛其履如此是履於危地故曰履虎尾以不善履履危地必及禍患故曰咥人凶武人爲于大君如武暴之人而居人上肆其躁率而已非能順履而遠到也不中正而志剛乃爲羣陽所一有不字與是以剛躁蹈危而得凶也○陰柔之人其才不足視不能明行不能遠而乃務剛所履如此其能免於害乎○以柔居三履非其正所以致禍害被咥而凶也以武人爲喻者以其處陽才弱而志剛也志剛則妄動所履不由其道如武人而爲大君也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大君者爲衆爻之主也武人者剛而不德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以一陰獨立於羣陽之中而又處非其位故有眇跛之象猶之獨陰而无匹也眇能視跛能履明不足而行不全也故有武人之象若用此以蹈危其能无傷乎惟武人用此以聽命於大君則處陽而志剛可以有爲矣大君剛中正而履帝位者也明足以照理行足以率人故武人聽命而有爲可以无虞而有功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不當位體柔而志剛非履之正也禮者中而已矣不中不足以有明眇者之視也體柔則不足以與行跛者之履也其視不明其行不正雖居安且不可況履危蹈難乎故履虎尾

咥人凶陽在前履虎尾也然以成卦之才言之則六三以柔順之質說而應乎乾雖履至危之地无害矣故履虎尾不咥人亨以一爻言之柔失位不中而上承三陽近而不相得則履虎尾咥人而凶者也易中隨時取義故不同也夫見善未必明而用心剛者武夫也以陰居陽故志剛也由是而進爲於君克全者蓋寡矣故不言吉凶以其吉凶未定故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離爲目六三不正之離也巽爲股六三毀折之股也以是爲明以是爲行不可也六三上下履剛而其體則柔志剛矣而中未能實也且震爲龍則兌爲虎兌三見口是以有咥人之象所以見咥无中正以將之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以陰居陽无中正之道又以一柔介五剛之間勢无全人故有眇跛之義也以是而視以是而履所以遇咥人之凶矣夫居五剛之中履於上則不能履於下視於前則不能視於後常有不足之患故眇也跛也遇咥也皆以不足故也位不當者豈以非其所居歟武人三軍之勇者視不勝猶勝則其視一於進而已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則其履亦一於進而已此所以惟武人可用是道以有爲於大君也夫武人可用有爲于大君者以其志剛也故爻辭於咥人凶之後繼以武人爲于大君而象言志剛不言其凶吉者明武人可用也履之爻六三九五皆有二義亦如否之小人吉大人否亨恒之婦人吉夫子凶皆難以一義明矣 易說

九四履虎尾愬愬終吉象曰愬愬終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而乾體雖居四剛勝者也在近君多懼之地无相得之義五復剛決之過故爲履虎尾愬愬畏懼之皃若能畏懼則當終吉蓋九雖剛而志柔四雖近而不處故能兢愼畏懼則終免於危而獲吉也○能愬愬畏懼則終得其吉者志在於行而不處也去危則獲吉矣陽剛能行者也居柔以順自處者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五不累於已處多懼之地近比於三能常自危則志願終吉陽居陰故不自肆常自危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承陽處多懼之地履虎尾之象也然而體剛而志柔知愬愬戒懼順以從上故志

行而終吉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剛決之君處多懼之地而能愬愬恐懼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淵履冰者也豈有不終吉者哉此聖人居危難之道也志行者不失其所志之謂也舜之志孝也文王之志仁也父頑母嚚而克諧以孝舜居難而志行也出羑里而請除炮烙之刑文王居難而志行也易說

九五夬履貞厲象曰夬履貞厲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夬剛決也五以陽剛乾體居至尊之位任其剛決而行者也如此則雖得正猶危厲也

古之聖人居天下之尊明足以照剛足以決勢足以專然而未嘗不盡天下之議雖蒭蕘之微必取乃其所以爲聖也履帝位而光明者也若自任剛明決行不顧雖使得正亦危道也可固守乎有剛明之才苟專自任猶爲危道况剛明不足者乎易中云貞厲義各不同隨卦可見○戒夬履者以其正當尊位也居至尊之位據能專之勢而自任剛決不復畏慎雖使得正亦危道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履禮也禮以用和爲貴故曰履和而至九二九四皆體剛而志柔履而和者也故吉六三體柔而志剛以和爲體也而又失位不中和而不以禮節者也故亦不可行九五剛當位而履履而不用和者也故曰夬履正厲夬謂以剛決而履也居履之時上下之位定九五以剛中正而履尊位其德可謂不疚矣以夬趨時而不以和則非履之善也故雖正亦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決也剛決不已之辭也以陽居陽剛之過也剛過而自任其剛宜爲致凶之道然以居位正當故特貞厲而已非所謂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彖論中正故發其光明之美爻言夬履故示以剛決之戒道之常變如此位正當者猶以用剛而厲則知位非正當者凶矣易說

上九視履考祥其旋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視履考祥居履之終反觀吉凶之祥周至則善吉也故曰其旋元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處履之終於終視其所履行以考其善惡禍福若其旋則善且吉也旋謂周旋完備无不至也人之所履考視其終若終始周完无疚善之至也是以元吉人之吉凶繫其所履善惡之多寡吉凶之小大也○上履之終也人之所履善而

吉至其終周旋无虧乃大有福慶之人也人之行
貴乎有終 易傳

横渠先生曰視所履以考求其吉莫如旋而反下
則獲應而有喜也○乘剛未安其進也寧旋 易說

廣平游氏曰視所履之善惡所以考失得之報盖
禍福之來必象其德而還之也在履之上爲履道
之成在我者无非禮矣故其旋元吉其旋者象其
履以還之之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道之終視履考祥之時也禮雖以
進爲文進極而過中亦不可行矣故其終也旋乃
元吉旋反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視履者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者猶
念用庶證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禮自外作
故上天下澤爲履樂由中出故雷出地爲豫禮主
於敬故愬愬終吉用和爲貴故夬履正厲孔子曰
履德之基所宜盡心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視履猶洪範之五事也考祥
猶念用庶證也其旋元吉猶嚮用五福也雍曰視
履而考其祥則其動容周旋之閒元吉著矣所以
大有慶也大有慶者一人有慶兆民頼之也 易說

易粹言上經卷第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二

䷊ 乾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泰序卦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爲卦坤陰在上乾陽居下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和則萬物生成故爲通泰 易傳

泰小往大來吉亨

伊川先生曰小謂陰大謂陽往往之 一作居 於外也來來居於内也陽氣下降陰氣上交也陰陽和暢則萬物生遂天地之泰也以人事言之大則君上小則臣下君推誠以任下臣盡誠以事君上下之志通朝廷之泰也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君子來處於内小人往處於外是君子得位小人在下天下之泰也泰之道吉而且亨也不云元吉元亨者時有汚隆治有小大雖泰豈一槩哉言吉亨則可包矣 易傳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陽而外陰内健而外順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小往大來陰往而陽來也則是天地陰陽之氣相交而萬物得遂其通泰也在人則上下之情交通而其志意同也○陽來居内陰往居外陽進而陰退也乾健在内坤順在外爲内健而外順君子之道也君子在内小人在外是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所以爲泰也既取陰陽交和又取君子道長陰陽交和乃君子之 一无之字 道長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往自内出也來自外至也陽大而陰小小者未往則陰爲内主陽无自而至故小往而後大來否反泰者也故大往而後小來亦若是而已此陰陽之義君子小人進退之象也小人在内而能進君子者未之有也夫天地交則氤氲而化醇故萬物通上下交則貴貴尊賢之義明故其志同内陽而外陰以二體言也内健而外順以卦之才言也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以卦之時言也有其體而後有以成其才有其才而後有以御其時三者備則泰之爲泰而吉亨義盡於此矣 楊氏

兼山郭氏曰凡陽稱大陰稱小小者已往大者當來往者屈而來者伸則陽來而變陰上順而從下也其始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故天地交其終也

陽進而陰順故上下交夫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
功勳成凡賦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无不泰也泰
者主人道而言是以言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通之大者也通不足以盡之故曰
泰小大云者乾爲大坤爲小陽爲大陰爲小君上
爲大臣下爲小君子爲大小人爲小總衆類而言
之故特曰大小也三陰升而往三陽降而來故曰
小往大來陽來故吉道交故亨天地交萬物之泰
也上下交人道之泰也其志同者君臣同心同德
以泰天下者也內陽而外陰天地之道泰也內健

而外順乾坤之道泰也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國
家之道泰也消長者有漸之辭易說
象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
以左右民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陰陽和則萬物茂遂所以
泰也人君當體天地通泰之象而以財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生民也財成謂體天地
交泰之道而財制成其施爲之方也輔相天地之
宜天地通泰則萬物茂遂人君體之而爲法制使
民用天時因地利輔助化育之功成其豐美之利

也如春氣發生萬物則爲播殖之法秋氣成實萬
物則爲收斂之法乃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輔助
於民也民之生必賴君上爲之法制以教率輔翼
之乃得遂其生養是左右之也易傳○李嘉仲問裁
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如何曰天地之道不
能自成須聖人裁成輔相之如歲有四時聖人春
則教民播種秋則教民收穫是裁成也教民鋤耘
灌溉是輔相也又問以左右民如何古之盛時未
嘗不教民故立之君師設官以治之周公師保萬
民與此卦言左右民皆是也後世未嘗教民任其

自生自育只治其鬭而已唐棣所錄
廣平游氏曰財成天地之道猶言燮理陰陽也輔
相天地之宜猶言寅亮天地也寅亮者事功之所
及如羲和之職是也此體天地交泰之事也至於
燮理則非體道之全而與天地相流通者不足以
與此此體天地交泰之道也財者節其過也猶言
範圍成者補其虧也猶言彌綸範之使有常則日
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
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淒風秋无苦雨
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彌之使不

虧其體則發壽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敎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地之氣交通成和泰之象也先王財成輔相體此道而已苟无是道雖有周公之法不行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復陰上而陽下陰往而陽來亦可以謂之交乎不可也復陽來而未中也臨四陰已用二陽當來亦可以謂之交乎未可也臨陽進而未壯也至於泰則上下中而陰陽分小者往而大者來是以謂之交也蓋天施復於子地化紐於丑人生自寅成於申故子爲天正丑爲地正寅爲人正自子至寅三陽生而三才之道備故泰者可以修人事以奉天時之時也故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后君也凡君道者當法之也今夫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運行天之道也然而不能无過與不及之差天人之交勝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財成之有道也凡物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

天地之宜也然而不能无有餘不足之異人事之不齊也若乃聖王在上則東作西成之有序輔相之有政也至於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莫不有君臣父子天下謂之達道莫不有仁有勇天下謂之達德良知良能皆出於人之性也其或有入於罟擭陷阱而莫之知避其或知中庸之道而莫知可能蓋左右之无術也若乃聖王在上則左之右之俾輔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左右之有方也然而三者之序亦何施而可乎蓋上治之道有出於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可得而言之其有見於成法者如洪範之五行應之以五事而休咎之證若合符節是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有不可勝言者也其下治之道則至於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化不可勝紀其有見於政事者若虞夏之九功洪範之八政山林有時數澤有禁則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至於九叙唯歌有不可勝陳者也在民則天命之謂性我則使生者有以養死者有以葬謂率性之謂道我則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謂修道之謂教我則建用皇極而納之於大中及其至也嚮之者惠以五福違之者威以六極是

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用此道也嗚呼是三者非泰之時則不能行泰之時非內健外順之君則不可致君以是而君臨相以是而偕輔故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有意於此乎易詳○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贊化育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有復姤然後有臨遯有臨遯然後有否泰復姤臨遯陰陽之偏得其正者其泰否乎正故交偏則不交也故曰天地交泰六十四卦之中陰陽得其正而交者獨泰一卦而已此泰之時所以爲難遇也泰之時萬物盛極而人不知有節故欲財成輔相焉蓋聖人體天地交泰之道財而制之以成人道又因天地生物之宜爲之播殖收斂東作西成以輔相之是以天地交泰之道左右吾民也易說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象曰拔茅征吉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居下是有剛明之才而在下者也時之否則君子退而窮處時既一作將泰則志在上進也君子之進必與其朋類相牽援如茅之根然拔其一則牽連而起矣茹根之相牽連者故以爲象彙類也賢者以其類進同志以行其道是以吉也君子之進必以其類不唯志在相先樂於與善實乃相賴以濟故君子小人未有能獨立不賴朋類之助者也自古君子得位天下之賢萃於朝廷同志協力以成天下之泰小人在位則不肖者並進然後其黨勝而天下否矣蓋各從其類也○時將泰則羣賢皆欲上進三陽之志欲進同也故取茅茹彙征之象志在外上進也易上傳

龜山楊氏曰茅之爲物至潔而其用重拔之則連茹而出君子以其彙征之象也否之時不能无君子泰之時亦不能无小人泰之初上下始交也小者未盡往則豈一君子之力獨能伸哉故以其彙征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小人各從其類不能相入也故言拔茅茹彙征則得志故吉志在外者君子以獨善爲內而以澤加於民爲外也昔堯用舜而野无遺賢者其拔茅茹之謂乎易說

九二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于中行象曰包荒得尚于中行以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陽剛得中上應於五五以柔順得中下應於二君臣同德是以剛中之才爲上所

專任故二雖居臣位主治泰者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故治泰之道主二而言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四者處泰之道也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无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无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无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用馮河泰寧之世人情習於久安安於守常情於因循憚於更變非有馮河之勇不能有爲於斯時也馮河謂其剛果足(一作可)以濟深越險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一作弘)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不遐遺泰寧之時人心狃於泰則苟安逸而已烏能復深思遠慮及於遐遠之事哉治夫泰者當周及庶事雖遐遠不可遺若事之微隱賢才之在僻(一作側)陋皆遐遠者也時泰則固遺之矣朋亡夫時之既泰則人習於安其情肆而失節將約而正之非絶去其朋與之私則不能也故云朋亡自古立法制事牽於人情卒不能行者多矣若夫禁奢侈則害於近戚限田產則妨於貴家如此之類既不能(一无既不能字)斷以大公而必行則是(一有不字)牽於朋比也治泰不能朋亡則爲之難矣治泰之道有此四者則能合於九二之德故曰得尚于中行言能配合中行之義也尚配也○象舉包荒一句而通解四者之義言如此則能配合中行之德而其道光明顯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行中立之行也若朋比則未足尚也舜文之大不是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包荒在宥之而不治也治則或傷之矣用馮河過中者不弃也弃之則立賢有方矣不遐遺不忘遠也朋亡不泄邇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是而已此大臣之任也周公人臣也而思兼三王之事以上下交而志同故也夫爲人臣若周公可也世儒謂周公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得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失其旨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昔武王克商召太公而問之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

烏憎其人者惡其儲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王曰
不可太公出召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召公曰有罪
者殺之无罪者活之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
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无變舊新唯
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王曰廣大乎平天下
矣方是時皆商之頑民也武王周公處之如是況
包荒馮河之徒歟泰之九二武王周公盡之矣謂
之泰皆宜无媿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道甚大有三才成能之事故象
言財成輔相非小人可居必大人君子用天德者

可以主之九二之臣是也九二得乾剛中之大德
故荒不治者包而治之馮河之勇者用之幽遠之
士不遺焉是有含容之度而无忿疾之心者非天
德之臣不能至也如是則大者自來而无幽遯之
志小者自往而无干進之心善惡各安其分而天
下之朋比亡矣蓋一於大公而无私心則天下有
朋者未必用而无朋者未必遺君子小人率包而
容之而其用者必有德遺者必无德也天下曉然
知有德必用而无德必遺雖有朋何益也是爲朋
亡之道也此九二所以得尚于中行之君尚猶配

也中行者六五爲中以行願之君也洪範以凡厥
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爲皇極大中之道則
象以九二爲光大不亦宜乎九二以君德而爲臣
觀爻象之辭盡坤含弘光大之義矣所謂大人之
事也而不言大人者以否之辭可互見也故乾之
九二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泰之九二包荒用
馮河不遐遺近之坤之六五黃裳元吉而泰之六
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近之非有得於乾坤用九
用六之道不足以成泰也九二所謂見羣龍无首
者也六五所謂永貞以大終者也 易說

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艱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
有福象曰无往不復天地際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泰之中在諸陽之上泰之盛也
物理如循環在下者必升居上者必降泰久而必
否故於泰之盛與陽之將進而爲之戒曰无常安
平而不險陂者謂无常泰也无常往而不返者謂
陰當復也平者陂往者復則爲否矣當知天理之
然方泰之時不敢安逸常艱危其思慮正固其施
爲如是則可以无咎處泰之道既能艱貞則可常
保其泰不勞憂恤得其所求也不失所期爲孚如

是則於其祿食有福蓋也祿食謂福祉善處泰者其福可長也蓋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无往不復言天地之交際也陽降于下必復于上陰升于上必復于下屈伸往來之常理也（一作理之常也）因天地交際之道明否泰不常之理以爲戒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因交與之際以著戒能艱貞則享福可必（易說）

龜山楊氏曰平終必陂往極必復此天地之義陰陽之理也九三居天地之際將陂復之時也而在上者不知爲君之難居下者不知爲臣之不易世方无虞上下荒怠不知相與以警戒則否將至矣其泰其可長乎九三在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上交之極也知艱貞乃可以无咎不能正固以守之務爲持祿保位之謀則小人之歸而禍將及矣雖有其位其能安享之乎故惟不恤其孚而後于食有福阿意以媚上恤其孚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之道如循環終則有始可不猍戒乎城復于隍則无及矣九三下體之上位已過中故以平陂往復而思戒也艱若周公之无逸也貞若成王之持守也能艱能貞則无咎矣君子能爲可信之道以无咎何恤人之必信否也艱貞无咎邦有道穀之時是以于食有福況太平之世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則于食有福明矣九三六四是爲天地相交之際天道終矣地道之始故曰天地際也過此以往則未之或知故君子思必陂必復之戒焉○九三艱貞臣道非君道（並易說）

六四翩翩不富以其鄰不戒以孚象曰翩翩不富皆失實也不戒以孚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處泰之過中以陰在上志在下復上二陰亦志在趨下翩翩疾飛之貌四翩翩就下與其鄰同也鄰其類也謂五與上夫人富而其類從者爲利也不富而從者（一无者字）其志同也三陰皆在下之物居上乃失其實其志皆欲下行故不富而相從不待戒告而誠意相合也夫陰陽之升降乃時運之否泰或交或散理之常也泰既過中則將變矣聖人於三尚云艱貞則有福蓋三爲將中知戒則可保四已過中矣理必變也故專言始

終反復之道五泰之主則復言處泰之義○翩翩下往之疾不待富而鄰從者以三陰在上皆失其實故也陰本在下之物今乃居上是失實也不待戒告而誠意相與者蓋其中心所願故也理當然者天也衆所同者時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陰陽皆未安其分故家不富志不孚易說

龜山楊氏曰三陰在下之物而上行皆失實也故不富然翩翩相從而下復者能不富以其鄰者也蓋陰陽之往復天地之義理之必至也四居天地之際來復之時也其相從而下非爲利也出於中心之願故不俟告戒而其誠已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翩翩飛之疾也疾飛而趨下從陽蓋見幾之君子也陽道常饒而爲實陰道常乏而爲虛乏而從饒虛而從實理之必然也故翩翩從陽以不富而失實也皆者三陰同志之辭隣者五也上也不戒以孚則不約而從也不約而從以三陰中心之願同故耳不富王坤言與謙同易說

六五帝乙歸妹以祉元吉象曰以祉元吉中以行願也

伊川先生曰史謂湯爲天乙厥後有帝祖乙亦賢王也後又有帝乙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稱帝乙者未知誰是以爻義觀之帝乙制王姬下嫁之禮法者也自古帝女雖皆下嫁至帝乙然後制爲一作其禮法使降其尊貴以順從其夫也六五以陰柔居君位下應於九二剛明之賢五能倚任其賢臣而順從之如帝乙之歸妹然降其尊而順從於陽則以之受祉且元吉也元吉大吉而盡善者也謂成治泰之功也○以祉元吉所以能獲祉福且元吉者由其以中道合而行其志願也有中德所以能任剛中之賢所聽從者皆其志願也非其所欲能從之乎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歸陰陽義反取交際爲大義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順而履中忘勢而下交有帝乙歸妹之象焉故能以祉元吉九三處一卦之中上下交際泰之盛時也盛極必反蓋天地之道理之必至也故戒之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言泰之不可恃也易而不知戒則否將復矣故唯艱貞乃吉九三有剛健之才能艱貞者也六四處下卦之上盛極而過中矣蓋陂復之時也陰柔不中无濟

時之才時運而往則羣陰下復以爲否理之必至也其孰能禦之六五居尊位爲泰之主時之盛衰係乎人君而已而天下隨之以爲時也故復言處泰之道而不以時之往復爲辭與三四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之時有乾德剛中之臣而上无飛龍之君不幾於不能用乎然泰之所謂天地交者以臣有乾德而居下君有坤德而居上是以謂之交也兼具乾坤之體而不得其全所以爲聖人參天地之卦故象言財成輔相之道也六五以謙尊自居用坤之六得黃裳之道下下以成其政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也有是君有是臣所以能福天下以元吉也元吉非一人之吉天下之吉也所謂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也以祉者以祉天下也六五之志在於用柔令之下下行用柔之願而已乙用柔也妹柔之至也非柔之至不足以盡黃裳之道故歸妹黃裳皆稱元吉蓋一道也易說

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伊川先生曰掘隍土積累以成城如治道積累以成泰及泰之終將反于否如城土頹圮復反于隍也上泰之終六以小人處之行將否矣勿用師君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上下之情通而心從也今泰之將終失泰之道上下之情不通矣民心離散不從其上豈可用也用之則亂衆旣不可用方自其親近而告命之雖使所告命者得其正亦可羞吝邑所居謂親近大率告命必自近始凡貞凶貞吝有二義有貞固守此則凶吝者有雖得正亦凶吝者此不云貞凶而云貞吝者一无者字將否而方告命爲可羞吝否不由於告命也○城復于隍矣雖其命之亂不可止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泰極則否非力所支故不可以師其勢愈亂正以命令諭衆然終吝道也故知者先幾覩貞无咎者戒未然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治隍而爲城陰上升之象城復于隍陰復其所之象也上六泰之終也平者陂往者復泰反爲否上下分崩離析之時也命亂而不一衆其可用乎故曰勿用師夫邑者所居之邑也衆不可用而告命不出夫君邑則雖正亦吝矣然泰之終也有剛健之才處之則顚而扶危而持猶可爲也故曰吝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无往不復上六城復于隍雖理之所必然亦始終之戒也六五坤柔也九二乾健也柔順之君剛健之臣而有應焉皆中而未正也故有歸妹之辭焉以斯道也當斯時也所以爲泰也有祉福之盛故五曰以祉元吉二曰得尙于中行也禮云君佩倚則臣佩垂君佩垂則臣佩委若泰之甚无以復加惟歸妹則可矣堯降二女亦由此道非知進退存亡之君其孰能與於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泰極必否故上六城復于隍方是時也紀綱法度頹毁將絶雖自治且不暇又安能行

師以治人之罪乎故直曰勿用師然號令雖宣亦且塞而不通不過於告自邑止於近者小者而已雖固守是道益可鄙也且泰之過極則有君弱臣強不唱而和之象故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所以戒臣之剛也上六城復于隍所以戒君之柔也城之所以爲城者以有立也城反於隍君道圮矣上下之命能无亂乎觀此則宜戒於城隍未復之時也不言凶者何哉泰有持守之道故也 易說

☷☰ 坤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否序卦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爲卦天上地下天地相交陰陽和暢則爲泰天處上地處下是天地隔絶不相交通所以爲否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君子得以爲君子小人不肯爲小人君子則事道詘身而行道者有之矣小人則事事至於詘道而信身亦敢爲也況乎天地不交否非惟敢詘道而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陷人者多矣詩云爲鬼爲

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故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然有貴戚之卿異姓之卿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跡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楚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 易說

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

伊川先生曰天地交而萬物生於中然後三才備
人爲最靈故爲萬物之首凡生天地之中者皆人
道也天地不交則不生萬物是无人道故曰匪人
謂非人道也消長闔闢相因而不息泰極則復否
終則傾无常而不變之理人道豈能无也既否則
泰矣○夫上下交通剛柔和會君子之道也否則
反是故不利君子貞君子正道否塞不行也大往
小來陽往而陰來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象故
爲否也 易傳
彖曰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貞大往小來則是天地不

交而萬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內陰而
外陽內柔而外剛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君子
道消也
伊川先生曰夫天地之氣不交則萬物无生成之
理上下之義不交則天下无邦國之道建邦國所
以爲治也上施政以治民民戴君而從命上下相
交所以治安也今上下不交是天下无邦國之道
也陰柔在內陽剛在外君子往居於外小人來處
於內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 易傳 ○嘉仲問否
之匪人曰泰之時天地交泰而萬物生凡生於天
地之間者皆人道也至否之時天地不交萬物之
不生无人道矣故曰比之匪人 唐棣所編
橫渠先生曰蓋言上下不交便天下无邦有邦而
與无邦同以不成國體也在天下它國皆无道只
一邦治亦不可言天下无道須是都不治然後是
天下无道也於否之時則天下无邦也古之人一
邦不治別之一邦直至天下皆无邦可之則止有
隱耳无道而隱則惟是有朋友之樂而已子欲居
九夷未敢必天下之无邦或夷狄有道於今海上
之國儘有仁厚之治者 易說

廣平游氏曰比之匪人言所比非其人也否之匪
人言致否之因也君臣上下在朝者非其人則將
引天下之叨慣姦回萃於朝此所以致否也羣小
在上而衆邪逞故不利君子貞當是時非有大人
之德則處否而未必亨非有大人之才 一有則字 不足
以休否伊尹五就桀而當時羣小不能害焉非體
道忘我孰足以與此以顏子之賢遊於人閒世仲
尼猶以心齋告之則爲君子類者處否之時正當
全身遠害而已○有國家 一无家字 之道君臣而已傳
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蓋惟君子在朝然後君臣

各得其道上下合志而天下之情通此國之所以立也如君不君臣不臣則天下无邦矣猶之父不父子不子則无家矣无邦者其道亡也（並易説）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貞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方上下不交之時而君子之貞足以通天下之志豈小人之利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古語曰天人合發萬變定機乃知天人之道率與時會故曰否之匪人也堯之命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二者天之革命也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亦天之革命也然則一則爲揖遜一則爲干戈是之謂天人之合也故否之匪人舉其大者言之耳是以天地不交在時則否塞而成冬在道不通而成否生生之道絶凡泰之所宜舉與此相反矣易之辭舉天地爲萬物言也舉上下爲人道言也至於天下无邦人道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閉也塞也天地閉塞而不通人道何從而立乎故否之時非人道也人道配天地而言聖人之道是也聖人之道絶故曰否是知城復于隍亦有未絶者存爲否之始而未否也不利君子貞者非不利於固守己道蓋不利於固祿位也故象言不可榮以祿而初六言君子貞吉亨也大往小來皆反泰之道也天下所以爲邦者以有君臣父子人倫之道上下不交則人倫之道絶謂之无邦可也此之謂匪人矣匪人猶曰无道也（易說）

象曰天地不交否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

伊川先生曰天地不相交通故爲否否塞之時君子道消當觀否塞之象而以儉損之德避免禍難不可榮居祿位也否者小人得志之時君子居顯榮之地禍患必及其身故宜晦處窮約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方小人不利君子貞之時惟約己自晦乃可以辟難也（易說）○當儉德辟難之時而榮以祿非枉道從之其可得乎是足恥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象禮曰歲凶年穀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大夫不食梁士飲酒不樂其殺禮也如此況儉德辟難之時乎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无道富且貴焉恥也況否之時榮以祿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故君子得以爲君子小人不肯爲小人君子則事道而

身而行道者有之小人事事屈道而信身无不爲也況否之時小人非惟屈道信身又將惡直醜正協比讒言以害君子者多矣詩云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是也孔子稱商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方其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固有不可去之者而儉德辟難發於早辯與踈且遠者言也孟子曰我无官守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故醴酒不設穆生去之曰國人將鉗我於都市何必見否之已然而後避之不亦晚乎雍曰禮言歲凶年穀

不登君膳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除祭事不縣凶年尚殺禮如此況否之時乎此君子所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也以无難言之邦无道穀爲耻況有難之時乎故直曰不可也太公伯夷之避紂是也夫君子小人之際患亦多乎君子雖未嘗有意於害小人而小人嘗忍於害君子何哉蓋方泰之時君子彙進以小人亂邦必不容於其間不過遠而勿用也小人得志則以君子爲害己者必欲窮其陷害務使私忿誅絕之而後已爲之君子者可不避哉漢之黨錮雖有以致之在聖人未爲无

罪然小人忍於誅戮一至是耶易説

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

伊川先生曰泰與否皆取茅爲象者以羣陽羣陰同在下有牽連之象也泰之時則以同征爲吉否之時則以同貞爲亨始以內小人外君子爲否之義復以初六否而在下爲君子之道易隨時取義變動无常否之時在下者君子也否之三陰上皆有應在否隔之時隔絕不相通故无應義初六能與其類貞固其節則處否之吉而其道之亨也當

否而能進者小人也君子則伸道免禍而已君子進退未嘗不與其類同也○爻以六自守於下明君子處下否一作之道象復推明以盡君子之心君子固守其節以處下者非樂於不進獨善也以其道方否不可進故安之耳心固未嘗不在天下也其志常在得君而進以康濟天下故曰志在君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處下居否以靜者也能以類正吉而必亨不事苟合志在得主者歟易説

龜山楊氏曰泰之三陽否之三陰皆有應於上故

皆有拔茅連茹之象居否之初雖上下不交而否
猶未極也世雖否矣君子蓋未嘗一日忘天下而
志不在君也上有悔禍頗治之誠心則亦如拔茅
連茹而出矣孔子當衰周之際佛肸以中牟叛召
之猶欲往焉夫豈爲利哉志在君故也然而卒不
往者要之不失正而已孟子千里而見王是其欲
也不遇故去豈其所欲哉然猶三宿而後出晝又
曰予豈舍王哉則其志可知矣此聖賢所以處否
之道而吉亨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先大夫有言居廟堂則憂其民
處江湖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否言志在君之
意也或引考槃之詩誤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大夫有言曰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蓋泰言志在外
否言志在君之意也雍曰君子當否之時有止无
進固守且吉而道不廢於自亨也亨知顏氏之樂
是也卦象以內爲小人而爻以初爲君子伊川所
謂隨時取義變動无常也志在君者君子儉德辟
難豈忘君者哉如伊尹樂堯舜之道其愛君至矣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荷祿之徒聖人无取
爲 易說

六二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象曰大人否亨不亂羣
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其質則陰柔其居則中正以陰
柔小人而言則方否於下志所包畜者在承順乎
上以求濟其否爲身之利小人之吉也大人當否
則以道自處。豈肯枉己屈道承順於上唯自守其
否而已身之否乃其道之亨也或曰上下不交何
所承乎曰正則否矣小人順上之心未嘗无也○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
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
道否也不云君子而云大人能如是則 一无則字 其道
大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二陰之間上順下容衆不可異故
其道否乃亨 易說

廣平游氏曰否之六二下乘初六上承六三二陰
皆小人之象二不包初則小人畜怨而陷我矣不
承三則小人依勢而藉我矣故曰包承小人吉此
言君子 一作善士 之居中守正者全身遠害當如是也
若夫至中至正之大人則不然體道虛己以遊人

閒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一无人字）竝立而使人化
蓋嘗入獸不亂羣矣況於人羣乎故能處否而亨
也若伊尹五就桀而羣凶不能以害之是也楊子
以不離於羣爲聖人蓋知不亂羣之說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不交而小人道長極矣故包承
之吉若子見南子是也其爲言也曰予所否者天
厭之則其見南子也是豈得已哉此大人處否而
亨之道也然非居中履正則堅白不足而磨涅之
其磷淄必矣又何吉之有若夫居否之時揚己矜
衆以自暴白昭昭如揭日月而行則其能不亂羣
矣乎夫如是鮮不及矣此東漢之君子所以俱陷
於黨錮也惟陳寔獨免其庶幾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然以陰居下當否之
時故有包有承有大人小人之象大人否亨非能
亨否也處否而亨者也於此而不亂羣非大人孰
能爲之（易說）
白雲先生曰大人與天地合德其於含容固有餘
矣然六二之包承則異於是蓋枉己屈道以承媚
於人小人固能之非大人之事也故大人否亨否
者身之否而道則亨矣孔子曰獲罪於天无所禱
也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大人之不
能包承也如此不亂羣者如鷹鸇鳥雀必不可同
羣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是也（易說）
六三包羞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
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
也其所包畜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陰
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
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否而進履非其位非知恥者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三在下體之上位浸顯矣而當否
之世不能去又以陰柔處之是可羞也世之寡廉
鮮恥苟賤之士處顯位以播惡於衆而自不（一作不自）
知其醜者多矣六三與中正剛明者爲隣則見聞
所漸亦知其可羞矣惟以資質陰柔不能行其所
知至於忍恥而冒處故謂之包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非中正位不當也故包其羞
若子路慍見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下體之上過中思變之時也泰
之九三能艱貞以守之故无咎否之六三不能變

以有爲而輔休否之君尸祿素餐所謂包羞者也孔子曰邦无道穀恥也其六三之謂歟書言沉潛剛克六三包羞无剛也无剛而處三五同功之位故曰位不當也 讀易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象曰有命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陽剛健體居近君之位是有濟否之才而得高位者也足以輔上濟否然當君道方否之時處逼近之地所惡在居功取忌而已若能使動必出於君命威柄一歸於上則无咎而其志行矣能使事皆出於君命則可以濟時之否其疇類皆附離其福祉離麗也君子道行則與其類同進以濟天下之否疇離祉也小人之進亦以其類同也○有君命則得无咎乃可以濟否其志得行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否之世以陽處陰有應於下故雖有所命无咎也 讀易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乾健之才上承九五剛健中正之君有可致之資居得致之位庶乎其可爲也然否之爲否以上下不交故也非上承下比一德以相與而能反否而有爲无是道也四雖有可致之資而處上下不交之時未必相與也故曰有命无咎疇離祉命謂君命也有命而後可以濟時之否而疇類皆離祉也東漢之衰嬖倖持權內小人而外君子至是而否極矣竇武何進倚元舅之親招集天下名儒碩德共起而圖之宜若可爲也然而命不出於其君而下不應故與其疇類俱至於陷禍職此之由也後之處否者可不監之哉 讀易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剛健之才居近君之位可以輔其君以休否者也然臣道无成有終而已必君命之斯无過舉矣故有是臣有是命又非特无過而已其疇類亦將附麗而獲福也湯之命見於湯誓也又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則有命无咎之人伊尹是也武王之命見於泰誓也又曰予小子既獲仁人以遏亂略則有命无咎之人太公之徒也湯誓曰予其大賚汝周書曰大賚于四海豈非疇離祉之謂歟嗚呼商周之民非伊呂則无休否之祉伊呂非湯武之命將老死於莘渭間尚何志行之有哉 讀易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象曰大人之吉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之德居尊(一作君)位故能休息天下之否大人之吉也大人當位能以其道休息天下之否以循致於泰猶未離於否也故有其亡之戒否既休息漸將反(一作及)泰不可便爲安肆當深慮遠戒常虞否之復來曰其亡矣其亡矣其繫于苞桑謂爲安固之道如維繫于苞桑也桑之爲物其根深固苞謂叢生者其固尤甚聖人之戒深矣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禍敗也繫辭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有大人之德而得至尊之正位故能休(一有息字)天下之否是以吉也无其位則雖有其道將何爲乎故聖人之位謂之大寶(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亡爲懼故能休其否○包桑從下叢生之桑叢生則其根牢書云厥草惟包如竹叢蘆葦之類河朔之桑多從根斬條取葉其生叢然(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剛健中正有休否之才而履尊位大人之吉也否方休矣而安其位而忘其危保其存而忘其亡有其治而忘其亂則三者隨至矣故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言不忘亡則存乃可保也苞桑叢生也繫于苞桑言存之固也唐之穆宗承章武恢復之餘而蕭俛遽獻太平銷兵之策而河朔復亂失此之謂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莊子曰休休焉則平易矣故休休有優游平易之意方否之將窮大者既往而九五猶得尊位大中以臨其下可以休否者也然否猶未傾三陰彙進敢安而忘危治而忘亂雖優游平易之可存而恐懼怵惕之心未忘也夫然後知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尊位爲休否之主湯武是也商書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此湯之休否也周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此武王之休否也湯武休否大人吉也其亡其亡存不忘亡也繫于苞桑則爲悠久无疆之道也聖人之意蓋亦深矣湯之書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仲虺又爲之誥曰愼厥終惟其始此湯其亡苞桑之義也武王之書曰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召公又訓于王曰爲山九

仞功虧一簣此武王其亡苞桑之義也位正當者有其德而有其位也易於否稱大人而泰不言者則知泰之九二否之九五皆得乾二五大人之道可互見也 易說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象曰否終則傾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否之終也物理極而必反故泰極則否否極則泰上九否既極矣故否道傾覆而變也先極否也後傾喜也否傾則泰矣後喜也○否終則必傾豈有長否之理極而必反理之常也然反危爲安易亂爲治必有剛陽之才而後能也故否之上九則能傾否屯之上六則不能變屯也 易傳 並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否之極先否也否終而傾後喜也否泰之往復理之必至又何可長也然居否之終苟无剛健之才而欲傾否亦難矣上九有剛健之才者也與屯之上六不能亨屯異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志行於四否休於五上九之傾宜矣滿而傾覆自然之理也且處泰而泰則終否處否而否則終泰先否者乃所以爲後喜之道故曰何可長也 易說

䷌ 乾上 離下

伊川先生曰同人序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夫天地不交則爲否上下相同則爲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人同力 一作欲 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爲卦乾上離下以二象言之天在上者也火之性炎上與天同也故爲同人以二體言之五居正位爲乾之主二爲離之主二爻以中正相應上下相同同人之義也又卦惟一陰衆陽所欲同亦同人之義也它卦固有一陰者在同人之時而二五相應天火相同故其義大 易傳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貞

伊川先生曰野謂曠野取遠與外之義夫同人者以天下大同之道則聖賢大公之心也常人之同者以其私意所合乃暱比之情耳故必于野謂不以暱近情之所私而于郊野曠遠之地既不係所私乃至公大同之道无遠不同也其亨可知能 一作既 與天下大同是天下皆同之也天下皆同何險阻之不可濟何艱危之不可亨故利涉大川利君子貞上言于野止謂不在暱比此復言宜以君子

正道君子之貞謂天下至公大同之道故雖居千里之遠生千歲之後若合符節推而行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莫不同合一作小人則惟用其私意所比者雖非亦同所惡者雖是亦異故其所同者則爲阿黨蓋其心不正也故同人之道利在君子之貞正 易傳

白雲郭氏曰同人名卦不曰同者同大同也大同則三才无不同矣聖人明人道得失必有所指故名曰同人不曰同也然聖人雖行人道而其道未甞不同天者蓋由同人則同天矣人道以同人爲大故也故爲君臣父子爲兄弟夫婦朋友至於臨民爲政處已接物凡有見於外者无非欲盡同人之道子思之所謂盡性孟子之所謂盡心其說一本於此然天无事於人也聖人亦同其无事於人則不期同天而天自同矣大舜善與人同孔子稱其无爲而治則同天矣孔子曰予欲无言是亦同其无事之義也野者遠於有事又其廣大无際同人之道至于野則廣大无不同矣六爻之才皆不及此利涉大川天道之大且健也利君子貞廣大非小人之事言惟君子可得同人之道也夫不能

同人而務人同己者小人也能同人則君子矣君子言其德之盛大蓋不以才言以是知同人之道在德不在才也中庸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此同人之道也 易說

彖曰同人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同人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君子正也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

伊川先生曰言成卦之義柔得位謂二以陰居陰得其正位也五中正而二以中正應之得中而應乎乾也五剛健中正而二以柔順中正應之各得其正其德同也故爲同人五乾之主故云應乎乾象取天火之象而彖專以二言○同人曰此三字羨文○至誠无私可以蹈險難者乾之行也无私天德也○又以二體言其義有文明之德而剛健以中正之道相應乃君子之正道也○天下之志萬殊理則一也君子明理故能通天下之志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然後能中正合乎乾行也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與人同未足爲正也○天下之心天下之志自是一物天何常有如此間別正蒙動物說

龜山楊氏曰天道上行火炎上皆親乎上者也故爲同人之象卦惟一陰則一陰爲之主柔得位而不中得中而不應皆非所以爲同也得位得中而應乎乾六二以之卦之所以爲同人也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貞夫人之常情暱近遺遠則其同不廣矣故同人于野亨野郊之外遠於邑者也于野則无暱比之私焉是以亨也蓋公則一私則萬殊合天下之公而誠焉天德也術斯以往何險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乾行也文明以健揔一卦之才言也中正而應以二五言也文明而不健則物或蔽之中正而不應則物或間之雖有同焉寡矣唯君子爲能先得人之所同然者故能通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則視天下无一物非我也尚誰異哉列子曰和者大同於物夫五味相得而後和則和初非同也合異以爲同者也如是然後爲大同若夫物各以類而同之則所同者小矣且天下之志固非一也而君子能通天下之志而同之亦若是而已所謂君子貞者如此苟在物一

曲則非正也同之之道孰利於此乎自同人于野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正夫一者也一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五陽而一陰則一陰爲之主陰雖至賤而爲一卦之主者處其至少之地也是以同人六二獨爲五陽之所宗用此道也六二柔順中正麗乎大明上應九五九五乾道也凡以人同人未有能同之者以人同天蓋不期于同而自同矣孟子曰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是也然則天道遠安得而同之同其所无事也孔子曰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凡以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故也充中正應乾之道則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成卦以六二爲主故言柔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以成卦言也同人于野非六二之事獨卦辭言同人之道故稱同人曰以別之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彖言以乾道而行是爲天道也文明以健中正而應彖言二五之才君子之道也同人之所以同乾之行者无事而已至大且健而已君子之所以貞者明健而已中正而已唯

君子能通天下之志此言君子之事業也子思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賛天地化育與天地叅矣夫盡人物之性則盡同人之道也盡同人之道則同天而配天矣故賛化育叅天地夫如是天下之志其有不通者乎通天下之志則人物之性盡矣易說

彖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

伊川先生曰不云火在天下天下有火而云天與火者天在上火性炎上火與天同故爲同人之義君子觀同人之象而以類族辨物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異也若君子小人之黨善惡是非之理物情之離合事理之異同凡同異者君子能辨明之故處物不失其方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惟和者能大同於物小人則同而不和大同者合異以爲同也居同人之時不知類族辨物則小人之同而已非大同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彖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陳相道許行之言使市賈不二國中无僞孟子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故類族辨物乃所以盡同之之道易說

初九同人于門无咎象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同人之初而无係應是无所偏私同人之公者也故爲出門同人出門謂在外在外則无疏昵之偏其同博而公如此則无過咎也

○出門同人于外是其所同者廣无所偏私人之同也有厚薄親疏之異過咎所由生也既无所偏黨誰其咎之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同人之初不係於私應出門同人者也雖未能同人于野方之同于宗則裕矣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始未足以及遠故言于門知出而同人毋我者也則无咎矣出于門則一東一西一南一北或達于大道究四方萬里之遠或困于窮途止于五十步百步之間是皆未可知也吉凶悔吝隨動以生豈能究言之哉此特能知出門之同則无咎於其初也易說

六二同人于宗吝象曰同人于宗吝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爲正應故曰同人于宗宗謂宗黨也同於所係應是有所偏與在同人之道爲私狹矣故可吝二若陽爻則爲剛中之德乃以中道相同不爲私也○諸卦以中正相應爲善而在同人則爲可吝故五不取君義蓋私比非人君之道相同以私爲可吝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二係於正應同人于宗者也宗其親黨也與同人于野異矣然二五以中正而應雖係于宗未至於凶也故吝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論之六二文明之性固知同人之義自爻觀之其才至柔不足與立安能大同於物是雖知之力有所不能也故彖之所論者卦之德也六二之所言者爻之才也然知同于五不失上下之分又以中正同中正亦何異於宗黨同於所尊者哉然以同人之道論之則小而吝矣(易說)

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象曰伏戎于莽敵剛也三歲不興安行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居剛而不得中是剛暴之人也在同人之時志在於同卦惟(一有二字)一陰諸陽之志皆欲同之三又與之比然二以中正之道與五相應三以剛強居二五之間欲奪而同之然理不直義不勝故不敢顯發伏藏兵戎于林莽之中懷惡而內負不直故又畏懼時升高陵以顧望如此至於三歲之久終不敢興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不曰凶者旣不敢發故未至凶也○所敵者五旣剛且正其可奪乎故畏憚伏藏也至於三歲不興矣終安能行乎(易傳)

廣平游氏曰伏戎于莽欲以刦五之下接也升其高陵欲以扞二之上比也二五以同德合而九三居剛不中不務德而欲以力爭宜其三歲不興也三在下體之上有高陵之象故曰升其高陵其者指三之本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陰衆陽宗之以爲同也九三重剛而不中故伏戎于莽升其高陵據陰以陵上也居同人之上陵下據害乎同者也義不直矣方乾道上行而九五以剛健中正居其上非三之所能陵也故伏戎而已不能與戎以爲敵也故曰三歲不興安行也安行不遠之辭(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得同人之道者于野是也郊庶幾

爲失其道者大師相遇是也伏戎其矣九三之爻居下卦之極性剛而炎上其暴可知也然同人有道乃不能強雖使伏戎升高經時累年肆其強暴雖二之柔終不可得而同也況九五之剛敵乎故至於三歲之久而不能興也宜矣安行者行將安之也伏戎不敢顯發也升高畏而顧望之意伊川曰此爻深見小人之情狀然小人欲以此道同人難矣易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而不中正其志欲同二亦與五爲仇者也墉垣所以限隔也四切近於五如隔墉耳乘其墉欲攻之知義不直而不克也苟能自知義之不直而不攻則爲吉也若肆其邪欲不能反思義理妄行攻奪則其凶大矣三以剛居剛故終其強而不能反四以剛居柔故有困而能反之義能反則吉矣畏義而能改其吉宜矣○所以乘其墉而弗克攻之者以其義之弗克也以邪攻正義不勝也其所以得吉者由其義不勝困窮而反於法則也二者衆陽所同欲也獨三四有爭奪之義者二爻居二五之間也初終遠故取義別易述

傳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爲一卦之主衆之所欲同也九三切比之而九四居其上乘其墉者也九四剛健而不中正雖乘其墉義弗克矣然以剛居柔非恃強以攻之也知自反而不縮則困而反則矣所以吉而不至於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時以一陰欲同衆陽而衆陽亦欲同於二也三四居二五之間故有爭奪之象亦以見君子志於大同而小人私於同己者也說者謂九四乘其墉而欲攻五或謂欲攻二不克而困反於則乃吉夫三可攻者也弗克攻反非吉也謂攻五者其理尤悖且乘墉之逼過於伏戎于莽之遠也弗克之攻過於升高陵之不興也是則強暴悖逆過九三遠矣況君臣大分一有犯焉困而反則何吉之有而曰弗克攻吉者何哉蓋九四近君之地聖人言其地近易攻如在其墉間勢可攻也非若于莽之遠不能攻也弗克攻者言其勢可攻而不攻也勢可攻而不攻知君臣之大分也知君臣之大分是以吉也然九四无應居三五二剛

之間爲多懼之地困窮甚矣窮斯濫小人之常情
也九四雖困而反能守則君子固窮者也異於小
人之情矣豈所謂利君子貞者乎不然一乘其墉
終身无可吉之道故知乘墉如升堂入室皆親近
之意非必眞乘其墉而攻之四爻言此深罪三之
伏戎也然伊周示大信於天下萬世必无乘墉弗
攻之議觀漢帝驂乘之憚蜀主臨終之言則霍光
與亮不幾於乘墉弗攻之人歟 易說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人之
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同於二而爲三四二陽所隔五
自以義直理勝故不勝憤抑至於號咷然邪不勝
正雖爲所隔終必得合故後笑也大師克相遇五
與二正應而二陽非理隔奪必用大師克勝之乃
得相遇也云大師云克者見二陽之強也九五君
位而爻不取人君同人之義者蓋五專以私暱應
於二而失其中正之德人君當與天下大同而獨
私一人非君道也又先隔則號咷後遇則笑 一有正字
是私暱之情非大同之體也二之在下尚以同於
宗爲吝況人君乎五既於君道无取故更不言君

道而明二人同心不可間隔之義繫辭云君子之
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中誠
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
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
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
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先所
以號咷者以中誠理直故不勝其忿切而然也雖
其敵剛強至用大師然義直理勝終能克之故言
能相克也相克謂能勝見二陽之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二與五應而爲它間己直人曲望之

必深故號咷也師直而壯義同必克故遇而後笑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五之正應也二陽乘之而不得
同故先號咷大師克之而相遇故後笑夫五以乾
健中正而得尊位故稱大師義直理勝故能克雖
處尊位而暱係於私應不能通天下之志而大同
之非君人之道也故以二人同心出處語默之義
言之雖克相遇止於後笑而已亦不言吉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文明以健中正而應所謂二人
同心者也故以心同者未嘗不合以迹同者未嘗

不睽古之為道者亦然故顏子以德禹以功孟子謂禹稷顏回同道是也況乎矜勢利尚詐力能得志於斯時乎孟子曰以力假人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是九三九四之所尚不能克二五之中正也明矣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也春秋之時征伐會盟徧于天下或兵車以摟其衆盟誓以要其心然而口血未乾遂廻而去者皆是也獨齊侯衛侯胥命于蒲由是而終身不相侵伐彼約言而退較之載書歃血之心固不可論其重輕然於同心之言其臭如蘭亦庶幾矣雜卦曰同人親也九五有應于六二是以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上九无應于九三是以先笑而後號咷非特時之異也於爻亦有取之耳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君能盡于野之道則亨矣而其私在於六二安足以盡同人之道哉故九三伏戎升高亦有以致之也然方其為三所間則憤抑而號咷及其克而同也則懽然而笑以此見其私於一人非大有為之道所可取者特斷金之利同心之言而已終以大師克之其於同人之道亦未優乎故象言二五之同其先本以中直之道而反至於大師相遇以失于野之亨也九五之君私其應如此者无它焉蓋乾剛在上而離明在下剛有餘而明不足故也與大有之君異矣易說

上九同人于郊无悔象曰同人于郊志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郊在外而遠之地求同者必相親相與上九居外而无應終无與同者也始有同則至終或有睽悔處遠而无與故雖无同亦无悔雖欲同之志不遂而其終无所悔也○居遠莫同故終无所悔然而在同人之道求同之志不得遂雖无悔非善處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同人于野亨上九同人于郊止於无悔而已何也蓋以一卦之義言之則于野无暱比之私焉故亨上九居卦之外而无應不同乎人人亦无同之者則靜而不通乎物也故无悔而已以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郊之與野其庶幾乎然上九非有為之位其自為則善矣所以同天下之道則未弘也故无悔者言自為也志未得也不能同天下之大也夫同人之道甚大六爻皆非其才自卦觀之以人同天以陰同陽以有為同无事則同人之義可

得矣謂之于野者如此 易說

䷍ 離上乾下

伊川先生曰大有序卦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爲卦火在天上火之處高其明及遠萬物之衆无不照見爲大有之象又一柔居尊衆陽並應居尊執柔物之所歸也上下應之爲大有之義大有盛大豐有也 易傳

大有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元亨也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便爲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凡卦德有卦名自有其義者如比吉謙亨是也有因其卦義而有訓戒者如師貞丈人吉同人于野亨是也有以其卦才而言者大有元亨是也由剛健文明應天時行故能元亨也又曰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爲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爲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與善二義故也又曰元之在乾爲元始爲首

出庶物之義它卦則為善為大而已又曰元之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於成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无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也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雍曰乾坤四德諸卦有具之者皆自乾坤中得其一時一事非全有之也雖使彖釋元異辭亦不得與乾坤同如屯為屯之時元亨利貞臨為臨之時元亨利貞屯之元亨利貞已不得施於臨臨之元亨利貞亦不得施於屯又安得如乾坤四德天地長久其用无窮哉故知四德支分派別散為諸卦合之則為乾坤矣譬之水焉瀾溪沼沚江淮河漢以至於海皆水也其功皆能潤其德皆能生其力皆能載而大小相遠則有間矣乾卦言不言所利大矣哉者正所以別坤也諸卦不必辯也（說易）

彖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言卦之所以為大有也五以陰居君位柔得尊位也處中得大中之道也為諸陽所宗上下應之也夫居尊執柔固衆之所歸也而又有虛中文明大中（一无大中字）之德故上下同志應之所以為大有也○卦之德內剛健而外文明六五之君應於乾之九二五之（有疏字）性柔順而明能順應乎二二乾之主也是應乎乾也順應乾行順乎天時也故曰應乎天而時行其德如此是以元亨也王弼云不大通何由得大有乎大有則必元亨矣此不識卦義離乾成大有之義非大有之義便有元亨由其才故得元亨大有而不善者與不能亨者有矣諸卦具元亨利貞則彖皆釋為大亨恐疑與乾坤同也不兼利貞則釋為元亨盡元義也元有大善之義有元亨者四卦大有蠱升鼎也唯升之彖誤隨它卦作大亨曰諸卦之元與乾不同何也曰元之在乾為元始之義為首出庶物之義它卦則不能有此義為善為大而已曰元之為大可矣為善何也曰元者物之先也物之先豈有不善者乎事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興而後有衰衰固後於興也得而後有失非得則何以有（一作為）失也至於善惡治亂是非天下之事莫不皆然必善為先故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得盛位非所固有故曰大有剛健故應乎天文明故時行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唯一陰衆陽宗之故上下應而爲大有也大有者盛大之時也柔得尊位大中以虛受之能有其大也是以元亨此以六五一爻成卦之義言之也處大有之時而非外有文明之德以濟之内有剛健之德以蓄之則物不能累矣剛健文明天德也故能應乎天而時行時行言有大而各當其可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有柔得尊位大中謙以居之不自滿假者也以一柔而應五剛所謂不寶遠物所寶惟賢者也經曰富有之謂大業故天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不如是不足以爲大業先天之下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不如是不足以爲尚賢也故六五之有不有其有者也六五之尚賢不簡於用賢者也太王居豳狄至則去之不有其有也舜明四目達四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不簡於用賢也則大有之爲大應天而時行蓋可知矣是以秦非不强且大也卒於二世而滅鄒魯非无賢也而卒不能舉高足以稱大有之元亨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同人之六二不能大同者也非其位也非其才也大有之六五能有大者也有大者包衆陽而有之其道孰大於此故大有者非獨有賢也无所不有也孔子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則履信思順而又尚賢不獨以尚賢爲主也是以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皆堯之有也虞舜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皆舜之有也然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則堯之有則天而爲大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則舜之有以人同天之大也故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者若舜之事是也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者若堯之事是也其爲元亨則一而已易說

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

伊川先生曰火高在天上照見萬物之衆多故爲大有大有繁庶之義君子觀大有之象以遏絶衆惡揚明善類以奉順天休美之命萬物衆多則有善惡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當代天工治養庶類治衆之道在遏惡揚善而已惡懲善勸所以順天命而安羣生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能大有非天道也乃天命也故曰

順天休命遏惡揚善勉[redacted]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在天上因天之明則物无遁形矣君子觀火天之象以遏惡揚善夫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所謂休命者正命也善惡不當其實則非順休命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休命无時而或非所謂尚不肖者時爲而已時者天之所不能違也遏惡云者尚賢之世不使小人得雜乎其間是以舜命九官十二牧亦曰遏絶苗民四罪而天下咸服斯大有之道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之爲德也大矣聖賢之所甚重而後世未之思也堯之巽位大事也曰明明揚側陋而已皐陶賡歌君德曰元首明哉而已伊尹論終始愼厥與曰惟明明后而已商臣之諫高宗曰明哲實作則而已泰誓言元后曰亶聰明而已是以古人稱君德率曰明王明后則明爲君德之大也故堯典稱堯曰欽明舜典稱舜曰文明五子稱禹曰明明我祖仲虺言於成湯曰惟天生聰明時乂詩人以大明稱文王非獨知明爲君之大德亦以見不明爲君之大惡伊尹放太甲于桐非有桀紂之多罪也以不明而已由不明以充其惡是亦桀紂耳故伊尹懼而放之太甲亦曰予小子不明于德是知君之大惡莫大於不明也大有之象以有大君之明德故名其卦曰大有也且離之爲象在天爲日之明在地爲火之明在人爲德之明今也火在天上又爲人君明德之象安得不大有於天下也故象言火在天上以見至明居至尊至高之位而臨照四方雖衆陽之剛非資其明則莫行而已故天下之動晝行夜伏者无它爲其動以明爲主故爾是知大有之卦以五陽而歸于一陰者非歸其柔也歸其明也人主明德天下歸之意也乃若同人之象火在天下雖大爲至明潛而在下不復有君德尊明之象是以同人則可語以大有則未也遏惡揚善明於人道也順天休命明於天道也堯授舜而舜受之明休命也舜舉十六相而去四凶明善惡也易說

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象曰大有初九无交害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大有之初未至於盛處卑无應與未有驕盈之失故无交害未涉於害也大凡富

有鮮不有害以子貢之賢未能盡免況其下者乎匪咎艱則无咎言富有本匪有咎也人因富有自爲咎耳若能享富有而知難處則自无咎也處富有而不能思艱兢畏則驕侈之心生矣所以有咎也○在大有之初克念艱難則驕溢之心无由生矣所以不交涉於害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應於五三能自通四匪其旁唯初无交故有害然非其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健之才而上无應困於一卦之下无交故也是以有害然匪其咎也以无交爲害枉己以求之則有咎矣故艱則无咎夫君子厄於陳蔡之閒无上下之交也其厄也非无害矣然道大不容何病則雖厄而聖人不以爲害也當盛大之時貧且賤焉耻也則无交宜有害矣故曰大有初九无交害唯大有之初爲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經云拔茅茹君子小人未有不以其類出也況大有羣賢畢升己最下而无交所以爲害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當彙進之時而己獨在下以无交爲害疑於有咎矣疑於有咎而非咎者以无交之害非己自致故匪咎也大有尚賢之君將使野无遺賢何患於不進哉難進易退士之常也不失是道則无咎矣故曰艱則无咎叔孫之毁仲尼臧倉之沮孟子无交之害如此而孔孟未嘗枉道以干之所謂艱則无咎也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爲害而初九最爲卑遠者故獨有无交之害也 易說

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象曰大車以載積中不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剛居二爲六五之君所倚任剛健則才勝居柔則謙順得中則无過其才如此所以能勝大有之任如大車之材強壯能載重物也可以任重行遠故有攸往而无咎也大有豐盛之時有而未極故以二之才可往而无咎至於盛極則不可以往矣○壯大之車重積載於其中不損敗猶九二材力之強能勝大有之任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以居其上九二以剛健之才應乎下上下相與大車以載之象也剛中而不過故積而不撒其才足以任重而致遠故有攸往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天保之詩言君能下下以成其

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大有柔得位而上下應之九二其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伊尹也大車以載非伊尹不足以當之以此而往就湯可也就桀可也相湯伐桀可也放太甲于桐可也歸太甲于亳可也又何咎之有蓋聖人道積於中无所往而不利故如大車之不可敗也九二有剛健之才柔謙之德居中而无過其積於中者如此易說

九三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象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害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下而居人上諸侯人君之象也公侯上承天子天子居天下之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在下者何敢專其有凡土地之富人民之衆皆王者之有也此理之正也故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乎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公當用一无用字亨于天子若小人處之則爲害也自古諸侯能守臣節忠順奉上者則蕃養其衆以爲王之屏翰豐殖其財以待上之徵賦若小人處之則不知爲臣奉上之道以其有爲己之私民衆財豐則反擅其富强益爲不順是小人大有則爲害又大有爲小人之害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柔中文明之主不能察非剛健不私之臣不能通故曰小人弗克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人臣之尊位公侯之任也公者背私之名當盛大之時以其所有奉職貢而无私爲亨于天子之道也小人處之擅其有以爲己私分朋陵僭之患生矣故小人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居下卦之上爲臣之尊位方之九二之權或不足是爲諸侯之尊大者矣先儒多以亨爲享獨王輔嗣曰通也且天子饗諸侯皆於祖廟上公備九獻之禮其爲禮也莫加焉小人安能勝此享哉小人享之則其榮也適所以爲害歟易說

九四匪其彭无咎象曰匪其彭无咎明辯晳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大有之時已過中矣是大有之盛者也過盛則凶咎所由生也故處之之道匪其彭則得无咎謂能謙損不處其太盛則得无咎

也四近君之高位苟處大盛則致凶咎彭盛多之
皃詩載驅云汶水湯湯行人彭彭行人盛多之狀
雅大明云駟騵彭彭言武王戎馬之盛也○能不
處其盛而得无咎者蓋有明辯之智也晳明智也
賢智之人明辯物理當其方盛則知咎之將至故
能損抑不敢至於滿極也并易傳
廣平游氏曰舒王以匪其彭爲匪其旁不知所據
何說且近君之位有下比之嫌恐非獨大有之時
爲然伊川以彭爲衆多似於大有爲親一說彭有
張大之意當大有之勢居近君之位輒據而矜之
志於張大則群賢解體天地鬼神亦且弗祐矣此
昧者所以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剛過乎中居大有之盛能匪其
彭則无咎矣彭盛多也處多懼之地而有其盛多
則害矣與小人弗克无以異也非明辯之晳何以
與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賢者居近君之位特立獨行自進於
君而无外交者九四是也故雖九三之剛德亦不
與之親附而進焉此所謂匪其彭也如是則其明
足以辯晳何咎之有九四離之初故知其有明德

子夏傳彭作旁伊川云如詩行人彭彭駟騵彭彭
皆盛多之貌易說
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象曰厥孚交如信以發志也
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當大有之時居君位虛中爲孚
信之象人君執柔守中而以孚信接於下則下亦
盡其信誠以事於上上下孚信相交也以柔居尊
位當大有之時人心安易若專尚柔順則陵慢生
矣故必威如則吉威如有威嚴之謂也既以柔和
孚信接於下衆志說從又有威嚴使之有畏善處
有者也吉可知矣○下之志從乎上者也上以孚
信接於下則下亦以誠信事其上故厥孚交如由
上有孚信以發其下孚信之志下之從上猶響之
應聲也一有威如之吉易而无備也九字威如之所以吉者謂若
无威嚴則下易慢而无戒備也謂无恭畏備上之
道備謂備上之求責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威重有德望則人自畏服易曰厥
孚交如威如吉君子以至誠交人然後有威重威
如之吉易而无備也君子至平易有何閑防擬備
惟以抑抑威儀爲德之隅儼然人望而畏之既易

而无備則威如乃吉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辯晳明之著也大有之成體文明而剛健之主故能以至誠與下而下亦以至誠應之上下合德而无間故曰厥孚交如爲大有之主高拱尊位其明不可欺其健不可陵則人之畏之將如神明矣故曰威如吉彼且推赤心置人腹中其胷中坦然无疑忌誰肯用數以御下哉此太平之君子所以易而无備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有孚也一陰在上以虛受之爲衆陽所宗故上下應而厥孚交如也柔順而處剛則柔亦不茹威如之吉以德而不以力也所謂德威惟畏也易而无備者以此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得信矣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不亦威而不猛乎此衆人之所謂信衆人之所謂威況居大有之時履崇高之勢位者乎故先王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而莫不承德以來王有道以先之也書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其是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盡君臣相與之誠故曰厥孚交如也凡爲臣者皆以誠交非一臣也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大有之君以柔居尊而有衆賢雖盡相與之誠苟无克愛之威亦且未爲吉也交如親之也通誠信之道也威如尊之也嚴君臣之分也誠信之道已通君臣之分已嚴故能銷患於无形矣非明君盡惟幾惟康之道者不足以與此君臣上下信以發志孰爲猜嫌之患是以易而无備也且初九之難進九二之積中九三之克享九四之匪彭各以其道而來親而尊之可謂有賢之極矣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終至於无爲而治君臣賡歌都俞而已其六五易而无備之吉乎 易說
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象曰大有上吉自天祐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在卦之終居无位之地是大有之極而不居其有者也處離之上明之極也唯至明所以不居其有不至於過極也有極而不處則无盈滿之災能順乎理者也五之孚信而履其上爲蹈履誠信之義五有文明之德上能降志以應之爲尚賢崇善之義其處如此合道之至也自當享其福慶自天祐之行順乎天而獲天祐故所往

皆吉无所不利也○大有之上有極當變由其所爲順天合道故天祐助之所以吉也君子滿而不溢乃天祐也繫辭復申之云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謂謙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唯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而下柔居上而志應於中故曰履信思順又以尚賢蓋五陽一陰又无物以間焉耳剛柔相求情也信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有至信之德而上履之故有履信之義五爲大君而上九與衆陽同體而應之故有思乎順之義上九爲明之極而自處无位之地推衆賢而進之故有尚賢之義能如是則无天災物累无人非鬼責天人交助之宜其吉无不利也自天云者理之必至非有求而得也伊尹將告歸旁求俊乂啓迪後人自不居其成功蓋用此道也

又以尚賢者體信順以處己而又以尚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有孚也上九居其上而應焉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信順天人所助也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六五厥孚交如而上九履之履信者也不當有爲之地而身退以安之思順者也賢人衆多不固位以妨之尚賢者也如是則不獨无人非自天且祐之矣使不居大有之世无崇高之位一能擇信而履之擇時而順之見賢而尚之雖曰人不知而不慍天其厭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六五之君實盡此而言於上九者非上九之才能得此也蓋言大有之吉以此終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則知此吉大有之吉非止上九之吉也與小雅樂得賢之詩每章必終以壽考同意然大有之時不以无交爲害獨初九卑遠有是患焉故象曰大有初九言大有之初九獨有是患也上九之吉大有之吉也故象曰大有上吉如言大有之極則終有是吉也聖人變文立義如此易說

䷎ 艮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謙序卦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爲卦坤上艮下地中有山也地體卑下山高大之物而居地之下謙之象也以崇高之德而處卑之下謙之義也易傳

謙亨君子有終

伊川先生曰謙有亨之道也有其德而不居謂之謙人以謙巽自處何往而不亨乎君子有終君子志存乎謙巽達理故樂天而不競內充故退讓而不矜安履乎謙終身不易自卑而人益尊之自晦而德益光顯此所謂君子有終也在小人則有欲必競有德必伐雖使勉慕於謙亦不能安行而固守不能有終也易傳○它卦皆有悔凶咎唯謙未嘗有它卦有待而亨唯謙則便亨耳龔氏拾遺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故謙爲不居其德之稱德且不居則富貴崇高皆餘事矣孔子不居聖顏淵願无伐善无施勞之謂也然有德而不居亨在其中矣小人矜能伐功曰損之道君子德日進而謙不已是有終也然

一盈而有四害一謙而有四益是以君子拳拳而弗失之矣易說

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明道先生曰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不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濟當爲際此明謙而能亨之義天之道以其氣下際故能化育萬物其道光明下際謂下交也地之道以其處卑所以其氣上行交於天皆以卑降而亨也○以天行而言盈者則虧謙者則益日月陰陽是也○以地勢而言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鬼神謂造化之跡盈滿者禍害之謙損者福祐之凡過而損不足而益者皆是也○人情疾惡於盈滿而好與於謙巽也謙者人之至德故聖人詳言所以戒盈而勸謙也○謙爲卑巽也而其道尊大而光顯自處雖卑屈而其德實高不可加尚是不可踰也君子至

誠於謙恒而不變有終也故尊光(易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下故光明○人樂尊之故光而不揜志下於人故人不能加天以廣大自然取貴人自要尊大須意我固必欲順己尊己又說己之情此所以取辱取怒也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夫尊者謙則更光卑者已謙又如何踰之此天德至虛者焉以其能謙故尊而益光且又无人可踰蓋已謙矣復如何踰越也謙天下之良德(易說)

龜山楊氏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也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君子所以有終也自天道下濟而下謙尊之道也夫謙德之柄也君子執之以爲禮德盛道尊而不居辱之至也故自下而人高之自後而人先之所以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非不高也地非不卑也高者下下卑者上行謙之道也山在地上則爲剝殺度之象也山在地中則爲謙畜德之象也是故滿則招損謙則得益自然之理也天道下濟而光明者艮也地道卑而上行者坤也天之虧益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故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有若无實若虛其謙尊之謂乎故在尊而光在卑而不可踰惟君子能終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天之虧盈日月是也地之變流山河是也鬼神害福吉凶是也人之好惡得失是也以此居尊則益光以此居卑則不可踰故惟有德君子能終之伊川曰以地勢而言則盈滿者傾變而反陷卑下者流注而益增也雍曰四者非天地鬼神人有心如是其道自然如此故皆曰道艮之一陽即有天道下濟之象(易說)

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明道先生曰謙者治盈之道故曰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地體卑下山之高大而在地中外卑下而內蘊高大之象故爲謙也不云山在地中而曰地中有山言卑下之中蘊其崇高也若言崇高蘊於卑下之中則文理不順諸象皆然觀文可見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君子觀謙之象山而在地下是高者下之卑者上之見抑高舉下損過益不及之義以施於事則裒取多者增益寡者稱物之多寡以均其施與使得其平也(易傳)○謙君子

所以自終故不言吉哀取其多而增益其寡天理也饒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隱高於卑謙之象也○易大象皆是實事卦爻小象則容有寓意而已言風自火出家人家人之道必自烹飪始風風也教也蓋言教家人之道必自此始也又如言木上有水井則明言井之實事也又言地中有山謙夫山者崇高之物非謙而何○多者寡者皆量宜下之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地中有山謙高者下之謙之象也多者裒之寡者益之是謂稱物均一无偏陂之私是謂平施蓋取虧盈益謙之義易說○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歟何謂稱物遠近親踈各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與伊川書附西銘解

兼山郭氏曰象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故非謙也裒多益寡德之盛也稱物平施禮之恭也故孔子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謙地類也故象以地見其義地卑而山高理之常也今地在上益之也山在下損之也非以山居地中為山謙也乃以地謙而致益也是為變盈流謙之義裒多益寡者損有餘補不足之道也稱物平施者裒多益寡之道也裒多益寡見於彼者也稱物平施行乎此者也天地鬼神莫不皆然故君子法之以此此君子有為之道易說

初六謙謙君子用涉大川吉象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柔順處謙又居一卦之下為自處卑下之至謙而又謙也故曰謙謙能如是者君子也自處至謙衆所共與也雖用涉險難亦无患害況居平易乎何所不吉也初處謙而以柔居下得无過於謙乎曰柔居下乃其常也但見其謙之至故為謙謙未見其失也○謙謙謙之至也謂君子以謙卑之道自牧也自牧自處也詩云自牧歸荑並易傳○自牧歸荑卑以自牧之意荑柔順意朱公掞拾遺

横渠先生曰牧逸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順之資居一卦之下謙之至也故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謙之為德天地神人

之所共與用是而往雖涉險難无不濟矣故吉 易說
○恂恂一於誠也與國人交止於信故在鄉黨所
先如此似不能言者以卑自牧不以賢知先人也
蓋鄉黨尚齒故其自牧如此 語解
兼山郭氏曰初六謙之言虛也中虛以涉難庸有
不濟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之六爻三言吉三言利是知謙之
爲道天地人鬼之所貴也謙謙者謙而又謙也謙
而又謙是爲有終君子能之昔舜戒禹曰汝惟不
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曾子稱顔淵曰有若无實若虛是知謙謙非君子
不能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是謙爲滿之反亦有
虛之象也乘木舟虛故用涉大川吉易於乾健之
才多言利涉大川如謙與中孚皆以虛而有濟耳
卑則謙之道也卑以自牧言又能自養其謙以至
於謙謙也 易說
六二鳴謙貞吉象曰鳴謙貞吉中心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柔順居中是爲謙德積於中謙
德充積於中故發於外見於聲音顔色故曰鳴謙
居中得正有中正之德也故云貞吉凡貞吉有爲

貞且吉者有爲得貞(一有正字)則吉者六二之貞吉所
自有也○二之謙德由至誠積於中所以發於聲
音中心所自得也非勉(一有強字)爲之也 並易傳 ○六二
鳴謙處中得正而有德者故鳴謙者乃中心得也
羅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正故以謙獲與與上六之鳴
異矣故曰貞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履中正謙德之盛也故和順
積中而英華發外其鳴也出於中心之自得與鳴
豫之鳴異矣是以貞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則鳴者
聲之遠聞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則聲之有
聞必有應焉六二得位得中謙德著聞而貞吉者
得位得中則非在陰之幽近於九三又非于天之
遠況九三方以功下人如謙之近而有聞者无不
應矣中心得者非有心於鳴以感人於外者也蓋
脩德於內而自然有聞者其得自於中心故也 易說
九三勞謙君子有終吉象曰勞謙君子萬民服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德而居下體爲衆陰所
宗履得其(一作正)位爲下之上是上爲君所任下爲

衆所從有功勞而持謙德者也故曰勞謙古之人有當之者周公是也身當天下之大任上奉幼弱之主謙恭自牧夔夔如畏然可謂有勞而能謙矣既能勞謙又須君子行之有終則吉夫樂高喜勝人之常情平時能謙固已鮮矣況有功勞可尊乎雖使知謙之善勉而爲之若矜負之心不忘則不能常久欲其有終不可得也唯君子安履謙順乃其常行故久而不變乃所謂有終有終則吉也九三以剛居正能終者也此爻之德最盛故象辭特重○能勞謙之君子萬民所尊服也繫辭云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自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也哉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故（一作效）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心安之也有終則吉人所難能（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一陽衆陰宗之止於下體而不過勞謙君子也禹之不矜不伐而天下莫與之爭此勞而謙君子所以有終而萬民服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以一陽而爲衆陰之主衆陰宗之而俱與之有終則其爲勞也大矣勞而不伐是曰勞謙非君子能之乎故唯君子有終吉唐虞之際能盡勞謙之道者其禹歟克勤于邦而至於九功惟叙所謂勞也不自滿假而拜昌言所謂謙也至於詢謀僉同鬼神其依則天地人鬼莫不從有終之吉大矣萬民服者特其一而已然卦以一陰爲主者難以一陽爲主者易陰常失之不足非有至明之德不能也大有同人是也陽常失之太過非有至中之德不能也師比是也謙豫近師比而德不同者非中故也故謙以德下人則民服豫以順合衆則得志皆不失擯剛從柔之道於中爲近矣（易說）

六四无不利撝謙象曰无不利撝謙不違則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體切近君位六五之君又以謙柔自處九三又有大功德爲上所任衆所宗而己居其上當恭畏以奉謙德之君卑巽以讓勞謙之臣動作施爲无所不利於撝謙也撝施布之象如人手之撝也動息進退必施其謙蓋居多懼之地又在賢臣之上故也○凡人之謙有所宜施不可過其宜也如六五或用侵伐是也唯四以處近君之地據勞臣之上故凡所動作靡不利於施謙如是然後中於法則故曰不違則也謂得其宜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裒多益寡无不盡道舉措皆謙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履近尊之位上承下比无所不用其謙則不違則矣蓋物各有則或過或不及皆違則也故曰无不利撝謙撝言發撝也初六處一卦之下自牧而已二則中心得而已三之勞謙不伐而已四則異於是上承柔巽之君下比勞謙之臣非撝謙不足以存其位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以柔順之德兼四益之道天地人鬼何所不利哉故曰无不利然四有近君之權能撝而不有以尊勞謙之臣可謂得謙之道者矣合謙之道而无過焉故曰不違則也觀帝堯曰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有鰥在下曰虞舜若四岳者可謂撝謙矣伊川曰撝如手之撝也 易說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伊川先生曰富者衆之所歸唯財爲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於下衆所歸也故不以富而能有其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爲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用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蓋五之謙柔當防於過故發此義○征其文德謙巽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處謙之時以謙接下者也謙德之光而人之從之也輕故能不富以其鄰不富言以德而不以利合也夫侵伐先王不得已而用之非治世之利也然人君執謙以涖下不富而以其鄰宜无不從矣而猶有不服者焉

緻而不治則亂群必矣故利用侵伐征不服也以
侵伐爲利惟謙之時爲然（易詳）
兼山郭氏曰六五尊位大中而謙以處之德盛禮
恭統和天人而无間者也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
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
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其理如
是也孔子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猶曰不服而後
征蓋无不服无征可也六五全德之交故戒之其
詳如此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

謙得益時乃天道其斯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孟子有言得道者多助失道
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
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
必勝矣雍曰謙之爲卦五陰一陽陰虛之象以乾
坤之策言之亦已耗矣故爲不富不富非足也與
泰之六四同義而六五尊位大中謙以居之德盛
禮恭之主是以爲衆所歸而能有其鄰也以其鄰
故多助多助則戰必勝故利用侵伐也征不服者
蓋有不服則征无不服則勿征也昔禹之徂征苗

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无遠弗届滿招損
謙得益時乃天道蓋謙以德爲主有謙之德則无
不利其於侵伐用與不用在上之人耳非必於用
師也六五坤道不足而不富故容有不服之征九
三陽道有餘而有終故萬民无不服也（易說）
上六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鳴謙志未得也可
用行師征邑國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處柔順之極又處謙之極極
乎謙者也以極謙而反居高未得遂其謙之志故
至發於聲音又柔處謙之極亦必見於聲色故曰

鳴謙雖居无位之地非任天下之事然人之行己
必須剛柔相濟上謙之極也至於太甚則反爲過
矣故利在以剛武自治邑國己之私有行師謂用
剛武征邑國謂自治其私○謙極而居上欲謙之
志未得故不勝其切至於鳴也雖不當位謙既過
極宜以剛武自治其私故云利用行師征邑國也
（易傳）○上六鳴謙乃有求者也有求之小止於征
國邑而已故曰志未得也（羅氏拾遺）
横渠先生曰下應於三其迹顯聞故曰鳴謙最上
用謙爲衆所服故利用行師然聲鳴其謙必志有

求爲非如六二之正也三止於下如邑國之未賓也一云鳴謙則師有名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六處謙之極過乎謙者也在一卦之外高而无民雖鳴而天下无應之者與鳴鶴在陰異矣故曰志未得也然君子行有不得則反求諸己而已故曰利用行師征邑國邑國私於己者也征邑國自治也不用剛克而能勝己之私者未之有也故利用行師征邑國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之鳴異乎六二之鳴也六二之鳴非有求於應而欲人之聞之也其聲之自聞而人自應之也所謂聲无遠而弗聞行无隱而弗彰者也上與三爲應也有應而鳴以聲感三也九三止而不求又且爲衆陰之主而无私爲此上六所以志未得也終以其應而有助故可用行師征邑國而已邑國小也非无不利之師也可者僅辭也謙道本乎六爻无凶咎悔吝危厲之變以此知德威禮恭之事天地人鬼无不宜者矣然謙之爲德非有挾太山超北海之難能而人每患其不能行者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故卦皆以君子无大過人者特能行之耳 易說

䷏ 坤下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爲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爲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爲動之主上下羣陰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爲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爲豫也 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民說服兵師之興衆心和說則順從而有功故說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說不能使之服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爲樂從釋詁也闗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爲逸豫或亦爲說

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順應爲和豫蓋
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
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說逸樂備豫爲
名而和說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
旣曰和豫又曰逸豫爲得之矣考之於卦獨无備
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重門擊柝
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爲卦上動而下順惟動
丕應徯志者也以此建侯則內无不服之人以此
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爲
私順故也所謂利建侯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

下不以爲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 易說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
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
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
矣哉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爲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
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
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爲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爲
動而衆順所以豫也○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
而弗違況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
之理唯至順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
亦順乎理而已○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
天地之運以其順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
之行不愆忒聖人以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
罰清簡而萬民服也○旣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
味淵永言盡而意有餘也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
大矣哉欲人硏味其理優柔涵泳而識之也時義
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大者皆贊其大矣
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
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有建侯行師之道
一陽爲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
合二體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爲豫也動而不以順
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旣
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
用非外襲而取之也卽諸體而已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
於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

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雖天地於日月四時尚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率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 易說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鬱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 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而奮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

得四海之歡心然後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時為然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故先儒咸謂天子三年一郊蓋言夏祠上帝于郊詩云昊天有成命是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於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鍾為宮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說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說豫之時也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

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鍾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於天地者曰雷小而作於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无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蓋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闢而雷奮於是乎作樂故能通陰陽之氣一闔而雷收於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於豫之作樂崇德也 易說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為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聲也○象云初六謂其以陰柔 一无柔字 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 一作至 凶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謟令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夫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陰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諂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戒尚或有失況知其說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於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辯也志窮者窮其求豫之志也 易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

也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惑不能
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
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
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
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
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
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
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
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

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為
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於幾微故
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
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
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
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
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
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
故贊之曰萬夫之望○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
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早去之

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爲教之意深矣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
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
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
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爲豫之吉莫甚焉
不以說豫而流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
石言靜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
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大順其惟六二乎
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爲能會物於一已雖動之微

其知之矣斯所以爲知幾其神乎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
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
不窮此言豫之有素也況六二柔順中正无上下
之交介于石焉其爲豫也至矣中正介于石可也
若也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非知幾詎能之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
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
必凶而後已故不爲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

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爲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爲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於不能早辯不終日所以爲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文王之治也至於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无逸以戒成王曰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爲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

吉也不然則盤遊无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 易說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爲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異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爲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雖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石者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无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爲有悔之道欲无悔

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顔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 易說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爲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爲動之主動而衆陰說順爲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去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

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爲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爲臣之正也如此而專主於豫乃

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唯戒以至誠勿疑○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爲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四以一陽爲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也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爲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沖周公爲冢宰百官總己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群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以畏鄭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功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總之上无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爲由豫也然而功震主者身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以總衆志以安上也蓋道足乎己特有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不然桓文之舉未免爲三王之罪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爲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於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盍朋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丘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爲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於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

之爲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易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一无陰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沈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六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也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強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己之義各據爻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爲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貞而疾由乘剛爲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左右正救之故以正爲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謙輕而豫怠也怠則失其柄也久矣然而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六五非能固存其不亡也僅矣乘剛疾也九四亦震體順動之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爲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爲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於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於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猶平王東遷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已（易說）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爲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豫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沉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居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人爲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豫之極也然豫有二義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无凶者也如利建侯行師順以動豫豫順以動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无凶可也若冥豫在上而不知變惟康好逸豫乃盤遊无度備凶者也是以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則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者有以致之焉尔而孔子之辭戒之在逸而不及其備者豈聖人之情見辭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於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於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於終者則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致于終則其凶必矣冥於終者變則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於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動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於初也是以其爲凶咎係乎初終而不與於鳴冥之輕重也 易說

䷐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
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爲卦兌上震下
兌爲說震爲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
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爲雷兌爲澤
雷震於澤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
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
於陰也以陽下陰陰必說隨爲隨之義凡成卦既
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
者如隨之取義尤爲詳備 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爲
衆所隨與己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
其道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
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
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
有咎矣豈能亨乎 易傳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
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隨有隨之主有隨之者有隨於內有
隨於外者隨之主大矣而隨之則小也隨於內小
矣而隨於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於
內而柔上隨於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
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
一謙而得四益爲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
无咎不足於吉也蓋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
爲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槩
論也 易說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
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爲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
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
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
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
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
得正則爲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
能使天下隨之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
時○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爲典要
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贊之
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贊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

玩而識之也此贊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並易傳）○禮孰爲大時爲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爲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徧只爲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没事文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有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无觀更无玩頤（並入關語錄）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二體言之也剛不下柔則元動而不說則括夫如是人孰隨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爲隨也隨而大亨貞則爲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爲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剛自上來而成震柔自下往而成兌故震動而兌說不止於人道而言凡受命賦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爲隨也蓋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也其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伊川曰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兌動說而有隨王輔嗣以震爲剛而兌爲柔是剛下柔如成卦男下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於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則无所隨不說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論爻則言剛柔隨蠱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

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如堯舜隨於揖遜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敎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 易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爲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易傳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 周行己解 ○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別有甚義 [illegible]

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捨豈暇安寢然君子嚮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无然而坐无以爲接无以爲功業須亦入息 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內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雖曰夫君子一動一靜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蓋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 易說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

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旣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 傳並易

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從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爲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同者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以時爲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處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夫體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己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功不失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剛來隨於內者也在內之隨主於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其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爲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於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允然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蓋初雖爲主於內特動之主未爲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爲出門交有功也 說易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爲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捨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爲之戒也○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 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徇暱己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而不能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二初不能動今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捨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无絕五之志以急於託初之動未能兼與故也與夫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

專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也易說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係於四也大抵陰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昏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爲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謂有求而必（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爲善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係

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流俗隨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權而志舍矣亦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已故雖有得不若居正之爲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於內者也六三隨於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於六二也時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於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於說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蓋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說也雖小有失於內而其於隨之大者蓋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得有得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於斯時志在於隨而不在於動故也易說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己爲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

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爲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爲无不中道在道也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无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強(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爲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獲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昔周公東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碩膚亦曷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寧有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爲隨之有獲者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爲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爲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易說)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于庶人隨道之吉唯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爲隨善之義○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

過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爲衆信故吉或曰孚於二則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於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安而行之者也故能无事於隨不傻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于天下无外内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爲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也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 易說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 又從而維之 王用亨于岐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道亨王業于西山大王避狄之難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携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於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爲太過然在得民 一有心字 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爲善也施於它則過矣○隨之固如拘係 一无係字 維持 一无持字 隨道之窮極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内非知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宜无不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卒也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亨于西山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中心悅而誠服者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无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見其歸之固如是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孑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舍己從人不弗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巳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

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乃從而維之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繫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孑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爲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巳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至於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係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爲維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於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言朝覲獄訟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冝齊咸晉文之所不爲而謂文王爲之乎 易說

巽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蠱序卦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爲次也夫喜説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爲卦山下有風風在山下遇山而回則物亂是爲蠱象蠱之義壞亂也在文爲蟲皿皿之有蟲蠱壞之義左氏傳云風落山女惑男以長女下於少男亂其情也風遇山而回物皆撓亂是爲有事之象故云蠱者事也既蠱而治之亦事也以卦之象言之所以成蠱也以卦之才言之所以治蠱也 易傳

蠱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後甲三日

伊川先生曰既蠱則有復始之理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如卦之才以治蠱則能致元亨也蠱之大者濟時之艱難險阻也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者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甲第甲令皆謂首也事之端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爲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後之治蠱者不明聖人先甲後甲之誡慮淺而事近故勞於救亂而亂不革功未及成而弊已生矣甲者事之首庚者變更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庚猶更也有所更變也 易傳 ○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 別集 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元亨然後利涉大川 易説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自古治必因亂亂則開治理自然也又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如辰之甲乙是也有始必有終有終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始終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然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然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究其所以然則知救之之道慮其將然則知備之之方善救則前弊可革善備則後利可久此

古之聖王所以新天下而垂後世也又曰甲者事之首庚者變之首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稱庚庚猶更也雍曰甲庚之說自古失之甚至於論及辛丁爲巫史之言獨伊川先生最爲得也且蠱者事也事之壞者也故傳曰皿蟲爲蠱天下之事如循環新故治亂相因而不留也故亂則將治弊則將新理之必然者也是以蠱爲已弊而大亨居前勢甚易爲也利涉大川言其有爲之易也易言利涉大川非剛健之才則虛中有濟之象而蠱特言其易於有爲也觀易

之爻兼三才而兩之故六是以陽不過六陰不過六而盡矣復稱七日自姤經六爻至復初九而七也臨稱八月自復經六爻至遯六二而八也蠱之先甲後甲亦六日之義先甲三日者蠱之先也新之終而弊之始也至中而大弊矣是爲蠱也以言乎治則不治之時也後甲三日者蠱之後也弊之終而新之始也至中而大新矣是爲蠱之反也以言乎治則治之時也故治爲蠱之反而蠱爲治之反二者之象兼於先甲後甲之中相與循環而已甲即蠱也易說

彖曰蠱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蠱元亨而天下治也利涉大川往有事也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變及二體之義而言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九上而爲上九坤之上六下而爲初六也陽剛尊而在上者也今往居於上陰柔卑而在下者也今來居於下男雖少而居上女雖長而在下尊卑得正上下順理治蠱之道也由剛之上柔之下變而爲艮巽艮止也巽順也下巽而上止止於巽順也以巽順之道治蠱是以元亨也○元

亨而天下治者治蠱之道如卦之才則元亨而天下治矣夫治亂者苟能使尊卑上下之義正在下者巽順在上者能止齊安定之事皆止於順則何蠱之不治也其道大善而亨也如此則天下治矣○往有事也者方天下壞亂之際宜涉艱險以往而濟之是往有所事也○終則有始者夫有始則必有終既終則必有始天之道也聖人知終始之道故能原始而究其所以然要終而備其將然先甲後甲而爲之慮所以能治蠱而致元亨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亟變患內萌蠱之謂也泰終反否蠱之

體也巽而上待能之時也○後甲三日成前事之終先甲三日善後事之始也剛上柔下故可爲之唱是故先甲三日以蠲其法後甲三日以重其初明終而復始通變不窮也至於巽之九五以其上下皆柔故必无初有終是故先庚後庚不爲物首也於甲取應物而動順乎民心也一本爲事之唱法一作治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飭蠱以有事者不可以有擾故於蠱以先甲後甲言之甲者仁柔也發號施令者不可以徇人故於巽以先庚後庚言之庚者義剛也傳

三ノ五十五　大易粹一百二　參五

曰通變之謂事事往來終始如循環必至之理也故曰天行君子察於此故先事而豫以弭於未然故能制治於未亂非知幾不足以與此後事而圖以防其將然故能轉凶而爲吉非知化不足以與此三日者成數也原始要終亦推其數而已先後至於成數則无虞矣○巽而止者飭天下之蠱義主於巽而道貴於止也巽而止則元亨而天下治矣故諸爻皆以家道言之蓋當是時治大宜如小治衆宜如寡治煩宜如簡一切以柔巽自處而无意於動衆順其序而弗擾因其情而无咈如子之

任父事則觀聽不駭而害已消矣且有而爲之其易耶如欲以發強剛毅勇於作爲多所紛更者任是猶治絲而棼之益以壞亂而已非治蠱之道也東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不交上下不相與不足與有爲巽而止无健行之才不能以有爲此事之所以蠱也春秋傳曰皿虫爲蠱蠱者弊壞之時也先王之治蠱也如治陋室然撑櫨扂楔各安所施而不易其處則庶乎其苟完矣動而紛更之則腐者敗傾者覆不可復支矣非治蠱之道也夫

三ノ五十三　大易粹一百二　參六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合二體而爲蠱也即其體因其才而用之以通其變則蠱元亨而天下治矣治然後可以往有事也周之宣王承厲王之後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蠱已甚矣宣王勞來還定安集之而已初非有爲也其卒也內脩政事外攘夷狄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此既治而往有事之謂也既治矣終於无所事而欲復文武之境土成中興之功不可得也蠱自元亨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其類者也而蠱之於泰亦有

相循之義焉然泰之道大蠱之事小雖不能如否之反而泰之後先蠱而後否聖人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是以有治蠱之道焉此商宗周宣之所以興也先儒謂蠱自泰來剛上而柔下是也知蠱之極而治之則有治无亂故後甲三日之後元亨而天下治也蠱之時也爲易圖宜往有事故利涉大川先甲後甲則天行終始之道循環然耳易於泰言其命亂於蠱言天下治皆先甲後甲之常也故聖人於蠱幹之時未嘗忽其不治特患幹之无其人耳知其道得其人治天下可運諸掌也觀傅說之戒高宗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又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无愆詩人之美宣王曰復古也天下喜於王化復行也復文武之境土復會諸侯於東都也觀是二者則知蠱之道特在於除前人之弊復先王之法而已蓋无創業垂統之多難也 易說

象曰山下有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

明道先生曰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无它爲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 爲己爲人治己治人 吴本作劉絢

所錄○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後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顯道所錄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風風遇山而回則物皆散亂故爲有事之象君子觀有事之象以振濟於民養育其德也在己則養德於天下則濟民君子之所事无大於此二者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下有風振物之象也蠱之時以振民爲先振民以育德爲本衛文公之營楚丘至於騋牝三千乃在乎秉心塞淵此之謂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窒則盈弊則新者事也弊不新成則无弊无新不成不敗也以此御彼則君子之所患聖人有不患也象春秋傳曰於文皿蟲爲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爲蠱巽爲長女艮爲少男長女從少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壞也放勛曰匡之直之輔之翼之又從而振德之則當斯時也其振德之者固必有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女惑男風落山爲蠱女從男惑也風在山下落也以人言之亦風俗之大敗也故必有振德之術焉雍曰蠱自泰來是泰之道弊而爲蠱也夫泰之所謂地今弊而爲山矣所謂天

今弊而爲風矣天地之道弊而爲山風之事矣道
弊於事大弊於小君子弊於小人安得不振而起
之也哉此君子所以振民育德也能振而起之以
復於泰是以元亨而天下治也不能振之日入於
頹弊之域此所以否而不反矣振民風象育德山
象也 易說
初六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厲終吉象曰幹父之蠱
意承考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雖居最下成卦由之有主之義
居內在下而爲主子幹父蠱也子幹父蠱之道能

堪其事則爲有子而其考得无咎不然則爲父之
累故必惕厲則得終吉也處卑而尸尊事自當兢
畏以六之才雖能巽順體乃陰柔在下无應而主
幹非有能濟之義若以不克幹而一无而字言則其義
甚小故專言爲子幹蠱之道必克濟則不累其父
能厲則可以終吉乃備見爲子幹蠱之大法也○
意承考也者子幹父蠱之道意在承當於父之事
也故祗敬其事以置父於无咎之地常懷惕厲則
終得其吉也盡誠於父事吉之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下不係應於上如子之專制雖意

在承考然亦危厲以其柔巽故終吉 易說
廣平游氏曰初六才不足以應宜不足以幹蠱而
能考无咎者以柔巽爲體而意專於承考也意承
考者子道之正也故爻稱爲有子況夫一家之事
固不煩而初亦未廣也持吾承考之意以從事則
何事而不濟耶書曰罔曰弗克惟既厥心意在於
承考斯能盡其心矣人心其神矣乎能盡其心則
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才之不足非所患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在下无克濟之才而居幹蠱之
任意在承考而已非父子之懿也而惟父之從必

有陷於不義者能无咎乎故有子之考然後无咎
夫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唯賢者能之見志不從
又敬不違然後爲孝故厲乃終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蠱非創始之事蓋啓作之而弊者弊
而改爲則治矣非若屯難之難濟否塞之難傾也
故雖初六柔弱之才亦能幹焉蠱實家道蓋承父
已基之事文非去故而鼎新也能幹父之蠱則有
子矣有子則考乃无過雖有涉川之危亦終吉也
況非危事者乎考无咎若武王言惟朕文考无罪
同意而初六非武王之才德耳意承考者善繼父

之志也易說

九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剛陽爲六五所應是以剛陽之才在下而幹夫在上陰柔之事也故取子幹母蠱爲義以剛陽之臣輔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二巽體而處柔順義爲多幹母之蠱之道也夫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一有毋字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无道乎以婦人言之則陰柔可知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

使之身正事治而已故曰不可貞謂不可貞固盡其剛直之道如是乃中道也又安能使之爲甚高之事乎若於柔弱之君盡誠竭忠致之於中道則可矣又安能使之大有爲乎且以周公之聖輔成王成王非甚柔弱也然能使之爲成王而已守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爲羲黃堯舜之事也二巽體而得中是能巽順而得中道合不可貞之義得幹母蠱之道也○得中道也者二得中道而不過剛幹母蠱之善者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處中用巽以剛係柔幹母之蠱得剛柔之中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九二處多譽之地才有餘而道不失中固衆譽之所歸六五因衆譽而用之則人情莫不悅服彼其才足以任劇而以中道承柔中之君則其君且仰成而繼志述事有餘地矣然譽在下而上不忌者得中道而承以德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之質止乎上二以剛明之才應乎內幹母之蠱也幹母之蠱門內之治恩掩義故不可正正之則有不勝其責者故子之克家包蒙納婦而後吉臣之事君亦如是而已苟人君

无剛健之才輔之以大有爲之事鮮克濟矣齊王問好貨好色孟子務引之當道而已不逆其欲也貨色非人君所宜好也一以義正之則齊王不勝其責矣故孟子之言如此夫謂吾君不能是不敬其君也故以幹母之蠱明之知此其知所以事君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蠱之柔在內事之所以起剛在上蠱之所以飭也不往其剛而柔以濟之不徇其內而剛以制之此有其事而有其治所以終至於无事也以斯道處斯時所謂元亨者也況九二幹

母之蠱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承陽故言幹父九二以陽應陰故言幹母然九二以剛強之才而幹陰柔之事方之初六有餘力矣不可固守剛強以盡用其才也惟九二能得中道故克幹焉貞本幹事之德而九二不用者蠱之時易爲力適中足矣不可過也易說

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无大咎象曰幹父之蠱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剛陽之才居下之上主幹者也子幹父之蠱也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然而在巽體雖剛過而不爲无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過以剛陽之才克幹其事雖以剛過而有小小之悔終无大過咎也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以三之才幹父之蠱雖小有悔終无大咎也蓋剛斷能幹不失正而有順所以終无咎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義如初六小有悔者以其剛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子職以順父之爲正九三剛過中於子職不能无小悔然其才足以幹蠱雖有悔无大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道欲知其弊而順治之耳固不必經綸之大才也不順其弊而治反更張作新未嘗不至於變亂也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九三之才已過矣然不至於大悔終无咎者蓋所幹之蠱遵前人之法而已宣王之詩有箴規是爲小有悔也易說

六四裕父之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居陰柔順之才也所處得正故爲寬裕以處其父事者也夫柔順之才而處正僅能循常自守而已若往幹過常之事則不勝而見吝也以陰柔而无應助往安能濟○以四之才守常居寬裕之時則可矣欲有所往則未得也加其所任則不勝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裕父之蠱不能爲父除患能寬裕和緩之而已以柔居陰失之太柔故吝貞固乃可幹事以柔致遠往未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柔順而不中无幹蠱之才裕父母之裕者也天地萬物父母萬物裕於天地人子之於父母則異乎此矣父裕於子可也子不可裕

於父裕父之蠱則往宜見吝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幹蠱之爻多无大才以弊事順治不用過也過則有害非幹蠱也然才之過者九三而止耳亦无太過也其不及者六四是已以六四陰柔不及之才猶能裕父之蠱則知治蠱不爲難也裕父非幹也能因其基而增益之耳或往幹之則見吝矣蓋才力太柔未可往故也繼體守文之治似之 易說

六五幹父之蠱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陰柔之質當人君之幹而下應於九二是能任剛陽之臣也雖能下應剛陽之賢而倚任之然己實陰柔故固一作不能爲創始開基之事承其舊業則可矣故爲幹父之蠱夫創業垂統之事非剛明之才則不能繼世之君雖柔弱之資苟能一有信字任剛賢則可以爲善繼而成令譽也太甲成王皆以臣而用譽者也○承以德也者幹父之蠱而用有令譽者以其在下之賢承輔之以剛中之德也 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雖天子必有繼也故亦云幹父之蠱 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履尊位而无剛健有爲之才酌先祖之道而行之可也故以幹父之蠱言之用譽非過矯以近名也承以德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順中正居尊位盛德之君也幹蠱有餘裕矣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以德不以力故也觀成王之時作詩者嘉美之喜樂之安樂之其詩有曰顒顒昂昂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所謂用譽承以德者也幹蠱之美不可以有加矣 易說

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蠱之終无係應一无應字於下處事之外无所事之地也以剛明之才无應援而處无事之地是賢人君子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不累於世務者也故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太公望之始曾子子思之徒是也不屈道以徇時既不得施設於天下則自善其身尊高敦尚其事守其志節而已士之自高尚亦一无亦字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一无知字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

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曰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志可則也者如上九之處事外不累於世務不臣事於王侯蓋進退以道用捨隨時非賢者能之乎其所存之志可爲法則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隱居以求其志故可則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而无應於内非幹蠱之任也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方女之祟男風之落山風俗之弊日入於大壞而不能振也故於斯時豈无道以興起之哉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故於蠱也始以柔巽而將之又以剛中而制之終至於教不足以率之刑不足以禁之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爲事窮不以物累不如

是曷足以振之哉故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非獨於斯時也可以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頹聞之者又豈止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而已耶此許由務光見取於唐虞蓋有時而尚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故曰伯夷聖之清者也當蠱之時非其德可以忘世其道可以高人不爲事窮不以物累不如是曷足以振之哉雍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三王非固爲異也救一時之弊耳知此故足以興道不知此雖歷舉三代之政其治道愈遠矣孟子言伯夷之清伊尹之任柳下惠之和爲行不同而同歸於聖者所以救弊之方在時有不同故也蠱之時天下事弊人知幹治爲急而不知幹治之弊又有甚焉是以捨本源循末流風俗鄙陋委靡而不振去道日已遠矣此不事王侯高尚之士所爲作也高尚之士豈直以不事王侯爲高哉蓋必有其道

爲非捨簞食豆羹之義也方蠱之時大道不明王侯之賢者知趣事赴功而已非獨不知道之大全而用之也亦有以道爲不切時務而不用者多矣如是則高尚之所守乃當世之不用而王侯之所務或高尚未嘗容心焉故高尚之士既不能屈道伸身則王侯不可得而事也王侯不可得而事而人謂之高尚其事亦宜矣在君子則盡用舍行藏之道夫何容心於高尚哉是以天下既又弊於幹蠱非夫人孰能振之蠱之上九既无絶物之過又无屈道之累其用舍行藏之志是可爲法於天下後世矣此孟子所以稱伯夷爲百世之師也不然雖不仕如荷蓧狂歌如接輿放蕩不法如莊周爲我无君如楊氏皆流浪不反其自爲高尚以欺世俗耳目則有之君子未嘗有取焉故孔子不能爲素隱行怪而孟子深鄙陳仲子之爲廉也非夫伯夷之聖使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又安能振蠱之風也歟易於否有秉貞之君子在蠱有不事王侯之士其道不同不可同論也易說

兌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臨序卦有事而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韓康伯云可大之業由事而生二陽方長而盛大故爲臨也爲卦澤上有地澤上之地岸也與水相際臨近乎水故爲臨天下之物密近一作相臨者莫若地與水故地上有水則爲比澤上有地則爲臨也臨者臨民臨事凡所臨皆是在卦取自上臨下臨民爲義易傳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臨之道如卦之才則大亨而正也○二陽方長於下陽道嚮盛之時聖人豫爲之戒曰陽雖方盛至於八月則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而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若既衰而後戒亦无及矣自古天下安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盛也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易傳○臨言八月有凶謂至八月是遯也當其剛浸長之時便戒以陰長之意周行己錄

橫渠先生曰臨言有凶者大抵易之於爻變陽至二便爲之戒恐有過盛之萌未過中已戒猶履霜堅冰之義及泰之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皆過中之戒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臨以大臨小上臨下爲義序卦曰臨者大也蓋臨爲大而所臨者小故也元亨利貞天地生物之大德澤下於地施生物之德故臨具四德也自一陽生而爲復長而爲臨凡八變而得遯臨之反也有臨之大亨是以知遯之有凶也有凶不必凶至蓋有凶之理也與隨有獲其義凶同意易於臨言月於復言日者日月皆一也論天道則稱日論人道則稱月從其類也堯典言日中日永稱日也仲春仲夏稱月也日之所次月之所周皆爲一月故後世爲月令者曰孟春之月日在營室雖別言之合而言之其義皆同易說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伊川先生曰浸漸也二陽長於下而漸進也下兌上坤和說而順也剛得中道而有應助是以能大亨而得正合天之道剛正而和順天之道也化育之功所以不息者剛正和順而已以此臨人臨事臨天下莫不大亨而得正也兌爲說說乃和也夬彖云決而和○臨二陽生陽方漸盛之時故聖人爲之戒云陽雖方長然至于八月則消而凶矣八月謂陽生之八月陽始生於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也二陰長而陽消矣故云消不久也在陰陽之氣言之則消長如循環不可易也以人事言之則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方君子道長之時聖人爲之誡使知極則有凶之理而虞備之常不至於滿極則无凶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復陽始生也五陰在上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故動而以順行朋來乃无咎臨二陽朋來也浸而長非暴爲之也剛方長之時恃剛以臨之則勝復作而亂之所由生也故說而順剛中而應臨之所以大亨以正也夫說而順合二體言之也剛中而應以九二之才言之也而臨之大亨以正此蓋天之道非人所能爲也至于八月有凶者自臨至遯凡八月也遯二陰也以二陽進而爲泰則二陰進而爲否可知矣故言八月有凶知其消不久也夫陰陽之往來相

爲盈俘蓋天地常然之理不能相无也故雖治世
不能絶之使无小人君子能於幾微之際預爲之
防而已夫姤陰始生也而初爻曰繫于金柅蓋柅
之使无行也至於二陰浸而長則必至於否奈何
如之何哉有避而已矣故言八月有凶欲其預爲
之防也非夫知微知彰其孰能與於此 自臨元亨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之象言之二陽之生爲臨其
生不已也故曰剛浸而長不言陽而言剛者以初
九九二二爻言也自内外二卦之象言之則曰說
而順自九二成卦之爻言之則曰剛中而應順者
順天之道而說萬物也九二剛中之德足以有臨
其有不大亨以正者乎且剛柔之義相反以相生
故泰中有復否中有傾而臨之中有八月之凶也
君子知幾之義欲其辯早而思其亡之戒也 易說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伊川先生曰澤之上有地澤岸也水之際也物之
相臨與含容无若水之在地故澤上有地爲臨也
君子觀親臨之象則教思无窮親臨於民則有 一无有字
教導之意思也无窮至誠无斁也觀含容之象
則有容保民之心无疆廣大无疆限也含容有廣

大之意故爲无窮无疆之義 易傳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臨人非以力制之也亦教之
容保之而已此坤澤之象也教而稽其弊故无窮
容保之无遠邇之異故无疆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之澤謂之澤地之澤亦謂之澤皆
以及物爲功故澤爲說也猶坎之水在上爲雲在
下爲雨在地爲水具三者之義斯爲坎矣坎之爲
水本周流轉注淵深莫測之已及其爲澤皆兌之
功也然其道亦相須爲此坎爲險而兌爲說之意
也觀雲雷爲屯雷雨作解澤地爲萃地澤爲臨則
知臨之及物至矣是以有元亨利貞之德也君子
法之以教思无窮充澤之利也保民无疆充地之
容也不如是不能大不能大則不足以有臨也 易說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陽長之時感動於陰四應於
初感之者也比它卦相應尤重四近君之位初得
正位與四感應是以正道爲當位所信任得行其
志獲乎上而得行其正道是以吉也它卦初上爻
不言得位失位蓋初終之義爲重也臨則以初得
位居正爲重凡言貞吉有既正且吉者有得正則

吉者有貞固守之則吉者各隨其事時一作也○所
謂貞吉者九之志在於行正也以九居陽爻應四
之正其志正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臨爲剛長己志應上故雖感而行正
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浸而長其勢足以有臨矣而上
下感應以相與咸臨也初與四皆居得其正故正
吉夫剛方長蓋以大臨小之時也然以位則子君
也我臣也初在下屈己以應上亦志行正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

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焉雍曰咸感也感之而應也
初九以此道正而吉无它求焉可謂行正之君子
也諸卦皆感而應也獨臨觀其與求之義者蓋臨
者求也臨之者與也童關求也大觀與也 易說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伊川先生曰二方陽長而漸盛感一作咸動於六五
中順之君其交之親故見信任得行其志所臨吉
而无不利也吉者已然如是故吉也无不利者將
然於所施爲无所不利也○未者非遽之辭孟子
或問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又太仲子所食之粟

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史記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古人用字之意皆如此
今人大率用對已字故意似異然實不殊也九二
與五感應以臨下蓋以剛德之長而又得中至誠
相感非由順上之命也是以吉而无不利五順體
而二說體又陰陽相應故象特明其非由說順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非咸則有上下之疑有所不利 易說
廣平游氏曰君唱而臣和禮之正也昔臨之九二
以剛中之才任六五之眷倚則有從道不從君之

事矣故象以爲未順命至於爲上爲德而君臣一
道則上之所唱豈終不和耶故以未順言之○咸
臨吉无不利者二與五以同德相與至誠以相感
而无私意也其順之實固已見於未命之前矣故
曰未順命也猶言未占有孚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浸長而上應六五中順之君
所謂說而順剛中而應也故吉无不利然九二以
剛中之德而位乎下位雖君臣以德則子事我者
也故欲有謀焉則就之召之則不往未順命也未
者非遽然之辭學然後臣之終則順命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雜卦曰臨觀之義或與或求故初九九二六四六五皆有爲故曰咸臨也方剛浸而長大亨以正天之命也何事於感而行未順命者言君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中有應爲一卦之主方剛長之時權獨在己而能感中順之君以求應焉斯吉无不利矣未順命者有獻可替否之義非獨順命而後利也蓋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故舜之戒禹曰予違汝弼汝无面從退有後言六五中順之君在上故九二未以順命爲吉也

（易說）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臨人者也陰柔而說體又處不中正以甘說臨人者也在上而（一无而字）以甘說臨下失德之甚无所利也兌性既說又乘二陽之上陽方長而上進故不安而益甘既知危懼而憂之若能持謙守正至誠以自處則无咎也邪說由己能憂而改之復何咎乎○陰柔之人處不中正而居下之上復乘二陽是處不當位也旣能知懼而憂之則必强勉自改故其過咎不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說乘剛故甘邪說求容而以臨物安有所利能自憂懼庶可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中正居說之極甘臨也以姑息臨下而不以德无往而利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柔而居不中不正之位是以不正之道甘而說人者也安足以有臨乎无攸利者也剛長泰來又豈容小人以邪說誣民而充塞仁義也哉能知時之變懼而憂之可以補過矣（易說）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上之下與下體相比是切臨於下臨之至也臨道尚近故以比爲至四居正位而下應於剛陽之初處近君之位守正而任賢以親臨於下是以无咎所處當也○居近君之位爲得其任以陰處四爲得其正與初相應爲下賢所以无咎蓋由位之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順應正（一作說）盡臨之道雖在剛長可以无咎（易說）

廣平游氏曰臨之六四爲至臨者應下而順上守之以正以臨其民則民敬而從之是其所爲臨也可

名於至矣然多懼之地而才不足以有爲非若六五知臨之大也故稱无咎而不言吉適當其位而已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初皆當位誠意以相與至臨也故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之居四柔之至也初以至剛而感四以至柔臨之以至柔臨至剛无乖爭之變是爲至臨然位則當然也知當然而然則不失剛長之道故无咎 易說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中順體居尊位而下應於二剛中之臣是能倚任於二不勞而治以知臨下者也夫以一人之身臨乎天下之廣若區區自任豈能周於萬事故自任其知者適足爲不知唯能取天下之善任天下之聰明則无所不周是不自任其知則其知大矣五順應於九二剛中之賢任之以臨下乃己以明知臨天下大君之所宜也其吉可知○君臣道合蓋以氣類相求五有中德故能倚任剛中之賢得大君之宜成知臨之功蓋由行其中德也人君之於賢才非道同德合豈能用也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順命行中天子之宜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中庸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人君之聰明憲天而已非以小智自私也故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邇言樂取諸人以爲善此舜所以爲大知也與人君之知孰過於是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臨人之道知柔以臨之无剛以制之不可也知剛以制之无柔以接之不可也君子知柔知剛知微知彰萬夫之望惟六五能盡之矣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知柔知剛者也方剛長之世而接之以柔知天道之行戒之以早知微知彰者也故萬夫之望宜以君臨者也詩云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其是之謂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聰明睿知足以有臨聖之事也大君之宜也何任而不吉也舜之大智是也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行中之謂乎非行中蓋不足以爲大君之宜矣中庸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洪範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皆行中也 易說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内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坤之極順之至也居臨之終敦

厚於臨也與初二雖非正應然大率陰求於陽又其至順故志在從乎二陽尊而應卑高而從下尊賢取善敦厚之至也故曰敦臨所以吉而无咎陰柔在上非能臨者宜有咎也以其敦厚於順剛是以吉而无咎六居臨之終而不取極義臨无過極故止爲厚義上无位之地止以在上言○志在內應乎初與二也志順剛陽而敦篤其吉可知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順則无所違極上則无所進不以无應而志在於臨故曰敦臨志在內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六以陰柔居上卦之上而无應於內處順之極不以勢臨下而志在於從剛厚之至也故曰敦臨吉然柔不當位宜有咎也以其吉故无咎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敦臨之道其盡臨之所以爲臨者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感而應理之常也无感而志在內者蓋二陽方進爲君子道長之時不以尊高自居而有下賢之志是厚於君子而薄於小人德之盛者也其有敦臨之吉宜矣以一身言之則可獲吉以臨之道論之是无咎也 易說

☴☷ 坤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觀序卦臨者大也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觀所以次臨也凡觀視於物則爲觀平聲爲觀於下則爲觀去聲如樓觀謂之觀者爲觀於下也人君上觀天道下觀民俗則爲觀脩德行政爲民瞻仰則爲觀風行地上徧觸萬類周觀之象也二陽在上四陰在下陽剛居尊爲羣下所觀仰觀之義也在諸爻則唯取觀見隨時爲義也 易傳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益之先生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一无之字表儀必極其莊敬則下觀仰而化也故爲天下之觀當如宗廟之祭始盥之時不可如既薦之後則下民盡其至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薦謂獻腥獻熟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居上者正其表儀以爲下民之觀當一作常莊嚴一作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之人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顒仰望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盥求神而薦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旣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旣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語解○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誠意所寓故也古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本於誠吾意而已詩書所言莫非明此者但人自信不及故无其

效聖人知其效必本於此是以必由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鬼神至幽也人至明也聲臭之所不能交也聖人設爲祭祀寓之誠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是道也天地鬼神尚且弗違況人乎故盥而不薦一示於上則有孚顒若必見於下觀而化也馬氏曰盥者進爵灌地以降神也郊特牲言周人旣灌然後迎牲祭統曰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祭必先灌而後薦腥薦熟方灌之時其道一於誠而已非若薦之託物也灌者祭之本也薦者祭之末也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是爲有

司可備之禮也故自灌而往孔子不觀蓋君子惟誠之爲貴之義也夫誠之感人不行而至故方盥之時欲誠於求神初非有意於化天下而天下觀之者感其誠而顒肅之心自生焉惟其不期化而自化此所謂大觀之道使聖人有意於化民是教以化之非大觀之義也記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豈非誠之所感天地鬼神不能違況人也哉易說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以剛陽中正之德爲下所觀其德甚大故曰大觀在上下坤而上巽是能順而巽也五居中正以巽順中正之德爲觀於天下也○爲觀之道嚴敬如始盥之時則下民至誠瞻仰一作仰觀而從化也不薦謂不使誠意少散也○天道至神故曰神道觀天之運行四時无有差忒則見其神妙聖人見天道之神體神道以設教故天下莫不服也夫天道至神故運行四時化育萬物无有差忒至神之道莫可名言惟聖人默契體其

妙用設爲政教故天下之人涵泳其德而不知其功鼓舞其化而莫測其用自然仰觀而戴服故曰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内順外巽示民以順而外從巽此祭所以爲教之本故盥而不薦中正以觀天下又曰大觀在上皆謂五也凡言觀我生亦皆謂五也天不言藏其用而四時行神道如盥而不薦之類盥簡潔而神嚮蔑近而瀆也○有兩則須有感然天之感有何思慮莫非自然聖人則能用感何謂用感凡教化設施皆是用感也作於此化於彼者皆

感之道聖人以神道設教是也易並傳○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爲得爲而爲之也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動於彼神之道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已矣正蒙

廣平游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蓋天下之化非有資於號令之皷舞也刑賞之懲勸也一於誠而已誠至則天下傒其志而從之如恐不及矣故曰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先王之化民豈能拂其所有而與之以所无哉亦曰順以巽而已中正民之性也順其性而入之則將淪肌膚而浹骨髓

矣下觀而化自然之理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陽在上居中履正而得尊位下之所觀也故曰大觀在上盥者酌鬯求神之時也祭莫重焉貴氣臭而不以物誠一而已惟天下至誠爲能化故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夫其爲物不貳其生物不測天之神道也而四時不忒以其誠无息而已聖人觀天之神道而設教亦惟誠而已故天下服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意誠心正而天下治率此道也易說○盥而不薦初未嘗致物也威儀度數亦皆未舉而已有孚顒若其所以交於神明者

蓋有在矣又云禮莫重於祭祭莫重於灌蓋求鬼神於幽陰之時未致其文於此而能致誠以格鬼神則自灌而往其威儀度數足觀矣若不既其實而徒以繁文從事何足觀乎故孔子嘗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蓋歎時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女西鄰之禴祭又曰二簋可用享其不貴物而貴誠如此又曰古人所以交神而接人其道一主於誠初无二也故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幽明本无二理故所以感之者亦以一理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所謂神道誠意而已誠意大

德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在下而觀上謂之觀童觀闚觀觀國
之光是也在上而眡下謂之觀大觀在上觀我生
觀民是也故在下者觀上之好惡而風知所移在
上者不求於下至誠以示之而已故曰大觀在上
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
而化也觀之成卦二陽在上四陰在下所謂大觀
也坤下而巽上所謂巽而順也九五得位而應焉
所謂中正以觀天下也聖人在上无思无為以治
天下何事於精神心思之所及哉至誠以示之而

已故曰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況萬民乎
故垂衣拱手不下袵席之上而天下化者誠以先
之也故曰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
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也經曰觀盥而不薦
有孚顒若誠之本也至於薦也備物而將之末也
且天之神道四時見之矣其升降之運本之一氣
一氣之運本之於一誠故八卦之變起於中孚非
誠則不能也聖人之神道見於教化教化之成敗
見之於風俗風俗之所自出於上之誠信故知遠
之近知風之自則有至於无聲无臭者矣彼刑名

度數曷足以明之故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者乎知其聲色之於化民末也○夫乾確然示人
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
也其所以為貞觀者何乎易簡而已矣天之生物
也不期於生而萬物以之生地之成物也不期于
成而萬物以之成孰為之主張孰為之或使莫之
令而常自然蓋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一者誠
而已故聖人之治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中正以
應之而已故曰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貞則亦誠
而已故誠者天之道也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者也夫誠之為道也至矣則何施何為
而可以臻于此乎蓋君子内省不疚无惡於志其
所不可及者唯人之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
愧于屋漏不動而恭不言而信篤恭而天下平也
三代之盛時正月之吉布治於邦國乃縣治象之
法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及其衰也治象之
法未廢也而治亂之迹如是之不同何也誠與不
誠之效也故曰至誠如神鬼神之為德也視之而
不見聽之而弗聞使天下齊明盛服以承其祭祀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故曰神之格思不

可度思故天之神道聖人之神道推此可得而知之也嗚呼二帝三王遠矣吾於此猶可觀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觀在上以巽順之德居中正之位初未嘗有心於示人也其誠明之著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有不可揜者焉亦猶聖人有以示之也觀之者至於不期化而自化是之謂神道神道之謂大觀且觀之天則天亦无所示也特四時不忒而已因四時不忒而萬物自生自化故知四時不忒是爲天之神道由人言之亦曰天之大觀也聖人大觀其道同天則下觀而化也宜矣曰設敎者天无敎聖人主敎雖以不敎敎之亦曰設敎可也帝堯之則天孔子欲无言皆是道也乾卦言各正性命保合大和天之神道其及物如此而已然彖因卦辭盥而不薦明一卦之全體盡巽順之道以居中正故曰大觀九五言一爻之義能巽而已故反諸其身爲觀民之道也卦辭彖辭明其大者象與爻抑又次焉是亦取義不同也卦之名不曰大觀者以上下大小之觀无不兼統而言故獨曰觀而彖則首明大觀之義也易說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敎

伊川先生曰風行地上周及庶物一作由歷周覽之象故先王體之爲省方之禮以觀民俗而設政敎也天子巡省四方觀視民俗設爲政敎如奢則約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省方觀民也設敎爲民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風行地上省方之象也先王之省方无非事者所以觀民設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之爲物初不知其生化萬物也而萬物自生自化猶大觀在上下觀而化故爲觀之象也省方觀民設敎伊川謂如奢則示之以儉儉則示之以禮是也禮王制言巡狩之禮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賈以觀民之所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服正之此省方觀民設敎也彖言神道設敎天下不知所以然而然觀民設敎則其迹可見矣所以爲王者之事非盡彖之道者也易說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居遠於陽是以一作其觀見者淺近如童稚然故曰童觀陽剛中正在上

聖賢之君也近之則見其道德之盛所觀深遠初
乃遠之所見不明如童蒙之觀也小人下民也所
見皆淺不能識君子之道乃常分也不足謂之過
咎若君子而如是則可鄙吝也○所觀不明如童
稚乃小人之分故曰小人道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所觀者末小人之道施於君子則吝
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先王豈以其術智籠天下之民而
愚之哉蓋道无方也反而觀之則无己泛而觀之
則无物虎豹得之而猛噬蛇虺得之而毒螫厚者
見之而爲仁薄者見之而爲惡觀老子之學變而
爲申韓則民不可使知之理可見矣蓋其氣質或
不良而竊窺其端倪則適足以逞其不肖之心而
已此小人之童觀所以无咎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初以陰柔在下而遠於陽明不足以
視遠矣童觀也童蒙未有知者也君子之所爲衆
人固不識乃其常分耳大觀在上而小人以童觀
未有咎也君子宜知之者也而以童觀則可吝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觀之初以柔自處未見其有立童

觀是也童則蒙而无知小人道也小人能用童觀
則內无剛戾之性外无強暴之行惟知觀人而効
之者也何咎之有君子以設教立道爲事反同小
人之觀不亦鄙乎故曰君子吝初六小人之觀也
六二女子之觀也三四君子之觀也易說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於五觀於五也五剛陽中正之
道非二陰暗柔弱所能觀見也故但如闚覘之觀
耳闚覘之觀雖少見而不能甚一作盡明也二既不
能明見剛陽中正之道則利如女子之貞雖見之
不能甚明而能順從者女子之道也在女子爲貞
也二既不能明見九五之道能如女子之順則不
失中正乃爲利也○君子不能觀見剛陽中正之
大道而僅一有能字闚覘其彷彿雖能順從乃同女子
之貞亦可羞醜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得婦人之道雖正可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而二以陰柔之質在下卦
之內五之宗廟之美室家之好非二之所能見也
闚觀而已夫視不出乎閨門之內爲女子之正則
利矣居大觀之時而爲女子之正是亦可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闚者觀之小道也六二柔順居中女子之象也而見應焉故利女貞所謂可醜者非女子之醜也君子爲闚觀則醜也男女吉凶不同故恒卦曰婦人貞吉夫子凶則此利女貞者固知爲男子之醜也故初之象言小人道則知君子必吝二之爻言利女貞則知男子可醜不然柔順居中得其正應何醜之有 易說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非其位處順之極能順時以進退者也若居當其位則无進退之義也觀我生我之所生謂動作施爲出於己者觀其所生而隨宜進退所以處雖非正而未至失道也隨時進退求不失道故无悔咎 一作吝 以能順也○觀己之生而進退以順乎宜故未至於失道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上所施而進退雖以陰居陽於道未失以其在下卦之體而應於上故曰進退 易說

廣平游氏曰觀六三觀我生進退者省諸己也度德以就位量能以任官也九五觀我生者驗諸民也所以審好惡而察治忽也夫如是則興事造業无過舉矣故无咎此在 上位者與德稱而志在民者之所爲也故特稱君子以別六三也若夫上九之觀其生則觀其時之施設也此有君子之才而无其位身在畎畝而志常在君者之所爲故亦稱君子而象因其有觀以知其志未平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之德觀天下之所宜觀也六三上應於九而居非其位能量己以進退雖未得正未失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順而應上可以進也柔不當位可以退也觀我道之可進而進可退而退則爲不失進退之道矣雖孔子用舍行藏孟子得志不得志之說不過如是而已 易說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尚賓也

伊川先生曰觀莫明於近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聖賢之君也四切近之觀見其道故云觀國之光觀見國之盛德光輝也不指君之身而云國者在人君而言豈止觀其行一身乎當觀天下之政化則人君之道德可見矣四雖陰柔而巽體居正切近於五觀見而能順從者也利用賓于王夫聖明在上則懷抱才德之人皆願進於朝廷輔戴之以康濟天下四既觀見人君之德國家之治光華盛

美所宜賓于王朝效其智力上輔於君以施澤天
下故云利用賓于王也古者有賢德之人則人君
賓禮之故士之仕進於王朝則謂之賓○君子懷
負才業志在乎兼善天下然有卷懷自守者蓋時
无明君莫能用其道不得已也豈君子之志哉故
孟子曰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旣觀
見國之盛德光華古人所謂非常之遇也（一无也字）所
以志願登進王朝以行其道故云觀國之光尚賓
也尚謂志尚其志意願慕賓于王朝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巽而以陰居下賓之必无過也
故利（下一作律）（易說）
龜山楊氏曰大觀在上國之光也而四近之則觀
國之光宜賓于王矣蓋四大臣之位人主之所尊
禮也故謂之賓（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六三
觀我生進退量力度德而後進也六四以量力度
德爲未盡則又觀國之光見其有禮也見其多賢
也然後利賓于王蓋君子難進而易退也如是而
說者乃謂賓有不純臣之義舜賓于四門豈皆禮
其不純臣者邪蓋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則孰无賓

之義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古之人道合則從不合則去
孰无賓之義乎雖曰君之光莫光於有德國之光
莫光於用賢六三遠君方且自觀其身而圖進退
四則逼近君之地已進而觀國者也國有光焉非
利用賓于王之時乎蓋无進退之疑也或謂賓有
不純臣之義夫忠臣嘉賓賢有德之稱也（易說）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人君之位時之治亂俗之美
惡繫乎己而已觀己之生若天下之俗皆君子矣
則是己之所爲政化善也乃无咎矣若天下之俗
未合君子之道則是己之所爲政治未善不（一作未）
能免於咎也○我生出於己者人君欲觀己之施
爲善否當觀於民民俗善則政化善也王弼云觀
民以察己之道是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觀我所自出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五以中正觀天下而天下之所觀
也故得失驗之民而後見欲觀我生觀諸民而已
矣苟有失焉其過可補也故君子无咎（易說）○道雖
本諸身得失則驗之民而後見故易曰觀我生觀

民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六二中居大觀之位未當責天下以必化惟觀我道之何如耳天下入於君子之塗我之道得也故无咎是觀民所以爲觀我生也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又曰失諸正鵠則反諸其身皆九五觀民之道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皆天下爲君子之時也 易說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處於上爲下之所觀而不當位是賢人君子不在於位而道德爲天下所觀仰者也觀其生觀其所生也謂出於己者德業行義也既爲天下所觀仰故自觀其所生若皆君子矣則无過咎也苟未君子則何以使人觀仰矜式是其咎也○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无所事也是其志意未得安也故去志未平也平謂安寧也 易傳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无位之地是賢人君子抱道德不居位爲衆人觀仰法式者也雖不當位然爲衆人所觀固不得安然放意謂己无與於天下也必觀其所生君子矣乃得无咎聖人又從而賛之謂志當在此固未得安然平定无所也觀聖人教示後賢如是之深賢者存心如是之仁與夫素隱獨善者異矣 語錄

横渠先生曰以剛陽極上之德居不臣不任之位以觀國家之政志有所未平也有君子循理之心則可免咎俯視九五之爲故曰觀其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外賢人无位而爲天下之所觀也能觀己之動出而補其過則无咎矣曾子之三省是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道之已成處觀之極不當其任者非若小人女子之童闚又无進退之疑无賓主之利者也故觀其生九五之君六三之臣皆在所觀也志未平者上不能忘君下不能忘民猶有心於觀焉故君子居之則无咎是以聖人慎於在上之觀必觀天而設教者以此 易說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二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三

䷔ 震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噬嗑序卦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嗑者合也既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也噬嗑所以次觀也噬齧也嗑合也口中有物閒之齧而後合之也卦上下二剛爻而中柔外剛中虛人頤口之象也中虛之中又一剛爻爲頤中有物之象口中有物則隔其上下不得嗑必齧之則得嗑故爲噬嗑聖人以卦之象推之於天下之事在口則爲有物隔而不得合在天下則爲有強梗或讒邪間隔於其間故天下之事不得合也一无也字當用刑法小則懲誡大則誅戮以除去之然後天下之治得成矣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无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除去之則和合矣故間隔者天下之大害也聖人觀噬嗑一作齧合之象推之於天下萬事皆使去其間隔而合之則无不和且治一作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去天下之間在任刑罰故卦取用刑爲義在二體明照而威震乃用刑之象也易傳

噬嗑亨利用獄

伊川先生曰噬嗑亨卦自有亨義也天下之事所以不得亨者以有間也噬而嗑之則亨通矣利用獄噬而嗑之之道宜用刑獄也天下之間非刑獄何以一作不可以去之不云利用刑而云利用一无利用字獄者卦有明照之象利於察獄也獄者所以究察情僞得其情則知爲間之道然後可以設防與致刑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正蒙

白雲郭氏曰噬嗑之名有二義合而言之則噬而後合嗑而後亨事之序也別而言之則方噬者未合既嗑者不噬噬爲始也嗑爲終也終始之義分焉文王之辭兼始終故言亨謂嗑之終也言利用獄謂噬之始也噬之始立卦之義也嗑之終卦成之義也周公論立卦之始故爻辭言噬而不言嗑

非无嗑義也舉一以明之耳孔子於彖從文王蓋釋文王之辭也於象從周公蓋釋周公之辭也於繫辭極其終蓋明文王周公之所未言也故言曰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皆以嗑爲義而不及噬也如是則知方立卦之始主於噬而卦成之後主於嗑矣主於噬故利用獄嗑亨之時非利用矣是以聖人於道德仁義无時不用刑獄雖設而其用有時者蓋本噬嗑之義故也唐虞之民不犯成周刑措不用方是時則不以用獄爲利也故知利用特在

於有間之時易之爲辭其旨遠哉然頤中有物事之至小者也而名卦之義有取於此者蓋易之道觸類而長之雖大而天下莫能載小而物莫能破者其道皆一也又況頤中至小猶須震之動離之明而後可斷矧有大於此者乎是以聖人欽恤之而不忍也易說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伊川先生曰頤中有物故爲噬嗑有物間於頤中則爲害噬而嗑之則其害亡乃亨通也故云噬嗑而亨○剛柔分以卦才言也剛爻與柔爻相間剛柔分而不相雜爲明辨之象明辨察獄之本也動而明下震上離其動而明也雷電合而章雷震而電耀相須並見合而章也照與威並行用獄之道也能照則无所隱情有威則莫敢不畏上既以二象言其動而明故復言威照並用之意○六五以柔居中爲用柔得中之義上行謂居尊位雖不當位謂以柔居五爲不當而利於用獄者治獄之道全剛則傷於嚴暴過柔則失於寬縱五爲用獄之主以柔處剛而得中得用獄之宜也以柔居剛爲

利用獄以剛居柔爲利否曰剛柔質也居用也用柔非治獄之宜也並易傳○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也呂與叔

橫渠先生曰九五分而下初六分而上故曰剛柔分合而章合而成文也○六自初而進之於五故曰上行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麗而下動一剛間之頤中有物之象也噬而嗑則間去矣故噬嗑而亨也夫噬嗑者除間之卦也除間以刑爲用故利用獄獄者所以

治間而求其情也治而得其情則刑之而天下服矣故不言利用刑而曰利用獄也夫剛柔分以文言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以二體言也繫辭曰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剛柔分而不相雜非文也用文非所以治獄故也動而明雷電合而章則威明並著而无留獄矣此治獄之道也六五柔得中而上行用獄之主也人君阻法度之威而濟之以剛果則片言折之可也然刑者侀也一成而不可變則人君所宜恤也故古之治獄者吏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成告于王王三宥之而後制刑此以柔用刑不以剛決之意也人君以剛健為德五君位也而柔居之不當位也故所利惟用獄而已 自噬嗑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噬嗑自否出者也否乾上而坤下乾剛而坤柔初六一變而為六五離柔也九五一變而為初九震剛也昔之剛者今則分而下為柔昔之柔者今則分而上為剛故曰剛柔分剛在下則動柔在上則明動而明初未章也合而後章而六五居上无剛健之材利獄除間而已老子曰天地之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此間之不可不除而利獄以除間者人事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自否來否乾剛而坤柔初六升而為離柔也九五降而為震剛也雍曰剛柔之分蓋以乾之三剛分一以成震坤之三柔分一以成離也否泰二體乾坤之純故噬嗑與賁皆稱分為噬嗑之彖蓋具三義自巳成一體論之合六爻而言有頤中有物之象自乾坤之變論之則有剛柔分之義自震離二體而言故曰動而明雷動也電明也雷與電合則天威於是乎章動而且明則聖人之威於是乎立此聖人法天之道而用獄也柔得中六五也上行則法天動而必明之意也故雖无剛健之才以當其位亦可為噬嗑之主而用獄矣由是知聖人用獄无私情一本天道而已然則漢唐之興卒无三代之治者不明法天故也其惡之大尤見於用獄之際不知雷電之必合以盡動而明之義復蹈秦皇慘毒之政其傳祀數百年亦已幸矣是以游聖門者羞稱之 易說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勑法

伊川先生曰象无倒置者疑此文互也雷電相須並見之物亦有嗑象電明而雷威先王觀電雷之象法其明與威以明其刑罰飭其法令者明事理而爲之防者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先王觀雷電威明之象而致慎焉故明罰勑法明則不濫勑則不苛（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書之金縢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故知雷電之威无隱而弗及也易之取象噬嗑與豐无以異此噬嗑者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天之動威其行如此則先王之用刑其有不慎者乎故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於此可見矣然則噬嗑與豐施設之序何異也曰猶之天也將先春而後秋乎將先秋而後春乎故折獄致刑蓋有不得已而然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先動而後明初未明也故不敢折獄致刑豐則先明而後動初已明也故不待明罰勑法而後用也雍曰二卦先後之象蓋於此矣然噬嗑方動以期於明必先明其罰勑其法以示天下使天下知所避然後犯于有司者可以麗其罪若周官大司寇縣刑象之法于象魏小司寇令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令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至於士師又憲禁令于國及郊野此之謂明罰勑法也豐則已明而動是已布刑也已令憲也動則麗之刑矣若大司寇邦典定之邦法斷之邦成弊之小司寇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用情訊之至于旬乃弊之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此之謂折獄致刑也是皆聖人之政見於有迹者也若其至仁內充推恩四海蓋不可得而見焉特於聖人之言得其大槩而已觀舜戒羣后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戒皋陶曰惟明克允又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曰刑期于无刑而皋陶稱舜亦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知此則盡噬嗑之用獄矣然舜之命皋陶必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然後曰汝作士蓋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利用獄之時也由是知非噬嗑之時聖人未嘗以用獄爲利也（易說）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初最在下无位者也下民之象爲受刑之人當用刑之始罪小而刑輕校木械也其過小故屨之於足以滅傷其趾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一有後字）得无咎也初與上无位爲受刑之人餘四爻皆爲用刑之人初居最下无位者也上處尊位之上過於尊位亦无位者也王弼以爲无陰陽之位陰陽繫於奇偶豈容无也然諸卦（一作爻）初上不言當位不當位者（一作不言位當不當者）蓋初終之義爲大臨之初九則以位爲正若需上六云不當位乾上九云无位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也○屨校而滅傷其趾則知懲誡而不敢長其惡故云不行也古人制刑有小罪則校其趾蓋取禁止其行使不進於惡也（易傳並）

横渠先生曰戒之在初小懲可止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之用刑期於无刑而已當用獄之初未至於惡積而罪大猶足以遷善也故屨校滅趾使不進於惡而已所以小懲而大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初最下上過尊位皆无位也无位受刑者也王弼謂无陰陽之位非也雍曰觀輔嗣傳文曰无位而已伊川謂无陰陽之位者以略例言初上无陰陽定位故也易之於爻以二三四五爲人道之著初上雖爲始終然既居六畫之內安得謂之无位若謂非有位用事之象則可也是以在噬嗑爲受刑之人夫以聖人仁覆天下於小罪輕刑固宜赦宥而此初九屨校滅趾不以爲過何哉蓋小懲於早所以大誡於後使惡不進是爲无刑之本此聖人之大仁也不然姑息不忍長惡孰甚焉校者械之通名在足之校屨之而設其趾大其校也使之不能行也乃所以戒其惡之不行也（易說）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之位用刑者也四爻皆取噬爲義二居中得正是用刑得其中正也用刑得其中正則罪惡者易服故取噬膚爲象噬齧人之肌膚爲易入也滅沒也深入至沒其鼻也二以中正之道其刑易服然乘初剛是用刑於剛強之人刑剛強之人必須深痛故至滅鼻而无咎也中正之道易以服人與嚴刑以待剛強義不相妨○深至

滅鼻者乘剛故也乘剛乃用刑於剛強之人不得不深嚴也深嚴則得宜乃所謂中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居有過之地而己噬之乘剛而動為力不勞動未過中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中正之德處用獄之時則刑當而罪得矣故有噬膚之象焉膚言噬之易也鼻者息之出入往來而不窮也九四為間者也而初應之二剛合則為間大而難噬矣故乘之絶其往來乃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噬嗑柔得中而上行蓋才不足而資物以為用者也柔順中正裕於矜恤之仁而略於剛斷之義然而噬膚之易有滅鼻之深蓋乘剛之過也六二且以為戒況其它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三四五皆言噬蓋用刑除間之爻也膚柔脆之物易噬也夫六二柔順中正之德宜其用刑无過舉矣今噬膚之易而有滅鼻之深者蓋六二以柔乘剛患在不及能勉於用剛焉乃能乘剛故此噬深亦无咎也古者刑亂國用重典豈非噬膚乘剛之義乎四爻必假膚腊胏肉見義者以噬嗑之名本取頤中之象故也易說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用刑者也六居三處不當位自處不得其當而刑於人則人不服而怨懟悖犯之如噬齧乾腊堅韌之物而遇毒惡之味反傷於口也用刑而人不服反致怨傷是可鄙吝也然當噬嗑之時大要噬間而嗑之雖其身處位不當而強梗難服至於遇毒然用刑非為不當也故雖可吝而一无而字亦小噬而嗑之非有咎也○六三一无二字以陰居陽處位不當自處不當故所刑者難服而反毒之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所間在四四為剛陽故曰腊肉非禮傷義故曰遇毒能以為毒而舍之雖近不相得小有吝而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中有物謂九四也則噬嗑之為間惟九四而已故有腊肉之象焉腊肉物之全體也六三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上當九四之剛故噬腊肉而遇毒也噬腊肉而遇毒故可吝然噬終必合故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雖乘剛而能噬深者中正故也六三之柔又非中正其噬難矣而能擇乾物之小

者噬之猶如治小獄決小罪可謂度德而量力者也然其威德終不足以服人適足以招怨懟而致悔吝以其刑既小是以止於小吝而无大咎也鄭氏周官注以小物全乾爲腊馬氏以有骨謂之胏其義最得之毒害也猶人不勝其噬而疾作也〈易說〉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近君之位當噬嗑之任者也四已過中是其間愈大而用刑愈深也故云噬乾胏胏肉之有聯〈一无聯字〉骨者乾肉而兼骨至堅難噬者也噬至堅而得金矢金取剛矢取直九四陽德剛直爲得剛直之道雖用剛直之道利在克艱其事而貞固其守則吉也九〈一无九字〉四剛而明體陽而居柔剛明則傷於果故戒以知難居柔則守不固故戒以堅貞剛而不貞者有矣凡失剛者皆不貞也在噬嗑四最爲善○凡言未光其道未光大也戒於〈一作以〉利艱貞蓋其所不足也不得中正故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五爲陰柔故喻乾胏能守正得剛直之義故艱貞吉其德光大則其亨非艱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合一卦言之則爲間者也以爻言之則居大臣之位任除間之責者也易之取象不同類如此夫處群陰之中當除間之責其任難勝矣故有噬乾胏之象焉胏肉之有骨者堅而難噬也噬胏而得金矢以剛克遇之也蓋剛過中故有金矢之象焉夫用獄之道君子所宜盡心也一之以剛直則獄有不得其情者故利艱貞吉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雖利艱貞未能使无訟也故曰未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胏骨之堅強而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爲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

尚且曰利艱貞吉則先王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愼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胏骨之乾堅強難噬者也噬嗑皆以柔而四爲頤中之間上下二陰三五之所同欲以噬者也故在訟則爲難聽之訟在獄則爲難折之獄而九四以剛明而聽之能得其情者也古者以兩造禁民訟以兩造聽之而无所偏受則不直自反而民訟禁矣入束矢於朝不直則入其矢所以懲不直也以兩劑禁民獄而无偏信則不信者自反而民獄禁矣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不信則入其金所以懲不信也方九四之聽訟也既得其矢則不直者自反而服其非又得其金則不信者自反而服其罪則難折之獄既折而得其情矣尚且曰利艱貞吉則人之於獄訟其可易言之哉故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言一成而不可變也故於聽之始也如此之愼於其成也則又可知矣雍曰九四有至難之噬而得束矢鈞金猶曰利艱貞吉者曾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蓋聖人明愼欽恤之意也雖然刑期於无刑必也使无訟如是則得金矢亦安足以爲聖人之光哉所謂聽訟猶人者也帝堯之光被四表文王之光于四方其道有大於此者矣故孔子之象以九四爲未光也易說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卦愈上而爲噬乾肉反易於四之乾胏者五居尊位乘在上之勢以刑於下其勢易也在卦將極矣其爲閒甚大非易嗑也故爲噬乾肉也得黃金黃中色金剛物五居中爲得中道處剛而四輔以剛得黃金也五无應而四居大臣之位得其助也貞厲无咎六五雖處中剛然實柔體故戒以必貞固而懷危厲則得无咎也以柔居尊而當噬嗑一作堅之時豈可不貞固而懷危懼哉一作危懼也○貞厲所以能无咎者以所爲得其當也所謂當居中用剛而能守正慮危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四上九難於屈服故曰乾肉得居中持堅之義貞而危則得无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任天下之重而以柔居之欲除

天下之間噬之亦難矣故有乾肉之象焉然擒天下之利勢噬之雖難與噬乾胏則異矣居中而處剛得黃金也噬乾肉得黃金雖不當位而居中則不過處剛則不茹得當也其除間也能勝其任矣故於貞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聽獄之道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然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嗑乾肉得黃金

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尚且曰貞厲无咎何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乎故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噬嗑之義有審克之斷无五過之疵可以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者也故噬乾肉得黃金亦庶幾居中之得也又曰六五之貞厲才得當而已質之虞芮質厥成其亦未優乎雍曰乾肉之噬易於乾胏六五柔而用中有可噬之道故得黃金然猶貞厲者蓋未能盡為君之道故也觀舜命臯陶作士而戒以无刑孔子子仲由折獄而自任以无訟蓋君道无事於獄不必有乾肉之噬矣易說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上過乎尊位无位者也故為受刑者居卦之終是其間大噬之極也繫辭所謂惡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者也故何校而滅其耳凶可知矣何負也謂在頸也○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

其无所聞知積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傷其耳一无傷字誠聰之不明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為間之極至於惡積而罪大以其聰不明也使之聞過而改寧至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不積小善不去小惡終至於不可揜不可解之際故有何校滅耳之凶則其聰之不明可知也蓋能明善惡安危之戒必无是凶矣然初六滅趾上九滅耳或以滅為刑而疑之獨孔氏以謂滅沒也蓋屨校何校則刑也屨校桎其足也桎大而沒趾也何校械其首也械大而沒耳也

噬膚之易而深噬焉自沒其鼻用力之過也此皆沒之義也若以滅耳爲刵滅鼻爲劓滅趾爲刖則上九復不爲凶而初二又不爲无咎也書注劓則輕刑也考之呂刑剕辟爲重故漢重斬趾同於棄市方初六小懲固不當斷趾上九罪大復不當輕刑以是知三者言滅皆非刑也初二无咎上九則凶蓋戒之於早故終爲无咎上九已極雖戒亦晚矣然則械其首者安知終不罹於大辟乎故爲重刑也 易說

䷕ 離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賁序卦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易傳

賁亨小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能加之文而已又曰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有彼有質則有文自然之理也一則不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夫天與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

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變者風雷益又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又取損下益上是也有以二象成卦又取爻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非謂自上體而來也凡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居尊位是進而上行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先儒謂賁本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乎雍曰賁自泰來雖取六二上九之變其實主文明之道者六二而已故彖釋賁亨則曰柔來文剛其文有異於噬嗑所謂剛柔分也小利有攸往以上九雖變而非主卦之爻是以小利而已易說

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伊川先生曰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一作相交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之道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以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下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

又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

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

坤變而爲六子八卦重而爲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並易傳）○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一作只）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劉元承手編）

龜山楊氏曰賁飾也文无所止則无所致飾焉文明而麗乎止卦之所以爲賁也凡賁之道能爲之文而已不能增其質也柔來文剛有其質矣故亨

剛上而文柔天文也由是而變化生焉故觀此足以察時變傳曰器以藏禮禮以藏器則文明止矣此人文也故觀此足以化成天下（自賁亨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王輔嗣曰互體不足推及卦變變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甚哉斯言之過也互體卦變其來尚矣將一切而去之不可也且賁之成卦變自泰來上六之柔下文於九二之剛九二之剛上文於上六之柔故曰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是則剛柔上下相錯而相文天文人文備於此矣此言不可誣

也而鄭康成之徒又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爲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率由是也惟人也内之於一身外之於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嚮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和上行之以成教下化之以成俗豈出於或使之然哉蓋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有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薄蝕之異精祲之祥而知吉

凶水旱之變則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則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者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鄭康成輩謂離爲日天文也艮爲石地文也天地二文交相飾爲成賁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一物不相文今纔得之二象而已故經曰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則凡麗乎天地者无非文也惟人則内之於一身外之於

庶物因其理而節文之所謂文明以止是也故君尊臣卑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立兄先弟後夫唱婦隨上行之以爲教下化之以成俗一本於上下相文自然而止耳故觀乎天文則日中星鳥宵中星虛而知東作西成之序時變可知也觀乎人文則二南之道麟趾騶虞之應化成可知矣故謂水火土石風雨露雷不如剛柔相摩八卦相盪之爲博也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不如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之爲約也故君子惟易可以盡心焉

雍曰王氏有言互體不足遂及卦變變又不足推

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彌甚此言卦變不可用也及觀輔嗣解賁之彖辭則曰坤之上六來居二位柔來文剛之義也乾之九二分居上位分剛上而文柔之義也如此則賁自泰來乃卦變也故正義曰今謂此卦本泰卦故也是以隨蠱噬嗑賁之彖以卦變爲主臨川則去艮乾德之所成離坤道之所成如此則小可爲旅亦可爲諸卦蓋諸卦皆自乾坤索而成今獨言於離下艮上之賁者以自乾下坤上之泰來不得與諸卦同也且賁飾也交相飾謂之賁柔來而文剛則剛爲質而柔爲文也以

剛爲質而柔爲文之得中得正此六二所以爲賁也
分剛上而文柔則柔爲質而剛爲文也以柔爲質
而剛文之文非中正之位可小事而已此上九所
以小利有攸往也然由二卦之變論之則以六二
上九二爻爲主是爲乾坤之變文也地道无成而
代有終則是地來文天天往文地皆以天爲主地
在其中耳故獨曰天文也由一卦之成論之則上
體爲艮下體爲離是爲艮離之成文也故曰文明
以止人文也天文主二卦之變人文由一卦之成
故觀乎天文者可察時變觀乎人文者能化成天

下此聖人觀賁之卦以用賁之道也以是知乾坤
相文而獨歸之天蓋包犧畫乾之道也艮離因變
而得人文蓋文王重卦之道也天人之分見矣 易說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伊川先生曰山者草木百物之(一无之字)所聚生也火
在其(一无其字)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
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脩明其庶政
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
所致愼也豈可恃其(一无其字)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
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惟以山下有火明

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
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
文以折獄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敢折獄者明不兼於下民未孚也
故止可明政以示民耳 易說
龜山楊氏曰文明以止賁之象也觀文明之象則
可以明庶政用文非折獄之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本乎天者親上火之性也本乎地者
親下山之德也山在上而親下火在下而親上是
又相飾成文之象也聖人之德无加於明文明如

此故可以明庶政然无敢折獄者有其象而无其
才故也噬嗑以離明而明罰豐以離明而折獄賁
之文明是有其象也噬嗑動而明豐明以動而賁
文明以止是无其才也且噬嗑與賁皆有頤中有
物之象而賁无除間之義者蓋動則間當除而止
則不能爲間也洪範曰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
作凶亦猶爲間雖一而有動止不同之義也 易說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
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无所施

於天下惟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脩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文明之德以貴居賤脩飾於下故曰賁其趾義非苟進故曰舍車而徒(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一卦之下趾之象也賁其趾徒行之象也不爲臣不見諸侯義也故召之則不往往役義也故庶人召之亦往舍車而徒者也君子之自賁其行豈有待乎外哉守義不渝而已故軒車不容巷子貢以爲愧仁義之懸與馬之飾原憲不爲也此舍車而徒之謂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趾在下者也徒行賤者之事也皆初之象也君子以義爲榮而不以徒行爲辱舍生取義尚有之況車徒之閒乎是以古之人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惟義所在而已故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雖徒行也乃以義飾其趾者乎二之虛中猶載我者也舍二應四義弗乘也若夫小人不義而乘盜之招也雖慶氏之車何有於我哉孔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孟子萬鍾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充舍車而徒之義則義不可勝用然後孔孟之學可得而至也(易說)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伊川先生曰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繫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繫其質也○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惟繫所附也猶知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

其質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賁其須起意在上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麗也陰麗乎陽也二雖爲文明之主然以陰麗陽而巳其爲賁也不能爲无有須之象焉須附頤而生與上俱興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夫待而後應與上同興夫何咎焉不曰吉凶初无失得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安定先生謂須待也君子之道不可以躁進也蓋上下相文之時六二以文明而麗乎下柔順中正无私无應靜而有待物必有致飾者雍曰以王輔嗣之清談猶以須爲上附之物獨安定以爲須待然後賁之六二可得而言也六二文明之主也有待而興智之事也然其須也乃所以爲賁歟與上興者柔而无應故須九三剛爲之助則可與於君矣（易說）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伊川先生曰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飾而不常且非正（一有則字）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貞則吉也其賁既常而正誰能陵之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下皆柔无物陵犯然不可邪妄自肆故永貞然後終保无悔（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剛得位有其質矣而間乎二陰之間上下交賁之故曰賁如濡如也居文明之極爲二陰所濡非正固而移其質則凶之道也故惟永正乃吉永正則其守固矣非二陰所能移也其孰能陵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以剛德居文明之極其不待致飾而賁於自然者故曰賁如也濡如有相與之義二足以飾三而三亦所以飾二之須也賁之時上下相文二三既以剛柔盡須濡之義得賁之道矣能永保而固守何吉如之終孰得而陵之哉相與非

其道多致陵此言致飾故終莫之陵也易說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爲一无爲字可疑也雖爲三寇讎所隔未得親其婚媾然其正應理直義勝終必得合故六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性爲艮止故志堅行潔終无尤累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上文柔而爲艮艮止也剛止乎上而四居其下未獲賁也故賁如皤如皤白也雖未獲賁而從上之志已行矣故曰白馬翰如言從之疾也然分剛文柔雖止乎上匪寇也是乃婚媾也終必獲賁矣故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賁雖剛柔相文然陽道常饒故足以兼人陰道常乏故有受飾之理四雖自飾矣亦有皤如之質將受物之飾猶六二之須丘園之賁皆虛己待物之象也初九以剛強之才飾其趾而來翰如之馬也馬之來所以飾四之皤四亦以飾馬之白皆有受飾之質而交相文也此其所以爲賁也凡剛自內進柔必疑之蓋力不足而居上常懼人之寇己也初以剛下柔而來應匪寇也婚媾之道也六四雖多懼懷疑終何尤哉伊川云翰從之疾也易說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

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
其吉也戔戔翦裁紛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
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裁剪紛裂戔戔然束帛
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裁製而成用也其資於
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
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
爲吉也○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
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陽相因物所阜生柔中之德比於
上九上九敦素因可恃而致富雖爲悔吝然獲其

吉也其道上行故曰丘園悔一作從易說
龜山楊氏曰先王備禮廣樂藻飾治具所以賁天
下也六五柔履尊位而賁于丘園則所賁小矣束
帛戔戔用禮薄矣非人君所以賁天下之道也故
吝夫丘園已所有也六二正應之象然二爲文明
之主而五賁之得所賁矣故終吉而有喜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丘園以地言之則生財之本也
以人言之則尚德之人也夫得賢者則能立太平
之基亦至治之本也故六五致飾於本其末有不
盛者乎尚且束帛以卷之不嫌於損少亦儉而用

禮之意也儉而用禮則生物不匱而賢者不以沒
禮傷廉而遂之故終有喜也彼致飾於物至於窮
侈極美與夫得賢於畎畝之中幡然改是曰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者可同言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爲賁之主及于丘園所飾遠矣
非若二三之須濡初四之私應也其道豈不廣且
大哉聖人不遐遺之義也遠且不遺況邇者乎丘
園尚及之況朝廷之上乎故商之賁也及於耕莘
周之賁也及於漁釣賁于丘園乃所以飾天下國
家非特下飾窮士而已束帛戔戔幣聘之禮湯聘

伊尹文王聘呂望實幣帛藉籠之意也子夏傳云
三元二纁象陰陽爲束帛或以戔戔爲多何哉馬
氏云戔戔委積貌許慎以戔從二戈蓋謂有相次
不一之意四方聘賢前後相望於道如有次非一
所也然以幣聘賢猶爲吝道故孟子言仁人不可
以貨取而在禮不發故賢者至而終吉也人君與
天下之喜莫喜於得賢故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
下喜樂之而詩人於得賢與賢育材之際未嘗不
以喜樂壽考終之蓋六五之吉有喜之義也先儒
多以賁于丘園爲聘士獨王氏孔氏以爲國之道

不尚華侈而貴儉約其說不同然書言野无遺賢詩有考槃在澗在阿之刺則丘園宜爲賢者所處之地必曰賁于丘園蓋示无遺賢之意爲國之道孰大於此孰美於此天下之治孰不本於此故在賁之時爲君道之至廣大也在易言于野于郊于陸于陵之類皆誠爲郊野陵陸何獨假丘園以爲質素也況質素爲上九之事六五正當賁之盛大之時言賁之盛大无過於得賢及遠爲國之休光若從王孔二家說云賁飾於束帛珍寶則質素之道乃隕落若設飾於丘園質素之所束帛乃戔戔衆多此務在積帛之多即管晏之學貪鄙小道豈足以无賁之六五之義乎在節之彖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聖人之崇尚節儉恐傷財害民而已非有望於束帛珍寶之多也聖人所寶惟賢苟有意於束帛戔戔之多又安足以爲聖人也哉故非聘賢之君不足以當六五之位王論鄙而害義孔氏膠於文象无待士之文丘園之義幾不復聞矣 易說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飾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它卦居極者異矣旣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則无咎飾不可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而居高潔无所累爲物所貴故曰上得志也 上一作止 易說

龜山楊氏曰賁无色色者也白賁受色者也惟无色爲能賁有質爲能受上九賁之極也剛止乎上有其質矣而文明麗之受賁者也故无咎而得志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見素抱樸成德之始也明白入素成德之終也雜卦曰賁无色也孔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吾從先進又曰文勝質則史質勝文則野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聖人之於質文何如此之相戾也曰聖人之尚質自然之質也聖人之貴文當文之文也故曰

忠信禮之質也義理禮之文也苟无忠信不可以虛拘者此也如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曰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元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爲貴也有以素爲貴者至恭无文父黨无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鼏樿杓此以素爲貴也然後知質者自然之質文者當文之文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獘也方賁之上下相文則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乎曰文明以止人文也至於僞何可尚也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恭爲人父止於慈爲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故孔子之筮曰白宜正白黑宜正黑其有取而言之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賁之文陰陽上下之相文自然之文也至於文明而不以止人爲之僞也人爲之僞殆不若白賁之爲得也禮有以文爲貴者有以素爲貴者孔子曰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无間然矣此之謂也故三代之王忠質相先救時之弊也方賁之時文既勝矣白賁无咎其救僿之道歟然則人之文也率歸之僞可乎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恭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未有不知止者也知止則誠而无僞矣雍曰大哉白賁之義也立德之始也治天下之本也且以一性言之天命謂之性也聖人懼其質而近於禽獸故假賁飾以文之文之不已於是乎窮人欲而滅天理是豈人之性也哉知白賁之義則知天命之性知天命之性則知率性之道知率性之道則知脩道之敎此中庸之道所以立也以天下言之則忠之弊救以質質之弊救以文文之不已其弊僿矣大者驕奢淫泆於其上小者放僻邪侈於其下是豈聖人之敎哉知白賁之道則救僿以忠于以繼周雖百世可知此三代之治所以復

也不然則君臣上下沈湎淫泆卿士師師非度從流志反尚何化成天下之有乎故彖言文明以止所以止其初上九言白賁无咎所以復其終義一也方未賁之時則白賁爲非既賁之後乃无咎矣此獨上九之事故象言上得志蓋得上九之志也 易說

䷖ 坤上艮下

伊川先生曰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易傳

剝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一（一作陽）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一无於字）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剝有二道有民剝君小人剝君子民之剝君不過厚百姓以自薄爲安宅順止之道小人剝君子則毋與爭利藏器待時而已潛龍勿用內文明而外柔順艱正晦其明儉德辟難遯之時義皆君子遇剝之義也剝之卦辭獨言不利有攸往者遇剝无宅說焉懼君子以道自任與小人校也 易說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伊川先生曰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剝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時順止以觀天理之消息盈虛說易

龜山楊氏曰剝剝也陰剝陽也五陰上行小人之長極矣有爵賞以導其前刑威以驅其後中才而下孰不變而從之乎雖有剛明之資蓋將遜言屈身以避害亦理勢然也夫剛柔之往來相為屈伸天行也柔能變剛惟剝之時為然非特相為屈伸而已君子於是時順而止之可也往斯害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觀剝之象則知所以治剝矣東漢之君子不知出此引類凶而授之柄率至俱傷兩敗而國隨以亡蓋有以取之也夫寒暑之變天且不能暴為之況於人乎然君子之尚消息盈虛无時而不然獨於剝言者蓋當是時存亡之機間不容息與它卦異故也說易○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剝之彖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剝之象斯可見矣剝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語錄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山附於地圮剝之象雍曰剝落也剛過以而柔落之卦之所以為剝也自初至五剝五剛而為柔剝之極也一陽順於下而止於上僅足以避害而已故不利有攸往然衆柔剝剛其害為難避君子觀順止之象而行順止之道故能處剝之時也消息盈虛天道之運君子所尚之道也當陽消陰息進盛而剝是為天道自然之運君子何尤焉不過於觀象順止俟時而已說易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伊川先生曰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

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山一作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易傳

廣平游氏曰山附於地則山頹之象山至於頹則以下不厚而上危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小人之剝必自下始浸而至乎上君子知所以厚下則无所措其剝矣乃可以安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剛柔言之則天道盈虛消息所以有剝自卦才言之則順而止之爲處剝之道由象言之則山附於地者剝也厚下安宅者處剝之道也彖象之義不一而足象言上者非獨君后也凡居上者皆當然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是亦厚下之道厚下所以安宅也夫知幾君子未必至於剝之時也不幸而至是不過厚下俟時而已易說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伊川先生曰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剝自下而上惟厚下爲可以安宅安民所以厚下也牀人所安也足牀所恃以爲安者也剝牀以足則蔑厚下之道也故凶小人剝民以自厚得志則害加乎人天下之凶也及夫進而位乎上則下已不厚矣亦非所以自安也故其卒至於剝廬而无所容其凶豈不已甚乎小人知此亦足以戒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剝自下興也故初言剝牀以足剝以厚下而安牀雖僅可安身亦非厚下之道况剝其足者乎既失厚下之道則下已滅矣然剝之初而未甚也所以蔑貞則凶言貞固不蔑則无凶矣詩曰截寢之牀故處床爲求安之道剝言牀亦見道之无乎不在也易說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剝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陰之侵剝於（一作附）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三雖陰類然志應在上二不能進剝陽爻徒用口舌間說力未能勝故象曰未有與也然志在滅陽故亦云蔑貞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辨牀之幹蓋上下之辨也剝止乎辨則剝未及上矣以其无應而未有與也然處羣陰之中其能終无與乎故曰未而已則蔑正之凶理必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辨牀之幹所以分上下也輔嗣謂足之上孔氏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辨之處義皆一也剝牀以辨則其剝進矣未有與者遠陽而无應无以止之也或近陽有應有以止之安有蔑貞之凶哉天下之患未有不自小至大自微至著苟不能辨之於早未有不至於凶者剝之初二有凶之漸而非凶也三以應而无咎四則凶矣（易說）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伊川先生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異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羣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獨應於陽故反爲衆陰所剝然无所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陰居陽不當位也而其志剛矣居不當位而間乎衆陰之中勢不足以有爲也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失上下矣於義无咎則吉凶不足言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剝之時小人道長之極羣衆剝君子獨六三捨其羣類於上下而應于陽是捨小人而從君子也所以在道爲无咎然[illegible]則六三之失其類乃所以爲有得歟（易說）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伊川先生曰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則剝其所安而已未及膚也六四獲近尊位則剝及膚矣其災也豈不切近乎（易說）

橫渠先生曰迫近君位猶自下剝牀至牀之膚將及於人也不言蔑正剝道成矣一云五於陰陽之際義必上比故以喻膚（易說）

白雲郭氏曰牀剝而後及其身及其身自膚始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初二有及身之漸不能止之則災及其身矣故直云凶也繫辭言剝窮上反下於此可見（易說）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剝）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羣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五能使羣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一作寵）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羣陰消（消字一无）剝於（於字一无）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羣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六五爲上九之膚能下寵衆陰則陽獲安而无不利矣異於六三者以其居尊制裁爲卦之主故不云剝之也終无尤怨者以小人之心不過圖寵利而已不以宮人見畜爲恥也陰陽之際近必相比六五能上附於陽反制羣陰不使進逼方得處剝之善下无剝之之憂上得陽功之庇故曰无不利（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君位也剝至於切近災則極矣不可以有加矣故言人君處剝之道夫魚陰物也貫之則其敘不可亂羣陰順承之象也先王之時六宮各帥其屬以時御于王所九嬪掌之御敘于王之燕寢女御掌之而嬪御之職皆列于天官太宰

蒞之則燕好嬖暱之私不得干其上矣貫魚之象也以是寵之何尤之有夫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一也先王所以處之无二道焉使群陰順承如魚然以宮人寵之則无不利矣是亦順而止之之道也若夫付之以心膂之寄借之以威福之重而遽絕之則肘腋之變不可測可不戒之哉（誠易）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得尊位大中爲剝之主能御衆陰以承陽者也魚陰類也六五未免其類是以能聯而貫之制於我也雖制於我而在剝无剛決之義故以宮人寵之孔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然則女子小人爲同類御小人以宮人之道斯其宜矣方剝之時小人進長六五知不可決而寵之所謂順剝之時而爲止剝之道者也雖然貫衆陰而寵之疑非聖人之道而曰无不利終无尤者蓋消息盈虛天之所行君子之所尚雖聖人不能違時特於其間雖順以從時而又有止之道以救時耳非若一於順而寵之不知濟時者也安定先生曰以宮人寵但厚之田宅不使竊天下之權則无不利然此謂根蔕之難去者（誠易）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爲生者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爲復也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一作）（作巳）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十二字）爲坤陽（一有復字）來爲復（一有陽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然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反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爻）必待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

有凶曰上九居剝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正道消剝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剝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剝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剝之世有美實而不見採然其德備猶爲民所載小人處下則剝牀處上則反傷於下是終不可用之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羣陰剝陽而一剛止乎上碩果不食也剝乾五變也故有碩果之象焉 乾爲木果 然君道也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而无也故陰雖上行剛則不食與夬之上六不可長異矣夫坤順而艮止剝之成象也碩果不食者順而有以止之故也坤則順而已矣故履霜堅冰至而卒有疑陽之戰順而无以止之故也故坤之文言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然剝終則復亂極則思治當是時君子者民所載也故得輿坤下承之得輿之象也 坤爲大輿 君子而得輿道盛行也小人无所庇其身則剝廬矣夫陰陽之往來屈伸理之必至也小人之爲亂至於剝廬而後已蓋亦不思而已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果者易食之物也在剝之時君子易傷之象也果之碩大易食而不食君子居剝易傷而不傷者以君子觀剝之象中有順而止之之道足以厚下故終不食也且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君子小人蓋相須也輿所以載君子小人之象廬所以庇小人君子之象君子得輿爲民所載則有厚下之道故也小人之性自下窮上必剝其廬而後已剝其廬則无以自庇終失所安

之象以見小人不可用於天下國家也唯其終不可用而遭時未復故以宫人寵之宜矣能貫之則可窮而寵之亦可貫所以柔服其心毋使爲患而已此孔子所以嘆其難養也然君子之剝非自取也小人剝之也故其剝也有漸小人之性不能有物處剝之極必自剝矣是以其亡也忽焉蓋自取之速也易於小人女子有順止貫寵之道非達時變者不足以知此 易說

䷗ 震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一无來字）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為卦一陽生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為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為反善之義（易傳）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復亨既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既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為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既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為差忒在君子（一有之道字）則為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為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羣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既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反又言復終則有始循環无窮人指其化而裁之耳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无疾（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相為消長陰剝陽盡至復而剛反在卦之中其義為大幽微難言故因七日以言之則復之義易明非復之義盡於七日而止也陽道方復為泰之始故亨疾猶不疾而速之疾陰陽消長有漸其出其入任道自運无遲速於其間與天之行健无以異也方剛長之初獨陽未能

用必得其類斯无咎矣是以朋來則有臨有泰而
後爲復之一九咎也此皆陰陽剛柔大義微而難言
者欲觀復道反復无若歲功之易明故繼以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也自夏至陽始剥而於卦爲姤建
亥剥盡建子而一陽來復在天之日蓋自鶉首以
及星紀凡更七舍在人之月亦七易矣人之月即
月之周天也從天道與日而言故去七日猶堯典
言日永星火日短星昴詩言一之日二之日皆是
也剛長之初利動而往之時蓋自易言之不動而
往无致臨泰自天地言之不動而往无以生萬物

自聖人言之不動而往无以治天下其利有攸往
皆一也然陰陽剛柔皆一道自天與氣言之則曰
陰陽自地與形言之則曰剛柔在易之卦麗于形
矣故六爻以剛柔言而復謂之剛反也易說
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
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
其見天地之心乎
伊川先生曰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
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
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

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
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其
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七日而來復者天之
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
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
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易傳○人說復其
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
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
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

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劉元承手編○
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
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
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
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
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入關語錄○復其見天地之
心一言以蔽之天地以生物爲心陳氏拾遺○復者反
本也本有而去之今來復乃見天地之心也乃天
理也此賢人之事也大全集拾遺○復卦非天地之心
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一作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

語錄

橫渠先生曰復言天地之心咸恒大壯言天地之情心内也其原在内時則有形見情則見於事也故可得而名狀自姤而剥至於上九其數六也剥之與復不可容綫須臾不復則乾坤之道息也故適盡即生更无先後之次也此義最大臨卦至于八月有凶此言七日來復何也剛長之時豫戒以陰長之事故言至于八月有凶若復則不可須臾斷故言七日七日者晝夜相繼元无斷續之時也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則以生物爲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見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雷復於地中却是生物彖曰終則有始天行也天行何嘗有息正以靜有何期程此動是靜中之動靜中之動動而不窮又有甚首尾起滅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蓋爲靜而動天則无心无爲无所主宰常然如此有何休歇人之德性亦與此合乃是己有苟心中造作安排而靜則安能久然必從此去蓋靜者進德之基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主於生物復之時未有物也而物以陽復而生博愛者聖人之心也復禮未有愛也而博愛之實由復禮而出故序卦曰復則不妄无妄者天命也先王以此茂對時育萬物則於博施濟衆也何有 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極而陽復復斯亨矣復剛反也震動而坤順動而以順行也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矣小人衆而君子獨非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也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則身之不能保尚何期來之有故動而以順行而後出入无疾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夫陰陽一氣之往來也反復其道終則有始天行也七日謂自姤至復也姤陰始生也陰生則陽消矣故七日而後復夫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固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而况於人乎故剥以順止之復以順而行其道一也當是時陽微矣止而不行則剛終不可長也故利有攸往夫復也者陽始生動之端也知復之道則天地之心可以默識矣非盡心知性其孰能見之 易說

兼山郭氏曰復者主此而反其本之謂也凡易之道坤息消乾乾息消坤二氣往來是以反其本者

復也易以乾坤言形以天地言氣以陰陽言故乾
坤之理天地之運陰陽之會无不反其始而後行
故乾之初九復于甲子歲功之出起于冬至之夜
半七政之行復于牽牛之初以至律曆之紀四時
之序无不返于此者所以黃鍾爲萬事本此之謂
也復者陽生之初動之始也故曰亨震者動也坤
者順也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也朋者
類也一陽生爲復二陽生爲臨方其未復也陰上
而消陽柔下而阻剛方是時也朋來可乎是以待
其陽復則朋來无咎也謂陰降而爲朋則小往大

來蓋不得爲朋矣然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二者相
爲消息亦无時而已也故陽一升而萬物生陰一
升而萬物死其反也其復也各終於六位而時成
是以知七日來復也然則四時之運行日月之代
明豈物或使之然哉此天行之自然者也故孔子
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然後知大德之生生剛
反動而以順行而已而說者謂易以靜爲復天地
以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
周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
震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烏在其靜而已也

然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且復言七日臨言八
月者陰陽之辭也故言陽以尚消息盈虛之自然
言陰亦内外使之知懼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謂易以靜爲復天地以
无心爲心觀其自古以固存未有不由乎順行周
旋之必信者也且卦之二體靜以法坤動以象震
震已復于下雷已復于地中惡在其靜而已也然
謂靜之終動之始斯可矣雍曰復以剛反而亨則
天地萬物皆有待於剛者也剛故動柔故靜物之
於靜不能自動是所以有待於剛然後動而亨也

如此則復主動而非靜姤主靜而非動動靜之義
係乎剛柔之反也有震之動有坤之順以是行焉
則上順天地之道下順萬物之理是以出入行於
自然无遲速之異也且剛柔反復其運不停自其
小者視之四時日月可見也故在易之中一陽爲
復進而爲臨爲泰爲大壯爲夬爲乾一陰爲姤進
而爲遯爲否爲觀爲剝爲坤皆其出也陽出則陰
入陰出則陽入陰陽出入反復如此孰爲遲速故
无疾而有常也朋來之後然後道大亨而功成故
言无咎天行者自天道以言之七日之復是也由

七日之復以觀則三才萬物之復莫不皆然復其見天地之心者天地固无心於萬物也而萬物有心於天地因其有心於天地言之故曰天地之心然萬物資天地以有生故天地於是乎生萬物則天地之心无它焉生物而已是以繫辭言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有生故有德有德則有心矣復爲生物之始是所以見天地之心也然復之時義大矣而彖不言大矣哉者蓋復非小道不待言而可知也姤遇之事有至小者存焉聖人欲人遺其小而玩其大者故姤言大矣哉也○天地无心於陰陽

剛柔也窮極而變者天地之心也自生萬物觀之則七日來復以生爲天地之心矣自它道觀之皆然故出入无疾反復其道可觀天地之心如此況人乎（並易說）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伊川先生曰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一作順）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易傳）○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无休息之期故地雷爲卦○凡言后者大率謂繼體守成之主也復言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以此校之則后爲繼承之主明矣先王以至日閉關者先王所重於至日以其順陰陽往來閉關者取其靜也閉關則商旅不行先王无放過事順時以示法亦以示

民后不省方如言庶優暇不甚省事文明是繼文之王（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閉而未發先王不先時而動所以事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坤爲靜之終復爲動之始雷在地中則動已萌矣而未奮也然天地萬物之理得陽則舒得陰則慘故人喜陽之復而畏剛之剝也先王至日閉關助陽道也喜陽之復懼其微弱而人泄之以先奪陽氣則陽愈微而不進是以閉關而固其氣以助之蓋三才一氣耳方天地欲動而人爭

先之是爭天地之動以損天地之氣也聖人欲奉天時莫不先天地而後人從之是所以閉塞人事以助天地之發也後世爲月令者於仲冬之月塗闕廷門閭築囹圄以助天地之閉藏蓋假此以爲義誤以至日閉關爲天地閉藏之時也夫至日日至也天地至復則動而將發生先王至日閉關正謂陽氣方動而微懼人道分奪其氣先動以泄之故奪人動發之氣是所以助天地生發之義也何閉藏之有哉 易說

初九不遠復无祗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伊川先生曰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祗宜音祗祗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祗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祗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顔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遠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一无問字之道无它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 易傳 ○祗與底通使底至也无至於悔 朱公掞拾遺

橫渠先生曰祗猶承也受也一云祗悔作神祗之祗祗之爲義示也効也見也言悔可使亡不可使成而形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初九陽始生而未形動之微也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未形而復其復不遠矣故不至於悔而元吉顔淵之殆庶幾其以是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出入无疾朋來无咎統復道

而言之也至於七日來復則指天行而言是復道之一也爻象言君子脩身蓋亦復也凡易之一卦其義象皆不可窮盡聖人卦爻彖象之外不能悉言者多矣就其所言之中已具數義學者當觸類通之以極廣大而已如乾象爲天爲馬豈能拘於大小之間哉昭昭之多與天同一撮土之多與地同一卷之石與山嶽同一勺之水與河海同道无間於小大故也復之初九顔子盡之能不貳過故不遠而復於道苟貳過則遠矣雖然有不善未嘗不知則蓋嘗有過也有過則有悔唯不貳過故其

悔小而无大悔也凡元有悔之極則有大凶元无悔之極則有大吉以其不遠復故知无祇悔以其无祇悔故終知其元吉也此顏子克己復禮之道故象言脩身也（易說）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為仁初陽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為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下比於陽故樂行其善（易說）

龜山楊氏曰過而後有復顏淵不貳過猶有過也而未形焉其復不遠矣非克己者其孰能之㢠其所以為仁歟盡斯道者其惟初乎六二柔順中正无過而復休而復者也其復也從初而已故曰以下仁也中正而親仁吉孰加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稱樂正子好善優於天下又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休美也充好善之實孟子之所以為美盡下仁之道復之所以為休其義一也不遠之復克己者也克己復禮仁也故六二之下初九所以為下仁也然古之人脩身者豈徒然哉所以為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始也聖人之治天下仁之而已孟子所謂推恩保四海是也夫欲仁天下者必先仁其身是以中庸言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而復以初九脩身六二為下仁不亦宜乎（易說）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為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頻復頻失雖為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處非位非頻變自危不能无吝（吝一作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而居動之極其守不固矣雖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能不復行者也故頻復厲夫操存舍亡蓋俛仰之間耳其危豈不甚乎然復而頻是亦善補過者也故雖厲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說者皆以頻爲頻蹙之頻失位過中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先生以謂頻數之頻嘗試考之禮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然不得已而復與勉強而行之无以異也不得已而復尚且知復焉何厲之有與夫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倖矣由是而知頻非不得已之類亦明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故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况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故道有至於

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先儒皆以頻爲頻蹙之頻不得已而復也獨王昭素爲頻數之頻頻蹙不得已則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何厲之有與孔子所謂義无咎者爲不倖矣孔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唯君子能久於其道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故道有至於數失亦有知其數復得失之間不能以寸是以危也然而義无咎者知復故也是以子夏之徒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聞夫子之道而樂蓋頻復也與夫回之爲人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者固有間矣 說易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伊川先生曰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羣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羣陰之間初方甚微不

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必凶也曰然則不云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 傳 並易

橫渠先生曰柔危之世以中道合正應故不與羣爻同 說易

龜山楊氏曰居上下四陰之中而獨從陽中行獨復者也陰之從陽性也故謂之從道然柔不中无剛明之才雖欲從道而无受道之質故不言吉與

休復之下仁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位不得中而居四陰之中獨從初九之道而應焉是亦捨其類而獨行其志者也故曰中行獨復七十子於衰周之際從夫子於洙泗之間豈是道歟剝之六三與復之六四反對其義相類故在剝則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也易說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

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易傳
橫渠先生曰性順位中无它應援以敦實自求而已剛長柔危之世能以中道自考故可无悔不然取悔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得尊位大中而无應於上下无所待而復者也其復也誠於善而已故謂之敦復夫誠自成也故夫子曰中以自考也初九陽始生動之微者也其違未遠故其復也不至於悔而已六五无所待而復安於復者也故直曰无悔不言吉吉不足以言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以陰居尊位在坤之中有厚德之象故言敦復中以自考者能以中道自厚而已自厚則所以成己者至矣雖未足以盡為君之道亦可以无悔矣中庸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盡成己成物之道則君道盡二帝三王是也六五為一卦之主其才有所不足故僅能自成與在下君子脩身无以異然初九既无大悔於其初馴致其道則知其終為元吉矣六五居尊極之

位方同在下之道雖敦復優於不遠之復而以時位初終論之是未足以致人君之元吉也故特中以自成而已易說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伊川先生曰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

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凶也十年者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道過亢反常无施而可故天災人害師敗君凶久衰而不可振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與初異其違道遠矣迷而後復者也故凶苗民逆命七旬乃格是也迷則妄

行故有災眚書曰眚災肆赦眚目病也其爲災眚不明而已有可復之道焉故在所肆焉之班師是也豫之時雷出地而奮威行於上矣又順以動故利行師君道也復之與豫以二體言之順動一也而迷復之凶其事則異矣故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反君道故也十年數之終十年不克征則終不可用矣禹稱有苗曰昏迷不恭反道敗德此之謂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君道知柔知剛上六迷而不知復反君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復之終迷不知反孔子所謂下愚不移者歟夫天道人事皆貴復焉迷不知復則上逆天道下棄人事其凶宜矣言有災眚則得之天得之人者其凶非一也迷復无所不失故其凶至亦无不有之況行師用兵之道尤爲危事是以自用之則大敗佐其君以用之則有十年不克之凶十年極矣十年不克則自敗可知是其國君凶也且復有自復者有不能自復而從人者有失而頻復者皆復也上六居一卦之上有君之道君道以能從人爲善坤之六五黃裳元吉是也上六自不

能復又不能從人之復可謂反君道矣或謂迷而後復非也苟能復矣雖迷何凶太甲是也冥豫成有渝是也 易說

䷘ 震下乾上

明道先生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於此間爾蓋猶有己焉至於无我則聖人也顏子切於聖人未達一息爾不遷怒不貳過无伐善无施勞三月不違仁者此意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天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易傳）

兼山郭氏曰无妄即誠也在易曰无妄至孔子文言及中庸而後言誠又至孟子則曰性善皆一也然无妄有動象故又爲誠之見於有爲者如是則誠然後无妄矣以其本善故誠以其誠故无妄又爲三者之序不誠則妄矣天人之分其間不能以寸伊川曰動以天則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圖）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妄四德无妄而後具四德也其曰匪正有眚對无妄雷行天動也天動不妄故曰无妄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太極函三論之則无有妄无妄之別自三才之別論之然後有妄无妄分焉天之於覆地之於載皆无妄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亦无妄也无妄天道也盡天道故具元亨利貞也諸卦具四德者各見其義无妄則以天道得之也匪正則妄矣妄故招咎匪正而有眚非无妄之災也災眚之義其說不一以无觀之則自天至者爲災由人自致者爲眚无妄之動貴其止於天道不知所止而往是以窮人欲而滅天理也故不利有攸往（易說）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
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
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伊川先生曰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
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
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
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
九居初正也○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
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
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

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所謂
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匪
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
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
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易傳
橫渠先生曰天動不妄則物亦无妄乾道變化各
正性命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
自然故天无私覆地无私載日月无私照率歸之
自然而已聖人之與天合德觀天之道執天之行

不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因循故常依乎天理无
思无爲亦歸之自然而已此无妄之本也以其卦
言之震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以才言之動而健
以其位言之二五得位剛中而應所以爲元亨利
正也乾者大也大亨以正其天之命乎且天下雷
行其動以時故自春分而出萬物從之而出秋分
而入萬物從之而入莫之令而常自然豈物物而
賦之此以亨正而出彼以亨正而受此以无妄而
感彼以无妄而應故能自智自力自形自色者也
故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於此可見矣其或感之
有正有不正養之或得或失所以爲天爲眚爲災

爲眚是謂匪正有眚之理也然則匪正有眚又何
之矣故知有妄之行天之所不祐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一索而得男剛自外來也震下而
乾上動而健也動而健則動爲主矣故曰剛自外
來而爲主於內也雷動而天行則其誠无息卦之
所以爲无妄也動而以人爲則妄矣剛中而應謂
二五也五以剛健中正而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
而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
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

曰天之命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爲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不祐欲往安之乎故不利有攸往（自无妄元亨利貞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内論卦之所以成无妄者主於震也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剛中而應九五也大亨以正无妄之道也无妄之道天也非人也故言天之命與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之義皆同然止於无妄而不往則天道常存不止於无妄而有攸往

者是以人而滅天者也故彖之意以謂捨无妄而往者又何之焉一捨无妄而往則爲匪正矣是以人滅天以僞喪誠乘於天道此天命所以不祐也天非有心於祐不祐之間蓋其道不與天合天何由而助之故孟子言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所以事天蓋知天事天爲天所祐皆必與天合德也曰動而健則動而與天合德矣不與天合德則與天非其類故非天之所助如是行而有往又何之乎蓋聖人欲人之著誠去僞而明其天也伊川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此之謂也輔

嗣於此卦尤不曉聖人之旨（易說）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明道先生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下雷行付與无妄天性豈有妄耶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劉絢師訓）○聖人之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它天理茂對時育萬物而已○无妄災也敢問其故曰妄則欺也得之必有禍斯有妄也順天而動有禍及者非禍也猶農之有田而不勤稼穡者荒也

不亦禍乎農有勤於稼穡而復敗諸水旱其荒不亦災乎故象言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貴不妄也（語錄）

伊川先生曰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忒）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盛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

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育
物之道也(易傳)○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
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語類又本)○无妄之謂誠
不偏之謂中又曰誠然後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
後誠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語錄)○盡己爲忠盡
物爲信極言之則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
物之性也信者无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
僞矣易无妄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
也其大略如此更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物因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
與无妄育物以時害莫甚焉(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雷行天之所以鼓萬物也物斯
應之故曰物與无妄先王所以對時育萬物亦因
天而已矣所以无妄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物之生也本乎一氣氣之運也本乎
陰陽天地者氤氳以感之爾何與於人乎曰天非
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先王之仁得被萬物者在對
時而已且日中星鳥以正仲春於是乎平秩東作
宵中星虛以正仲秋於是乎平秩西成東作西成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先王之政也國君春田不圍

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則仁及於禽獸草木
黃落然後斧斤入山林則仁及於草木獺祭魚然
後漁人入澤梁則仁及於魚鼈先王之仁有及於
烝民有及於禽獸有及於草木魚鼈故能如魚麗
之盛多凡以對時育物而已詩云麀鹿濯濯白鳥
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故古之興王莫不皆然
亦曰則天之明因地之利率歸之无妄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運乎上雷行於下无適而非天故
爲无妄然雷之收發有時疑其有妄也蓋收發非
雷也天之所運是雷爲无妄也物之生死又應乎

雷以從天之所運則物亦无妄矣故曰天下雷行
物與无妄茂對時育萬物者聖人以至誠任天道
而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於无妄者也其茂對
也育物也自然馴致之耳聖人初无容心焉(易說)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陽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
實(一无實字)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
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旣无妄不可復
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
則吉也○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

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易所謂得志者聖賢易獲其願欲者也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其動以天則无往而不得志矣故吉居无妄之時利在正而已往則匪正故曰不利有攸往各有所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者謂既无妄則不可復往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

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以是知伊川之得於无妄也深矣蓋卦之辭以天下之誠未有不以僞喪者故欲守正而不往顏子拳拳服膺弗失之義也爻之辭欲以无妄之道見於有行既盡己之性又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如是而往其爲得志大矣是以吉也言於初者初震也震之動以天故也卦爻之言相爲終始與中庸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及成己成物之義皆同易說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伊川先生曰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作欲所爲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爲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爲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爲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爲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

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一无必字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未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能遠利不爲物

首則可乘剛處實則凶 易說

廣平游氏曰无妄之六二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以明君子之於物也應而不唱其於事也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而已矣循理而已則有行有爲皆天命也何妄之有焉雖然六二得位矣而非尊位故其勢不得以始事得中矣而非大中故其才不足以創物是故象以爲未富若夫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應時而造以每成功其爲无妄孰大於此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行其所无事也行其所无事則无妄矣若禹之行水是也雖排淮決泗瀹川刊木无往不濟矣故利有攸往 易說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卦不利有攸往而六二利有攸往何哉蓋盡天理而動則利有攸往與无妄往吉之義同其匪正則不利有攸往也且耕而穫菑而畬天之理也苟不耕可穫乎不菑可畬乎以是爲思而後動則利有攸往矣未富者未能足乎己也誠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未能成己之事而遂欲及物非无妄之道也无妄與中庸同必先成己而後成物爻象之辭互爲發明蓋非一意禮於

坊記稱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其辭義皆異蓋果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皆妄也故凶既云凶矣何利有攸往之有而象亦不當言未富也蓋不耕穫不菑畬之義自昔難通故當時傳授有如是之異者然爻辭言利有攸往必曰則利有攸往象不曰不富而曰未富觀此二者然後得聖人之旨乃知不當有凶字也 易說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

失非以爲彼己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行人得牛乃邑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蘇易傳

橫渠先生曰妄災之大莫大於妄誅於人以陰居陽體躁而動遷怒肆暴災之甚者繫牛爲說緣耕穫生詞易說

龜山楊氏曰牛順物也耕穫所資以爲用也六二以中順應乎上行人之象也而三據其前而不得進故曰或繫之牛順而見繫无妄之災也然五以中正在上而二以中正應之非三之所能間乃三自爲災耳故曰行人之得邑人之災邑所居之邑三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關子明曰无妄而災者災也有妄而災則其所也非災之也運數適然非己妄致乃无妄之災自妄召災所宜也災亦不能妄近人也子明之言无妄之災最近之然曰運數適然又非也无妄无運且无數也輔嗣以六三行違謙順爲无妄之災失之矣行既違則非无妄況六三有妄乎何則六三非中正之位居震動之極不知過於動而求止反欲應於上九妄行窮災之爻是亦妄行之人也匪正有眚之道也然亦有行之而无災者孔子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者也爻辭因六三有眚之道而无眚因以明无妄无致災之道而有災也故於无妄之災之後以繫牛行人邑人重明之行人六三也妄行之人也邑人止其所者也止其所者知不利有攸往故也孟子所謂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六三知初之往吉二之利有攸往而以動爲利不知初往之吉二往之利蓋有无妄之道存諸己而六三獨欲以妄得之是窮人欲而滅天理小人徼倖之道也雖得之君子不貴蓋其所得不過於物之利而已於道无有焉殆不若邑人寧災而其得多矣故有或繫之牛者爲行人之得而邑人受其災夫行人得牛則所得者牛而所失者无妄是得於人而失於天也邑人之災則所受者災而所守者无妄則得失一於天矣中庸曰君子居易以俟命邑人也小人行險以徼倖行人也行人雖得牛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可不愼哉六爻无邑人之象能與行人之道相反者皆邑人也故因行人而邑人可明焉然由其小者言之則得

失一牛耳由其大者言之則堯湯水旱皆无妄之災也於道何損焉 易說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 一作貞 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 一无爲字 過矣過則妄也居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貞固守之則无咎也 易并傳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剛居陰能固有之也无應於上下无妄者也故可貞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爲乾體之下震動之象革矣動革則止止則能固守天道而不失是可固有无妄者也於道何咎之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皆九四之謂也 易說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惟戒在動動則妄矣○人之有妄理必脩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易并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而履尊位二以中順應之无妄之至不可有加矣而下猶有弗率者蓋无妄之疾也以藥治之則反傷其平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舜之時苗民逆命所謂无妄之疾也禹之徂征用益贊之言而班師知藥之不可試也禹乃班師則順命之民必有被其毒者其可乎故舜干羽而有苗格勿藥之喜也然周公東征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以爲考翼不可征非一人而已而周公必征之何也蓋當是時外則淮夷叛內則群叔流言乃欲反鄙我周邦非无

妄之時也與益賛之言異矣此周公所以必征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體健居尊得行其志故以无妄爲疾○无妄之疾疾无妄之謂也欲妄動而不敢妄是則以无妄爲疾者也如孟子言有法家拂士是疾无妄者也以无妄爲病而醫之則妄之意遂矣故曰勿藥有喜又曰不可試也言不可用藥治之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疾豫之六五是也乘剛之疾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无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也或以藥石攻去其邪而復其正或損益有餘不足以適其平然此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蓋疾以无妄而攻我我以有妄治之則天理滅矣是所以勿藥有喜藥者有妄之物也而孔子又言不可試者蓋深絶之戒其必不可用有妄之藥也災與疾其理相類无妄雖有災而有有妄无災者幸也无妄雖勿藥而有有妄勿藥者亦幸也皆小人之道也凡足以害无妄者皆謂之疾易說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文作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爲妄矣是窮極而爲災害也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過中是无妄而行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无妄之終居乾道上行之極不可往往斯過矣故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九居卦之極而不知止於是猶欲行爲行則失无妄之道所謂无妄之往者也是爲有眚之道也何利之有初之往吉未過也上之攸利得中也三之行人之得幸免也上九有眚與行之災也窮之災自取也非无妄[illegible]易說

䷙ 乾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取天在山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易傳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唯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易傳

廣平游氏曰說者以大畜爲君畜臣夫賢者易祿而難畜而盛德之士蓋有君不得而臣者恐无畜大賢之理如以爲所畜者非成德之彥則不足以當所尚之賢而非所謂止健也且攬群材而並用之故重道輕祿者不足以自高宜莫如堯舜而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徒取於私欲不行豈聖君之盛德曾何健之止乎又以不家食爲聖人能養賢以及萬民不待家食而民被其養矣然自古養萬民者藉令不知爲政亦无家食之理況大畜尚賢之卦也其畜道之成亦曰何天之衢亨未及言養民也恐不須生此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健天德也能止天德其畜大矣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堯之止健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止健也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孔子之止健也能止之則畜而有之矣爲大利爲大貞上合乾德內之所畜也不家食以養賢外之所畜也外內止健而畜之其於濟難也何有无妄動以天大畜止天德畜之所以能動也而序卦言有无妄而後可畜者是亦无妄言不利有攸往之義也然則畜之而後能動者又大畜言利涉大川之義也二卦相終始而後其道大備易說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剛健篤實輝光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它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健篤實日新其德乃天德也○強學者往往心多好勝必无心處一乃善也定然後始有光明唯能定己是光明矣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時止時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謙天道下濟而光明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定則自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无由光明○陽卦在上而上九又在其上故曰剛上而尚賢 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柔得位而上下應之小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仲山甫之於宣王是也故詩人稱之曰柔嘉維則又曰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剛上而五承之能止健大者之畜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若伊尹之於太甲是也故高宗稱之曰先正保衡作我先王則補袞之闕不足道也夫人主之利勢固能利害而擅生殺矣可不謂健已乎非有大人之正德終始惟一者孰能止之昔之辯士蓋有能竄亂名實而使其君虛已以聽之至於蹠閭親新間舊言聽計從无不遂其意者其術智亦足以畜其君矣而君子惡之爲其不正耳此大畜所以言其利貞也大人在上則天下利見而野无遺賢矣群賢畢進則莅天職而食於朝此所謂不家食也群賢不家食則禮義立而政事脩財用足而百志成萬邦咸寧吉孰大焉亦何難之不濟乎故曰利涉大川當是時命有德討有罪无容心焉天

理而已矣故曰應乎天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乾健也一陽在上能止健大
者畜也與小畜異矣剛健篤實乾德也畜之於內
則輝光日新所畜亦大矣此天在山中之象也剛
上而尚賢能止健言上九也剛居一卦之上與三
合志則乾道上行矣尚賢也尚賢止健非大者正
其孰能之所以利正也然尚賢而不與之共天位
食天祿非尚賢之義也故不家食乃吉五居尊位
而應乎乾應乎天也應天而時行則无往不濟矣
故利涉大川 自大畜利貞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之稱大者凡四卦皆以賢為主大
有有賢之卦也大畜畜賢之卦也大壯大者之壯
大過大者之過老子曰域中有四大而王居一焉
則王之為大者以賢為大也故其辭曰剛上而尚
賢能止健大正也利涉大川應乎天者謂二五也
六五中不足而位有餘疑不可以濟難唯能應乎
天无行險以徼幸之心是以必濟也而說者謂挾
衆為助其未優乎 易說 ○健為天德大畜止健畜天
德也故彖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
德則見於有為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

物於无妄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為交相
養之道則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
一於止矣 大畜圖
白雲郭氏曰卦之才能止健故內能成剛健篤實
之德發於事業者又輝光而日新也剛健篤實猶
中庸所謂至誠輝光所謂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也日新所謂悠久无疆也好剛者常不能下人蓋
有剛強不橈之才非有德故也大舜樂取於人以
為善所謂有德者也書以玄德稱之玄德天德也
故剛上而尚賢者必止健得天德之大正者能之
非有天德之大者不能也賢不家食祿之也書曰
惟賢非后不食蓋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耕而食
之家食也仕而得祿以代耕則不耕不耕則非家
食也至於孟子所謂廩人繼粟庖人繼肉皆養賢
大烹之道不必人君蚤暮哺啜之也二五之應以
艮應乾止乾之健而畜之其於涉大川為餘事蓋
有剛德可以涉難尚賢可以涉難大畜兼之故涉
大川優為之矣 易說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

伊川先生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
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
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
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易傳
○陳瑩中荅吳國華天在山中便是芥子納須彌
之義先生謂正南北說却須彌无體芥子无量揚遵
道録

横渠先生曰博文約禮猶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
得叛而去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
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縁舊所見聞而察

來皆其義也正蒙○且滋養其明明則求經義將自
見矣又不可徒養須觀它前言往行便畜得己德
若要成德須是速行之○學不長者无它術唯是
與朋友講洽多識前言往行以育其德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往行爲无
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弃
也决矣○學者既知此心且擇所安而行之已不
愧疑則闕之更多識前言往行以養其德多聞闕
疑多見闕殆而今方要從頭整理將前言往行常
合爲一有不合自是非也人能不疑便是德進蓋

已於大本處不惑雖未加工思慮必常在此積久
自覺漸變學者惡其自足足則不復進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非徒資見聞而
已所以畜德也畜德則所畜大矣易說○易曰君子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
將以反說約也世之學者欲以彫繪組織爲工誇
多鬪靡以資見聞而已故摭其華不茹其實未嘗
畜德而反約也彼亦烏用學爲哉孟解
白雲郭氏曰高高在上者天之體也而天道无乎
不在其在人亦莫不有之皆自失之耳且以山言

之一山必不能畜天之大也而畜天之道則爲有
餘在人亦然故君子欲多識前聖之言以知天之
德何如而可畜也欲多識往聖之行以見天之德
如是而可畜也是以稽其言考其行如是而畜之
則天德盡在是矣故能畜其德也其德者謂剛健
篤實輝光日新之天德也此所以爲大畜也歟且
識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則
知天之德以是而畜之也識惟天爲大惟堯則之
則見天之德以是而可畜也故知帝堯孔子之言
行如此是爲多識前言往行矣所以能畜其德也

然自其不可名而言之則曰天道自其可名而言之則曰天德其實一也畜以德爲本故大畜言畜其德小畜言懿文德能畜天德斯能行天道矣 易說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伊川先生曰大畜能止（一作艮）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一作止之）爲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爲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己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它卦則四與初爲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爲相止畜上之與三皆陽則爲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趨其應則有二三之阻故不若已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且賢者之畜君亦必有道爲量而後入信而後諫不量而入則將至於失身未信而諫則君必以爲謗己故初則有厲而利已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上行乾德也然陽微而居一卦之下爲上所畜有厲也進則犯災矣故利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道上行今居下爲有難畜之象惟聖人則安而畜之賢人則利而畜之中人之才則勉強而畜之必不使有失於天德也失天德則納諸陷阱其危可立而待然人雖知危之可畏而不知危之爲利知危之可畏者不知反身脩德之道也知危之爲利者蓋以危而脩德則无犯災之理反所以爲己之利也故古之人以宴安爲酖毒如此則有厲爲利已明矣畜德之初蓋有出於勉強知之而未必好之者故因有厲而畜其德也如艮之九三爲力止之道則曰厲薰心同意若夫聖人則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蓋其脩德不繫乎有厲无厲是以其身常安而國家可保故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初九不足以與此利已者非若利吾身之利蓋誠利於治己也 易說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其字）輪輹謂不行也○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

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
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
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
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
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强弱學易者所宜深
識也易并傳

横渠先生曰不阻於三則見童於四不躁進者位
中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二則輿說輻二得中矣有剛中之德
有載上之才猶有待而後行非不欲行也道合則

從不可則去此中无尤之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與二爲應能止健者也二
以剛中爲上所畜雖欲上行不可得也故曰輿說
輹言不行也以其得中故无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古之人必求其
放心而後謂之學者以不能操其心而止之則不
能畜德故也畜之初未能力也畜之中則不得不
力止之矣故九二有輿說輹中无尤之辭焉輿說
輹蓋必止不行之象止而說之則不失其中故无
尤不能說而止雖中亦尤也孔子絶四曰毋意毋
必毋固毋我雖孔子之聖亦必絶而毋之然後天
德可存而孔子乃能配天況衆人乎故貳過遷怒
皆放心之小者顔子未嘗有焉亦可謂庶幾畜天
德者矣此中庸所以言愼獨君子戒愼乎其所不
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然後天命之性可使不失不
然則物交物而引之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矣
至孟子則曰我四十不動心蓋亦說輹之道也易說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
攸往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

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
相應以進者也三以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
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
（一作之）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愼
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
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曰常閑習其車輿與其
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
其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
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誡也○九三所以
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

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竝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防輿衛而進歷二陰則或有童牿說輻之害不利其往也本乎天者親上故上合志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九二輿說輹至於三位高而近君矣故良馬逐然世治不輕國有道不變塞焉故利艱貞猶且自戒曰閑吾輿以習其載閑吾衛以防其逸力厚而義不行才全而用有序上非我應也而其德同己非上比也而其志合內之畜於己者如此其周外之畜於君者如此其審則安往而不利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居乾體之極能健行者也故曰良馬逐恃才而往易而不知戒則行或蹶矣故利艱貞曰閑輿衛輿以行遠閑之則无覆轍之虞衛以自防閑之則无失守之患此戒愼之至也然畜極而反理之常然上九雖有止健之才當畜道之窮變而通之之時也三爲正應則與之合志矣故利有攸往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乾爲馬三陽至此而並進良馬角逐之象也三陽之進有正有不正者焉則其從之難是以利艱正也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故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方上九何天之衢往則合志也必也擇利於其身擇利於其君是則二三其德者也何畜賢之有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能止健而畜德无若九二說輹之道也說輹止健而有之夫欲何爲哉蓋欲施之天下國家非獨善其一身而已此中庸之道也大畜之健中庸天命之性也止健率性之道也九三良馬逐脩道之敎也故中庸言能盡其性則盡說輹之義矣盡其性而盡人物之性此良馬逐利有攸往之義也良馬逐利有攸往蓋言用道也聖人之畜德確乎不可拔及其用也推而放諸四海而準雖有良馬之逐所以合天衢之志也良馬正爲乾象言良馬則知九三畜乾之德至於用九矣然自輿說輹之至於良馬逐之用中庸之道已備矣蓋於天地贊化育之時上合天地之志猶曰利艱貞閑輿衛蓋懼有失焉此中庸始言戒愼恐懼愼獨終言不愧于屋漏之義不然則湯之慄慄危懼文王小心翼翼詩書何取焉易說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
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
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
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
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无人字
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
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違拂下
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
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
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
性不發則易而無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
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天下之惡已盛而
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誅故畜止於微
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
畜初是也上畜亦然易並傳○教人之術若童牛之
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善之大者其次則豶
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
使之改唯豶其勢則性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
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檟楚別以道格其

心則不須檟楚將自化矣李師純
廣平游氏曰九三良馬逐利艱貞夫然後禁於未
發如六四故為童牛而牿加焉格其非心如六五
故為豶豕之牙蓋六四純陰而勢順賢者以剛克
止之則牿牛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居艮體之下與初為應畜初者
也初雖乾體有健行之才陽微而未壯也故有童
牛之象焉夫牛善觸者也童牛角始生未能觸者
也牿之則易制矣四履近尊之位大臣任畜之責
也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畜民之惡如童牛而牿
之則元吉而有喜矣至其過惡已成而畜之雖有
比干之忠皐陶之刑不能勝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大畜之六四臣位也臣有止君
之象六五君位也君有畜天下之象何以言之經
曰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大正者主乎艮也
艮之能止者主乎四五之二爻六四以至柔而接
乎下初九以剛健而應乎上上下之情通而能行
止之時也方初九私慾之未行而能畜之將順於
其正救於其小也古之人君垂衣拱手不下袵
席上冕而前旒以蔽明黈纊充耳以塞聰前疑

後丞左輔右弼王居中无爲以守至正其止之有素也必也好惡之已形嗜慾之已著而欲面折廷爭攖龍鱗犯嚴顔自謂曰我能事君我能事君何知之晩也故成王剪桐之戲而唐叔以封非周公孰爲之蓋將順之於其早正救之於其小故也然則六五畜天下者如之何書曰无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是以貴除其本也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是則有國本之道也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爲之書契除民訟之本也周人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絶酒禍之本也詩首關雎之義明夫婦之道成父子之親也春秋書王正月公即位立君臣之正也父子親君臣正使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各止其分義豈一朝一夕之能哉蓋申其義去其害之有素是豶豕之牙之義也夫然後仁者不遺其親義者不後其君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尺地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夫是之謂大畜也然六四者能盡事君之一心故能有喜六五賴及於天下故言有慶亦小大之異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在上卦之初蓋知早辯而止之於初者止於初則天理不失而人僞不萌故能全其天童牛全其天者也亦猶人之赤子也自童牛而後角角而充之其很戾鬭爭之性斯无不至自赤子而充之放其良心亦无不至牛豈无童牛之善人豈无赤子之心哉皆以其放不知止故人欲日窮而天理日滅也孟子言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童牛之牿之象也吉孰大於是哉牿牢之也童牛不必牿而牿之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也赤子之心良心也中庸天命之性也誠是已 易說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明道先生曰豶豕之牙吉不去其牙而豶其勢則自善矣治民者不止其爭而敎之讓之類是也 劉絢

師訓

伊川先生曰六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爲猛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君子

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耻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天下之福慶也（易正傳）

○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令人為惡却只就它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楊遵道錄）

廣平游氏曰六五柔質而處剛又當尊位質柔則嗜慾易以深處剛則躁競易以逞當大畜之時賢者以大中之道正其大本則豶豕之象也禁於未發故能使之弃所習捐所能而人斯與之矣故有喜格其非心則窒其原矣非特禁未發而已也且幽王之惡大矣而當時大夫欲訛其心以畜萬邦則畜君之要正在於格其非心而已故取象於豶豕而无嫌於六五也蓋豕之為象其躁忿足以傷物而賊仁其嗜慾足以伐性而滅義今而窒其原則貪欲之情可化為不求而義不可勝用矣躁忿之質可化為不忮而仁不可勝用矣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則非特人與之而已天斯祐之矣故有慶（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五君位也為大畜之主任天下之畜者也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亂則民之亂以有欲也故先王畜天下之惡靜亂而息民在窒其欲而已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民之不竊在上之不欲耳非刑威所能禁也五以柔順大中而履尊位其畜天下能不以威刑者也故曰豶豕之牙吉豕牙躁動而難制非力之所能勝也豶之以窒其欲則躁動自息矣此先王畜天下之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書之費誓曰今惟淫舍牿牛馬先儒以牿為牢閑疑其非橫木也豶豕者去其勢也去其勢安在有牙而不可犯也童牛之牿殆謂馴之於初豶豕之牙殆謂絕其勢而制之止也不然則繫于金柅且不能制其蹢躅也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如童牛之牿如大人
不失赤子之心或至於有害當如九二說輹之道
故言豶豕之牙也牛之所以爲害者角也豕之所
以爲害者牙也童牛則止於角未生之初故其止
也易豕既有牙斯不可止必除其牙則不爲害矣
是猶君子必盡去人欲然後天性良心可得而復
也童牛未嘗失天性无欲可去故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似之牙豕已有失矣蓋已陷於人欲者故求
其放心之論似之能求其放心是以吉而有慶也
復之不遠復顏子之克己復禮其義皆相近有喜
者自得於一心而已有慶者喜之廣大及物之意
蓋五爲君道與四不同能盡己之性以盡人物之
性贊天地之化育其慶豈不大哉 易說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
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
故極而成大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
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
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
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
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
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
加之 易傳

橫渠先生曰其道大行也升於天何待衢路而進
言无所不通也衢字當爲絕句艮爲止止二陰也
不以止其類也故亨 易說

廣平游氏曰畜道之成至於天人交助則賢路自
我而四達矣故上九曰何天之衢亨賢路而謂之
天衢言陟降之當於天心也彖曰剛上而尚賢則
大畜之義主於上九也然崇俊良以列庶位而推
轂賢路使天下无家食之賢者上九之任也故其
爻以何天之衢爲言天下至於无家食之賢則道
之大行孰盛於此此大畜所以爲先王之盛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畜之終畜極而反則乾道上行
矣故天衢亨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孟子曰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如童牛之牿豶豕之牙如不失赤
子之心求其放心豈非其性哉能盡是性是以至

於天之衢也何天之衢聖人止於天道矣止於天道然後萬物各正性命保合大和是以道大行而亨也以在上言之則蕩蕩乎民无能名之時也以在下言之則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時也方是時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无疆雖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其上九之謂歟究觀大畜上下卦三爻各相類童牛之牿則知利已之厲矣豶豕之牙則說輹矣良馬逐則何天之衢矣蓋艮之所止者乾之健也乾之健爲艮之所止也是以三爻各相類

特君臣之道不同耳然尚賢之義六爻有之乎曰止健與止賢畜德與畜賢其義皆一反求尚賢之義於六爻之中亦猶止健畜德之道也特尚賢爲大畜之一耳止健畜德足以兼之 易說

䷚ 震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易傳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育養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觀頤辨養道得失欲觀人處己之方 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爲象上下二陽中含四陰虛中而實外上止下動飲食之象也頤養也飲食所以

自養也天下之養自養生養從德養人其養雖
不一然非如頤之虛中則口實无自而致養必有
虛以容之斯足以受養矣故卦辭祇以觀頤口實
爲言以明頤之道以虛中爲主故也況飲食之養
朝夕有常不可變者如此然後盡頤養之道所以
必取飲食之象而頤非止於飲食而已也聖人立
象以盡意故言簡而理明如此 易說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
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
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
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
皆以正則吉也○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
地之道則養育萬物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
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
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
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
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大夫子推頤之道贊天
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

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爲大故
云時 易傳 並
龜山楊氏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虛頤之象也
口之於飲食人所資以爲養也故頤養也夫觀頤
觀其所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是
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體有小大不以小害大
自養之道也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
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賢者不安其位
而民不被其澤矣一人之身无尺寸之膚不養也
務養其小體則飲食之人而人賤之矣故頤正則
吉反是則凶之道也夫天地之養萬物聖人之養
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而後得其正得其正而
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自頤貞吉止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與萬物莫不有所養然有養之以
正養之非其正者養之以正則得所養養之非正
則失所養是以養正則吉也欲觀天下之所養必
觀口實自養之義則得頤之道矣莫非天下之所
養也雖大至於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
皆是也以其頤之大者自求於口實頤養之中皆
得之矣則頤之時非止飲食口體而已豈不大矣

哉卦言觀頤彖稱其大皆謂不可以飲食小者爲盡頤也 易說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

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敎出於身者皆是愼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傷推養身之道一有則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下有雷畜養之象 易說

龜山楊氏曰言語飲食皆取頤之象也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亂之階也故書曰惟口出好興戎可不愼乎飲食以養人務養其口悅而不知節則取賤之道也夫如是皆非頤正之義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以形雷以氣故言語主於氣飲食主於味方其知所養也則味生形而有餘不足隨之氣生精而善惡隨之此君子宜知愼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附於地其養物以形也雷動於天其養物以氣也此天地致養萬物之道也在人之養亦无異此故天地以形氣而養物而人亦受養於形氣之間是以君子愼言語而節飲食也然頤以虛中爲主雖以言語飲食爲致養之道而爲虛中之患者亦言語飲食也言語出於虛者也飲食入於虛者也出而爲患於是愼之入而爲患於是

節之頤養之道斯爲至矣蓋君子知言語飲食之不能无也使不爲養之之患者其唯愼而節之乎天下之虛其患皆如是所以去其患者亦莫不然也 易說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伊川先生曰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

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
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
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
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自失必矣
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
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
故以爲象○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旣爲
欲所動則雖有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
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
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旣惑所
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躁應上觀我而朶其頤求養而无
耻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龜能前知靈於物者也咽息不食非
志於養者也初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震之體也四
止於上而初動於下以應之朶頤之象也朶動其
頤也一陽在下有剛明之才而求養於上則匪正
矣舍靈龜之象也舍靈龜而觀朶頤則人賤之矣
故凶而不足貴也爾對我之辭爾謂初四謂我爾
非四之謂也假設之辭耳 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龜之所養也內內以氣爲主人
之所養也外外以食爲主故食氣者壽食味者夭
理固然也故曰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然養氣有
三下焉者強其氣而已若孟施舍之養勇是也曰
視不勝猶勝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无懼而已矣
中焉者保其氣如莊子所謂吹噓呼吸吐故納新
彭祖壽考之所好也上焉者充其氣若孟子所謂
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爲氣也至大至剛
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于天地之間此養正之大也
孟子言養其小者爲小人養其大者爲大人則朶
頤口體之養又何足爲貴乎初九頤之始未知所
進故戒之如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頤之善者莫善於龜之爲物也蓋言
語飲食人所以致養亦所以爲頤之患遠取諸物
獨龜不以是而壽舉頤之患息矣不亦善乎初九
在頤之初可求善道自養而舍之反觀朶頤之患
是失其所守之貞者也頤之道貞則吉非貞則凶
初九之凶自取之也然初九與六四爲應惡捨陽求
陰捨善求不善是捨君子而爲小人又何足貴乎
頤之取龜亦猶艮之取背 易說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伊川先生曰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旣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顚倒故云顚頤顚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旣不可顚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顚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它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旣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凡頤之正以貴養賤以陽養陰所謂經也頤卦群陰皆當聽養於上六二違之反比於初以陰養陽顚頤者也羣陰上所聚養者也六二亂經於聚養之義失陰類之常故以進則凶 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推言頤之爲道以爲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則以上養下頤之正也若在上而反資養於下則於頤爲倒置矣此二與四所以俱爲顚頤也然二之志在物而四之志在道故四顚頤而吉而二則征凶也何以知其然耶蓋六二居中得正宜足以自守矣然在下體躁遠而未有祿又動體也宜於處約未能自安故降志以求初初方一意於應四而不荅也則又將求其類以趨五五非其應又力不足以自養而何暇養人乎故二爲行失類此以知其志之在物也○夫自養以有所養養德以需天下之求頤之常理也今至於屈己以求諸人則失理之常矣此二之求於五五之資於上所以俱爲拂經也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上養下相應以相養理之經也二以陰柔不能自養而卦惟陽皆非其應而下求於初顚頤拂經也丘在外而高上九之象也上而求之則行失類矣故征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雜卦曰頤養正也象曰養正則

吉也而六二六四皆謂之顛頤何也王輔嗣曰養下曰顛或謂以下養上爲顛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謂養下曰顛者非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養君子謂以下養上爲顛亦非也且頤之象下動而上止交相爲養者也然則何以謂之顛乎王昭素曰以陰養陽謂之顛老子言天之道損有餘以補不足蓋陰常乏而陽常有餘以不足奉有餘是以謂之顛也然六二六四吉凶不同何也曰六四之應正六二之比不正是以或以吉或以凶也二之應五常道也五才不

足於山丘之象也既顛以養初又不應于五以是征行失類之象也蓋陰與陰陽與陽類也五雖无應當自靖以待之而致養於初且失類而凶凶由于失類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陽足以養陰而陰則受養而已蓋陰道不足无及人之力也二五相應者也二陰不足而求養於五五陰不足无以致養失頤養之道故曰顛頤若是則二五又違經常相應之理矣故又曰拂經五艮也艮爲山而曰于丘頤者山之養物之道不足故也是爲五之象也必欲征行求養徒凶而已二五類也不得其養故言失類先儒爲頤征凶當作于丘頤蓋言丘之所養異乎山也易說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伊川先生曰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

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復邪好動係說於上一作係而說上不但拂經而已害頤之正莫甚焉故凶易說

龜山楊氏曰頤正則吉六三頤不中正而居動之極拂頤之正也故十年勿用十年勿用則終不可用矣夫何利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十年數之終也孔子曰三多凶凡以三不當位而居上下之際違本卦之義所以多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言拂經謂違二五相應之常此言拂頤則違頤之道矣故彖言其大悖也六三之凶宜矣六三有應而凶者蓋上止下動爲頤之道今居上下之際過於動而不知止以動爲貞則凶矣是以十年勿用无所利也易每以十年然後反常則人之一失必十年而後復可不愼哉易説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顛頤之吉上施光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頼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以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己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一作其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頼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眈眈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取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既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一无在字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一有澤字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頼養於下皆養德也○顛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體順位陰得頤之正以貴養賤而得賢者雖反陽爻養陰之義以上養下其施光矣然以柔養剛非嚴重其德廣大其志則未免於咎易説

廣平游氏曰六二行失類至於六四則其志正矣其位近君矣官尊祿厚足以无求矣而汲汲於應初非好善忘勢又將與賢者共之不能爲此若孟獻子之家有友五人焉者近是矣且嗜欲深者其天機淺而士大夫之志或涉於重外則人人得而易之矣今六四之所取重者在此而不在彼則瞻

視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故如虎視耽耽而所欲皆得也欲仁而得仁則无惡於欲矣誰能推咎之哉故四之顛頤乃為上施光此以知其志之在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與初正應也以上養下頤之正也陰柔不足以致養而下求於初顛頤也然陰資於陽得所養矣故吉與二之拂頤異也居近尊之位大臣任頤之責者也才雖不足而復正居位人所欽畏也故有虎視耽耽之象初以剛明之才應於上一於奉上者也上之所資能充其欲也故有其

欲逐逐之象逐逐言相繼不乏也如是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之顛頤以約為養宜有虎視之威制逐逐之欲故能上施而光古人謂御夫狄者不一而足其在茲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上而求養於下者亦失頤養之道故謂之顛頤顛頤一也所以為顛頤則異也經曰頤養正也又曰養正則吉故知求養正於下者是能養其德也故吉不知求養正於下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故凶此其所以異也六四所居者正所應者正獨得養正之道故一爻之中具求養自養之

養內養外之義是以吉且無咎而為上施之光也且顛頤求養也虎視耽耽其欲逐逐自養也虎視耽耽然所以養威容於外又逐逐然去其多欲所以養心於其內也詩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故古之人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此顛頤求養之道也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所謂虎視耽耽以養其外者如此顏子克己而非禮勿視是也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所謂其欲逐逐以養其內者如此夫子絕四而毋意毋必是也彖曰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觀

六四之所養則顛頤求養是也觀六四之自養則虎視養其外逐欲養其內是也六四雖先養賢及萬民之位而其養德之正亦可謂大人之事矣不然則不知養正之道而失顛頤之吉其求下也不過上下征利養口體而已所謂觀我朵頤凶者也若是者外安得有可畏之威而內安能无欲哉上施光者易以謙為光以益為光謙卦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又曰謙尊而光益卦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六四求下養德亦庶幾謙益之光者歟易說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

從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旣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一作難）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聽養於上正也以陰居頤卦之尊拂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履尊位而德不稱德雖不稱位而其富固无敵矣所以不足者非物也乃能親上九之賢委己以聽之亦庶乎有以養萬民矣而六二之有求方且養其私而已此五之拂經所以異於二也雖然六五質柔而止體也喜蹈常畏興事其資然也見善未必明用心未必剛故以之守文以持正可也若應變以成務則非其任矣蓋疑間一生則危亂之機將不可解故居正則吉而不可涉大川也○不可涉大川爲六五之君言之也利涉大川爲上九之臣言之也使大臣之才如上九足以養天下而人主順以從之其蔑不濟矣此周公復政之後成王所以口征不庭制禮作樂六服承德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人君養天下頤之經也五居君位從上以資養拂頤之經也居不失正則吉以是涉難則不可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爲一卦之主其才不足非徒无以養天下雖六二之應亦不能致養非養賢以及萬民之道也故亦曰拂經苟能以柔道自居守正不失足以自養其身凶禍亦无自而至是以吉也然柔道不可以有爲故不可涉大川柔道好從人故順以從上上九有剛陽之才而知止者是以得其

所從而成己之吉也○六二拂經蓋違相應之理六
五拂經以違大君之道其言雖同而各有所辨易說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
之君柔順而從於己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
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
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
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一有之字大任
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
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

天下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
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若上九之當
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
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由頤自危然後乃吉者下有衆陰順
從之慶驕則有它吝此卦得養之正者方利涉大
川蓋養然後可動耳易說
廣平游氏曰六五居正則吉乃如上九之賢則頤
之時所謂養賢以及萬民者皆自我出匹夫匹婦
无不與被其澤矣夫然故天下信之衆賢助之人

主親見其功常若深知其所存徧知其所爲任之
必專小人莫得以間之天亦誘其衷矣故其迹雖
厲而其理則吉此所以利涉大川而大有慶也夫
以身徇國弘濟于艱難固大臣之職也詎肯臨危
而顧其身哉惟欲善其後以每成功則亦審其時
而已矣若成王未知周公之時則不可涉大川六
五是也若周公既見察於成王之後則涉大川而
利矣上九是也說者謂以上養下爲顛頤是以顛
爲正矣故用伊川說易說
龜山楊氏曰卦惟二陽而上九居一卦之上衆陰

由之以養也履師傅之位任人君之責危疑所集
也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厲乃吉厲者不安其位之
謂也如是雖涉難有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以善服人未有能服人者也以
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未之有
也上九雖不居有爲之地自下而升爲頤之主能
養賢以及萬民之象也故能涉險濟難雖危而吉
也故孔子曰頤之時大矣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之由豫以九四之剛德也頤之由
頤以上九之剛德也初九非不剛也在頤之初未

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此天下之養所以必由於上九居人臣之極位以養天下其事危矣知其危而不忘是以吉也不知其危而安其位則凶矣利涉大川者由頤之才也大有慶者天下得其所養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納之溝中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由頤之道蓋自任天下之重者如禹稷伊周爲能盡之 易說

䷛ 巽下兌上 大過

伊川先生曰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此一有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當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易傳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強而本末弱是以橈也 一作橈取其中強而本末

弱本末弱是以撓也陰弱而陽強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欀 易傳

白雲郭氏曰頤之虛中虛故受實實則剛剛而後過二卦之象相終始也故頤以虛爲主而過以剛爲義過非人之失也過於用剛也過於用剛所以爲大者過也當本末弱而棟撓之時非過於用剛不可也夫大廈將顛梁棟傾撓不可扶持是以必當大過治之也亦猶衰亂之世天下蕩蕩无綱紀文章非聖人大過常道以治之豈能復治哉利有攸往亨者利於聖賢大過治之然後亨也由此觀之大過之時亦非不可治之世特蠱弊之大者耳患元剛過而中之德以行大過之事也 易說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撓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夲末弱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剛過而中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不失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贊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陽剛過實於中夲末過弱於外故當過矯相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下二陰本末弱也四陽聚於中大者過也剛過而聚於中剛過而中也巽而說行合二體言也所謂大過者立非常之事成希世之功是已禮器曰禮時爲大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時也者當其可之謂也苟當其可則雖堯舜之禪遜湯武之放伐是亦過而中者也故堯典之書爲遜舜而作而名之曰典典言常道也堯雖以天下與人而舜以匹夫受人之天下以人之常情言之可謂大過矣自聖人觀之亦曰常道而已也然而非巽而說行則不可往也故堯舜禹三聖之相授而謳歌獄訟皆歸之焉湯武之用師則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故能成大功非巽而說行何以有此反是則子之之遜白公之爭耳何亨之有哉 自大過棟撓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大過一卦陳氏從遯變王原叔從離

變二者不同要之取剛過中則一也遯以六二之上六王氏以離之睽遯以上九之九二王氏以離之兊然各有理可以互推也初上二陰是以言棟撓本末弱也其事則大過之初過亦淺也故爲藉用白茅上六過之終過亦大也故爲過涉滅頂凶要之大過大者之事小過小者之事推其象辭斷可知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又曰堯舜之禪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此道也又曰立天下之大事興不世

之大功成絶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雍曰彖言大者過也蓋明大過之義非言小者之過也棟橈大過之時也大過之時外則棟橈故宜用剛內則剛過而中是以其剛可用所以成大過之象然剛過而中非剛德過中也乃剛過之德又不失中者也剛過之德既不失中又巽而說行者固咈百姓以從己之欲也所謂致天下之大利成天下之大順者也以是而有攸往寧无利耳乎大過之時大矣非大人孰能當之 易說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伊川先生曰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爲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爲大過人也 一无人字 易傳

龜山楊氏曰澤雖滅木而木之植自若也君子體之故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此大者之過也令以一人譽之則喜一人非之則沮不能過者

也昔者伯夷叔齊推位避國以歸文王及武王興師叩馬而諫其後卒不食周粟餓於首陽方武王興師商之賢人有如微子之徒已歸周周之賢臣有如太公召公之徒皆以爲當伐而不疑四方諸侯會者蓋八百國是天下舉以爲是也獨伯夷非之蓋推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不得不如是也非獨當世之是非又將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也由是言之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伯夷之徒孰能爲之此其所謂大過之時大者之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上而木下滅木之象也滅木澤之

過也君子於大過之時有二道或進則大有爲或退則窮處而已進而大有爲則反天下之衰弊獨立不懼可也退而窮處則遯世无悶可也禹之治水伊尹之相湯伯夷之諫武王皆大過之事可謂獨立不懼者矣孔子反魯而刪詩書繫周易作春秋顔子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亦皆大過之事可謂遯世无悶者矣若接輿荷蓧長沮桀溺皆失德之人非遯世之士也遯世无悶幾於潛龍之義二者蓋聖賢出處之大致非止於行過恭喪過哀用過儉而已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以陰柔處卑之道唯當過於敬慎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慎之道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大過之時四陽聚於中无所待而足以有爲矣故曰苟錯諸地可也而以柔濟之藉用白茅之象也茅之爲物所以供祭祀故至潔而其用重藉之用茅慎之至也故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六大人之過也過於厚小人之過也過於薄藉用白茅厚之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初未可大有爲而初六既柔居下又不可以有爲者故特可用於過慎而已此藉用白茅之義也藉用白茅在初六則无咎二則失之不及矣上六不知柔道之難濟是以凶也易說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既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

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與稊同○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九二初六陰陽相

與之和過於常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扶衰於上使枯木生稊拯弱於下使微陰獲助此剛中下濟之功亦自獲助於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楊陰木也感於陽而易生也九二居陰而秉柔枯楊之象二居大過之時陽雖大過而陰巳感之矣生稊之象也老夫猶枯楊也得女妻有生育之道焉猶生稊也蓋巽乾體也一索而得女二居乾體老夫也而下比於初得女妻之象也大者過而陰比之成生育之功焉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潤養木者也木之枯者不可復生其澤之潤養至於枯楊生稊生華則潤之大過可知故、丘取以爲象然則聖賢當棟橈之世其用剛也必如澤之潤養枯木使之生榮而後可豈不大哉且枯楊不可復生猶老夫之不能復妻也今枯楊生稊有實之漸潤澤之力也老夫女妻有子息之理過以相與之致也用剛如是何所往而不利哉九二下比初六之柔故有女妻之象蓋大過之得其道者稊之字它書无見王輔嗣曰稊者楊之秀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如此則秀主草言且楊一木也既言其華文

不得兼不榮而實之名也虞翻曰稊稚也說文云稊幼禾也後世作稚稺皆同音如虞言則爲稺可矣鄭氏作荑陸云謂山榆之實如此則爾雅所謂莁荑蔱蘠也益非矣說文又有荑草即詩之柔荑亦无稊義獨伊川曰稊根也稊字之釋終不可明如此以爻意推之則老夫女妻有實之象而老婦士夫徒華而不實也實則可久華不可久也然則稊字之疑其已尚矣易說

九二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伊川先生曰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

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一作易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

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尚能係其志乎○剛強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一作肯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棟謂之極極中也居中而衆材輔之也九三以剛居陽剛過而不中也剛過而不中則不可以有輔矣棟之所以橈也夫大舜有大焉以其善與人同也則過而不中獨立而无輔不足以有其大矣居大過之時由是而能勝其任者未之有也其橈而凶不亦宜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應乎上六故曰棟橈初六應乎九四故曰棟隆故孔子曰不可以有輔者應上也不撓乎下者初應乎四也棟在上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之所以能任重者剛之材也君子之所以任重者剛之德也欲剛必以柔守之是以能成其材與德也九二之生稊得其女妻有柔以輔之也九三之棟橈无柔以輔之也上應上六而无柔以輔之者蓋卑不能有尊以爲輔故也且任重雖在我而輔我之任者在人是猶一棟之強不能獨任室屋之用必資衆材之輔焉无以輔之則

棟橈矣能无凶乎彖曰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是爲柔輔剛之義也易說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伊川先生曰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一有兼字取不下撓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謂

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係者也九旣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係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棟隆起則吉不撓曲以就下也謂不下係於初也（易正傳）

橫渠先生曰志在拯弱則棟隆而吉若私應爲心則撓乎吝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剛居柔剛過而中也履近尊之位任大過之責者剛而中可以有輔矣不撓乎下能成大過之功也故棟隆吉然剛過而中足以自立不可有它也下比於初則柔過矣故有它則吝（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之應上六畢不能有輔是以无輔初六之應九四得居下輔上之義是以九四之棟隆而不橈乎下也在大過之時九四非大有爲之才僅足小用任重不橈其剛而已它用之則吝矣故九四之不能有它雖愈於三之不能有輔其於大過之道亦未優也（易說）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爲壯矣（一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頼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爲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易正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上係上六故不能下濟大事徒益其末耳无拯物之心所施者狹老婦士夫所與者不足道枯楊生華勢不能久故无譽未至長亂故无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獨陰不生獨陽不成楊易生之物也陽過而枯矣陽雖過而生理存焉下應九二之陽无陰不成也故生華而已上六陰極矣老婦之象也而五比之老婦得士夫之象也五雖重剛而下无應故謂之士夫士未有婦之稱也居大過之終

陰陽皆過以老婦而得士夫不能成生育之功則失大過之義矣雖无咎无譽是亦可醜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乘初故云老夫女妻九五承上故云老婦士夫原叔謂坎離之過理或然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之應同故皆曰棟而其應有隆撓之異二五之道同故皆言枯楊夫婦然五之承上二之乘初尊卑上下之位不同而老少夫婦之情自異也三下體也是以不能有輔五尊位也故得夫婦之道焉然上承於陰不如下比之順也上六之過不如初六之慎也故二五之辭二爲優矣華見於外萎榮而已不若稊之可久也老婦之得士夫反婚姻男女之正方之女妻爲可醜也觀象之辭蓋言不若初二之相與也无咎无譽者僅得无咎幸矣何譽之有二之枯楊謂老夫也五之枯楊謂老婦也老夫女妻則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者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者也故无譽而象言何可久亦可醜之意也然大過之道在臣下爲多故象言獨立不懼遯世无悶而九五亦不以君道責之亦猶君道之无明夷也曰人君亦有大過如此者其義何如曰人君大過如此則九五休否之君也 易說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 易傳

橫渠先生曰陰居上極雖過而不足涉難故凶大過之極故滅頂而无咎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大過之終則過極矣故有過涉滅頂之象焉若比干諫而死之類是也在比干之身則凶矣於義則不可咎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上六詩云深則厲淺則揭如之何過涉滅頂也曰大過之時則然也方大過之時本末衰弱在上者不可以有輔在下者過弱而不可以爲恃非得剛過而中巽而說行不恤其危涉險以求濟何可及也象曰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上六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道居過之極不知以濟剛爲己任而欲自同剛德以有爲是以有過涉滅頂之象焉其凶自爲之不可咎於人也易之无咎多有其義異白象言不可咎又誰咎之類是也伊川曰以言无所怨咎蓋因象以明之矣先儒以上六爲龍逢比干之事亦以凶而无咎爲義然龍逢比干剛德之賢非陰柔自任之人其道殊不相類故伊川獨以上六爲小人復險自禍之事不然則龍逢比干豈不量力度德之人也哉 易說

䷜ 坎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它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之體也 易傳 ○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胡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習坎重襲之義八純卦唯此加習者餘皆一字可盡其義坎取其險故重之而其險乃著也○色以離見聲以震聞臭以巽知味以坎達○坎離者天地之中二氣之正交然離本陰卦坎本陽卦以此見二氣其本如此而交性也非此二

物則无易（并易說）○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
而不能去爲離（正蒙）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伊川先生曰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
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
難之不可亨也行有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
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欲得正已而物正大抵道義雖不
可緩又不欲急迫在人固須求之有漸於己亦然
蓋精思潔慮以求大功則其心臨惟是得心洪放
得如天地易簡易簡然後能應物皆平正博學於
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
其心亨通博學者皆是小經應物不學則无由知
之故中庸之欲前定將所以應物也（經學理窟）
習坎孔氏正義云以坎爲險難故特加習名王原
叔先生引徐氏新義謂習坎字上脫卦名一坎字
而易中卦名之下亦无重言卦者故離卦不曰離
重離巽卦不曰巽重巽其重言卦名者皆孔子彖
辭也孔氏既未明徐氏尤失之或者云本无習字
緣坎卦六畫漫滅正如習字故傳寫者誤以漫滅
之卦畫爲習字又於其上添畫一卦是坎字之上
十二畫矣然雖以習字漫滅觀之僅有六畫之象
如此則其誤在隷古既出之後而彖象皆已先言
習坎則此說又非矣大抵坎加習字學者思慮終
不能得不可更附會穿鑿也坎離等六卦卦辭并
彖皆只以三畫取義坎以剛中而實故稱有孚心
亨有剛中之德者未有不能濟難也故行有尚如
頤大過噬嗑中孚之類皆六畫取象者也坎以三
畫取義是一卦之中其象再見故云習坎豈乾坤
不可稱習而六子之序始於坎故坎獨稱歟其義
則六卦俱有之矣疑當闕之未可深辨也（易說）
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
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尚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
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
矣哉
伊川先生曰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
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
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
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

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
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
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
通亨一作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
也○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
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也一作坎以能行爲功○高不
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
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
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
大故贊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

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
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可盈則非謂重險也中柔則心无常
何能亨也內外皆險義不可止故行有尚也○坎
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
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
即下无復凝滯人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
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並
龜山楊氏曰北方寒極而陰凝一陽動乎中故凝
釋而爲水水者一之所生也一之所起有一而未

形其爲物不貳矣故有孚心亨陽在內也誠乎于
中險不能陷故亨夫險非可止之地止於險則終
於陷而已故行有尚往乃有功也水流而不盈陽
徵未出中也萬折必東行險而不失其信險之陷
陽小人害君子之象也宜无施而可然易變易也
隨時變易以從道則險亦有時而用矣王公設險
以守其國是也險之時用豈不大矣哉繫辭曰變
動不居周流六虛其斯之謂歟設險之義伊川論
之詳矣自習坎有孚至此易說
兼山郭氏曰二五剛中故爲有孚維心亨有過物

者必濟故行有尚天險不止於法度之威地險不
止於高城深池在夫王公所設之如何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重險正釋習坎二字則習之爲
重明矣先儒謂使習非也水流而不盈者坎之險
无窮已也行險而不失其信者坎之德有孚也夫
以一陽而揜於二陰非亨也然終不能陷者剛中
也剛中則所守至固雖非亨而心亨矣孟子所謂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也故孔
子亦謂棖也慾焉得剛剛中之德用以有行何往
而非功其本則自於有孚心亨之徵推而及之天

下也君子正心誠意而能治天下國家者以此故中庸之學不離乎一性之內其失則爲罟擭陷阱而君子每愼其獨者所以守剛中之德爲心亨之道也天非險也而人不可升者豈天之大險歟地非險也而山川丘陵豈地之大險歟天地之大尚未離乎坎險之道是以王公內則治教政刑外則城郭溝池皆所以象天地之險以守其國也故彖又曰險之時用大矣哉蓋人知用險於小而不知險有大人之事孟子所謂王請大之者是亦孔子大矣哉之意也坎无時險有時故曰險之時用 易訓

彖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伊川先生曰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易傳

龜山楊氏曰習坎重險也水洊至相仍而不絕故積習而爲重險行險而不失其信有常德行之象焉盈科而進不舍晝夜有習教事之象焉故君子以之 易說

兼山郭氏曰彖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言坎之常也行有尚往有功言坎之用也故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易以坎爲水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而大匠可以取法及其過也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非方舟順風不能以濟也是以聖人制爲刑法以治其小陳其甲兵以防其大有康莊之峻以象天有封疆之固以象地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又曰三時務農一時教戰无非教也故常德行以立事也習教事以制變也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七十二戰而禽滅豈无用此道也經曰地中有水師成諸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者水也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故言洊至洊至則其來不已險陷亦不已是爲習坎之義也君子法之以常德行習教事曰常曰習皆不已之義也常德行所以行險而不失其

信習教事所以設險□固其國造次顛沛必於是斯爲常矣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斯爲習矣常德行故能有孚維心亨習教事故能行有尚而往有功二者其可一日廢乎亦猶君子自強不息以法乾之健者也 易說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失道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比於二无出險之志故以入于坎窞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不當位失道也居重險之時以剛而在下失道而不足以出險則益陷於險矣故入于坎窞凶窞坎中之陷處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習坎重險也初六以陰柔之才居重險之下陷於坎險而不能出者也不能出者无剛中之德而失處險之道是以凶也若從便習之義則初六不爲坎窞之凶矣 易說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未出中者方爲二陰所陷在至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之際弱必附強上下俱陰求必見從故求則必小得然二居險中而未出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在外有險也一陽間乎二陰之間未能出中也雖有剛明之才未出中則不足以夷天下之險故求小得而已夫求者自求也外雖有險而心常亨故曰求小得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一陽揜於二陰之中不能无難也故曰坎有險然剛而得中有心亨之道故可以求小得而不至於喪其良心也一離乎中則失之矣故象言求小得以其未出中也求得之際道之所以失也以九二剛中尚且小得而已況无剛中之德者乎是以君子戒愼恐懼乎不睹不聞之際誠

非用心之過也聖人所謂求小得不過如明哲保身而已異乎小人之求之也（易說）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前之入險退來枕險入窞與初六同（易說）

龜山楊氏曰來則乘剛之則涉險故來之俱坎也險且枕居險而止故入于坎窞入于坎窞則終於陷而已矣故不可用（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居重險之中當上下之際進則遇險退亦險也又履非其位所處亦險矣既无濟險之道終陷于坎窞而已宜其勿用也又安有行有尚往有功之義哉是知其終无功也來之進退之象坎之下卦言處險之道上卦言用險之道枕言處險之上也（易說）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為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以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為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為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

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
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
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
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
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
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
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
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羣臣爭之
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
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

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
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羣公卿及天下之
心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
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
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
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其子而
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
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
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為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
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

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彖只舉
首句此比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
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
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丞易傳）○或問坎之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
何義也曰坎險之時也此乃聖人論大臣處險難
之法樽酒簋貳用缶謂當險難之時更用甚得无
非是用至誠也納約自牖言欲納約於君當自明
處牖者開明之處也欲開悟於君若於君所蔽處
何由入得如漢高帝欲易太子它人皆爭如嫡庶

之分夫嫡庶之分高祖豈不知得分明直知不是
了犯之此正是高祖所蔽處更豈能曉之獨留侯
招致四皓此正高祖所明處蓋高祖自匹夫有天
下皆豪傑之力故憚之留侯以四皓輔太子高祖
知天下豪傑歸心於惠帝故更不易也昔秦伐魏
欲以長安君為質太后不可左師觸龍請見云云
遂以長安君為質焉夫太后只知愛子更不察利
害故左師以愛子之利害開悟之也（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四五俱得陰陽之正險阻之際近而
相得誠素既接雖簡略於禮无咎也上比於五有

進出之漸故无凶 易說
龜山楊氏曰四居大臣之位无剛健之才不足以
夷天下之險故以人臣處險之道言之傳曰爲臣
必臣敬恪恭儉臣也則爲臣之義以敬恪恭儉爲
主樽酒簋貳以儉爲禮也缶器之質者也至欽无
文不致飾也務盡敬恪而已夫處重險之中非盈
禮尚文之時故用缶納約自牖所以進結其君以
是而已牖所以通内外開其明也齊宣王曰寡人
有疾寡人好勇孟子則以文武之事告之好貨色
則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好勇猶之可也好貨好
色人君之邪心不可爲也而孟子皆曰惟恐王之
不好也蓋逆閉其途而拒絶之則齊王進善之心
熄矣故孟子啓其蔽開其明使通内外度乎其有
見矣此自牖之義歟知此則知所以事君矣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醮酒之設元酒之尚貴其誠之
著也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時有險易也是以
至薄之禮虚中之器可以自幽以達明坎之時爲
然四五近比而相親非正也自牖之象也説者謂
觸龍君因闇以發其明然卦无是象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孚者坎之德君子行險而不失其

信所以法其德也觀乎六四蓋可見矣且一樽之
酒貳簋之食瓦缶之器至微物也苟能虚中盡誠
以通交際之道君子不以微薄爲失禮亦猶自牖
納約其誠已至不必階序行禮之地是以終无咎
也坎之六四在上體之下與五爲比當剛柔交際
之地所謂能用有孚之道者也傳曰苟有明信澗
谿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
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者无它焉交
際之道以誠爲主故也春秋之時齊侯衛侯胥命
于蒲蓋申約言而退終二公之世未嘗以征伐相
加雖二君未賢於當時之君胥命未爲得禮亦猶
自牖納約之事而聖人有取焉傳亦言其近古近
正者蓋其信爲有餘也孔子不以人廢言況屢盟
長亂之世有約言近古之事乎是亦不得中行而
與狂狷之義也由是觀之則樽酒簋貳足以盡交
際之道者主於習坎有孚而已 易說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
出矣祇宜音祇祇也復卦云无祇悔必抵於已平
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 一本无而字 尚在險中未

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祇既平乃得无咎○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險難垂出而下比於四不能勉成其功光大其志故聖人惜之曰只既平无咎而已矣不能往有功也（一本云坎盈只進而往有尚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得中而復尊位宜可以濟天下之險矣然以一陽在重險之中則剛雖中而未大也故坎不盈祇既平而已盈則出險矣然既平則有出險之漸故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水之來終不可盈而不失其平者水之常也守其常而不變固可以无咎矣然九五以剛中之才而居君位當法天地設險以守其國蓋思有濟險之道以二陰見揜无應以助之僅能守常而已非大人之事也故象曰中未大也與屯膏小貞之義相類 易說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它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六過中逃險而失道者也不附比陽中幾於迷復之凶故爲所係累也陰柔不能附比於陽處險之極乘剛宜其爲所拘縶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重險之極无剛健之才終於陷而已矣猶之係徽纆而寘叢棘也无出險之才而寘叢棘可謂失道矣其凶三歲不亦宜乎三歲者終凶之辭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坎者水也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水无分於東西然而萬折必東者以其信也水由地中放乎四海注焉不滿泄之不竭大通不加窮居不損猶之人也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者由心亨也經曰巽乎水而上水羸其瓶凶以動出爲功也故曰有孚維心亨行有尚九二求小得未出中也九五祇旣平中未大也皆未能終坎之功至於上六專取用險之極非聖人之所尚三歲不得免而无耻由上失其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之爻以近中爲得初與四是也初居重險之下失道而凶獨四能行其志是以得納約自牖之道其過中而失之者三與上也三處險而不能有功上用險之過亦已失矣蓋刑法坎險之象而非用坎之道故用徽纆叢棘爲坎之道者上六之過也雖使三歲之久亦將不得其情能无凶乎是上失其道而終凶也其道何如有孚維心亨是也以是行之斯有功矣古之聖人任德不任刑故孔子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六之失其在玆乎 易說

䷝ 離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 易傳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一无爲字)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旣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一无德字)人之順德由中養以成旣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德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麗乎中正故利貞 易說

白雲郭氏曰坎爲險爲水離爲明爲火險與明足以見坎離之情水與火不足以盡坎離之象而論坎者必先水言離者復先明何哉蓋坎險難明而水易見由水以知險由險以知坎斯得坎之義矣

離明易見不必因火而後知故直言其明也離之
道柔中柔中失之无守故必利貞而後亨牝牛性
順而從人柔中之道也然其強力足與有守復有
貞固之象是以吉也離之與坤道雖不同而性略
相類故坤之牝馬自順而健離之牝牛自柔而強
馬乾象也故坤之黃裳元吉見於六五牛坤象也
故離之黃離元吉見於六二君臣之辨覩二五之
象斯得之矣 易說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
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
吉也

伊川先生曰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
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
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
亨也○柔麗乎中正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
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
而處中正可以化○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
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
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
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

學者知時義而不失重輕則可以言易矣 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日月草木麗天地麗附着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離爲火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故離
麗也夫盈天地之閒皆物也未有无所麗而能有
成者故曰日月麗乎天而明生焉百穀草木麗乎
土而利成焉皆麗得其正而亨者也重明合二體
言也上下一德麗乎正也明則誠矣故能化成天
下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也柔麗乎中正以六二言
也柔不中則茹不正則邪不足以有行矣故麗乎
中正乃亨夫陰以順成爲德柔麗中正順之至也
故畜牝牛吉牛順物也牝牛順之至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
所以爲坎柔則无質麗乎陽中所以爲離重卦也
故日月麗乎天在上者也言日月則星辰從可知
也百穀草木麗乎土在下者也言百穀草木則山
林川澤從可知也重明以麗乎正人道之離也人
者天地之合也天一生水於北方水爲精地二生
火於南方火爲神其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
分各有所麗焉故合則澤離則散方其合也氣聚
而成形於有方其離也氣散而神合於无是以離

附物則生去物則滅聖人以是而知鬼神之情狀原始返終知死生之說是故或以言文明或以言物化皆其象也至於言化成天下者又推其人道之相資而成功於久也畜牝牛吉何也曰乾爲馬坤爲牝馬坤爲牛離爲牝牛亦事象之宜也柔之麗乎中者六五也柔之麗乎正者六二也兼乎中正之道惟六二則然故利貞亨成卦之本在二也二有牛之象而爻之辭曰黃離元吉又從可知也牛者強力而順象六二之方來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附麗也萬物莫不有所麗在天之日月在地之百穀草木皆是也舉日月百穀則萬物在天地之中有形有象者其麗皆一也推而上之雖天地聖人不能不麗乎道而道亦不能不麗乎天地聖人矣離之爲義亦大矣而彖不言者蓋坎險難明而離明易見不待言而知也是以坎以險而陷離以麗而明重明麗乎正者在卦爲二五在人爲君臣以明相繼是以化成天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則化成天下矣柔謂二五也麗乎中正者貞也貞故亨此畜牝牛吉之義也 易說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伊川先生曰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目達聰繼明之道也人患墮於博覽惟大人能勉而繼之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則无所麗兩而後有麗焉故曰明兩作離離麗也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如大明文王有聲之詩是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說者謂上下爲重明則五君也二臣也不得言重明麗乎正也謂先後爲重明則前明已熄後明方來不得言繼明照四方也在書有之堯曰放勳舜曰重華不害其爲重明也惟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不害其爲繼明也是以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陳教則肄周之所以化成天下也堯舜君臣也而並文武父子也而繼所遇之時異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曰放勛舜曰重華君臣也而並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父子也而處此所謂繼明雍曰聖人立象以盡意意盡而止耳不必同也坎之險難明故象言水洊至因水而知險也離之明易見故直言明兩作離蓋不必因火而後知其明也大人者與日月合其明故論繼明必以大人爲言大人非必君父也摠君臣父子有是明者皆兼言之如乾之二五皆爲大人是也易說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慎不敢進所以求避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履錯然與之者多也无應於上无所朋附以剛處下物所願交非矜慎之甚何以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踐也藉也履物爲踐履於物爲藉初在下以陽藉陰也二以陰麗陽故履錯然也錯然謂交錯也二以柔麗剛爲文明之主錯然而不敬則上下紊矣能无咎乎故敬之然後无咎易說

兼山郭氏曰初九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廟每事問亦其意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文明之初錯然者也不敬何以行之子入太廟每事問亦履錯之敬歟雍曰履下道也故爲離之初錯然之文過則有弊敬所以救其弊也使文之弊无自而生焉非辟咎之道歟易說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黃中色也美在其中而暢於外者也二以柔順中正麗乎陽而爲文明之主故曰黃離元吉黃與黃中通理同義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離之所以亨柔麗乎中正故亨也黃離之所以元吉文明而用中故元吉也故盡一卦之美其唯六二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之六爻二五爲美五得中而非正柔麗乎中正者惟六二盡之經曰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則黃爲中之色而德之至美者也美德在中故能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極美之至是以元吉也六二之美雖未及乎天下而黃中之理有必至焉故言元吉其義之美與坤六五相類而其道則中庸之教也易說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怛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昳同○日旣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人向衰暮則尤樂聽聲音蓋留連光景視桑榆之暮景不足則貪於爲樂惟鄭衛之音能令人生此意易謂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悲衰暮故爲樂不爲則復嗟年景之不足也○明正將老離過於中故哀樂之不常其德凡人不能久也故君子爲德夫壽不貳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下躰之終前明將盡矣離爲日故有日昃之象爲在人則死生終始之變也故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夫缶常用之器也明者安常而處順故无常變眛此則大耋之嗟凶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三位已過中故云日昃若不能與

時進退不憂而樂其能忘大耋之嗟乎故葉公問
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
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
者又安有大耋之嗟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
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不知老之將至云爾若孔子者又安有大耋之嗟
乎雍曰離日也三已過中是爲日昃之時以人言
之則衰矣於斯時也不能忘憂而從樂則大耋之
嗟至而凶矣衆人以歌爲樂故此爻從衆言之血
氣既衰之時使絶滅衆念惟鼓缶而歌以待終焉
則良心可復誠日著而僞日去矣是所以逸其老
也聖人感人之意深矣然聖賢之樂亦豈鼓缶而
歌哉孔子不復夢見周公而述作六經是聖人之
樂也顔子不以簞瓢陋巷爲憂而不改其樂是賢
人之樂也聖賢之樂其心與衆人同其所以爲樂
則異故接輿歌而過孔子林類歌而拾穗莊周之鼓
盆二子之臨尸雖狂蕩不法以極其矯枉之心終
不異於衆人日昃之歌矣蓋未能安之者也是以
孔氏之門皆无有焉易說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
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
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
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
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
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
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
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
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
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
凶也○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
容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多懼之地而以乘剛故其來也遽
其處也危无所容安如見棄逐皆所麗之失中也
三剛而不可乘五正而不見容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以炎上之性當繼明之時而麗
非其正則循沿不休流金焦山勢之必至也故突
如其來如焚如无善繼之道也古之善繼者如舜
避堯之子禹避舜之子是也无善繼之道則天下

所同疾宜无所容矣故死如棄如然不言凶者凶不足道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九四離互體有大過之象 說易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九四近君當慄慄危懼如臨深淵可也反肆其剛暴突如其來若火之焚不能自制速死之道无逾於斯矣自蹈禍機雖三尺之童亦知其非而棄之矣故雖至於死地而人无傷怛之心焉方其突然而來烈如猛火人人將望而畏之其有見容者乎故彖曰无所容也古之君子於進也必有漸是以有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之義況居近君多懼之地者乎 說易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強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一作虞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王公之貴人之所附下以剛進己雖憂危終以得衆而吉者柔履中正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四近君王公之位也位逼炎上而五乘之危難之勢也故出涕沱若戚嗟若憂懼之至也然以柔順之資離之弗違故吉唐之太宗殺建成元吉而以尉遲敬德持兵入侍可謂突如其來如也高祖咈而拒之則禍不可測矣能无憂懼乎惟順而不違故卒成授受之美焉然太宗无死如棄如之禍者以其退就臣子之位而不遠進故不及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五雖得中而非正焉又麗乎二剛之間未足以致六二之臣以大明德於天下故自傷而出涕以至憂戚嗟若也夫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方其不得而爲己憂也豈六五出涕戚嗟之時歟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斯也人君之明德莫明於斯也其爲吉也亦孰大於是焉是惟離明之君乃有戚嗟之吉庸君闇主何足以知之聖人慮學者不知戚嗟之明故又曰離

王公也言六五之成嗟盍于公思欲相離之意也孟子又言堯舜急親賢所謂親賢其離王公之義歟（易說）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嘉折首服而舍之也獲匪其醜執訊弗賓示威以正邦而已離道已成然後不附可征（易說）

龜山楊氏曰上九處離之終剛明之極也然以剛居柔无逆德矣王于出征用此道也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脅從罔治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九文明之極乃可有征若舜征有苗是也又曰離爲甲胄爲戈兵互體有兌兌爲毀折王者之師有征无戰故有嘉折首獲匪其醜猶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如嗣征義和是也夫當嘉會之時而下有不麗于正者是宜有征尚且折首獲匪其醜者明黷武之戒也若是則何必用師乎蓋不得已而用之正邦故也故左氏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於離明用師之時是宜發也洪範八政終之以師亦聖人之深意（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離明之德繼照四方天下无不仰其化成又豈爭地爭城威強天下也哉蓋有不得已之師出焉且征者正也各欲正己也謂之出征正己而已必不得已而至於戰不過折獲非其醜類者耳如殲厥渠魁[illegible]若俱焚之師也謂之有嘉在此而已非嘉其勝[illegible]之功也故知舜征有苗啓攻有扈成王[illegible]非得已之師用以正邦而已惟[illegible]不得已故无咎若得已而不已則過矣正邦者非利人[illegible]土地之師

也易說

大易粹言上經卷第三

大易粹言下經卷第四

䷞ 艮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咸序卦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巽而動剛柔皆應說也咸之爲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爲咸也艮體篤實止爲誠愨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易傳○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咸之爲道以虛受爲本有意於中則滯於方體而隘矣拇腓股輔以一卦通體高下爲言易說

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先生曰咸感也不曰感者咸有皆義男女交

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取女吉以卦才言也卦有柔上剛下二氣感應相與止而說男下女之義以此義取女則得正而吉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卦六爻皆相應者有泰否咸恒損益既濟未濟八卦雖名義各有所主而其爲道皆大咸以感爲義蓋无所不感故謂之咸感而无不通是以言亨咸无不亨上也利貞以感次也夫婦之感人倫之始人道之大也是以以咸取女則无不吉然序卦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皆有咸之道者也聖人明人道故卦辭以男女爲言而彖并天地萬物言之所以盡卦之象也 易說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陰陽相交爲男女交感之義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止於說爲堅慤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也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彖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咸感也其爻雖相應而詞多不吉頤其時如何耳說者多以咸恒配天地殊不知咸自可配天地故於序卦獨不言咸咸既可以配天地則恒亦可以配天地皆夫婦之道也咸之爲言皆

也故語咸則非事咸感也不可止夫婦之道謂之
咸此一事耳男女相配故爲咸也感之道不一或
以同而感聖人感人心以道此是以同也或以異
而應男女是也二女同居則无感也或以相悅而
感或以相畏而感如虎先見犬犬自不能去犬若
見虎則能避之又如磁石引針相應而感也若以
愛心而來者自相親以害心而來者相見容色自
別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風動之也聖人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而人欲老其老此是以事相感
也感如影響无復先後有動必感咸感而應故曰

咸速也說易○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
同乎人而无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有
无一內外合同虛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
不專以聞見爲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爲用无所不
感者虛也感即合也咸也以萬物本一故能合異
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无合天地乾
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
所受雖不同皆无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

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
臣上下而禮義有所錯故上經始於乾坤乾坤萬
物父母也下經始於咸恒咸恒夫婦之義也艮山
也兌澤也山澤通氣而交感形爲卦之所以爲咸
也咸也者交相感之謂也與天地定位雷風相薄
水火不相射異矣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定位也柔
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也止而說以卦之才
言也兌三索而得女艮三索而得男兌上艮下男
下女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各止其所也夫
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男不下女

則剛不接非夫婦之正也故止而說男下女然後
亨正取女吉也夫天地萬物一體也情也者感而
動也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以其无
二故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蜀才曰此本否卦六升上上九降三
是柔上剛下二氣交感相與也○咸感也而謂之
咸有以无心感者然後盡咸之義如天地之感也
以氣聖人之感也以心由所感之不同故咸之所
通亦異如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言天地
之感也止而說男下女亨利貞娶女吉言人道之

感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其大小亦異也故曰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其或天欲雨而柱礎潤銅山傾而洪鍾鳴无足疑也然天人之感終有以異乎曰聖人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亦曰憲天之聰明而已 竝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柔上變剛而成兌剛下變柔而成艮故曰柔上而剛下雍曰咸自否來六三上而成兌是柔上也上九下而成艮是剛下也柔上而剛下謂二爻之變也所以成艮兌二氣感應相與之道止而說咸感之情也男下女內外之象也自咸感至男下女同釋文王之辭自天地感而萬物化生所以盡明一卦之象夫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爲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夫婦而已哉故由所感以觀之大而天地細而萬物其情皆可得而見此咸所以通三才而无間不獨以感人心爲道也然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大與幽遠言之然後咸之道備孔子曰文不在茲乎信不誣矣 易詳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伊川先生曰澤性潤下土性受潤澤在山上而其潤漸通徹是二物之氣相感通也君子觀山澤通氣之象而虛其中以受於人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則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 一作文 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山上有澤非交感不能也感物之善莫若以虛受人有所係慕皆非正吉故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卦義而有所識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山藏疾澤鍾水有虛受之象焉故君子體之以虛受人 易說

兼山郭氏曰象山之性包以畜止萬物者也澤之性浸潤以說萬物者也二者皆以虛受而通氣者也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虛穴來風有自然矣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无非取諸人以爲善及其終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蓋其推而上之如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山生物也澤利物也天地之大亦相感而後萬物化生況山澤乎是宜交感而後生利萬物也君子法之以虛受人惟虛故受受故能感

不能感者以不能受故也不能受者以不能虛中故也无虛中之道故至於无所不感无所不通然後盡感之道矣聖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蓋本諸此言虛者本山澤有容之義蓋卦无虛之象而感有虛之義也 易說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在下卦之下與四相感以微處初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志雖動而感未深如拇之動未足以進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咸感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爲之主故咸六爻之象皆取諸身而已初在下咸其拇者也在下而居艮體雖有應乎上未能進也故在外而已 易說

兼山郭氏曰拇係于足无繫于事功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遇所感不同其咸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言其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充感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初之感四其感未深有志於感而已故曰志在外也外四也易之六爻上爲首而初爲足故初言拇而上言輔頰舌也然天地男女皆以二體相感而六爻言拇言腓雖一物亦有感而後用於此見萬物之情无所不感矣又非特天地男女二體而已 易說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爲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非如腓之自動也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中正之人以其在咸而應五故爲此戒復云居吉若安其分不自動則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則吉趨則凶以男下女爲正咸之

道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腓下體之中也二居下卦之中故有腓之象焉腓行則先動也艮以一陽止乎上而二以陰柔應於五說而不知止者也故凶然上承九三能順而止則不害矣故雖凶居吉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腓腨腸也六二柔而中正何以有凶以其爻有艮巽是以居則得咸艮之義是以吉也

伊川曰陰不可以先動腓應上而先動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咸之道至難言故文王明之以男女夫婦之道而六爻又以人之一身取義蓋因其易

(大易粹言)(咸一)

明而可言者也然自拇而腓腓而股股而心心而脢脢而頰舌自下而上之象也腓腨腸也在足之上股之下腓動則足舉而後隨之足之力本諸此爲下體之要下卦六二之象實似之二居上之中腓爲動之主吉凶之責在此是以吉凶之義特在夫動止之間耳雖涉妄動之凶苟能居而止之亦不害順感之道咸之六爻雖其應皆順然妄動求感失居正虛受之義尤非艮止之宜聖人戒其違時是以不若居吉也(易說)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陽居剛有剛陽之才而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身而動者也故以爲象言九三不能自主隨物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云亦者蓋象辭(一作體)本不與易相比自作一處故諸爻之象辭意有相續者此言亦者承上爻(一有象字)辭也上云咸其拇志在外也雖凶居吉順不害也咸其股亦不處也前(一作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雖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也不處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一作正)(一作處)志反在於隨人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易說傳)

(大易粹言)(咸二)

橫渠先生曰心寧靜於此一向定豈前幾有何事亦不恤也休將閑細碎在思慮易曰何思何慮天下殊塗而同歸一致而百慮天地之道惟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屈伸動靜兩端而已在我精義入神以致用則細碎皆不能出其閑在於術內已過未

來者事著在心畢竟何益浮思游想盡去之惟圖向去日新可也孔子以富不可求則曰從吾所好以思爲无益則曰不如學也故於咸三以九此義 易說

龜山楊氏曰股身之下腓之上也九三居下卦之上股之象也股不足以有行隨下而已故曰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股係于上下之體而非制動之主徒介于上下之間而中有巽義故曰志在隨人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足之力在腓而行之用在拇股无所事隨之而已所應在上所隨在下以是而往能无吝乎九三居止之極亦以隨人尚不能處是其所執愈下者也以其不能自動而隨人故特曰吝苟自動則凶矣君子於行止之間有道存焉孔子可以止則止至公山佛肸之召欲往而不往是以无九三執隨之吝有六二居中之吉也然則咸腓之動往吝之隨不得不深爲之戒也 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咸者人之動也故皆就人身取象拇取在下而動之微腓取先動股取其隨九四无所取直言感之道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而言感之道貞正則吉而悔亡感不以正則有悔也又四說體居陰而應初故戒於貞感之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无不通无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虚中无我之謂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貞一則所感无不通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思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不通乎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狭矣天下之理一也塗雖殊而其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一有極字有極致則一雖物有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

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
往者屈也來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
來屈信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信信則有屈所謂感
應也故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功用
由是而成故曰屈信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
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
一有所字
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信也
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
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信之
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信蓋不

屈則无信信而後有屈觀尺蠖則知感應之理也
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
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信也君子潛心精微之
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
施也積與施乃屈信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
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
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一作賢能事盡
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
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
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

於此矣○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係私
應則害於感矣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
矣故云未光大也易傳 ○貞吉悔亡言感之不可
以心也不得只憑地看過更留心語錄
橫渠先生曰釋氏以感爲幻妄又有憧憧思求朋
者皆不足道也○感非有意感三思以求朋此則
不足道○聖人惟於屈伸有感能有屈伸所以得
天下之物何用憧憧以思而求朋大抵咸卦六爻
皆以有應不盡感道故君子欲得虛受人能容以
虛受人之道也苟曉屈伸心儘安泰寬裕蓋爲不

與物校待彼伸則己屈然而屈時少伸時多假使
亂橫逆亦猶屈少伸多我尚何傷日月寒暑往
來正以相屈伸故不相害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
之蟄以存身又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
德○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
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
而大公物來則順應故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
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際將見感於東而生於
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无窮不可得而降也
○以陽居陰非躁感於物者也然體究性悅未免

乎思以求朋之累也蓋體悅之初應止之始已勞於上朋止於下故憧憧得朋未爲光大不持以正則有諂瀆之悔(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四脢之下股之上心之位也不言心心无不該不可以位言也夫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故貞吉悔亡傳曰心靜天地之鑑也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則无潛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憧憧往來則動而與物交構而從爾思者朋而已匪其朋則思之不能及也故曰未光大也(易說)

○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唯忘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繫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繫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語錄)

兼山郭氏曰九四失位而不中故有悔貞吉悔亡初嫌于失正也介于三五之二剛皆非己應故上之而往下之而來故有憧憧之象非若无心感之爲大也朋者己應也憧憧之感朋從而已語何思何慮則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失位過中非吉之象而咸道利貞九四之感初出於貞又以說道感人人之所願從故吉也吉則悔亡矣許慎以憧憧爲意不定此言憧憧則其感无定也朋從爾思言其類從而感也然思之所及者能感而從之思所不及者朋未從也且天地之間往來者非一豈志意之所能盡虛己聽之可也而欲皆以心思感之是以憧憧无定蓋不知咸之大有在於何思何慮者也象言貞吉悔亡未感害者言九四本无貞吉悔亡之道而在咸則未爲害者咸道利貞故也憧憧固不足以

盡往來相感之道故未爲光大往來之道繫辭言之詳矣（易說）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而應二比上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也與心相背而所不見也言能背其私心感非其所見而說者則得人君感天下之正而无悔也○戒使背其心而咸脢者爲其存心（一作志）淺末係二而說上感於私欲也（易正傳）

橫渠先生曰九五處悅之中未免偏係之弊故不能感人心而曰咸其脢惟聖人然後能感人心也（一无曰字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蓋下之无憧憧之心上之无滕口之說可以无悔而已方其論天地之感萬物聖人之感人心於脢也何所取哉（易說）

龜山楊氏曰脢背肉也无思无慮故无悔然而非不爲也不能而已與所謂寂然不動者異矣居得尊位比上而不能通天下之故則其志末矣非爲上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在脊曰脢蓋感於不思不動之地其道優矣是以无悔然不能捨脢之感而志夫體之大全未足以盡君人之道故曰志末也君人之道如之何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也（易說）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先生曰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而發見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動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曰頰舌也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爲能感人乃以柔說騰揚於口舌言說豈能感於人乎（易正傳）

龜山楊氏曰兌三索而得女則上六兌之主也兌爲口舌故咸其輔頰舌居咸之終兌之上說之至也以說感人是滕口說而已非感人之道也然不言凶咎者以說感人未至於凶咎故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爲詳而其咸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說而艮終於止而已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爲可知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易稱近取諸身獨咸艮二卦

言之爲詳而其成終者特異豈非咸極於説而艮終於止而已耶觀艮其輔言有序爲可見矣雍曰咸之六爻莫善於脢莫不善於頰舌口舌感人小人之道也故中庸言聲色之化民末矣是以聖人不爲也然咸之道以身觀之以男女觀之以聖人和平天下觀之以天地萬物觀之皆可得而見特舉其至近而易明者則莫若人之一身也故六爻取象如此易說

䷟ 巽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一有之道字終身不一有可字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爲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兑艮爲咸而震巽爲恒也男在女上男動于外女順于内人理之常故爲恒也又剛上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相應皆恒之義也易傳○咸恒體用也體用无先後劉氏細論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乃无咎也恒而不可以亨非可常之道也爲有咎矣如君子之常於善可常之道也小人常於惡失可常之道也恒所以能亨由貞正也故云利貞夫所謂恒謂可常久之道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又恒久之道何往不利易傳

白雲郭氏曰咸恒二卦六爻剛柔皆應而名義不

同者咸以男下女交感之義也恒男上女下夫夫
婦婦之常道也交感時焉而已故曰取女吉夫夫
婦婦可久之道也故曰恒久也其道可久斯无不
通无不通則无過擧内利以固外利以行此其所
以爲常也王輔嗣曰恒而亨以濟三事也後之諸
儒竟分三事其說不一然恒之卦辭上有二義輔
嗣誤以爲三以彖觀之恒亨无咎利貞一也久於
其道之謂也利有攸往一也終則有始之義也久
於其道天地同也終則有始日月四時同也是孔
子以爲二義也易說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
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
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
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
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恒者常久之義也○剛上而柔下雷
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
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
居於初剛爻上而柔爻下也二爻易處則成震巽
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

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須交助其
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
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
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一有
常字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
四者恒之道也卦所以爲恒也○恒之道可致亨
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常之道
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常之正道也不恒其德
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
不已蓋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常之道則合天
地之理也○天下一作地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
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
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
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恒道也
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
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一有二字
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
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
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
之有常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其所恒謂觀

日月之久照四時之久成聖人之道所以能常久之理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正易傳

横渠先生曰觀書當不以文害辭如云義者出於思慮忖度易言天地之大義則天地固无思慮天地之情天地之心皆放此易說○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正蒙

龜山楊氏曰男下女婚姻之始也男上而女下居室之常分也盡其常分而後有可久之道爲卦之所以爲恒也中庸曰至誠无息不息則久故惟天下之至誠爲能久恒久也夫婦之不可以不久也又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天之爲天文之爲文皆原於不已故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日月得天得其所以爲天故代明不息而能久照四時變化終則有始故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如文王所以爲文是也天人之道一於誠而已矣自恒亨至此易說○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者也惟不已故能久聖人久於其道亦爲不已也故能天下化成中庸解

有恒心然後可與爲善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爲已故善人不可得而見思見有恒者易曰恒久也以亡爲有終亦必亡而已矣何可久也虛也約也亦然故曰難乎有恒矣語解

兼山郭氏曰剛上而柔下剛柔之常也雷風相與二氣之常也剛柔皆應交感之常也恒亨无咎利正可久之常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蓋言天之高明地之博厚悠也久也故能常也日月得天故能生明四時變化故能成歲聖人久於其道故爲忠爲丈相救而成道也故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如是也然作易者專取配於夫婦何也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此也彼一以動一以靜或作之或止之謂曰我能常何足以語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恒自泰來故伊川以乾之初上居於四坤之四下居於初二爻剛上柔下成爲震巽蓋非謂震爲剛而巽爲柔也若以上下二卦爲剛柔則易之柔上剛下剛上柔下之卦多矣不當獨於成恒言之也是故剛上柔下言初四二爻成震巽之始也雷風相與言震巽可久之象也巽而動言

震巽可久之才也剛柔皆應言六爻可久之道也有是四者是之謂恒恒亨无咎利貞此久於其道之所致也雖天地之大不能外此故必恒久不已然後爲天地利有攸往者恒道无終窮无終窮則往无不利猶日月久照四時久成皆終則有始之道聖人之道天地恒久不已之道也其所以化成天下亦如日月四時是已使有終无始則日月亦不能久照變化亦不能久成聖人亦不能化成天下矣故彖言所以爲恒者四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是也又言恒之所以爲道者

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成恒六爻之才皆不疑二卦之彖非大故孔子於彖皆以天地萬物之情終之使後世學者不以小道觀之也易說

彖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立不易方乃能常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此可以爲常矣然君子何取於立不易方蓋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或有蔽焉義則无也故能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始可以爲常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方猶道也君子所立不可易易則不可常矣是以顏子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易說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下而四爲正應柔暗之人能守常而不能度勢四震體而陽性以剛居高志上而不下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浚深之也浚恒謂求恒之深也守常而不度勢求望於上之深堅固

守此凶之道也泥常如此无所往而利矣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咎一作者皆浚恒者也志既上求之深是不能常安其處者也柔微而不常安其處亦致凶之道凡卦之初終淺與深微與盛之地也在下而求深亦不知時矣○居恒之始而求望於上之深是知常而不知一无知字度勢之甚也所以凶陰暗不得恒之宜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柔巽在下以應於上持用爲常求之過深也故人道之交貴乎中禮且久漸而成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昏義曰敬愼重正而後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立夫婦之義也初與四爲正應而居一卦之初未及敬愼重正而遽親之是始求深也故曰浚恒貞凶浚者治而深之也雖貞亦凶矣夫何利之有詩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遇止我心則降則其始求可知矣 易說

○以匹夫一日而見天子天子問焉盡所懷而陳之則事必有窒礙者不盡則爲不忠如何曰事亦須量深淺孔子曰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易之恒曰浚恒凶此恒之初也故當以漸而不可以浚浚則凶矣假如問人臣之忠邪其親信者誰歟遽爲之辯別是非則有失身之悔君子於此但不可以忠爲邪以邪爲忠語言之間故不无委曲也 語錄

兼山郭氏曰初六自上下下故曰浚恒恒非可以浚求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進道有漸而後可久在恒之初浚而深求非其道也孔子曰欲速則不達孟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是豈可久之道乎以是爲貞則凶矣不達退速之道何所利哉 易說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先生曰在恒之義居得其正則常道也九陽爻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而九二以中德而應於五五復居中以中而應中其處與動皆得中也是能恒久於中也能恒久一无久字於中則不失正矣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九二以剛中之德而應於中德之勝也足以亡其悔矣人能識重輕之勢則可以言易矣○所以得悔亡者由其能恒久於中也人能常久於中豈止亡其悔德之善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係陰用以爲常不能无悔以其久中故免 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非其位宜有悔也然在下卦之中以陽居之能久其中也故悔亡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二不常位悔也久中則可以亡也顏氏之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矣何悔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可久之道无它焉中而已矣過猶不及皆非可久也故中庸曰中者天下之大本也九二位雖失正非无悔之象能久於中則其悔亡矣

九二无它辭特曰悔亡蓋見止於守常无它事也 易說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伊川先生曰三陽爻居陽位處得其位是其常處也乃志從於上六不唯陰陽相應風復從雷於恒處而不處不恒之人也其德不常則羞辱或承之矣或承之謂有時而至也貞吝固守不常以爲常豈不可羞吝乎○人旣无常何所容處當處之地旣不能常處非其據豈能恒哉是不恒之人无所容處其身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則犯上退則乘剛故動則招悔取辱唯常守一德庶幾取容故曰不恒其德則无所容也 一有雖然貞吝德則可常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三處雷風相與之際雷動之風散之宜不能安其處也故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或者疑之也蓋陽得位疑若能常者故稱或焉或者不必之辭也 易說 ○人无常心无不爲已巫醫惰疾者所賴尤不可爲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君子之於易也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苟玩其占則不恒其德知其或承之羞必矣其爲不恒也蓋亦不占而已矣 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三剛已過中而巽爲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德者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不恒其德何所取容邪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德也過中則不恒不恒則日入於小人之域是以爲機變之巧无所用恥焉雖或承之羞亦認而固守方自以爲得計而不知恥是可鄙也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蓋言不能容身於巫醫之賤况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 易說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伊川先生曰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處非其所雖常何益人之所爲得其道則久而成功不得其道則雖久何益故以田爲喻言九之居四雖使恒久如田獵而无禽獸之獲謂徒用力而无功也○處非其位雖久何所得乎以田爲喻故云安得禽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田以時至則禽或可得處恒非位則功无以致故君子降志辱身不可常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以不正之剛居不中之地其才其時不可以成功者也雖曰恒之時亦久非其位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位而望其功是以沒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其九四田无禽之謂歟初六以柔求深自用之過者也九四剛而不中居非其位不能自用以有獲者也皆非恒道語之聖人久於其道則失之遠矣 易說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先生曰五應於二以陰柔而應陽剛居中而所應又中陰柔之正也故恒久則其德爲貞也夫以順從爲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爲貞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爲恒則失其剛陽之正乃凶也五君位而不以君道言者如六五之義在丈夫猶凶況(一作豈)人君之道乎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爲失也在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爲恒也○如五之從二在婦人則爲正而吉婦人以從爲正以順爲德當終守於從一夫子則以義制者也從婦人之道則爲凶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五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之剛而不失正故常其德正然以陰柔居中下應九二以順爲正也以順爲正婦道也故婦人吉夫子從婦則失制義之道故凶 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常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也何哉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君子立不易方常而有變之義者也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六五有震兌二體故有婦人夫子之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柔而在中位有餘而才不足稱也能恒其德婦人則吉夫子則凶何也婦人從一而終可也夫子制義從婦之義可乎是以伯夷聖之清孟子謂之隘宋伯姬守禮而不去孔子取其恭於此可見也 易說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恒之極在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動極以陰居上非其安處又陰柔不能堅固其守皆不常之義也故爲振恒以振爲恒也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如振書抖擻運動之意在上

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居上之道必有恒德乃能有功若躁動不常豈能有所成乎居上而不恒其凶甚矣象又言其不能有所成立故曰大无功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卦例於上爻多處之以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至恒又不可以此處但見其不常在一故大无功也易道灼然義理分明自存乎卦雖要人玩之乃得 易說

龜山楊氏曰震之極也六以陰柔居動之極非安於常者也雖動而不息无功矣故振恒凶振者動之亟也 易說

兼山郭氏曰上六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庸无失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是以言其得失則凶語其道則終无功矣 易說

䷠ 艮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夫久則有去相須之理也遯所以繼恒也遯退也避也去之之謂也爲卦天下有山天在上之物陽性上進山高起之物形雖高起體乃止物有上陵之象而止不進天乃上進而去之下陵而上去是相違遯故爲遯去之義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退而避 一作而去之避 故爲遯也 易傳

遯亨小利貞

伊川先生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退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避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與時消息无必同也陰爲方長而未至於甚盛君子尚有遲遲致力之道不可大貞而尚利小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浸長進而之否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爲遯也孔

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
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
屑爲之至孟子爲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
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 易說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
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小人道長之時君子遯退乃其道之
亨也君子遯藏所以伸道也此言處遯之道自剛
當位而應以下則論時與卦才尚有可爲之理也
○遯之時君子處之未有必遯之義五以剛陽之

德處中正之位又下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雖陰之
時如卦之才尚當隨時消息苟可以致其力无不
至誠自盡以扶持其道未必於遯 一作退 藏而不爲
故曰與時行也○當陰長之時不可大貞而尚小
利貞者蓋陰長必以浸漸未能遽盛君子尚可小
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持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
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 一作使
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敎聖賢之於天下
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
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

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
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更不假言也此處遯
時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
義皆大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當位而應理不當遯以陰長故遯故
曰與時行又曰小利貞又曰遯而亨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浸而長進而爲否理之必至也
止而不知去則患之所由生也遯而遠之斯亨矣
故曰遯而亨也遯之時剛當位而應未至乎上下
不交也故小利貞與時行也與屯之九五小貞吉

之義同 易說
兼山郭氏曰遯非有亨之理其所亨者遯也按卦
乾德廣運於外艮知行止之宜於内所以能遯而
亨也易以陽稱大陰稱小六二柔順中正知動靜
不失其時是以言小利貞又言浸長也遯非可大
之時然其義則大也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遯也
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雛食亦遯也充是二者得聖
人之道多矣顧不大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常人之亨以得位失位言聖人之亨
進退皆以道言道不必位亨雖遯亦亨也故曰遯

而専也剛當位而應五之應二也與時行者時止
則止時行則行其爲遯之義雖聖人亦不能自必
也小利貞浸而長者陰浸而長不可大事之時也
不可大事而彖言大矣哉者蓋有天德而止者謂
之遯不然逃難而已非聖人所謂遯也此遯之時
義所以爲大也雖堯舜授受亦不過於遯而已矣
聖人懼人之不知天德之大徒以迯難避仇遠迹
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爲義小矣故特曰遯之
時義大矣哉也遯之小利貞睽之小事吉不知者
遂以爲小而不思也故孔子明其大而後知小利

貞者有大義存焉小事吉者有大用存焉易說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伊川先生曰天下有山山下一作上起而乃止天上
進而相違是遯避之象也君子觀其象以避遠乎
小人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
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遠小人不惡而嚴惡讀爲憎惡之惡
遠小人不可示此惡也惡則患及之又焉能遠嚴
之爲言敬小人而遠之之義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有山健而止也其藏疾也无所

排然亦終莫之陵也此君子遠小人之不惡而嚴
之象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天下有山內外之分也不惡而嚴全
身潔己之道也豈若小人悻悻然見於面目而後
去之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之爲象取二陰浸長而消陽君子
見幾而作故卦謂之遯天下有山蓋備二體之象
非示名卦之意易如此類者亦多矣君子當遯之
時畏小人之害道志在遠之而已雖山林江海爲
遠害之地然亦有以道遠之者遠之之道何如不

惡其人而嚴其分遠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
甚亂也疾之則惡也不惡則不疾矣孔子曰君子
无眾寡无小大无敢慢又曰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皆嚴之謂也自古山林江
海遯世之士多矣獨遯以道者孔孟而已若夫君
臣授受亦有遯之道者蓋臣道上行君不得不爲
之遯也知其道而遯者堯舜也不知其道而固有
者桀紂也然非舜禹湯武而遯則篡矣易說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
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遯而在後不及者也是以危也初以柔處微既已後矣不可往也往則危矣微者易於晦藏往既可危不若不往之无災也○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去者多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危而不往何也遯既後時往則取災故知者違難在乎先幾易說

龜山楊氏曰二陰進矣而隨其後遯之尾也居遯

之時不能遠之隨其後故厲然柔方變剛隨而往則浸而爲否矣能无災乎故勿用有攸往而象曰不往何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貴早辯而君子欲知幾故自履霜堅冰之後早辯之道言於初者多矣而遯之初六獨止而不知去不能早辯者也故曰遯尾厲遯尾者遯之後時也爲遯之尾是爲難之首也其危宜矣勿用有攸往者言處遯尾之道雖危而災猶可避也蓋往之義在我能止而不往則何災之有故止而不退則爲厲止而不往則无災矣易說

六二執之用黄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黄牛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爲正應雖在相違遯之時二以中正順應於五五以中正親合於二其交自固黄中色牛順物革堅固之物二五以中正順道相與其固如執縛之以牛革也莫之勝說謂其交之固不可勝言也在遯之時故極言之○上下以中順之道相固結其心志甚其一作堅如執之以牛革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黄牛中順也陰邪浸長二居君臣正

合之位雖難救時莫若中順固志使姦不能干不然小人易間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黄中色牛順物執之用黄牛之革中順之志也居陰進之時中而不倚和而不流執用黄牛之革則所執固矣外物莫能勝也故說若夫萬變陳於前則交喪於中尚能說乎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輔嗣云說解也六二柔靜中正有應於五志在君親之人也其執之堅其持之固庶幾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者也然乾剛也此柔也故有黄牛之革中順之辭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上應九五可謂得君之臣矣而猶執用黃牛固志何哉方遯之時小利貞不可大事勿用有攸往雖應於君而遯之志不可不固也是以孔子於定哀孟子於齊梁非无應也而其道不可少貶以從時好者所謂固志也六二爲下體艮卦之主知時止而止故稱執爲柔順牛之象也中正黃之象也不能執用黃牛則見利忘義終不可大有爲於天下而自喪其德多矣勝說或如字或作脫易以說爲脫者有矣此義實近之而其言似膚淺故先儒有不從者也 易說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伊川先生曰陽志說陰三與二切比係乎二者也遯貴速而遠有所係累則安能速且遠也害於遯矣故爲有疾也遯而不速是以危也臣妾小人女子懷恩而不知義親愛之則忠其上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爲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三與二非正應以暱比相親非待君子之道若以正則雖係不得爲有疾蜀先主之不忍棄民是也雖危爲无咎矣○遯而有係累必以困憊致危其有疾乃憊也蓋力亦不足矣以此暱愛之心畜養臣妾則吉豈可以當大事乎 易傳

橫渠先生曰爲内之主得位之正立愛其下畜臣妾之道盡矣然以斯處遯无疾宜焉 易說

龜山楊氏曰一陽止乎上艮體也柔進而承之止而不能遠係遯也能无疾憊乎遯之時小利貞而已剛雖當位不可大事也故畜臣妾吉大貞之則難將作矣尚何吉之有 易說

兼山郭氏曰剝之六五以宮人寵言君位也遯之九三畜臣妾吉言臣位也位雖不同其義則近之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以艮止故六二止於下以固志九三過於止而係於遯也係於遯而不知變是以疾困而危其江海避世之徒歟畜臣妾吉者是道也施之於家則可施之於天下則不可若是者君子謂之隘其可大事乎 易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伊川先生曰四與初爲正應是所愛者也君子雖有所好愛義苟當遯則去而不疑所謂克己復禮以

道制欲是以吉也小人則不能以義處唯於所好牽於所私至於陷辱其身而不能已故在小人則否也否不善也四乾體能剛斷者聖人以其處陰而有係故設小人之戒恐其失於正也、君子雖有好而能遯不失於義小人則不能勝其私意而至於不善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於陰不惡而嚴故曰好遯小人暗於事幾不忿怒成仇則私溺爲累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健而止乎外而初以柔應之其遯非不得已也故曰好遯君子吉然居遯之時有應於下小人則相與而變剛矣尚何遯之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處乾巽之間剛雖不中能遯以遠之亦和而不流者也故有君子小人之辭爲內以其應柔外以其用健是以謂之好也中庸曰邦无道至死不變此其庶幾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遯自九四而上其遯皆美蓋乾德剛健中正何適而非美乎九四好遯所謂遯世无悶者也潛龍之義也君子安之故吉小人汲汲於富貴戚戚於貧賤一不得志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又豈能好遯而安之哉故曰小人否也（易說）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中正遯之嘉美者也處得中正之道時止時行乃所謂嘉美也故爲貞正而吉九五非无係應然與二皆以中正自處是其心志及乎動止莫非中正而无私係之失所以爲嘉也在彖則槩言遯時故云與時行小利貞尚有濟遯之意於爻至五遯將極矣故唯以中正處遯言之遯（一无遯字）非人君之事故不主君位言然人君之所避遠乃遯也亦在中正而已○志正則動必由正所以爲遯之嘉也居中得正而應中正是其志正也所以爲吉人之遯也止也唯在正其志而已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嘉好義同然五居正處中能正其志故獲貞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當位而應能與時行也故爲嘉遯然遯之時不可以有爲也故其貞吉正其志而已（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五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雖革運之有終其嘉遯之志則一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其有見於此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堯授舜舜授禹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其爲嘉遯之志則一也故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其是之謂乎雍曰九五剛健中正道全德備舉遯之世莫美於斯故曰嘉遯貞吉以正志者道至於此與時爲對隨而不流无係也无執也无好也不事於外正其在我者而已矣此其所以爲嘉也上非堯舜下非孔子皆不足以與此易說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蓋在外則已遠无應則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正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卦之外而无應於內與九三係遯有疾憊異也則其遯也不疑其所行矣故曰肥遯无不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肥者道之充實也道之充實放諸四海而準孟子所謂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者何所往而不利乎以是道而處遯世故无所係好其於進退綽綽然有餘裕矣夫何疑之有當遯之極所謂知變之大人也遯之時義觀九五上九可見易說

䷡ 乾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序卦遯者退也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一作長）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爲卦乾下震上乾剛而震動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易傳）

大壯利貞

伊川先生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之辭言小往大來而彖則言天地上下陰陽健順君子小人以極大小之類大壯之象四陽過中名卦之義實取於大也雖天地亦大者之壯非獨人事而已與泰言大來无以異也故彖曰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易說）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所以名大壯者謂大者壯也陰爲小陽爲大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下剛而上動以乾之至剛而動故爲大壯爲大者壯與壯之大也○大者既壯則利於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正大之理學者黙識心通可也不云大正而云正大恐疑爲一事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大者之壯也壯而弗正則爲暴而已故利貞（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天地萬物大者之壯俱爲大壯徒用壯而已非大壯也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強梁以動者雖无不壯其或躬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之矣雖壯而非大也故必得天之剛德而動而後謂之大壯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況人道乎孟子謂齊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劒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唯孟氏深明大小之義諸子未之或知也故言文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豈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小人之情矣（易說）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天上大而壯也君子觀大壯之象以行其壯君子之大壯者莫若克己復禮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易傳）
橫渠先生曰克己反禮壯莫甚焉故易於大壯之用見之○克己下學上達交相養也下學則必達達則必上蓋不行則終何以成德明則誠矣誠則明矣克己要當以理義戰退私己蓋理乃天德克己者必有剛強壯健之德乃勝己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肴乾人飢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人所不能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消盡則是大而化之之謂聖惷恖齷齪无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正以不剛惟大壯乃能克己蓋君子欲身行之爲事業以教天下令夫爲長者折枝非不能也但恥以爲屈而不爲耳不顧義理之若何（竝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壯壯於禮而已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尚能壯乎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雷行爲无妄雷在天下爲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爲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己而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勝己之道也旣勝己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爲壯之大者也小人不知勝己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秪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己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爲終始亦猶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蓋性與道成己也而教所以成物也（易說）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先生曰初陽剛乾體而處下壯于進者也在

下而用壯壯于趾也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九在下用壯而不得其中夫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況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得凶可必也○壯于趾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剛健而在下壯于趾者也在下未足以有行故征凶上无應焉雖剛實而有孚其孚不遠矣故曰其孚窮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壯于趾者用壯之始也始而用壯必終於凶矣有孚者信其必以凶窮也凡爻辭獨言壯者謂小人之壯皆非大者壯也 說易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以陽剛當大壯之時然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貞正而吉也或曰貞非以九居二爲戒乎曰易取所勝爲義以陽剛健體當大壯之時處得中道无不正也在四則有不正之戒人能識時義之輕重則可以學易矣○九二所以貞正而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中則不失正況陽剛一有壯字而乾體乎 傳並易

龜山楊氏曰居大壯之時而剛得中故爲吉蓋大者之正惟有九二盡之故曰貞吉而已 說易

白雲郭氏曰卦辭言利貞然得其貞者九二也九二之貞謂固守大壯之道也天之德以剛中爲正九二以剛居中是以能固守而貞吉也居卦之下位爲不足未能究天德之用故特曰貞吉而已蓋非禮弗履之士也 說易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陽而處壯又當乾體之終壯之極者也極壯如此在小人則爲用壯在君子則爲用罔小人尚力故用其壯勇君子志剛故用罔罔无也猶云蔑也以其至剛蔑視於事而无所忌憚也君子小人以地言如君子有勇而无義爲亂剛柔得中則不折不屈施於天下而无不宜苟剛之太過則无和順之德多傷莫與貞固守此則危道也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踶羊壯於首羝爲善觸故取爲象羊喜觸藩籬以藩籬當其前也蓋所當必觸喜用壯如此必羸困其角矣猶人尚剛壯所當必用必至摧困也三壯甚如此而不至凶何也曰如三之爲其往足以致

凶而方言其危故未及於凶也凡可以致凶而未至者則曰厲也○在小人則爲用其強壯之力在君子則爲用罔志氣剛強蔑視於事靡所顧憚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正也然乘下之剛故危小人用此而進如羝羊觸藩以爲壯故多見困君子知幾則否藩以喻四三有應所之在進而位正理直小人處之必以剛動(易說)

龜山楊氏曰至剛而不中非大者正也小人則用壯而已在君子則罔也爲有仁人在位罔人而可爲乎故雖正亦厲剛雖不中未足以極其壯故羝羊觸藩羸其角(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不失天命之性是以勿用壯於外也以用壯爲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其厲如此凡以小人不知壯有天道之大故也君子用罔者君子罔以壯爲用也先儒爲羅罔之罔失之矣(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長盛壯已過中壯之甚也然居四爲不正方君子道長之時豈可有不正也故戒以貞則吉而悔亡蓋方道長之時小失則害亨進之勢是有悔也若在它卦重剛而居柔未必不爲善也大過是也藩所以限隔也藩籬決開不復羸困其壯也高大之車輪輹強壯其行之利可知故云壯于大輿之輹輹輪之要處也車之敗常在折輹輹壯則車強矣云壯于輹謂壯於進也輹與輻同○剛陽之長必至於極四雖已盛然其往未止也以至盛之陽用壯而進故莫有當之藩決開而不羸困其力也尚往其進不已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本有悔不用其壯故貞吉三以四爲藩九四上无陽爻故曰藩決壯輿之輹往无咎也四能不爲陰累守己以正則吉而无乘剛之悔且得衆陽之助以銷陰慝(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以動吉凶悔吝之所生也唯貞吉乃悔亡陰在前不足以禦其壯也故藩決不羸有剛動之才故壯于大輿之輹輹車之軸傳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至四而愈壯而曰貞吉悔亡何哉蓋四居上體之下能捨衆剛而與上有承乘戴上

之志是以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也
然九四之壯雖非大壯特用得其宜耳輿輹當用
壯之物也又況大輿之輹乎壯于大輿之輹是爲
得其宜也得其宜故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君子之
所以能任重者以此伊川曰輹與輻同虞翻爲腹
非也易說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羊羣行而喜觸以象諸陽並進四陽
方長而並進五以柔居上若以力制則雖勝而有
悔唯和易以待之則羣陽无所用其剛是喪其壯
于和易也如此則可以无悔五以位言則正以德
言則中故能用和易之道使羣陽雖壯无所用也
○所以必用柔和者以陰柔居尊位故也若以陽
剛中正得居一作尊位則下无壯矣以六五位不當
也故設喪羊于易之義然大率治壯不可用剛夫
君臣上下之勢不相侔也苟君之權足以制乎下
則雖有強壯跋扈之人不足謂之壯也必人君之
勢有所不足然後謂之治壯故壯之道不可以剛
也易並傳 ○喪羊于易羊羣行而觸物大壯衆陽並
進六五以陰居位惟和易然後可以喪羊易非難

易之易乃和易樂易之易楊遵道錄
橫渠先生曰羊外柔而內很六五以陰處陽羊喪
之象也能去壯內剛不拒來者則无悔故曰喪羊
于易无悔履柔危之地乘壯動之剛固之必悔者
位非其所堪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得尊位而下乘四剛其用壯也物
孰禦之可謂无難矣而不用所謂喪羊于易也莊
子曰於羊弃意喪羊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羊之用壯无異於小人不務勝己於
內而欲觸物於外一性若此其害深矣是以非禮
弗履之人務在克己而喪其羊也克己喪羊亦人
之難能而六五初无甚難則其无悔宜矣位不當
者才不足而位有餘不能究天德之大以成堯舜
三王之治徒喪羊无悔僅能成己而已易說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先生曰羝羊但取其用一无用字壯故陰爻亦稱
之六以陰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
觸藩籬進則礙身退則防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
陰柔故不能勝己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

雖極用壯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有一其字）柔弱之分矣是艱則得吉也用壯則不利知艱而處柔則吉也居壯之終有變之義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矣變則得其過咎不長乃吉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剛競用觸則進退皆凶危懼求全則咎有時而息也然上六以陰居上不詳事宜用壯而觸故進退不能（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動之極以柔用壯雖无羸角之厲而進退不能何所利哉不能遂者進不足以勝人也不能退者退不足以自勝也此豈不能愼於度德量力之事者歟故曰不詳也聖人兢兢業業其難其愼以不矜不伐爲己任又安有用壯之厲乎是以艱則吉也（易說）

䷢ 坤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爲卦離在坤上明出地上也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爲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作）也凡物漸盛爲進故彖云晉進也卦有有德者有无德者隨其宜也乾坤之外云元亨者固有也云利貞者所不足而可以有功也有不同者革漸是也隨卦可見晉之盛而无德者无用有也晉之明盛故更不言亨順乎大明无用戒正也（易傳）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先生曰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大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

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進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故爲大有晉明出地上臣道也故爲晉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已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道之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爲異專以康侯爲義是以不及其他也康侯如是其貞利貞可知 易說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先生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爲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爲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爲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爲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享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柔進而上行臣進之盛者故有康侯之象焉侯有君道者也順而麗乎大明故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馬地類坤象也明出地上晝日之象也開國之富以馬錫馬蕃庶其厚之也晝日三接其親之也鄭武公父子並爲周司徒其三接之謂歟 自晉康侯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出地上二卦之象也順而麗乎大明晉之義也柔進而上行成卦之序康侯之德也其德柔順而明故下能康一國之民而爲之主上能致王者之寵而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車馬重賜也三接數接乎上也在國能康一國之民則進而麗乎大明斯足以康天下矣古之人文王是也 易說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先生曰昭明之也傳曰昭德塞違昭其度也君子觀明出地上而益明盛之象而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於己也明明德於天下昭明

德於外也明明德在己故云自昭易傳

龜山楊氏曰自昭明德所謂明明德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自古以明爲君德之大堯舜文王皆是也而晉爲臣道自昭明德何哉蓋侯有君人之道有明德自昭而柔順上行然後備晉之義可以謂之康侯不如是雖使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亦非晉進之道不得謂之康侯矣古之人莫不務明明德於天下爲君爲臣亦皆有二德哉是以伊尹言咸有一德武王言同心同德則晉之彖言自昭明德不爲過矣易說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先生曰初居晉之下進之始也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皆有咎也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无抑唯獨行正道也寬裕則无咎者始欲進而未當位故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槩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晉之初正必見摧故摧如不害於貞吉也未孚於人或未見聽寬以居之乃无咎然初六有應在四居下援上未安其分故曰未受命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如其進也摧如其退也居晉之初量而後入无心於進退者也雖進退无常獨行正而已故正吉在下未受命者也故罔孚裕无咎孟子曰我无官守也我无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卦之初爲進之始有可進可退之義能不以進退爲慼唯固守明德柔順上行爲臣若此能无吉乎罔孚者雖以明德自任而初之時名實未加於上下未足信於人當是時也進退之際既已處之裕然何咎之有若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是也獨行正者獨以明德上行而固

守爲正不以進退爲慮也未受命者无官守言責
之時孟子所謂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易說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玆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玆
介福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在下上无應援以中正柔和一作順
之德非强於進者也故以進爲可憂愁謂其進
之難也然守其貞正則當得吉故云晉如愁如貞
吉王母祖母也謂陰之至尊者指六五也二以中
正之道自守雖上无應援不能自進然其中正之
德久而必彰上之人自當求之蓋六五大明之君

與之同德必當求之加之寵祿受介福於王母也
介大也○受玆介福以中正之道也人能守中正
之道久而必亨況大明在上而同德必受大福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无援多失於肆故愁如乃吉六
五以陰居尊故稱王母俱以柔中故受福可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順而麗乎大明晉之時也明明在上
而六二以柔順中正處乎衆陰之間而獨无應焉
是明不見知也小人相與比周而君子不見察則

亂將作矣能无憂乎哉故曰晉如愁如然居中復
正葆其位而行則明雖不見知鬼神之至幽者其
福之矣故受玆介福于其王母詩曰靖共尒位好
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景福此之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順中正爲臣之道莫美於斯
而曰晉如愁如者蓋小人以進爲喜而君子以進
爲懼故召公爲保則不悅正考父三命而傴俯玆
其所以順而麗乎大明歟是以既貞且吉受介福
于其王也孔子言諸侯長守富貴之道則曰戰戰
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則晉如愁如而受玆介

福也宜矣此爻之義與卦辭相類蓋言侯之受錫
福于王者毋字无別義亦衍字也易說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一作吝
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
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
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
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
也況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
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

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歷九四不爲衆信則取悔可必若志應在上晉爲衆允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三在坤體之上以陰承陽順之至也順而麗乎大明雖不當位衆允之也故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晉之初名實未加未孚於人至三則忠順不失以事其上也久矣於是乎衆允之也雖非中正疑於有悔及衆允之時則悔亡矣三之上行有嚮明之志所謂順而麗乎大明者是以衆不爲疑而允之也故曰志上行也（易說）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貪處高位既非所安而又與上同德順麗於上三陰皆在己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故云如鼫鼠貪於非據而存畏忌之心貞固守此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賢者以正德宜在高位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危可知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鼫鼠爲物貪而畏人體陽在進反據陰位故動止皆失與六三之義爲相反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晉而麗乎險鼫鼠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以明爲德而火以暴爲失故離之九四有突如其來如焚如死棄之象晉之九四與離同位雖順德在下不至於焚如之暴然當晉之時不免有貪位慕祿之失也鼫鼠貪而畏人者也守此道以事上能无危乎位不當者既未進六五之明又過三陰之順以剛自進故不當也晉之六爻无凶獨四以貪而厲上以伐而吝蓋才有餘而德不足者豈若初二三五之昭明德也哉是以聖人德之爲貴（易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失得勿恤也夫私意偏任不察

則有蔽盡天下之公豈當（一作得）復用（一有其字）私察也
○以大明之德得下之附推誠委任則可以成天
下之大功是往而有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進而遇陽故失得不恤而吉也位不
當必有悔獲吉則悔亡（易說）
龜山楊氏曰不當位悔也以柔居之能不有其位
者也故悔亡悔亡則失得勿恤矣六五尊位也柔
進而上行猶患失之之時也苟不以直道自居而
務爲持祿保位之謀其能失得勿恤乎銜斯以往
何不利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无它焉在中與明而已六五居
中何悔不亡又唯自昭明德而一己之失得勿恤
于外蓋君子失諸正鵠反諸其身之道也如是則
何往不吉何行不利乎象言往有慶者人君勿恤
一己之失得獨以離明自昭所謂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者矣孟子告滕文公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
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
矣失得勿恤之意強爲善也謂之強爲善亦自昭
明德之義（易說）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
極故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晉
之極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
以剛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一作惟字）
獨用於伐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
外也伐其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
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
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
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復云貞吝以盡
其義極於剛進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德故於

貞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正爲貞○維用伐邑
既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未光大也以正理
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既光大則无不中正安有過
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光大故亦
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无所往故曰角居明之極其施未
光而應尚狹持此以進伐邑討叛而已危而幸吉
以得无咎然終吝道也无可進而進不已惟伐邑
於內而可矣如君子則知止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出地上非日中之時也則剛上窮而不足以照天下道未光也故維用伐邑而已若夫道足以照天下則无思不服矣尚何伐邑之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角上窮之物位進而上窮亦危矣然晉非止於進而已明順之義存焉是以用伐邑也然自危則終吉自危者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義不得已而用之非好攻戰而樂殺人也是以无咎不然則既伐邑而厲不亡幸矣何吉之有至於伐邑則明德之昭已或虧蔽故象言道未光也因以伐邑爲貞不知明德之虧非吝而何是以春秋无義戰彼善於此聖人无取焉然則齊晉之霸方之康侯其未優乎 易說

䷣ 離下 坤上

伊川先生曰明夷序卦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夫進之 一作而 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爲卦坤上離下明入地中也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羣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於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易傳

明夷利艱貞

伊川先生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貞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 一有爲字 君子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德惟明爲大有明德以在上大有之君是也有明德以居下晉之臣是也明夷者明傷也故爲明德遭難之時非聖人其難其愼用晦而明殆且傷矣所以利艱貞也 易說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先生曰明入於地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

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爲人内有文明之德而外能柔順也昔者文王如是故曰文王以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而文王内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内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一作害）此文王所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戹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内切近其難故云内難然箕子能（一无能字）藏晦其明而自守其正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易傳）

横渠先生曰文王體一卦之用箕子以六五一爻之德文王難在外箕子難在内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箕子以一爻言之也文王揔一卦言之也繫辭曰易之興也其當商之末世周之盛德邪文王與紂之事邪其明夷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在易卦彖之辭異者獨晉言康侯明夷言文王箕子革言湯武是也蓋康侯能盡晉之義故文王言之以見卦之德與人之德一也孔子明文王之意故繼以湯武文王箕子爲言然明夷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内文明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所謂得明夷之大者矣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此文王箕子之辨也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爲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獨爲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易說）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涖衆用晦而明

伊川先生曰明所以照君子无所不照然用明之過則傷於察太察則盡事而无含弘之度故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於涖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无所不察則己不勝其忿疾而无寬厚含容（一作弘）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涖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古之聖人設前旒屏樹者不欲明之盡乎隱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任察而不失其治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涖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而爲明若察察而用明則敵之者至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爲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爲明夷夷之爲傷非毀其明也晦其明而已晦其明則有終明之道是以艱貞之君子所以能用晦而明也然日所以照臨下土故君子涖衆者其象似之 說易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明體而居明夷之初見傷之始也九陽明上升者也故取飛象昏暗在上傷陽之明使不得上進是于飛而傷其翼也翼見傷故垂朶凡小人之害君子害其所以行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君子明照見事之微雖始有見傷之端未顯也君子則能見之矣故行去避之君子于行謂去其祿位而退藏也三日不食言困窮之極也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夫知幾者君子之獨見非衆人所能識也故明夷之始其見傷未顯而去之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爲明而楊雄所以不獲其去也或曰傷至於垂翼傷已明矣何得衆人猶未識也曰初傷之始也云垂其翼謂傷其所以飛爾其事則未顯也君子見幾故亟去之世俗之人未能見也故異而非之如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況世俗之人乎但識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雖二儒者亦以爲過甚之言也又如袁閎於黨事未起之前名德之士方鋒起而獨潛身土室故人以爲狂生卒免黨錮之禍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也○君子遯藏而困窮義當然也唯義之當然故安處而无悶雖不食可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進應於上爲三所困故曰于飛垂翼君子避患當速勢不與抗退而遠行不遑暇食靜以自守非有所往之時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居明夷之初在下而未蒙難也其翔而後集卑以自牧而已不矯激而爲高也故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其去而違之則宜速矣故君子于行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然直道而事人則焉往而不三黜故有攸往 說易

白雲郭氏曰卦之初爻皆有進无退而明夷之初聖人三釋之其辭皆不能果於進者以明傷之時其義不可果於進而其勢亦不得進也何謂三明夷于飛垂其翼一也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二也有攸往主人有言三也且譬之鳥焉欲進則飛之疾而今言垂其翼者以明明傷之時義不可進也知義不可進而不進是爲初九垂翼之道也此戒於未進之前也君子當斯時而欲有行是自取困窮之道象言義不食者君子于行義有不得祿食之象然則三日不食自取之也此言勢不得進而自取困辱也苟不知義之不可進不知勢之不得進而終欲有所往是以至於主人有言主人主我者也主人有言則難將作矣故聖人欲垂其翼於前不欲主人有言於後斯能用晦而明矣是以辯之於物也 說易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闇小人傷明之時亦不免爲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爲不甚切左又非便用者手足之用以右爲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爲本也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免有道拯用其(一作)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子爲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爲於斯時也○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三同體三爲六應故曰夷于左股居中履順難不能及故曰用拯馬壯吉馬謂初九亦爲己用故欲拯闇同 說易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至明之才當傷明之時惟其自處有道故雖傷也止于左股不至乎甚矣馬健順之物用拯馬壯蓋其自處之道言其中正而體順不違乎則是以吉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離之所以爲明者以二也明夷之時

初則以進爲傷二則不進亦傷矣不用其明則其傷淺故有夷于左股之象雖傷于左股而有用拯之道用拯之道健順則吉故言馬壯吉馬壯猶明夷于飛也順以則者猶垂其翼也以是知明夷之道固不能一於明亦不可一於晦也六二以柔順中正至明之才是以能順時不違則以盡用拯之道而獲吉也 易說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至明居下而爲下之上至暗在上而處窮極之地正相敵應將以明去暗者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南在前而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南狩謂前進而除害也當克獲其大首大首謂暗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應爲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革之遽則駭懼而不安故酒誥云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至於既久尚曰餘風未殄是漸漬之俗不可以遽革也故曰不可疾貞正之不可急也上

六雖非君位以其居上而暗之極故爲暗之至謂之大首○夫以下之明除上之暗其志在去害而已如商周之湯武豈有意於利天下乎得其大首是能去害而大得其志矣志苟不然乃悖亂之事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進獲明夷之主故曰南狩得其大首 易說

龜山楊氏曰南狩文王作興之象也而二老歸之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大老所謂得其大首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進上六坤之上闇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也狩畋而去害之事也大首謂闇之魁首上六也三與上正相敵應爲至明克至闇之象不可疾貞謂誅其元惡舊染汙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云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三則其傷已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是可以南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爲湯武則

夷于左股者其文王乎 說易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陰居陰而在陰柔之體處近君之位是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於君者也六五明夷之君位傷明之主也四以柔邪順從之以固其交夫小人之事君未有由顯明以道合者也必以隱僻之道自結於上右當用故爲明顯之所左不當用故爲隱僻之所人之手足皆以右爲用世謂僻所爲僻左是左者隱僻之所也四由一有是字隱僻之道深入其君故云入于左腹入腹謂其交深也其交之深故得其心凡姦邪之見信於其君皆由奪其心也不奪其心能無悟乎于出一作出于門庭既信之於心一作既奪其心而後行之於外也邪臣之事暗君必先蠱其心而後能行於外又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於君而得其心意也得其心所以終不悟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上六同爲一體故曰入于左腹與五親比故曰出門獲明夷之心蓋用柔獲中其志相得故曰獲心意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腹坤象也坤躰之下故曰左腹地尊右故也入于左腹不用其明也與聖人爲腹不爲目之意同獲明夷之心所謂求仁而得仁也于出門庭則與愼密而不出者異矣故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微子之明夷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伊川六四爲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順於君者也雍曰小人之事其君也務引其君於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於天下也大學之道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而後可以治國治天下是以明君務知本而後小人不得啓其邪心又烏有入于左腹獲心意之事哉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閒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歛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於天下也君子務引其君於當道而格君心之非小人則務投其不正之道而得其心意以作威福君子小人之事君其辨如此是以爭臣多君子而功利之臣多小人 說易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伊川先生曰五爲君位乃常也然易之取義變動隨時上六處坤之上而明夷之極陰暗傷明之極者也五切近之聖人因以五爲切近至暗之人以見處之之義故不專以君位（一作義）言上六陰暗傷明之極故以爲明夷之主五切近傷明之主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一无以字）免於難箕子商之舊臣而同姓之親可謂切近於紂矣若不自晦其明被禍可必也故佯狂爲奴以免於害雖晦藏其明而内守其正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所以謂之仁與明也若箕子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爲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若以君道言義亦如是人君有當含晦之時亦外晦其明而内正其志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滅息也若逼禍患遂失其所守則是亡其明乃滅息也古之人如揚雄者是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雖近於闇然柔順處中闇不能掩其子之正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處尊位大中而承上六所謂内難而能正其志者明之不可息以正而已故書曰囚奴正士以其蒙難而不失正也凡卦皆以五爲君位而明夷之君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天下不以爲君也其存者名號而已故以上六當之而父師其次也故以六五當之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其時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正道處己而以道之權濟時明者聖人之正道也用晦而明者權也雖權而其明未嘗息者箕子之明夷是也當明夷之時不知用晦而明則見傷必矣此箕子所以爲利貞也五爲尊位以君臣之分言之則君也以君子小人言之則君子也故君子處晦與人君處晦皆同（易說）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爲明夷（一作夷晦）之主又爲明夷之極上至高之地明在至高本當（一作遠）照明既夷傷故不明而反昏晦也本居於高明當及遠初登于天也乃夷傷其明而昏暗後入于地也上明夷之終又坤陰之終明傷之極者也○初登于天居高而明則當照及四方也乃被傷而昏暗是後

入于地失明之道也失則失其道也竝易傳
龜山楊氏曰明夷至于不明晦則極矣初登于天用其明也後入于地則其明夷矣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則蓋窮則變變則通天之則也明夷至于極而不知變則失則甚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明夷之極一於晦也故言不明晦不明而晦則非若于飛垂翼者也又非用拯馬壯之道也其明息矣聖人原始要終言之故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入于地所謂不明晦而明之道失矣易說

上下

伊川先生曰家人序卦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內家人所以次明夷也家人者家內之道父子之親夫婦之義尊卑長幼之序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卦外巽內離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自內而出由家而一无而字及於外之象二與五正男女之位於內外為家人之道明於內而巽於外處家之道也夫人有諸身者則能施於家行於家者則能施於國至於天下治治天下之道蓋治家之道也推而行之於外耳故取自內而出之象為家人之義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為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意也所謂齊乎巽言萬物潔齊於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易傳

家人利女貞

伊川先生曰家人之道利在女貞女貞則家道正矣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太學言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

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始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易說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先生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内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内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 一无人字 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易上傳

龜山楊氏曰家人之義以順爲正故利女貞至於婦子嘻嘻則失家節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名卦以二五也二五正男女之位而曰天地之大義者由人事言之則男女所以爲家人自道言之則天地男女一也故男女正有天地之大義存焉然聖人盡是卦而名以家人者豈眞一家之事而已哉内之脩身外之治國治天下大而至於天地之義舉家人皆足以明之道之要者无以易此此聖人名卦之義也且家人之義以正家爲主正家之主尊而嚴者父母也父母盡尊嚴之道以正一家則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家正則國治國治而天下定其道一也故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无它焉善推其所爲而已善推其所爲斯足以究正家而天下定之義 易說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常

伊川先生曰正家之本在正其身正身之道一言一動不可易也君子觀風自火出之象知事之由内而出故所言必有物所行必有常也物謂事實常謂常度法則也德業之著於外由言行之謹於内也言慎行脩則身正而家治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家道之始始諸飲食烹飪故曰風自

火出乚家人道在於身燮一家之政樂不樂乎不
平皆繫乎此易詳
廣平游氏曰欲齊其家先脩其身知風之自也易
於家人曰風自火出而君子以言有物行有常可
不謂所自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風自火出由內及外以風天下之象
也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恭則有常无稽之言是无
物也暴慢邪僻是无常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風外也火內也風自火出由內而之
外也脩身內也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是猶風自
火出之道也言有物而行有常君子之脩身也非
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
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於盡君德
家人自言有物行有常終至於正家而天下定其
義一也故孟子言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又曰
大人者正己而物正也其是之謂乎易說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家道之始也閑謂防閑法度也治
其有家之始能以法度爲之防閑則不至於悔矣
治家者治乎衆人也苟不閑之以法度則人情流

放必至於有悔失長幼之序亂男女之別傷恩義
害倫理无所不至能以法度閑之於始則无是矣
故悔亡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也不去无悔
者羣居必有悔以能閑故亡耳○閑之於始家人
志意未變動之前也正志未流散變動而閑之則
不傷恩不失義處家之善也是以悔亡志變而後
治則所傷多矣乃有悔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男處女下悔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位
乎外女位乎內男不入女不出所以閑有家也家
人之初閑而有之所以謹始也始之弗閑則終必
亂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此聖人防
微杜漸早辨之道也苟亂而後治之危而後保之
不亦晚乎家人之道能閑於初故能有家而悔亡
象言志未變者治家之道志於家道未變之初所
謂制治於未亂故能終无變也有家如此有國者
亦无以異也易說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率以

情勝禮以恩奪義唯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初三上是也六二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治於家者也故无攸遂无所爲而可也夫以英雄之才尚有溺情愛而不能自守者況柔弱之人其能勝妻子之情乎如二之才若爲婦人之道則其正也以柔順處中正婦人之道也一本也字上有則其正三字以柔順處中一本无此五字故在中饋則得其正而吉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云中饋○二以陰柔居中正能順從而卑巽者也故爲婦人之貞吉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柔順中正得女之正也婦人无遂事從人而已故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職也詩所謂无非无儀唯酒食是議是也二者六二之所以貞吉也然正家者夫也從夫者婦也故以順巽爲吉易說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伊川先生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一作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而過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恩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人心祗畏猶爲家之吉也若婦子嘻嘻則終至羞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嗃嗃而言謂與其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自恣无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過雖於人情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

之所存也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爲甚失若婦子嘻嘻是无禮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位爲過中則嚴非得宜與其慢也寧嚴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人有嚴君焉而九三所以限制內外未失也婦子以順說爲事而至於嘻嘻則失節矣蓋剛過非婦子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嗃嗃剛嚴之意也嘻嘻歡悅之情也剛嚴之道悔厲由生雖非中道而終吉无凶歡悅之情固人所喜而以恩掩義分日以亂情愛雖隆終吝之道也九三過中故或悔厲然聖人之道貴有終與其失家節而終吝固不若終吉而悔厲未爲失也由是而言則閑家之道當以嚴分爲先此家人所以稱嚴君歟然有嗃嗃之嚴使无悔厲雖王假有家之道不過於此是雖非九三所能盡實自嗃嗃積而致之耳 易說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巽順之體而居四得其正位居得其正爲安處之義巽順於事而由正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居家之道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則爲大吉也四高位而獨云富者於家而言高位家之尊也能有其富是能保其家也吉孰大焉○以巽順而居正位正而巽順能保有一无有字其富者也富家之大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順在位故能長保其富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而巽婦順備也故內和理而家可長久矣故富家大吉猶詩所謂宜其家人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必脩身齊家由內出外至於巽體家道成矣故六四富家大吉九五王假有家上九威如終吉也六四之富豈金玉布帛而已哉蓋必有其道矣其道何如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是也家道之富无以加於此故其爲吉莫大焉然得其道謂之順失其道謂之逆父父子子順也父不父子不子逆也象言家人家道正則父父兄弟夫婦各安其分而无逆焉故曰順在位也在禮亦曰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易之所謂富猶禮之所謂肥也禮以人之肥家之肥國之肥天下之肥是謂大順象言順在位則禮之大順是也齊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夫有國有家者以有粟爲富矣而有不得而食者其富有甚於粟也孔子於家人之象言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及對景公則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則知家人之道推之國則國治道一而已 易說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男而在外剛而處陽居尊而中正又其應順正於內治家之至正至善者也王假

有家五君位故以王言假至也極乎有家之道也夫王者之道修身以齊家家正則天下治矣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恭己正家爲本故有家之道既至則不憂勞而天下治矣勿恤而吉也五恭己於外二正家於內內外同德可謂至矣○王假有家之道者非止能使之順從而已必致其心化誠合夫愛其內助婦愛其刑家交相愛也能如是者文王之妃乎若身修法立而家未化未得爲假有家之道也 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有應在二得男女內外家道大正足

以化成天下故王假之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中而巽極有家之道也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下之內治后聽之也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此非閑有家者所及也故勿恤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父道也父母爲嚴君故父與王其道一也況家國之治寧有二乎是以非王道之至不足以有家非有家未見其能正天下也此家人之道所以正家而天下定矣勿恤吉者王假有家毋憂天下之不定也天下定則吉孰大焉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同大順而无逆焉者交相愛之義也 易說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上卦之終家道之成也故極言治家之本治家之道非至誠不能也故必中有孚信則能常久而衆人自化爲善不由至誠己且不能常守也況欲使（一作使衆）人乎故治家以有孚爲本治家者在妻孥情愛之間慈過則无嚴恩勝則掩義故家之患常在禮法不足而瀆慢生也長失尊嚴少忘恭順而家不亂者未之有也故必有威嚴則能

終吉保家之終在有孚威如二者而已故於卦終言之○治家之道以正身爲本故云反身之謂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故云威如而吉者能自反於身也孟子所謂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也 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尊故威如身修而家齊故終吉 易說

龜山楊氏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上九家道之成也巽而以順終反身而誠者也

故其敎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所謂有孚威如
終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家人之始在於閑及其能成在於信
究終始不可變者威如之吉而已威自我出也孟
子曰家之本在身故威如之吉克保其終者非反
諸其身蓋不能也象既明言有物而行有常而此
又言反身之謂者家人之道所以成始成終者脩
身而已且恩愛人之常情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所
不能无而過之者多矣至於明信嚴分或爲情愛
所奪則家人嚴君之義未盡其道故上九以有孚

威如終之威如之吉未備君子必自反也然是道
也內之則可以正心脩身外之則可以治國治天
下惟明家人終始之義允執其中而內外之道至
矣是以詩首關雎則見文王化天下之道所謂王
假有家者也聖人序詩之意蓋亦深矣 易說

䷥ 兌下 離上

伊川先生曰睽序卦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
者乖也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
後受之以睽也爲卦上離下兌離火炎上兌澤潤
下二體相違睽之義也又中少二女雖同居而所
歸各異是其志不同行也亦爲睽義 易傳

睽小事吉

伊川先生曰睽者睽乖離散之時非吉道也以卦
才之善雖處睽時而小事吉也 易傳 ○睽卦不見四
德蓋不容著四德繇言小事吉者止是方睽之時

猶足以致小事之吉不成終睽而已須有睽濟之
道 周行己錄
白雲郭氏曰有睽之事有睽之時睽本小人事而
大人有睽者遇睽之時也遇睽之時大有爲亦難
矣是以小事吉蓋睽之常也 易說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
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
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
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彖先釋睽 一无睽字 義 一作意 次言卦才終

言合睽之道而贊其時用之大火之性動而上澤之性動而下二物之性違異故爲睽義中少二女雖同居其志不同行亦爲睽義女之少也同處長則各適其歸其志異也言睽者本同也本不同則非睽也○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者卦才如此所以小事吉也兌說也離麗也又爲明故爲說順而附麗於明凡離在上而彖欲見柔居尊者則曰柔進而上行晉鼎是也方睽乖之時六五以柔居尊位有說順麗明之善又得中道而應剛雖不能合天下之睽成天下之大事亦可以

小濟是於小事吉也五以明而應剛不能致大吉何也曰五陰柔雖應二而睽之時相與之道未能深固故二必遇主于巷五噬膚則无咎也天下睽散之時必君臣剛陽中正至誠協力而後能合也○天地睽而其事同推物理之同以明睽之時用乃聖人合睽之道也見同之爲同者世俗之知也聖人則明物理之本同所以能同天下而和合萬類也以天地男女萬物明之天高地下其體睽也然陽降陰升相合而成化育之事則同也男女異質睽也而相求之志則通也生物萬殊睽也然而得天地之和禀陰陽之氣則相類也物雖異而理本同故天下之大羣生之衆睽散萬殊而聖人爲能同之處睽之時合睽之用其事至大故云大矣哉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天運乎上地止乎下天地固睽矣然一動一靜而變化成焉其事則同也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固睽矣然夫夫婦婦而家道成焉其志則通也飛潛動植之異宜剛柔遲速之異齊萬物固睽矣然方以其類聚物以其羣分不相悖焉其事則類也聖人深足以通天下之志幾足

以成天下之務則可以合天下之睽而用之矣睽之時用豈不大矣哉 易說 ○睽和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 語錄

白雲郭氏曰火澤无相得之性二陰有難和之情所以爲睽火性上今動而上澤性下今動而下方之天水違行蓋其小者雖不成訟亦爲睽也然澤中有火謂之革上火下澤謂之睽革以不相得之性上下相交火自下而上澤自上而下其勢必遇而相息又不若睽之相違而不遇也小事吉者自

卦論之初說而終明其道非睽也自爻論之六五上行得中而下應九二之剛其事非睽也其爲吉也宜矣凡卦皆二義睽之彖先言睽之所以爲睽睽之道也後言睽之時用則聖人用睽之時也睽非大人事故上言小事吉而聖人有用睽之道故下言大矣哉蓋文王言其常而孔子極其用也非孔子不知其大也天高地下睽也男尊女卑睽也萬物散殊亦睽也天地雖睽不害於同事男女雖睽不害於通志萬物雖睽不害於事類蓋睽之道必體睽而用合然後有濟孔子懼人不明其大故特曰時用大矣哉 易說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伊川先生曰上火下澤二物之性違異所以爲睽離之象君子觀睽異之象於大同之中而知所當異也夫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蓋於秉彝則同矣於世俗之失則異也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中庸曰和而不流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於異則乖而不合故和而不同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下之物理一而分殊故君子以同而異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火下澤異之象也聖人用睽有道存焉然則同者用睽之道也故大舜善與人同也有天下而不與焉異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同也而曰爾爲爾我爲我異也故君子以同而異爲用睽之道也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蓋言不同於小人之事也此言君子以同而異蓋言同於道也故言同雖一而爲事道則異矣 易說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避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卦初睽之始也在睽乖之時以剛動於下有悔可知所以得亡者九四在上亦以剛陽睽離无與自然同類相合同是陽爻同居下又當相應之位二陽本非相應者以在睽故合也上下相與故能亡其悔也在睽諸爻皆有應夫合則有睽本異則何睽唯初與四雖非應而同德相與故相遇馬者所以行也陽上行者也睽獨无與則不能行是喪其馬也四既與之合則能行矣是勿逐而馬復得也惡人與己乖異者也見者與相

通也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
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
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
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
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睽離
之時人情乖違求和合之且病其不一作来能得也
若以惡人而拒絶之則將衆仇於君子而禍咎至
矣故必見之所以免辟怨咎也无怨咎則有可合
之道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覆睽之始悔也能以貴下賤故悔亡
馬復屈下惡人能免於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睽之初不可以有行也故喪馬天地
萬物皆睽而復同則睽極必反天下之常理也故
勿逐自復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喪而逐之其失
愈遠然天下方睽以剛在下而无可行之資直道
而往則害者至故見惡人无咎子見南子是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无應有悔之象居睽而說道存
焉故悔亡也喪馬初睽也逐之則成其爲睽不可
合矣勿逐自復用同而復也惡人與己異者也見
之所以同而異也能同而異何咎之有柳下惠曰

爾爲爾我爲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
哉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象所謂同而異
而初九見惡人其義一也見者過之而勿絶之辭
非必欲見之也子見南子之見是也孔子初不見
陽貨蓄以從大夫之後不敢先也在魯衛之禮不
同非不見惡人者也易說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五正應爲相與者也然在睽乖
之時陰陽相應之道衰而剛柔相戾之意勝學易
者識此則知變通矣故二五雖正應當委曲以相
求也二以剛中之德居下上應六五之君道合則
志行成濟睽之功矣而居睽離之時其交非固二
當委曲求於相遇覬其得合也故曰遇主于巷必
能合而後无咎君臣睽離其咎大矣巷者委曲之
塗也遇者會逢之謂也當委曲相求期於會遇與
之合也所謂委曲者以善道宛轉將就使合而已
非枉己屈道也○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
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
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
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迎逢也巷非邪僻

由徑也故夫子特云遇主于巷未失道也未非必
也非必謂失道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守正居中故能求主於乖喪之際不
失其道乖睽主有不可顯遇之時 易說
龜山楊氏曰九二剛中而應而當天下方睽之時
非期於有應也故有遇主之辭焉然遇之外常道
也故于巷若子房引四皓輔太子之類是已雖然
遇主于巷惟睽之時可也 易說 ○智仁勇天下之達
德也智知之仁守之勇行之三者闕一焉非達德
也則人君固不可无勇矣而齊王以是爲有疾故
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无足
爲者矣若夫好貨好色則生於人君之邪心不可
爲也然而孟子不以爲不可者蓋譬之水逆行中
流而遏之其患必至於泱溢因其勢而利道之則
放乎其通諸海也故以公劉太王之事告之陳古
之善而閑其邪心引之於當道也其自謂齊人莫
如我敬王者以此易之睽曰遇主于巷亦斯之謂
也 孟解
白雲郭氏曰在睽諸爻皆以見遇爲言是以君子
貴夫同而異也二五正應雖睽易合蓋男女通志

之義故遇主于巷也說文言巷里中道也里中之
道出門則遇之言遇主之易也方睽之時遇主之
易而无咎者不失正應之道故也古之君子難進
易退況睽之世乎孟子曰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
惡不由其道苟不由其道則其進易矣九二遇主
于巷若甚易然疑其類於不由其道者故象特言
其未失道也初九之无咎異於時九二之无咎同
於道故不待喪馬勿逐而後自復亦不待見惡人
而後可辟咎也同人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睽之
九二實似之 易說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
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於平時且不足以自立況當睽
離之際乎三居二剛之間處不得其所安其見侵
陵可知矣三以正應在上欲進與上合志而四阻
於前二牽於後車牛所以行之具也輿曳牽於後
也牛掣阻於前也在後者牽曳之而已當前者進
者之所力犯也故重傷於上爲四所傷也其人天
且劓天髡首也劓截鼻也三從正應而四隔止之
三雖陰柔處剛而志行故力進以犯之是以傷也

天而又劓言重傷也三不合於二與四睽之時固无合義適合居剛守正之道也其於正應則睽極有終合之理始爲二陽所厄是无初也後必得合是有終也掣從制從手執止之義也○以六居三非正也非正則不安又在二陽之間所以有如是艱厄由位不當也无初（一有而字）有終者終必與上九相遇而合乃遇剛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遇敵與衛皆困（易說）

龜山楊氏曰澤動而下故輿曳火動而上故其牛掣輿曳而掣則其事睽而不同矣尚能有行乎其人天且劓劓者絕其通絕其通則其睽極矣睽極而反故无初有終蓋天地萬物則睽而後其事同男女則睽而後其志通睽而至於其極者皆天也豈人爲哉故曰天且劓（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陰柔居二剛之間當睽之世欲求速合蓋亦難矣故有見輿曳其牛掣之象見輿曳欲從而求合也其牛掣則違而致睽也時之方睽動輒乖異豈人力也哉天道然也然六三致牛掣之睽豈六三之罪耶時使之然故曰其人天且劓譬猶无妄之災非人所致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也无初者遇二剛而不得進也有終者睽道終極則反而從應也象言位不當者以陰位柔急於求濟故見輿曳而欲從焉（易說）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當睽時居非所安无應而在二陰之間是睽離孤處者也以剛陽之德當睽離之時孤立无與必以氣類相求而合是以遇元夫也夫陽稱元善也初九當睽之初遂能與同德而亡睽之悔處睽之至善者也故目之爲元夫猶云善士也四則過中爲睽已甚不若初之善也四與初皆以陽處一卦之下居相應之位當睽乖之時各无應援自然同德相親故會遇也同德相遇必須至誠相與交孚各有孚誠也上下二陽以至誠相合則何時之不能行何危之不能濟故雖處（一无處字）危厲而无咎也當睽離之時孤居二陰之間處不當位危且有咎也以遇元夫而交孚故得无咎也○初四皆陽剛君子當睽乖之時上下以至誠相

交協志同力則其志可以行不止无咎而已卦辭
但言无咎夫子又從而明之云可以行其志救時
之睽也蓋以君子陽剛之才而至誠相輔何所不
能濟也唯有君則能行其志矣（易傳）
龜山楊氏曰承乘皆陰而无與睽孤也六五柔得
尊位而在上元夫也當上下睽離之時而已獨遇
之故交孚厲无咎蓋同舟而濟雖胡越无異心天
下方睽則遇而交孚其宜矣然孤而无與故厲交
孚也故雖厲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勢合則衆睽則孤凡睽皆然

而獨於九四上九稱睽孤何哉蓋上居睽極四近
君而不得非若初之自復二之遇主三之有終也
故稱睽孤焉處孤之道不過於求人以自助而已
故求善士而相與以誠則雖危无咎矣所謂德不
孤也王輔嗣以初亦无應獨立同在體下同志者
也故交孚无咎其志得行伊川曰元夫猶云善士
也初九悔亡則處之至善者矣（易說）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
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當睽離之時而居尊位有

悔可知然而下有九二剛陽之賢與之爲應以輔
翼之故得悔亡厥宗其黨也謂九二正應也噬膚
噬齧其肌膚而深入之也當睽之時非入之者深
豈能合也五雖陰柔之才二輔以陽剛之道而深
入之則可往而有慶（一有也字）復何過咎之有以周成
之幼稚而興盛王之治以劉禪之昏弱而有中興
之勢蓋由任聖賢之輔而姬公孔明所以入之者
深也○爻辭但言厥宗噬膚則可以往而无咎象
復推明其義言人君雖己才不足若能信任賢輔
使以其道深入於己則可以有爲是往而有福慶
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二能勝三如噬膚耳何閒已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火動而上而以柔乘剛故厥宗噬膚
九四同體之象也蓋睽離之極雖宗噬膚矣詩曰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此之謂也據而親之能无咎
乎故往何咎夫睽終必同天地之道也故孔子曰
往有慶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世已爲悔矣六五以柔自將
又悔之道也得其正應能下賢焉故悔可亡厥宗
二之應五若噬膚然言其易也故二稱于

五稱噬膚其義一也君臣道合合則非睽以是而
往將有大慶又何咎之有睽之道用合而體睽二
五盡之故彖言天地睽男女睽象言同而異皆一
也易說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
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卦之終睽之極也陽剛居上剛
之極也在離之上用明之極也睽極則咈戾而難
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上九
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
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
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上之與三雖爲正應然居
睽極无所不疑其見三如豕之汚穢而又背負泥
塗見其可惡之甚也既惡之甚則猜成其罪惡如
見載鬼滿一車也鬼本无形而見載之一車言其
以无爲有妄之極也物理極而必反以近明之如
人適東東極矣動則西也如升高高極矣動則下
也既極則動而必反也上之睽乖既極三之所處
者正理大凡失道既極則必反正理故上於三始
疑而終必合也先張之弧始疑惡而欲射之也疑

之者妄也妄安能常故終必復於正三實无惡故
後說弧而弗射睽極而反故與三非復是寇讎乃
婚媾也此匪寇婚媾之語與屯卦同而義則殊也
陰陽交而和暢則爲雨上於三始疑而睽睽極則
不疑而合陰陽合而益和則爲雨故云往遇雨則
吉往者自此以往也謂既合而益和則吉也○雨
者陰陽和也始睽而能終和故吉也所以能和者
以羣疑盡亡也其始睽也无所不疑故云羣疑睽
極而合則皆亡也一作則疑皆亡矣　正易傳○睽之上九離也
離之爲德在諸卦莫不以爲明獨於睽便變爲惡
以陽在上則爲亢以剛在上則爲很以明在上變
而爲察以很以察所以爲睽之極也故曰見豕負
塗載鬼一車皆自任己察之所致然往而遇雨則
吉遇雨者睽解也睽解有二義一是物極則必反
故睽極則必通若睽極不通卻終於睽而已二是
所以能解睽者却是用明之功也周行己錄
白雲郭氏曰處睽之極故曰睽孤然天下之睽始
於疑疑故睽不疑則交孚而无睽矣疑者小人之
道也聖人无疑也睽之成卦本自二女則小人之
象明矣故上九極言其疑也見豕負塗有之疑也

載鬼一車无之疑也有之疑疑之始也无之疑其疑甚矣有无无所不疑是以張弧以禦之其道乖矣三之應上何寇之有其應甚正婚姻之道也故後有説弧之象焉往遇雨則吉者陰陽和則雨往而和則有无之際羣疑自釋睽道革矣是以吉也三陰也上九陽也陽氣下降陰道上行故言遇雨見豕負塗猶詩言誰謂鼠无牙有之疑也載鬼一車猶詩言誰謂雀无角无之疑也 說易

䷦ 艮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蹇序卦睽者乖也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蹇險阻之義故爲蹇難爲卦坎上艮下坎險也艮止也險在前而止不能進也前有險陷後有峻阻故爲蹇也 易傳 遯夫所據

蹇足處蹇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地也體順而易東北艮方艮山也體止而險在蹇難之時利於順處平易之地不利止於危險也處順易則難可紓止於險則難益甚矣蹇難之時必有聖賢之人則能濟天下之難故利見大人也濟難者必以大正之道而堅固其守故貞則吉也凡處難者必在乎 一无乎字 守貞正 一无正字 設使難不解不失正德是以吉也若遇難而不能固其守入於邪濫雖使苟免亦惡德也知義命者不爲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之世大人乃能成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也見難而知止謂之蹇故蹇爲智者之事蹇之時得人則濟故利西南不利東北

利見大人西南得朋之地也東北喪朋之地也大人足以濟大蹇者也得人之道先在反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貞吉也（易說）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蹇難也蹇之爲難如乾之爲健若易之爲難則義有未足（一作去）蹇有險阻之義屯亦難也困亦難也同爲難而義則異屯者始難而未得通困者力之窮蹇乃險阻艱難之義各不同也險在前也坎險在前下止而不進故爲蹇○見險而能止以卦才言處蹇之道也上險而下止見險而能止也犯險而進則有悔咎（一作吝）故美其能止爲知也方蹇難之時惟能止爲善故諸爻除五與二外皆以往爲失來爲得也○蹇之時利於處平易西南坤方爲順易東北艮方爲險阻九上居五而得中正之位是往而得平易之地故爲利也五居坎險之中而謂之平易者蓋卦本坤由五往而成坎故但取往而得中不取成坎之義也方蹇而又止危險之地則蹇益甚矣故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謂蹇之極也○蹇難之時非聖賢（一有大人字）不能濟天下之蹇故利於見大人也大人當位則成濟蹇之功矣往而有功也能濟天下之蹇者惟大正之道夫子又取卦才而言蹇之諸爻除初外餘皆當正位故爲貞正而吉也初六雖以陰居陽而處下亦陰之正也以如（一作如以）此正道正其邦可以濟於蹇矣○處蹇之時濟蹇之道其用至大故云大矣哉天下之難豈易平也非聖賢不能其用可謂大矣順時而處量險而行從平易之道由至正之理乃蹇之時用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險能止然不可終止而已當見大人之德進之坤順致養之地則得其中若更退守艮止則難无時而解也故曰不利東北其道窮也至于解卦則曰其來復吉乃得中也與此互見矣蓋難在內外與震艮之動止則相反爾（易說）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而止卦之所以爲蹇也居蹇之時居易以俟命而已行險以徼倖不可也故利西南西南順也止於險而不知變則道窮矣故不利東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者之事見險而能止智者

之事蹇之與蒙用智不用智雖不同其於待人以
濟險則一也猶屯解不同其於自動以濟險亦一
也震之動剛其才足以自濟艮之止柔其才不足
以自濟故蒙蹇必止而待人也蹇利西南往得中
者謂九五也九五朋來而中節也不利東北其道
窮者寡助之至至於親戚畔之道窮可知矣利見
大人往有功者大蹇之時雖多善士亦不能有濟
必大人而後有功也當位貞吉者所處知所止則
无不當位之失无不當位之失則其身貞矣足以
吉也古之聖人莫不先於治己故大人正己而物
正當位貞吉則正己者至矣所以爲正邦之本也
蹇之時用以見大人爲主雖乾龍飛見不過利見
大人而止耳顧不大哉 易說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脩德

伊川先生曰山之峻阻上復有水坎水爲險陷之
象上下險阻故爲蹇也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
身脩德君子之遇艱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脩孟
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故遇艱蹇必自省
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是反身也有所未善則改之
无歉於心則加勉乃自脩其德也君子脩德以俟

時而已 易傳 ○蹇以反身脩德故以往者在外也在外
必蹇來者在內也在內則有譽是无尤來連朋來來
碩皆反身脩德之謂也蹇蹇不暴進內顧之象也
暴進出外則无事矣連 音平 連則无窮也朋來則衆
來言朋來无免於有思也至於來碩則來處於大
人之事也故曰從貴 羅氏拾遺

龜山楊氏曰居險難之時惟反身脩德而已行險
以徼倖君子不爲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
天下獨善之道无他脩德而已蒙也蹇也皆君子
遇險獨善之時也故蒙曰果行育德蹇曰反身脩
德也蹇利得朋而反身脩德者君子愛人不親反
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
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故得朋之
道莫大於反身脩德之要也屯之難濟以動故君
子以經綸困之難濟以說故君子致命遂志蹇之
難在止於至善故曰反身脩德難非一也故所以
濟難亦不能同也 易說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蹇之初往進則益入於蹇往蹇

也當蹇之時以陰柔无援而進其蹇可知來者對往之辭上進則爲往不進則爲來止而不進是有見幾知時之美來則有譽也○方蹇之初進則益蹇時之未可進也故宜見幾而止以待時可行而後行也諸爻皆蹇往而善來然則无出蹇之義乎曰在蹇而往則蹇也蹇終則變矣故上已一作六有碩義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蹇難之際用心存公无所偏係故舉美可獲易說

龜山楊氏曰蹇之初險在前也往斯蹇矣見險而能止則知之事也來斯有譽矣故往蹇來譽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爲智者之事見難而止智也見難而往非智也故往則蹇而來則與也夫知止而止則安榮知止而不止則危辱故言來與雖美未足以究蹇之實用故宜有待以濟也易說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中正之德居艮體止於中正者也與五相應是中正之人爲中正之君所信任故謂之王臣雖上下同德而五方在大蹇之中致力於蹇難之時其艱蹇至甚故爲蹇於蹇也二雖中

正以陰柔之才豈易勝其任所以蹇於蹇也志在濟君於蹇一作艱難之中其蹇蹇者非爲身之故也雖使不勝志義可嘉故稱其忠蓋不爲己也然其才不足以濟蹇也小可濟則聖人當盛稱以爲勸矣○雖艱一作蹇也尼於蹇時然其志在濟君難雖未能成功然一无然字終无過尤也聖人取其志義而謂其无尤所以勸忠盡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九五險之中也六二險在前也所謂王臣蹇蹇也人之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君臣克艱尚何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當位得中上應九五不私其身涉己之難以濟君之難非同德與王之臣不能至也孟子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夫畜君之德濟君之難其志皆同无尤宜矣初六以往爲蹇六二以蹇蹇爲无尤蓋九五大人也初六非見大人則當止不止則失身六二見大人則當往不往則失君此其所以異也易說

九三往蹇來反象曰往蹇來反內喜之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居正處下體之上當蹇之時在下者皆柔必依於三是爲下所附者也三與

上爲正應上陰柔而无位不足以爲援故上往則蹇也來下來也反還歸也三爲下二陰所喜故來爲反其所也稍安之地也。內在下之陰也方蹇之時陰柔不能自立故皆附於九三之陽而喜愛之九之處三在蹇爲得其所也處蹇而得下之心可以求安故以來爲反猶春秋之言歸也易傳並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故往蹇也往蹇而來反則險得所恃矣故內喜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蹇難之際非見大人則皆當止故往蹇之義皆同反者既往復反之辭蹇自觀來九三復反於內故內喜之也初二陰爻故見剛反則喜之伊川謂反猶春秋之言歸九三之反實歸也易說

六四往蹇來連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伊川先生曰往則益入於坎險之深往蹇也居蹇難之時同處艱戹者其志不謀而同也又四居上位而與在下者同有得位之正又與三相比相親者也二與初同類相與者也是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故曰來連來則與在下之衆相連合也能與衆合得處蹇之道也。四當蹇之時居上位不往而來與下同志固足以得衆矣又以陰居陰爲得其實以誠實與下故能連合而上之二三亦各得其實初以陰居下亦其實也當同患之時相交以實其合可知故來而連者當位以實也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實上下之交主於誠實用各有其所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連順也序也蹇反當位正吉六四未能出險故可止而順序以俟難之解當位處陰之實易說

龜山楊氏曰往則涉險來則乘剛故往蹇來連當位而止則不實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馬氏以連爲難故輔嗣謂往來皆難伊川曰來則與下同志衆所從附也雍曰往來皆蹇何取當位惟其來而能連在下之志故曰當位實也六四之位實以接下爲職今得其實矣易說

九五大蹇朋來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而在蹇難之中是天下之大蹇也當蹇而又在險中亦爲大蹇大蹇之時而二在下以中正相應是其朋助之來也方天下之蹇而得中正之臣相輔其助豈小也得朋來而无吉何也曰未足以濟蹇也以剛陽中正之君而方

在大蹇之中非得剛陽中正之臣相輔之不能濟天下之蹇也二之中正固有助矣欲以陰柔之助濟天下之難非所能也自古聖王濟天下之蹇未有不由賢聖之臣爲之助者湯武得伊呂是也中常之君得剛明之臣而能濟大難者則有矣劉禪之孔明唐肅宗之郭子儀德宗之李晟是也雖賢明之君苟无其臣則不能濟於難也故凡六居五九居二者則多由助而有功蒙泰之類是也九居五六居二則其功（一作助）多不足也否之類是也蓋臣賢於君則輔君以君所不能臣不及君則贊助

之而已故不能成大功也○朋者其朋類也五有中正之德而二亦中正雖大蹇之時不失其守蹇於蹇以相應助是以其中正之節也上下中正而弗濟者臣之才不足也自古守節秉義而才不足以濟者豈少乎漢李固王允晉周顗王導之徒是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剛中之德爲物所歸（易說）

龜山楊氏曰履尊位大中而在險所謂大蹇也中正而應能反身脩德者也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常亡則居蹇脩德其朋來宜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道居蹇則天下難矣故云大蹇也九五以中正之道致匪躬之臣蓋所謂反求諸己而天下歸之者也故曰朋來大蹇朋來所謂西南得朋之利也故彖曰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以中節者以中自反而致朋來也（易說）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内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蹇之極冒極（一作陰）險（一作蹇）而往所以蹇也不往而來從五求三得剛陽之

助是以碩也蹇之道戹塞窮蹙碩大也寛裕之稱來則寛大其蹇紓矣蹇之極有出蹇之道上六以陰柔故不得出（一作能耳）得剛陽之助可以紓蹇而已在蹇極之時得紓則爲吉矣非剛陽中正豈能出乎蹇也利見大人蹇極之時見大德之人則能（一作利）有濟於蹇也大人謂五以相比發此義五剛陽中正而居君位大人也在五不言其濟蹇之功而上六利見之何也曰在五不言以其居坎險之中无剛陽之助故无能濟蹇之義在上六蹇極而見大德之人則能濟於蹇故爲利也各爻取義不同

如此初九之志正而於六二則目之爲寇也諸爻皆不言吉上獨言吉者諸爻皆得正各有所善然皆未能出於蹇故未足爲吉惟上處蹇極而得寬裕乃爲吉也○上六應三而從五志在內也蹇旣極而有助是以碩而吉也六以陰柔當蹇之極密近剛陽中正之君自然其志從附以求自濟故利見大人謂從九五之貴也所以云從貴恐人不知大人爲指五也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解緜同義 易說

龜山楊氏曰以柔居蹇難之極往則不足以出險而有應於內來則碩矣大九五剛得尊位大中大人者也惟大人爲足以解蹇之難比而從之其宜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難之極難將革矣猶能以往爲戒愼之至也故有來碩之吉利見大人者以居難之極志當濟難苟謹失身之戒則乖正邦之義矣故利見九五之大人也志在內者謹失身之戒也以從貴者明得君之義也內外兩盡其道宜其來碩而吉矣蹇自二至上五爻皆當位故彖言當位貞吉其曰來譽來反來連來碩碩大也反身脩德至於盛大則至矣譽則次之反者衆之所喜連則當其實而已方險難之時无悔吝凶咎而有譽反連碩无尤中節之得斯其所以爲智之事歟 易玩

䷧ 坎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解序卦蹇者難也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也所以次蹇也爲卦震上坎下震動也坎險也動於險外出乎險也故爲患難解散之象又震爲雷坎爲雨雷雨之作蓋陰陽交感和暢而緩散故爲解解者天下患難解散之時也 易傳

解利西南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

伊川先生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如是則人心懷而安之故利如西南也湯除桀之虐而以寬治武王誅紂之暴而反商政皆從寬易也无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无所往謂天下之難已解散无所爲也有攸往謂尚有所當解之事也夫天下國家必紀綱法度廢亂而後禍患生聖人既解其難而安平无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天下之吉也其發語辭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難免人患散則得衆者吉往而不返則生它變有所往而不速將後于時也故无所往則靜吉有所往則速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解者難之解也故動乎險中爲屯動乎險外爲解解與屯爲内外亦與蹇爲反復故蹇利西南而解亦利西南雖止與動不同其險難則相接跡矣復者來之漸也難解之時无所往而復於道難作之際速於往而緩難各盡其宜是以皆吉也先言无所往而後言有攸往者安不忘危之義也亦猶先泰後否先既濟後未濟也 易說

彖曰解險以動動而免乎險解解利西南往得衆也其來復吉乃得中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也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折解之時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坎險震動險以動也不險則非難不

動則不能出難動而出於險外是免乎險難也故爲解○解難之道利在廣大平易以寬易而往濟解則得衆心之歸也○不去无所往省文爾救亂除難一時之事未能成治道也必待難解无所往然後來復先王之治乃得中道謂合宜也○有所爲則夙吉也早則往而有功緩則惡滋而害深矣○既明處解之道復言天地之解以見解時之大天地之氣開散交感而和暢則成雷雨雷雨作則萬物皆生發甲拆天地之功由解而成故賛解之時大矣哉王者法天道行寛宥施恩惠養育兆民至於昆蟲草木乃順解之時與天地合德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卦之所以爲解也免乎險而以順動則衆斯得矣此解之所以利西南也居解之時難方解矣故无所往則宜復有攸往則宜夙所謂宜復何也蓋天下方出於屯難則還定安集之時也作之則人弗堪矣故來復吉漢爲畫一之法而天下歌之來復之謂也所謂宜夙者何也蓋解之初與民惟新之時也人方厭亂而餘風遺俗亂政弊法有不可因者則革之宜夙也天下已定而人安於故常方且圖之則擾矣尚能有功哉武王克商反商政有未及下車而行者夙之謂也觀天地解而雷雨作則解之不可不夙亦天地之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遇險而止者才之不足也遇險而動者才之有餘也以有餘之才故能動而免乎險所以爲解也解利西南往得衆者西南得朋之地也得朋而動乃能濟險故蹇之大蹇朋來與解之朋至斯孚皆一道也其來復吉乃得中者險難既解而來復不爲太過乃得中道所謂獲三狐而得黃矢者也有攸往夙吉往有功者以有餘之才故往則有功如射隼于高墉之上者也夫有難則有解解終復於難故解緩之時復存夙吉之義亦休否其亡苞桑之道也解之道雖天地亦如之天地之解以雷雨故百果草木皆甲坼然則豈止人難解散而已乎故曰解之時大矣哉王輔嗣曰難解之時非治難時故不言用體盡於解之名无有幽隱故不曰義易說

象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

伊川先生曰天地解散而成雷雨故雷雨作而爲解也與明兩而作離語不同赦釋之宥寛之過失

則赦之可也罪惡而赦之則非義也故寬之而已
君子觀雷雨作解之象體其發育則施恩仁體其
解散則行寬釋也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方解民未知敎不赦過不宥罪
則民將无所措手足矣非新民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雷雨之作无間於大小美惡皆解其
難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聖人法天以解大難亦
无所不及雖過失罪戾之人亦有赦宥以綏之是
所以能盡解時之大非私己自謀而已也古者罪
有寬宥而无赦赦而釋之者惟過失耳此過罪之

不同也故康誥言人有小罪非眚而曰乃不可不
殺謂罪也乃有大罪非終而曰時乃不可殺謂過
也觀解之象與康誥之言可見先王用刑之意赦
過宥罪亦解之一耳語盡解之大則未也易說
初六无咎象曰剛柔之際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解初患難既解之時以柔居剛
以陰應陽柔而能剛之義既无患難而自處得剛
柔之宜一有也字患難既解安寧无事唯自處得宜則
爲无咎矣方解之初宜安靜以休息之爻之辭寡
所以示意○初四相應是剛柔相際接也剛柔相

際爲得其宜難既解而處之剛柔得宜其義无咎
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難方解未獲所安近比於二非其
咎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動而免乎險則居險而不爲難難生
經綸之時也難解則无事矣而有應乎上其義无
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解之初以柔居剛以陰應陽得无
所往其來復吉之義故无咎也其爲无咎蓋於剛
柔之際盡其所處之道理必无過矣易說

九二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象曰九二貞吉得中道
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以陽剛得中之才上應六五之
君用於時者也天下小人常衆剛明之君在上則
明足以照之威足以懼之剛足以斷之故小人不
敢用其情然猶常存警戒慮其有間而害正一作政
也六五以陰柔居尊位其明易蔽其威易犯其斷
不果而易惑小人一近之則移其心矣況難方解
而治之初其變尚易二一无二字當用必須能去小人則
可以正君心而行其剛中之道田者去害之事狐

者邪媚之獸三狐指卦之三陰時之小人也獲謂
能變化除去之如田之獲狐也獲之則得中直之
道乃貞正而吉也黃中色矢直物黃矢謂中直也
羣邪不去君心一入則中直之道无由行矣桓敬
之不去武三思是也○所謂貞吉者得其中道也
除去邪惡使其一无其字中直之道得行乃正而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亂方解不正自疑之陰皆自歸附
而順聽也故曰田獲三狐不以三狐自累止合乎
五則得黃矢之象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田者動而以時也往斯得衆矣故獲
三狐古者燕居服狐裘狐疑而止解緩之象也得
黃矢正者有攸往而夙也時惟剛中爲足以與此
易說
白雲郭氏曰狐疑之害不足與有成況解難之時
乎九二以剛陽之才田而獲之以去其害然後中
直之道可得而守貞吉矣狐陰類也解有三陰故
云三狐易說
六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象曰負且乘亦可醜也自
我致戎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居下之上處非其位猶小
人宜在下以負荷而且乘車非其據也必致寇奪
之至雖使所爲得正亦可鄙吝也小人而竊盛位
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
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
之則是化爲君子矣三陰柔小人宜在下而反處
下之上猶小人宜負而反乘當致寇奪也難解之
時而小人竊位復致寇矣○負荷之人而且乘載
爲可醜惡也處非其據德不稱勝作其器則寇戎
之致乃己招取將誰咎乎聖人又於繫辭明其致
寇之道謂作易者其知盜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
釁隙則盜安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
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
而奪之小人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
假而陵慢其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
矣伐者聲其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
其藏是教誨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
教誨淫者使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
使奪之也皆自取之之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正而近比二剛不能致一故有小

人負乘之象貪以致寇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方解之時德不足以有其位慢藏之
象曰其致寇自我又誰咎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小人六也負之事也君子三也乘之器也居非其位以負而乘致寇之至不亦宜乎幸而固守亦可鄙也凡來寇己者皆曰寇不必小人也 易說
九四解而拇朋至斯孚象曰解而拇未當位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居上位承六五之君大臣也而下與初六之陰爲應拇在下而微者謂初也居上位而親小人則賢人正士遠退矣斥去小人則君子之黨進而誠相得也四能解去初六之陰柔則陽剛君子之朋來至而誠合矣不解去小人則己之誠未至安能得人之孚也初六其應故謂遠之爲解○四雖陽剛然居陰於正疑不足若復親比小人則其失正必矣故戒必解其拇然後能來君子以其處未當位也解者本合而離之也必解拇而後朋孚蓋君子之交而小人容於其間是與君子之誠未至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不當則所履者邪故失位之陰因得騈附陰亂即解解之則朋信 當一作正 易說
龜山楊氏曰剛不當位未能无不孚也故解而拇拇以執取爲事然不執非其有也故朋至斯孚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輔嗣以三爲拇伊川以初爲拇九四拘於應初不知朋至斯孚之大故必解而拇而後朋可至此難之所以解也 易說
六五君子維有解吉有孚于小人象曰君子有解小人退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爲解之主人君之解也以君子通言之君子所親比者必君子也所解去者必小人也故君子維有解則吉也小人去則君子進矣吉孰大焉有孚者世云見驗也可驗之於小人小人之黨去則是君子能有解也小人去則君子自進正道自行天下不足治也○君子之所解者謂退去小人也小人去則君子之道行是以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尊則邪類之退必矣 易說
龜山楊氏曰柔順得中而獲尊位能維有解者也故能有孚于小人若董卓之誅卒至於京城流血

蕭俛議消兵而朱克融等客長安餓且死不得一
官皆不知維有解之道也易訓
白雲郭氏曰六五之君以柔居中下應中直之臣
无所不綏故曰維有解吉不言所事解之大者也
其解之至有孚于小人者不私己以解難如天地
雷雨无間於草木之微是以小人亦信之而退安
其分也易說
上六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象曰公用
射隼以解悖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尊高之地而非君位故曰公但
據解終而言也隼鷙害之物象爲害之小人墉牆
内外之限也害若在内則是未解之時也若出墉
外則是无害矣復何所解故在墉上離乎內而未
去也云高見防限之嚴而未去者上解之極也解
極之時而獨有未解者乃害之堅強者也上居解
極解道已至器已成也故能射而獲之既獲之則
天下之患解已盡矣何所不利夫子於繫辭復伸
其義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
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
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鷙害之物在墉上苟

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能獲之所以解之之
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道至者時也如是
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
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
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
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至
解終而未解者悖亂之大者也射之所以解之也
解則天下平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忘義而貪故以喻隼易說
龜山楊氏曰隼鷙害之物爲害小人之象負且乘
者也非上六其孰能去之上六居解之極有其位
而又有其時以是解悖何不利之有蓋大臣之任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負且乘悖亂之道隼之象也高
墉三之位也乘非負之所當乘墉非隼之所當處
在三致戎猶負乘在上能獲猶射隼也夫以上六
解悖之道以獲六三負乘之醜是以无不利也孔
子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解悖有道所謂器
也高墉之上則其時也易說

䷨ 兌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兌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兌說三爻皆上應是說以奉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又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爲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爲損在人上

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 易傳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先生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當一作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元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爲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爲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

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名卦之義以一損無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己之意故以損爲非美然損有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爲君子或損而爲小人一治一亂莫不謂之損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爲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無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己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

惡之至至於有孚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於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爲僞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易說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損之所以爲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爲益損下而益上則爲損損基本以爲高者豈可謂之益乎○元吉者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爲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內待威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采則一作而无別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

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三陽皆損己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己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爲正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損之以其道而民弗厲雖不盈禮鬼神其享之矣故二簋可用享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成兌坤之

上六益而爲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彖言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進矣近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事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伊川曰事祀之禮以誠敬爲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斯言盡之也祀事在所損則其它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末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爲不及矣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僞損其末節寧儉之意也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事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事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過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爲損益皆因其時而已 易說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己在修己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脩德可損者莫過乎忿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 易說 ○

五事以思爲主故思曰睿睿作聖則德以思而後成也易曰損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而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 語解

白雲郭氏曰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爲損彖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僞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以損所以爲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脩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 易說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剛應於四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己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

美非損己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爲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畢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於初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彖觀之損下爲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爲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象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顔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淵請事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脩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易說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爲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貞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己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有過者二所謂利貞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有益於上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

志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易說

廣平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既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為而失中或至於畔道也○由中出者旣已與人己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不可過也故初則酌損之二得中故利正征則凶矣滿招損謙受益中以為志則有受益之道也故弗損益之自初九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二損於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為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德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為志易說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明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入關語錄

伊川先生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為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為得其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彙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為得

友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
爲得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
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爲累也故曰
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爲正應
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己之德二三能无疑
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
不一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
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
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
構精絪縕之義也夫天地之絪縕男女之構精其
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不能喻也
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
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
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此哉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人三陽也三陽彙征而損一人謂
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
得六三爲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
三乾也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縕也
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兌女也上九艮男也故

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
上九之變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兌成卦
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
陽盛極必損之道故於六三言此 易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
損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
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
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
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
於深過爲可喜也○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
語辭 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
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
使彼有喜故己亦可喜而无咎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
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
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
爲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 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之爲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

也六四承乘皆陰偏於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爲疾初與己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爲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疾害己者也先損其害己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於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爲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於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絶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顔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易說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上祐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降之福祐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時柔得尊位虛己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其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君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爲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大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道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易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

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當變者也（无者字）以剛陽居上若用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有其字）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

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大得志也者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 易說

廣平游氏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上損之極矣損下益上至於極而不知止則終必亡而已矣能止而有節豈惟足以補過猶可正而有爲得臣而无家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者也德宗之播遷卒有忠智之臣爲之謀遂至復國非得臣无家之効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脩德

而至於无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於此矣上九爲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 易說

震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爲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爲益 易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脩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爲善爲君子失則爲惡爲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爲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 易說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己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爲一无爲字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下之道

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 易說
白雲郭氏曰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爲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爲君而厚下也損不以君民爲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損善而上行是自厚私己之道也故與益爲異也然自脩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

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爲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曰進无疆顏淵有若无實若虛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而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

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爲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者言其日進而不已也 易說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伊川先生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 易傳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

皆益也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於雷風也損之象言懲忿窒欲蓋言脩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懲窒忿欲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欲之爲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懲忿窒欲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

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遷者善矣故懲忿窒慾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易說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一无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爲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爲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己有咎乃累乎上爲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爲益之始益爲損之終損益者始終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遄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爲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爲益之始自損而至於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脩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爲大作也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於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爲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於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爲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懲忿窒欲損惡之事固當厚而不敢忽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忿未懲慾未窒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易說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

吉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之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況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既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

益之五爲正應固在其中矣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處上之益脩報於下享帝之羨莫盛於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益既遠於益爲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爲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爲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爲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居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在謙之彖言天道益謙鬼神福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好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爲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 易說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 一无者字 也果於爲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禀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 一无以字 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位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

○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禀承於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 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爲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爲王者之佐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高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非必衣帛冠布拖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居動之極爲益之過者過於益下雖不爲凶而用於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於得中而

後可以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於患難則可固有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能固有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於水火之時也（易說）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爲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巽輔上而不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文蔚作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爲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本爲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爲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爲心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非有爲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易說）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一无之於）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以九）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

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其求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志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得志也益之道於是爲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爲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爲大得其心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此无限極之意（並易說）

三十八　大易粹言　益十三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也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己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厭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謂（一作當）速改也○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己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宇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並易傳）

大易粹言　益十四

橫渠先生曰未嘗損己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

卦而言爾○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爲丈故又云自外來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以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惧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於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始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尚懼不免於擊況立心勿恒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於極而莫之與是所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益而至於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闚其户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其義皆同（易說）

大易粹言經第四

大易粹言下經卷第五

䷪ 乾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无下益）[illegible]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爲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易傳）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

之故聖王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爲寇也戎兵者强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

爲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无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况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强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易說）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爲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爲和○揚于王庭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爲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

大也○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爲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脩若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決其人而

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爲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文方與群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爲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至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莧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爲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爲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於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易說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祿及下謂施其祿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无忌以及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於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己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己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己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脩身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謂忌者禁民爲非也夬之象以說下爲主无法禁之義兼夬之取名本於五剛一柔卦彖論全卦

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爲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訟下爲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爲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 易說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也行而宜則其決爲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爲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己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爲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 丘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剛過中已爲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 易說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爲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旣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爲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 丘易傳

橫渠先生曰惕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處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 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過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陰則无過爲是以有兢愼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於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號呼者非其義也 易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爲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爲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慍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爲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爲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牵牿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於有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說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慍雖其有慍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綽然餘裕終不爲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與大壯内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也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况非和乎故其爲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爲應故有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決之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於君子用罔之

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於君子
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
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
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夬居
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之
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易
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 易說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
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

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
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
欲行則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強進故其行次且也
牽羊悔亡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
自強而牽挽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旣處柔
必不能也雖使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
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
它卦九居四其失未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
害大矣○九處陰位不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
故不能強進其行次且剛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

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而不能信者蓋其聰
聽之不明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
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也
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
聽必不聰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爲
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
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
敢有爲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

其悔以羊很而无知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
強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
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
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
足以爲此 易說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
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爲決陰
之主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
則於其中行之德爲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

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爲易斷故取爲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爲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爲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 易說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爲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巳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爲當者而益以一言贊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 語錄

白雲郭氏曰剛長至於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於是決之如決莧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莧陸夬夬也初之爲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則光矣取象於莧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易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去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巳窮極自然消去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爲也故去終不可長也先儒以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作去聲

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爲號令二爲號呼或皆爲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爲號令上六爲號咷字爲當理 易說

䷫ 巽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爲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爲姤 易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 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一无巽字爲長女也女壯則乘陽其極將至於爲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蹢躅之戒也以其爲巽體也故爲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一作出也故爲羸豕 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爲陰則異故夬姤卦彖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爲義姤以一柔爲義

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爲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爲君子而陰爲小人 易說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爲姤以柔遇剛也一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旣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剛遇中正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賛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 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爲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於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於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 易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爲君后者觀其周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爲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爲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爲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

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
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
后王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
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
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爲難用聖人用於施命
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
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
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
稱后者后王所爲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
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
竊謂先王王者之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
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
故雖匹夫亦可爲君子大人顏淵柳下惠是也（易說）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
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
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
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爲之堅強之至也止
之以金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
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
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爲之戒言陰雖甚
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爲況羸弱之豕雖
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
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
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常无害君子
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爲矣○牽者引而進也陰始
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于金柅所以止其進
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
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
於蹢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
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
幾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
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爲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
其不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厚曰陽城固可取
然以爲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
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

之姦倿无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取女可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爲相其惡自若也何更去待其爲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爲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爲法耳 語錄

白雲郭氏曰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爲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苟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蹢動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爲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爲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爲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貞遇之初猶將有待也 易說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它卦則初正應於四在 一无在字 姤則以遇爲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爲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魚爲非蓋姤遇之時遇爲先也是以言包有魚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以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衆者以義不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

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
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
成遯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 易說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
未牽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
非所安也又爲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
也處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
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
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

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
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
而止則不至於大 一有咎字 也○其始志在求遇於初
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
未至於大咎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
无所係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
位之遇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於臀无膚其
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

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
患況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爲
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
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
大咎者三居二四之閒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
遇之事故亦无大咎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姤三
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二五同 易說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裹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爲
正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

包之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
失其下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
也以不中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
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
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 一无上字 不失道而下離者
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
故主民而言爲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
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
者己遠之也爲上者有以使之離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應爲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

六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
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
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
民也爲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
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爲遠耳它卦正應有間多爲
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爲急故也易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
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
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

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
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
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
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
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
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畜章美內
積至誠則有隕自天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
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
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
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

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无有字輝光○命天理也舍
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
隕自天必得之矣易傳○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
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
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之意也
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
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師說
橫渠先生曰杞之爲物根固於下瓜之爲實潰必
自內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
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

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
謀而聽天命者歟易說
廣平游氏曰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
之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無爲也
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
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
天下安危利害不惑一作貳字其心居中守正強爲善
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中正爲道甚大其爲遇也
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包大尒

逌君人之象也瓜綿綿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末大其陰綿綿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內有含章之美故見於外者如此 易說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然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於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 易說

坤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為卦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渙卦義同故繇辭互見 易說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古者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尸既已潔齋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 萃錄師說

伊川先生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 一无極字 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

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爲苟合財聚爲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民物百用莫不皆(一作當)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亨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无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蓋隨時之宜順理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爲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爲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而不見大人之德吝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聖人設教必於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於孝享以爲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爲首與萃之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爲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之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爲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所以致亂也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易說)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萃之義聚也順以(一作而)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爲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

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爲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命也○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

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聚不以正私邪勝也○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爲宜○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疑於物也 一疑作疑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爲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爲之上苟无其應又不能爲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爲物所聚之理剛中而應爲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爲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爲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爲而爲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 易說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先生曰澤上於地爲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

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必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戒不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澤聚於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說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爲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 易說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伊川先生曰初與四爲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

然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一有聚字）以爲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爲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爲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復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爲衆輕侮若能啼號齋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與四爲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爲笑之嘆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蓋陰柔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於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易說）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爲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辭微 一作其）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爲法爲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爲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共 一有孚）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蓋其中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萃之時以得聚爲吉故九四爲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

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閒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正之德可覬其未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竝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於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聚之道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爲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矣易說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伊川先生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

人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爲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爲二所不與也故欲欲一字无萃如則爲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爲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聚於四與二不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爲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嘆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易說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

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
聚必得大吉然後爲无咎也大爲周遍之義无所
不周然後爲大无所不正則爲大吉大吉則无咎
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
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
亦有焉如齊之陳常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爲大吉
乎得爲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爲（一作能）无
咎也○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
必得大吉然後爲（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爲大
吉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
吝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
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爲美故伊川亦以象
言位不當疑其所爲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
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
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聚莫吉於斯故言
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
象而位非君位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
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

位不當疑於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爲卦
之主與豫之九四同（易說）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
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
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
爲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
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
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
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

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
未信服歸附者蓋其道未光大也元永貞之道未
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
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
後既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爲德元永貞之道也
元首也長也爲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
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永貞固則通於神
明光於四海无思不服矣乃无匪孚而其悔亡也
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爻上句王
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含生之類

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盛位不能見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㝡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爲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爲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爲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於天下也不能信於天下則將有悔矣唯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於天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充其道而文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易說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絕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爲人惡絕不知所爲則隕穫而至嗟涕眞小人之情狀也○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爲六之涕洟蓋不安於處上也君子愼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泣爲可羞也未者非遽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陰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猶爲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易說

䷭ 巽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易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伊川先生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上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道兑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唯見大人故可勿恤勿恤則害己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易說）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己之（一作有）福慶而福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柔道不升則沉潛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於卑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沉潛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己者无憂在己无憂則害己者去矣位日可進德日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

澤加於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
矣易說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先生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爲升之象君子
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
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
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
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迹者以順積

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
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
及之矣易說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
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
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
於二信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
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陰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
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

○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
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正易
傳
橫渠先生曰允信也自信於己與上合志而升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居衆爻之下沉滯而難升者能
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然自拔於沉滯之中故言允
升而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爲易初
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
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沉滯難升之害焉易說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
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
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
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爲
乎五雖陰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內
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
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強之臣事柔弱
之君未有不爲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
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
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強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

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爲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有（一无又字）可喜也（一无可字）如大畜童牛之梏元吉象云有喜蓋梏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萃六二同（易說）

白雲郭氏曰書曰沉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爲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於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易說）

九三升虛邑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者（一作）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下而升至於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

其行无所疑矣（易說）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先生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己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四居君近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須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己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爲太王文王之所

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
亨者无它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
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
順也故邠人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
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文王
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
之道以順積爲主獨六四得之 易說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
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
固則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
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
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
能用賢則彙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
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
(一作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由自階而升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故物皆階已而
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
其願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升之道在上爲易在下爲難在上以
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
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而升有進
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 易說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
不知止者也其爲不明甚矣然求升不已之心有
時而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爲宜矣君子於
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強不息如(一作以)上六不已
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
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
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
極退而无進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剛陽之志
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
辭焉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於祿位則失知止之
戒苟能自強不息以進於道其爲利貞孰大於是
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於升而困矣困則消至

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已爲消之漸而在消息之
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於坤體多言不富
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易說

䷮ 坎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困序卦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
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
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困者憊乏之義爲卦兌上
而坎下水居澤上則澤中有水也乃在澤下枯涸
无水之象爲困乏之義又兌以陰在上坎以陽居
下與上六在二陽之上而九二陷於二陰之中皆
陰柔揜於陽剛所以爲困也君子爲小人所掩蔽
窮困之時也易傳困是處困之道道无時不可行
横渠先生曰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
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
謂人有德慧術智常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内
无如舜困於外无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
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
天獨知之者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語解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伊川先生曰如卦之才則困而能亨且得貞正乃
大人處困之道也故能吉而无咎大人處困不唯
其道自吉樂天安命一作知命一作安義乃不失其吉世況

隨時善處復有裕乎有言不信當困而言人誰信之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時不同而所以處之之道不能一也困爲難處之時唯君子反諸其身以脩德不繫於困否故不失其亨也大人之貞寬裕有容如天地然何物足以困之是以吉而无咎以見小人匪正不能處困而凶咎必至也處困尚德而不尚言雖君子之言人亦未之信況衆人乎易說

彖曰困剛揜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爲困以剛爲柔所揜蔽也陷於下而揜於上所以困也陷亦揜爲剛陽君子而爲陰柔小人所揜蔽君子之道困窒之時也○險以說以卦才言處困之道也下險而上說爲處險而能說雖在困窮艱險一作險難之中樂天安義自得其說樂也時雖困也處不失義則其道自亨困而不失其所亨也能如是者其唯君子乎若時當困而反亨身雖亨乃其道之困也君子大人通稱○困而能貞大人所以吉也蓋其以剛中之道也五與二是也非剛中則遇困而失其正矣○當困而言人所不信欲以口免困乃所以致窮也以說處困故有尚口之戒易傳

白雲郭氏曰困之所以成卦以剛揜於陰不能伸故爲困也險陷而能說不失其所亨之道人之難能也故唯君子能之君子亦大人也言其成德曰君子語其德之大則曰大人大人以貞而吉者有剛中之德也尚口乃窮者君子有德則以德濟身尚德也小人无德則以利口辯辭濟其身故亡尚口也尚德則不失其所亨尚口則終窮矣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君子小人唯困乃見故

繫辭曰困德之辯也易說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伊川先生曰澤无水困乏之象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易傳

横渠先生曰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於險下柔不自振非窮而能亨致命遂志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澤水一物也語其爲功利之名曰澤

論其爲功利之物則曰水也故澤必資水而利萬物澤无水則困而无以資物矣君子得位而後能澤加於民无位則困而窮處矣君子知命者也當其困也豈復怨天尤人哉一歸之天命而已故孔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而孟子亦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則孔孟之困皆致之天命而无怨也遂志者君子所志者道道不以困窮而變窮亦是道也通亦是道也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遂志也孟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遂志也遂志是以不失其所亨也易說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處於至卑又居坎險之下在困不能自濟者也必得在上剛明之人爲援助則可以濟其困矣初與四爲正應九四以陽而居陰爲不正失大一作剛而不中又方困於陰揜是惡能濟人之困猶株木之不能蔭覆於物株木无枝葉之木也四近君之位在它卦不爲无助以居困而不能庇物故爲株木臀所以居也臀困於株木謂无所庇而不得安其居居安則非困也入於幽谷陰柔之人非能安其所遇既不能免於困則益迷闇妄動入於深困幽谷深暗之所也方益入於困无自出之勢故至於三歲不覿終困者也不覿不遇其所亨也○幽者不明也謂益入昏闇自陷於深困也明則不至於陷矣易正傳

橫渠先生曰處困者正乃无咎居非得中故幽而不明易說

白雲郭氏曰臀困內自困也困于株木外困于物也處困之初內不能自安外不能有行內外皆困而欲以柔濟之則困益甚矣是以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也幽谷不明之所愈不能自安至於三歲之久无所見焉又不若困于株木之有物也既困于株木而處之非其道故有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雖九四爲應方且自困不能庇初故如株木不能庇物也然則處困之道何如唯脩德以致命遂志而已易說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象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酒食人所欲而所以施惠也二以剛

中之才而處困之時君子安其所遇雖窮戹險難无所動其心不恤其爲困也所困者唯困於所欲耳君子之所欲者澤天下之民濟天下之困也二未得遂其欲施其惠故爲困于酒食也大人君子懷其道而困於下必得有道之君求而用之然後能施其所蘊二以剛中之德困於下上有九五剛中之君道同德合必來相求故云朱紱方來方且來也朱紱王者之服蔽膝也以行來爲義故以蔽膝言之利用享祀享祀以至誠通神明也在困之時利用至誠如享祀然其德既誠（一作成）自能感通

於上自昔賢哲困於幽遠而德卒升聞道卒爲用者唯自守至誠而已征凶无咎方困之時若不至誠安處以俟命往而求之則犯難得凶乃自取也將誰咎乎不度時而征乃不安其所爲困所動也失剛中之德自取凶悔何所怨咎卦二五以陰陽相應而吉唯小畜與困乃戹於陰故同道相求小畜陽爲陰所畜困陽爲陰所揜也○雖困於所欲未能施惠於人然守其剛中之德必能致享而有福慶也雖使時未享通守其中德亦君子之道享乃有慶也（伊川易傳）

橫渠先生曰困危之際（一作世）物思所附九二以剛居中正大人之吉上下交說不施聰明矣物上至然未可有爲故以祭則吉以征則凶征雖或凶於義无咎（橫渠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曰困剛揜也謂九二之剛揜於二陰所以爲困非止三之揜二也然九二剛中之大人困而不失其所享者特君臣未遇天祿未食君子困于家食之際无飲食宴樂之奉而已其道不可得而困也朱紱王者之象九五之君方將以同德而來求則困于酒食非所患矣利用享祀者天

下之至難致者君之求至難通者鬼神之德而九二剛中之德至誠感物故无或不通以之待君之求則朱紱方來以之交鬼神則利用享祀是其至誠之道无所感而不通也苟不知是道而欲妄進以求用則先自失其所享凶之道也將誰咎乎中有慶者大人以道自任豈以口腹酒食爲困哉蓋酒食以見君臣相遇交際之道不得乎此雖如伊尹樂堯舜之道不過老死莘野而已終无享天心華夏正之事也是知酒食之閒有天下之大慶存焉故需卦於九五言需于酒食而詩人於鹿鳴言

燕樂蓋一義也易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象曰據于蒺蔾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處險極而用剛居陽用剛也不善處困之甚者也石堅重難勝之物蒺蔾刺一无刺字物不可據之物三以剛險而上進則二陽在上力不能勝堅不可犯益自困耳困于石也以不善之德居九二剛中之上其不安猶藉刺據于蒺蔾也進退既皆益困欲安其所益不能矣一作也宮其居所安也妻所安之主也知進退之不可而欲安其居則失其所安矣進退與處皆不可一有則字唯死而已其凶可知繫辭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邪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為據之然苟能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而一无而字見乎○據于蒺蔾謂乘九二之剛不安猶藉刺也不祥者不善之徵失其所安者不善之效故云不見其妻不祥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石之為物堅不可犯知不可犯而不犯則无困焉知不可犯而犯之是以遇困也六三之柔不能以柔道自安反欲用剛上干二陽困于石也下乘九二之剛據于蒺蔾也宮者自安之所也妻者所安之主也以進則非所困而困以退則非所據而據上下失自安之道雖有宮有妻將皆失之矣是以凶也象曰不祥也者其不能自安則不善之幾也至於不見其妻則不善之明應也故知處困而不自安終必至於名辱身危死期將至而後不祥之効終焉至於不能保妻子則他人可知矣易說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象曰來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伊川先生曰唯力不足故困亨困之道必由援助當困之時上下相求理當然也四與初為正應然四以不中正處困其才不足以濟人之困初六比二三有剛中之才足以拯困則宜為初所從矣金剛也車載物者也二以剛在下載已故謂之金車四欲從初而阻於二故其來遲疑而徐徐是困于金車也已之所應疑其少已而之它將從之則猶

豫不敢遽前豈不可羞吝乎有終者事之所歸者
正也初四正應終必相從也寒士之妻弱國之臣
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
世矣二與四皆以陽居陰而二以剛中之才所以
能濟困也居陰者尚柔也得中者不失剛柔之宜
也○四應於一无於字初而隔於二志在下求故徐徐
而來雖居不當位爲未善然其正應相與故有終
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必有偏係吝也以陽覆柔故有終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困之時以陰求陽者无它焉求濟
而已初六之困甚矣而九四正應不能以濟者以
九二剛中在下力足以有濟而初六近而可從也
故有金車之象焉金有堅剛之象車有積中之德
謂九二也來徐徐者初六既從二而於九四之應
則徐徐其來也當困之時九二得濟難之權四不
當位非其敵也故不能濟初之急而致徐徐其來
也不能濟初之急是困于九二之權也困于九二
而未能應初吝也雖吝而有終者正道終從而應
也故初六言三歲以見難久而有期非若終凶者
也與九四有終之義相符象言志在下者彼雖徐

徐其來而四則未有志初之志也有與者雖不當
濟困之事以初六正應而有當與之道也易說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象曰劓刖
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截鼻曰劓傷於上也去足爲刖傷於
下也上下皆揜於陰爲其傷害劓刖之象也五君
位也人君之困由上下无與也赤紱臣下之服取
行來之義故以紱言人君之困以天下不來也天
下皆來則非困也五雖在困而有剛中之德下有
九二剛中之賢道同德合徐必相應而來共濟天
下之困是始困而徐有喜說也利用祭祀祭祀之
事必致其誠敬而後受福人君在困時宜念天下
之困求天下之賢若祭祀然致其誠敬一作至誠則能
致天下之賢濟天下之困矣五與二同德而云上
下无與何也曰陰陽相應者自然相應也如夫婦
骨肉分定也五與二皆陽爻以剛中之德同而相
應相求而後合者一无者字也如君臣朋友義合也方
其始困安有上下之與有與則非困也故徐合而
後有一无有字說也二云享祀五云祭祀大意則宜用
至誠乃受福也祭與祀享泛言之則可通分而言

之祭天神祀地示享人鬼五君位言祭二在下言享各以其所當用也○如為陰揜无上下之與方困未得志之時也徐而有說以中直之道得在下之賢共濟於困也不曰中正與二合者云直乃宜也直比正意差緩盡其誠意如祭祀然以求天下之賢則能一无能字享天下之困而享受其福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陽處困以剛威怒以求物之來是反為赤紱所困者也與九二之義反矣苟能徐以俟之乃心有說故曰乃徐有說物既自至以事鬼神然後福可致焉處困用中可以不失其守而已故言利用祭祀然非有為之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困之象上下皆揜於陰在常人處之受其困而已在有為之君必思所以去之是以有用刑之象劓刖者上下皆刑之也刑小人而去之所以進君子故九五劓刖以困于赤紱故也赤紱君子之服也病君子之不進故刑及小人也君子進則善者勸而不仁者遠何困之有且君子難進易退不求而致之不可得也故九五患赤紱之不進而九二有朱紱方來之辭以見九五之求之也九二中直之臣至而後有說故曰乃徐有說必曰紱者紱蔽膝也與黃裳之義同取其謙下之道也九二以謙而不敢自進九五以謙而下求之故皆曰紱也君臣相與至誠而已其道雖鬼神可交況人乎故以九二事君之道用於享祀則利用享祀矣以九五下賢之道用於祭祀則利用祭祀矣此亦見其君臣同於至誠之德用於人用於神皆可也如是則天下其有不治者哉志未得者非樂於用刑也君子未進人君志未得之初不得已而用之也受福者與孔子祭則受福之義同蓋是道也用於君子則必得賢用於鬼神則必受福人神雖不同其交感之道則一而已易說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物極則反事極則變困既極矣理當變也葛藟纏束之物臲卼危動之狀六處困之極為困所纏束而居最高危之地困于葛藟與臲卼也動悔動輒有悔无所不困也有悔咎前之失也曰自謂也若能曰如是動皆得悔當變前之所為有悔也能悔則往而得吉也困極而征則出於困

矣故吉三以陰在下卦之上而凶上居一卦之上而无凶何也曰三居剛而處險困而用剛險故凶上以柔居說惟為困極耳困極則有變困之道也困與屯之上皆以无應居卦終屯則泣血漣如困則有悔征吉屯險極而困說體故也以說順進可以離乎困也○為困所纏而不能變未得其道也是處之未當也知動則得悔遂有悔而去之可出於困是其行而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困之極重剛在下不得其肆居非所安舉則招悔取捨皆咎故行然後吉一去動悔有悔猶去動悔之悔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以柔居困之極不能脫困有葛藟纏絆之象復欲安而居之又甚危不可安也是處困之不能退不能遂者故曰困于葛藟于臲卼也曰動悔有悔者畏懦之過徒知悔吝生乎動不敢動乎悔中如是則必有悔至不知當困之極征而脫困則吉是未可與權之士也未當者處困之道未當也吉行者謂悔雖生乎動而困之上六吉在於行時有不得同也此爻蓋聖人明處困失時之戒 易說

䷯ 巽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井序卦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為卦坎上巽下坎水也巽之象則木也巽之義則入也木器之象木入於水下而上乎水汲井之象也 易傳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常而不可改也邑可改而之它井不可遷也故曰改邑不改井汲之而不竭存之而不盈无喪无得也至者皆得其用往來井井也无喪无得其德也常往來井井其用也周常也周也井之道也○汔幾也繘綆也井以濟用為功幾至而未及用亦與未下繘於井同也君子之道貴乎有成所以五穀不熟不如荑稗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有濟物之用而未及物猶无有也羸敗其瓶而失之其用喪矣是以凶也羸毀敗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之為物水在下下也今坎水居上

而爲井者不在下則未用在上則出而有功乃能盡井之義以卦辭合德與用言之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皆井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言井之用也井言其凶者以見雖有得而不及用非井之功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又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又曰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故中庸之言皆終於用若井之義則中庸之道得矣然卦辭不言其功獨言其凶者蓋深以不克終其功爲戒也能終其功者吉可知亦猶中庸言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之謂也井字本井取韓之象而井田又取井字之象故卦名非井田之義改邑不改井者邑有變而井无變故也取之不能竭勿取不能益故无喪无得往者謂已應而往者也來者謂方來而應之者也往者以此來者以此雖應物无窮而其德未嘗改也幾至未盡綆而羸其瓶與无井德者何以異是以凶也能克終其用則无凶矣孟子曰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此論適與井之義同是以聖人貴夫有用而中庸之德爲至焉誠易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伊川先生曰巽入於水下而上其水者井也井之養於物不有窮已一作无有窮也取之而不竭德有常也邑可改井不可遷亦其德之常也二五之爻剛中之德其常乃如是卦之才與義合也○雖使幾至旣未爲用亦與未繘井同井以濟用爲功水出乃爲用未出則何功也瓶所以上水而致用也羸敗其瓶則不爲用矣是以凶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順入水性而能上水是之謂井蓋井以靜爲德以動爲功動而出故能致養於无窮不能動出特止水而已非井之義也由是言之則井之道其猶人之性乎人性本靜及其盡之也又足以盡人盡物而至於參天地贊化育井之德亦本靜及其出而應物則致養而不窮故中庸自天命之性至脩道之教而後其道終井自其德以及於有用而其道亦終焉改邑不改井剛之德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致養之功功用未成而羸其瓶非凶而何不言无喪无得往來井井者蓋皆係乎剛

中之德聖人舉一以明之耳 易說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伊川先生曰木承水而上之 一作乘 及器汲水而出井之象君子觀井之象法井之德以勞徠其民而勸勉以相助之道也勞徠其民法井之用也勸民使相助法井之施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養而不窮莫若勞民而勸相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飢渴之害甚矣人能无飢渴之害者井養之功也民之勞苦亦甚矣使民忘其勞而服田力穡者君子勞民勸相之道也勞民勸相之道

无它焉盡其性以安之而已因其性以利導之而已皆所以致養也故勞民勸相可以配井之功用則井之功用博矣 易說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皆物也就物以爲義六以陰柔居下上无應援无上水之象不能濟物乃井之不可食也井之不可 一无可字 食以泥汚也在井之下有泥之象井之用以其水之養人也无水則舍置不用矣井水之上人獲其用禽鳥亦就而求焉舊廢之井人旣不食水不復上則禽鳥亦不復往矣蓋无以濟物也井本濟人之物六以陰居下无上水之象故爲不食井之不食以泥也猶人當濟物之時而才弱无援不能及物爲時所舍也○以陰而居井之下泥之象也无水而泥人所不食也人不食則水不上无以及禽鳥禽鳥亦不至矣見其不能濟物爲時所舍置不用也若能及禽鳥是亦有所濟也舍上聲與乾之時舍音不同 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泥在下之物也井以潔而食泥則汚穢不食矣舊井无禽汚穢也禽尚不至況人乎

初六知守下而不知動出之功故爲時舍也亦猶人之一性不能自脩僞惡日生則性失矣安能有及物之功乎 易說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陽之才而居下上无應而比於初不上而下之象也井之道上行者也澗谷之水則旁出而就下二居井而就下失井之道乃井而如谷也井上出則養人而濟物 一作上出而養人濟物 今乃下就汚泥注於鮒而已鮒或以爲蝦或以爲蟇井泥中微物耳射注也如谷之下流注於鮒也甕

潡漏如甕之破漏也陽剛之才本可以養人濟物而上无應援故不能上而就下是以无濟用之功如水之在甕本可爲用乃破潡而漏之不爲用也井之初二无功而不言悔咎何也曰失則有悔過則爲咎无應援而不能成用非悔咎也居二比初豈非過乎曰處中非過也不能上由无援非以比初也○井以上出爲功二陽剛之才本可濟用以在下而上无應援是以下比而射鮒若上有與之者則當汲引而上成井之功矣 並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道以髙絜爲體以上出爲功故初爲井泥二爲井谷射鮒蓋其自處汙下而功用熄矣然九二既得中而有趨下之汙何也蓋所居不正則用心不剛又巽體也而上无應故甘心於趨下而不自振其德之地不足稱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巽之性順而入不能自舉以趨有用之地故九二亦失井之道而莫見其功也井以上出爲功不能動而上反如谷水旁流足以射鮒不足以養人其德既非美矣語其用則甕且潡漏雖有動出之名而无上水之實是以爲衆所不與也潡漏近於羸瓶无與近於時舍若是者安知有用之大乎許慎云甕汲瓶也 易說

九三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 王明並受其福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居得其正是有濟用之才者也在井下之上水之清潔可食者也井以上爲用居下未得其用也陽之性上又志應上六處剛而過中汲汲於上進乃有才用而切於施爲未得其用則如井之渫治清潔而不見食爲其心之惻怛也三居井之時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捨之則藏者也然明王用人豈求備也故

王明則受福矣三之才足以濟用如井之清潔可用汲而食也若上有明王則當用之而得其效賢才見用則己得行其道君得享其功下得被其澤上下並受其福也○井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知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既以不得行爲惻則豈免有求也故求王明而受福志切於行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以既出爲功井道之成在於上六三其正應而又以陽居陽充滿可汲爲五所間功不上施故爲我心惻然若上六明於照物則上下

遠邇皆獲其利井渫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歎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井以上出爲用而能自治以待用者九三是也渫治之而不食則不見知者衆也不見知者衆故有知之者爲我心惻也心惻傷之也傷其可用汲而不食也猶之脩德之士不見用者王不知之也王不知之王之不明也王明則達而兼善天下而天下受其福矣象言井渫不食行惻也又言渫治而不見用其行可傷惻也爻言王明而象言求王明者君子難進易退蓋求明王而事之也故古之人有非其君不事者所以求王明也欲見爻言王明爲九三之未遇故曰求王明也易說

六四井甃无咎象曰井甃无咎脩井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陰柔而處正上承九五之君才不足以廣施利物亦可自守者也故能脩治則得无咎甃砌累也謂脩治也四雖才弱不能廣濟物之功脩治其事不至於廢可也若不能脩治廢其養人之功則失井之道其咎大矣居高位而得剛陽中正之君但能處正承上不廢其事亦可以免咎也○甃者脩治於井也雖不能大其濟物之功亦一作若能脩治一有亦字不廢也故无咎僅能免咎而已若在剛陽自不至如是如是則可咎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上无澈漏於下故但免咎而已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有其才而未得其時故有求王明之辭六四近中正之君非无其時矣而其才不能濟物足以自脩而已故有井甃之象焉雖不能濟物苟能自脩則无過矣未爲失也易之言无咎於有疑之爻多言之其不言者或明見其无咎或明知其有咎如井之初六九二雖未至凶皆有咎之爻也九三雖未吉知其无咎矣六四之才疑於有咎故明言无咎以別之聖人之意或見於有言或見於无言是以人難得之也易說

九五井洌寒泉食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陽剛中正居尊位其才其德盡善盡美井洌寒泉食也洌謂甘潔也井泉以寒爲美甘潔之寒泉可爲人食也於井道爲至善也然而不言吉者井以上出爲成功未至於上未及用也故至上而後言元吉○泉寒而可食井道之至善者也九五中正之德爲至善之義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井洌寒泉羙而可汲者也剛中之德爲衆所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剛德中正才德與位兼得之井道莫善於斯故言井洌寒泉食也洌潔也寒者水之性也寒泉既不失其性又脩潔之食之羙者莫善於斯猶人能自脩不失其性則德全矣天下之性初未失也皆以不中不正則失之其能自脩使不失其性者无它焉中正而已寒泉之食亦猶是也然言洌又言寒者洌言井之脩潔主人事而言也寒言泉有自然之性主天理而言也人事學也天理命也兩得之斯爲至矣繫辭論九卦皆言德德未有不能脩性而得者此井之道所以與性通也易說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伊川先生曰井以上出爲用居井之上井道之成也收汲取也幕蔽覆也取而不蔽其利无窮井之施廣矣大矣有常而不變也博施而有常大善之吉也夫一作人體井之用博施而有常非大人孰能它卦之終爲極爲變唯井與鼎終乃爲成功是以吉也○以大善之吉在卦之上井道之大成也井以上爲成功易傳

廣平游氏曰井之上六則井既清矣无渫也既甃矣无甃也既食矣无求也井道之成无所事矣故曰井收收者集其成功之謂也成則如之何亦博施濟衆而已故曰勿幕易說

白雲郭氏曰井无他道特以上出爲功用耳故至上六爲功用大成而元吉也收者功之成也勿以功成而遂吝其博施濟衆之德故去勿幕戒其勿幕所以終井道也其功既成其施愈博天下信之是以元吉象言元吉在上者非上六之元吉也井道至上而大成盡元吉之道也易說

䷰ 離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革序卦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井之爲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爲卦兌上離下澤中有火也革變革也水火相息之物水滅火火涸水相變革者也火之性上水之性下若相違行則睽而已乃火在下水在上相就而相克相滅息者也所以爲革也又二女同居而其歸各異其志不同爲不相得也故爲革也 易傳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伊川先生曰革者變其故也變其故則人未能遽信故必已日然後人心信從元亨利貞悔亡弊壞而後革之革之所以致其通也故革之而可以大亨革之而利於正道則可久而得去故之義无變動之悔乃悔亡也革而无甚益猶可悔也況（一有字）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甚哉革道之難也天下之事不和則革和則无革是革之繫乎時者也聖人以道論之乖於道則革不乖於道則不革是革又繫乎聖人也然方革之初固不能使天下之盡信俟其盡信則失時矣故聖人觀當革之時盡其在我所以革之之道雖衆所未孚革已則其孚必矣無得革之道故也故卦辭首言已日乃孚以明革道之難也革道如之何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大德也元欲也革之而不失天德是可革也故革之而當已日可孚其悔亦亡矣革之而失天德是不可革也不可革而革則革之不當已日不孚必有大咎不止於其悔不亡而已悔亡者凡欲革者皆以有悔而革是以革之當則能亡其悔也 易說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乃亡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明道先生曰息訓爲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一事生中无間斷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澤火相滅息又二女志不相得故爲革息爲止息又爲生息物止而後有生故爲生義革之相息謂止息也○事之變革人心豈能便信必終日而後孚在上者於改爲之際當詳告申令至於已日使人信之人心不信雖強之行不能成

也先王政令人心始以爲疑者有矣然其久也必信終不孚而成善治者未之有也○文明以說以卦才言革之道也離爲文明兌爲說文明則理无不盡事无不察說則人心和順革而能照察事理和順人心可致大亨而得貞正如是變革得其至當故悔亡也天下之事革之不得其道則反致弊害故革有悔之道唯革之至當則新舊之悔皆亡也○推革之道極乎天地變易時運終始也天地陰陽推遷改易而成四時萬物於是生長成終各得其宜革而後四時成也時運既終必有革而新之者王者之興受命於天故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天道變改世故一作事遷易革之至大也故賛之曰革之時大矣哉並易傳○革言水火相息息止息也既有止息之理亦有生息之理周行己錄

龜山楊氏曰或問成湯放桀曰予有慙德何也曰橫渠嘗言湯武之功聖人之不幸也若論君臣之義則爲臣而事其君當使其君如堯舜乃是旣不能使其君如堯舜至其君得罪於天下而放之豈其所欲哉成湯之事以言順乎天而應乎人何慙

之有然自人情觀之旣以堯舜之禪爲盡善則征誅而有天下安能无愧乎語錄

白雲郭氏曰息滅也非生息也水火之性以勝相滅然有相違者則不息也不幸如二女同居而不能相違其志復不相得則必革而息矣已日乃孚言革而後信之也文明以說大亨以正然後革而當其悔乃亡非文明以說大亨以正則知其革必不當其悔不能亡矣文明故見於未革之先說故孚於已革之後大亨故能終革之道正故能明革之公以是爲當而悔亡則革之道其難矣哉然天地尚有革而不能廢況人道乎此湯武革命所以不能自已也惟順天故元亨利貞惟應人故已日乃孚上能順天下能應人故悔亡能此則爲湯武不能此是簒也且桀紂之君上則得罪於天下則結怨於民湯武知當革之時盡所以革之之道以順天應人而已曾无私欲焉此革之道也是以革通天道非止人事改更而已故曰大矣哉易說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伊川先生曰水火相息爲革革變也君子觀變革之象推日月星辰之遷易以治歷數明四時之序

也夫變易之道事之云主大理之至明跡之至著莫
如四時觀四時而順變革則與天地合其序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革天道也非人力也天道謂之革人
力為之則曰基也惟革本天道故卦具四德而彖
言治歷明時聖人所以明天道而欽授之此革之
所以為大也易說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象曰鞏用黃牛不可以有為也
伊川先生曰變革事之大也必有其時有其位有
其才審慮而慎動而後可以无悔九以時則初也
動於事初則无審慎之意而有躁易之象以位則
下也无時无援而動於下則有僭妄之咎而无體
勢之重以才則離體而陽也離性上而剛體健皆
速於動也其才如此有為則凶咎至矣盖剛不中
而體躁所不足者中與順也當以中順自固而无
妄動則可也鞏局束也革所以包束黃中色牛順
物鞏用黃牛之革謂以中順之道自固不妄動也
不云吉凶何也曰妄動則有凶咎以中順自固則
不革而已安得便有吉凶乎○以初九時位才皆
不可以有為故當以中順自固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賤而无應非大有以正之德中堅自

守不可有為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有革者有革之者有從革者有輔
君之革者諸爻之義不同初九在下非能革人亦
非人所革者從革而已故固用黃牛之革黃中色
也牛順物也戒其用中而順從是以不可有為也
不可戒辭也初九雖非可為之爻聖人之辭又所
以戒不知革道者也易說
六二巳日乃革之征吉无咎象曰巳日革之行有嘉
也
伊川先生曰以六居二柔順而得中正又文明之
主上有剛陽之君同德相應中正則无偏蔽文明
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无違悖時可矣
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然臣道不當為
革之先又必待上下之信故巳日乃革之也如二
之才德所居之地所逢之時足以革天下之弊新
天下之治當進而上輔於君以行其道則吉而无
咎也不進則失可為之時為有咎也以二體柔而
處當位體柔則其進緩當位則其處固變革者事
之大故以此戒二得中而應剛未至失於柔也聖
人因其有可戒之疑而明其義耳使賢才不失可

爲之時也○已日而革之征則吉而无咎者行則有嘉慶也謂可以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事處而不行是无救弊濟世之心失時而有咎也易說

橫渠先生曰俟上之唱革而往應柔中之德所之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得君得位柔順中正可以革矣而臣道不當先君故君已革而後乃革之也已日乃革之非從君之革也謂終君之事而革天下也是以進則吉而无咎已日革之則盡臣道故其行有嘉君未革而革之則失君臣之道非嘉也易說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伊川先生曰九三以剛陽爲下之上又居離之上而不得中躁動於革者也在下而躁於變革以是而行則有凶也然居下之上事苟當革豈可不爲也在乎守貞正而懷危懼順從公論則可行之不疑革言謂當革之論就成也合也審察當革之言至於三而皆合則可信也言重慎之至能如是則必得至當乃有孚也已可信而衆所信也如此則可以革矣在革之時居下之上事之一作有當革若畏懼而不爲則失時爲害唯當愼重之至不自任其剛明審稽公論至於三就一作復而後革之則无過矣○稽之衆論至於三就事至當也又何之矣乃俗語更何往也如是而行乃順理時行非己之私意所欲爲也必得其宜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文明炎上剛陽之德進而之兌兌內柔外剛勢窮必反故以征則凶能守正戒懼文命告之此三革言彼三從命必然可信之理也一去征則雖正而危易說

白雲郭氏曰革之爲卦上則九五下則六二爲革之主三不中而用剛非革之主也故以革道進則凶以革道守則厲不知革不可妄爲有天道存焉非九三用剛炎上之性可自任之時也首言征凶貞厲蓋九三之象如此下言革言三就有孚則明革之卦辭言三就之道也三就有孚者謂元亨利貞悔亡及巳日乃孚也三者皆得之是爲三就也故進則无凶貞則无厲九三既非其位又非其人而捨革言三就之道則又何之乎宜其征則凶貞則厲是誠不若初九鞏用黃牛之革矣易說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革之盛也陽剛革之才也離下體而進上體革之時也居水火之際革之勢也得近君之位革之任也下无係（一有所字）應革之志也以九居四剛柔相際革之用也四既具此可謂當革之時也事之可悔而後革之革之而當其悔乃亡也革之既當唯在處之以至誠故有孚則改命吉改命改爲也謂革之也既事當而弊革行之以誠上信而下順其吉可知四非中正而至善何也曰唯其處柔也故剛而不過近而不逼順承中正之君乃中正之人也易之取義无常也隨時而已○

改命而吉以上下信其志也誠既至則上下信矣（一作也）革之道以上下之信爲本不當不孚則不信當而不信猶不可行也況不當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約己居陰心无私係革而必當見孚於衆改命倡始信己可行故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近君而用柔輔君之革者也輔君之革非自用也故其悔可亡而上下信之是以有孚改命吉也不曰革而曰改命者四不若二之中正不能行巳日乃革之大特可奉行改命而已猶之出納之臣也書曰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然則出納王命以信爲主此九四所以有有孚信志之辭信志者志可信於人者也（易說）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以陽剛之才中正之德居尊位大人也以大人之道革天下之事无不當也无不時也所過變化事理炳著如虎之文采故云虎變龍虎大人之象也變者事物之變曰虎何也曰大人變之乃大人之變也以大人中正之道（一作德）變革之炳然昭著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天下必信也天下蒙大人之革不待占決知其至當而信之也○

事理明著若虎文之炳煥明盛也天下有不孚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剛居尊說而唱下爲衆所覩其文炳然不卜而孚望之可信下觀而化革著盛焉○虎變文章大故明豹變文章小故蔚（並易說）○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正蒙）

白雲郭氏曰盛矣哉九五之革也大人之道也且虎之文炳然而易見大人之道文明而可觀使天下曉然知大公至正革命之當无陰謀可疑之事以順天應人則天下不必占決而信之也昔湯征自

葛而天下信之豈大人虎變未占有孚之道歟（易說）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象曰君子豹
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伊川先生曰革之終革道之成也君子謂善人良
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小人昏
愚難遷者雖未能心化亦革其面以從上之教令
也龍虎大人之象故大人云虎君子云豹也人性
本善皆可以變化然有下愚雖聖人不能移者以
堯舜為君以聖繼聖百有餘年天下被化可謂深
且久矣而有苗有象其來格烝乂蓋亦革面而已

小人既革其外革道可以為成也苟更從而深治
之則為已甚已甚非道也故至革之終而又征則
凶也當貞固以自守革至於極而不守以貞則所
革隨復變矣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已革則患
乎不能守也故革之終戒以居貞則吉也居貞非
為六戒乎曰為革終言也莫不在其中矣人性本
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
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一无也字）
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无不可移者雖昏愚之
至皆可漸磨而進也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
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
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暴自棄者非必皆昏愚
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
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
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
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
之罪也○君子從化遷善成文彬蔚章見於外也
中人以上莫不變革雖（一作唯）不移之小人則亦不
敢肆其惡革易其外以順從君上之教令是革面
也至此革道成矣小人勉而假善君子所容也更

往而治之則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容顏孟以上始可以觀若顏
子變則必大變即大人虎變虎變則其文至也如
此則不待占而有信君子所至之分以致文則足
以為斑斑之縟革面而聽命已不敢犯此所謂盡
飾之道斯行者遠矣然猶是就小成上以致其文
顏子地位於豹變已為屑就未必肯於此發見此
所以如愚愚雖是於吾言无所不說然必夫子省
其私始知不愚察其人焉惟是徇內尚質爾然發
則不小發大抵止乃有光明艮曰時止則止時行

則行其道光明形則著著則明必能止則有光明
令作事特未決蓋非止也止乃決爲然後就其上
文章顏子見其進未見其止未止故未發見其所
止又必欲如所期蓋未見夫子着心處故未肯止
是之謂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勿用學者至此
地位亦必如愚然顏子學舉措亦无不致文中節
處自是謂博我以文則文豈不足但顏子不以爲
意所謂有若无實若虛也有顏子之心則不爲顏
子之文可也○以柔爲德不及九五剛中炳明故但
文章蔚縟能使小人改顏而從也 易正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革道既成君子小人皆從九五
大人而革者也君子彌中彪外至誠以從君故其
文蔚然以成豹變炳者文之著明也蔚者文之茂
密也豹與虎相類蓋言從君之德也詩所謂濟濟
多士秉文之德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是也小人雖
无德自將亦能革面從君不失順從之道此所以
爲革道之成也革道既成則无革矣猶欲以革進
則凶惟能居守其貞是以吉也書曰夏迪簡在王
庭豈豹變之君子乎 易說

䷱ 巽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鼎序卦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
鼎之爲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爲熟易堅而爲柔
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爲用而不相害是能
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爲卦上離下巽所以爲鼎
則取其象焉取其義焉取其象者有二以全體言
之則下植爲足中實爲腹中實受物在中之象對
峙於上者耳也橫亘乎上者鉉也鼎之象也以上
下二體言之則中虛在上下有足以承之亦 一无亦字
鼎之象也取其義則木從火也巽入也順從之義

以木從火爲燃之象火之用唯燔與烹燔不假器
故取其烹象而爲鼎以木巽火烹飪之象也制器取
其 一作諸 象也乃象器以爲卦乎曰制器取於象也
象存乎卦而卦不必先器聖人制器不待見卦而
後知象以衆人之不能知象也故設卦 一无卦字 以示
之卦器之先後不害於義也或疑鼎非自然之象
乃人爲也曰固人爲也然烹飪可以成物形制如
是則可用此非人爲自然也在井亦然器雖在卦
先而所取者乃卦之象卦復用器以爲義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易六十四卦其在鼎也取象爲備 語錄

鼎元吉亨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止當云元亨文羨吉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彖復止云元亨其羨明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以器物名卦者井鼎二卦而已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二卦以器者以明道器皆一也由道可見器由器可推道也井以不改爲德以動出爲功井之道也鼎用以亨上帝養聖賢鼎之道也伊川謂吉爲羨字卦才可以致元亨未便有元吉也易說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伊川先生曰卦之爲鼎取鼎之象也鼎之爲器法卦之象也一作法象之器也有象而後有器卦復用器而爲義也鼎大器也重寶也故其制作形模法象尤嚴鼎之名正也古人訓方方實正也以形言則耳對植於上足分峙於下周圓內外高卑厚薄莫不有法而至正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故鼎者法象之器卦之爲鼎以其象也○以二體言鼎之用也以木巽火以木從火所以亨飪也鼎之爲器生人所賴至切者也極其用之大則聖人亨以享上帝大亨以養聖賢聖人古之聖王大言其廣○上旣言鼎之用矣復以卦才言人能如卦之才可以致元亨也下體巽爲巽順於理離明而中虛於上爲耳目聰明之象凡離在上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在下之物乃居尊位進而上行也以明居尊而得中道應乎剛能用剛陽之道也五居中而又以柔而應剛爲得中道其才如是所以能元亨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井鼎皆物也彖於鼎言鼎象而於井不言象者蓋井之象水在下今取於巽乎水而上水之義非象也鼎取以木巽火亨飪之象故曰鼎象也聖人之亨豈口腹之奉而已哉亨上帝養聖賢而已亨上帝交天也養聖賢交人也交通天人則亨飪之用大矣巽而耳目聰明者人君之視聽以天而其明四目達四聰也以人能享上帝養聖賢則其耳目聰明之用廣大矣故可以垂旒充耳而聽天下也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五之德也自聖人亨以享上帝以至得中而應乎剛皆致元亨之道也易說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伊川先生曰木上有火以木巽火也烹飪之象故爲鼎君子觀鼎之象以正位凝命鼎者法象之器其形端正其體安重取其端正之象則以正其位謂正其所居之位君子所處必正其小至於席不正不坐毋跛毋倚取其安重之象則以凝其命令安重其命令也凝聚止之義謂安重也今世俗有凝然之語以命令而言耳凡動爲皆當安重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正始而取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能革物而已君子法之何取於正位凝命哉究鼎之用上足以享上帝下足以養聖賢雖人君垂旒充耳而聰明无不及焉故君子正其位以成命以成垂拱无爲之治者如此 易說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鼎下趾之象也上應於四趾而向上顛之象也鼎覆則趾顛趾顛則覆其實矣非順道也然有當顛之時謂傾出敗惡以致潔取新則可也故顛趾利在於出否否惡也四近君大臣之位初在下之人而相應乃上求於下下從其上也上能用下之善下能輔上之爲可以成事功乃善道如鼎之顛趾有當顛之時未爲悖理也得妾以其子无咎六陰而卑故爲妾得妾謂得其人也若得良妾則能輔助其主使无過咎也子主也以其子致其主於无咎也六陰居下而卑巽從陽妾之象也以六上應四爲顛趾而發此義初六本无才德可取故云得妾言得其人則如是也○鼎覆而趾顛悖道也然非必爲悖者蓋有傾出否惡之時也○去故而納新瀉惡而受美從貴之義也應於四上從於貴者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牽於上必有義乃可鼎顛趾必出否妾從子貴必以有子乃不悖於義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趾下道也凡物之顛趾皆悖也惟鼎之用初必顛趾利於出敗惡以致潔取新故在鼎獨爲未悖也妾下人也使妾有子悖也子足以奉祭祀承先祖亦未悖之道也是以无咎以從貴者否爲賤而潔新爲貴也 易說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象曰鼎有實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實居中鼎中有實之象鼎之有實上出則爲用二陽剛有濟用之才與五相應上從六五之君則得正而其道可亨然與初密比陰從陽者也九二居中而應中不至失正己雖自守彼必相求故戒能遠之使不來即我則吉也仇對也陰陽相對之物謂初也相從則非正而害義是有疾也二當以正自守使之不能來就己人能自守以正則不正不能一有以字就之矣所以吉也○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二能不暱於初而上從六五之正應乃是慎所之也○我仇有疾舉上文也我仇對己者謂初也初比己而非正是有疾也既自守以正則彼不能即我所以終无過尤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中故有實實而與物競則所喪多矣故所之不可不慎也我仇謂三也三爲革爲塞固己路而爲患者也使其有疾而不能加我則美實可保而吉可致也然四亦惡三三常懼焉是有疾而无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陽爲實而陰爲虛九二剛中故爲有實明鼎之方用非虛鼎也仇爲我之害者也虛則方有容故害我者不來實則盈滿之時故害我者必至必使我仇不我能即然後吉此聖人持滿之戒也古之人爵高禄厚不免凶禍者多矣皆仇能即之故也仇非一也既滿而仇人則人爲仇既滿而驕則驕爲仇既滿而貪則貪爲仇凡能害我者无彼无此皆仇也是以古之君子慎之欹器之戒以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九二之仇不我能即者用中故也象言慎所之者方是時尤當慎其所之也之怨耦之驕之貪皆所之也有所之則有所致鼎既有實何致之有是求益也盈而求益損之道也故害且志焉是以君子慎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者仇雖有害我之理然我能用中則仇自病之而不我能即故終吉而无尤矣易說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伊川先生曰鼎耳六五也五爲鼎之主三以陽居巽之上剛而能巽其才足以濟務然與五非應而不同五中而非正三正而非中不同也未得於君者也不得於君則其道何由而行革變革爲一作謂異也三與五異而不合也其行塞不能亨也不合於

君則不得其任无以施其用膏甘美之物象祿位
雉指五也有文明之德故謂之雉三有才用而不
得六五之祿位是不得雉膏食之也君子蘊其德
久而必彰守其道其終必亨五有聰明之象而三
終上進之物陰陽交暢則雨方雨且將雨也言五
與三方將和合虧悔終吉（一无此二字）謂不足之悔（一再
有不足之悔字）終當獲吉也三懷才而不偶故有不足之
悔然其有陽剛之德上聰明而下巽正終必相得
故吉也三雖不中以巽體故无過剛之失若過剛
則豈能終吉○始與鼎耳革異者失其相求之義

也與五非應失求合之道也不中非同志之象也
是以其行塞而不通然上明而下才終必和合故
方雨而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耳革行塞處二陽之間上下俱實也
上下革塞則雖有美實而不見取若二使應五四
使應初則其悔可虧故曰方雨虧悔能終不固塞
其路則吉可召也革塞之則失其義矣以陽居陽
承乘皆剛悔也有九四之革其行不得上通此鼎
耳之失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鼎以虛中故能受耳以虛中所以納

鉉九三居下體之上有鼎耳之象以陽居陽其實
甚矣不能虛中以待是所以鼎道革而其行塞也
凡物之行以足獨鼎待鉉故以耳耳實則其行塞
其行塞則不爲用雖有雉膏烏得而食之雉文明
之物也離之象也膏祿食也上有文明之君至美
之祿其行既塞不可得而食也必待陰陽之和然
後虧悔而終吉矣豈高明柔克之戒乎失其義者
失鼎耳虛中之義也（易說）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象曰覆公餗信如何
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任天下之事者也天下
之事豈一人所能獨任必當求天下之賢智與之
協力得其人則天下之治可不勞而致也用非其
人則敗國家之事貽天下之患四下應於初初陰
柔小人不可用者也而四用之其不勝任而敗事
猶鼎之折足也鼎之折足也鼎折足則傾覆公上
之餗餗鼎實也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
非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
渥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
而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

蔽於所私德薄知小也○大臣當天下之任必能成天下之治安則不誤君上之所倚下民之所望與己致身任道之志不失所期乃所謂信也不然則失其職誤上之委任得爲信乎故曰信如何也易並傳

白雲郭氏曰二與四同功之爻也二方有持滿之戒愼其所之故四以近君而任天下之重曾不自量其力至於喪身敗事沾汙狼籍其凶甚矣信如何者言力小任重之理信當如何言必至於敗喪也易說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伊川先生曰五在鼎上耳之象也鼎之舉措在耳爲鼎之主也五有中德故云黃耳鉉加耳者也二應於五來從於耳一作五者鉉也二有剛中之德陽體剛中色黃故爲金鉉五文明得中而應剛二剛中巽體而上應才无不足也相應至善矣所利在貞固而已六五居中應中不至於失正而質本陰柔故戒以貞固於中也○六五以得中爲善是以中爲實德也五之所以聰明應剛爲鼎之主得鼎之道皆由得中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故其耳黃體柔故其鉉金柔故利於貞一作利於正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文明之主柔順居中故有黃耳金鉉之象蓋耳中也中則虛故能納鉉金堅剛也故足與有行以正如是爲鼎道備矣固守是道終无華耳折足之害也中以爲實者六五陰虛以黃中之德爲實也亦猶坤之六五美在其中之道也易說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伊川先生曰井與鼎以上出爲用處終鼎功之成也在上鉉之象剛而溫者玉也九雖剛陽而居陰

履柔不極剛而能溫者也居成功之道唯善處而已剛柔適宜動靜不過則爲大吉无所不利矣在上爲鉉雖居无位之地實當用也與它卦異矣井亦然○剛而溫乃有節也上居功成致用之地而剛柔中節所以大吉无不利也井鼎皆以終爲成功而鼎不云元吉何也曰井之功用皆在上出又有博施有常之德是以元吉鼎以烹飪爲功居上爲成德與井異以剛柔節故得大吉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上能貞潔如玉以成鼎道不牽於陰柔以固其節則吉无不利鼎象也足陰腹陽

耳虛鉉剛故曰剛柔節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上九鼎道大成剛柔適宜故得玉鉉之象玉剛而溫非一於剛者也是以大吉无不利與井之上六元吉在上之義同剛柔節者以剛節柔以柔節剛相與以相濟猶所謂欲剛以柔守之之意也九三剛過於中无節也九四用剛自任之過无節也故獨上九得剛柔之節而盡玉鉉之美以成鼎道之吉斯爲至矣易說

震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震序卦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鼎者器也震爲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爲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爲相繼之義震之爲卦一陽生於二陰之下動而上者也故爲震震動也不曰動者震有動而奮發震驚之義乾坤之交一索而成震生物之長也故爲長男其象則爲雷其義則爲動雷有震奮之象動爲驚懼之義易傳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伊川先生曰陽生於下而上進有亨之義又震爲動爲恐懼爲有主震而奮發動而進懼而脩有主而保大皆可以致亨故震則有亨○當震動之來則恐懼不敢自寧旋顧周慮一作周旋顧慮虩虩然也虩虩顧慮不安之皃蛇虎謂之虩者以其周環顧慮不自寧也處震如是則能保其安裕故笑言啞啞啞啞言笑和適之皃○言震動之大而處之之道動之大者莫若雷震爲雷故以雷言雷之震動驚及百里之遠人无不懼而自失雷聲所及百里也唯宗廟祭祀執匕鬯者則不致於喪失人之致其

誠敬莫如祭祀匕以載鼎實升之於俎鬯以灌地
而（一无而字）降神方其酌祼以求神薦牲而祈饗盡其
誠敬之心則雖雷震（一作霆）之威不能使之懼而失
守故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唯誠敬而已此
處震之道也卦才无取故但言處震之道（易正傳）
白雲郭氏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自乾坤
而來變之始者莫先於震故爲動之始然乾坤震
動之始其來方興莫測是以有震驚之象曰亨者
天下之理不動則不亨故天地萬物待震而後亨
也自震來虩虩皆主人事而言虩虩恐懼之貌啞
啞和樂之意因震動而恐懼則長慮却顧終无危
亡之失是以後獲笑言和樂之吉也震驚百里不
喪匕鬯者雖有大震恐不失主祭之道蓋知恐懼
脩省而已主祭長子之事也然則文武始於憂勤
終於逸樂其亦震來虩虩笑言啞啞之義乎（易說）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
祭主也
伊川先生曰震自有亨之（一无之字）義非由卦才震來
而能恐懼自脩自愼則可反致福吉也笑言啞啞

言自若也（一作啞啞笑言自若也）由能恐懼而後自處有法
則也有則則安而不懼矣處震之道也○雷之震
及於百里遠者驚邇者懼言其威遠大也○彖文
脫不喪匕鬯一句卦辭云不喪匕鬯本謂誠敬之
至威懼不能使之自失彖以長子宜如是因（一有以字）
承上文用長子之義通解之謂其誠敬能不喪匕
鬯則君出而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也長子如
是而後可以守世祀承國家也（易正傳）
橫渠先生曰此卦純以君出子在而言則震之體
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
共國之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震來虩虩因恐懼而致福笑言啞啞
和樂而未嘗失則驚遠懼邇言震之大遠邇皆及
之也震之爲卦內外重震故有遠邇大震之象遠
邇大震而能不喪匕鬯此其所以可守宗廟社稷
爲祭主也匕者挑鼎之器所以載鼎實而致之俎
鬯香酒所以灌地降神皆主祭之事也（易說）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脩省
伊川先生曰洊重襲也上下皆震故爲洊雷雷重
仍則威益盛君子觀洊雷威震之象以恐懼自脩

脩脩省也君子畏天之威則脩正其身思省其過
咎而改之不唯雷震凡遇驚懼之事皆當如是 易傳
白雲郭氏曰洊重也上下皆震威益盛也當是時
也知恐懼畏天脩德省身故可以无過而不至於
危亡苟不知恐懼脩省之戒則危亡必矣 易說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象曰震來虩虩恐致
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成震之主致震者也在卦之下
處震之初也知震之來當震之始若能以為恐懼
而周旋顧慮虩虩然不敢寧止則終必保其安吉

故一作然後笑言啞啞也○震來而能懼周顧則无
患矣是能因恐懼而反致福也因恐懼而自脩省
不敢違於法度是由震而後有法則故能保其安
吉而笑言啞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恐懼脩省於前則必獲和樂笑言之
吉於後理之必然也初九震動之初恐懼脩省不
可緩也過此則危矣故於初言之 易說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象曰震
來厲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善處震者也而乘初

九之剛九震之主震剛動而上奮孰能禦之厲猛
也危也彼來既猛則己處危矣億度也貝所有之
資也躋升也九陵陵之高也逐往追也以震來之
厲度不能當而必喪其所有則升至高以避之也
九言其重崗陵之重高之至也九重之多也如九
天九地也勿逐七日得二之所貴者中正也遇震
懼之來雖量勢巽避當守其中正无自失也億知
必喪也故遠避以自守過則復其常矣是勿逐而
自得也逐即物也以己即物失其守矣故戒勿逐
避遠自守處震之大方也如二者當危懼而善處

者也卦位有六七乃更始事既終時既易也不失
其守雖一時不能禦其來然時過事已則復其常
故云七日得○當震而乘剛是以彼厲而己危震
剛之來其可禦乎 易傳
橫渠先生曰初動而之上故曰躋于九陵億必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震之動自下而上在震之初猶欲恐
懼脩省況二之乘剛乎故震來得危厲而喪失隨
之也躋于九陵避其來也不知脩省而避非其道
也故不待逐而七日可得言不可避也七日一卦

之復後則自來矣 易詳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蘇蘇神氣緩散自失之狀三以陰居
陽不正處不正於平時且不能安況處震乎故其
震懼而蘇蘇然若因震懼而能行去不正而就正
則可以无過眚過也三行則至四正也動以就正
爲善故二勿逐則自得三能行則无眚以不 一有中字
正而處震懼有眚可知○其恐懼自失蘇蘇然由
其所處不當故也不中不正其能安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蘇蘇亦索索之義處非其地故危困

不一能懼而改行則无眚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震自初動六三遠於動者而能蘇蘇
然畏懼不自安是以行而无過眚也不敢自安者
知位之不當亦所謂知懼者也 易說
九四震遂泥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居震動之時不中不正處柔失
剛健之道居四无中正之德陷溺於重陰之間不
能自震奮者也故云遂泥泥滯溺也以不正之陽
而上下重陰安能免於泥乎遂无反之意處震懼
則莫能守也欲震動則莫能奮 也震道亡矣豈復

能光亨也○陽者剛物震者動義以剛處動本有
光亨之道乃失其剛正而陷於重陰以致遂泥豈
能光也云未光見陽剛本能震也以失德故泥耳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衆陰之中爲衆附比剛陽之德而
以位陰故泥而未光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處多懼之地陷於重陰之間无
中正之德以自將故不能有行而遂泥也滯溺不
自振又安有光亨之道乎 易說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

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雖以陰居陽不當位爲不正然
以柔居剛又得中乃有中德者也不失中則不違
於正矣所以中爲貴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
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
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
於中於六二六五可見五之動上往則柔不可居
動之極下來則犯剛是往來皆危也當君位爲動
之主隨宜應變在中而已故當億度无喪失其所
有之事而已所有之事謂中德苟不失中雖有危

一有終字不至於凶也億度謂圖慮求不失中也五所以危由非剛陽而无助若以剛陽有助爲動之主則能亨矣往來皆危時則甚難一作艱但期於不失中則可自守以柔主動固不能致亨濟也○往來皆厲行則有危也動皆有危唯在无喪其事而已其事謂中也能不失其中則可自守也大无喪以无喪爲大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懼往亦厲懼來亦厲能行已以危則富貴可保故曰无喪有事猶云不失其所有也以其乘剛故危以其在中故无喪禍至與不至皆懼則无喪有事 一有云懼陰之中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以來厲而喪則五之往來皆厲宜其大有喪也得无喪有事亦幸矣有事者其事也謂六五之君事也象言危行者往來皆厲行則危也六五往而上則卽柔來而下則乘剛皆喪有事之道是以知其危也六五位雖不正而用中焉其事既不失中道雖涉危行可以大无喪矣以无喪爲大則知喪之亦大也億者恐懼𢡟嘆之辭說者或爲辭或爲萬億或爲億度其義頗不能通爲辭近之 易說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伊川先生曰索索消索不存之狀謂其志氣如是六以陰柔居震動之極其驚懼之甚志氣殫索也矍矍不安定皃志氣索索則視瞻徊徨以陰柔不中正之質而處震動之極故征則凶也震之及身乃于其躬也不于其躬謂未及身也鄰者近於身者也能震懼於未及身之前則不至於極矣故得无咎苟未至於極尚有可改之道震終當變柔不固守故有畏一作見鄰戒而能變之義聖人於震終示人知懼能改之義爲勸深矣婚媾所親也謂同動者有言有怨咎之言也六居震之上始爲衆一作震動之首今乃畏鄰戒而不敢進與諸處震者異矣故婚媾有言也○所以恐懼自失如此以未得於中道也謂過中也使之得中則不至於索索矣極而復征則凶也若能見鄰戒而知懼變於未極之前則无咎也上六動之極震極則一作之終有變義也 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危以動懼以語不交而求則民弗與

也故以征則凶能以鄰爲懼則可免咎鄰謂五也五旣附四已或與焉則招悔而有言矣能以鄰爲戒不待及身而戒則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震之極无中以自守內積驚懼失所處之道是以志氣索索然而其聽視亦矍矍而不安也能止而守不過驚懼而已以征則凶也震驚之來未及其身方及其隣能畏懼而戒之如此則无咎矣蓋先時而懼未至於極故也婚媾所親也有言失之小也處震之極得无大咎足矣小有言蓋不可得而免也象言中未得者以失中道故索索然也震卦言虩虩啞啞蘇蘇索索矍矍與二五之言億諸卦皆无其義雖多恐懼之貌亦於爻義各有辨也 易說

䷳ 艮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艮序卦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艮者止也不曰止者艮山之象有安重堅實之意非止義可盡也乾坤之交三索而成艮一陽居二陰之上陽動而上進之物旣至於上則止矣陰者靜也上止而下靜故爲艮也然則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 易傳 ○看一部華嚴經（一本作法華）經不如看一艮卦（經只言一止觀）○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並語錄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明道先生曰艮其背止於所不見也 劉絢師訓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物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无事矣无事

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答横渠書
伊川先生曰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无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无我則止矣不能无我无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内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一无也字易傳○艮其背乃止也背无欲无思也故可止陳氏拾遺
兼山郭氏曰艮止也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耳目口鼻皆有欲也至於背則无欲也矣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止其止矣不見其人止於行矣内外兼止故人欲自滅而天理因存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此其背之義乎自一身言之庭與四海皆一也聖人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皆行其庭之事也此道可明以理不可窮以

辭即所謂中庸之道也艮止圖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艮與畜止之義何異曰畜止者制畜之義力止之也艮止者安止之義止其所也雍曰艮止之義最爲近道而知之行之者鮮且天下之欲无窮而人每患於不能止者蓋不知无欲之地而止之也有欲而止之大畜是也故有説輹豶豕之象伊川所謂力止之者也止於无欲之地所謂艮其背也人之有目欲於色者也耳欲於聲者也口欲於味者也鼻欲於臭者也至於背則无見无知故无欲常與物背馳而不相向使欲无自而生故得安於止之道一身且不獲況外物乎内欲不動則外境不入是以行其庭不見其人也不獲其身忘我也不見其人忘人也忘我者在止之止也忘人者在行之止也以止而忘我之止施之於行施之於人皆一也内外兼止則人欲自滅而天理固存是以无咎孟子言養心莫善於寡欲與艮其背之義正同易説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明道先生曰艮其止止其所也八元有善而舉之
四凶有罪而誅之各止其所也釋氏只曰止安知
止乎(劉絢所錄)○艮其止止其所也各止其所父子止
於恩君臣止於義之謂艮(劉絢師訓)○艮止也止則便
生不止則不生(艮始終萬物語錄)

伊川先生曰艮爲止止之道唯其時行止動靜不
以時則妄也不失其時則順理而合義在物爲理
處物爲義動靜合理義不失其時也乃其道之光
明也君子所貴乎時仲尼行止久速是也艮體篤
實有光明之義○艮其止謂止之而止也止之而
〈大易粹言五〉 〈四〉 七
能止者由止得其所也止不得其所則无可止之
理夫子曰於止知其所止謂當止之所也夫有物
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
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
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唯
止之各於其所而已○上下敵應不相與也以卦
才言也上下二體以敵相應无相與之義陰陽相
應則情通而相與乃以其敵故不相與也不相與
則相背爲(一作與)艮其背止之義(一有同字)也○是以不
獲其身止无咎也相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

以能止能止則无咎也(易傳)○聖人只言止所謂
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
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
之人多不能止(劉元承手編)○艮其背止欲於无見若
欲見於彼而止之所施各異若艮其止止其所也
止各當其所也聖人所以應萬變而不窮(一作勞)者
事各止當其所也若鑒在此而物之姸媸自見於
彼也聖人不與焉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時行對時
止而言亦止其所也動靜不失其時皆止其所也
(陳氏拾遺)
〈大易粹言五〉 〈艮五〉
橫渠先生曰雖處喧閙亦无害於爲學有人於此
或日月而至焉亦有終日而不至者及其久也去
者常少若居於家聞嬰孩之啼則有不忍之心聞
奴婢喧哭則猶有不容之意至於市井紛置一不
與我事何傷於存誠養志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夫入它人之庭不見其人
可止也艮其背至近於人也然且不見以其上下
无應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
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它人

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寘其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易說○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蓋正

彖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後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經筵

白雲郭氏曰夫止有止之止有行之止行止之間又有時焉蓋行止係乎時而不係乎止也止所以應行止者也時所以爲行止者也是則艮止之止在我而行止之止則在彼矣行止爲時則艮止爲道矣故彖言時止則止又曰艮其止所以兼明行二義也且艮之道時方止則止其止時方行則行其止行止在時艮止在此在時者不可必在此者可必不以在此之必而易時之不可必則止道盡矣是以艮止之中復有行而行止之行復有艮之止是所謂行其道者也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是皆以止道應時也莊子曰寧其死而其骨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是爲知止不知行有我廢時者也欲孰甚焉且天下之欲常生於必而无欲生於不必孔子所以毋必者止其欲也莊子不知必之可止而欲必其生之樂是以失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之義老氏有曰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莊子又曰焚符破璽剖斗折衡彼時有之而我絕之欲不在時與物而在我也易在彼之欲而爲我之欲其惑甚矣故雖艮止之道聖人不能廢時老莊氏未之知也動靜統言之也行止亦動靜也動靜俱不失時其道至矣故光明也道大成則明故中庸曰誠則明其道光明則艮道大成矣艮始於止施之於行止又施之於行止之時此所以爲大成也止其所者又言止无它義知其所而止之耳上下敵應不相與者艮之六爻皆敵也敵所以成艮也知敵而相與則爲交戰之道失艮止之義遠矣知敵而不相與則與敵背馳情欲自遠是以能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无咎也无咎者於道无失其爲義大矣易說○艮曰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雖止之道有行而行之時復有止焉
蓋艮以止爲主故也艮之止中庸之中是或一道
中庸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伊川先生曰上下皆山故爲兼山此而并彼爲兼
謂重複（一作複）也重艮之象也君子觀艮止之象而
思安所止不出其位也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
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
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易傳）○艮
思不出其位乃止其所也（陳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位所安之分也如素夷狄行乎夷狄
素患難行乎患難（易說）

白雲郭氏曰艮之爲卦上下皆艮故曰兼山下卦
內也內爲身上卦外也外爲人兼內外而統之所
以有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之象也止无它義止其
所而已以君子之位言之則思不出其位者亦止
其所也位非獨爵祿而已所守之分皆位也必曰
思者未有事之時也未有事之時則无欲矣待其
有欲而止則非艮也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然則艮之爲止其在茲時乎（易說）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伊川先生曰六在最下趾之象趾動之先也艮其
趾止於動之初也事止於初未至失正故无咎也
以柔處下當止之時也行則失其正矣故止乃无
咎陰柔患其不能常也不能固也故方止之初戒
以利在常永貞固則不失止（一作正）之道也○當止
而行非正也止之於初故未至失正事止於始則
易而未至於失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趾初象也凡動之先莫先於趾止於
動之先則易而止於既動之後則難止於其先故
得无咎止於既動之後不能无得失也利永貞者
利在久於其道而固守之也中庸曰予知擇乎中
庸而不能期月守也是不知利永者也又曰得一
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是能利貞者也象言未
失正者止於未動之先未有失正之事也小畜於
復自道言吉復於不遠復言元吉艮之初六有過
於二者而不言吉蓋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二卦之
復雖與止相近然有失而能止則謂之復凡言復
皆先失後得復則吉不復則凶吉凶可得而言也
艮其趾則止於未失得之前吉凶失得皆在所止

矣是以不言吉也然則艮之无咎豈不足於小畜與復之吉哉蓋不使累於得失而已故象言未失正則止於无失止於无失則未嘗有得矣然世多以吉爲過於无咎是不知吉與无咎自爲二道論有爲則莫善於吉論守道則无咎爲大是以易辭或言吉或言无咎或吉而无咎或凶而无咎不可同也易說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居中得正得止之道者也上无應援不獲其君矣三居下之上成止之主主乎止者也乃剛而失中不得止之宜剛止於上非能降而下求二雖有中正之德不能從也二之行止繫乎所主非得自由故爲腓之象股動則腓隨動止在股而不在腓也二既不得以中正之道拯救三之不中則必勉而隨之不能拯而唯隨也雖咎不在己然豈其所欲哉言不聽道不行也故其心不快不得行其志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无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所以不拯之而唯隨者在上者未能下隨也退聽下從也止易傳

横渠先生曰腓體之隨也不能禁其趾而徒止其腓腓所未聽故心不能快易說

白雲郭氏曰腓腨腸也下體之所主也上而股下而足皆隨之故爲六二之象也六二下卦之主也初六九三之所隨也六二雖居中得正得止之道然以柔用柔才有不足是以不能舉其隨而其心不快也方止之時忘我忘人而六二不拯其隨其心不快何哉蓋六二有爲之臣位也君子正心誠意之初故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及其道之大成施之於天下國家欲天下各安其所

止蓋伊尹使是君爲堯舜之君使是民爲堯舜之民孟子欲正人心之時而不能拯其隨者是以其心不快也此謂其隨失隨之義故君子其心不快象言未退聽謂隨者也易說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伊川先生曰限分隔也謂上下之際三以剛居剛而不中爲成艮之主決止之極也已在下體之上而隔上下之限皆爲止義故爲艮其限是確乎止而不復能進退者也在人身如列其夤夤膂也上

下之際也列絕其夤則上下不相從屬言止於下之堅也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一作其勢薰爍其中一有心字也○謂其固止不能進退危懼之慮常薰爍其中心也易止傳

橫渠先生曰一身而動止中列危至薰心易說

白雲郭氏曰不能止之於初至於三則難矣九三用剛有力止之象猶大畜說輹積豕之道也限所以制內外也內欲不出外境不入所謂艮其限也亦猶列身之夤而制其左右也厲薰心者常以危亡之憂薰爍其心使不忘也所謂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者也曰薰者與詩言憂心如薰同意凡此者皆以九三之止失於早辯故必極於用力以限止之方之初六則甚難矣然艮止之道行无不善是以六爻終无凶危特有難易之別也雖然止而言厲何也中庸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君子失性之危中庸謂之陷阱則艮之言厲一道也易說

六四艮其身无咎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伊川先生曰四大臣之位止天下之當止者也以陰柔而不遇剛陽之君故不能止物唯自止其身則可无咎所以能无咎者以止於正也言止其身无咎則見其不能止物施於政則有咎矣在上位而僅能善其身无取之甚也○不能為天下之止能止於其身而已豈足稱大臣之位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止於心故能艮其身咸之九四朋從爾思義近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初論四則初為早辯者也然有初之艮其趾然後四能艮其身先後之序理亦宜然艮其身則一身之內合於自然无不止也是以无咎止諸躬者謂能成己而已未能成物也易說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伊川先生曰五君位艮之主也主天下之止者也而陰柔之才不足以當此義故止以在上取輔一有之字義言之一无之字人之所當慎而止者唯言行也五在上故以輔言輔言之所由出也艮於一作其輔則不妄出而有序也言輕發而无序則有悔止之於輔則一作故悔亡也有序中節有次序也輔與頰舌

皆言所由出而輔在中艮其輔謂止於中也○五之所善者中也艮其輔謂止於中也言以得中為正止之於輔使不失中乃得正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施止於心而能止其言故悔可亡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一卦之主蓋主天下之止者也天下命令之所由出可不慎乎故艮其輔言有序而後悔亡也輔頰車也言之所出也有序中節也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有序者固如此也是以其悔可亡惟中正之君故能慎而止之如此庸主忽其言故天下亦共違之也觀舜命九官則知艮其輔言有序之道而商紂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无益謂暴无傷蓋有間矣豈孔子所謂喪邦之言哉 易說

上九敦艮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實居上而又成艮之主在艮之終止之至堅篤者也敦篤實也居止之極故不過而為敦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上 一无上字 九能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所以吉也六爻之德唯此為吉○天下之事唯終守之為難能敦於止有終者也上之吉以其能厚於終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居止之極止之過中者也過中則疑於有失矣然慎厥終惟其始者古人之戒有始有卒者聖人之事能過於止是厚於終也又安有失哉故言敦艮吉 易說

艮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漸序卦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以序爲漸今人以緩進爲漸進以序不越次所以緩也爲卦上巽下艮山上有木木之高而因山其高(一有而字)有因也其高有因乃其進有序也所以爲漸也(易傳)

漸女歸吉利貞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兼漸義而言也乾坤之變爲巽艮巽艮重而爲漸在漸體而言中二爻交也由二爻之交然後男女各得正位初終二爻雖不當位亦陽上陰下得尊卑之正男女各得其正亦得位也與歸妹正相對女之歸能如是之正則吉也天下之事進必以(一作有)漸者莫如女歸臣之進於朝人之進於事固當有序不以其序(一作漸)則陵節犯義凶咎隨之然以義之輕重廉恥之道女之從人最爲大也故以女歸爲義且男女萬事之先也(一有利貞字)諸卦多有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有其(一作不)事必貞乃得宜者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也所謂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必貞乃得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所以利者以其有貞者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利於如此貞正也蓋其固有非設戒也漸之義宜能亨而不云亨者蓋亨者通達之義非漸進之義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漸者天地之施交女歸吉進得位皆指六四(一作始)(易說)

白雲郭氏曰漸之進不速而不已也天地之道進皆有漸況人乎舉人道而言之則進之漸者无若女之歸也女歸不以漸則奔也漸則爲歸速則爲奔故女歸以漸爲吉也凡天下之進如女歸之漸无不吉也利貞者女歸之道正也固守之无不利矣然聖人制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之節其禮爲尤備是以知其漸也鴻之進也有于干于磐于木于陸之漸豈不猶女歸之禮乎故卦辭言女歸而爻明鴻漸其義一也伊川曰諸卦多言利貞而所施或不同有涉不正之疑而爲之戒者損之九二是也處陰居說故戒以宜貞也有其事

貞乃得其宜者大畜是也言所畜利於貞也有言
所以利者以其有貞漸是也言女歸之所以吉而
利者以如此貞也 易說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
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伊川先生曰如漸之義而進乃女歸之吉也謂正
而有漸也女歸爲大耳它進亦然○漸進之時而
陰陽各得正位進而有功也四復由上進而得正
位三離下而爲上遂得正位亦爲進得位之義一有
是往而有功也六字○以正道而進可以正邦國至於天下
也凡進於事進於德進於位莫不皆當以正也○
上去進得位往有功也統言陰陽得位是以進而
有功復云其位剛得中也所謂位者五以剛陽中
正得尊位也諸爻之得正亦可謂之得位矣然未
若五之得尊位故特言之○內艮止外巽順止爲
安靜之象巽爲和順之義人之進也若以欲心之
動則躁而不得其漸故有困窮在漸之義內止靜
而外巽順故其進動不有一作有字困窮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彖言漸之進如女之歸則吉所以明
卦辭也蓋世俗多失漸進之道獨女歸有漸存焉

耳進得位者先明女歸之漸而後言人之進也凡
人之進以漸得位則往有功蓋其進銳者其退必
速是以无功也進既以漸又能以正則可以正邦
所謂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也凡進以漸者必不
失正進不以漸而失正者多矣故孔子於漸進之
時又并進以正而言之也其位剛得中者言五之
德也止而巽動不窮者言漸以止巽而動是以其
進不窮也 易說
彖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伊川先生曰山上有木其高有因漸之義也君子
觀漸之象以居賢善之德化美於風俗人之進於
賢德必有其漸習而後能安非可陵節而遽至也
在己且然教化之於人不以漸其能入乎移風易
俗非一朝一夕所能成故善俗必以漸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可久之德難從无徵之德君子不
以責人君子以賢德自居不强率人待其心回故
善俗自然 一作不可推行无徵難從之德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則木之生未嘗
不以漸也有山之高而木生焉故其高无窮猶漸
之進其進有道故亦不窮也進之道何如止而巽

是也先有所止不爲妄進巽而入之則有漸矣居
賢德先有所止也善俗巽而入之也德非一日可
成也俗非一日可善也居賢德善俗文漸之義也
居賢德而後善俗蓋先自治而後治人彖所謂進
以正可以正邦之道也易以巽主風敎故此言善
俗易說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象曰小子之厲義
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漸諸爻皆取鴻象鴻之爲物至有時
而羣有序不失其時序乃爲漸也干水湄水鳥止
於水之湄水至近也其進可謂漸矣行而以時乃
所謂漸漸一无漸字進不失漸得其宜矣六居初至下
也陰之才至弱也而上无應援以此而進常情之
所憂也君子則深識遠照知義理之所安時事之
所宜處之不疑小人幼子唯能見已然之事從衆
人之一有所字知非能燭理也故危懼而有言蓋不知
在下所以有進也用柔所以不躁也无應所以能
漸也於義自无咎也若漸之初而用剛急進則失
漸之義不能進而有咎必矣○雖小子以爲危厲
在義理實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鴻爲水鳥漸進之始出至于干鴻鵠
之志非小子所量見其出陸爭欲危之且疑其所
處非君子信己而行義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以象言之則一卦一爻之內天地
萬物无不具焉聖人或取諸身或取諸物獨能舉
其一以明之耳理不能盡也如艮則取諸身漸則
取諸鴻非艮之象不在物而漸之象不在人也故
卦言女歸彖言進位爻言鴻漸互相發明无嫌於
不同也世之論象者率拘於說卦已言之象其所
不言者不能明也況六十四卦之象古人未嘗明
言之且震爲龍而乾稱龍乾爲馬而坤稱馬坤爲
牛而離稱牛皆非說卦之象八卦无鴻而漸稱鴻
故知易之取象天地萬物无不具聖人亦不能盡
言姑舉八卦之略使後世知所謂象者如此貴夫
觸類而長之也鴻漸于干者鴻水鳥也干水涯也
言進之漸未遠於水也君子能安於漸也小子細
人也志務速進故以漸爲厲危之而有言是不知
在漸之初未能遠進者其於君子之義无咎也何
危之有易說

六二鴻漸于磐飮食衎衎吉象曰飮食衎衎不素飽

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中得正上應於五進之安裕者也但居漸故進不速磐石之安平者江河之濱所有象進之安自干之磐又漸進也二與九五之君以中正之道相應其進之安固平易莫加焉故其飲食和樂衎衎然吉可知也○爻辭以其進之安平故取飲食和樂爲言夫子恐後人之不喻又釋之云中正君子遇中正之主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所謂飲食衎衎謂其得志和樂不謂空飽飲一无飲字食而已素空也易傳

三冊六　一大易粹言五　一漸七　曾穫

橫渠先生曰衎衎和樂貌飲食和樂不徒飽而已言獲志之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磐石之可安者自干而磐已獲安矣飲食衎衎蓋君臣相遇安而和樂也與詩所謂嘉賓式燕以衎同意漸進之道見於得君之祿安樂飲食雖小子亦无危厲之言是以吉也不素飽者不素餐之謂也伊川曰不素飽者君子漸進于上將行其道以及天下豈徒空飽飲食而已乎而王輔嗣謂本无祿養進而得之其爲歡樂願莫先焉孔氏因之曰素故也故无祿養今日得之故願莫先也觀此益見伊川先生造次不忘於道二子所養如此而已昔孟子謂樂正子曰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飲食之事疑於餔啜故孔子言不素飽之義以明之而二子以得祿養爲歡樂豈不異哉易說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象曰夫征不復離群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寇順相保也

伊川先生曰平高曰陸平原也三在下卦之上進至於陸也陽上進者也居漸之時志將漸進而上无應援當守正以俟時安處平地則則一无字得漸之道若或不能自守欲有所牽志有所就則失漸之道四陰在上而密比陽所說也三陽在下而相親陰所從也二爻相比而无應相比則相親而易合无應則无適而相求故爲之戒夫陽也謂三三若不守正而與四合是知征而不知復征行也復反也不復謂不反顧義理婦謂四若以不正而合則雖孕而不育蓋非其道也如是則凶也三之所利在於禦寇非理理一作禮而至者寇也守正以閑邪所謂禦寇也不能禦寇則自失而凶矣○夫征不復

一大易粹言五　一漸八　曾穫

則失漸之正從欲而失正離叛其羣類爲可醜也卦之諸爻皆无不善若獨失正是離其羣類婦孕不由其道所以不育也所利在禦寇謂以順道相保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故曰禦寇（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漸卦九三六四易位而居三離上卦四離下體故曰夫征不復婦孕不育然相與之固物莫能間故利用禦寇也征不復者變爲艮且得位也如六四之得桷三四非正合故曰失其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二之進也有漸而三則自任以剛其進欲速失漸之道是以致凶爾雅高平曰陸自水而至於陸進之甚遠故有夫征不復之象進而比四不正之婦也故曰婦孕不育凶然九三之才有進无退患在失中獨用以禦寇則利也離羣醜者捨初二同體而進也失其道者比四之不正失漸之道也非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者也順相保者禦寇所以保其類也初二陰柔順九三之相保也蒙之上九利禦寇與漸九三同義蓋它无所用獨可禦寇而已蒙之象言上下順者以己獨處上衆皆順之也此言順相保者初二順而相保而已（易說）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當漸之時四以陰柔進據剛陽之上陽剛而上進豈能安處陰柔之下故四之處非安地如鴻之進（漸一作）于木也木漸高矣（矣一作无）而有不安之象鴻趾連不能握枝故不木棲桷橫平之柯唯平柯之上乃能安處謂四之處本危或能自得安寧之道則无咎也如鴻之於木本不安或得平柯而處之則安也四居正而巽順宜无咎者也必以得失言者因得失以明其義也○桷者平安之處求安之道唯順與巽若其義順正其處卑巽何處而不安如四之順正而巽乃得桷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木非鴻所居如四之易位而在上也然本坤之爻進而爲巽故或得其桷居之可安也順巽則衆所與也故得所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陰柔才有不足乘九三之剛從而比之非所安也故有于木之象桷平衡之柯或

得則可安矣安則无咎象言順以巽者當不安之際惟巽與順可得安寧故也巽權道也繫辭曰巽以行權然六四順以巽終爲无咎之爻而先言于木不安之象者蓋六四之象有失有得獨言其得則人將莫知其失而不愼始者多矣聖人雖取其善終又欲人之善始是以兼明其失得也 易說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伊川先生曰陵高阜也鴻之所止最高處也象君之位雖得尊位然漸之時其道之行固亦非遠與二爲正應而中正之德同乃隔於三四三比二四比五皆隔其交者也未能即合故三歲不孕然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不正豈能隔害之故終莫之能勝但其合有漸耳終得其吉也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爲耳久其能勝乎○君臣以中正相交其道當行雖有間其間者終豈能勝哉徐必得其所願乃漸之吉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陵高阜也君之象也二五正應君臣同中正之德宜其吉矣然猶三歲不孕者以三四爲之間故也四不能間五而能間二九三禦寇之

才足以間五然君臣同德有間終合故終莫之勝也雖九五之尊猶有三歲之久者亦爲之以漸故也三言夫征不復五言婦三歲不孕以卦辭言女歸吉故以夫婦爲言 易說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吉象曰其羽可用爲儀吉不可亂也

伊川先生曰安定胡公以陸爲逵逵雲路也謂虛空之中爾雅九達謂之逵逵通達无阻蔽之義上九在至高之位又益上進是出乎位之外在它時則爲過矣於漸之時居巽之極必有其序如鴻之離所止而飛于雲空在人則超逸乎常事之外者也進至於是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也故可用爲儀法而吉也羽鴻之所用進也以其進之用況上九進之道也○君子之進自下而上由微而著跬步造次莫不有序不失其序則无所不時而吉故九雖窮高而不失其吉可用爲儀法者以其有序而不可亂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下羽潔无汙且處於高故曰漸陸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言陸當作逵逵者九達之衢雍

曰漸進之極至是无所不通矣安與樂皆不足以盡之漸之六爻其辭皆聲音相協故初則干言二則磐衎衎三則陸復育四則木桷五則陵孕勝如此則上九爲逵儀明矣其羽可用爲儀者九逵之地非止十目所視而已通逵大都人之瞻仰者衆莫不以爲儀表也漸進之吉孰大於是羽者外見之美故人可則而象之也不可亂者至美外見獨異於衆人故人莫得而亂之也易說

䷵ 兌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歸妹序卦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歸妹者女之歸也妹少女之稱爲卦震上兌下以少女從長男也男動而女說又以說而動皆男說女女從男之義卦有男女配合之義者四咸恒漸歸妹也咸男女之相感也男下女二氣感應止而說男女之情相感之象恒常也男上女下巽順而動陰陽皆相應是男女居室夫婦唱隨之常道漸女歸之得其正也男下女而各得正位止靜而巽順其進有漸男女配合得其道也歸妹女之嫁歸也男上女下女一无女字從男也而有說少之義以說而動動以一作而說則不得其正矣故位皆不當初與上雖當陰陽之位而陽在下陰在上亦不當位也與漸正相對咸恒夫婦之道漸歸妹女歸之義咸與歸妹男女之情也咸止而說歸妹動於說皆以說也恒與漸夫婦之義也恒巽而動漸止而巽皆以巽順也男女之道夫婦之義備於是矣歸妹爲卦澤上有雷雷震而澤動從之象也物之隨動莫如水男動於上而女從之嫁歸從男

之象震長男兌少女少女從長男以說而動動而
相說也人之所說者少女故云妹爲女歸之象又
有長男說少女之義故爲歸妹也 易傳

歸妹征凶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以說而動動而不當故凶不當位不
當也征凶動則凶也如卦之義不獨女歸无所往
而利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歸妹與革均是澤爲大卦義不相干
故革具四德而歸妹初不言德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歸者女子之嫁也妹言少女也少女

從長男非正之道樂於自進則凶也何所利哉卦
辭言征凶者獨歸妹一卦然而非樂於自進亦无
凶矣王輔嗣以歸妹爲娣媵故其言曰雖與長男
交嫁而係娣是以說也孔氏因之曰以妹從娣而
嫁謂之歸妹誤矣娣媵謂之媵非歸也孔子言天
地之大義謂夫婦也娣媵豈能具此義哉諸爻言
娣義自不同輔嗣以初九有歸妹以娣之辭故誤
以妹爲娣媵耳六五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
良孔子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以見妹
稱君而娣爲媵矣 說易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
妹人之終始也說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
攸利柔乘剛也

伊川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交感男女配
合天地之常理也歸妹女歸於男也故云天地之
大義也男在女上陰從陽動故爲女歸之象○天
地不交則萬物何從而生女之歸男乃生生相續
之道男女交而後有生息有生息而後其終不窮
前者有終而後者有始相續不窮是人之終始也
○說以動以二體釋歸妹之義男女相感說而動

者少女之事故以說而動所歸者妹也所以征則
凶者以諸爻皆不當位也所處皆不正何動而不
凶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柔乘剛不惟
位不當也又有乘剛之過三五皆乘剛男女有尊
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禮此常理也如恒是
也苟不由常正之道徇情肆欲唯說是動則夫婦
瀆亂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如歸妹
之乘剛是也所以凶无所往而利也夫陰陽之配
合男女之交媾理之常也然從欲而流放不由義
理則淫邪无所不至傷身敗德豈人理哉歸妹之

所以（一有征字）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泰之九三進而在四六四降而在三故曰天地之大義也於泰道將終征將爲否故曰凶○妹者是少女之稱也對長男而言之故言少女先儒爲姪娣之義於卦不見於爻辭則有君與娣之稱長男而與長必是人之常也少女而與少男是人之感也說以私必須是歸妹聖人直是盡人情○三五皆剛必退而乃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乾坤則有六子有天地則有男女夫婦天地夫婦之義一也繫辭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故彖以歸妹爲天地之大義蓋主夫婦生化之道而言也歸妹人之終始者夫婦生化之道終必有始猶天地之无窮也說以動所歸妹者孔子以先言女嫁皆曰歸妹至此論歸妹之卦所以征凶无攸利也關雎之義樂得淑女蓋以德爲主而此長男以所歸者妹遂說以動則不以德矣彼旣不以德而說此又不以德而進是以征凶位不當者以爻皆不當位是以有不以德進者矣以少女而歸長男非以柔乘剛而何宜其无攸利也或謂少女之說而動如此則去淫奔不遠矣孔子曰說以動所歸妹也觀此則說動者男也（易說）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上澤隨而動陽動於上陰說而從女從男之象也故爲歸妹君子觀男女配合生息相續之象而以永其終知有敝也永終謂生息嗣續永久其傳也知敝謂知物有敝壞而爲相繼之道也女歸則有生息故有永終之義又夫婦之道當常永有終必知其有敝壞之理而戒愼之敝壞謂離隙歸妹說以動者也異乎恒之巽而動漸之止而巽也少女之說情之感動動則失正非夫婦正而可常之道久必敝壞知其必敝則當思永其終也天下之反目者皆不能永終者也不獨夫婦之道天下之事莫不有終有敝莫不有可繼可久之道觀歸妹則當思永終之戒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永常禮之終知人情之敝（易說）

白雲郭氏曰衛人作氓詩蓋言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此所謂男女不終之敝也歸妹之義雖非奔誘然以長說少志在容色失夫婦之大義其去奔誘不遠矣是以君子於此欲思

永終偕老之道而戒不終之敝也禮曰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所謂永終者如此（易說）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伊川先生曰女之歸居下而无正應娣之象也剛陽在婦人爲賢（一作堅）貞之德而處卑順娣之賢正者也處說居下爲順義娣之卑下雖賢何所能爲不過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遠也然在其分爲善故以是而行則吉也○歸妹之義以說而動非夫婦能常之道九乃剛

陽有賢（一作堅）貞之德雖娣之微乃能以常者也雖在下不能有所爲如跛者之能履然征而吉者以其能（一无注字）相承助也能助其君娣之吉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陽處於上不可不隨故征吉以說應震合卦之義常道也爻爲陽故能履非匹故跛（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在下賤者之位也上无正應无所歸焉娣之象也自无所歸因人之歸而爲娣媵故言歸妹以娣也跛能履者娣雖非正亦足以有行猶跛者之能履也故進而佐其君則吉恒者可久之道也娣媵古之道非妄爲也故可久吉相承者言娣以進而承君爲吉也（易說）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伊川先生曰九二陽剛（一作剛陽）而得中女之賢正者也上有正應而反陰柔之質動於說者也乃女賢而配不良故二雖（一作之）賢不能自遂以成其内助之功適可善其身而小施之如眇者之能視而已言不能及遠也男女之際當以正禮五雖不正二自守其幽靜貞正乃所利也二有剛正之德幽靜之人也二之才如是而言利貞者（一无此五字）利言宜於如是之貞（一无之貞字）非不足而爲之戒也○守其

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也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震動乎上雖匹而不至所以眇陽中故能視不援上幽人之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剛中賢女也長男說少女而動則夫之非賢可知矣女從男者也夫之不賢女不能制也一賢一否眇之象也眇而能視以見九二之獨賢也然夫之不賢豈可變常而從之哉守其幽獨之操不爲不賢之人奪其志可謂女子之貞者矣斯其所以爲利也故曰利幽人之貞九二蓋

能獲其利者非才不足而戒之也 易說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之上本非賤者以失德而无正應故爲欲有歸而未得其歸須待也待者未有所適也六居三不當位德不正也柔而尚上一作剛行不順也爲說之主以說求歸動非禮也上无應无受之者也无所適故須也女子之處如是人誰取之不可以爲人配矣當反歸而求爲娣媵則可也以不正而失其所也○未當者其處其德其求歸之道皆不當故无取之者所以須也 易並傳

三四五九 大易粹言五 歸妹六 吳企

橫渠先生曰三陰本羸征在上今六三反下而爲允故曰歸妹以須反歸以娣女當待年于家今待年夫家而反歸故曰未當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之女不正也不正之女人之所棄故難其歸而有待也雖有待而終難其歸固不若反歸妹之義而從娣媵之事也未當者居位未當是以不能有所歸而待也下卦唯九二得中有歸妹之象初居下位三失正德故爲娣媵義殊不同而謂一卦皆爲娣媵之象則非也娣媵非天地大義安足以盡歸妹之象 易說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陽居四四上體地之高也陽剛在女子爲正德賢明者也无正應未得其歸也過時未歸故云愆期女子居貴高之地有賢明之資人情所願娶故其愆期乃爲有待蓋自有待非不售也待得佳配而後行也九居四雖不當位而處柔乃婦人之道也一有字以无應悔一作故爲愆期之義而聖人推理以以一无字女賢而愆期蓋有待也○女所以愆期者由己而不由彼賢女人所願娶所以愆期乃其志欲有所待待得佳配而後行也 易並傳

三三六 大易粹言五 歸妹九 全

橫渠先生曰九四當速交而爲泰今獨後者三有所待也故曰愆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之與四其不當相似而辭有不同何哉蓋六三以柔用剛又爲過中而九四以剛用柔有未中之義是其所以不同也以其不當无應亦不免愆期有待而已其歸終有時故无反歸之事象言有待而行者行如詩言女子有行是也又以見所以愆期者在我有所待非人不求之也以是知過中與未中用剛與用柔其不同如此所以

繫辭言三多凶也 易説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居尊位妹之貴高者也下應於二爲下嫁之象王姬下嫁自古而然至帝乙而後正婚姻之禮明男女之分雖至貴之女不得失柔巽之道有貴驕之志故易中陰尊而謙降者則曰帝乙歸妹泰六五是也貴女之歸唯謙降以從禮乃尊高之德也不事容飾以説於人也娣媵者以

容飾爲事者也衣袂所以爲容飾也六五尊貴之女尚禮而不尚飾故其袂不及其娣之袂良也良美好也月望陰之盈也盈則敵陽矣幾望未至於盈也五之貴高常不至於盈極則不亢其夫乃爲吉也女之處尊貴之道也○以帝乙歸妹之道言其袂不如其娣之袂良尚禮而不尚飾也五以柔中在尊高之位以尊貴而行中道也柔順降屈尚禮而不尚飾乃中道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歸妹交泰之事備矣與泰六五同又於此見[redacted]爲之戒也以其貴行故戒其滿以猶

望一作又於此見新故之戒也 易説

白雲郭氏曰六五以柔居尊得謙下之道故爲帝乙歸妹與泰之六五同意此王姬下嫁之象帝而稱乙亦言其謙柔也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者君謂妹也妹以德自飾不以服飾爲事故不如其娣之袂良也詩序言王姬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則詩人所美者係乎肅雝之德不獨取於車服也月幾望者不自滿假之意也其娣袂良猶能謙下而无嫉妬之心蓋樛木逮下之義也帝乙歸妹下於其夫也月幾望下於其娣也夫如是吉孰大焉故樛木之詩每章必以福履終之是亦月幾望而繼以吉之義也月陰類也小畜上九曰婦貞厲月幾望則月爲女子之象矣其位在中以貴行者天下未有不得中而能謙下於人者六五之位在中也以尊歸卑是爲以貴行也惟在中故能不失貴行之義聖人之意尚德而已 易説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象曰上六无實承虚筐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女歸之終而无應女歸之无終

者也婦者所以承先祖奉祭祀不能奉祭祀則不可以爲婦矣筐篚之實婦職所供也古者房中之俎葅歜（一作醓）之類后夫人職之諸侯之祭親割牲卿士大夫皆然割取血以祭禮云血祭盛氣也女當承事筐篚而无實无實則无以祭謂不能奉祭祀也夫婦共承宗廟婦不能奉祭祀乃夫不能承祭祀也故刲羊而无血亦无以祭也謂不可以承祭祀也婦不能奉祭祀則當離絕矣（一无矣字）是夫婦之无終者也何所往而利哉○筐无實是空筐也空筐可以祭乎言不可以奉祭祀也女不可以承祭祀則離絕而已是女歸之无終者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六與六三皆陰故士女无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一卦之極失謙下之義无以奉祭祀則非夫婦之道矣故稱女士焉未嫁曰女未娶曰士筐所以載實也承筐无實失婦道也禮云血祭盛氣也親割牲而无血失夫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所利哉是以夫婦之道有不能永終者以此聖人貴其知敝故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言无實无血无攸利於上六之爻皆不能永終之敝也（易說）

大易粹言下經卷第五

䷶ 離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豐序卦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大之義爲卦震上離下震動也離明也以明而動動而能一无能字明皆致豐之道明足以照動足以亨然後能致豐大也易傳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伊川先生曰豐爲盛大其義自亨極天下之光大者惟王者能至之假至也天位之尊四海之富羣生之衆王道之大極豐之道其唯王者乎豐之時人民之繁庶事物之蕃盛治之豈易周爲可憂一作患慮宜如日中之盛明廣照无所不及然後无憂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宜日中不宜過中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豐者盛大之名盛大所以亨極天下之盛大唯王能至之蓋王者有道之主也然物極大盛者憂必將至唯用中道自持則可无憂故欲勿憂則宜如日之方中也日過中則昃豐過盛則憂一道也聖人欲持滿以沖故言宜日中然噬嗑與豐皆明動之卦噬嗑先動而求明得明而後可亨也豐已明而後動則不期而自亨矣故噬嗑亨繼以利用獄利於求明故也豐无不亨故特曰王假之而已亦猶乾之不言所利也易說

彖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

伊川先生曰豐者盛大之義離明而震動明動相資而成豐大也○王者有四海之廣兆民之衆極天下之大也故豐大之道唯王者能至之所有既大其保之治之之道亦當大也故王者之所尚至大也○所有既廣所治既衆當憂慮其不能周及宜如日中之盛明普照天下无所不至則可勿憂矣如是然後能保其豐大保有豐大豈小才小知之所能也○既言豐盛之至復言其難常以爲誡也日中盛極則當昃昳月既盈滿則有虧缺天地之盈虛尚與時消息況人與鬼神乎盈虛謂盛衰消息謂進退天地之運亦隨時進退也鬼神謂造化之跡於萬物盛衰可見其消息也於豐盛之時而爲此誡欲其守中不至過盛處豐之道豈易也

哉易傳

橫渠先生曰月向日則食中弦盈之極也此人鬼所以惡盈禍盈也 易説

白雲郭氏曰非動則不能致豐不明以動又无自而豐惟明以動豐所以豐也豐之爲道尚也大也非盡王之道者不至之也日未中則不及既中則過皆偏照也惟日中无偏照故王者宜法是道以照天下是以聖人貴夫持之而不失也日中而後有昃月盈而後有食昃食皆有憂矣蓋以其道失中故也此再明勿憂宜日中之義也豈特日月而已乎雖天地盈虛尚與時爲進退如春爲陽中秋爲陰中過是皆陰陽之極矣況在人與鬼神者乎孔子作彖略及豐大而言中爲詳者大其時也中其道也詳其道所以垂戒亦見豐之時非易處者矣 易説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明震並行也二體相合故云皆至明動相資成豐之象離明也照察之象震動也威斷之象折獄者必照其情實惟明克允致刑者以威於 一作其 姦惡唯斷乃成故君子觀雷電明動之象以折獄致刑也噬嗑言先王飭法豐言君子折獄以明在上而麗於威震王者之事故爲制刑立法以明在下而麗於威震君子之用故爲折獄致刑旅明在上而云君子者旅取慎用刑與不留獄君子皆當然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明如天大之至也動於上而明於下故折獄致刑民不惑矣 易説

白雲郭氏曰噬嗑動以求明故雖爲雷電而未極其至豐先明而後動則動无不善是以極其至也故曰雷電皆至蓋明之至而動亦至也折獄斷弊也致刑麗于刑也方動而有明有不明故明罰勑法以申戒之求於明也既明而後動則无疑矣是以斷弊而致之刑也 易説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伊川先生曰雷電皆至成豐之象明動相資致豐之道非明无以照非動无以行 一作章 相須猶形影相資猶表裏初 一无初字 九明之初九 一无九字 四動之初宜相須以成其用故雖旬而相應位則相應用則相資故初謂四爲配主己所配也配雖匹稱然就

之者也如配天以配君子故初於四云配四於初云夷也雖旬无咎旬均也天下之相應者常非均敵如陰之應陽柔之從剛下之附上敵則安肯相從唯豐之初四其用則相資其應則相成故雖均是陽剛相從而无過咎也蓋非（一有明字）明則動无所之非動則明无所用相資而成用同舟則胡越一心共難則仇怨協力事勢使然也往而相從則能成其豐故云有尚有可嘉尚也在它卦則不相下而離隙矣○聖人因時而處宜隨事而順理夫勢均則不相下者常理也然有雖敵而相資者則相求也初四是也所以雖旬而无咎也與人同而力均者在乎降己以相求協力（一作心）以從事若懷先（一作先懷）己之私有加上之意則患當至矣故曰過旬災也均而先己是過旬也一求勝則不能同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之在進光大其宜也故往而有尚非均是陽爻則蔀暗之災與六二疑疾无以異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有爲之世所莫先者明動而已豐者有爲之時也明與動相配之道也初之遇四以明遇動故言配主非遇配主則不能有爲矣輔嗣曰旬均也配主雖均而可與有爲故雖均亦无咎而往則有尚是宜往配以有爲也過旬災者才力既均則當相資以有成一欲偏勝則爲災矣是以初以四爲配主四以初爲夷主迭自爲賓而莫適爲主斯无過旬之災矣王氏以旬爲均者以初九九四均陽爻也非正應也（易說）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伊川先生曰明動相資乃能成豐二爲明之主又得中正可謂明者也而五在正應之地陰柔不正非能動者二五雖皆陰而在明動相資之時居相應之地五（一作乃）才不足（一有耳字）既其應之才（一无才字）不足資則獨明不能成豐既不能成豐則喪其明功故爲豐其蔀日中見斗二至明之才以所應不足與而不能成其豐喪其明功无明功則爲昏暗故云見斗斗昏見者也蔀周匝之義用障蔽之物掩晦於明者也斗屬陰而主運平象五以陰柔而當君位日中盛明之時乃（一作而）見斗猶豐大之時乃遇柔弱之主斗以昏見言見斗則是明喪（一作喪明）而

暗矣二雖至明中正之才所遇乃柔暗不正之君既不能下求於己若往求之則反得疑猜忌疾暗主如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夫君子之事上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至誠以感發其志意而已苟誠意能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柔弱可輔也雖不正可正也古人之事庸君常主而克行其道者己之誠意（一无意字）上達而君見信之篤耳管仲之相桓公孔明之輔後主是也若能以誠信發其志意則得行其道乃爲吉也○有孚發若謂以己之孚信感發上之心志也苟能發則其吉可知雖柔（一作暗）暗有可發之道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言往者皆進而之上也初進而上則遇陽而有尚二既以陰居陰而又所應亦陰故往无所發愈增疑疾能不私於累信然接物乃吉宜日中而所應得陰故曰見斗五在君位故以斗喻夜見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爲離明之中而有豐蔀之闇者以陰居陰才位不足上非正應所以有從闇之象也蔀者覆障而致闇之謂也居明而豐于闇自致之也故至於日中見斗蓋豐于闇則闇必至焉天下之理明則无疑闇則疑六二用明投闇往得疑疾乃其宜也然天下之无信者生於不中不正既中且正斯爲有孚矣任其中正有孚而發則動无不吉捨中正有孚之德而從居陰從闇之義則惑矣是其所以疑也信以發志者由固有之明信發中正之志則吉也六二有中正離明之德足以致吉有居陰從闇之義足以蔽明是以聖人之辭兩及之然有爲則在人耳故人守德不妄動則吉捨德而妄動則疑理之必然也有孚發若內也主在己之德言也豐其蔀外也主在外之事言也是以君子不明則不動終无豐蔀見斗之患唯智者能之然日中无見斗之理是之謂疑疾猶睽之載鬼一車也（易說）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伊川先生曰沛字古本有作旆字者王弼以爲幡幔則是旆也幡幔圍蔽於內者豐其沛其暗更甚於蔀也三明體而反暗於四者所應陰暗故也三居明體之上陽剛得正本能明者也豐之道必明動相資而成三應於上上陰柔又无位而處震之

終旣終則止矣不能動者也它卦至終則極震至
終則止矣三无上之應則不能成豐沬星之微小
无名數者是沬暗之甚也豐之時而遇上六日中
而見沬者也右肱人之所用乃折矣其无能爲可
知賢智之才遇明君則能有爲於天下上无可賴
之主則不能有爲如人之折其右肱也人之爲有
所失則有所歸咎曰由是故致是若欲動而无右
肱欲爲而上无所賴則不能而已更復何言无所
歸咎也○三應於上上陰而无位陰柔无勢力而
處旣終其可共濟大事乎旣无所賴如右肱之折

終不可用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所應在陰故曰豐沛能折其右肱絕
去上六而不累其明則可免咎也光大之上陰柔
之終不可用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王氏謂沛爲幡幔之屬然凡偏蔽之
象皆謂之沛非必幡幔之類也沬昧也隱昧不明
之象也自蔽其明至於隱昧不明之地則傷其明
矣人之有爲也目有所見而後手足可爲今自傷
其明至於幽昧无所見焉是不能有爲也故有折
其右肱之象无咎者猶雖凶无咎之義蓋言折其

右肱疑於凶而无咎也且豐居甚大之際最爲大
有爲之時非天下之至明不足以盡其道今自損
其明如豐沛見沬則其才不可以有爲也自知其
才不可以有爲而強爲之則其爲過甚矣知其才
不可以有爲而不爲亦可謂自知之明矣是所以
折其右肱无咎也象言不可大事者旣失其明不
可有爲故也必言折者蓋絕其有爲之資示終不
可用也九三過中而從陰故有是象右肱偏體也
易說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象曰豐其蔀位
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伊川先生曰四雖陽剛爲動之主又得大臣之位
然以不中正遇陰暗柔弱之主豈能致豐大也故
爲豐其蔀蔀周圍掩蔽之物周圍則不大掩蔽則
不明日中見斗當盛明之時反昏暗也夷主其等
夷也相應故謂之主初四皆陽而居初是其德同
又居相應之地故爲夷主居大臣之位而得德一作有同字
在下之賢同德相輔其助豈小也哉故吉也如
四之才得在下之賢爲之助則能致豐大乎曰在
下者上有當位爲之與在上者下有賢才爲之助

豈无益乎故吉也然而致天下之豐有君而後能
也五陰柔居尊而震體无虛中巽順下賢之象下
雖多賢亦將何爲蓋非陽剛中正不能致天下之
豐也○位不當謂以不中正居高位所一作非以暗
而不能致豐一有乎字○謂幽暗不能光明君陰柔而
臣不中正故也○陽剛相遇吉之行也下就於初
故云行下求則爲吉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无應於下近比於五故亦云見斗正
應亦陽故云夷主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之豐蔀見斗以重陰而非正應也
而有孚發若吉者中正也四之豐蔀見斗非中正
也而遇其夷主吉者應初之求而有遇也反復參
考之則二爻之義實相類故其辭同而皆終之以
吉有爲之時明動必相濟然後有成故初謂四爲
配主四謂初爲夷主夷等也等亦匹配之義迭稱
主者均爲陽剛特明動相須不能專任以有爲莫
適爲主惟足於明者知求動以爲主居於動者知
求明以爲主故也象言位不當者非中正也遇其
夷主則行斯吉矣易說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之才爲豐之主固不能成
其豐大若能來致在下章美之才而用之則有福
慶復得美譽所謂吉也六二文明中正章美之才
也爲五者誠能致之在位而委任之可以致豐大
之慶名譽之美故吉也章美之才主二而言然初
與三四皆陽剛之才五能用賢則彙征矣二雖陰
有文明中正之德大賢之在下者也五與二雖非
陰陽正應在明動相資之時有相爲用之義五若
能來章則有慶譽而吉也然六五无虛己下賢之
義聖人設此義以爲教耳○其所謂吉者可以有
慶福及于天下也人君雖柔暗若能用賢才則可
以爲天下之福唯患不能耳並易傳○章外見之物
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李籲所錄
橫渠先生曰來章反比陽則明也有慶得配於四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觀豐之世以无所豐爲大不知此而
徒欲務豐於外是蔽於豐者也蔽於豐故惟見斗
見沬而已非處豐之道也猶爲之君者居豐盛之
世上欲豐於朝廷下欲豐於民物或欲豐其貨財
或欲豐其土地城邑宮室車徒之類是不知豐之

世盛大无以加又求豐之是无厭也故必有一偏之蔽然後從而損其明則向之欲豐今反損矣聖人貴夫持盈守成而不以豐大爲務故書有滿招損之戒而易著豐蔀豐沛之失且卦辭言王假之又言勿憂宜日中則知能行道者乃能極其至而持之以中道者又所以无憂也是以六爻之中稱豐者皆无善道而六五不言豐獨爲可尚也來章章之也所以章豐之盛大也豐在彼者也豐之來我能章之而已苟豐之來我亦豐之是二三見斗見沬之不明也章之之道何如持之守之保而弗失使豐之道久亨於世无加損焉是爲章之之道也此五所以獨能至之也不知出此而有一偏之蔽則所豐者小道而損豐之大所豐者末務而忘豐之本是日中而求昃月盈而求食非聖人章豐之道也來章如是則其慶其譽何時而已耶是爲六五之吉也不然苟務豐而不知善終之道聖人无取焉故豐其屋蔀其家固非有期於闚其戶闃其无人而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可不戒哉 易說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戶闃其无人自藏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之質而居豐之極處動之終其滿假躁動甚矣處豐大之時宜乎謙屈而處極高致豐大之功在乎剛健而體陰柔當豐大之任在乎得時而不當位如上一无上字六者處无一當其凶可知豐其屋處太高也蔀其家居不明也以陰柔居豐大而在无位之地乃高亢昏暗自絕於人人誰與之故闚其戶闃其无人也至於三歲之久而不知變其凶宜矣不覿謂尚不見人蓋不變也六居卦終有變之義而不能遷是其才不能也○六處豐大之極在上而自高若飛翔於天際謂其高大之甚闚其戶而无人者雖居豐大之極而實无位之地人以其昏暗自高大故皆棄絕之自藏避而弗與親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豐屋蔀家自蔽之甚猶大明之世而夷[illegible]其行窮大而失居者也處上之極不交於下而居動之末故曰天際翔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屋之覆障非特蔀沛而已而豐其屋蔀其家又爲自厚於一身一家之事者也於豐之道豈不小哉然天下之理有謙盈之異効雖欲自厚其如天地鬼神何故豐屋蔀家者固非有期於

闃其户闃其无人而其爲應必至是而後已也又
而无所見其凶甚矣見斗見沬猶有見焉上六既
極故不覿而凶也天際翔者天際之高不可極也
高不可極而欲至而翔焉是不知豐大之无以加
遂窮无厭之欲者也故爲豐其屋之象自藏者其
无人也非由人致之實自致之耳序卦曰窮大者
必失其居其是之謂歟班固言許史三王丁傅之
家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也見其位矣未見其人
也豈闃其无人之謂乎 易説

艮下離上

伊川先生曰旅序卦豐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
受之以旅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
豐也爲卦離上艮下山止而不遷火行而不居違
去爲不處之象故爲旅也又麗乎外亦旅之象 易傳

旅小亨旅貞吉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如卦之才可以小亨得
旅之貞正而吉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者失其所居也序卦曰窮大者必
失其居故受之以旅是以豐之上六豐其屋蔀其
家闃其户闃其无人而旅之象已形焉旅雖失其
所居而未困故亦有可小亨之象然自亨之道論
之則旅得其小者耳自貞吉論之亦不能大全獨
得旅之貞吉也故在亨得其小者在旅得其貞吉
是以言小亨又曰旅貞吉也由是觀之則小亨未
必不大於貞吉而旅之貞吉未必不小於小亨也
諸卦亦有是義因旅可明之耳 易説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
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六上居五柔得中乎外也麗於上下

之剛順乎剛也下艮止上離麗止而麗於明也柔順而得在外之中所止能麗於明是以小亨得旅之貞正而吉也旅困之時非陽剛中正有助於下不能致大亨也所謂得在外之中中非一揆旅有旅之中也止麗於明則不失時宜然後得一作能處旅之道○天下之事當隨時各適其宜而旅爲難處故稱其時義之大易傳

白雲郭氏曰旅自否來以六五爲成卦之主六五柔得中也自否三而爲旅之六五是柔得中乎外也上承上九順乎剛也艮止也離明也止而麗乎明則止不失其所者也是皆所以小亨而貞吉也旅之時義所以爲大者居尊得中順剛麗明安得不爲大義乎故大有之所以爲大火在天上而已旅之所以爲大義亦以山上有火故也以火在天上而爲元亨則山上有火又宜爲小亨矣觀此則知君人之道其以明爲大也如此是以詩人於闇亂之世則思古明王盡下民之至情也易說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伊川先生曰火之在高明無不照君子觀明照之象則以明慎用刑明不可恃故戒於慎明而止亦慎象觀火行不處之象則不留獄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豈可留滯淹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於火在天上明出地上山上有火雖象有大小不同其爲至明則一也君子法之是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也獄者天下之至難明者也以舜之聖猶至於再三訓戒有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有曰惟明克允有曰明于五刑由是觀之則明慎用刑宜聖人之致意也留獄則爲不明矣聖人深懼其不明故又申言之旅之明義見於卦象而不見於卦辭故孔子於象明之此蓋義之大者也易說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旅之時處於卑下是柔弱之人處旅困而在卑賤所存汚下者也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瑣瑣猥細之狀當旅困之時才質如是上雖有援无能爲也四陽性而離體亦非就下者也又在旅與它卦爲大臣之位者異矣○志意窮迫自取災也災眚對言則有分獨言則謂災患耳易傳

橫渠先生曰瑣瑣不能致命遂志身窮而志卑也宂細其所爲取災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旅雖有失其所居之義而卦象之中至明存焉故君子之處旅也必思其至明而法以行事然後足以得旅之大義此象所以言明愼用刑之意不知出此反致意於瑣瑣細末之務則闇於大義是其所以爲取災之道歟夫窮志畢力於瑣瑣之務者終不能大有爲於天下也初六陰柔之才自居於卑故无高遠之見如此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旅之大義與其瑣瑣皆在人自養之而已可不愼哉 易說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伊川先生曰二有柔順中正之德柔順則衆與之中正則處不失當故能保其所有童僕亦盡其忠信雖不若五有文明之德上下之助亦處旅之善者也次舍旅所安也財貨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得就次舍懷畜其資財又得童僕之貞良旅之善也柔弱在下者童也强壯處外者僕也二柔順中正故得內外之心在旅所親比者童僕也不言吉者旅窮之際得免於災厲則已善矣○羇旅之人所賴者童僕也既得童僕之忠貞終无尤悔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得位即次之義得三之助故曰懷其資下有一陰无所係累故曰得童僕貞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次舍旅所安也貨財旅所資也童僕旅所賴也雍曰旅幾於困者也不得其安則困不得其資則困不得其助則困今安即其次懷其資又得童僕之助則處旅之善者矣是所以不能困也童僕以助上爲正得其貞則得其助矣終何尤哉六二柔順中正故其善處如此語之以大義則未也 易說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伊川先生曰處旅之道以柔順謙下爲先三剛而不中又居下體之上與艮之上有自高之象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自高則不順於上故上不與而焚其次失所安也上離爲焚象過剛則暴下故下離而喪其童僕之貞信謂失其心也如此則 者一作 危厲之道也○旅焚失其次舍亦以困

傷矣以旅之時而與下之道如此義當喪也在旅
而以過剛自高待下必喪其忠貞謂失其心也在
旅而失其童僕之心爲可危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陽其志亢也旅而驕亢焚次
宜也下比二陰喪其御下之正危厲之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旅以致明爲大而柔順中正亦足小
亨九三剛而不中俱失亨大之義故不能安旅失
助而危也旅焚其次則失其所安斯亦可傷矣然
二以旅自處故得童僕貞三以剛暴之才不以旅
自居反欲自脫於旅而以旅道居童僕宜其失衆
心而喪也童僕以助爲貞既喪則失助是以貞爲
厲矣夫旅豈與人之道哉君子循己安人自卑自
厚而已故終无以旅與下之事焚亦言其剛暴也
旅有火之性也易說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象曰旅于處未得
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伊川先生曰四陽剛雖不居中而處柔在上體之
下有用柔能下之象得旅之宜也以剛明之才爲
五所與爲初所應在旅之善者也然四非正位故
雖得其處止不若二之就次舍也有剛明之才爲

上下所與乃旅而得貨財之資器用之利也雖在
旅爲善然上无剛陽之與下唯陰柔之應故不能
伸其才行其志其心不快也云我者據四而言○
四以近君爲當位在旅五不取君義故四爲未得
位也曰然則以九居四不正爲有咎矣曰以剛居
柔旅之宜也九以剛明之才欲得時而行其志故
雖得資斧於旅爲善其心志未快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旅于處也所應在初初爲
瑣瑣志窮卑下不能大助於己但得其資斧之用
而已志未有得故其心不快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上體之下无高亢不屈之義
蓋亦安於旅者方之即次亦庶幾焉雖得資用徒
能自備異夫童僕之助者是以其心未快也君子
之快何如使是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
是也不然則雖得資斧適足以獨善其身而已何
所快哉故九四之我心不快孟子所謂窮也所謂
不得志者也且爻辭言于處而象言未得位亦以
見六二即次爲得位而于處未得位者窮處而未
得志者也易說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有文明柔順之德處得中道而上下與之處旅之至善者也人之處旅能合文明之道可謂善矣羇旅之人動而或失則困辱隨之動而无失然後爲善離爲雉文明之物射雉謂取則於文明之道而必合如射雉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則終能致譽命也譽令聞也命福祿也五居文明之位有文明之德故動必中文明之道也五君位人君无旅旅則失位故不取君義○有文明柔順之德則上下與之逮與也能順承於上而上與之爲上所逮也在上而得乎下爲下所上一无上字逮也在旅而上下與之所以致譽命也旅者困而未得所安之時也終以譽命終當致譽命也巳譽命則非旅也困而親寡則爲旅不必在外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四處陰應下堅介難致雉之象也以力致之徒喪其矢喪矢喪其直也文明居中必不失其直當終得譽美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君位又爲成卦之主且自否三升而爲文明之君豈非射雉一矢亡之象乎君子藏器於身得時而後動故一矢而亡之發无不中也終以譽命者終譽以致天命也譽在人者也命在天者也天聽自我民聽也上逮者其道登聞于天也蓋言人君脩德於身終致文明之盛下得百姓之心而上受天命也猶文王受命作周之詩而言令聞不已蓋未有不得於人而能受命者也六五射雉有由艱危以致治之象茲豈旅之義乎易說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伊川先生曰鳥飛騰處高者也上九剛不中而處最高又離體其亢可知故取鳥象在旅之時謙降柔和乃可自保而過剛自高失其所安宜矣巢鳥所安止一有止字焚其巢失其所安无所止也在離上爲焚象陽剛自處於至高始快其意故先笑既而失安莫與故號咷輕易以喪其順德所以凶也牛順物喪牛于易謂忽易以失其順也離火性上爲躁易之象上承鳥焚其巢故更加旅人字不云旅人則是鳥笑哭也○以旅在上而以尊高自處豈能保其居其義當有焚巢之事方以極剛自高爲得志而笑不知喪其順德於躁易是終莫之聞謂終不自聞知也使自覺知則不至於極而號咷矣陽剛不中而處極固有高亢躁動之象而火復炎

上則又甚焉 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極上旅而驕肆者也失柔順之正故曰喪牛于易易肆也肆怒而忤物雖有凶危其誰告之故曰終莫之聞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旅不可窮也而上九窮之是以失其所安之甚如鳥之焚巢將无依焉旅之道易入而難出未嘗不先笑而後號咷也其於得失之際則得之甚艱失之甚易牛大而難失之物亦易喪之三者究其終皆无獲吉之理是以凶也象言其義焚者窮旅于上必焚之義也喪牛于易方自失不暇終无譽命之得故莫之有聞也 易說

巽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巽序卦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為卦一陰在二陽之下巽順於陽所以為巽也 易傳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卦之才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也巽與兌皆剛中正巽說(一作分)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巽與兌皆剛中正巽兌義亦相類而兌則亨巽乃小亨者兌陽之為也巽陰之為也兌柔在外用柔也巽柔在內性柔也巽之亨所以小也雍曰巽入也故能亨然柔弱自居其小宜矣能入故利有攸往居柔小亨故利見大人聖人懼小其志而欲養其大體也是亦沉潛剛克之意歟 易說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伊川先生曰重巽者上下皆巽也上順道以出命下奉命而順從上下皆順重巽之象也又重爲重復之義君子體重巽之義以申復其命令申重復也丁寧之謂也○剛巽乎中正以卦才言也陽剛居巽而得中正巽順於中正之道也陽性上其志在以中正之道上行也又上下之柔皆巽順於剛其才如是雖內柔可以小亨也○巽順之道无往不能入故利有攸往巽順雖善道必知所從能巽順於陽剛中正之大人則爲利故利見大人也如五二之陽剛中正大人也巽順不於大人未必不爲過也 竝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下皆巽是爲重巽上以巽入而化下下以巽順而從上是以命行无違也剛巽乎中正而志行者上以巽入而化下是剛以巽而无太過也柔皆順乎剛者不以巽順而從上是柔以巽而无不及也上下之巽如此故亨而利也 易說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伊川先生曰兩風相重隨(一作從)風也隨相繼之義君子觀重巽相繼以順之象而以申命令行政事隨與重上下皆順也上順下而出之下順上而從之上下皆順重巽之義也命令政事順理則合民心而民順從矣 易傳

白雲郭氏曰君子之德風也有風之德而下无不從然後具重巽之義故象言隨風巽則知重巽隨風之義皆繫乎上下而言也君子有是德下民如是而從其於申命行事也何有易於巽主教命猶詩之言風也故觀則省方觀民設教姤則施命誥四方蠱則振民育德皆主巽而言也由是觀之則巽之命可順之命也命或不可順而欲以剛強知亦難矣哉 易說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居卑巽而不中處最下而承剛過於卑巽者也陰柔之人卑巽太過則志意恐畏而不安或進或退不知所從其所利在武人之貞若能用武人剛貞之志則爲宜也勉爲剛貞則无過卑恐畏之失矣○進退不知所安者其志疑懼也利用武人之剛貞以立其志則其志治也治謂脩立也 竝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居下在巽之始謙抑過中故施

于武人之貞則適得其宜進退者柔不自決之象
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卦以居柔而不能大初六又以柔而
不能決是以有進退之象武人三軍之勇者不屑
撓不目逃其志決於進者也初六疑於申命行事
之際則敗其志矣宜以武人之貞自治其志可也
治己以武人之貞斯无進退之疑矣孔子語冉求
以聞斯行諸是也然道雖不一於進而此利在行
事是亦行權之義易說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象曰紛若之吉

得中也
伊川先生曰二居巽時以陽處陰而在下過於巽
者也牀人之所安巽在牀下是過於巽過所安矣
人之過於卑巽非恐怯則諂說皆非正也二實剛
中雖巽體而居柔爲過於巽非有邪心也恭巽之
過雖非正禮可以遠恥辱絶怨咎亦吉道也史巫
者通誠意於神明者也紛若多也苟至誠安於謙
巽能使通其誠意者多則吉而无咎謂其誠足以
動人也人不察其誠意則以過巽爲諂矣○二以
居柔在下爲過巽之象而能使通其誠意者衆多

紛然由得中也陽居中爲中實之象中既誠實則
一无則字人自當信之以誠意則非諂畏也所以吉而
无咎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其志下比无應於上故曰
巽在牀下然不失中道下爲之用故史巫紛若樂
爲之使吉而无咎非如上九喪其資斧史巫諭虚
華過實者言不失中道則樂盡其誠者衆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有剛中之德巽无不行矣而猶過
於恭巽有牀下不安之象者此其所以謂之巽也
是道也雖神明可交而受福況人乎然過於巽在

聖人之道疑若有咎矣而當巽之時九二以剛德
能行巽之道是其所以无咎也故象言紛若之吉
得中也然唯九二剛中故有巽在牀下之羙不然
殆且過矣易說
九三頻巽吝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處剛不得其中又在下體之
上以剛亢之質而居巽順之時非能巽者勉而爲
之故屢失也居巽之時處下而上臨之以巽又四
以柔巽相親所乘者剛而上復有重剛雖欲不巽
得乎故頻失而頻巽是可吝也○三之才質本非

能巽而上臨之以巽承重剛而爲剛勢不得行其
志故頻失而頻巽是其志窮困可吝之甚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三一處陽剛失巽之道乗剛而動頻吝
所宜志在此歟故吝如復之六三志窮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過於剛而不中是以或巽或失所謂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者也非吝而何其志終不能
以有行是以窮也易說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陰柔无援而承乗皆剛宜有悔也而
四以陰居陰得巽之正在上體之下居上而能下
也居上之下巽於上也以巽臨下巽於下也善處
如此故得悔亡所以得悔亡以如田之獲三品也
田獲三品及於上下也田獵之獲分三品一爲乾
豆一供賓客與充庖一頒徒御四能巽於上下之
陽如田之獲三品謂遍及上下也四之地本有悔
以處之至善故悔一无悔字亡而復有功天下之事苟
善處則悔或可以爲功也○巽於上下如田之獲
三品而遍及上下成巽之功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柔順之德以陰居位雖或乗剛悔終
可亡近比於五不爲諂妄而又二三并爲所獲不
私其累而樂爲己用田獲之類也使三陽見獲四
之功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近君志決於進无初六之疑既
无羣疑則悔亡矣是以有田獲三品之功也六四
至柔不當有田獲之功而此以順乎剛故得之由
是觀之則剛以巽而无太過柔以巽而无不及則
巽之爲道豈柔弱畏懦之義哉是其可與有行也
易說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吉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明道先生曰先甲三日以窮其所以然而處其事
後甲三日以究其將然而爲之防甲者事之始也
庚者有所革也自甲至于戊己春夏生物之氣已
備庚者秋冬成物之氣也故有所革别一般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五居尊位爲巽之主命令之所出也
處得中正盡巽之善然巽者柔順之道所利在貞
非五之不足在巽當戒也既貞則吉而悔亡无所
不利貞正中也處巽出令皆以正中爲吉柔巽而
不貞則有悔安能无所不利也命令之出有所變
更也无初始未善也有終更之使善也若已善則

何用命也何用更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出命更改（一作故）之道當如是也甲者事之端也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爲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解在蠱卦○九五之吉以處正中也得正中之道則吉而其悔亡也正中謂不過无不及（一作无過不及）正得其中也處柔巽與出命令唯得中爲善失中則悔也（程易傳）

橫渠先生曰解見蠱卦志不以正則將有悔先庚三日諄始也後庚三日存終也雖體陽居尊无應於下故不可爲事之唱乃吉不著於繇辭者巽非憂患之時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以巽而後貞吉柔以巽而後有功貞吉則无太過有功則无不及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九五居尊中正爲巽之主固守是道吉无不利猶曰无初有終者巽之爲象以柔而用剛也唯以柔故有初六進退之疑唯用剛故有九五正中之吉是爲无初有終也先庚三日後庚三日吉者九五人君之位也出命人君之所先也愼乃出令君人之道也故必先後三日而申命之夫上有巽入之道下有巽順之義風行草偃莫易於斯時猶且先後三日而申命之者愼之至也愼之至者令出惟行弗惟反故也命令之出有必可行之善而无不可行後反之失是以吉也上曰貞吉九五之吉也下曰吉蓋命令以是爲吉也庚即令也先庚謂未出令之前已申命後庚謂出令之後三日而後行事也伊川曰申者事之始也庚者變更之始也（易說）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伊川先生曰牀人所安也在牀下過所安之義也九居巽之極過於巽者（一无者字）也資所有也斧以斷也陽剛本有斷以過巽而失其剛斷失其所有喪資斧也居上而過巽至於自失在正道爲凶也○巽在牀下過於巽也處卦之上巽至於窮極也居上而過極於巽至於自失得爲正乎乃凶道也巽本善行故疑之曰得爲正乎復斷之曰乃凶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巽過極難爲之下物不爲用故曰喪其資斧凶資斧尚喪餘無用殫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爲之臣也以巽用剛者也上九巽之極者也巽極不知變而欲同九二之道則其過也甚矣過則失故喪其資斧貞凶也巽之道剛柔用之皆獲其利今喪其所資之利能无凶乎故巽在牀下无用於上窮之時喪其資斧殊乖悔亡之利彼以悔亡而吉則此以喪失正乎凶矣觀此則知謂之資斧者其行權之義乎是不可失者也

䷹ 兌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兌序卦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易傳

兌亨利貞

伊川先生曰兌說也說致亨之道也能說於物物莫不說而與之足以致亨然爲說之道利於貞正非道求說則爲邪諂而有悔咎一作吝故戒利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爲說非有意於說人亦非有意於求說天下有說之道在上者不違是道以臨人在下者得其志而自說耳使有心於其間非兌也兌之所以亨者此也何謂說之道即王道是也然使有心於其間則爲常人私欲之情非天下之公說是以利貞惟貞則无私矣故兌因貞而利也易說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

伊川先生曰兌之義說也一陰居二陽之上陰說於陽而爲陽所說也陽剛居中中心誠實之象柔

爻在外接物和柔之象故爲説而能貞也利貞説之道宜正(一作貞)也卦有剛中之德能貞者也説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説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説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説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説於民如天地之施感於其心而説服无斁故以之先民則民心説隨而忘其勞率之以犯難則民心(一无心字)説服於義而不恤其死説道之大民莫不知勸勸謂信之而勉力順從人君(一作君人)之道以人心説服爲本故聖人贊其大(易傳)

白雲郭氏曰兌之爲象剛居中而柔在外剛居中則无私柔在外則足以説物无私則貞足以説物則亨此兌之所以亨利貞也順乎天而應乎人者兌説有道得其道則能順天而應人以盡天下之大公失其道則不能順乎天而溺於私心是亦不能應人之望也昔湯之征也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此得兌説之道者也武王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亦得兌説之道者也所謂順乎天而應乎人者若湯武是已孟子論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誠服也中心説而

誠服兌之道也是以應乎人者也能應乎人則順天矣其應人也非寒而衣之飢而食之又非有矜憐撫奄之言使之聞之也聖人唯知道耳故聖人知道而不知説天下知説而不知道道行有必致之説初非有期於民者也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非聖人固如是以説人也在道論之則非民情之説聖人有所不敢爲必説在事爲之先則民可忘勞説在患難之先則民可忘死民或未説而欲覬其忘勞忘死雖聖人不能也是以聖人平居无事之日使民飽食煖衣養生送死

无憾所謂説以先之也故文王事紂非不能説民也武王卒伐功非能致民也順天應人之道聖人不得私焉肆者充私情故勞而日拙聖人明公道故逸而日休天下可以无事處之矣説道之大有至於此是以視民之自勸皆可見説之大也孟子嘗謂齊宣王曰取之而燕民悦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悦則勿取若孟子可所謂知説之先民者歟(易説)

象曰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

伊川先生曰麗澤二澤相附麗也兩澤相麗交相

浸潤互有滋益之象故君子觀其象而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互相益也凡儒謂天下之可說莫若朋友講習朋友講習固可說之大者然當明相益之象易傳○天下之悅不可極唯朋友講習雖過悅无害兌澤有相滋益處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語錄

白雲郭氏曰麗者附著相連之意亦見上下之說誠意交而連結也說之大有見於順天應人而其微有見於朋友講習蓋順天應人之說與朋友講習之說大小不同其情一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此朋友講習所以爲說也況天下大說又有在於朋友講習之間乎易說

初九和兌吉象曰和兌之吉行未疑也

伊川先生曰初雖陽爻居說體而在最下无所係應是能卑下和順以爲說而无所偏私者也以和爲說而无所偏一无偏字私說之正也陽剛則不卑居下則能巽處說則能和无應則不偏處說如是所以吉也○有求而和則涉於邪諂初隨時順處一作順處心无所係无所爲也以和而已是以吉也象文以其處說在下而非干正故云行未疑也其行未有可疑謂未見其有失也若得中正則无是言也說以中正爲本爻直陳其義象則推而盡之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下无所比附出門同人行自信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固非知道者之事而知兌說在和其去道不遠矣且又以得兌之吉也夫知和爲說不知和爲非說則上不諂媚以從人而下无私情示人之失是則用和豈貴何所疑乎疑者上不知說之在道次不知說之在和既惑於說與不說之際是以其行不能无疑也吉亦无自而至矣易說

九二孚兌吉悔亡象曰孚兌之吉信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承比陰柔陰柔小人也說之則當有悔二剛中之德孚信內充雖比小人自守不失君子和而不同說而不失剛中故吉而悔亡非二之剛中則有悔矣以自守而亡也○心之所存爲志二剛實居中孚信存於中也志存誠信豈至說小人而自失乎是以吉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私係於近悔也誠於接物信而不妄吉且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有剛中之德蓋賢者之能自治

者也故知兌之在我不在於天下不求說於天下而孚兌之道自信其志彼天下之說有不期而自至者矣是以吉而悔亡也使有心求說於天下而不知信其在我者則徇外忘內物我兩失之剛中之賢固如是乎有賢如此未有事是君爲容說者也昔成湯克寬克仁彰信兆民蓋信在我而信之者在人雖君臣之道不同其與九二孚兌信志之理一也 易說

六三來兌凶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柔不中正之人說不以道者也來兌就之以求說也比於在下之陽枉己非道就以求說所以凶也之內爲來上下俱陽而獨之內者以同體而陰柔一作性陰下也失道下行也○自處不中正无與而妄求說所以凶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來兌求說也說自有道其可求乎失道求說是以凶也 易說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伊川先生曰四上承中正之五而下比柔邪之三雖剛陽而處非正三陰柔陽所說也故不能決而商度未寧謂擬議所從而未決未能有定也兩間謂之介分限也地之界則加田義乃同也故人有節守謂之介若介然守正而疾惡邪惡則有喜也從五正也說三邪也四近君之位若剛介守正疾遠邪惡將得君以行道福慶及物爲有喜也若四者得失未有定繫所從耳○所謂喜者若守正而君說之則得行其剛陽之道而福慶及物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邪佞使進而上則小人道長而不寧以譖爲疾而拒外之則終不失其得偶之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處上下之際不妄從說而擬議不遑寧是知所擇者也爲臣如此賢矣哉故終有介疾之喜也介然自守外患不能入故能全兌說之喜喜非獨一身而已終亦有及物之慶也昔伊川五就湯五就桀湯三使往聘之然後幡然而改所謂商兌未寧者如此至於身天心華夏正所謂有喜有慶也且陰者陽所說也捨所說而比五故爲商兌之義然兌之象剛中柔外其象上行九四捨三而比五上行也至於九五比上失在小人蓋亦上行之象雖其性均本乎象而得失之異則係乎爻伊川曰兩間謂之介介分限也故人之

守節者謂之介 易說

九五孚于剝有厲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得尊位而處中正盡說道之善矣而聖人復設有厲之戒蓋堯舜之盛未嘗无戒也戒所當戒而已雖聖賢在上天下未嘗无小人然不敢肆其惡也聖人亦說其能勉而革面也彼小人者未嘗不知聖賢之可說也如四凶處堯朝隱惡而順命是也聖人非不知其終惡也取其畏罪而強仁耳五若誠心信小人之假善爲實善而不知其包藏則危道也小人者備之不至則害於善聖人爲戒之意深矣剝者消陽之名陰消陽者也蓋指上六故孚于剝則危也以五在說之時而密比於上六故爲之戒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安得不戒也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戒孚于剝者以五所處之位正當戒也密比陰柔有相說之道故戒在信之也 易傳 並

橫渠先生曰說六三之進則是孚於剝近危之道也故處乎盛位者佞不可親也當正位而進小人信乎剝之道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兌之時居九五中正之位宜其天下心悅誠服而此有厲何哉蓋兌之象上行不知擇賢而比之反上親容悅小人之徒是以危也夫既得其位又得其時不能孚兌之道而上比小人故孔子惜其得位而失道則曰孚于剝位正當也剝者小人之事安足與語說之大乎古之人君或以小人之術自任雖苟一時之譽終不能究大人之造者孚于剝之謂也孟子曰捨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惜乎九五之未進此道也 易說

上六引兌象曰上六引兌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它卦至極則變兌爲說極則愈說上六成說之主居說之極說不知已者也故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然而不至悔咎何也曰方言其說不知已未見其所說善惡也又下乘九五之中正无所施其邪說六三則承乘皆非正是以有凶○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无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无意味甚矣豈有光也未非必之辭象中多用非必能有光輝謂不能光也 易傳 並

橫渠先生曰與三爲類而引升之雖不傷類然未足多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説有引之而説者從人也陰柔不足以有為引之則從人而説蓋上六不當有事之象无毀无譽特不能光大而已於道固无得而亦未至於失己故吉凶悔吝无得而言焉 易説

䷺ 坎下巽上

伊川先生曰渙序卦兌者説也説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説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説則舒散故説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為卦巽上坎下風行於水上水遇風則渙散所以為渙也 易傳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 謝顯道錄

伊川先生曰渙離散也人之離散由乎中人心離則散矣治乎散亦本於一作必由中能一 有利貞字 收合人心則散可聚也故卦之義皆主於中利貞合渙散之道在乎正固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萃王假有廟渙然後聚道乃久故王假有廟互見於此凡言有廟者聚道之極也 易説

龜山楊氏曰或問禘之説孔子曰不知也則其説蓋有言論之所不能及也非求之度數之末所能知也惟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夫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為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知此則於治國乎何有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渙者離散之義天下離散爲渙而散
天下之難亦爲渙居渙得散而亨散天下之難亦
亨也王道至而有廟則難散矣萃與渙其義相類
難渙則萃萃則渙難故當萃聚難渙之時宜莫先
於有廟以致孝亨也利涉大川木行水上之才也
利貞者渙難以是爲德之先也經曰孝莫大於嚴
父嚴父莫大於配天王者有廟孝亨必至於嚴父
配天而後其道盡故彖又言亨于帝立廟所以終
王假有廟之義也 易說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

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能亨者以卦才如是也渙之成
渙由九來居二六上居四也剛陽之來則不窮極
於下而處得其中柔之往則得正位於外而上同
於五之中巽順於五乃上同也四五君臣之位當
渙而比其義相通同五乃從中也當渙之時而守
其中則不至於離散故能亨也○王假有廟之義
在萃卦詳矣天下離散之時王者收合人心至於
有廟乃是在其中也在中謂求得其中攝其心之
謂也中者心之象剛來而不窮柔得位而上同卦

才之義皆主於中也王者拯渙之道在得其中而
已孟子曰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亨帝立
廟民心所歸從也歸人心之道无大於此故云至
于有廟拯渙之道極於此也○治渙之道當濟於
險難而卦有乘木濟川之象上巽木也下坎水大
川也利涉險以濟渙也木在水上乘木之象乘木
所以涉川也涉則有濟渙之功卦有是義有是象
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財散則民聚王乃在渙中之一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之成卦自否來故剛自四來而爲
二柔自二升而爲四剛來得中而不窮柔自内升

位乎外而上同此言成卦之義也王乃在中者以
王居渙難之中故難散而後假有廟也大川難也
乘木濟難之方也濟難有功則難散矣此渙之所
以亨也 易說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亨于帝立廟

伊川先生曰風行水上有渙散之象先王觀是象
救天下之渙散至于亨帝立廟也收合人心无如
宗廟祭祀之報出於其心故亨帝立廟人心之所
歸也係人心合離散之道无大於此 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難也風行水上則无不散矣此渙
難之象也享于帝立廟者天地祖考王祭之大也
難渙之時莫急於此也能此則治天下可運諸掌
不能此則亂將復矣是以先王不敢後也（易說）
初六用拯馬壯吉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伊川先生曰六居卦之初渙之始也始渙而拯之
又得馬壯所以吉也六爻獨初不云渙者離散之
勢辯之宜早方始而拯之則不至於渙也爲教深
矣馬人之所託也託於壯馬故能拯渙馬謂二也
二有剛中之才初陰柔順兩皆无應无應則親比

相求初之柔順而託於剛中之才以拯其渙如得
壯馬以致遠必有濟矣故吉也渙拯於始爲力則
易時之順也○初之所以吉者以其能順從剛中
之才也始渙而用拯能順乎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下故必用拯无應於上順比
九二之剛拯而馬壯其吉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難之始也方難之始而能竭其
至健之才以拯之則難无不濟矣是其所以吉也
天下之事辯之於早則順而易舉故象曰初六之
吉順也卦以初二四五皆爲渙難者初能比二四

能比五故也三與上私於其應能免其身幸矣明
夷用拯馬壯吉曰順以則也此言順也是知馬以
健順爲義故坤之彖有取於馬也（易說）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伊川先生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在渙離之
時而處險中其有悔可知若能奔就所安則得悔
亡也机者俯憑以爲安者也俯就下也奔急往也
二與初雖非正應而當渙離之時兩皆无與以陰
陽親比相求則相賴者也故二目初爲机初謂二
爲馬二急就於初以爲安則能亡其悔矣初雖坎

體而不在險中也或疑初之柔微何足賴蓋渙之
時合力爲（一作而）勝先儒皆以五爲机非也方渙離
之時二陽豈能同也若能同則成濟渙之功當大
（一有吉字）豈止悔亡而已机謂俯就也○渙散之時以
合爲安二居險中急就於初求安也賴之如机而
亡其悔乃得所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悔亡故
曰奔其机三四皆險故曰得願若退累於初則險
不能出其悔終存（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之剛自外來而得中得去危就

安之義故有奔其机之象焉剛不得中則不可有
爲而其道窮道窮則其志失矣惟得中就安故象
所以言不窮而象言得願此悔之所以亡也言奔
與悔亡皆去危之義易說
六三渙其躬无悔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伊川先生曰三在渙時獨有應與无渙散之悔也
然以陰柔之質不中正之才上居无位之地豈能
拯時之渙而及人也止於其身可以无悔而已上
加渙字在渙之時躬无渙之悔也○志應於上在
外也與上相應故其身得免於渙而无悔悔亡者

本有而得亡无悔者本无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援上而進惟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
非能及物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離之時六三知應於上而不知有
所擇而比之以行渙難之志是其志之小者也故
其爲道止及其身而已終无濟時之義然不失正
應終亦不爲悔也志在外者志應上九也易說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象曰渙其羣元
吉光大也
伊川先生曰渙四五二爻義相須故通言之彖故

曰上同也四巽順而正居大臣之位五剛中而正
居君位君臣合力剛柔相濟以拯天下之渙者也
方渙散之時用剛則不能使之懷附用柔則不足
爲之依歸四以巽順之正道輔剛中正之君君臣
同功所以能濟渙也天下渙散而能一无能字使之羣
聚可謂大善之吉也渙有丘匪夷所思贊美之辭
也丘聚之大也方渙散而能致其大聚其功甚大
其事甚難其用至妙夷平常也非平常之見所能
思及也非大賢智孰能如是○稱元吉者謂其功
德光大也元吉光大不在五而在四者二爻之義
通言也於四言其施用於五言其成功君臣之分
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已處險外无私其應常以拯衆爲心
則其志光大獲吉若志在所歸之地近累於五則
非能平均其處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之柔自下而升故有上同之義
夫以柔道上行而輔君爲臣之至美故君臣相濟
能渙天下之難也羣者天下懼於難者也能渙天
下之難則其道大矣非止於其躬而已故元吉難
雖渙散猶若有丘焉勿謂難之小而弗戒也有丘

則匪夷矣有丘匪夷之思其可一日忘乎此雖已濟難不敢忘難之意也是亦其亡苞桑之義昔禹平水土成湯伐夏救民皆渙其羣者也成王繼而茲後患所謂匪夷之思也元吉光大之義於夏商可見然易之象變屢見於彖至渙尤明見於二爻之辭不然則九二剛中自无奔机之象而六四至柔豈能具渙羣之吉乎惟究成卦之變則二爻之辭可得也 易說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伊川先生曰五與四君臣合德以剛中正巽順之道治渙得其道矣惟在浹洽於人心則順從也當使號令洽（一作浹）於民心如人身之汗浹於四體則信服而從矣如是則可以濟天下之渙居王位爲稱而无咎大號大政令也謂新民之大命救渙之大政再云渙者上謂渙之時下謂處渙如是則无咎也在四已言元吉五惟言稱其位也渙之四五通言者渙以離散爲害拯之使合也非君臣同功合力其能濟乎爻義相須時之宜也（一作而已）○王居謂正位人君之尊位也能如五之爲則居尊位爲稱而无咎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爲渙之主使物徧被其澤正位凝命可以免咎不私於應故能均布其大號也渙然廓大以王道自居乃无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令出惟行弗惟反則號令之出其猶渙汗乎一出不反之義也是以王者重慎之四五君臣合德以渙天下之難其號大矣故渙之大號則王居之渙羣之功則六四主之王居渙號則正位以令天下得君道也故无咎六四主渙羣之功則宣力四方盡臣職也吉孰大焉故元吉此君臣之義不同也 易說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象曰渙其血遠害也

伊川先生曰渙之諸爻皆无係應亦渙離之象惟上應於三三居險陷之極上若下從於彼則不能出於渙也險有傷害畏懼之象故云血惕然九以陽剛處渙之外有出渙之象又居巽之極爲能巽順於事理故云若能使其血去其惕出則无咎也其者所有也渙之時以能合爲功獨九居渙之極有係而臨險以能出渙遠害爲善也○若如象文爲渙其血乃與屯其膏同也義則不然[illegible]血字下

脫去字血去惕出謂能遠害則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乘剛在上若係於三害不可免能絕棄陰類遠去其難則可免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難不能散則傷之者至矣上九知見傷之憂故渙其血去逖出而後无咎也逖遠也遠害必遠乃可免害此與渙其躬者无以異蓋止於一身之謀非天下之大計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二爻之應亦其志同耳然渙之六爻皆无凶悔者以皆知濟難及保身之道也苟不能有道以濟天下之難又不能明哲以自保其身是皆凶悔之徒歟此蓋不必六爻有象而後知之故易之辭觀占可以知凶由凶可以見吉斯得知幾知彰之義矣易說

䷻ 兌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節序卦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爲卦澤上有水澤之容有限澤上置水滿則不容爲有節之象故爲節易傳

節亨苦節不可貞

伊川先生曰事既有節則能致亨通故節有亨義節貴適中過則苦矣節至於苦豈能常也不可固守以爲常不可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有過則有節不及无節也過而不知節則傷害隨之節无傷害是以亨也節之過與无節同非亨之道故苦節不可貞如是則節无它道爲中而已然節獨以過爲主中由過與不及言也此其所以異者易說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伊川先生曰節之道自有亨義事有節則能亨也又卦之才剛柔分處剛得中而不過亦所以爲節所以能亨也○節至於極而苦則不可堅固常守

其道已窮極也○說以行險以卦才言也内兌外
坎說以行險也人於之一作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
則思止方說而止爲節之義當位以節五居尊當
位也在澤上有節也當位而以節主節者也處得
中正節而能通也中正則通過則苦矣○推言節
之道天地有節故能成四時无節則失序也聖人
立制度以爲節故能不傷財害民人欲之无窮也
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苦節爲貞其道之窮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侈
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愛人必先於節用

語解

白雲郭氏曰節之成卦自泰三五而來剛柔分而
上下剛上而得中故爲節且賁之與節皆自泰來
其義相類賁則柔來而文剛剛上而文柔節則柔
來而節剛剛上而節柔夫泰爲天地純剛柔之卦
賁以剛柔純質而无文故文之節以剛柔過盛而
无節故節之彖言剛柔分而剛得中則知節之名
卦以剛柔皆過盛爲義也是以泰之象曰后以財
成天地之道而節則終其義者也然天下之理中

則可久不及與過皆非可久之道苦節過中是以
其道易窮而不能久也說以行險非苦節也中道
也九五居尊位有能節之勢而行甘節之道道與
位當故言當位以節居中得正其道乃通此節亨
之義也人知過盛之可節而不知天地非節亦不
能有成是非獨人事而已故聖人因明天地節而
四時成爲君者必法之以制度故不傷財不害民
也天地節者剛之節柔柔之節剛也剛節柔猶冬
之有春柔節剛猶夏之有秋苟不然則大冬大夏而
已安能成四時乎泰之六五以剛節之而成坎少

陽也春之象也泰之九三以柔節之而成兌少陰
也秋之象也天地之節於此可見故易之卦變於
節爲尤詳然易卦雖以人事爲主亦未有不本於
天地而來者蓋上下二體三才亦皆具天地之象
聖人明人道本於天地故彖之所言或取變或取
二體三才其稱天地亦非一道也革節是已易說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伊川先生曰澤之容水有限過則盈溢是有節故
爲節也君子觀節之象以制立數度凡物之大小
輕重高下文質皆有數度所以爲節也數多寡度

法制議德行者存諸中爲德發於外爲行人之德
行當義則中節議謂商度求中節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澤无水困則爲不足澤上有水則爲
有餘不足則爲困有餘則當節理之常也在人之
節則制數度所以節於外議德行所以節於內也
爲國爲家至于一身其內外制節皆一也易說
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象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
伊川先生曰戶庭戶外之庭門庭門內一作外之庭
初以陽在下上復有應非能節者也又當節之初
故一无故字戒之謹守至於不出戶庭則无咎也初能

固守終或渝之不謹於初安能有卒故於節之初
爲戒甚嚴也○爻辭於節之初戒之謹守故云不
出戶庭則无咎也象恐人之泥於言也故復明之
云雖當謹守不出戶庭又必知時之通塞也通則
行塞則止義當出則出矣尾生之信一无信字水至不
去不知通塞故君子貞而不諒繫辭所解獨以言
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言當在
先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見塞於九二故不出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惟初爲有應而曰不出戶庭无
咎者所以節之也不知其有節則出入无時而失愼
密之道且通則行塞則止當出則出初不係於有
應无應也應者助其外而已而在我之節其可廢
乎故象以不出戶庭爲知通塞而繫辭又明愼密
不出之義聖人之旨深矣節之議德行於此可見
伊川曰戶庭戶外之庭也門庭門內之庭也易說
九二不出門庭凶象曰不出門庭失時極也
伊川先生曰二雖剛中之質然處陰居說而承柔
處陰不正也居說失剛也承柔近邪也節之道當
以剛中正二失其剛中之德與九五剛中正異矣

不出門庭不之於外也謂不從於五也二五非陰
陽正應故不相從若以剛中之道相合則可以成
節之功惟其失德失時是以凶也不合於五乃不
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爲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
餘一作益不及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
是也○不能上從九五剛中正之道成節之功乃
係於私暱之陰柔是失時之至極所以凶也失時
失其所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體柔位陰故不出門庭凶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爲不當有事之地而二以剛中居

有爲之位其道不可同也故初以不出户庭爲知塞而二以不出門庭爲不知通知塞故无咎不知通則有失時之凶矣極至也有初故可以節二有二則可以節初二者亦相濟之道歟易説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不中正乘剛而臨險固宜有咎然柔順而和説若能自節而順於義則可以无過不然則凶咎必至可傷嗟也故不節若則嗟若已所自致无所歸咎也○節則可以免一作无過而不能自節以致可嗟將誰咎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位失節也然能居不自安則人將容之故无咎允説也故能嗟咨取容○王弼於此无咎又别立一例只舊例亦可推行但能嗟其不節有過之心則亦无咎也若武帝下罪己之詔而天下悦夫人過既改則復何咎之有並易説

白雲郭氏曰自成卦之初以論之則六三所以節剛也自生爻之後論之則六三居不中正乘剛履險不知節者也不知節則必傷嗟且至咸其自取又誰咎乎易説

六四安節亨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伊川先生曰四順承九五剛中正之道是以中正爲節也以陰居陰安於正也當位爲有節之象下應於初四坎體水也水上溢爲无節就下有節也如四之義非強節之安於節者也故能致亨節以安爲善強守而不安則不能常豈能亨也○四能安節之義非一象獨舉其重者上承九五剛中正之道以爲節足以亨矣一作是以亨也餘善亦不出於中正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陰比陽以柔從剛安行承上之節而无勉強矯爲之意此六四之所以亨也亨自亨也未足以及人古之所謂守節之士也歟易説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剛中正居尊位爲節之主所謂當位以節中正以通者也在己則安行天下則説從節之甘美者也其吉可知以此而行其功大矣故往則有可嘉尚也○既居尊位又得中道所以吉而有功節以中爲貴得中則正矣正不能盡中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居中得乎盛位優爲其節者也守之不懈富貴常保故曰往有尚易説

白雲郭氏曰安節自安而已而人未必安甘節則施之於己施之於人皆不以爲苦故无往不可所以爲人君之道九五居中履正以甘節節天下上下同之其吉宜矣盡節之大者是以往有尚也詩所謂如月之常如日之升者其往有尚之意與蓋言日進而无已也 易說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居節之極節之苦者也居險之極亦爲苦義固守則凶悔則凶亡悔損過從中之謂也節之悔亡與它卦之悔亡辭同而義異也○節既苦而貞固守之則凶蓋節之道至於窮極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險之極故曰苦節苦節而不貞悔也必貞而凶則道雖窮而悔亡苦節反若獲吉取悔必多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居節之極蓋節之過者以苦節人固不能于以自節亦非可久之道如是爲貞則凶矣夫苦節不可貞而上六固守之故凶而道窮也伊川曰上六之悔亡與它卦異蓋言悔則凶亡矣 易說

☱☴ 兌下巽上 中孚

伊川先生曰中孚序卦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爲卦澤上有風風行澤上而感于水中爲中孚之象感謂感而動也內外皆實而中虛爲中孚之象又二五皆陽一有而字中實亦爲孚義在二體則中實在全體則中虛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易傳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伊川先生曰豚躁魚冥物之難感者也孚信能感於豚魚則无不至矣所以吉也忠信可以蹈水火況涉川乎守信之道在乎堅正故利於貞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雜卦曰中孚信也夫信者孚之一也孚者其道之大全也以信不足以盡孚故必曰中孚然有信之而信者有作也有未嘗信之而信者无作也无作中孚是也故自人之爲德論之則曰信又其小者則信於言而已自道論之則曰孚或未見於有爲而其道可孚或无其人焉而是道爲可孚皆曰有孚也故孚之道有无心於信天下而天下信之之意无不感也无不通也亦无不受而

容之也无作也无止也亦无損益盛衰之理有孚于一身于一家于一國于天下遠近大小衆寡之不同其孚一也然易之卦皆道也而爻則人也在卦辭言之則主道在爻辭言之則言孚其人也而中孚文以名卦者以信不足以名卦也且道有誠有孚有信人或未之别蓋信者孚之一也孚者誠之一也道之所至誠亦至焉故道大誠亦大而孚爲道之信信爲人之德是其别也自二帝以來言信者蓋寡至成湯而後言彰信兆民文王演易復稱孚詩人亦言上天之載无聲无臭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故道之盛者後、世莫若文王也至武王而後復言惇信明義及乎、世衰道微人不知孚之爲道獨知信而已孔子作易所以曉天下萬世欲其明而无惑故爲言曰中孚信也是使後世由信而可得中孚之道也學者於此即以信爲孚以孚爲信不知孚之有别斯失聖人釋經之旨矣夫中孚之象中虚也虚己而對物則无物在物先來則應之不來則无應此中孚之爲信所以進乎誠也苟實其中則先物矣先物有物則不誠在物先安得謂之孚乎故子絶四曰毋我毋我則虚己矣是无

先物之物也上天之載无聲无臭亦不過如是而已使有聲臭實其中非天道也有物以實其中非聖人之道也豚魚吉者信及豚魚也惟天地之道可信及豚魚蓋天地以生爲德而无私於豚魚以生爲德故豚魚以是道而生信及也使有心於豚魚則信及者微而其不及者大非天地也聖人法之亦如是而已信及豚魚則孚于天下可知也利涉大川中虚之有濟也利貞者中虚之德也中虚之德天德也易說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説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伊川先生曰二柔在内中虚爲誠之象二剛得上下體之中中實爲孚之象卦所以爲中孚也○以二體言卦之用也上巽下説爲上至誠以順巽於下下有孚以説從其上如是其孚乃能化於邦國也若人不説從或違拂事理豈能化天下乎○信能及於豚魚信道至矣所以吉也○以中孚一作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虚舟也舟虚一有中字則无沉覆之患一无之患二字卦虚中爲虚舟之象○中

孚而貞則應乎天矣天之道孚貞而已（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信且正天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象二陰居內而二五剛中下說而上巽故孚聖人法此所以化邦也儀刑文王萬邦作孚豈非化邦之謂歟豚魚物之至微而无知者信之難及者也信及豚魚況於有知者乎又況於人乎觀此則化邦可知矣巽木也木而中虛所以難可濟也利貞乾德也虛中而利貞其孚所

以應天而大也（易說）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伊川先生曰澤上有風感于澤中水體虛故風能入之人心虛故物能感之風之動乎澤猶物之感于中故爲中孚之象君子觀其象以議獄與緩死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故誠意常求於緩緩寬也於天下之事无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治獄聽訟虛中爲先實其中則有閡此中孚之卦君子所以議獄緩死也議獄亦舉一

端言之也凡天下之務當虛中者皆如治獄用中孚之道也且聖人之爲治也有道以爲之本刑罰助治而已非聖人之所專任以治天下也知此則知虛中之道矣不知此則刑罰先實其中道无自而入焉是其爲治无適而非刑也安得議獄緩死之事哉如書言宥過无大文言罪疑惟輕皆議獄之謂也觀舜與臯陶之言然後知聖人之刑舜之戒臯陶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五刑者正所以弼五教故命臯陶於契之後非五刑可獨任以致治也曰刑期于无刑民協于中則聖人之心以无刑在刑之先此蓋虛中之道也其命臯陶則先曰

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故知舜之刑由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有之非此則无用於刑也臯陶稱帝之德曰宥過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知聖人之刑皆不得已而用也不得已而用則由天下有罪而後有刑蓋聖人不先刑以制天下也故至於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則盡乎天下之道矣中孚之獄如是而已後世捨道德仁義獨任刑以爲治者不患天下之不孚而患綱之不密不患德之不洽而患文之不峻於

是有封屠夷族之禍二世人之有生殆犬彘之不如
矣又安足與語中孚之道哉秦漢是已 說易
初九虞吉有它不燕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九當中孚之初故戒在審其所信虞
度也度其可信而後從也雖有至信若不得其所
則有悔咎故虞度而後信則吉也既得所信則當
誠一若有它則不得其燕安也燕安裕也有它志
不定也人志不定則惑而不安初與四為正應四
巽體而居正无不善也爻以謀始之義大故不取
相應之義若用應則非虞也○當信之始志 一无志字
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蓋其
志未有變動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
矣在初言求所信之道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為信之始其信未孚而志應在四進
有二三剛柔之間非以禮自防使為眾所信取悔
之道也故必防其萌使志不亂乎交如則慶如乃
吉 說易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虛无物閑其中故其孚最為
近誠虞吉者審度吉道而有行也度吉而行固善
道也然已為有物非中孚之虛矣故言有它有它

則中實非安於中孚之道象言志未變者言虞吉
有它之志未能忘也忘此則中孚矣初九中孚之
始未能盡其道故尚有虞吉之志盡中孚之道者
无適而非吉又何虞乎 說易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尒靡之象
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伊川先生曰二剛實於中孚之至者也孚至則能
感通鶴鳴於幽隱之處不聞也而其子相應和中
心之願相通也好爵我有而彼亦係慕說好爵之
意同也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
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
者為能識之○中心願謂誠意所願也故通而相
應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居中體巽无所私係德必有鄰物願
所歸位以德致為五所任故曰與爾靡之靡偃也
順從之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中孚之道與物无閒況於交感之際
為感通之易者乎是猶鶴鳴於幽陰之中而其子
和之必至之理也有好爵以與爾靡之又其子之

願也是其所以和也好爵猶美道也吾與爾靡其道虛己以容人也蓋言中孚之美道其能感人也虛己而已然中孚本應物之道二得之而三失之 易說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敵對敵也謂所交孚者正應上九是也三四皆以虛中爲成孚之主然所處則異四得位居正故亡匹以從上三不中失正故得敵以累志 心一作 以柔說之質既有所係惟所信是從或鼓或罷廢或悲泣或歌樂動息憂樂皆係乎所信也惟係所信故未知吉凶然非明達君子之所爲也○居不當位故无所主惟所信是從 本有是以二字 所處得正則所信有方矣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非所安物之所惡剛而乘之柔不相比進退之際惟敵是求不恒其德莫非己致 一作惟敵是得故求之云云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一卦論之則三四爲虛中自爻言之則六三之不當位又不若六四之能虛己也且中孚之道不立己何得敵之有得敵則有己甚於

廣吉故物或怒之則鼓或困之則罷或悲之則泣或樂之則歌四者有感於外而動乎中者也感於外而動乎中不能忘敵也不能忘敵有我之過也惟中孚虛己无我无敵外物之來如投虛然或怒之則无鼓也或困之則无罷也或悲之則无泣也或樂之則无歌也舉无得敵之理則其道全矣 易說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象曰馬匹亡絕類上也

伊川先生曰四爲成孚之主居近君之位處得其正而上信之至 一作 當孚之任者也如月之幾望盛之至也已望則敵矣臣而敵君禍敗必至故以幾望爲至盛馬匹亡四與初爲正應匹也古者駕車用四馬不能備純色則兩服兩驂各一色又小大必相稱故兩馬爲匹謂對也馬者行物也初上應四而四亦進從五皆上行故以馬爲象孚道在一四既從五若復下係於初則不一而害於孚爲有咎矣故馬匹亡則无咎也上從五而不係於初是亡其匹也係初則不進不能成孚之功也○絕其類而上從五也類謂相 一作 應也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誠以接物體巽居柔陰德之盛美者也陰德盛美物所願交故必一其所應絕類於上

使陰不疑陽如月近望而不過於盈可以无咎一作
先敘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四處得其正蓋有中孚之道者月幾望居盛位而不盈也馬匹亡捨衆志而獨上也六四近君有自盈之失今月幾望則虛己而不盈矣馬匹不亡則有鼓罷泣歌之累今馬匹亡則安行上道然无得敵之理是以无咎也匹亦敵之類也得敵匹亡其道相反也彖皆曰柔在內而爻則其道相反蓋卦爻取義有不得而同者也 易說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伊川先生曰五居君位人君之道當以至誠感通天下使天下之心信之固結如拘攣然則爲无咎也人君之孚不能使天下固結如是則億兆之心安能保其不離乎○五居君位之尊由中正之道能使天下信之如拘攣之固乃稱其位人君之道當如是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乎盛位而信不交物未免於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孚之道无不通亦无不感可以通天下之志至於固結攣如是以无咎九五君位足以感通天下又无私應之累故占曰有孚攣如位正當而已 易說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性上進風體飛颺九居中孚之時處於最上孚於上進而不知止者也其極至於羽翰之音登聞于天貞固於此而不知變凶可知矣夫子曰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固守而不通之謂也○守孚至於窮極而不知變豈可長久也固守而一无而字不通如是則凶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處信之極好居物上信而无實窮上必凶一云將變而爲小過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孚虛己也虛己者道之虛也道之虛故足以應天下之實而无不通焉是以聖人尚之也翰音登于天聲之虛也聲之虛不足以有爲也以是爲貞則凶矣虛聲无實非可久之道也九五知虛己而用道于中故足以通天下之志上九獨務虛聲而事於外不知其道已喪于中矣故凶而不可久也 易說

䷽ 艮下震上

伊川先生曰小過序卦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為卦山上有雷雷震於高其聲過常故為小過又陰居尊位陽失位而不中小者過其常也蓋為小者過又為小事過又為過之小易傳○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言其文質彬彬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言若用於時救文之弊則吾從先進小過之義也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

宜下大吉

伊川先生曰過者過其常也若矯枉而過正過所以就正也事有時而當然有待過而後能亨者故小過自有亨義利貞者過之道利於貞也不失時宜之謂正○過所以求就中也所過者小事也事之大者豈可過也於大過論之詳矣飛鳥遺之音謂過之不遠也不宜上宜下謂宜順也順則大吉過以就之蓋順理也過而順理其吉必大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四剛二柔剛過之象小過二剛亦曰過者蓋剛實其中則為過矣是以聖人貴夫

居柔而用剛故中孚而後有小過頤而後有大過也易說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陽大陰小陰得位剛失位而不中是小者過也故為小事過過之小小者與小事有時而當過過之亦小故為小過事固有待過而後能亨者過之所以能一作未亨也○過而利於貞謂與時行也時當過而過乃非過也時之宜也乃所謂

正也○小過之道於小事有過則吉者而彖以卦才言吉義柔得中二五居中也陰柔得位能致小事吉耳不能濟大事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大事非剛陽之才不能濟三不中四失位是以不可大事小過之時自不可大事而卦才又不堪大事與時合也有飛鳥之象焉此一句不類彖體蓋解者之辭誤入彖中中剛一作剛實外柔飛鳥之象卦有此象故就飛鳥為義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

不可所以在小過也所過當如飛鳥之遺音鳥飛迅疾聲出而身已過然豈能相遠也事之當過者亦如是身不能甚遠於聲事不可一能注遠過其常在得宜耳不宜上宜下更就鳥音取宜順之義過之道當如飛鳥之遺音夫聲逆而上則難順而下則易故在高則大山上有雷所以爲過也過之道順行則吉如飛鳥之遺音宜順也所以過者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易傳

橫渠先生曰時宜用過雖過正也一失其所安者必矯其所爲以求安過於自大其勢必危過於自損可以獲吉故曰上逆而下順飛鳥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過之亨蓋以小者過則亨是以可小事也過以利貞故能與時偕行而无違非利貞則雖小過亦不能有行矣此小過所以莫先於利貞也可大事者剛也柔可小事而已二五柔中故小事則吉三四剛而不中故不可大事凡剛非二五皆非得位故言剛失位而不中也中孚虛中而實外舟虛之象也小過中實而外柔飛鳥之象也飛鳥遺音能下不能上上則逆也下則順也逆則无適而非凶此順所以爲大吉也由是言之則小過之義可過於下不可過於上可過於順不可過於逆可過於柔不可過於剛故不及其君遇其臣所以爲小過之无咎歟易說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山上其聲過常故爲小過天下之事有時當過而不可過甚故爲小過君子觀小過之象事之宜過者則勉之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當過而過乃其宜也不當過而過則過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過恭哀儉皆宜下之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凡物之過者非其物也事之過者非其事也過則其象變矣如泰之過不爲泰否之過不爲否也惟行之過恭不失其爲行喪之過哀不失其爲喪用之過儉不失其爲用是則爲可過之道所謂宜下大吉也故凡可過者過之則不爲失不可過而過之斯爲過矣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此其所以爲可過也歟自道論之三者猶爲道之小者故稱小過易說

初六飛鳥以凶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陰柔在下小人之象又上應於四四復動體小人躁易而上有應助於所當過必至過甚況不當過而過乎其過如飛鳥之迅疾所以凶也躁疾如是（一有則字）所以過之速且遠救止莫及也○其過之疾如飛鳥之迅豈容救止也凶其宜矣不可如何无所用其力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卦彖言飛鳥之象飛鳥之音而初上又明飛鳥之凶中實外柔飛鳥之象也上逆下順飛鳥之音也迅疾多過飛鳥之凶也別而言之固不同合而言之則飛鳥皆有是三者之義也初六以柔居下其道順也從剛而應四則捨順而從逆飛鳥上逆之過也是以有凶飛鳥之過一往不及反雖欲救止之末如之何矣故曰不可如何也（易說）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伊川先生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二與五居相應之地同有柔中之德志不從於三四故過四而遇五是過其祖也五陰而尊祖妣之象與二同德相應在它卦則陰陽相求過之時必過其常故異也无所不過故二從五亦戒其過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上進而不陵及於君適當臣道則无咎也遇當也過臣之分則其咎可知○過之時事无不過其常故於上進則戒及其（一作其及）君臣不可過臣之分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與其上比於陽不若下遇於陰與其上合於五不若退附於初宜下之義也无應於上故能免咎臣居己下猶不可過況其它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陽之在上者父之象尊於父者祖之象四在三上故爲祖又曰五陰而尊祖妣之象也雍曰過其祖而遇其妣謂二之遇五也不及其君遇其臣謂五之遇二也過祖之妣尊妣也不及之臣自卑也尊妣而自卑則二五雖俱爲陰柔而君臣之分不亂所謂行過乎恭也是以无咎二五非正應而相從故言遇遇則所謂小過非大得志也（易說）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伊川先生曰小過陰過陽失位之時三獨居正然在下无所能爲而爲陰所忌惡故有（一作所）當過者

在過防於小人若弗過防之則或從而戕害之矣如是則凶也三於陰過之時以陽居剛過於剛也既戒之過防則過剛亦在所戒矣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三不失正故无必凶之義能過防則免矣三居下之上居上爲下皆如是也○陰過之時必害於陽小人道盛必害君子當過爲之防防之不至則爲其所戕矣故曰凶如何也言其甚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居陽以剛而應於上爲衆所疾非過爲防慎人或戕之凶之甚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之所以爲防者禮而已惟禮足以防人亦足以防己遇人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外守己而不知防則從或戕於內傷害既至其凶如何信不可逃也君子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所以防之耳九三以陽居剛爲道過矣過而不知防是以凶也易說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小過之時以剛處柔剛不過也是以无咎既弗過則合其宜矣故云遇之謂得其道也若往則有危必當戒懼也往去柔而以剛進也勿用永貞陽性堅剛故戒以隨宜不可固守也方陰過之時陽剛失位則君子當隨時順處不可固守其常也四居高位而无上下之交雖比五應初方陰過之時彼豈肯從陽也故往則有厲○位不當謂一作故字處柔九四當過之時不過剛而反居柔乃得其宜故曰遇之遇其宜也以一无以字九居四位不當也居柔乃遇其宜也當陰過之時陽退縮自保足矣終豈能長而盛也故往則有危必當戒也長上聲作平聲則大失易意以夬與剝觀之可見與夬之彖文同而音異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道非剛亢故无咎有應於下故曰弗過遇之過此以往難无以除故危而必戒不可常然故勿用永貞一云九四以陽居陰而乘九三之剛非其過也乃適與之遇爾故无咎若率是而往必危以爲戒終不可以故勿用永正當思奮爾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陽居柔无過也故无咎无咎无過遇之而已遇之者下順乎柔不以剛自居也若捨柔用剛以是而往危之道也故必戒焉勿用永貞貴夫知時而已時不可過而過之故有往厲之戒時可小過焉又不可以斯道永貞也此過之

與時偕行者也位不當者所謂剛失位而不中也
剛失位而不中是以弗過而遇之也或得位而中
斯爲大有爲之君尚何往厲之戒乎故往厲之戒
特處九四之道耳終非可久之貞也觀爻辭之義
則遇爲小事而過爲大事故上六弗遇過之所以
爲亢也 誠易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象曰密雲
不雨已上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陰柔居尊位雖欲過爲豈能成
功如密雲而不能成雨所以不能成雨自西郊故
也陰不能成雨小畜卦中已解公弋取彼在穴弋
射取之也射止是射弋有取義穴山中之空中虛
乃空也在穴指六二也五與二本非相應乃弋而
取之五當位故云公謂頭公上也同類相取雖得之
兩陰豈能濟大事乎猶密雲之不能成雨也○陽
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雖密豈能成
雨乎陰過不能成大之義也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能畜剛止健凡言自我西郊進而
不已也柔得中小事吉故曰公弋取彼在穴非及
物之功且不能摧敵止暴也三止於下隱伏之象
故曰在穴小過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雨
必蒸聚自下而上則甘六潤澤周普今自西而東趨
其所應其施未光也○已上亦尚往之義 誠易

白雲郭氏曰雨之潤澤萬物非小道也豈小過柔
中之君能盡其道哉雖與二爲遇亦可小事而已
故言雨則密雲自我西郊方興而未有潤澤之功
蓋見其不可大事也公弋取彼在穴者弋取小事
故能有在穴之獲在穴之獲謂二之遇也君臣之
遇固非小事然未能大得君未足以澤及天下故
爲小也若乾之二五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大
矣已上者言陰道已上行而未雨蓋君臣俱柔之
象也 誠易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象曰弗遇過
之已亢也

伊川先生曰六陰而動體處過之極不與理遇動
皆過之其違理過常如飛鳥之迅速所以凶也離
過之遠也是謂災眚是當有災眚也災者天殃眚
者人爲既過之極豈惟人眚天災亦至其凶可知
天理人事皆然也○居過之終弗遇於理而過之
過已亢極其凶宜矣 正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宜上而上乃自取之災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知不可大事而遇之者二四之无咎
也知不可大事而過之者上六之災眚也鳥之飛
也多失之過鳥飛之過則離凶焉非獨天災亦自
取耳上六當過之時不知處過之道至于亢極其
凶宜矣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其
斯之謂歟(易說)

䷾ 離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既濟序卦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
既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
濟也爲卦水在火上水火相交則爲用矣各當其
用故爲既濟天下萬事已濟之時也(易傳)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既已亨矣小者尚有(一有未字)
亨也雖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小字在
下語當然也若言小亨則爲亨之小也利貞處既
濟之時(一无之時字)利在貞固以守之也初吉方濟之

時也終亂濟極則反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已濟難爲既濟方將濟難爲未濟名
卦之義甚明然則既濟之亨可知矣易六爻有應
者八卦既濟未濟居其二而未濟不能濟難者以
既濟六爻皆得位未濟六爻皆失位故也六爻皆
應皆得位在六十四卦之中獨此一卦而已以是
知欲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既濟亨
小者小爲衍字蓋緣未濟亨之下有小字故亦誤
書于此又孔子彖言小者亨也因此遂不能去六
十四卦无亨小之義如旅小亨巽小亨是誠小亨

也既濟亨之大者也然則孔子言小者亨也者蓋
濟難大人之事故未濟言小狐汔濟以明小者不
能濟故爲未濟若既濟則雖小者亦有濟故孔子
彖言小者亨也所以別未濟之義也小者如小道
小德亦有濟也又如大事雖濟小事亦濟也是皆
爲小如是則知舉无不濟矣使卦辭有小字則孔
子彖辭當以既濟亨小者爲句斷下句獨曰亨也
殊无義理必以既濟亨爲斷句則見既濟亨爲文
王辭小者亨也爲孔子釋之之辭也且大人於難
无所不濟故既濟未濟不必論大人惟既濟之後

雖小道小德皆可亨未濟之時非小道小德所能
亨也故必以小者亨小狐濡尾爲別也孔子於小
亨增者也二字即文義與旅巽自不同矣初吉者
既濟无不吉也道窮則變未濟終焉故終亂也既
濟有初吉終亂之象未必濟者皆亂也終亂不亂
則在人耳故聖人慎終如始所以復濟終亂之道
也昔成湯黜夏命之後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
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武王大告武成乃偃
武脩文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若是者豈有終亂
之道乎是以商周享國久長由湯武有以濟終亂

之道也有其象則卦言之而亂與不亂在人事者
非卦所可盡言也易說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
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時大者固（一无固字）已亨矣惟有
小者（一有未字）亨也時既濟矣固宜貞固以守之卦才
剛柔正當其位當位者其常也乃正固之義利於
如是之貞（一有正字）也陰陽各得正位所以爲既濟也
〇二以柔順文明而得中故能成既濟之功二居
下體方濟之初也而又善處是以吉也〇天下之

事不進則退无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无
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九五之才非
不善也時極道窮理當必變也聖人至此奈何曰
（一无曰字）惟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也
堯舜是也故有終而无亂易傳
橫渠先生曰通其變然後可久故止則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者皆亨故曰既濟小或未亨非既
也既者皆盡之辭利貞者既濟以六爻剛柔皆當
位而濟以是知其利貞也使不當位而可濟則非
利貞矣六二柔得中也初二皆卦之始也故爲初

吉終止則亂者止謂難止則亂至也猶上六濡首之厲是也難止則亂至有不至者何也蓋難止亂至者象當然也有不至者聖人維持之力也 易說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伊川先生曰水火既交各得其用爲既濟時當既濟惟慮患害之生故思而豫防使不至於患也自古天下既濟而致禍亂者蓋不能思患而豫防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水性下而居上火性上而居下交則相濟是爲既濟也既濟雖非有患之時而患必生於既濟之後故君子思患而豫爲之防也成湯之危懼成王之小毖皆思患豫防之謂也故卦言終亂象言豫防爻有濡首之厲其義一也 易說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居下上應於四又火體其進之志銳也然時既濟矣進不已則及於悔咎 一作吝 故曳其輪濡其尾乃得无咎輪所以行倒曳之使不進也獸之涉水必揭其尾濡其尾則不能濟方既濟之初能止其進乃得无咎不知已則至於咎也○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則不至於極其義自无咎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之初方出難矣是以有曳輪濡尾之象曳輪所以出難也濡尾以曳輪而濡也曳輪而濡尾則身出而難在後矣是以知其既濟也既濟故義无咎 易說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文明中正之德上應九五剛陽中正之君宜得行其志也然五既得尊位時已既濟无復進而有爲矣則於在下賢才豈有求用之意故二不得遂其行也自古既濟而能用人者鮮矣以唐太宗之用言尚怠於終況其下者乎於斯時也則剛中反爲中滿坎離乃爲相戾矣人能識時知變則可以言易矣二陰也故以婦言茀婦人出門以自蔽者也喪其茀不可行矣二不爲五之求用則不得行如婦之喪茀也然中正之道豈可廢也時過則行矣逐者從物也從物則失其素守故戒勿逐自守不失則七日當復得也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得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不得行於今必行於異時也聖人之 一有爲字 勸戒深矣○中正之道雖不爲時所用

然无終不行之理故喪茀七日當復得謂自守其中異時必行也不失其中則正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二柔而得中者也當既濟之時在我者得其位則不失己在人者得其應則不失人內外无失又何患於喪乎有喪亦自復故勿逐七日得也如是則六二之象有得无失而辭言婦喪其茀者蓋得失者消長循環之道方得之際失在前也猶既濟之終必復於難君子思患而豫防之勿謂其无喪而遂忘其喪也此六二所以言婦喪其茀之義柔中婦之象爾雅謂輿革後謂之茀而詩有簟茀魚服鄭氏謂茀之言蔽也伊川曰婦人出以自蔽者也而馬氏王氏皆爲首飾未詳其旨伊川曰卦有六位七則變矣七日謂時變也雖不爲上所用而中正之道无終廢之理也（易說）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伊川先生曰九三當既濟之時以剛居剛用剛之至也既濟而用剛如是乃高宗伐鬼方之事高宗必商之高宗天下之事既濟而遠伐暴亂也威武可及而以救民爲心乃王者之事也惟聖賢之君則可若騁威武忿不服貪土地則殘民肆欲也故戒不可用小人小人爲之則以貪忿私意也非貪忿則莫肯爲也三年克之見其勞憊之甚聖人因九三當既濟而用剛發此義以示人爲法爲誡豈淺見所能及也○言憊以見其事之至難在高宗爲之則可无高宗之心則貪忿以殃（一作殘）民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六險而應此處卦之未濟以終亂者也故以比鬼方九三以陽居陽文明而正故用師雖久困而必克小人用之取亡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高宗中興之賢君也鬼方至遠之伐也高宗之興其爲政事豈伐遠方而已哉故知鬼方之伐在高宗爲小事也小事猶克之以見小者亦亨也猶有三年之憊者既濟之難未至大亨也高宗中興所謂既濟之大亨矣鬼方小事猶且小人勿用則大者可知此其所以中興歟九三當既濟方興之時故有高宗之象（易說）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四在濟卦而水體故取舟爲義四近君之位當其任者也當既濟之時以防患慮變爲

急繻當作濡謂滲漏也舟有罅漏則塞以衣袽有衣袽以備濡漏又終日戒懼不怠慮患當如是也不言吉方免於患也既濟之時免患則足矣豈復有加也○終日戒懼常疑患之將至也處既濟之時當畏愼如是也 易並傳

白雲郭氏曰既濟思患豫防而六四又爲多懼之地近君居險是以有繻有衣袽之戒袽敝衣也説文謂繻爲繒采其意以謂勿以新繒而忘敝袽亦猶勿以既濟而遂忘未濟之難也終日者言无怠時也有所疑者雖未有患以多懼而豫防之也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伊川先生曰五中實孚也二虛中誠也故皆取祭祀爲義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謂二殺牛盛祭也禴薄祭也盛不如薄者時不同也二五皆有孚誠中正之德二在濟下尚有進也故受福五處濟極无所進矣以至誠中正守之苟未至於反耳理无極而終不反者也已至於極雖善處无如之何矣故爻象惟言其時也○五之才德非不善不如二之時也二在下有進之時故中正而孚則其吉大來所謂受福也吉大來者在既濟之時爲大來也亨小初吉是也 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東鄰上六也西鄰六四也過於濟厚也幾於中時也濟而合禮雖薄受福九五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易説

白雲郭氏曰大難既濟爲之君者何所事焉惟祭祀爲先耳與萃渙二卦王假有廟同意牛祭祭之盛者也禴祭祭之薄者也祭之盛者非无誠也然以物爲主祭之薄者非无物也然以誠爲主物過於誠則物勝誠而誠日以衰誠過於物則誠勝物而誠日以著鬼神惟誠而後通物亦因誠而可薦則祭祀之道誠在所先而物在所後明矣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象言西鄰之時蓋君子誠之爲貴方既濟之初未能備物爲耳是得其時也吉大來者既濟耳矣其吉方興而未艾是猶天保之詩言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其卒章言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栢之茂无不爾或承謂之大來者如此 伊川曰東鄰陽也謂五西鄰陰也

謂二也 易說

上六濡其首厲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伊川先生曰既濟之極固不安而危也又陰柔處之而在險體之上坎爲水濟亦取水義故言其窮至於濡首危可知也既濟之終而小人處之其敗壞可立而待也○既濟之窮危至於濡首其能長久乎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上六處既濟之極當終止之亂是以有濡首之危非可久於既濟之道也既濟之極雖之始而未深也故但濡首而已惟聖人通其變而不至於極則无是危矣 易說

☲☵ 坎下離上 未濟

伊川先生曰未濟序卦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爲卦離上坎下火在水上不相爲用故爲未濟 易傳

先生過成都坐于所館之堂讀易有造桶者前視之指未濟卦問焉先生曰何也曰三陽皆失位先生異之問其姓與居則失之矣易傳曰聞之成都隱者 晉室所聞云田夫釋未書侯時氏拾遺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伊川先生曰未濟之時有亨之理而卦才復有致亨之道惟在慎處狐能度水濡尾則不能濟其老者多疑畏故履冰而聽慎其陷也小者則未能畏慎故勇於濟汔當爲仡壯勇之狀書曰仡仡勇夫小狐果於濟則濡其尾而不能濟也未濟之時求濟之道當至慎則能亨若如小狐之果則不能濟也既不能濟无所利矣 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六十四卦終於既濟未濟者凡人事之終始惟曰濟與不濟而已故以是二卦終焉

先既濟而後未濟者猶泰之與否也泰極則否既
濟窮則未濟天道人事莫不然也聖人之爲戒深
矣既濟曰亨未濟亦曰亨前言既濟之亨已然之亨
也未濟之亨將然之亨也既濟言濡其尾而未濟
亦言濡其尾者既濟之濡其尾以曳輪既濟而濡
尾也未濟之濡其尾以小狐幾濟而濡尾也夫濟
難大人之事豈狐疑小人之所能哉宜其濡尾而
无攸利此其所以爲未濟也幾濟而濡尾不喪其
生亦幸矣何所利乎若夫飛龍在天大人之造何
難不濟是以有不言所利之大 易說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
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伊川先生曰以卦才言也所以能亨者以柔得中
也五以柔居尊位居剛而應剛得柔之中也剛柔
得中處未濟之時可以亨也○小狐汔濟據二而
言也二以剛陽居險中將濟者也又上應於五險
非可安之地五有當從之理故果於濟如小狐也
既果於濟故有濡尾之患未能出於險中也○其
進銳者其退速始雖勇於濟不能繼續而終之无
所往而利也○雖陰陽不當位然剛柔皆相應當

未濟而有與若能重慎則有可濟之理二以汔濟
故濡尾也卦之諸爻皆不得位故爲未濟雜卦云
未濟男之窮也謂三陽皆失位也斯義也聞之成
都隱者 易傳
白雲郭氏曰未濟知其亨者以六五柔中知其有
濟是以亨也小狐幾濟未能出險之中故濡其尾
无攸利不能終其濟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是以續終之事固非狐疑小人之所能也六爻雖
不當位而剛柔皆相應雖處已有失然亦未嘗失
於人故得人之助是以有亨之象而小狐之濟亦
止於无攸利而已不然則凶及之矣 易說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愼辨物居方
伊川先生曰水火不交不相濟爲用故爲未濟火
在水上非其處也君子觀其處不當之象以愼處
於事物辨其所當各居其方謂止於其所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火性炎上而在上水性潤下而在下
二氣不交不相爲用是以爲未濟亦猶天地不交
而爲否也物之有可辨者如水火之性是也居方
者猶居上居下是也君子觀未濟之象而愼於辨
物居方者欲其所居各得交濟之道无若火在水

上而不相爲用也不然則物自各止其所在君子
何愼之有 易說
初六濡其尾吝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柔在下處險而應四處險則
不安其居有應則志行於上然已旣陰柔而 一无而字
四非中正之才不能援之以濟也獸之濟水必揭
其尾尾濡則不能濟濡其尾言不能濟也不度其
才力而進終不能濟可羞吝也○不度其才力而
進至於濡尾是不知之極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六陰柔在下居險之中而上應九
四是則小狐欲濟之象然不能有終而濡其尾是
陰柔不足以有濟故吝也極至也度可至而至之
智者之事不度才力而妄欲有濟是不知可至之
道也无凶而止於吝者得其應以爲之助耳 易說
九二曳其輪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伊川先生曰在它卦九居二爲居柔得中无過剛
之義也於未濟聖人深取卦象以爲戒明事上恭
順之道未濟者君道艱難之時也五以柔處君位
而二乃剛陽之才而居相應之地當用者也剛有
陵柔之義水有勝火之象方艱難之時所賴者才

臣耳尤當盡恭順之道故戒曳其輪則得正而吉
也倒曳其輪殺其勢緩其進戒用剛之過也剛過
則好犯上 一无上字 而順不足唐之郭子儀李晟當艱
危未濟之時能極其恭順所以爲得正而能保其
終吉也於六五則言其貞吉光輝盡君道之善於
九二則戒之恭順盡臣道之正盡上下之道也○
九二得正而吉者以曳輪而得中道乃正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曳其輪者將以有行也九二以剛中
之才居險難之中剛而有濟故曳其輪貞吉也夫
六五之君柔中未能有濟必得九二剛中之臣相
與爲應乃可濟矣是以有曳輪濟難之漸固守是
道无不吉也中以行正者其曳輪也所以輔其君
以有濟道之正也以九居二中之德也以中之德
行道之正故曰中以行正也旣濟初九曳輪而已
濟者也未濟九二曳輪而將濟者也夫濟者宜有
用舟之象而二卦皆言曳輪者以見濟難之時用
力甚艱而後有濟故也 易說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未濟征凶謂居險无出險之用而行
則凶也必出險而後可征三以陰柔不中正之才

而居險不足以濟也未有可濟之道出險之用而征所以凶也然未濟有可濟之道險終有出險之理上有剛陽之應若能涉險而往從之則濟矣故利涉大川也然三之陰柔豈能出險而往非時不可才不能也○三征則凶者以位不當也謂陰柔不中正无濟險之才也若能涉險（一无險字）以從應則利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有強援於上故利涉大川非義躁進凶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非中正之才不足以有濟必欲力征而有濟斯取凶之道也然二卦謂之濟者非獨濟其身而已有載上濟下之道故皆有曳輪之象苟濟其身則為小狐之事也非濟之大者也六三雖非中正之才而處險之上險不能害以之自濟則可濟衆則不可是以雖征凶而利涉大川也征凶以其濟衆也利涉大川自濟也必曰未濟征凶言欲以未濟之道而征是以知其欲大濟也征凶固不若九二曳輪之吉而利涉大川復優於小狐濡尾之吝以此見六三之才居初二之間特以不當濟難之位往濟則凶也（易說）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陽剛居大臣之位上有虛中明順之主又已出於險未濟已過中矣有可濟之道也濟天下之艱難非剛健之才不能也九雖陽而居四故戒以貞固則吉而悔亡不貞則不能濟有悔者（一无者字）也震動之極也古之人用力之甚者伐鬼方也故以為義力動而遠伐至于三年然後成功而行大國之賞必如是乃能濟也濟天下之道當貞固如是四居柔故設此戒○如四之才與時合而加以貞固則能行其志吉而悔亡鬼方之伐貞之至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剛陽之德近至尊非正而吉悔所招也初處險中拔而未一奮動討伐其勢必克堪之上任是以有賞（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居近臣之位有剛強可濟之才而能固守居柔之貞是以吉也吉則未濟之悔亡矣故可以震用伐鬼方震用伐鬼方則其才足以遠濟非獨自濟其身而已故其君報能濟之功是以三年有賞于大國也必言三年以見未濟之時艱

於有爲也自古觀之舜有大功二十而後爲天下
禹八年於外而後平水土湯十一征而天下信之
文王九年而大統未集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未濟
之難如此則九四之三年有賞未爲久也志行者
上有六五虛明柔中之君故九四得以行其志而
有鬼方之伐不然則自濟不暇又安能濟遠人乎
既濟九三與未濟九四皆有伐鬼方之象者二卦
三四爲反對故其象同與損益二五言十朋之龜
夬姤三四言臀无膚其行次且同義稱高宗則知
伐鬼方爲小事言震用則知伐鬼方爲大事矣係
乎其人大小不同也說易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象曰君子之光其
暉吉也
伊川先生曰五文明之主居剛而應剛其處得中
虛其心而陽爲之輔雖以柔居尊處之至正至善
无不足也既得貞正故吉而无悔貞其固有非戒
也以此而濟无不濟也五文明之主故稱其光君
子德輝之盛而功實稱之有孚也上云吉以貞也
柔而能貞德之吉也下云吉以功也既光而有孚
時可濟也○光盛則有暉暉光之散也君子積充
而光盛至於有暉善之至也故重云吉易傳
白雲郭氏曰六五柔中文明之君虛己而有容故
賢者樂爲之輔以濟天下之難是以九二有曳輪
之吉而九四有鬼方之伐也人君不以尊位自居
而樂於虛己待賢固守是道宜其吉而无悔矣君
吉而无悔是以未濟之悔可亡於九四也爲君之
德孰有光於是者乎此其所以爲文明之君有孚
虛中也虛中故能尊賢而容衆是以吉也上言貞
吉始之吉也下言有孚吉終之吉也此所謂能續
終者也昔文王之爲君也徽柔懿恭所謂柔中也
光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君子之光乎至於得賢而

用之則有若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
以爲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故在詩則文王獨
稱大明而在易則未濟六五亦獨爲君子之光也
說易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象曰飲酒
濡首亦不知節也
伊川先生曰九以剛在上剛之極也居明之上明
之極也剛極而能明則不爲躁而爲決明能燭理
剛能斷義居未濟之極非得濟之位无可濟之理

則當樂天順命而已若否終則有傾時之變也未濟則无極而自濟之理故止爲未濟之極至誠安於義命而自樂則可无咎飲酒自樂也不樂其處則忿躁隕穫入于凶咎矣若從樂而耽肆過禮至濡其首亦非能安其處也有孚自信于中也失是失其宜也如是則於有孚爲失也人之處患難知其无可柰何而放意不反者豈安於義命者哉○飲酒至於濡首不知節之甚也所以至如是不能安義命也能安則不失其常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飲酒而至於濡首不節之甚也其必失此樂也有孚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五有孚於賢者故爲君子之光上九有孚于飲酒適足自養而已安能有濟哉然自養者獨善其身雖无大咎至於難將及己濡首而不變是不知進退存亡之道者也向之謂有孚今則失是矣上九剛明之才可用而不知變故聖人之辭戒之如此昔伊尹始則耕于有莘之野終則幡然而改所謂知進退存亡之節者又安有濡首之失乎 易說

大易粹言第六

大易粹言繫辭上第七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

伊川先生曰天尊地卑尊卑之位定而乾坤之義明矣高卑既別貴賤之位分矣陽動陰靜各有其常則剛柔判矣 經說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曰鬼神只是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是也 語錄

橫渠先生曰先分天地之位乾坤立則方見易故其事无非易也所以先言天地乾坤易之門戶也不言高卑而曰卑高者亦有義高以下爲基亦是人先見卑處然後見高也○動靜陰陽性也剛柔其體未必形○靜專動直不爲物累則其動靜有常不牽制於物也然則乾爲剛果斷然不疑矣○天地動靜之理天圓則須動地方則須安靜 易說

龜山楊氏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坤本无體天地之位定則乾坤斯定不有天地乾坤何辨 語錄

兼山郭氏曰孔子曰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其動以動爲常靜以靜爲常則動靜之機或幾乎息也是故動存乎靜靜存乎動動靜不窮是其所謂常

也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繫辭首一章之義當先辨天地非乾坤乾坤非天地及明道之乾坤易之乾坤三才之天地卦中之天地然後其義可明若直以天地尊卑便爲乾坤孰不知天地尊卑之理如此則於道於易於卦皆无意義若非聖人之言也聖人之言豈苟然哉此章蓋明作易聖人首畫乾坤二卦之義此謂易之乾坤卦中天地之象也且无形者道有形者物乾坤道也天地物也故道有乾坤而无天地物有天地而无乾坤及乎觸類而長之然後乾爲天坤爲地非本无分也此乾坤天地之辨也无象則道也有象則卦也道之乾坤无象也有其道而未見於書也易之乾坤有象也畫而爲卦見之於書者也三才之天地天地也卦中之天地上下二卦又三才之象也孔子繫辭繫周易也周易以乾坤六畫爲首故首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蓋言文王重卦得天尊地卑之象而後乾坤之卦定也若論乾坤之道則乾坤定而後天尊地卑其義不同故包犧之畫在上爲天尊道也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卑道也尊包犧而自卑之是爲得天尊地卑之道矣天尊地卑然後卦象形六位著剛柔分其始則乾坤二卦先定故曰乾坤其易之門邪○卑高以陳卑地也高天也天地高卑以陳則人位乎兩間而人道著矣貴賤人道也天地純一故一高一卑人道不齊則或貴或賤而位有分焉此六位之所由以立也有六位而後剛柔生焉故位爲一定之體而剛柔則變矣○動靜有常乾陽也陽爲動坤陰也陰爲靜爻之變本乎動靜觀動靜常理則六爻剛柔斷然可知動以變爲常靜以不變爲常易稱剛柔皆謂九六也上言乾坤定者由上下二卦也貴賤位者六位也此言剛柔斷者六爻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伊川先生曰事則有類形則有羣善惡分而吉凶生矣象見於天形成於地變化之跡見矣經說

橫渠先生曰陰之性常順然而地體重濁不能隨則不能順則有變矣有則有象如乾健坤順有此氣則有此象可得而言若无則直无而已謂之何而可是无可得名故形而上者得詞斯得象但於不形中得以措詞者已是得象可狀也今雷風有

動之象須謂天為健雖未嘗見然而成象故以天道言及其發則是効也著則是成形成形則是道也若以耳目所及求理則安得盡如言寂然湛然亦須有此象有氣方有象雖未形不害象在其中

○有形有象然後知變化之驗（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在天成象則烏與火虛與昴四時迭見者天道之變也在地成形則作而長斂而藏四時異形者地道之變也至於成象者莫測其進退之機成形者莫見其生成之迹則天地之化也體化而栽之則无騐於變矣此變化之辨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或問天地則輕清重濁之氣升降否曰然天地乾坤亦是異名同體其本一物變生則名立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亦此物也但因變化出來故千態萬變各自陳露故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神之所為也其所以變化孰從而見之因其成象於天成形於地然後變化可得而見焉因玄舊常解此義玄无象无形則神之所為隱矣有象有形變化於是乎著（語錄）

白雲郭氏曰乾坤畫卦之始本无吉凶因人而生也方〻所也物以方而聚以言其大致也復以羣而分言乎其微也類聚羣分皆在物也物動則有吉凶而其幾則見於易故易之吉凶因物之類聚羣分而生初未之有也易之所有者卦與爻位而已前三者是也因三才而生見者吉凶變化也論乾坤卦位六爻吉凶變化如此則諸卦可知○此章論乾坤先言卦位生爻以盡設卦之道繼言吉凶生變化見以見乾坤之致用變化之道至微難見因在天成象以見乾之變化因在地成形以見坤之變化故曰變化見矣（並易說）

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伊川先生曰陰陽之交相摩軋八方之氣相推盪雷霆以動之風雨以潤之日月運行寒暑相推而成造化之功得乾者成男得坤者成女（經說）

橫渠先生曰以人言之喘息是剛柔相摩氣一出一入上下相摩錯也於鼻息見之人自鼻息相摩以蕩於腹中物既消爍氣復升騰（易說）

白雲郭氏曰變化之見在易則見於剛柔八卦在天地之間則見於雷霆風雨日月寒暑在人則見於男女皆乾坤變化之道也剛柔者六爻之九六

也乾坤九六剛柔相摩而變故八卦因之相盪而
六十四卦生焉此見於易者也雷霆風雨之鼓潤
日月寒暑之運行皆八卦變化之象見於天地之
間者也雷霆風雨鼓潤萬物者也 日月運行寒暑
者也乾道成男在易則震坎艮是也在人則男也
坤道成女在易則巽離兌是也在人則女也 易說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
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
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明道先生曰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太始是成
德處 李籲所録
伊川先生曰乾當始物坤爲成物乾坤之道易簡
而已乾始物之道易坤成物之能簡平易故人易
知簡直故人易從易知則可親就而奉順易從則
可取法而成功親合則可以常久成事則可以廣
大聖賢德業久大得易簡之道也天下之理易簡
而已有理而後有象成位乎其中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天地雖一物理須從分別太始者語
物之始乾全體之而一不遺故无不知也知之先者

蓋莫如乾成物者物既形矣故言作已入於形氣
也初未嘗有地而乾以形不謂知作謂之何哉然
而乾以不求知而知故其知也速坤以不爲而爲
故其成也廣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
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
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
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此皆言人體天地之
德然也可久者以久遠推行可大者其得體也大
凡語道理之徒道達不已竟亦何所求推行及民
故以賢人措諸事業而言易簡理得而成乎天地

之中蓋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是與天
地參矣但盡人道理自當耳不必受命仲尼之道
豈不可以參天地○坤至柔而動也剛積大勢成
而然爾乾至健无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
其施普故簡能○言知者知而已言能者涉於形
氣能能成物也易則易知易知則有親今夫虎豹
之爲物豢之雖馴人亦不敢遂以親狎爲其難測
惟其平易則易知易信信則人任焉以其可信人
斯委任故易以有功矣道體至廣所以有言易有
言小有言大无乎不在○古心大則才大事業大故

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
又曰日新德業不可久不可大不足謂之賢況可
謂之聖乎○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
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
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成位
乎其中與天地合其德（正蒙易說）○易簡然後能知險
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正蒙）○天資美
不足爲功惟矯惡爲善矯惰爲勤方是爲功人必
不能便無是心須使思慮但使常游心於義理之
間立本處以易簡爲是接物處以時中爲是易簡

而天下之理得時中則要博學素備（語錄）
龜山楊氏曰解經大抵須得理會而語簡指常解
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云行其所無事不亦易乎一
以貫之不亦簡乎如是則天下之理得矣又云行
其所無事一以貫之只是一箇自然之理（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天尊地卑言乾坤之設卦卑高以
陳言乾坤之六位動靜有常言乾坤六爻之剛柔
繼言因方物而吉凶生因象形而變化見則乾坤
之義略備矣繼又明變化之見有見於易者有見
於天地之間及人道者雖各不同而其象一也自

乾知太始坤作成物之下大明乾坤之德而終之
以聖人法乾坤之道則乾坤之義畢矣繫易之義
莫大於此莫先於此故以是首章也且自易言之
則易始於乾坤而乾又爲坤之始是爲太始也自
物言之則萬物始於坤坤始於乾是爲太始也太
始以氣言乾爲天天知始物而已非生也坤爲地
地成形則生而作成之也此地道之代終也然乾
之太始以易而知知始而已亦非生也坤之成物
以簡而能能則作成之義也非易則不知非簡則
不能乾坤之道不過於此況人乎是以聖人之道

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乾道易故人亦易知
坤道簡故人亦易從人能法乾坤之易簡者以易
知易從而已以易知之道接物故物輔而相親以
易從之道有爲故人歸而有功有親樂其易也易
則可久之道也有功成於簡也簡則可大之道也
且乾以无不覆爲易坤以无不載爲簡人思无不
覆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親此其所以可久
也思无不載之道則天下萬物不能外其功此其
所以可大也法乾坤之易簡至於可久可大則賢
人之德業至矣原始要終雖天下之理不同皆以

易簡而得之此所謂知其所本者也天下之理得
則與天地合德是以成位乎其中而參天地且乾
以易知天亦易也坤以簡能地亦簡也聖賢之德
業以易簡而成天下之理以易簡而得天地與人
其德一歸之易簡非合德參天地而何此章前言
設卦之道而後言賢人可久可大之德業則知易
不徒設也將以其道用於天下耳昧者未之知故
務爲艱險以去其易務爲繁苛以去其簡苟目前
之利而不顧方來之弊則德於是乎不可久作聰
明窮奢欲矜權術滋法令則業於是乎不可大天

下之理既不能得於是上下乖離而天下始亂矣
漢唐之弊是也安能知成位乎其中本於至簡至
易之道哉聖人憂患後世不知君人之有道此文
王之易所以作而孔子復繫辭以明之之意也然
乾坤易簡與人道易簡本非二道故孔子論易簡
自乾坤終以人道相馴而致無少間也此章始自
天尊地卑終於易簡乾坤之義畢矣 並易說
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剛柔相推而生變
化是故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
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六爻之動三

極之道也
伊川先生曰聖人既設卦而繫之以辭明其吉凶
之理以剛柔相推而知變化之道吉凶之生由失
得也悔吝者可憂虞也進退消長所以成變化也
剛柔相易而成晝夜觀晝夜則知剛柔之道矣三
極上中下也極中也皆其時中也三才以物言也
三極以位言也 經說
横渠先生曰吉凶者失得之著也變化者進退之
著也設卦繫辭所以示其著也○吉凶變化悔吝
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贏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
變化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爲難察變化之象爲易
○六爻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
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聖人設卦之道卦所以觀天
下之象象在彼者也聖人像之於卦故觀於此而
可得也有晝而无辭則吉凶不可得而知繫之以
辭所以明吉凶也剛柔不相推則止於乾坤而已
變化无自而生變化不生則六十四卦不能成也
然吉凶變化雖各有所主究其實亦皆象也易以

彖爲主而象爲難明故復詳言之彼有失得則卦以吉凶象之彼有憂虞則卦以悔吝象之彼有進退則卦以變化象之彼有晝夜則卦以剛柔象之彼所有之象聖人苟不觀而象之於此此作易之道也六爻之動動則變所以象三極變化之道也既象進退又象三極者進退特人事耳由卦全體而言天地人之道皆具豈獨人事而已哉曰明吉凶則悔吝可知然剛柔變化自爲易之二道相因而生故各有象獨辭无象故不言也剛之極則柔晝之極則夜所以剛柔象晝夜也 易說

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伊川先生曰六爻之動以位爲義乃其序也得其序則安矣辭所以明義玩其辭義則知其可樂也觀象玩辭而能通其意觀變玩占而能順其時動不違於天矣 經說 ○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 易傳序

横渠先生曰序猶言分也易之中有貴有賤有吉有凶皆其自然之分也所居皆安之君子安分也

○所樂而玩者爻之辭言君子未嘗須臾學不在易玩玩習也每讀則每有益所以可樂○占非卜筮之謂但事在外可以占驗也觀乎事變斯可以占矣蓋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此所以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聖人謂作易之聖人也此言君子謂玩易之君子也有聖人作易如彼故君子玩之如此非獨明作易之道亦所以垂玩易之法又以見非聖人不能作易而君子之成德玩易之所致也然玩易有二道一則所居而安者易之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是也二則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也易之序者卦之序也序有時在其中故君子居其時而安之者得其序也如居否之時則儉德辟難居既濟之時則思患豫防之是以安也爻之辭所以明道也道非樂玩其辭則不可得而見故因介于石而有得於知幾之神因鳴鶴在陰而有得於樞機之慎舉爻辭尚樂而玩則卦辭爲可知矣此其一也其二則聖人又明居處動作之有異不可以一塗盡其道方居之時无所營爲故觀易之象以明時玩易之辭

以探道及動之後悔吝攸生故觀其變以知善惡玩其占以明吉凶是以君子常吉而天祐之者蓋於所居所樂一動一靜之際莫非以易道自娛非天私君子而祐之實自致也占不獨蓍龜也凡極數知來皆占也謂占於易之道也前章終於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謂在上尊位之聖人也不曰聖人而曰賢人謂能法乾坤易簡非獨聖人可得天下之理賢者亦可修而得也此章終於君子玩易蓋兼上下窮通之君子其玩易皆一也稱君子兼聖賢言之 易說

彖者言乎象者也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

伊川先生曰彖言卦之象爻隨時之變因失得而有吉凶能如是則得无咎也 易傳 經說

橫渠先生曰象謂一卦之質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前章言卦之象備矣此章又明其辭也彖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象也象非爲天爲地而已八卦之義變動不居皆其象也爻之辭所以言一卦之變也卦由爻以變爻之辭又明其變之所以也吉凶言其失得之大悔吝言其所失之小无咎稱其善補過此五者皆易辭之道也君子樂玩在此而已 易說

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齊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辭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

伊川先生曰位有貴賤之分卦兼小大之義吉凶之道於辭可見以悔吝爲防則存意於微小震懼而得无咎者以能悔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齊小大者存乎卦卦有稱名至小而與諸卦均齊者各著其義也蓋稱名小而取類大也○辨吉凶者存乎辭欲見小疵者必存乎辭○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一作志所動之幾微也○悔吝吉凶之萌惟介于石者能見幾而作○震无咎者存乎悔凡言无咎者必求其始皆有悔今能改之也有咎而免者善震而補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而貴下而賤係乎六爻故曰存乎位乾坤之大井鼎之小皆卦也故言齊小大繫辭焉而明吉凶是存乎辭也憂悔吝者方悔吝未至之時先明於幾微則无疵故存乎介亦由思患而豫防之也知畏過咎常自震悔則可補過故存乎

悔亦由恐懼脩省者也人有貴賤而位列之人小大不齊而卦齊之介雖所以憂悔吝而悔又以震无咎也能知辭之所言如彼又知理之所存如此樂而玩之是其所以爲君子也 易說

是故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

伊川先生曰卦有小大於時之中有小大也有小大則辭之險易殊矣辭各隨其事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所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 正蒙

白雲郭氏曰觀卦之象而卦有小大之異君子所居不可同玩卦之辭而辭有險易之辨君子所樂不能一各指其所之者之於常則其辭易之於變則其辭險是非辭无以示其所之也 易說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伊川先生曰聖人作易以準則天地之道易之義天地之道也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徧也綸理也在事爲倫治絲爲綸彌綸徧理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易與天地準此言易之書也易行乎其中造化之謂也言彌綸範圍此語必夫子所造彌者彌縫補綴之義綸者往來經緯之義易之爲書與天地準易即天道獨入于爻位繫之以辭者此則歸於人事蓋卦本天道三陰三陽一升一降而變成八卦錯綜爲六十四分而有三百八十四爻也因爻有吉凶動靜故繫之以辭存乎教誡使人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其出入以度內外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保如臨父母聖人與人撰出一法律之書使人知所向避易之義也 易說

廣平游氏曰彌之使不虧其體則覆幬者統元氣持載者統元形陽數而能生陰肅而能成夫是之

謂彌綸之使无失其叙則日月代明寒暑迭運將來者進成功者退夫是之謂綸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爲一章至鬼神之情狀且天地至大也人居其中則備三才易之爲書三才之道也是以一卦之中皆備三才之象故與天地準準則其道彌綸周滿天地而无有餘不足之差故天地人鬼无或不知者以不能外乎此故也言天地則人在其中矣 易說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伊川先生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驗之著見之跡

故能知幽明之故在理爲幽成象爲明知幽明之故知理與物之所以然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天文地理皆因明而知之非明則皆幽也此所以知幽明之故萬物相見乎離非離不相見也見者由明而不見非无物也乃是天之至處彼異學則皆歸之空虛蓋徒知乎明而已不察夫幽所見一邊耳○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无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有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无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无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由易之道仰觀俯察則天地幽明之故无不知幽則天地之道其隱者也明則天地之道其顯者也易說

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伊川先生曰原究其始要考其終則可以見死生之理經說○原始則足以知其終反終則足以知其始死生之說如是而已矣故以春爲始而原之其

必有冬以冬爲終而反之其必有春死生者其與是類也暢若道錄○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人能原始知得生理便能要終知得死理若不明得便雖千萬般安排着亦不濟事劉元承手編○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但窮得則自知死生之說不須將死生便做一箇道理求入關語錄○夫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答謝若兩疑辯

橫渠先生曰海水凝則氷浮則漚然氷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易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在人則原形氣之始反形氣之終其死生之說尤爲易知故謂幽明之故者以事理言至死生則可說者也易說

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伊川先生曰聚爲精氣散爲遊魂聚則爲物散則爲變覩聚散則見鬼神之情狀萬物始終聚散而已鬼神造化之功也經說○問世言鬼神之事雖知其无然不能无疑懼何也曰此只是自疑爾曰如

何可以曉悟其理曰理會得精氣爲物遊魂爲變與原始要終之說便能知也須是於原字上用工夫或曰遊魂爲變是變化之變否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无物也鬼神之道只恁說與賢雖會得亦信不過須是自得也 劉元承手編 ○ 問易言知鬼神情狀果有情狀否曰有之又問既有情狀必有鬼神矣曰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 唐棣編

橫渠先生曰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爲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爲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申也反之爲鬼以其歸也 易說 ○ 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遊魂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文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正蒙

龜山楊氏曰先王報本反始之義與大觀盥不薦渙萃假有廟之象則聖人所以自盡其心者於是爲至非深知鬼神之情狀其孰能知之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萬物出於天地者也人與萬物皆一也由天地至精之氣鍾而爲物物散而變則復於天地是鬼神之情狀雖極幽隱不過於人物聚散而已蓋可得而知也故文王之易於卦具天地而爻具人位是人由天地精氣而生雖有參天地之道而无同天地之體也卦已用事而終窮窮而變亦猶鬼神也故人鬼之象與卦一也上言幽明之故天地也死生之說人也精氣遊魂鬼神也辨天地人鬼之理宜其同章先儒別鬼神於下章未詳其旨 易說 ○ 易稱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夫鬼神之情狀不可得而知也聖人自无入有以觀之則所以爲物者如此所以爲變者亦如此也是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知也 中庸解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

伊川先生曰以幽明之故死生之理鬼神之情狀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道易之義與天地之道相似故无差違相似謂同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如天地无私則於道不離然遺物而獨化又過乎大中之表也故下文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此別爲一章論聖人之道至无方

无體而終且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與天地相似天且弗違而况於人乎是以天地无違於聖人聖人亦无違於天地也或謂易與天地相似易非特相似而已相似者謂人道也 易說

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

伊川先生曰義之所包知也其義周盡萬物之理其道足以濟天下故无過差 經說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為死灰豈有直做墻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 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未能周萬物則必有過過失也君子立法必其智周天下之利害而其道又足以濟天下然後不過過失也知周萬物道濟天下然後不錯若不如此或得於彼則或失於此也天惟運動一氣鼓萬物而生无心以恤物聖人則有憂患不得似天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聖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必也為之經營不可以有憂付之无憂 易說 ○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 正蒙 ○以有限之心止可求有限之事欲以致博大之事則當以博大求之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也 經學理窟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周物為知以濟天下為道未嘗私一身而周濟之也故能與天地相似其道雖大而不為過者以此上言與天地相似猶中庸所謂參天地也此言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猶中庸所謂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 易說

旁行而不流

伊川先生曰旁通遠及而不流失正理 經說

橫渠先生曰旁行而不流圓成不倚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應天下之變一以易道而已故雖委曲旁通而未嘗逐物流移適則用之過則棄之而已所以和而不流也蓋亦曲能有誠之義 易說

樂天知命故不憂

明道先生曰樂天知命通上下而言之也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知命者知有命而信之者爾不知命无以為君子是矣命者所以輔義一循於義則何庸斷之以命哉若夫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 呂與叔東見錄 ○仁者不憂樂天者也 劉絢師訓 ○仁者在己何憂之有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憂也樂天知

命故不憂此之謂也若顔子簞瓢在它人則憂而顔子獨樂者仁而已朱公掞記學拾遺

伊川先生曰順乎理樂天也安其分知命也順理安分故无所憂經說

橫渠先生曰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誠其仁正蒙

白雲郭氏曰聖人不能无憂而此言不憂者蓋聖人之憂在道而其所不憂者在身樂天則无僞知命則无欲憂者僞欲之所生无僞无欲无適而非天則憂无自而至也此言天者孟子所謂知性則知天之天也此言命者孟子所謂有命焉之命也中庸言天命之謂性亦是道也故此言樂天知命說卦言窮理盡性至於命及中庸孟子之言其道皆一致中說竊聖人之言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其言似也其道非也且言樂天知命吾何憂雖未大失然其意以窮通爲命矣至言窮理盡性其失遠矣夫窮理盡性聖人之事非特去疑而已其與樂天知命相爲終始未易以憂疑爲辨也語曰知者不惑不惑則无疑矣況窮理盡性聖人之事乎聖人之无疑久矣至於盡己之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又豈无疑而已哉文中子不明

此務爲心迹之說反覆其言不過於一身憂疑而止耳蓋不知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以窮盡性之說者也故區區於心迹之間終不能遺一身而觀之是之謂不知道易說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

伊川先生曰安土安所止也敦乎仁存乎同也是以能愛經說

橫渠先生曰安土樂其所自生忠厚之道也易說○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並正蒙○

白雲郭氏曰安土常人之情聖人之治因之而已固不能從己之欲也能因其所安而安之而後可以敦乎仁敦乎仁則愛道廣矣所謂仁者愛人也愛者好生之德也易說

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體

明道先生曰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者模範出一天地爾非在外也如此曲成萬物豈有遺哉○冬寒夏暑陰陽也所以運動變化者神也神无方故易无體若如或者別立一天謂人不可以包天則

有方矣是二本也(並劉師訓)
伊川先生曰範圍俗語謂之模量模量天地之運
化而不過差委曲成就萬物之理而无遺失通晝
夜闔闢屈伸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如此則得天地
之妙用知道德之本源所以見至神之妙无有方
所而易之準道无有形體([illegible])○範圍天地之化天
本廓然无窮但人以目力所及見其寒暑之序日
月之行立此規模以窺測它天地之化不是天地
之化其體有如城郭之類都盛其氣假使言日升
降於三萬里不可道三萬里外更无物又如言天

地升降於八萬里中不可道八萬里外天地盡學
者要默體天地之化如此言之甚與天地不相似
其卒必有窒礙(語入關錄)○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
死生之道也(暢潛道錄)
橫渠先生曰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其神
又不能知夫化矣大抵過則不是着有則是着无
聖人自不言有无諸子乃以有无爲說說有无斯
言之陋也在易則惟曰神神則可以兼統○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不偏滯於晝夜之道故曰通知○
神无方而易无體繫辭言易大槩是語易書制作

之意其言易无體之類則是天易也神易雖是一
事方與體雖是一義以其不測故言无方以其生
生故言无體然則易近於化(並易說)○毋意必固我
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大人者有容物无去物有
愛物无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
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義入神動一
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則
无方○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
无方體一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
道也○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

樂天○體不偏滯乃可謂无方无體偏滯於晝夜
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无累也以其兼體故
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
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
其生生故曰易其實一物指事異名爾○大率知
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
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
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
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
鬼神妄也○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

夜乎天道春秋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爲春萬物糅錯對秋而言天之晝夜也○神无方易无體大且一而已爾（並正蒙）

廣平游氏曰範之使有常則日月无薄蝕陵谷无遷易四時常若風雨常均若此者範之者也圍之使无踰則春无凄風秋无苦雨冬无愆陽夏无伏陰若此者圍之者也○或曰伊川序易曰隨時變易以從道然則易與道爲二乎曰神无方而易无體易者道之用也旣已涉於用矣且得无從乎惟

其變易而不離於道斯可名於无體矣若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異於人爲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之所以不忒也老子曰道法自然亦卽人所見以明道也先生之意正欲使學易者知變易之必從道則用不詭於易矣（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則人鬼死生當源源自見初无二致也故問事鬼告以事人問死告以知生所以發子路之問而不隱也蓋聖人之言常近矣探索之則賾隱存焉（語解）○中以形道之體和以顯道之用致中則範圍而不過致和則曲成而不遺（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聖人以一人之身固不能範圍天地之化然所謂範圍者爲之有制而已天地之化有時而過者在彼聖人範圍之制无傷財害民之失則所過在彼而制其過者在聖人是猶泰所謂財成天地之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者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生成而无夭傷无所遺焉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易言晝夜之道最爲難明夫幽明隱顯也晝夜之道非幽明之故也昏極則生晝明極則生夜猶陰之生陽柔之變剛動極而靜皆有道以運之而變於是乎生變者有象運者无形由有象則可以知无形由晝夜陰陽剛柔動靜則可以知道故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乎晝夜則陰陽剛柔其類舉可知也以人事言之則盛衰治亂進退存亡得喪孰非晝夜之道乎故有範圍之道以參天地有曲成之道以育萬物通乎晝夜之道則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非聖人極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先儒或以範圍爲犯違誤矣○經言神易道聖人凡有四者之異且神无自神其

在道則道之神也在易則易之神也在聖人則聖人之神也神寓於道易聖人而道易聖人各有其名不謂之神此神所以无方也易之有體者書也書之爲體者卦爻也書以卦爻爲體卦爻未立而是道具有及其既立則曰卦也曰爻也不得復謂之易如此則易爲无體矣然聖人範圍曲成通乎晝夜豈无自而能然哉蓋用易无體之道以盡无方之神而後能之也如是則神也易也託聖人以爲方體耳故以是終之（並易說）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

明道先生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闔一闢謂之變（謝顯道錄）○天只是以生爲道繼此生理者即是善也善便有一箇元底意思元者善之長萬物皆有春意便是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却待他萬物自成其（一作甚）性須得○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也知者又看做知了也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矣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並呂與叔東見錄）○一陰一陽之謂道自然之道也繼之者善也出道則有用元者善之長也成之者却只是性各正性命者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如此則亦无始亦无終亦无因甚有亦无因甚无亦无有處有亦无无處无（劉絢所錄）○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无所污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无加損焉（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道者一陰一陽也動靜无端陰陽无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因而成變化順繼

此道則爲善也成之在人則謂之性也在衆人則不能識隨其所知故仁者謂之仁知者謂之知百姓則由之而不知故君子之道人鮮克知也（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此理則固深說則无可說所以陰陽者道既曰氣則便是有（一作二）言開闔便是感既二則便有感所以開闔者道開闔便是陰陽老氏言虛而生氣非也陰陽開闔本无先後不可道今日有陰明日有陽如人言形影蓋形影一時不可言今日有形明日有影有便齊有○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

下者道是形而上者○止於至善不明乎善此言善者義理之精微无可得名且以至善目之繼之者善此言善却言得輕但謂繼斯道者莫非善也不可謂惡（並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一陰一陽是道也能繼繼體此而不已者善也善之猶言能繼此者也其成就之者則必俟見性是之謂聖仁者不已其仁始謂之仁知者不已其知方謂之知此是致曲曲能有誠也誠則有變化必仁智會合乃爲聖人也前謂聖者於一節上成性也夷惠所以亦得稱聖人然行在一節而已百姓日用而不知蓋所用莫非在道飮食男女皆性也但已不自察由旦至暮凡百舉動莫非感而不之知今夫心又不求感又不求所以醉而生夢而死者衆也○言繼繼不已者善也其成就者性也仁智各以成性猶仁禮以成性○勉勉而不息可謂善成而存存在乎性仁知見之所謂曲能有誠者也不能見道其仁知終非性之有也○性未成則善惡混故亹亹而繼善者斯爲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

虛名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之性矣（並易說）○所謂勉勉者謂繼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繼不已乃善而能至於成性也（經學理窟）○聞見不足以爲己有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心各有本性始爲己有苟未見性須當勉勉今學者既知趣向殊不費力何謂不勉勉○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孔子之言性有以其本言之者若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也有以人所見言之者若性

相近習相遠是也孟子亦然其道性善深探其本
也其曰孺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若其
情則可以爲善矣姑據人所見而語之也是以當
時學者不能无疑夫道未始有名感於物而出則
善之名立矣託於物而生則性之名立矣善者性
之德故莊子曰物得以生謂之德性者善之資也
故莊子曰形體保神謂之性蓋道之在天地則播
五行於四時百物生焉无非善者也无惡也故曰
繼之者善也道之在人則出作而入息渴飲而飢
食无非性者无妄也苟得其性之本然反身而誠

則天地萬物之理得而道自我成矣故曰成之者
性也惟其同出於一氣而氣之所値有全有偏有
邪有正有粹有駁有厚有薄然後有上知下愚中
人之不同也語解
龜山楊氏曰仲素問橫渠云氣質之性如何曰人
所資稟固有不同者若論其本則无不善蓋一陰
一陽之謂道陰陽无不善而人則受之以生故也
然而善者其常也亦有時而惡矣猶人之生也氣
得其和則爲安樂人其有疾也以氣不和而然也
然氣不和非其常治之而使其和則反常矣其[illegible]

者性也此孟子所以言性善也橫渠說氣質之性
亦云人之性有剛柔緩急強弱昏明而已非謂天
地之性然也今夫水清者其常然也至於湛濁則
沙泥混之矣沙泥既去其清者自若也是故君子
於氣質之性必有以變之其澄濁而水清之義歟
○橫渠言性未成則善惡混亹亹而繼善者斯爲
善矣惡盡去則善因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
性伯思疑此以問公曰不知橫渠因何如此說據
此說於易之文亦自不通卻令伯思說伯思言善
與信皆當就人言繼之爲說如子繼父成乃无所

虧之名矣若非人即不能繼而成之曰不獨指人
言萬物得陰陽而生皆可言繼之者善亦有多般
如乾之四德有仁義禮智之不同後人以配四時
若如四時則春固不可爲秋冬固不可爲夏其實
皆善也元者特善之長也固出於道故曰繼之者
善性則具足圓成本无虧欠要成此道除是性也
今或以萬物之性爲不足以成之蓋不知萬物所
以賦得偏者自其氣稟之異非性之偏也孔子曰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性特貴於萬物耳何嘗與
物是兩般性並語錄○道者民所日用故可使由之

以其日用而不知故不可使知之世儒以謂民可
使由之而已不可使知之務爲智術籠天下之愚
而役之失其旨矣 語辭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道此章爲甚著蓋唯道兼統
三才三才不過二象陰陽是也天地人皆具陰陽
故六是之謂一陰一陽之道也繼之者有自然之
善成之者有在人之性大其性者於此成其大小
其性者於此成其小仁者見其仁而得之謂道爲
仁知者見其知而得之謂道爲知故自古聖賢雖
各有得而未嘗同者由性之所成異故也然謂仁

知非道則不可也特非道之大全耳仁知猶有見
而得之斯民之愚又日用而不知矣凡日用而順
成者皆道也百姓不知有道故性之所成者鮮此
聖人所以明之也明之則天下後世皆知一陰一
陽爲其三才之道繼之者有善而成之在人使仁
知不爲獨見之異百姓用而知之此聖人明道之
意也然則聖人何如其明也包犧以八卦文王以
六十四卦以彖象繫辭是已故易之爲書所以
明易之道也易之道三才之道也三才之道一陰
一陽之道也一陰一陽之道道之大全也道之大

全天得之而天地得之而地人得之而人至人又
成於性者有仁知聖賢之異道盡於斯矣然經自
成之者性之後主人事而言其言繼之者善則與
道同體不獨在人之善矣經所謂易簡之善配至
德之善也能充孟子性善之說則可以明此爲善
惡論者不知有此也此善天道也天道无不誠故
至善存焉中庸論誠首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良心
赤子之心與性善之說雖本諸此又加詳焉 易說
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明道先生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人也

故不得无憂天則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也 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運行之跡生育之功顯諸仁也神妙
无方變化无跡藏諸用也天地不與聖人同憂天
地不宰聖人有心也天地无心而成化聖人有心
而无爲 經說 ○和靜云見王信伯云昔時問鼓萬物
而不與聖人同憂之意於張思叔思叔對曰堯舜
其猶病諸後因侍伊川伊川問鼓萬物而不與聖
人同憂如何說則對以思叔之語伊川曰不然天
地以无心故不憂聖人致有爲之事故憂 呂堅中記尹和
靖語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有爲之功天

地不宰之功(游氏拾遺)○鼓舞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天與人異處聖人有不能爲天之所爲處(呂與叔東見錄)○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游定夫所錄)

橫渠先生曰非神不能顯諸仁非知不能藏諸用○老子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此是也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此則異矣聖人豈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則何意於仁鼓萬物而已聖人則仁耳此其爲能弘道也○天不能皆生善人政以天无意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聖人之於天下法則无不善也然古者治世多而後世不治何也人徒見文字所記自唐虞以上幾治幾亂須歸之運數有大運有小運故孟子曰天之生民久矣一治一亂○繫之爲言或說易書或說天或說人卒歸一道蓋不異術故其參錯而理則同也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則於是分出人之道不可混天鼓萬物而與聖人同憂此言天德之至也與天同憂樂垂法於後世雖是聖人之事亦猶聖人之末流耳○神則不屈无復回易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者此直謂天也天則无心神故可以不詘聖人則豈忘思慮憂患雖聖亦人耳焉得遂欲如天之神庸不害於其事聖人苟不用思慮憂患以經世則何用聖人天治自足矣○聖人所以有憂者聖人之仁也不可以憂言者天也蓋聖人成能所以異於天地(並易說)○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无心之妙非有心所及也(正蒙)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易與聖人之同用且易之道无體故隱顯无常當用則顯諸仁已用則藏諸用顯也藏也皆有所託故知易之无體也方其用也

雖鼓動萬物使之化育而无道不行之憂是不與聖人同憂矣(易說)

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

伊川先生曰天地聖人之盛德大業可謂至矣富有溥博也日新無窮也(經說)○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唯聖人之道无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暢潛道錄)○問日新有進意抑只是无弊意曰有進意學者求有益須是日新(楊遵道錄)○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得之(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富有廣大不禦之盛歟日新悠久无疆之道歟富有者大无外也日新者久无窮也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非盛德日新惟日新是謂盛德義理一貫然後日新（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有盛德大業聖人用易之道亦見於德業故盛德大業不獨主聖人言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易之盛德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此易之大業也然富有則无外无外大之至也聖人用此故有可大之業日新則无窮无窮則久聖人用此故有可久之德也前言易道之不與聖人同憂者此言其所同者德業也（易說）

生生之謂易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陰陽不測之謂神

明道先生曰生生之謂易生生之用則神也（劉絢師訓）〇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〇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又指而言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聖人示人之意至此深且明矣終无人理會易也此也密也是甚物人能至此深思當自得之（並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生生相續變易而不窮也乾始物而有象坤成物而體備法象著矣推數可以知來物通變不窮事之理也天下有不離乎陰陽惟神也莫知其鄉不測其爲剛柔動靜也（經說）〇天地陰陽其勢高下甚相背然必相須而爲用也有陰便有陽有陽便有陰有一便有二纔有一二便有一二之間便是三已往更无窮老子亦言三生萬物此是生生之謂易理自然如此（劉元承手編）〇生生之謂易是天之所以爲道也天只是以生爲道（呂與叔東見錄）〇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晁氏客語）〇仲尼於論語中未嘗說神字只於易中不得已言數處而已（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生生猶言進進也〇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〇能通其變而措於民聖人之事業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先明易與乾坤體用後言聖人之效法且自易而生乾坤自乾坤生八卦八卦生

六十四而後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所謂生生之謂易也自易之生乾爲成象之始坤則效法於乾此乾坤之義也能盡天下之數以前知者易之占也通其變而周流无窮者易之事也惟神无方无乎不在故以陰陽不測言之此論易與乾坤之體以及於不可知之神皆體也自此而下易與乾坤之用也易說

夫易廣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

伊川先生曰易道廣大推遠則无窮近言則安靜而正天地之間萬物之理无有不同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道廣大彌綸天地故遠不可禦而无不及近无所遺皆靜而正天地之間或道或事在人在物无不備於斯此易道之用也易說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

明道先生曰乾陽也不動則不剛其靜也專專一其動也直直遂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陰也不靜則躁其靜也翕翕聚其動也闢發散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靜也專動也直專一直易性其專直故其生物之功大坤靜翕動闢坤體動則開應乾開闔而廣生萬物經說

白雲郭氏曰乾爲陽主動坤爲陰主靜一於動則不能生大无其體也一於靜則不能生廣无其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靜專也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動直也坤之含弘靜翕也光大動闢也故又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廣大所由以生也易說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

伊川先生曰廣大天地之功也變通四時之運也一陰一陽日月之行也乾坤易簡之功乃至善之德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坤之廣大足以配天地其變通足以配四時其爲陰陽之義足以配日月其易簡之善足以配至德至德主聖人中庸之德而言盡中庸人道之至德則可久之德可大之業皆至德也

配者非乾坤不足於是四者而曰配也以言乾坤之一足以配其全德則天地四時日月至德皆爲乾坤之一象耳是以乾坤以廣大之一道足以盡天地而天地不足以盡乾坤者此也 易說

子曰易其至矣乎夫易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

易又是一箇事即是盡天理便是易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亦是萬物各有成性存存亦是生生不已之意天只是以生爲道 並呂與叔東見錄 ○且渙做中若以四方之中爲中則四邊无中乎若以中外之中爲中則外面无中乎如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豈可只以今之易書爲易乎中者且謂之中不可捉一箇中來爲中○成性存存便是道義之門 並劉絢錄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中无人則无以見天地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易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天地設位而易行其中何不言人行其中蓋人亦物也若言神行乎其中則人只於鬼神上求矣若言理言誠亦可也而特言易者欲使人默識而自得之也 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易之道其至矣乎聖人以易之道崇大其德業也知則崇高禮則卑下高卑順理合天地之道也高卑之位設則易在其中矣斯理也成之在人則爲性 成之者性也 人心存乎此理之所存乃道義之門也 經說 ○崇底便是知卑底便是禮 游氏拾遺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无間

斷體物而不可遺者誠敬而已矣不誠則无物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則不已純則无間斷矣○天地只是設位易行乎其中者神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道无體義有方也 並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之道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天地位定而易行其中知禮成而道義出矣易聖人所以崇德廣業以知爲德以禮爲業也蓋知崇則德崇矣此論

易書之道而聖人亦以教人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比下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而言也天地設位故易行乎其中知禮成性則道義自此而出也道義之門者由仁義行也聖人亦必知禮成性然後道義從此出譬之天地設位則造化行乎其中知則務崇禮則惟欲乎卑成性須是知禮存存則是長存知禮亦如天地設位○非知德不崇非禮業不廣○知崇禮卑叩其兩端而竭也崇既傚天卑必法地○何以致不息成性則不息誠成也誠爲能成性也仁人孝子所以成身柳下惠不息其

和也伯夷不息其清也於清和以成其性故亦得爲聖人也然清和猶是一端不得宇正不若知禮以成性即道義從此出○智極其高故效天禮著實處故法地人必禮以立失禮則孰爲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得知禮以成性性乃存然後道義從此出○學不能自信而明者患在不勉耳當守道不回如川之流源泉混混不捨晝夜无復回却則自明自得之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惟能相繼而不已者道之善也至于成性則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矣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道之峻極于天道之至也无禮以範圍之則蕩而无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先王之禮述天理而已後世或以爲忠信之薄或以爲僞或以爲戲事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梏於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凝哉易曰知崇禮卑崇

效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此之謂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前言易與乾坤之義故此復嘆美易之至而言聖人用其道以崇德廣業也崇德故德盛廣業故業大盛德大業非用易之道則不能至故聖人先嘆美易之至而後言法效也至謂前所言易與乾坤之事也○易之廣大備於天地之間故舉天下之事莫不皆有易之道凡具天地之象者易已在其中矣故聖人无適而不用易非獨崇德廣業而已也且知以崇高而後明禮以卑遜而

後恭知崇禮卑宜无與於易矣然崇者天之道卑者地之德知崇效天禮卑法地則天地之位已設矣天地之位已設則易已行乎知禮之中此聖人所以大而德業小而言行至於天地人鬼之變无適而不用易者此也惟成之以性存存不忘則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其道義之要皆由此塗出故易為道義之門也法乾坤簡易以崇德廣業特其大者耳故此又言知崇禮卑以見其小者也並易說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伊川先生曰聖人見天下深遠之事賾深遠也而比擬其形容體象其事類故謂之象天下之動无窮也必觀其會通會通綱要也乃以行其典禮典禮法度也物之則也繫之辭以斷其吉凶者爻也言天下之深遠難知也而理之所有不可厭也言天下之動无窮也而物有其方不可紊也擬度而設其辭商議以察其動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變化

爻之時義擬議而言之也鳴鶴在陰以下七爻擬議而言者餘爻皆然也經說

横渠先生曰易語天地陰陽情僞至隱賾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子樂取之為貴○易之為書有君子小人之雜道有陰陽爻有吉凶之戒使人先事決疑避凶就吉○凡一言動是非可不可隨之而生所以要慎言動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不越求是而已○自此以下皆著爻象之詞所以成變化之道擬議以教人也凡有一迹出則使有无限人議論處至如天之生物亦甚有不齊處然天則无心不恤此所以要慎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只是要求是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明擬議爻象之道至盛之極也而終且賾者天下之至隱不可得而見也聖人或擬其形容或象其物宜易於是乎有象矣天下之動變所由生觀時會通以行典禮則爻之動為觀時之要也繫之以辭斷其吉凶則爻之辭吉凶之證也謂之爻者如此二者蓋作易聖人立爻象之初意也象為天下之至賾勿遂惡其賾而忽之也

爻爲天下之至動蓋因時有宜而不可亂也所以然者君子於一言一動必以爻象擬議之而後能成變化之道則所樂而玩者極其至矣上言聖人立爻象之本意下言君子擬議爻象而後言動亦猶前言聖人設卦觀象終之以君子觀象玩辭之說也能明此故知爻象之用是以君子玩易必擬其象而議其辭可也易說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愼乎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伊川先生曰有孚於中物无不應誠同故也至誠无遠近幽深之間故繫辭云善則千里之外應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誠通也至誠感通之理知道者爲能識之○中誠所同出處語默无不同天下莫能間也同者一也一不可分分乃二也一可以通金石冒水火无所不能入故云其利斷金其理至微故聖人贊之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謂其言意味深長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又於出處語默之際獲與人同則其志決然利可斷金惟仁者能聽盡言己不欲爲善則已苟欲爲善惟恐人之不言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夫一人固自明矣又有一人言而同心其爲利也知金鐵之可斷〔義理必至于出處語默之不可易如此其同也已固自信又得一人與之同故利可斷金易說

龜山楊氏曰明則誠矣未有誠而不動動而不變也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非動乎曲能有誠誠在一曲也明則誠矣无物不誠也中庸解○褚遂良修起居注唐太宗曰朕有不善亦當記之乎或爲之言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當記之曰此語亦善但人主好名則可以動之耳未盡也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愼縱使史官不記而民之應違如此雖欲自掩其不善其可得乎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此以下皆言擬議爻象之道也且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初非有及於言行也聖人擬議之則見言行之不可不愼旣得其道則言行之間所以成其變化也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初非有及於出處語默也聖人擬議之則見其同心之利同言之臭旣得其道則出處語默之際所以成其變化也聖人憂患後世不知爻象之用故明擬議之道如此而已 易說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勞謙君子有終吉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語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亢龍有悔子曰貴而无位高而无民賢人在下位而无輔是以動而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伊川先生曰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愼之道也愼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愼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愼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愼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愼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愼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有勞而不自矜伐有功而不以爲德是其德弘厚之至也言以其功勞而自謙以下於人也德言盛禮言恭以其德言之則至盛以其自處之禮言之則至恭此所謂謙也夫謙也者謂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存守也致其恭巽以守其位故高而不危滿而不溢是以能終吉也夫君子履謙乃其常行非爲保其位而爲之也而言存其位者蓋能致恭所以能存其位言謙之道如此如言爲善有令名君子豈爲令名而爲善哉亦言有令名者爲善之故也○亢龍有悔九居上而不當尊位是以无民无輔動則有悔也○不出戶庭无咎繫辭所解

獨以言者在人所節惟言與行節於言則行可知
言當在先也○聖人於繫辭明其致寇之道曰作
易者其知道乎盜者乘釁而至苟无釁隙則盜安
能犯負者小人之事乘者君子之器以小人而乘
君子之器非其所能安也故盜乘釁而奪之小人
而居君子之位非其所能堪也故滿假而陵慢其
上侵暴其下盜則乘其過惡而伐之矣伐者聲其
罪也盜橫暴而至者也貨財而輕慢其藏是教語
乎盜使取之也女子而夭冶其容是教語淫者使
暴之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是招盜使奪之也皆

取之之謂也正易傳
白雲郭氏曰此五者當與鳴鶴在陰同居爻象擬
議之終蓋皆擬議之道也或別爲一章非也擬議
者聖人用易之道蓋觀象玩辭所以反諸其身也
然不曰用而曰擬議者爻象必先擬議而後可用
方擬諸形容象其物宜必從其事物象類以探作
易聖人之意是以必至於擬議而後可也古之君
子以擬議爲學易之要務而世多略而不言或言
之復失擬議之道是以易終不用於世也且玩易
之辭有曰藉用白茅无咎則知无所失之慎有曰

勞謙君子有終吉則知以功下人之恭有曰亢龍
有悔則知貴高不可以无輔有曰不出户庭无咎
則知言語不可以不密有曰負且乘致寇至則知
非所乘而招盜是皆擬議而知其變化也五者之
下各繫以孔子之言蓋孔子擬議之辭所謂擬之
而後言者也能觸類而長之則三百八十四爻能
事畢矣天地之間備矣聖人存其大法得此七者
已足用蓋難盡爲之言也聖人初已盡言於彖象
文言以謂擬議之學未明故復繫於此其憂後世
所以垂教至矣盡矣後世欲務空言誇世則不必

深明其說苟欲爲力行之學歸於君子之儒則擬
議之道宜先盡心焉其言作易者其知盜乎者蓋
聖人嘆易之道无不備也盜之情不必知也宜其
无所見於易也尚且深明於此則天地之間舉无
遺矣擬議之道其可忽乎故驚而嘆之有是言也
觀此則知崇禮卑文无足疑者繫辭自天尊地卑
之後至此共乎終凡言重卦設卦易道易辭爻位彖
象乾坤神聖及聖賢之所法則君子之所觀玩與
夫學者擬議之道略盡於斯其所未言者數所未
詳著變化之道故繼之於後也易說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伊川先生曰有理則有氣有氣則有數行鬼神者數也數氣之用也大衍之數五十數始於一備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則爲五十五數之成也成則不動故損一以爲用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横渠先生曰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天地之數也一固不爲用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夫混然一物无有終始首尾其中何數之有然言者特示有漸耳理須先數天又須先言一次乃至於十也且天下之數止於十窮則自十而反一又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行者蓋地數无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九是陽極也十也者姑爲五之耦焉耳

兩極兩兩是謂天參數雖三其實一也象成而未形也

兩地兩然剛 兩柔之法也 離九 六坎八

參天兩地此但天地之質也通其數爲五乾坤正合爲坎離之數當六七精爲日月粗爲水火坎離合而後萬物生得天地最靈爲人故人亦參爲性兩爲體推其次序數當八九八九而下土其終也故土之爲數終於地十過此以往萬億无窮不越十終反一而已陽極於九陰終於十數乃成五行奇耦乃備過此周而復始滋至无筭不越於是陽用其極陰不用極而用六者十者數之終九之配也地无踰天之理終於其終而已焉參天兩地五也

一地兩二也 三地兩六也坤用 五地兩十也
一天三三也 三天三九也乾用 五天三十五也
九三五乘天地之數總四十有五并三天兩地者
數之五共五十虛太極之一故其用四十有九

掛一象三象天地之三也揲象四時四時揲之數不過十十時乃三歲半舉三揲多之餘也直去五歲再閏者盡遇多之極也揲餘九則揲者四十而已四十乃時之數也

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四揲之餘也再扐後掛者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閏常不及三歲而再至故曰五歲再閏此歸奇必俟

於再扐者象閏之中間再歲也
六七八九十 五四三二一 此相間循環之數也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一二相間是相得也各有合
以對相合也如一六二七三八四九各有合神也
位相得化也○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氣而
已矣並易說
蒹山郭氏曰有天地之數有大易之數天地之數
五行之數是也大易之數八卦之數是也五行之
數始於天一終於十二辰周十二辰凡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化生萬物者也八卦之數始於太

極終於二篇之策二篇之策凡萬有一千五百二
十當萬物之數也河圖合二者之數故縱橫列之
爲十五小衍之數也天五潛運于中統而用之大
衍之數天有三微地有八方是故五行之初自青
氣始八卦之運自帝出乎震始此氣數有同異之
別也獨人之氣不然天統以子爲始地統以丑爲
始人統以寅爲始而人氣起於申是則不同也按
十二部經法曰人氣起於中焦注乎太陰漏水下
百刻周行五十度而復會于手太陰太陰者金也
是天地之氣起於震木而人之氣起於坤金而謂

道者方且謂乾爲氣坤爲形爲我生之固有也見
其絪縕者故謂之龍虎見其變化者故謂之男女
於是呼吸以求精接蹻以練形謂可以長生未足
以語此也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
然知者能知乾坤之所以然則道可一言而盡也
易說○凡數有母有法有實蓍之母四十九是也蓍
之法四是也蓍之實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
二是也數有是母必有法以用之然後得是實三
者闕一則蓍道絕矣此聖人幽贊神明之道也○
蓍數之母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六

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也何惟四十九得之
蓋四十九之數去其十三則得三十六而去其十
三者是初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又餘四也去其
二十五則得二十四而去其二十五者是初揲餘
九再揲餘八三揲又餘八也至於其數二十八則
去其二十一而得之也其數三十二則去其十七
而得之也凡得者策數也去者所餘之扐也策數
皆自四十九數而得非四十九則不可得故四十
九爲蓍數之母○蓍之法必用四者以蓍之象本
皆四也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是也九八

七六亦四也名曰老陰老陽少陰少陽亦四也故蓍之法非四不可用○蓍之實必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者以四法而得之也四其九三十六也四其六二十四也四其七二十八也四其八三十二也○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何也曰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以四揲而得之何九六爲老而七八爲少也曰九六天地之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乾坤相索而成者也並揲蓍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易數之學不傳久矣今粗能通者天地之數大衍之數乾坤二篇之策而已捨揲卦之外亦莫知其用也世人言易數者皆出於緯書星曆災異之學流爲陰陽末技非聖人之道也然大衍天地謂之數乾坤二篇謂之策則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爲已定之數也孔穎達謂於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中獨取五十策爲用是則數反出於策大衍反出於二篇其倒置甚矣蓋不思積數之揲而後有策由大衍而後有二篇乎京房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爲五十馬融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爲五十

荀爽以八卦六爻加乾坤用九用六爲五十皆妄相傳會非學者所宜言至鄭康成姚信董遇皆取天地之數以減五六義最近之而鄭氏謂五行減五爲五十姚董謂六畫減六爲四十九五六當減則減又何必傳會五行六畫此儒者之蔽也韓氏取王弼之言曰演天地之數所賴者五十夫何賴焉顧惟太立此五十數以數神又何立焉夫數本於自然數之所始聖人能知而明之耳安能以私意加毫末於是也故大衍之數五十是爲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窮之愈切其失愈遠唯毋意毋必斯得之矣故曰至誠如神自其用四十有九之後聖人得以用之也若是則大衍之數五十猶數之天也其用四十有九猶數之人也天人之道旣立則用與不用生焉此之謂易之數也然近世曆家多稱出於大衍蓋傳會其數於其始名是而實非及一變用則其數支離終不可復得何大衍之有皆妄人之說也曆數之學傳會其易且以五十爲始四十九爲始五十五爲始八十一六十四皆可首數至其窒不能通則小小遷就亦无大失是如顧惟之言可立之數也儒者往往不明乎此肆

爲術士所欺然自漢以來太初四分猶爲近古故
其數多本乎自然是以曆家有言曰古之六術並
同四分以遷史考太初亦四分也而士失特甚曆
之疎繆有古以來莫甚於三統班氏不復討論太
初而備載三統至其傅會欺妄之言一語不遺良
可嘆也後世皆謂一行王朴之術出於大衍二者
亦皆術士之學第能文飾之耳欲如太初四分近
古之數尚未之有況易乎故易數與曆不可同論
也○五十者數之本也四十有九者數之用也此
聖人用數揲蓍之法也揲蓍之法自四十有九分
而爲二以象兩儀就兩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
其一而配兩儀以備三才之象故曰掛一以象三
也揲之以四象四時也奇者所揲之一也扐者左
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寘於前以奇歸
之也歸奇象閏也五歲再閏非以再扐象再閏也
蓋閏之後有再歲故歸奇之後亦有再扐也再扐
而後復掛掛而復歸則五歲再閏之義矣凡一奇
再扐三變而成一爻十有八變則一卦成矣然揲
奇與扐計之初揲非餘五則餘九再揲三揲皆非
餘四則餘八世俗以八九謂之多四五謂之少故

有三多三少之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且初
揲餘五再揲餘四三揲餘四以四十九數計之去
此十三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九三十有六老
陽之數也故陽爻爲九而其策爲三十六初揲餘
九再揲餘八三揲餘八以四十九數計之去此二
十五數則左右兩手之中得四六二十有四老陰
之數也故陰爻爲六而其策爲二十四至於世俗
所謂兩少一多者去其十七則得四八三十有二
少陰之數八也俗所謂兩多一少者去其二十一
則得四七二十有八少陽之數七也揲蓍之法本
无二致因或者誤以扐爲奇又好以三多三少論
陰陽之數故異說從而生焉○一三五七九天數
之五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之五也一與六二與七
三與八四與九五與十皆合也故曰五位相得而
各有合積一三五七九之數凡二十五故曰天數
二十有五積二四六八十之數凡三十故曰地數
三十合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天地所以能成變化
而行鬼神者莫不有數存焉成變化行鬼神所謂
幽明之故也變化見於萬物者也鬼神運於四時
者也易數以大衍爲宗天地之數大衍之所合也

故先大衍而天地次之說証易○世所皆以三多三少定卦象如是則不必四十九數以四十五四十一皆初揲非五則九再揲三揲非四則八矣豈獨四十五四十一爲然哉自三十以上論之則三十三三十七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以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得五九四八多少之象其十九數爲母者无以異獨不可得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策數故蓍數四十九爲不可易之道可易者非聖人之法也○楊子雲太元以三揲取三象其法蓋倣此○是三者之數莫知所立之後先謂四十九爲先乎則非法之四亦不用四十九矣謂法之四爲先乎則非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亦不用法之四矣故三者之數一有一无則蓍之道不立一先一後則蓍之用不成惟同有同立莫知後先故其數一本於自然如環之无端雖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是矣○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謂所得之正數也初揲餘數得五再揲餘數得四三揲餘數又得四世所謂三少者也其數凡十有三於四十九蓍之中去此不用之餘數十有三則所得正策數四九三十有六故爲老陽○不用之餘數初揲餘九再揲餘八三揲又餘八世所謂三多者也其數凡二十有五於四十九蓍之中去此不用之餘數二十有五則所得正策數四六二十有四故爲老陰○三揲不用之餘數得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其數皆二十有一也於四十九蓍之中去此二十一數則所得正策數皆四七二十有八故爲少陽○三揲不用之餘數得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其數皆十有七也於四十九蓍之中去此十七數則所得正策數皆四八三十有二故爲少陰○揲法先以右手揲左次以左手揲右故曰兩揲之餘今人或止揲一手即以餘數足之者非法也自唐初以來以奇爲扐故揲法多誤至横渠先生而後奇扐復分揲法於是明矣○凡一掛再扐爲三變乃成一爻此言每成一爻又言第二第三揲不掛者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君子之言微而顯如此○古曆十九分爲一閏而閏餘之法歲得十九分之七三歲當得二十一分是一閏有餘二分也五歲即得三十五分是兩閏不足三分也故一閏常不及三歲再閏常五歲有餘觀

橫渠先生之言至簡而正昔人之誤无遺矣○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衍亦皆謂之數陰陽有九六七八數也蓍之四十九亦數也掛之奇耦蓋謂畫也非策非數也○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仂是也或謂指間爲扐者非也大衍之扐蓋兩手之餘數故其字亦從手如揲之從手也揚子雲作芀亦謂蓍之餘數豈以草間爲芀邪○正義云四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扐而總掛之是再

扐而後掛也詳正義言天之數謂左手之蓍也地之數謂右手之蓍也言扐掛者是以初爲奇也蓋以左手之蓍爲一揲右手之蓍爲再揲以再揲爲再扐是六揲六扐而成一爻三十六揲三十六扐而成一卦與十有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正義以左右兩手之餘爲再扐而前復去奇謂四揲之餘者則是旣以奇爲餘又以扐爲餘奇與扐異名而同一事矣繫辭言歸奇於扐則奇與扐爲二事也又言再扐而復掛則扐與掛亦二事也由是知正義誤以奇爲扐又誤以左右兩揲爲再扐如口

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扐掛之一處則是又以扐爲奇而扐爲掛亦不復分爲二事也其說自相抵捂莫知所從惟當從橫渠先生之說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兩揲之餘也以此爲正○繫辭言歸奇於扐是歸掛一於餘數也如正義言是歸餘數於掛一也○繫辭以兩扐一掛爲三變而成一爻是有三歲一閏之象正義以每一揲左右兩手之餘卽爲再扐是一變之中再扐一掛皆具則一歲一閏之象也正義所論歸餘數於掛一則是總掛指間故畢中和因之有第一指第二指第三指之言此

皆誤以扐爲指間不知其爲兩手餘數也指間之說本於馬氏故後人因之○凡揲蓍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无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揲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故聖人必再扐後掛者以此○或言舊法初揲用四十九而掛一第二與第三揲或掛或不掛而止用四十八數者皆非是今三揲皆用四十九數而掛一俱不在奇耦數中其按書法第二第三揲皆除掛與扐而揲未嘗用四十八數也若三揲皆用四十九數而掛一則每揲

皆得四十策或四十四策其餘扐皆非五則九一
揲足矣何用三變爲如是則終无四九四六四七
四八之策此蓋不知所謂策數也蓋策數因論多
少而失之多少又因論奇耦而失之聖人之法揲
地矣○大衍之法自唐以奇爲扐以扐爲掛以正
策數爲餘數逮今五百年矣雖名旣不正義亦難
通而其爲數尚未失也至取三多三少之數以辨
陰陽老少雖畫卦未至異同而策數不用則四
十九之蓍已似可廢至傳一行之學又直取三多
三少之象以畫奇耦不復問其數此與擲錢代蓍

无以異四十九蓍於是眞可廢也究其始蓋不明
策數之弊又重之以畢中和再揲三揲非三則七
於是每變必掛而古法更張人亦不以爲非矣況
擲錢代蓍亦自唐始是蓍已可不用安知揲蓍之
道不遂絕乎百世之下康節先生出而後明言策
數橫渠先生出而後明正奇扐伊川先生出而後
其法大備學者於是復知聖人生蓍立法之意斯
道不可得而絕矣豈小補哉（並蓍卦辨疑）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二篇之
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

兼山郭氏曰何謂九六天地之數乾坤之策曰天
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天之生
數凡三一三五是也合一三五之數是爲九地之
生數凡二二與四是也合二與四之數是爲六故
曰九六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
則爲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六之則爲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
之策也九六本於天地之數得於乾坤之策故乾
所以稱九而爲老陽坤所以稱六而爲老陰也○
何謂七八出於九六六子之策乾坤相索而成曰

由上所言則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由
震巽六卦考之然後得七八之數蓋震坎艮之三
卦皆乾畫一坤畫二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
其策四十八合之爲八十四策復三分之則一爻
之策二十八也又以四之法揲之是爲七巽離兌
之三卦皆坤畫一乾畫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乾
畫二其策七十二合之爲九十六策復三分之則
一爻之策三十二也又以四之法揲之是爲八由
是言之七八由九六之變而成故曰七八出於九
六者也六子之策也以乾之策索於坤而爲震坎

艮之策八十四以坤之一策索於乾而爲巽離兌之策九十六故曰乾坤相索而成者也如是則七安得不爲少陽而八安得不爲少陰乎故聖人幽賛神明之道无非本於神明自然獨能賛以明之而已夫何容心焉○或曰乾坤稱九六而六子不稱七八何也曰九六有象也七八无象也以卦言之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无其象以畫言之則雖六子亦皆乾坤之畫无六子之畫也如震之初乾畫也乾策也震之二三坤畫也坤策也在震初无是畫无是策也乾畫不得不稱九坤畫不得

不稱六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得奇畫者皆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皆用坤之六也終无用七用八之道故曰九六有象而七八无象也並揲蓍說

白雲郭氏曰策者揲而所得之數也乾坤之策皆取老陰老陽之數三十陽之數三十有六六之則乾之策故二百一十有六老陰之數二十有四六之則坤之策故百四十有四二篇之策凡陽爻百九十有二皆乾之九也陰爻百九十有二皆坤之六也合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象萬物之數也乾坤之策三百六十而曰當期之日者三百六十中數也二十四氣過之故曰氣盈十二月不及焉故曰朔虛氣盈朔虛積而爲閏者也聖人舉中道言之故曰當期之日乾坤二篇之策皆一定之數出於大衍者也故大衍之序先天地而乾坤之策又次之易說○一三五七九天數也二四六八十地數也自天一至天五爲天地之生數自地六至地十爲天地之成數此見於天地者然也其用於易者則以生數成數故一三五成而爲九二四成而爲六自九變而成七自六變而成八至於十則

復變而爲一者也天地於是无餘數矣易有兼天地之道故曰與天地並人在其中故曰兼三才○大衍揲蓍之法繫辭言之雖詳獨不載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數而學者相傳謂九爲老陽七爲少陽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及觀乾爻稱九坤爻稱六則九六爲陰陽盡无疑也而六子皆稱九六不言七八則少陰少陽未有所據及考乾坤之策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一則乾爻得三十六坤爻得二十四是則老陰老陽之數也又考二篇之策陽爻百九十有二以三十

六乘之積六千九百十有二陰爻百九十有二以二十四乘之積四千六百八合之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二篇之策亦皆老陰老陽之數也而少陰少陽之數又无所見再置陽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陽二十八乘之積五千三百七十六再置陰爻百九十有二以少陰三十二乘之積六千一百四十四合之亦爲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以是知少陰少陽之數隱於老陰老陽之中如是則七九皆爲陽六八皆爲陰其畫雖爲奇爲耦皆同聖人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爲異然卜史之家欲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爻亦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矣然七九爲陽六八爲陰蓋謂陰陽各有二道與說卦言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其義皆同是道也以聖人不明載之繫辭故後世紛紛互相矛盾至有大失聖人之意者大率多主卜史之論不知所謂策數遂妄爲臆說也究其原蓋自唐畢中和之誤亦有由來然猶能通其數而其誤有四論餘不論策以多少爲言一誤也誤認扐之義置餘於三指間二誤也揲左不揲右三誤也每扐必卦一四誤也因此四誤故後人之弊有不勝言者夫揲蓍在易爲无可疑之事尚且多誤如此則易道之難明難言可知已○凡掛扐之數爲餘數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爲策數蓋本於繫辭言乾之策坤之策也故邵康節先生以餘數爲歸奇合扐之數以四九四六四七四八爲策數而正義亦歸此殘奇於所揲之策則以奇爲餘數又以餘數歸之策矣如是則奇扐與策混殽莫辨故畢中和言三指俱遇少通計十三策三指俱遇多通計二十五策此不當名策者皆稱策也殊不知策者卦之所得之定數也乾得二百一十有六坤得百四十有四是也非卦中所得之策雖天地大衍皆謂之數則蓍之餘數正義既誤歸於所揲之策而畢中和又不當名策而名之曰策也

並蓍卦辨疑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白雲郭氏曰四營謂分而爲二掛一象三揲之以四歸奇於扐其營有四也四營而後有爻爻而後有卦故云成易也一卦再扐共爲三變而成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矣自八卦小成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重爲六十四卦合三百八十四爻爲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則天地之閒无不備矣乾坤策數之復復繼以四營成易之道者以明易之作始於數也(易說)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

伊川先生曰顯明於道而見其功用之神故可與應對萬變可贊祐於神道矣謂合德也人爲順理以成功乃贊天地之化育也(經說)

橫渠先生曰示人吉凶其道顯陰陽不測其德神顯故可與酬酢神故可與祐神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知來藏往故可與祐神○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蓍龜之用也○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與祐神顯道神德行此言蓍龜之德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道至難顯德行難神使道之顯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是也蓋由易之有書也使德行之神猶聖人之崇德是也亦由易之有書也唯顯道神德行故可與酬酢而應天下之變可與祐神而贊天地之化育矣上言四營成易以至天下之能事畢矣皆謂易之成書天下萬事无不備故此言聖人因其書用其道以顯道神德行酬酢祐神也由是知易之爲書始於數而終於聖人之用明矣(易說)

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

伊川先生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與上文相連不合在下(經說)

橫渠先生曰化之於己須臾之化則知須臾之頃必顯一日之化則知一日之化有殊易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爲又曰知幾其神乎○惟神爲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爲也○聖人之進豈不自見今在學者區別是非有化於神者猶能知之況聖人乎易言窮神知化又言知變化之道安得不知(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春作夏長秋斂冬藏皆神之所爲也神之所爲異於人爲者以其從道而已此四時所以不忒也(易說)○變者革汚以爲清革暴以爲良然猶有迹也化則其迹泯矣日用飲食而已至於化則神之所爲也(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變化即盡神也故由變化可以知神天下之變化或不得而知則由易之變化以知之知神之所爲者知神之所謂也（白勿翁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

伊川先生曰言所以述理以言者尚其辭謂於言求理者則存意於辭也以動者尚其變動則變也順變而動乃合道也制器作事當體乎象卜筮吉凶當考其占（經說）○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易傳）

橫渠先生曰辭變象占皆聖人之所務也易道具焉（一本无易道具焉四字有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十字）○尚辭則言无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學未至乎知德語皆有病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故變化之理須存乎詞言所以顯變化也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辭者聖人之所以聖○人言命字極難辭之盡理而无害者須出於精義易有聖人之道四曰以言者尚其辭必至一於聖人然後其言乃能无敝蓋由精義所自出也故辭不可以不脩（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言則用其辭動則用其變制器用其象卜筮用其占聖人用易之道又有是四焉故言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也（易說）

是以君子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伊川先生曰受命如響遂知來物非神乎曰感而通求而得精之至也（經說）○蓍龜雖无情然所以爲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問焉其應也如響若以私心及錯卦象而問之便不應蓋沒此理今是理與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箇理故應也（附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有不知則有知无不知則无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叩兩端而空空易无思无爲受命乃如響○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非天下之至精

孰能與於此言易之爲書也至精者謂聖人窮理
極盡精微處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有爲有行問言受命蓋言求其
道於易卜筮如問之以言求而得其道如響應以見
易之无所不備可與酬酢也无遠近幽深見幾知
來非易以何天下之至精孰能如此 易說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通其變遂成天地之文極其數
遂定天下之象非天下之至變其孰能與於此
橫渠先生曰既言參伍矣參伍而上復如何分別
易說○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
氣則无无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
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无之分非窮理之學
也 正蒙
白雲郭氏曰凡天下之變皆變也凡天下之數皆
數也而易文參伍之錯綜之盡變與數之所自出
又制其變與數不可窮盡者也雖天地之文必成於
其變天下之象必定於其數則知易之變數不可
窮盡如此故爲天下之至變也凡天地之道顯而
可見者皆曰文天下道物可見者皆曰象如日月
星辰山川草木皆爲天地之文或陰陽晝夜以變

而運或生長融結以變而成皆是也或謂天地之
文如青赤之文非也 易說
易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
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
明道先生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天理具備元
无少欠不爲堯存不爲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
何曾動來因不動故言寂然雖不動感便通感非
自外也 呂與叔東見錄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
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
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
暢潛道錄○老子曰无爲又曰无爲而无不爲當有爲
而以无爲爲之是乃有爲爲也聖人作易未嘗言
无爲惟曰无思也无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
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
嘗爲一偏之說矣 游定夫錄○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
已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
未感○寂然不動萬物森然已具在感而遂通感
則只是自內感不是外面將一件物來感于此也
並入關語錄○喜怒哀樂未發之際此心即赤子之心

即天地之心即孔子之絶四即孟子所謂物皆然
心爲甚即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此心所發純是義理與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並答呂大臨論中書○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以
其寂然不動小則事物之至大則无時而不感謝斷
道記早日語
横渠先生曰易言感而遂通者蓋語神也雖指暴
者謂之神然暴亦固有漸是亦化也○聖人通天
下之志雖愚人與禽獸猶能識其意有所感則化
感亦有[redacted]難專以化言感而遂通者神又難專謂
之化也易説並
廣平游氏曰不勉而中无爲也不思而得无思也
孟子解○三月不違仁者其心猶有所操也至於中心
安仁則縱目之所視更无亂色縱耳之所聽更无
姦聲无思也无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
故則發育萬物彌綸天地而何克己復禮三月不
違之足言哉語解
龜山楊氏曰正心到寂然不動處方是極致以此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於平天下也何有語錄○白

至神而下蓋未能无思也惟无思无爲足以感通
天下之故而謂无思土木可乎此非窮神知化未
足與議也語解○中也者寂然不動之時也无物不
該焉故謂之大本和也者所以感通天下之故故
謂之達道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易无思无爲宜其不能與人事相感
而反能通天下之故者是易爲天下之至神也至
於聖人用易以易簡之道得天下之理亦可謂通
天下之故矣易説
夫易聖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
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
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明道先生曰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神无
速亦无至須如此言者不如是不足以形容故也
劉絢師訓
横渠先生曰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辭不足待天下
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
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
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故不疾而速不行
而至也○非至精至變至神不能與故曰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无知者以其无不知也若言有知則
有所不知也惟其无知故能竭兩端易所謂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也无知則神矣苟能知此則於神
爲近无知亦以其術素備也道前定則不窮一故
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无不覺不待
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物形乃有小大精粗神則无精粗神
即神而已不必言作用譬之三十輻共一轂則爲
車若无轂與輻亦何以見車之用感皆出於性之
流也惟是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之爲別 正易說 ○義

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
蓋唯深則能通天下之志只欲說得便似聖人若
此則是釋氏之所謂祖師之類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上言至精至變至神皆謂易之道也
此言聖人用易之道以極深而研幾也天下之事
至深難測也幾微難見也用易之道則能極其不
測之深研其難見之幾矣然極易之深則天下之
志无不通是能得其至精也研易之幾則天下之
務无不成是能得其至變也又盡易之神故得不
疾而速不行而至所謂感而遂通者也○前言聖

人之道四四者本於人事由人而言之也繼以至
精至變至神三者易之道由易而言之也又繼以
唯深唯幾唯神言雖聖人猶極深研幾如此也復
以聖人之道四焉終之者蓋易之道其精變神如
此聖人用易極深研幾又如此則天下後世於言
動制器卜筮之閒豈可任其私智以它求哉必當
尚易之辭變象占也此衆人當尚之事而曰聖人
之道者以言聖人猶尚此道也聖人尚此者以易
爲至精至變至神天下无以加焉故也此之謂者
猶言謂是故也 易說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伊川先生曰自天一至地十合在天數五地數五
上簡編失其次也天一生數地六成數才有上五
者便有下五者二五合而成陰陽之功萬物變化
鬼神之用也 經說 ○或問張橫渠有云陰陽之精互
藏其宅此說然否曰此兩句甚有味由人怎生看
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
之象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曰何以見得曰如
木之生根既長大土却何處去曰克也曰既克則
是土化爲木矣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

迭王字說盡了只是一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木得土方得生火火得土方得生金其以爲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只是迭盛衰也或曰五行是一未曰人以爲一物其道是五物旣謂之五行豈不是五物也五物備然後能生且如五常人誰不知是一箇道理旣謂之五常安可混而爲一也天之生數地之成數才有上五者便有下五者 語錄

橫渠先生曰此語恐在天數五地數五處然聖人之於書亦有不欲併一說盡慮易知後則不復研究故有易有難或在此說或在彼說然要終必見但俾學者潛心 易說

白雲郭氏曰前言天數五地數五者此也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故或謂天一至天五爲五行生數地六至地十爲五行成數雖有此五行之說而於易无所見故五行之說出於曆數之學非易之道也此二十字當在天數五之上錯簡於此 易說

子曰夫易何爲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明道先生曰開物成務有濟時之才 游定夫所錄

橫渠先生曰開物成務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无大小不能明何由能處雖至麄至小之事亦莫非開物成務譬如不深耕易耨則稼穡烏得而立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則開物成務者必也有濟時之才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道難窮不可以一言盡故此章又明其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也以言乎天地之間則易无不備故能冒天下之道蓋言天下之道无不具於其中也 易說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

橫渠先生曰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 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子言易道於上必繼以聖人用易於下以見聖人无適而非易也此章先言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繼之以通天下之志本乎易之開物也以定天下之業本乎易之成務也以斷天下之疑本乎易之冒天下之道也故聖人有爲有行未嘗不本於易 易說

是故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

橫渠先生曰圓神故能通天下之志方知故能定天下之業爻貢所以斷天下之疑易書成三者備民患明聖人得以洗濯其心而退藏於密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蓍卦六爻各言其德圓非易道之大全聖人用之亦所以通志定業斷天下之疑也圓而神故能通志方以知故能定業易以貢故能斷疑聖人之於易也取而用之左右逢其原矣易說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伊川先生曰安有識得易後不知退藏於密密是用之源聖人之妙處河南語錄○離了陰陽更无道所以陰陽者是道也陰陽氣也氣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則是密也○退藏於密密是甚○知不専爲藏往知來藏往主蓍卦而言並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吉凶可以正勝非聖人之患也○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憂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

蓍龜之用也○神武不殺神知之大者使知懼而不犯神武者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經不言无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語錄

白雲郭氏曰以此洗心者以易洗心也聖人之用易也隨用隨取隨取隨足故能无思无慮以滌其心蓋其酬酢應變在易不在心則心无留事亦无應變之方非洗心而何故其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之道莫不一本於易微而至於耒耜舟楫臼杵弧矢之用亦必取諸益取諸渙取諸小過取諸睽聖人皆无容心焉是所以能洗心而退藏於密也彼愚而好自用者雖竭精神進智力而天下之志未必能通天下之業未必能定天下之疑未必能斷又安知聖人通天下之志者用易開物之道也定天下之業者用易成務之道也斷天下之疑者用易冒天下之道也天下之事不過於志業疑三者而已聖人用易亦不過三者之道也所謂洗心用易者如此雖聖人吉凶之患不得不與民同然无心受之亦无妄之道也夫何患焉若是者非神

之妙足以知方來非知之崇足以藏己往又安能
與於洗心之道哉古之聰明叡知之君神武不殺
而天下治者蓋得洗心退藏之道也是知心之爲
物用之則塵滓不用則清明衆人不知不用之術
而聖人獨明不用之道故聖人洗心在此而衆人
莫之知也易說

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興神物以前民
用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

明道先生曰聖人齊戒敬也以神明其德惡人齊
戒亦敬也故可事上帝朱公掞問學拾遺○易要玩索齊

戒以神明其德夫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言天之變遷禍福之道由民之逆順
取捨之故故作易以先之○民患除憂疑亡用利
身安故可退藏於密窮神知化以崇高其德也自
此而下又歷言其德之出而異名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明天之道察民之故无或不通
故與神物以前民用則无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
聖人初无與焉是以能齊戒其心休休然以神明
其德也神物易也前言聖人用易而不自用其心
故曰洗心此又追本而言聖人作易之時亦无容
心焉因神物固有獨能與之而已故既與神物以
前民用是乃所以齊戒神明其德夫齊戒所以洗
心也洗心所以神明其德也易說

是故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一闔一闢謂之變往
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
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

明道先生曰闔闢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羅氏拾遺

伊川先生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
理天地間如洪鑪雖生物銷鑠亦盡況既散之氣
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

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則水涸是潮退也
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
之水爲潮此是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
謂之變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
覩耳聞受於陽也一動一靜是道之常專於動靜
則偏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
乾坤闔闢之象也○因其變而裁制之以教天下
聖人之法也○明之不窮莫知其鄉故名之曰神
並易說○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

萬物之妙者歟○虛明一作靜照鑒神之明也无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也正蒙

白雲郭氏曰繫辭論變通最爲易之要道而人多略之變通者易之道也用易之道也故孔子於繫辭三致意焉蓋其義微而難知也因其微而難知故以闔戶闢戶言之蓋聖人舉近人而易曉者莫若戶之爲用也固非乾坤之道止於闔戶闢戶而已也因闔戶闢戶以明變通則又并及象器法神而言者以見乾坤變通以至制法盡神之妙舉一戶之義足以兼明之則聖人所以探賾索隱鉤深

致遠者如是其至也然一戶至末也猶必盡此道而後可用於天下後世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其可不盡變通之道乎故易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然則變通之道是乃黃帝堯舜氏得之以治天下者也可不務乎且坤陰物也故有闔戶之象乾陽物也故有闢戶之象既能闔復能闢是所謂變也朝闢之暮闔之日復一日往來闔闢不窮是所謂通也通也者通其變也至於其戶之可見則曰象也

其有形則曰器也制而用此者則曰法也利於出入之用而天下之民无不用之者又其所以爲神也如是則一戶之設豈苟然哉故治天下之道无它焉如制一戶之法使之變通可久斯得之矣雖黃帝堯舜之治不過於此易說

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

伊川先生曰范文甫問四象曰左右前後揚中立問四象曰四方時氏拾遺

橫渠先生曰四象即乾之四德四時之象故下文

云變通莫大乎四時盡吉凶之理則能盡天人之助而成位乎其中矣故下云崇高莫大乎富貴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无施不宜則何業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問易有太極莫便是道之所謂中否曰然若是則本无定位當處即是太極耶曰然兩儀四象八卦如何自此生曰既有太極便有上下有上下便有左右前後四方有左右前後四方便有四維皆自然之理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太極者三才未分之名統三才之道

耆也兩儀猶曰二象也謂有乾坤天地之二象而未爲乾坤天地也四象者九八七六陰陽老少之象此與大衍之序同大衍太極也分而爲二兩儀也揲之以四四象也四象既生然後太極分而爲三才兩儀定而名乾坤八卦以成吉凶以定而大業生爲吉凶者八卦之所有而非八卦之所生大業者聖人之所造吉凶定則易道成矣易道成故聖人用之以崇德廣業也易說

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變通莫大乎四時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貴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白雲郭氏曰自論乾坤變通至天生神物四事皆首以是故爲言蓋因洗心齊戒用易而有是四事明文義相屬也聖人洗心齊戒用易以應天下之務蓋用易不用心故用乾坤變通而至於利用出入之神用太極兩儀之道而至於生大業由聖人用易備物致用爲天下利故與天地四時日月蓍龜同爲莫大神明之德終言聖人效象天地神物蓍不自用其心皆有所則以亦洗心用易之道也

且天下物理有形名氣象者固不可槩舉也然有法象者非一而莫大於天地變通者非一而莫大於四時縣象著明者非一而莫大於日月崇高者非一而莫大於富貴備物致用者非一而莫大於聖人探賾索隱者非一而莫大於蓍龜富貴者人君之勢位道必假此而後行也故位爲大寶聖人亦人也以能用易故莫大也然法象變通著明崇高備物致用探賾索隱皆易之道而天地四時日月富貴與聖人蓍龜得之皆成莫大之德又以見易之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无乎不備如是之大也易說

是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伊川先生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大抵須有發端處如畫八卦因見河圖洛書果无河圖洛書八卦亦須作入關語錄○因見賣兎者曰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兎亦可作八卦數便此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著耳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天生蓍龜聖人則之以占兆一云占之以兆

天地變化聖人效之故曰聖人效之作
易以示人猶天垂象見吉凶作書契效法猶地出
圖書（一大猶河洛出圖書易說）○造化所成无一物相肖者以
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物无无陰陽者以是知天
地變化二端而已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
云者易而已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聖人用易无它焉欲不自用其心耳
蓋自用其心則是有心於成敗好惡皆私心也不
自用其心則酬酢萬變皆取諸易成敗好惡聖人
无容心焉此所謂洗心也聖人不獨用易以酬酢
萬變也凡天地萬物可則象者皆則而象之故天
生神物則則之天地變化則效之天垂象則象之
河圖洛書則則之以見洗心之道皆有則象未嘗
自用其私智如此河圖洛書先儒之說多不同至
於取緯爲證者尤非學易之事也然河出圖而後
畫八卦洛出書而後定九疇故河圖非卦也包犧
畫而爲卦洛書非字也大禹書而爲字亦猶箕子
因九疇而陳洪範文王因八卦而演周易其始則
肇於河圖洛書書畫於八卦九疇成於洪範周易
其序如此（易說）

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
所以斷也
白雲郭氏曰四象所以示變繫辭所以告得失吉
凶所以斷行事自易有四象以下與前文不相屬
又非別章疑其錯簡（易說）
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子曰祐者助也天之所助
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
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也
伊川先生曰履信謂履五五虛中信也思順爲謙
退不居尚賢謂志從於五大有之世不可以盈豐
而復處盈焉非所宜也六爻之中皆樂據權位惟
初上不處其位故初九无咎上九无不利上九在
上履信思順故在上而得吉蓋自天祐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自易曰自天祐之此篇宜在立心勿
恒凶下蓋上言莫益之故此言多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已順故天助之以順己信故人助之
以信大有之君履不失信下足以感人思不失順
上足以動天又以尚賢是以吉无不利也橫渠張
先生謂此章宜在立心勿恒凶之下亦疑與前文
義不相屬也若然則當在易曰憧憧往來之前蓋

白易者象也至小人之道也結句助辭多稱也與
所以示也所以告也所以斷也皆相類自憧憧往
來困于石公用射隼皆稱易曰故自天祐之宜在
其前也上篇擬議七爻自鳴鶴在陰皆不稱易下
篇十一爻自憧憧往來皆稱易曰與自天祐之同
易說

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
乎子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
盡其言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

明道先生曰鼓動萬物聖人之神知則不可名 蔚定

夫所錄

橫渠先生曰理勢既變不能與時順通非盡利之
道○鼓天下之動者存乎神 神一作詞 ○天下之動神
鼓之也神則主於動故天下之動皆神爲之也詞
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詞謂易之詞也於象固有
此意矣又繫之以詞因而駕說使人向之極盡動
之義也歌舞爲巫風言鼓舞之盡神者與巫之爲
人无心若風狂然主於動而已故以好歌舞爲巫
風猶之如巫也巫主於動以至于鼓舞之極也故
曰盡神因說鼓舞之義故取巫以爲言語其動而

已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作易所以盡言意易之一書爲
言亦備矣爲意亦盡矣猶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者言意豈苟然哉所以明乎道乎以見道之難明
也如此若是則聖人之意其不可見乎蓋夫子又
欲明言意之盡也且意不可以言盡也故立象以
盡之情僞不可以遍舉也故設卦以盡之言非一
說可盡也故卦彖象文言互爲之辭以盡之若是
則易道明矣於是乎極其變通又盡其美利窮其
鼓舞又盡其至神則易之爲道无遺蘊矣然立象
設卦繫辭皆聖人作易以盡道者也變通鼓舞又

明聖人用易之盡其道者也變而通之則經所謂
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意鼓之舞之所謂神而化之
使民宜之也聖人以言必不能盡其所欲言言必
不能盡聖人之意故立象繫辭智者觀之則見其
可盡也昧者亦未之知 易說

乾坤其易之縕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
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

明道先生曰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
易之道也不要將易文是一箇事即事盡天理便

是易也（呂與叔東見錄）○生生之謂易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畢竟是甚（李籲所錄）

橫渠先生曰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乾坤既列則其間六十四卦爻位錯綜以爲變易苟乾坤不列則何以見易易不見則是无乾坤乾坤天地也易造化也聖人之意莫先乎要識造化既識造化然後有理可窮彼惟不識造化以爲幻妄也不見易則何以知天道不知道則何以語性（並易說）○見易則神其幾矣（正蒙）

龜山楊氏曰因問乾坤毀則无以見易如此則易不獨无矣曰易固非无張橫渠深闢老子有无之論莫有見於此否曰然才說无便成斷滅去如釋氏說空又曰非空到了費力聖人只說易最爲的當因言孟子論養氣到此方見有功於前聖曰如孟子者方是能曉易如說必有事焉非見得分明此說如何撰得（語錄）

白雲郭氏曰乾坤與易其名雖異其道一也易之

道緼於乾坤故易之書成則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是則乾坤有體而易无體也有體則成毀從之故上言成列下言乾坤毀易以无體託於乾坤故乾坤之卦毀則无以見易易不可見則乾坤之道亦因以息矣此蓋言易之道固不係於有書无書而无書則易不可見而乾坤之道亦息以明聖人不得不作易之意也（易說）

是故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

明道先生曰如形而上者謂之道不可移謂字在之字下此孔子文章（朱公掞問學拾遺）○洒掃應對便是形而上者理无大小故也故君子只在愼獨○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正劉絢所錄）○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李籲師說）○氣形而下者（謝顯道記平日語）○形而上者之謂道形而下者之謂器若如或者以清虛一大爲天道則乃以器言而非道也○有形皆器也无形爲道○繫辭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

謂之器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最分
明元來只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並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一陰一陽不可以形器拘故謂之道
乾坤成列而下皆易之器乾坤交變因約裁其變
而別之故謂之變推而行其變盡利而不遺（遺一作匱）
可謂通矣舉盡利之道而錯諸天下之民以行其
典禮易之事業也○運於无形之謂道形而下者
不足以言之○形而上是无形體者也故形以上

者謂之道也形而下是有形體者故形以下者謂
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
者即器也見於事實如禮義是也○凡不形以上
者皆謂之道惟是有无相接與形不形處知之為
難須知氣從此首蓋為氣能一有无无則氣自然
生是道也是易也○約裁其化而指別之則名體
各殊故謂之變○聖人因天地之化裁節而立法
使民知寒暑之變故謂之春夏秋冬亦化而裁之
一端耳（並易說）○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
之變以著顯微也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正蒙）

白雲郭氏曰道无形故言形而上器有形故言形
而下形而上者杳然而難知形而下者炳然而易
見其不同如是其為變通則一也化而裁之謂如
一闔一闢不執一也推而行之謂可運行无窮也
如是則可以舉而錯之天下矣前言乾坤變通自
言易道之變通也此言道器變通言聖人用易道
之變通也曰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聖人之事也下
言象爻卦辭言易書之中象爻卦辭各有變通也
其化而裁之推而行之言用易之象爻卦辭亦存
乎聖人之變通也且大而天地細而萬物物物各

具變通之理天地不變通則不能長且久人與萬
物不變通則死矣故舉人而言之朝而作闢之道
也暮而息闔之道也一作一息變也與日无窮通
也苟朝而不能作暮而不能息非死則病矣然則
聖人尚象制器制法以利天下不知變通之道其
可乎故包犧神農黃帝堯舜之王天下所以大過
人者无它焉能通其變而已是以聖人以此洗心
不敢自用其私智也（易說）
是故夫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
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

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
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化而
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明道先生曰易因爻象論變化因變化論神因神
論人因人論德行大體通論易而終于默而成之
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大全集拾遺）○佛有一箇覺之理
可以敬以直內矣然无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
其本亦不是譬之贊易前後貫穿却說得是有此
道理然須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處是所

謂自得也（呂與叔東見錄）

伊川先生曰學者要得不錯須是學顏子學顏子
便有準的參也魯竟以魯得之默而識之不言而
信存乎德行也子貢之智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
之者也（要語）○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
似不同曰同繫辭雖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
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
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
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
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神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
不同（劉絢所錄）

橫渠先生曰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
歲之化可裁存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
行之存乎通推四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
夜而行則能存百刻之通○上天之載无聲臭可
象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說故易曰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
而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
信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道至有難明處而能

明之此則在人也凡言神亦必待形然後著不得
形神何以見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然則亦須待人
而後能明乎神（並易說）○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
鼓舞則不足以盡神○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並正蒙）○
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此方是眞義理也行其典
禮而不違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則須是
執禮蓋禮亦自是會通制之者（語錄）

廣平游氏曰非思非慮非視非聽了然遺照而獨
存者神而明之之謂也神存而明之非有心之所

能知也此道之所以明无處无服无從无道確乎其能事者默而成之之謂也性成而成之非有爲之所能得也此道之所以行 說易

龜山楊氏曰子貢能言者也而天下之理有言之不能論者故子曰予欲无言以發之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記曰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其斯之謂乎 語解

白雲郭氏曰象爻卦辭易之書也化而裁之推而行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皆聖人用易也易之道知之則可用故直曰謂之變謂之通易之書擬議而後可用故言存乎變存乎通雖存乎此不思則不得耳觀夫子之辭自繫辭首章以及於此莫不以用易之道終之以是知易之爲書用道之書也然易道廣大以言乎天地之間无不備故聖人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皆可取而用之以成日新之德富有之業又何必焦心勞思任[illegible]獨智而後可以有爲於天下乎夫是之謂洗心 說易

大易粹言繫辭上卷第七

大易粹言繫辭卷第八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

白雲郭氏曰上篇始於乾坤之成卦繼以易簡賢人之德業下篇始於八卦成列繼以乾坤示人易簡其道雖相類然上篇言所未盡者見於下篇是相爲終始之道也象非重卦而後有六位剛柔是也觀此則知象始於包犧畫卦之時而爻立於文王重卦之後故聖人設卦觀象則易之爲書以象爲本矣是以成列則有象重之則有爻有剛柔則有變有繫辭則有動也 說易

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時者也吉凶者貞勝者也

橫渠先生曰變其勢也動其情也情有邪正故吉凶生變能通之則盡利能正夫一則吉凶可勝而天地不能藏其迹日月不能眩其明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使趣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

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異情不可不察易說○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无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正蒙

白雲郭氏曰有象而後可重重而後有爻有爻則有剛柔剛柔推而有變剛柔相推以此易彼迭盛迭衰猶日月相推之義也象爻易見而變爲難知故聖人必有繫辭而明其吉凶以命之也因動則生吉凶因吉凶則聖人繫之以辭故繫辭雖本於明吉凶以告人而君子必觀吉凶而後動是繫辭所以命之故曰動在其中矣○上言繫辭焉而命之而動之說未詳故繼言吉凶悔吝生乎動所以終其言也蓋謂聖人繫之以辭者所以明其吉凶悔吝以告人使之知吉凶悔吝莫不生乎動○剛柔者爻之剛柔也爻有剛柔則可相推相推故變變故自乾坤而成八卦自八卦而爲六十四所以剛柔爲易之本也變通謂剛柔之變通也一剛一柔即變也相推不窮即通也剛柔相推所以明時之異故曰趣時也吉凶者繫辭之所明也君子玩易之辭而知吉凶故以貞勝也貞正也吉凶之道正則勝而嘗吉匪正則弗勝而常凶如是則吉凶在夫正與不正之間故惟貞可以勝吉凶也上言爻在其中故此復言剛柔立本上言變在其中故此復言變通趣時上言動在其中故此復言吉凶貞勝皆所以明在上未終之意易說

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伊川先生曰天地之道常垂象以示人故曰貞觀日月常明而不息故曰貞明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著天地日月以剛柔立其本也其變雖大蓋不能遷夫正者也一本下有剛柔立本故又著見之正明不爲日月所眩正觀不爲天地所遷貞正也本也不眩不惑不倚之謂也天地之道至廣至大貞乃能觀也日月之明貞乃能明也天下之動貞乃能一也蓋言天地之道不眩惑者始能觀之日月之明不眩惑者始能明之天下之動不眩惑者始能見夫一者也所以不眩惑者何正以是本也本立則不爲聞見所轉其見其聞須透徹所從來乃不

眩惑此蓋謂人以貞而觀天地明日月一天下之
動也○貞明不爲日月之所眩貞觀不爲天地之
所遷貞觀貞明是已以正而明日月觀天地也爲
日月之明與天地變化所眩惑故必已以正道觀
之能如是不越乎窮理豈惟耳目所聞見必從一
德見其大源至於盡處則可以不惑也存嘿識實
有信有此苟不自信則終爲物役○事千變萬化
其究如此而已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言吉凶以貞勝故此復以天地日
月天下之動明貞之義也天地之所以示人日月
之所以常明皆正也天下之動所以貞夫一者亦
以一則正二則非正也吉凶貞勝之道亦若是而
已矣然聖人之辭所以盡意意盡則辭止意之未
盡則再三言之所以復言三貞之義于以見聖人
之情也易說
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爻也者效
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
功業見乎變聖人之情見乎辭
橫渠先生曰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
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
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之示人以易也確然不易坤之示
人以簡也隤然无變是爲天地貞觀之道也由乾
坤示人易簡觀之則八卦六十四莫不有所示故
效其所示之謂爻像其所示之謂象於是雷風水
火山澤之異與夫震動巽入坎陷離麗艮止兌說
之情莫不具於爻象矣爻象動乎卦中而吉凶見
於人事聖人用其道故觀變以成功業學者究其
微則由辭以知聖人之情能事畢矣然自八卦成
列以及於斯與上篇首章互有發明其歸一致也
易說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
橫渠先生曰將陳理財養物於下故先叙天地生
物○失位則无以參天地而措諸民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理財作人兩事其說非不善然世儒
所謂理財者務爲聚斂而所謂作人者起其奔競
好進之心而已易言理財詩之言作人似不如此
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以生物爲德故人以大德歸之

聖人得崇高之位然後成位乎中而賛化育故以位爲大寶也大寶者亦非聖人自以爲寶也天下有生幸聖人之得位以蒙其澤故天下以爲寶也然位唯仁可守不仁則失之故孟子曰惟仁者宜在高位且是以資人之生者皆曰財得其所資則人聚失其所資則人去斯民一日不可以无者也聖人理財非自用也生聚人而已又正其辭以出号令禁民爲非以明法禁此五敎五刑之用有義存焉然天地易簡一於生而已聖人法天地亦一於生曰仁曰財曰義皆所以生斯民者也 易説

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伊川先生曰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没底背在上故爲陽胷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亦有五藏心火也着些天地間熱氣乗之則便須發躁肝木也着些天地間風氣乗之則便須怒推之五藏亦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有箇木底氣象惻隱之心便是生物春氣象羞惡之心便有箇義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割制底氣象便是義也 附呂與叔東見録 ○作易自天地幽明至于昆蟲草木微物无不合 語録

横渠先生曰此皆是聖人取之於糟粕也○地之宜如爲黒爲剛鹵爲大塗○神明之德通於萬殊萬物之情類於形器 並易説

龜山楊氏曰問正叔先生云或説易曰乾天道坤地道正是亂説曰乾坤非天地之道邪曰乾豈止言天坤豈止言地又問乾坤不止言天地而乾卦多言天坤卦多言地何邪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乾卦言天坤卦言地只爲語其類耳如説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故繫辭曰伏羲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只如説卦所類亦不止此爲之毎發其端使後之學易者觸類而求之耳盖作易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故孔子繫辭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其物於鳥獸草木則爲其物於身於物則爲其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説

卦所敘何所用之語辭

白雲郭氏曰易之道道之大全也有古以來聖人用之未嘗絶也自包犧畫而有卦文王重而有書於是斯道明矣故世言易始於包犧者蓋言因易之書而後其道明也故繫辭論卦亦以包犧爲始然聖人必觀天下之象而後畫卦故包犧觀象於天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細大无不察也近則取諸身遠則取諸物內外无不取也如此而後能畫卦八卦旣成則神明之德於是乎通萬物之情於是乎類所謂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者也前乎包犧未之有也故言始作八卦然爲天地雷風山澤水火者皆法象於天地也動物之屬馬牛雞雉皆鳥獸之文也植物之屬木果竹葦反生果蓏皆地之宜也爲首爲腹寡髮廣顙心病耳痛取諸身也自身之外皆取諸物也 易說

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橫渠先生曰柔附於物飮血茹毛之敎古所先有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以類萬物之情已上言包犧所以畫八卦自作結繩之下言取諸離之義八卦者道之大全也作之所以明道於萬世也離者道之一也聖人遭時用道以利天下趣時者也聖人不能獨盡天下之時故亦不能盡用天下之道是以明大全之道於方來而其遭時所立不過一二而已故明與不明係乎聖人而用與不用又係乎時焉雖聖人不能必也包犧之時未有犧牲故作結繩爲罔罟以佃以漁而已當時之人知爲罔罟佃漁不知有所取也孔子以易道觀之然後知是道有取於離故曰蓋取諸離離麗也罔罟麗道也然包犧始作八卦所謂係乎聖人者也作結繩而爲罔罟所謂係乎時者也此聖人道與時之辨也 易說

包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天下蓋取諸益

橫渠先生曰天施地生損上益下播種次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有犧牲而未粒食炎帝氏爲耒耨之利以敎天下故號曰神農然則粒食自神農始也取諸益者益以重震巽二木成卦故有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之象而其彖則曰木道乃行粒食木類也耒耜木敎也故言取諸益然則益以益下爲道又有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之義耒耨之利是

亦益下之道也亦其益无方之道也皆備益之三義 易說

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横渠先生曰聚而通交相有无次之 易說

白雲郭氏曰古之聖人所以利天下者非用其私智皆有取於易此聖人洗心之道也爲市以合民取諸噬嗑者嗑合也凡合之道皆本於噬嗑此言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是又合之大者故曰取諸噬嗑也方神農時有八卦而已文王未重未有

益與噬嗑也而此言取諸益取諸噬嗑者蓋六十四卦之畫象雖始於文王而六十四卦之道未嘗无也百世之下獨有孔子能追明其道若曰耒耜之教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蓋益道也爲市合民亦雖始於神農考其所取蓋噬嗑之道也於是而爲言曰蓋取諸益蓋取諸噬嗑以明雖未有易之時而自古聖人所用之道亦不過六十四者而已天下之道不能外是故也是道固有久矣文王知而重之爲書故曰因而重之由孔子之辭則知文王之所作者易之書其非文王之所作者易之道也以書言之神農之時未有益與噬嗑也以道言之神農之時蓋有益與噬嗑也先儒惑於二卦故謂神農重易誤矣渙噬諸卦皆同 易說

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明道先生曰識變知化爲難古今風氣不同故器用亦異是以聖人通其變使民不倦各隨其時而已矣後世雖有作者虞帝爲不可及已蓋當時是風氣未開而虞帝之德又如此故後世莫可及也若三代之治後世決可復不以三代爲治者終苟

道也 劉絢師說

横渠先生曰鴻荒之世食足而用未備堯舜而下通其變而教之也神而化之使民不知所以然運之无形以通其變不頽華之使民宜之也○立法須是過人者乃能之若常人安能立法凡變法須是通通其變使民不倦豈有聖人變法而不通也 近易說

廣平游氏曰聖人稽古之禮不過三王而師古之道上及五帝若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

宜之雖百世聖人不能易也
龜山楊氏曰或問邵堯夫云誰信畫前元有易自從刪後更无詩畫前有易何以見曰畫前有易其理甚微然即用夫子之已發明者言之未有書契前蓋可見也如六神農氏之未耜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蓋取諸噬嗑黃帝堯舜之舟楫蓋取諸渙服牛乘馬蓋取諸隨益噬嗑渙隨重卦也當神農黃帝堯舜之時重卦未畫此理眞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故通變以宜民而易之道得矣然則非畫前元有易乎 語解

白雲郭氏曰時異則事異於是乎有變唯聖人能通其變則民不困於事是以不倦於有行也故雖聖人神道設教不過宜斯民而已宜民則非甚高難行之道亦不過爲舟車臼杵弧矢宮室書契之類凡可以利斯民後世之所不能易者皆是也知道之人固以是爲聖人之道不知道之人謂聖人之道變化超忽如神豈在舟車臼杵之間哉故聖人先言宜民而知後之制器皆宜民之道也然自易之道觀之道窮則必變變而後通通則可久況用之於民者乎故自包犧神農黃帝堯舜氏皆能通其變者也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非天私此數聖人也天所祐民之所宜皆在夫通變之間耳易凡三言自天祐之吉蓋謂如是之祐皆人有以自致則无不利 說易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伊川先生曰古之宓羲豈不能垂衣裳必待堯舜然後垂衣裳據如此事只是一箇聖人都做得了然必須數世然後成亦因時而已 入聞語錄

橫渠先生曰君逸臣勞○上古无君臣尊卑勞逸之別故制以禮垂衣裳而天下治必是前世未得

如此其文章禮樂簡易朴略至堯則煥乎其有文章然傳上世者止是宓犧神農此仲尼道古也猶據聞見而言以上則不可得而知所傳上世者未必有自從來如此而已安知其間固嘗有禮文一時磨滅耳又安知上世无不如三代之文章者乎然而如周禮則不過矣可謂周盡今言治世且指堯舜而言可得傳者也歷代文章自夫子而損益之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不可加損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謂无爲而治也能

无爲而治者无它焉法乾坤易簡而已 易說

刳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横渠先生曰舟車之作舟易車難故舟先於車 易說

白雲郭氏曰渙之爲卦木上而水下是以有舟楫之象故其彖曰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易說

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

明道先生曰服牛乘馬皆因其性而爲之胡不服馬而乘牛乎理之所不可也 劉絢師訓

横渠先生曰不勞而得其欲故動而悦 易說

白雲郭氏曰致遠之道人之所難也不有所隨安能有所至哉故服牛乘馬引重致遠所以取諸隨也且聖人之所以致遠者道也故聖人隨時之義在道衆人之所以致遠者牛馬也故衆人之所隨牛馬而已然舟車者皆人所恃以致遠故隨渙皆言致遠之利使天下之民得舟楫牛馬之用知舟楫牛馬之爲利又安知聖人取諸隨渙哉此所謂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易說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横渠先生曰有備則无患故豫 易說

白雲郭氏曰豫備豫也備豫之義蓋非一也此獨舉重門擊柝者黄帝堯舜之世獨有此耳不若後世防禁備豫之密也以黄帝堯舜之世猶設是焉則後世之君可不豫爲之防哉豫之一卦本无備豫之義而孔子又明備豫於此者以見諸卦之象无窮不可以一義盡也 易說

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

横渠先生曰備物致用過以養物 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過有實中之象而臼杵致實中之

利神農氏興耒耜之教而臼杵之制不可无也故黄帝繼之萬民以濟此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也 易說

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

横渠先生曰養道雖至禁網尚疏但懲其乖亂而已 易說

白雲郭氏曰睽无弧矢之象而弧矢取諸睽者非謂物乖爭而弧矢足以威之也蓋弧矢之用以睽而發也弧矢相睽則發而爲用睽之至則爲用亦至故弧矢二物有至睽之道存焉睽之象曰君子

以同而異同而異者其唯弧矢異物而同功乎 易說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
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明道先生曰上古之時民皆巢居而穴處後世易
之以棟宇而不以巢居出處爲不可變者以棟宇
之利故也 語錄
橫渠先生曰剛以承上柔以覆下上其棟下其宇
之象○棟屋脊標也宇椽也若指第二標爲棟則
其間已有宇不得去上棟也若指楸爲棟又益遠
矣宇垂而下故言下宇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宮室之制上棟下宇有覆物之象天
之道也大壯有天之道而動則人事故爲宮室之
象 易說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
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白雲郭氏曰上古之世知簡不知禮故葬親之薄
有至於此喪期无數者哀盡則止也聖人爲之制
禮然後棺槨有度則喪期可知矣大過雖取其過
於厚然四剛居中有堅中之象故取以爲棺槨也
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可不過
於厚乎上世嘗有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者孟
子謂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此蓋聖人
易之以棺槨取諸大過之意也 易說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蓋取諸夬
橫渠先生曰禮成教備 一作修 道足而後刑可行政
可明明而不疑○制作之意蓋取諸其卦止是
取義與象契非必見卦而後始有爲也然則是言
夫子之言耳 易說

白雲郭氏曰未結繩之初結繩所以爲治也結繩
之後書契所以爲治也結繩書契皆所以防小人
之僞非待君子也夬之爲道以剛決柔君子道長
小人道憂書契所以叹諸史者亦以決去小人之
僞也自離至夬十三卦與本卦之義多不同以見
卦之象義皆不可一例窮盡能變而通之則其利
亦无窮於天下矣此之所言亦其一也故曰通其
變使民不倦 易說
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彖者材也爻也者效天
下之動者也是故吉凶生而悔吝著也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書卦象莫知後先雖聖人觀

象以設卦卦立而象復見於後故言之者象而已
象也者所以像天下之有象者也彖爻皆出於卦
象已立之後彖所以內明一卦之才爻所以外效
天下之動爻立然後吉凶生而悔吝著此成易之
序也說易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
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
小人之道也

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以御一作興者
小人之理陽遍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

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
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
道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陽宜其多陽也陰宜其多陰也今則
反是其故何也陽以奇為主陰以耦為主陰陽德
行又何也此聖人設問之意也凡陰陽二卦皆以
陽為君一君而二民者其道順也順故為君子二
君而一民者其道逆也逆則為小人其故其德行
以是而知也橫渠先生曰一其歸者君子之道多
以御者小人之理說易

易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子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
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日往則月
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
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明道先生曰息訓為生者蓋息則生矣一事息則
一事生中无間斷碩果不食則便為復也寒往則
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語錄○窮神
知化化之妙者神也劉絢所錄

伊川先生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
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子因咸極論感通之
道夫以思慮之私心感物所感狹矣天下之理一也
塗雖殊而歸則同慮雖百而其致極則一雖物有
萬殊事有萬變統之以一則无能違也故貞其意
則窮天下无不感通焉故曰天下何思何慮用其
思慮之私心豈能无所不感也日往則月來月往
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
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屈

信相感而利生焉此以往來屈伸明感應之理屈則有伸伸則有屈所謂感應也故日月相推而生明寒暑相推而成歲功用由是而成故曰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感動也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已往未之或知也前云屈伸之理矣復取物以明之尺蠖之行先屈而後伸蓋不屈則无伸伸而後有屈觀蠖則知感應之理也龍蛇蟄藏所以存息其身而後能奮迅也不蟄則不能奮矣動息相感乃屈伸也君子潛心精微之義入於神妙所以致其用也潛心精微積也致用施也積與施乃屈伸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承上文致用而言利其施用安處其身所以崇大其德業也所爲合理則事正而身安聖人能事盡於此矣故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既云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更以此語結之云窮極至神之妙知化育之道德之至盛也无加於此矣（易傳）○上蔡往見伊川（一本作伯醇）伊川曰近日事如何某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

曰是則有此理賢却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恰道恰好着工夫也（上蔡語錄）○近取諸身其開闔往來見之鼻息然不必須假吸復入以爲噓呼氣則自然生人氣之生生於眞元天之氣亦生生不窮至如海水因陽盛而涸及陰盛而生亦不是將已涸之氣却生水自然能生往來屈伸者只是理也盛則便有衰晝則便有夜往則便有來天地中如洪爐何物不消鑠了○聖人之道更无精粗從洒掃應對至精義入神通貫只一理雖洒掃應對只看所以然者如何（並入關語錄）○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尹彥明編）○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无易矣（蔣定夫錄）○問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何也曰此句須是自家體認（一作玩索）人往往見禮壞樂崩便謂禮樂亡然不知禮樂未嘗亡也如國家一日存時尚有一日之禮樂蓋由有上下尊卑之分也除是禮樂亡盡然後國家始亡雖盜賊至所謂不道者

然亦有禮樂蓋必有總屬必相聽順乃能爲益不
然則叛亂无統不能一日相聚而爲益也禮樂无
處无之學者要須識得劉元承手編○釋道所見偏非
不窮深極微也至窮神知化則不得與矣鄒德久所錄
横渠先生曰正惟存神爾不能利用使不思不勉
執多以御故憧憧之心勞而德丧矣將陳恬智交
養故序日月寒暑屈伸相感之義也○君子行義
以達其道精一於義使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如介
于石故能見幾而作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
斯盡之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歲成
焉神易无方體一陰一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
之道也○屈信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
而利害生雜之僞也○精義入神事豫吾内求利
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内也窮神知
化乃養成自然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
未或致知也○精義入神養之至也○義以經爲
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爲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
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无體義入神
則无方○何思何慮行其所无事而已下文皆是
一意行其所无事惟務崇德但妄意有意即非行

其所无事行其所无事則是意必固我已絶今天
下无窮動靜情僞止一屈伸而已在我先行其所
无事則復何事之有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之屈
龍蛇之蟄莫非行其所无事是以恶其鑿也百慮
而一致先得此一致之理則何用百慮慮雖百卒
歸乎理而已此章憧憧往來要其有心至於德之
盛也率本此意咸之九四有應在初思有朋是咸
其心也不言心而言心之事不能虚以受人乃憧
憧而致其思咸道失矣憧憧往來心之往來也不
能虚以接物而有所系著非行其所无事也精義
入神豫而已學者求聖人之學以備所行之事今
日先撰次來日所行必要作事如此若事在一月
前則自一月前栽培按排則至是時有備言前定
事前定皆在於此積累乃能有功天下九經自是
行之者也惟豫而已撰次豫備乃擇義之精若是
則何患乎物至事來精義入神須從此去豫則事
无備備則用利用利則身安凡人應物无節則往
往自失故要在利用安身益以養德也若夫窮神
知化則是德之盛故云未之或知蓋大則猶可勉
而至大而化則必熟化即達也精義入神以致用

謂貫穿天下義理有以待之故可推用窮神是窮盡其神也入神是僅能入於神也言入如自外而入義固有淺深○精義入神要得盡思慮臨事无疑○精義入神固不待接物然君子何嘗不接物人則見君子閑坐獨處不知君子接物在其中睡雖不與物接然睡猶是成熟者○知幾其神精義入神皆豫之至也豫者見事於未萌豫即神也精義入神利用安身此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在思勉力可行以擴而至之未之或知以上事是聖人德盛自致非思勉可得猶大而化之大則人爲可勉也化則待利用安身以崇德然後德盛仁熟自然而致也故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自是別隔爲一節義有精麄窮理則至于精義若精義盡性則是入神蓋爲一故神通天下爲一物在己惟是要精義入神所存能靜而不能動者此則存悖學則利用用利則身安身安所以崇其德也所應皆善應過則所存者復神○德盛者神化可以窮盡故君子崇之（一作窮理盡性）○化事之變也○大可爲也大而化不可爲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形而上者得辭幾得象

矣夫神爲不測故緩詞不足以盡神化爲難知故急詞不足以體化○易所以明道窮神則无易矣○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貞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爲一豈有我所能勉哉（正蒙有乃德盛而自致爾一句）○能炤物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並易說）○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況諸谷以此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无窮故神之應无窮其散无數故神之應也无數雖无窮其實湛然雖无數其實一而已○物无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无相感則不見其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无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无所不伸矣君子无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並正蒙）○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无心如天簡易不已今不得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无由得虛切不

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有心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然而孟子得博學於文以求義理則亦動其心乎夫思慮不違是心而已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交相養之道夫屈者所以求伸也勤學所以修身也博文所以崇德也惟博文則可以力致人平居又不可以全无思慮須是考前言往行觀昔人制節如此以行其是而已故動焉而无不中理（經學理窟）○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歟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天道不窮寒暑已衆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二端而已矣○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爲化合一不測爲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大○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

所從來德之盛者歟○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知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眞得也（正蒙）○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顔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要至顔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顔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顔子○義集須是博文博文則用利用利即身安到身安處却要資養此得精義者脫然在物我之外（語錄）

龜山楊氏曰易於咸卦初六言咸其拇六二言咸其腓九三言咸其股九五言咸其脢上六言咸其輔頰舌至於九四一爻由一身觀之則心是也獨不言心其說以謂有心以感物則其應必狹矣惟无心而待物之感故能无所不應其繇辭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夫思皆緣其類而已不能周也所謂朋從者以類而應故也故孔子係辭曰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夫心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鑒者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

何或曰思造形之上極過是非思之所能及故唯天下之至神則无思也无思所以體道有思所以應世此爲不知易之義也易所謂无思者以謂无所事乎思云耳故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今而曰不可以有思又曰不能无思此何理哉 語錄

白雲郭氏曰自憧憧往來至莫益之十一義皆明聖人所以玩易之辭蓋將致用於天下以終上篇擬議之道也道以用爲大故聖人以中庸爲至者道之用也自一心之正推而及乎天下自一性之盡推而至於盡物皆用也所謂精義入神以致用者此也且以咸卦論之則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言其志意未定也孔子於此雖論何思何慮而極天下往來之理而論之則知爻辭往來二字非徒然也是所謂玩辭也且往來理之常也有往必來有來必往理勢之相感然也往而不來來而不往理无是也知往來之說則凡憧憧往來相感无定固有理存不必皆從爾思也惟知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則天下何思何慮矣蓋朋從爾思者爾所感也不從爾思者非爾所感其往來自相感也日月寒暑是也有以屈信相感者尺蠖龍蛇是也有以精義相感而致用者聖人是也此雖殊塗而同歸於感也又何必朋從爾思乎故日月往來則明生寒暑往來則歲成尺蠖之屈知其必信龍蛇之蟄知其必神然則聖人精義入神豈用以寂默而已哉必將致用於天下利用安身豈用以私一己而已哉必將崇德而廣業是皆往來屈信相感而利生出於自然者也夫惟有往來之感故天下之有成者在是焉有屈信之感故天下之致利者在是焉聖人内明屈信以成己故足以利用安身外窮往來以成物故足以窮神知化所以兼日月寒暑之咸與夫尺蠖龍蛇之利也然非往則不來非屈則不信非精義入神則不能致用過此以往皆非聖人致用之道是以聖人未之或知也蓋謂繫而見於事物者也若是則窮神之妙知化之極非聖人盛德孰能與此觀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至九五而後飛龍在天此所謂屈信相感精義入神以致用者也 易說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

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伊川先生曰二陽不可犯也而犯之以取困是非所困而困也名辱其事惡也三在二上固爲據之然苟謙柔以下之則无害矣乃用剛險以乘之則不安而取困如據蒺蔾也如是死期將至所安之主可得見乎（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明不能利其用者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困而困當據而據道之正也非所困非所據失道之正是以名辱身危也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妻者至近而易保入宮必可見者也非所宜爲而爲之者終至於不能保其妻子尚安能保四海乎此所謂失道者寡助也（易說）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伊川先生曰鷙害之物在墉苟无其器與不待時而發則安得獲之所以解之之道器也事之當解與已解之之道至者時也如是而動故无括結發而无不利矣括結謂阻礙聖人於此發明藏器待時之義夫行一身至於天下之事苟无其器與不以時而動小則括塞大則喪敗自古喜有爲而无成功或顛覆者皆由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明能精義以致用者（易說）

龜山楊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猶之有美玉於斯非韞匵而不沽也待賈而已矣若夫求善賈而沽則取賤之道聖人不爲也（語解）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道存諸己而困於外者在時是以藏器於身猶有待也括結也結則有閡凡无其道則括非其時則括動而不括然後出而有獲此章蓋語成器而後可動動亦必有時焉故也藏器於身有其道也高墉之上斯其時也（易說）

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伊川先生曰人有小過校而滅其趾則當懲懼不敢進於惡矣故得无咎繫辭云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言懲之於小與初故得无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暗於事變者（易說）

白雲郭氏曰小人非不知天下之所謂善惡亦非

不知天下之禍福也蓋昧於善惡幾微之際故積
而至於大惡以受天下之大禍者多矣聖人憫其
愚而受禍也於是制刑以小懲之懲其小而誡於
大則終无大惡大禍之虞是豈非小人之福哉此
所以屨校滅趾於初然後終无咎也 易說
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
善為无益而弗為也以小惡為无傷而弗去也故惡
積而不可揜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滅耳凶
伊川先生曰人之聾暗不悟積其罪惡以至於極
古人制法罪之大者何之以校為其无所聞知積

成其惡故以校而滅其耳誡聦之不明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善惡之道皆積而至非一朝一夕之
故積惡不已能无終凶乎明善惡之積知所當為
知所當去斯謂之君子已夫 易說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
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
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
伊川先生曰漢王允唐李德裕不知此戒所以致
禍敗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明君子之見幾 易說
白雲郭氏曰安危存亡治亂蓋相代相生之道是
以聖人居安慮危故終无危亡之患 易說
子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鮮不及
矣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勝其任也
伊川先生曰居大臣之位當天下之任而所用非
人至於覆敗乃不勝其任可羞愧之甚也其形渥
謂赧汗也其凶可知繫辭曰德薄而位尊知小而
謀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言不勝其任也蔽於
所私德薄知小也 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知利用以安身者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道之用无施不可自一身至天下其
用皆一安有不勝之患哉此論不勝其任者蓋因
鼎而言也鼎器也於人才器之象也才器限量不
同猶若鼎然故有不勝其任之凶君子不器則无
限量矣故形而上者為道形而下者為器 易說
子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
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
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
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

明道先生曰先見則吉可以不見故致凶朱公掞問學拾遺○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何俟終日哉李籲所錄

伊川先生曰夫見事之幾微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巽故過則爲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爲瀆君子見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易傳○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智之圓也李籲師說

橫渠先生曰人道之用盡於接人而已諂瀆召禍理勢必然故君子俯仰之際直而好義知幾莫大焉○知幾者爲能以屈爲申○幾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豈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見其幾則隨有所處不可過也豈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夫幾則吉凶皆見特言吉者不作則已作則所求乎向吉○豫之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不終日貞吉言速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无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君子見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苟見其幾則時處置不欲過何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特言吉者事則直須求向吉也○觀其幾者善之幾也惡不可謂之幾如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亦止言吉耳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人事不過於上下之交此可盡人道也且如孝弟人之本亦可以言幾造端乎夫婦亦可以言幾親親而尊賢亦可以爲幾就親親尊賢而求之又有幾焉又如言不誠其身不悅於親亦是幾處苟要入德必始於知幾○未嘗不得其中故動止爲衆人之表一无止字易曰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死生止是人之終始也學必知幾造微知微之顯知風之自知遠之近可以入德由微則遂能知其

顯由未即至於本皆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之道也
竝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有君子小人之辨者以君子知道
知道則知幾矣小人不知道不知道則不知幾矣
是以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義惡積而不可揜罪
大而不可解皆以其不知幾故也且幾者動之微
吉之先見言吉則凶可知君子由幾而趣者吉也
故此獨言吉方豫之時其介如石有无逸之戒居
上居下无與爲豫者是以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而
爲知幾之君子也且諂瀆至微也而鳴豫之凶有

由諂瀆而生者是其所以爲幾也君子極深研幾
則能盡神故曰知幾其神乎知微知彰自微而知
著也知柔知剛由一而无二也是皆知幾之道也
知幾則能成天下之務是有長人之道故爲萬夫
之望橫渠先生曰常易故知險常簡故知阻豫之
六二常不動故能得動之微易說○至誠者大則通
於道小則窮於理天下事物未有能逃於此者是
以禍福善不善必先知之自君子觀之謂之知幾
自衆人言之謂之前知易曰知幾其神矣乎故此
論前知則曰至誠如神中庸解

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
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伊川先生曰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
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
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
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
不遠復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盛德之士然後知化如顏子庶乎知
化也有不善未嘗不知已得善者辨善與不善也
易有不善未嘗不知顏子所謂有不善者必只是

以常意有迹處便爲不善而知之此知幾也於聖
人則无之矣○知德爲至當而不忘至之可見吉
於微也蓋欲善不捨則善雖微必知之不誠於善
者惡能爲有爲无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烏足與
幾乎顏子心不違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其致一也
○知不善未嘗復行不貳過也○孔子稱顏子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其知不善非獨知己
凡天下不善皆知之不善則固未嘗復行也又曰
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亦是非獨自見其過
乃見人之過而自訟其殆庶幾言[redacted]於知幾竝易

說

龜山楊氏曰性不可離可離非率性也道无隱微之間於獨而不慎是可須臾離也故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見此則知所以戒慎恐懼矣顔子不遠復其進於斯乎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顔子亞聖之道未能无過故語稱不貳過未能无得失故中庸言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由此則知庶幾於聖人矣故此言其殆庶幾 易說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伊川先生曰絪縕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搆則化生萬物惟精醇專一所以能生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 易傳 ○天地之大德曰生物之生意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道无无對有陰必有陽有善必有惡有是必有非无一亦无三故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 河南語錄 ○絪縕陰陽之感 入關語錄

橫渠先生曰始陳上下交以盡接人之道卒具男女致一之戒而人道畢矣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无非教也心所以萬殊者感外物而不一也天下无外其爲感者絪縕二端而已焉○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者歟 易說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正蒙

兼山郭氏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搆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夫然後知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育

凡以此也 中庸
白雲郭氏曰天地男女之化生皆由致一以交感
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以交
感也損自泰來由乾坤而爲艮兌故有天地男女
之象 易說
子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
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
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
傷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
伊川先生曰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
不然則取傷而凶矣 易傳
橫渠先生曰此又終以眛於致用之戒 易說
白雲郭氏曰君子慎於持滿之戒脩此三者以保
其常全蓋懼益之極也益道未極則人必與之人
與之則益日至益道既極則人必莫之與莫之與
則莫之益也故傷之者必至此因損益常理況立
心勿恒之人寧无凶乎 易說
子曰乾坤其易之門邪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
德而剛柔有體以體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其稱
名也雜而不越於稽其類其衰世之意邪

伊川先生曰或曰乾坤易之門其義難知餘卦則
易知也曰乾坤天地也萬物烏有出天地之外者
乎知道者統之有宗則然也而在卦觀之乾坤之
道簡易故其辭平直餘卦隨時應變取捨无常尤
爲難知也知乾坤之道者以爲易則可也 經說
橫渠先生曰推而行之存乎通所謂合德隤然確
然所謂有體乾於天爲陽於地爲剛於人爲仁坤
於天則陰於地則柔於人則義先立乾坤以爲易
之門戶既定剛柔之體極其變動以盡其時至于
六十四此易之所以教人也○其文詞錯綜而條
理不雜○世衰則天人交勝其道不一易之情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問易曰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莫
是學易自此入否曰不然今人多如此說故有喻
易爲屋室謂其入必有其門則乾坤是也爲此言
者只爲元不曉易夫易與乾坤豈有二物孰爲內
外謂之乾坤者因其健順而命之名耳乾坤即易
易即乾坤故孔子曰乾坤毀則无以見易蓋无乾
坤則不見易非易則无乾坤謂乾坤爲易之門者
陰陽之氣有動靜屈伸爾一動一靜或屈或伸闔

闢之象也故孔子又曰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所謂門者如此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夫氣之闔闢往來豈有窮哉有闔有闢變由是生其變无常非易而何大抵看易須先識他根本然後有得夫易求之吾身斯可見矣豈應外求張橫渠於正蒙中曾略說破云乾坤之闔闢出入息之象也非見得徹言不能及此其舊曾作明道哀詞云通闔闢於一息芳尸者其誰蓋言易之在我也人人有易不知自求只於文字上用功要作何用○問乾坤即陰陽之氣否曰分明說乾陽物坤陰物

既是陰陽又曰乾坤何也曰乾坤止言其健順尓欲識本根須是知體同名異自然意義曉然 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易之爲書也乾坤二卦在易之書猶易之門學者首當明乾坤之義也自道言之三才之內无非物乾坤雖非天地萬物以類言之亦陽物陰物也況在易之乾坤見於卦象者乎乾坤合陰陽之德而後有剛柔之體蓋言先得乾坤陰陽之道而後見於象者剛柔之體具焉剛柔之體具則六十四卦由之而生故觀其象則可以體天地之撰明其義則可以通神明之德矣六十四卦稱名雖雜而不越乎乾坤剛柔之一道也稽其言之類不過於幾微禍福吉凶悔吝豈皆衰世之意邪是亦聖人之情見乎辭也 易說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橫渠先生曰夫易彰往察來而微顯闡幽如坤初六驗履霜於已然察堅冰於將至之類一云數往知來其義一也○顯者則微之使求其原幽者則

闡之使見其用故曰其事肆而隱○天下之理既已思盡思易之道百八十四爻變動以寓之人事告人以當如何時如何事若其應也如何則吉如何則凶宜動宜靜丁寧以爲告戒此因貳以濟民行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書也所以彰往聖之道察方來之變而垂教於无窮其微顯闡幽所謂顯道神德行也開明大道至于六十四其當名辨物正言斷辭无或不備雖其稱名小若其取類大也旨遠者道具於旨也辭文者道顯於辭也其言屈曲而

發无不中其事肆直而理无不精開明失得之報以濟民之所行故曰因貳貳者失得也斯道得則吉報之漸道失則凶報之故吉凶所以爲失得之報也前言當名謂卦也辨物謂象也正言爻彖之辭也斷辭繫之以吉凶者也 易說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伊川先生曰如言仁者不憂又却言作易者其有憂患須要知用處各別也天下只有一箇憂字一箇恕字既有此二字聖人安得无之 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語識情偽吉凶之變故能體盡性命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始於包犧而興於文王故曰中古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蓋謂文王也說者謂既有憂患則須脩德以避患故明九卦爲德之所用誤矣夫聖人脩德又豈係於憂患乎而孔子言此者蓋以聖人居崇高之位道行於天下爲帝爲王參天地贊化育則易行乎其中矣固不必有作也及其道不行於天下而憂患天下後世之深欲力以斯文昭示來世則不得不作矣此文王所以蒙大難而作易也然則孔子道不行而繫易其亦所謂憂患者乎故憂患者蓋憂患後世之不復與聞斯道也 易說

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脩也益德之裕也困德之辯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

橫渠先生曰巽德之制者量宜接物故曰制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用易上篇言之詳矣而脩德之事或未盡也故舉九卦以明之夫擇可履而履之故爲德之基謙以持之爲德之柄復以反之爲德之本恒以可久爲德之固損其害己之欲故爲德

之脩遷其益己之善故爲德之裕困而不失其所亨故爲德之辯改邑不改井井猶性也故爲德之地巽以申命行事故爲德之制此聖人以九卦成德於內也 易說

履和而至謙尊而光復小而辨於物恒雜而不厭損先難而後易益長裕而不設困窮而通井居其所而遷巽稱而隱

伊川先生曰益長裕而不設謂固有此理而就上充長之設是撰造也撰造則爲偽也 周行己錄

橫渠先生曰履和而至和必以禮節之注意極佳

○益必實爲有益如天之生物長必裕之非虛設
也○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
非益也○巽稱而隱順以達志故事擧而意隱 並易
說○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
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
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夫 節諸備以自詔
正蒙
白雲郭氏曰說而應乎乾和也辨上下定民志至
也尊而謙益光之道也復之早辨不遠復也剛柔
皆應恒是以雜而不厭也懲忿窒欲先難後易也

天施地生其益无方長裕不設也不設者不居於
一方也困窮而通人窮而道亨也井居其所而能
遷其不窮之養也巽之申命其稱也順而入之其
隱也此九卦之性情也 易說
履以和行謙以制禮復以自知恒以一德損以遠害
益以興利困以寡怨井以辯義巽以行權
明道先生曰巽以行權義理所順處所以行權 朱公掞問學拾遺
橫渠先生曰稱物平施隨所求小大與之此辯義
也○巽以行權者不巽則失其宜也 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聖人因履之和以和行因謙之遜以
制禮因復以自反於道因恒以不變其德因損以
去其害己者因益以遷善因困而亨道則无怨尤
於天人因井以辯勞民往來之有義因巽以行申
命之權是皆聖人用九卦以見於有行也權者反
於古而宜於今道之權也非小人之狙詐也堯舜
傳賢而禹傳子權也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亦權
也 易說
易之爲書也不可遠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
虛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唯變所適

橫渠先生曰心不存之是遠也不觀其書亦是遠
也蓋其爲道屢遷 易說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道不可須臾離也故於易不
可遠可離者非道可遠者亦非易也易之爲道數
遷而屢變動未嘗止周流六爻或以下而升上或
由上而降下以剛易柔以柔易剛不可以常道拘
也唯變所適而已此之謂易之道也 易說
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无有師
保如臨父母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旣有典常苟非其
人道不虛行

白雲郭氏曰人之學道能不遠易則出入行藏必謹其度外爲知懼則懼其失於有行内爲知懼則懼其失於脩身亘憂患者一己之憂患也故者天下之務也明於憂患與故則自一身以及天下无或不明也人能明此以不遠易故也雖无師保教訓常如父母之臨豈无自而然哉知易之道須臾不可遠離而已如臨父母則敬易之心存焉易之言敬有二道有接物之敬需所謂敬之終吉是也有先物之敬坤所謂敬以直内是也接物之敬有作有輟直内之敬雖造次顛沛无時而非敬故常如

父母之臨之也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者聖人言學易之道也學者初循其辭以探其道而後可以得其典常典常大要也苟非其人能盡學易用易之道則易道安能有行於世哉然君子之於學也有二道有率其辭者自外入也故易之爲書不可遠有率其性者由中出也故中庸之道不可須臾離書不可遠則道不可遠矣道不可離則書不可離矣明乎此然後善學易說

易之爲書也原始要終以爲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其初難知其上易知本末也初辭擬之卒成之終若夫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噫亦要存亡吉凶則居可知矣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

橫渠先生曰於一卦之義原始要終究兩端以求其中六爻則各指所之非卦之質也故吉凶各類其情指其所之○初上終始三四非貴要之用非内外之主中爻以要存亡吉凶如困卦正大人吉无咎蓋以剛中也小過小事吉大事凶以柔得中之類並易說○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江蘇

白雲郭氏曰前曰易之爲書盖明易之道此言易之爲書盖論卦爻之要皆終以學者之事且自一卦論之原始要終上下不遺爲一卦之質也卦名之義名其質而已如乾之爲乾也原始要終知乾之質爲健故名其卦曰乾至於潛見飛躍則非質也六爻之義剛柔動靜吉凶悔吝之不同各從其時與物之異而已是則潛見飛躍之謂也此卦爻之義不能一也爻之初爲難知及其上則易知者本末之不同也初者事之始事之微其辭則擬之

而已故爲難知上者事之終事之成其辭无隱故易知也若夫雜辯天下之物論撰衆人之德明二者之是非則非其中爻不能備矣蓋言初上本末不能具也説者以二五爲中爻此章論六爻相雜之道既言初上本末於其上則下言中爻言二五三四皆是也蓋二五三四皆爲人道雜物撰德辯是非人事也故中孚以三四爲中而王輔嗣亦疑初上之无位此言雜物撰德則兼天下之物與德爲言非止二五君臣而已故知捨初上之餘皆中爻也而其辭言不備者謂非此四者不能備天下

之象也學者要中爻之存亡吉凶以考其所居得失皆可以自知非所以不可遠也彖辭明一卦之義物德是非存亡吉凶未能論辯者觀乎彖辭則思已過半矣此又言學易之要在夫彖也先儒或謂彖辭爲文王卦下之辭非也直今之彖耳 易説

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爲道不利遠者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

横渠先生曰柔之爲道不利遠者柔之用近也 易説

白雲郭氏曰二四陰也三五陽也陰陽之功同而位則異也二之多譽中也四之多懼近君也此其善之不同也二四宜以柔居之而柔之用近不利遠者則六二何其多譽乎然要其終所以无咎者六二之用柔中故也三之多凶五之多功其貴賤不同位有當不當也三五皆宜以剛居之而九三多凶者賤而失中也五則柔危而剛勝者貴而得中也上言中爻而此論二四三五蓋其同功而異位者皆中爻也王輔嗣不辯四者爲中爻而反以初上爲无位不知以六位言之則初上不得爲无

位以中爻言之自无初上也 易説

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文不當故吉凶生焉

伊川先生曰惟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附註 與叔東見錄

横渠先生曰故曰爻爻者交雜之義 易說
白雲郭氏曰易之爲書廣大无不備者蓋有三材之道焉故六畫非它也兼三材而兩之之道也一卦之道各有變動因其變動而別言之故爲爻此言六位之辨也爻有貴賤上下之等故曰物物謂二四三五之類是也物雜九六則以剛柔相文故曰文文之當其位則吉九之於五六之於二是也文之不當其位則凶六之於三九之於四是也大致如此故曰吉凶生焉 易說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
横渠先生曰剛柔錯雜美惡渾淆文王與紂當之矣○百物不廢細无不察也 並易說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 正蒙
白雲郭氏曰文王遭紂之世蒙大難而演易是故其辭危懼也懼斯道之不聞於天下後世也後世得其言則危者可平失其言則易者可傾其道甚大天地之閒无不備是以天下无廢物懼人以終始則使人慎終如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要其歸終使无咎而已此所謂易之道也說者或以危爲述憂危之事使後世危懼避患或以危爲微不正之辭二者皆非聖人之道也 易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
横渠先生曰擬議去爲非乾坤簡易以立本則易不可得而見也簡易故能悦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簡易然後知險阻簡易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繫辭言能研諸慮止是剩侯之二字說者就而解諸侯有爲之主若是者即是隨文耳○太虛之氣陰陽一物也然而有兩健順而已又不可謂天无意陽之[illegible]健不爾何以發散 並易說 ○至健以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正蒙
白雲郭氏曰横渠曰恒易故知險恒簡故知阻又曰易簡故能說諸心險阻故能研諸慮或者言亹亹勉也以意逆之則謂天下之事功也定吉凶成亹亹皆由乾坤之易簡故也諸侯之慮侯之爲衍字故王輔嗣曰能說諸心能研諸慮 易說

是故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

橫渠先生曰言易於人事終始悉備行善事者易有祥應之理萌兆之事而易具著見之器疑慮而占則易示將來之驗有以見天地之間成能者聖人而已能畏信於易者雖百姓之愚能盡人鬼幽明之助○天能爲性人謀爲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爲能而以人謀爲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天人不須強分易言天道則與人事一衮論之若分別則是薄乎云耳自然人謀合蓋一體也人謀之所經畫亦莫非天理耳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與天地參之謂也 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凡人道變化云爲之間吉事則先見其祥象事則先知其器占事則知方來皆言人事不能先易是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也○天地設位于上下而已不能自成其能也唯聖人成其能以備三才之道此所以參天地而贊化育也聖人亦豈自謂其能哉人謀鬼謀百姓與其能而已所以致是者有道存焉道者易也旣曰人謀又言百姓者猶洪範之言卿士庶民也 易說

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矣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

橫渠先生曰八卦有體故象在其中錯綜爲六十四爻彖所趨各異故曰情言○能變通則盡利累於其情則陷於吉凶矣 並易說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所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 正蒙

白雲郭氏曰八卦有象而未有言故以象告六十四卦之後有爻彖之辭故曰以情言剛柔相雜而後有得失故吉凶可見是三者皆卦所具之情也變動以利言者聖人變而通之以盡利故變動主於利也吉凶以情遷者卦之吉凶因人善惡而遷也 易說

是故愛惡相攻而吉凶生遠近相取而悔吝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

伊川先生曰易爻應則有時而應又遠近相取悔

吝生 游定夫録

横渠先生曰凡卦之所利與爻之所利皆變通之宜也如利建侯利艱貞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易言情僞相感而利害生則是專以人事言故有情僞利害也屈中相感而利生此則是理也惟以利言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爻剛柔各因其愛惡相攻而後有吉凶遠或相應近或不相得則有悔吝此皆言爻之情也亦猶在人情僞相感而生利害與爻一也 易說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

白雲郭氏曰凡易之情與人之情何以異哉曰六爻觀之相近而不相得則凶矣雖无不相得或少害之亦悔且吝也人之情蓋亦猶是此蓋重釋上言吉凶悔吝利害之説以先言人之情僞相感故此復言凡易之情 易說

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白雲郭氏曰六者之辭宜无與於易焉然由六者觀之則易之辭蓋无是也然聖人作易所以无是六者之辭者以聖人之辭出於道未嘗出於胷中之私也六者之人所以有六者之辭者各因其心之私而不自知其爲是言也以是知衆人之所任者心而聖人之所任者道也凡心善惡皆私也惟道爲天下之大公故足以洗心 易說

大易粹言繫辭下卷第八

大易粹言說卦第九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賛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明道先生曰幽賛於神明而生蓍用蓍以求卦非謂有蓍而後畫卦 朱公掞問學拾遺 ○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體用也 劉絢師訓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三事一時並了元无次序不可將窮理作知之事若實窮得理即性命亦可了 呂與叔東見錄

伊川先生曰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 附張橫渠師說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至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无有本末无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无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 並劉元承手編 ○窮理盡性矣曰以至於命則全无着力處如成於樂樂則生矣之意 劉絢師訓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以序言之不得不然其實只能窮理便盡性至命也 附會稽錄 ○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常譬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 並呂與叔東見錄 ○窮理盡性至命一事也才窮理便盡性

盡性便至命因指柱曰此木可以爲柱理也其曲直者性也其所以曲直者命也理性命一而已 附時氏本拾遺 ○或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先生曰不拘凡眼前无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人窮一物還便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格物窮理非是盡要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如言孝其所以爲孝者如何窮

理如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得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至如一物事雖小皆有是理○物理須是要窮若言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若只言天只是高地只是深只是已辭更有甚（並入關語錄）○又知在格物物至也窮理而至於物則物理盡（李籲）

師說

橫渠先生曰方其將有謀也將有問也命於著此所謂生著非謂在野而生著也事在未來之前吉凶在書策上著在手中卒歸三處一時合豈非幽贊於神明而得爾也起其用也○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極兩儀而象之性也○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所以參也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有兩則有一是太極也若一則有兩亦在无兩亦一在然无兩則安用一不以太極空虛而已非天參也○理義即是天道也易言理於義一也求是即爲理義言理義不如

且言求是易曉求是之心俄頃不可忘理於義此理去者猶人言語之間常所謂理者非同窮理之理凡觀書不可以相類而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觀其文勢上下如充實之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性盡其道則命至其源也（一作至於源也）○致與至爲道殊遠盡性然後至於命不可謂一不窮理盡性即是戕賊不可至於命者止能保全天所禀賦本分者且不可以有加也既言窮理盡性則不容有不知○天道即性也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能知天斯知人矣知人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同意○釋氏无天用故不取理彼以性爲无吾儒以參爲性故先窮理而後盡性○凡人剛柔緩急趨識无有同者此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及盡性則皆忘之○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從此就約盡人之性盡物之性天下之理无窮立天理乃各有區處窮盡性言性已是近人言也既窮理又盡性然後能至於命命則又就己而言之也（並易說）○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謂亦是失於太快此義儘有次序須是窮理便能盡得己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

之性須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有當下理會了學者須是窮理爲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知也蘇昞所錄○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甞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夭而已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來勢則求焉者也利者爲神滯者爲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僞且慢故知不免乎僞慢者未嘗知其性也性其總合兩也命其

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无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无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内氣无内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盡性然後知生无所得則死无所喪○太虛无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无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无感无形惟盡性者一之○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

盡性而窮理也○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无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正蒙○須知自誠而明者先盡性以至于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于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語錄

龜山楊氏曰問乾坤用九六荆公曰進君子退小人固非自然之理而正叔云觀河圖數可見何也曰此多有議論少有分明繫辭分明說云參天兩地而倚數九參天六兩地也○六經不言无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楊雄言之心不可无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佛氏和順於道德之意蓋有之理於義則未也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說卦論說八卦之道而此極重卦而言者明八卦六十四終始一道耳或者言聖人謂

包犧也然以八卦六十四卦言之則非獨包犧矣聖人以道幽贊神明故生用蓍求卦之法猶繫辭言是興神物以前民用蓋是道本於神明聖人能生之是爲幽贊之道矣故有神明之道有幽贊之道有生蓍之道以道合道故能生是道也此言變化之始也自蓍道生而後數可倚數可倚而後卦可立卦可立而後爻可生作易之道終矣易成而後道德理義有所寓聖人窮易之理盡萬物之性復於天道故曰以至於命此章自幽贊之始至以至於命蓋明以此道始復以此道終有无循環貫

由一道非聖人有私意以作也微顯闡幽而已天地者數所由生陰陽者變所由生剛柔者爻所從生故參兩觀變發揮之也易於道德无違也和順之而已於義无作也明辨之而已蓋言象辭之間其道德與義本諸自然聖人因之而作易特載以明之而已故聖人於玩易之際復用此道以窮理盡性至於命也窮理者窮天之理也盡性者盡天之性也然後不失其所謂天之命矣是知聖人由道以生易由易以復於道非聖人則无生无復謂之聖人作易可也然異乎衆人之所謂作者矣易說

○大衍之數聖人幽贊神明之道也參天之一三五而爲九兩地之二四而爲六聖人倚數之道也盡三十六二十四二十八三十二之變以分陰陽老少聖人觀變立卦之道也自九六而發揮爲剛爲柔聖人發揮生爻之道也繫辭焉而命之所以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也極深研幾以崇德廣業所以窮理盡性至於命也聖人作易之道如是而已○觀九六之數蓋聖人參天兩地而得之至於七八則有名而无象如是則陰陽老少之辨夫何疑焉或者謂陽數極於九而其次極於七又疑

老陰當十少陰當八老陰當八少陰當六者亦未之思也（並蓍卦攷疑）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明道先生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也一之）而兩之（不而則无用 劉絢師訓）○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豈不是尋常說話至於易只道箇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和性字由字也不消道自已分明陰陽剛柔仁義只是此一箇道理（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昔者聖人立人之道曰仁曰義孟子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惟能親親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唯能尊賢故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唯仁與義盡人之道盡人之道則謂之聖人（楊遵道錄）○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无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定夫所錄）○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摭今日合人道廢則是今尚不廢者猶只是有那此秉彞卒殄滅不得以此思之天壤間可謂孤立其將誰告耶（呂與叔東見錄）

橫渠先生曰陰陽柔剛仁義所謂性命之理易一物而三才備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歟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効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也易一物而合三才天人一陰陽其氣剛柔其形仁義其性（正蒙易說）○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无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屈伸相感而利生感以誠也情僞相感而利害生雜之僞也至誠則順理而利僞則不循理而害順性命之理則所謂吉凶莫非正也逆理則凶爲自取吉其險幸也○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毁則无以見易○六爻者蓋利而動所以順

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並正義

廣平游氏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道一而已其立於天下則有兩端故君子有剛克焉執其義之端也有柔克焉執其仁之端也執其兩端而用之以時中此九德所以有常而三德所以用義也中庸解

龜山楊氏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无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无二理第所由之者異耳率性之謂道如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語錄

白雲郭氏曰前章自作易生蓍終於性命而止此章復因性命之說而詳言之以見易之為書所以能至於命者以本乎性命之理故也性命之理即天地人之道也性命本一故中庸言天命之謂性孟子言君子不謂性命因天也人而言之則天道之謂命人道之謂性於是乎有別矣是以陰陽柔剛仁義各異其名也陰陽者天之二道也柔剛者地之二道也仁義者人之二道也天地人之道各二所謂三才兩之也易能兼三才則皆兼其兩之之道此易之畫所以六而後成卦也然則文王之重不得不作矣蓋出於三才自然非文王之私意也自六畫成卦而後三才陰陽之位具於是乎迭用柔剛之爻以居之則變化見矣故曰六位而成章也章者變化之道明見之謂也分陰分陽非謂立天之道陰陽也言三才二道皆一為陰一為陽也迭用柔剛非謂立地之道柔剛也言三才陰陽分為六畫迭以九六柔剛居之也故三才二道不兼九六言之則曰六畫兼明九六柔剛而後謂之六位是以六畫成卦特有其象而已至六位成章而後道大明也方包犧未分三才陰陽故卦止三畫文王重之以備三才陰陽故六畫具由此言之則三畫之道不為少不足六畫之道不為有餘孔子言立天立地立人言包犧之道也言陰陽柔剛仁義言文王之道也包犧立其始文王成其終孔子明其終始三聖人實出於一心是為同道道同故其書同一聖人不作則斯道不明後世不復有聞

矣 易說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伊川先生曰易八卦之位元不曾有說先儒以謂乾位西北坤位西南言乾坤任六子而自處於无爲之地此大故无義理風雷山澤之類便是天地之用豈天地外別有六子如人生六子則有各任以事而父母自閑風雷之類於天地閒如人身之有耳目手足便是人之用也豈可謂手足耳目皆用而身无爲乎 所聞劉元承手編

橫渠先生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如孟子曰苟求其故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謂楊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既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 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之位定然後山澤雷風水火相與爲用或異體而交通或同氣而相薄或不相入而爲用此八卦所以必相錯之道也八卦不相錯則道雖立而不及於用是以聖人重之重而後可以數往知來人之道數往者順而易知來者逆而難易之逆數未見其難者非止卜筮之用蓋由其道之始必知其道之終也是亦原始可以要終知微知彰之義故孔子以知幾爲神衆人獨知卜筮而已 易說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伊川先生曰古言乾坤退處不用之地而用六子若人則便分君道无爲臣道有爲若天則誰與它安排它如是須有道理故如八卦之義須要玩索 呂與叔東見錄

白雲郭氏曰天地雷風功用與八卦同故或言象或言卦其實一也動止說又其性也散潤烜又其功也君其道也藏其德也互言之知其互備也 易說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絜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致役乎坤兊正秋也萬物之所説也故曰説言乎兊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

伊川先生曰天者理也神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帝者主宰事而名 劉絢師訓 ○問劉牧以坎離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曰非也它據方位如此説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氣其餘豈不得中氣也 附劉元承手編 ○南北之位豈可不定下所以定南北者在坎離也坎離又不是人安排得來莫非自然也 李籲師説

橫渠先生曰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悅潤勝乎健不匱乎勞始終乎止○乾不居正位是天理自然惟人推之使然邪 [illegible]易説 ○中央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兊之間離兊即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 語錄

龜山楊氏曰艮止也止其所也故繫辭曰止萬物者莫善乎艮又曰成言乎艮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止於此矣復出乎震不終止也故艮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語錄

白雲郭氏曰天道始於震萬物從之皆出而有也生而齊齊畢出也至離而明明則可見至坤而養養而後物成物成則説乾以純陽居陰地故陰陽相薄而戰自出至戰久勞於外必歸而有以休息之故勞乎坎息之而後終終則有始此雖萬物之情實天之道也故言帝以先之自天地定位之後皆論八卦此章獨異復有重釋之辭蓋上論八卦之位未明言其所故下復明言之曰震東方也巽東南也如是則无嫌於重釋之也唯絜齊之義難通求其意則齊一而已 易説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明道先生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若上竿弄瓶至于斲輪誠至則不可得而知上竿初習數尺而後至於百尺習化其高矧聖人誠至之事豈可得而知 河南語錄

伊川先生曰神是極妙之語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橫渠先生曰全備天理則其體孰大於此是謂大人以其道變通无窮故謂之聖聖人心術之運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默而識之處故謂之神 易説

白雲郭氏曰道則道也易則書也聖人則人也獨神爲无方而三者皆有之故道亦有神易亦有神聖人亦有神神非別一物唯以其道之見於用而妙萬物者名爲神也易與聖人之神皆一也因妙萬物而言之爲神故曰妙萬物而爲言也觀易則知神之爲貴究神之爲言則知道以用爲大此孔子所以言中庸其至矣乎易說

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橈萬物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熯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通氣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也

明道先生曰冬至一陽生而每遇至後則倍寒何也陰陽消長之際无截然斷絕之理故相攙掩過如天將曉復至陰黑亦是理也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艮此儘神妙須儘研窮此理呂與叔東見錄○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艮終始萬物游定夫所錄

白雲郭氏曰此章論象其序與前八方之卦同獨不言乾坤者乾坤妙萬物之神在六子而已莫疾乎雷莫疾乎風其神也萬物无以加之也故易皆取神物以爲八卦之象至乾坤之神又不得而見之矣橈散也澤上爲天澤下爲藪澤故莫說乎澤也天地之間山之養物爲多故能終始萬物上言雷風則艮與山同功矣下言艮則雷風震巽同功矣其義互見非艮獨異也六子之象雖有動橈燥潤之功而或各專其用獨動獨橈不能變化亦不能成物必水火相須雷風相從山澤相通於是乎變化而畢成萬物況易之於卦坎離震巽豈能獨用也哉此聖人所以重卦之義也重之故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易說

乾健也坤順也震動也巽入也坎陷也離麗也艮止也兌說也

伊川先生曰乾健坤順人亦不曾果然體認得乾坤毀則无以見易易須是以意明之河南語錄

橫渠先生曰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易說○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艮一陽爲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正蒙

兼山郭氏曰坎陷也離麗也剛則有體陷乎陰中所以爲坎柔則无質麗乎陽中所以爲離易說

白雲郭氏曰此章言乾坤之德與六子之性情所

以釋八卦之名也八卦之名出於包犧氏上古之言止此八者而已文王能明之而不訓其義孔子訓之故後世可以學易非健順八字則易不復能讀矣故乾坤八字盡三才之道健順八字盡八卦六十四之道然則文王不載之簡編孔子何由而得之夫是之謂聖人易說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巽爲鷄坎爲豕離爲雉艮爲狗兌爲羊

橫渠先生曰飛遷躁動不能致遠鷄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遠取諸物皆此類也說者或以巽主號令鷄能知時義猶近之其言豕處汙濕狗善禁止鄙矣易說

乾爲首坤爲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白雲郭氏曰乾元首之象也坤之含弘腹也陽動於下足也順於下而動於上股也坎幽利聽離明利視艮具動靜而下垂兌爲口舌而上向也易說

乾天也故稱乎父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

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得女故謂之少女

伊川先生曰或問劉牧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曰牧又謂乾坤與坎離男女同生曰非也譬如父母生男女豈男女與父母同生旣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若曰乾坤生時六子生理同有則有此理乾坤坎離同生豈有此事旣是同生則何言六子耶附劉元承手編

白雲郭氏曰乾坤天地父母皆一道也此論父母男女之象故乾坤主父母而言六子之變自下爲先震自坤變而得陽畫於初巽自乾變而得陰畫於初故皆曰一索而爲長男長女也坎自坤變而得陽畫於中離自乾變而得陰畫於中故皆曰再索而爲中男中女也艮自坤變而得陽畫於上兌自乾變而得陰畫於上故皆曰三索而爲少男少女也一二三之義取於三畫之初中上也王氏去索求也自坤而求陽皆男也自乾而求陰皆女也卦變之義蓋始於此文王之重亦无以異也故說卦首章曰觀變於陰陽而立卦易說

乾爲天爲圜爲君爲父爲玉爲金爲寒爲冰爲大赤

爲良馬爲老馬爲瘠馬爲駁馬爲木果

伊川先生曰說卦於乾雖言爲天又言爲金爲玉以至爲駁馬良馬爲木果之類豈盡言天若此者所謂類萬物之情也故孔子推明之曰此卦於天文地理則爲某物於鳥獸草木則爲某物於身於物則爲某物各以例舉不盡言也學者觸類而求之則思過半矣不然說卦所叙何所用之龜山語錄

橫渠先生曰乾爲大赤其正色也爲冰健極而寒甚也○自此而下皆所以明萬物之情明一作類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言包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此皆所謂類萬物之情也乾之於八卦天之於三才君之於臣父之於子金玉之於土石皆一道也是之謂類也乾之道天之形人之首皆圜也寒冰西北之位也大赤乾剛之色也馬行健也良則善於其道也老則久於其道也瘠馬駁馬未詳其旨先儒或以瘠爲柴益非也孔氏又謂駁馬有牙如鋸能食虎豹誤矣未有蹄物能搏虎豹者也或言有獸名駁食虎豹事非經見亦非馬類疑无其字借用駁耳非駁馬也又言果實著木如星之著天如是則果爲星象非天象也

乾元爲萬物之始居羣物之上萬物之所資爲而果者木之始也木以果爲始亦猶物以乾爲始也然聖人言此使學者知其道无乎不在也此亦舉其大槩耳安能盡言天下萬物之象哉觸類而長之斯可矣自人言之則千夫長百夫長夫之於妻長之於幼亦皆乾也自物言之宮室之覆車蓋之象亦皆乾也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皆乾也山河雖坎艮之象方其於丘垤於行潦則乾也至於虎狼有父子之仁螻蟻有君臣之義孰謂乾之道又有在於虎狼螻蟻之間者乎故知其道无乎不在特知而用之者鮮矣八卦之象皆然易說

坤爲地爲母爲布爲釜爲吝嗇爲均爲子母牛爲大輿爲文爲衆爲柄其於地也爲黑

橫渠先生曰坤爲文衆色也爲衆容載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布均皆猶地之德釜猶地之化吝嗇陰性也子母牛蕃生也大輿厚載也物雜則生文數偶則衆柄爲化權純陰之色黑大赤之反也八卦之義最難通故聖人詳其所象亦立象盡意之謂也詳其一卦所爲之象然後可通一卦之義不

然則乾坤八卦非親質之三聖人終莫知其爲義矣唯八卦有象如此其詳故雖百世之下亦可聞而知之也聖人反覆言八卦於前又列其卦言之於後得无深旨邪易說

震爲雷爲龍爲玄黃爲旉爲大塗爲長子爲決躁爲蒼莨竹爲萑葦其於馬也爲善鳴爲馵足爲作足爲的顙其於稼也爲反生其究爲健爲蕃鮮

橫渠先生曰震爲萑葦爲蒼莨竹爲旉皆蕃鮮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乾爲純陽坤爲純陰自乾坤相索一索而得震故震爲陰陽交變之始其去乾坤未遠也是以震備乾坤之象爲其體而微者錯而言之則其色玄黃玄黃天地之色也別而言之則龍乾畜也決躁乾剛也旉與大塗坤之道也其於馬者因乾而言也其於稼者因坤而言也其究爲健乾也爲蕃鮮坤也蒼莨萑葦反生皆盛生之物雖爲陽卦陰道盛也善鳴動而有聲也馵足作足陽動於下也卦以白爲陰的顙陰在上也此亞乾之四馬也易說

巽爲木爲風爲長女爲繩直爲工爲白爲長爲高爲進退爲不果爲臭其於人也爲寡髮爲廣顙爲多白眼爲近利市三倍其究爲躁卦

橫渠先生曰巽爲木萌於下滋於上也爲繩直順以達也爲工巧且順也爲白因所遇而從也爲長爲高木之性也爲臭風也入也於人爲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木爲曲直曲直爲工白陰也長高木象也進退風性也臭以風而傳物以進退而不果陰卦多陽是以其究爲躁寡髮剛上也廣顙重剛也爲多白眼近利市三倍未詳其象易說

坎爲水爲溝瀆爲隱伏爲矯輮爲弓輪其於人也爲加憂爲心病爲耳痛爲血卦爲赤其於馬也爲美脊爲亟心爲下首爲薄蹄爲曳其於輿也爲多眚爲通爲月爲盜其於木也爲堅多心

橫渠先生曰坎爲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爲赤其色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江河溪澗皆水也溝瀆人所爲者也隱伏水性也矯輮弓輪方圓曲直之易也加憂心病耳痛血卦陽陷于中也坎再索以中爲主中得乾之剛故爲赤震坎皆有馬象者得乾德之餘也

矣脊亟心陽在中也　下首陰居上也薄蹄下亦陰也流物故為通流不能止故多眚離日而坎月也盗小人之隱伏也木堅多心剛中也於輿之義疑當作其於輿也為曳〔易曰見輿曳又曰曳其輪故輿有曳而馬无曳也　乾震之馬四而坎之言馬五亦知曳為輿矣乇以坎為雲解以坎為雨而於此不言者于以見八卦之象不能盡言者多矣 易說

離為火為日為電為中女為甲胄為戈兵其於人也為大腹為乾卦為鼈為蟹為蠃為蚌為龜其於木也為科上槁

横渠先生曰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其燥也 一作且燥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離麗也火日電皆麗物而明者也坎陽為水而離陰為火也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故也坎艮不言中男少男離兌言中女少女者互見也甲胄戈兵剛在外也甲胄自衛戈兵以外向也於人為大腹虛中之陰也乾卦燥也鼈蟹蠃蚌龜介物也介物甲胄類也孔氏云科空也科木上槁陰中而无實也與堅多心之義反矣 易說

艮為山為徑路為小石為門闕為果蓏為閽寺為指為狗為鼠為黔喙之屬其於木也為堅多節

横渠先生曰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一或作且 易說

白雲郭氏曰震自坤來故為大塗艮其小者則為徑路艮大為山其小亦為石山與小石如坎水溝瀆之義門闕閽寺性之止也果蓏亦乾之餘陽也指亦手也陽過而在上无中下之剛是以陽卦之中獨艮不言馬其剛在上所用益小故於獸畜之類无行健之功徒有啖齧之象狗鼠黔喙之屬皆是也震之剛動於下故言足坎之剛動於中故言心艮之剛動於上故言喙皆因所索而言也且坎之為隱伏也在賢者為隱在小人為盜艮之為則為狗為害斯為鼠皆一義而二象也堅多節者剛不中也中則為心不中則為節心則利用節不利於用二卦之辨也 易說

兌為澤為少女為巫為口舌為毀折為附決其於地也為剛鹵為妾為羊

横渠先生曰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止柔者必折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兌數澤之象亦為天澤雨有澤潤之

功故雨亦名澤別而言之雨其物也澤其功也故坎與兌義不同也唯言其功故凡可以澤物者皆爲兌又不止雨之爲澤而已八卦之中三索而成者皆動於上也以陽動者艮也以陰動者兌也陽動則有口之義而未見其象陰動則卦具口象於上故直言其爲口舌也巫之通神以口舌而致精誠也古之巫與今之巫異古之巫誠人也今之巫妄人也誠故可用以通神妄非聖人之所用也口舌之用非辨論是非毀譽而已或附或決或用以毀折也附猶扶命使天下之比附決猶號令之決

小人毀折猶噬嗑之用獄除間以去天下之害則口舌之用大矣非小人之所謂口舌頰舌之間而已是以天下說之也陽在下爲剛陰在上爲鹵蓋亦藪澤之象妾爲女道之下者也兌雖二剛在下而卦以上之一陰爲主故无良馬行健之功而有羝羊羸角之患也附決之意與詩之疏附同 易說

大易粹言說卦第九

大易粹言序卦第十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

伊川先生曰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爲盈塞於天地之間至通暢茂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易傳

橫渠先生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聚而不得出故盈雖雷亦然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之序先天地而後萬物萬物盈天地之間人居萬物之中聖人之道周萬物而濟

天下則萬物復附於聖人故聖人與天地相似是以萬物盈天地聖人之道亦盈天地物盡則聖人之道盡孟子所謂塞于天地之間者也○易卦三才也乾坤爲天地唯人事不齊故自屯以往皆爲人道然後可配乾坤以見乾坤之大非諸卦比也屯爲人事之始故次於坤物之始生屯之始也其究則盈也卦或有一義或二三義言於此者或取其一或二三取之不必皆同 易止說

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稺也

伊川先生曰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稺小蒙昧未

發蒙所以次屯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物生必蒙者蒙昧未肆一作蒙稺者蒙昧未肆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蒙卦也下蒙物之蒙也物以稺而蒙也易說

物稺不可不養也故受之以需需者飲食之道也飲食必有訟故受之以訟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幼稺必待養而成養物之所需者飲食也故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有蒸潤之象飲食所以潤益於物故需爲飲食之道所以次蒙也○人之所需者飲食既有所須爭所由起也訟所以次需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需者飲食之道也雲上於天物皆有待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物稺不可不養故天地待聖人以成能養人爲事也飲食欲也欲爲訟之始易說

訟必有衆起故受之以師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比者比也比必有所畜故受之以小畜

伊川先生曰師之興由有爭也所以次訟也○比親輔也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物相比附則爲聚聚畜也又相親比則志相畜小畜所以次比也畜止也止則聚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畜德畜賢畜君畜衆皆畜也是以比必有所畜易說

物畜然後有禮故受之以履

伊川先生曰夫物之聚則有大小之別高下之等美惡之分是物畜然後有禮履所以繼畜也履禮也禮人之所履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德積則行必有方物積則散必有道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必有比比必有畜畜而有禮則安无禮則危易說

履而泰然後安故受之以泰

伊川先生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泰所以次履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履之而通者安之道不通則不安非所宜履也易說

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

伊川先生曰夫物理往來通泰之極則必否否所以次泰也○夫天地不交則為否上下相同則為同人與否義相反故相次又世之方否必與同力一作欲乃能濟同人所以次否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泰否時也同有盈謙皆在人事自取之耳能盡同人之道則否傾矣舜文是也物不可者猶去物不能終通終否也 易說

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伊川先生曰夫與人同者物之所歸也大有所以次同人也○其有既大不可至於盈滿必在謙損故大有之後受之以謙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如器之容物盈則不能有故有大者同天无物可以益不盈為謙 易說○易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故受之以大有夫與人同者盡己盡人之性者也盡己盡人誠之至也誠至則可以有物是以物必歸焉苟或不然此亦不能大有之矣故曰不誠无物 中庸說

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

伊川先生曰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豫者安和說樂之義 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謙有大則絕盈滿之累故優游不迫而暇豫也 易說

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

伊川先生曰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豫由中庸所謂素也素有富貴之道則可行乎富貴素有貧賤之道則可行乎貧賤行則隨矣富貴貧賤其所隨者也統言隨義不必皆為隨人 易說

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蠱者事也有事然後可大故受之以臨臨者大也

伊川先生曰以喜隨人者必有事故受之以蠱承二卦之義以為次也夫喜說以隨於人者必有事也无事則何喜何隨蠱所以次隨也蠱事也蠱非訓事蠱乃有事也○臨大也蠱者事也有事則可大矣故受之以臨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隨善道也喜隨人則失於无所擇故必有弊蠱者已弊之事弊而知改為則可大故有

事復爲大之幾 易說

物大然後可觀故受之以觀

白雲郭氏曰天地可觀者也聖人之與國家可觀也

而聖人又觀乎道故可觀皆大物 易說

可觀而後有所合故受之以噬嗑

伊川先生曰嗑者合也旣有可觀然後有合之者

也噬嗑所以次觀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凡合在觀之後未有无所見而合者

不獨大觀而後有合也 易說

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

也

伊川先生曰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

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

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人之合則有上下長少非禮以飾之

則无分无分則亂故不可苟合 易說

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剝者剝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

故賁終則剝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自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噬嗑賁

聖人所以復泰傾否之美道備盡於斯其道極盛

則有剝至矣 易說

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復則不妄

矣故受之以无妄

伊川先生曰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陰極則

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

所以次剝也○復者反於道也旣復於道則正理

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 并易傳

白雲郭氏曰剝窮則降而必復于道復于道則不

妄以見小人之剝皆妄也是以小人无忌憚而君

大易序卦

子唯誠之爲貴 易說

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

伊川先生曰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

次无妄也 易傳

兼山郭氏曰健爲天德大畜止健畜天德也故彖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不能畜天德則見於

有爲者不能无妄故天德止於大畜而動於无妄

也序卦曰有无妄而後可畜是爲交相養之道則

知无妄者動亦无妄靜亦无妄而大畜一於止矣

浩然閣

白雲郭氏曰大畜畜无妄之道而已无妄之道天道也有无妄之道則可畜猶有天命之性則可率而循之是以君子存其心養其性使不失赤子之心者以此 易說

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頤者養也

伊川先生曰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有所畜則天道止於我矣不有以養之將復失其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无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也 易說

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

伊川先生曰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大過之動非常動也不能大養其德者不可動養大過之德如養枯楊使之生稊蓋亦難矣豈可失所養而妄動哉此孟子所以養浩然之氣也 易說

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

伊川先生曰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 易傳

横渠先生曰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易說

白雲郭氏曰過越非常則[illegible]陷害何所謂陷必有麗也或麗於險或麗於阻皆爲陷也 易說

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伊川先生曰天地萬物之本夫婦人倫之始所以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繼以恒也天地二物故二卦分爲天地之道男女交合而成夫婦故咸與恒皆二體合爲夫婦之義咸感也以說爲主恒常也以正爲本而說之道自有正也正之道固有說焉 易傳

横渠先生曰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白雲郭氏曰有天地然後[illegible]一物人出其中則有男女男女人道之大夫婦人[illegible]之始父子君臣相因以生至於上下分定而後禮義有所錯舉禮義而

錯諸上下也人道以此爲重无此則亂矣易說
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遯者退也
伊川先生曰恒久也咸夫婦之道夫婦終身不變者也故咸之後受之以恒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日月久照尚有昃食況萬物乎久居其所而退者宜也易說
物不可以終遯故受之以大壯
伊川先生曰遯爲違去之義壯爲進盛之義遯者陰長而陽遯也大壯陽之壯盛也衰則必盛消息相須故既遯則必壯大壯所以次遯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遯以陰侵而遯大壯以剛長而壯消息往來之理易說
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晉者進也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
伊川先生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盛壯則必進晉所以繼大壯也○夫進之不已必有所傷理自然也明夷所以次晉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剛過則柔至進[illegible]極則必傷易說
夷者傷也傷於外者必反於家故受之以家人

伊川先生曰夫傷困於外則必反於内家人所以次明夷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傷於外必反於家萬物之理自然易說
兼山郭氏曰易曰傷乎外者必反於家蓋行有不得于人則反求諸己中庸解
白雲郭氏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治國治天下而不治者必反於家治自近始實一道也易說
家道窮必乖故受之以睽睽者乖也
伊川先生曰家道窮則睽乖離散理必然也故家人之後受之以睽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治道不可窮極有家有國有天下皆一也易說
乖必有難故受之以蹇蹇者難也
伊川先生曰睽乖之時必有蹇難蹇所以次睽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合則有節乖則有難理之宜也易說
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
伊川先生曰物无終難之理難極則必散解者散

也所以次蹇也○緩則必有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益之極必決而止理无常益而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難必思戒思戒故可緩緩則不知懼不知懼則必失損極則益益極則決皆理勢之常也 易說

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者遇也

伊川先生曰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人之於性決去其惡則德可遇其在國也決去小人則君子可遇 易說

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

伊川先生曰物相會遇則成群聚萃所以次姤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相遇則道合而聚不合亦散矣故利見大人貞 易說

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升而不已必困故受之以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

伊川先生曰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升者自下而上自下升上以力進也不已必困矣故升之後受之以困也○承上升而不已必困為言謂上升不已而困則必反於下也物之在下者莫如井井所以次困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聚而上進於道則曰升升不知止則遇困遇困而後反下其常理如此 易說

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

伊川先生曰井之為物存之則穢敗易之則清潔不可不革者也故井之後受之以革也○鼎之為

用所以革物也變腥而為熟易堅而為柔水火不可同處也能使相合為用而不相害是能革物也鼎所以次革也○鼎者器也震為長男故取主器之義而繼鼎之後長子傳國家繼位號者也故為主器之主序卦取其一義之大者為相繼之義 並易傳

震者動也物不可以終動止之故受之以艮艮者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者進也進必有所歸故受之以歸妹得其所歸者必大故受之以豐豐者大也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

伊川先生曰動靜相因動則有靜靜則有動物无常動之理艮所以次震也○止必有進屈伸消息之理也止之所生亦進也所反亦進也漸所以次艮也○進則必有所至故漸有歸義歸妹所以繼漸也○物所歸聚必成其大故歸妹之後受之以豐也○豐盛至於窮極則必失其所安旅所以次豐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動極而止止極復進進極必傷進以漸則有歸歸得其所則大窮其大則必失蓋非有大以謙故也 並易說

旅而无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故受之以兌兌者說也

伊川先生曰羇旅親寡非巽順何所取容苟能巽順雖旅困之中何往而不能入巽所以次旅也○物相入則相說相說則相入兌所以次巽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窮无所容其入必決入然後感感則說不入則无感矣 易說

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渙者離也物不可以終離故受之以節

伊川先生曰說則舒散也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義渙所以繼兌也○物既離散則當節止之節所以次渙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說而後羣疑可散散而无節則乖離矣 易說

節而信之故受之以中孚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伊川先生曰節者爲之制節使不得過越也信而後能行上能信守之下則信從之節而信之也中孚所以次節也○人之所信則必行行則過也小過所以繼中孚也○能過於物必可以濟故小過之後受之以既濟也○既濟矣物之窮也物窮而不變則无不已之理易者變易而不窮也故既濟之後受之以未濟而終焉未濟則未窮也未窮則有生生之義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有節故可信如人之言无節行无節者皆不可信也信故可行行則有濟濟之極則復於未濟然自屯至於未濟雖皆相受之道而君子居而安之者又必有其道焉是以履泰則不至於否居豐則不至於旅又非常道相受之所能拘也

故繫辭言吉凶則曰貞勝稱孚字則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 易說

大易粹言序卦第十

雜卦

乾剛坤柔

橫渠先生曰不曰天地而乾坤云者言其用也乾坤亦何形猶言神也人鮮識天天竟不可方體姑指日月星辰處視以爲天陰陽言其實乾坤言其用如言剛柔也乾坤則所包者廣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子之剛柔索於乾坤六十四卦之剛柔重於八卦故卦中之剛柔皆乾之剛坤之柔也是以獨乾坤爲剛柔 易說

比樂師憂

白雲郭氏曰比以比輔從順爲樂師以相須行險致憂是天下可久比而不可久師也故比有永貞而師无之 易說

臨觀之義或與或求

白雲郭氏曰臨與所臨觀與所觀二卦皆有與求之義或有與无求有求无與皆非臨觀之道有舜在上必有戴舜者是爲臨觀也 易說

屯見而不失其居蒙雜而著

橫渠先生曰險在外故不失其居與渙解義反故曰緩必有所失○蒙雜而著 雜去著平 雜著於物所以

爲蒙蒙昏蒙也○不齋戒其心則雜而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旅皆近困旅困於巳窮故失其居屯困於始生故不失其居而利於有爲也蒙未有所知之時中无所執則雜而著見故發之也屯之難見於象者也蒙之稚著於形者也易說

震起也艮止也

白雲郭氏曰陽動起於震初止於艮終盖震爲一索之始艮爲三索之終也易說

損益盛衰之始也

白雲郭氏曰損己必盛故爲盛之始益己必衰故爲衰之始消長相循在道當如是也易說

大畜時也

白雲郭氏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然則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亦以待時也易說

无妄災也

白雲郭氏曰无妄之謂災其餘自作孽而已故无妄匪正有眚易說

萃聚而升不來也

白雲郭氏曰不來不知反也故至於困來則知止无困矣易說

謙輕而豫怠也

白雲郭氏曰謙輕己豫怠己也以樂豫故心怠是以君子貴知幾易說

噬嗑食也賁无色也

白雲郭氏曰頤中有物則必斷故噬嗑利斷猶人之食也賁以白賁无咎故无色則質全有天下之至飾存焉易說

兌見而巽伏也

橫渠先生曰兌說在外巽入在隱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見則說其道伏故入易說

隨无故也蠱則飭也

白雲郭氏曰隨之道在此事在彼所隨有道不爲事變故言无故蠱弊事特加整治因飭之而已言非大有作也易說

剝爛也復反也

白雲郭氏曰小人之道必害於物君子必反於道易說

晉晝也明夷誅也

白雲郭氏曰晉與明夷朝暮之象也故言明出地上明入地中誅亦傷也易說

井通而困相遇也

橫渠先生曰澤无水理勢適然故曰相遇 易說

白雲郭氏曰往來井井則其道通困遇剛揜所以爲困遇者柔遇剛之遇也遇其困我者也 易說

咸速也恒久也

白雲郭氏曰咸爲天下至速之道所謂不疾而速者也 易說

渙離也節止也

白雲郭氏曰散則離矣有節故可止 易說

解緩也蹇難也睽外也家人內也

白雲郭氏曰睽本於外疑家人本於內治故治家者必先其身治天下者必先其家 易說

否泰反其類也

白雲郭氏曰否泰反類而相剔致之道故休否之道復反其類類謂陰陽之類如君子小人是也否反其類得君子則傾也泰反其類得小人則亂也在人道言之則曰君子小人治亂而已合三才言之故去類也 易說

大壯則止遯則退也

白雲郭氏曰壯不知止小人之壯也君子之壯則有止遯之退大壯之止皆克己之道 易說

大有衆也同人親也

白雲郭氏曰其有非一故衆衆則大能同乎人則天下親之易知則有親同人之親其得乾之易乎 易說

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白雲郭氏曰革鼎之義相爲終始是以去故取新共成一道 易說

小過過也中孚信也豐多故也親寡旅也

橫渠先生曰過而未顛也 易說

白雲郭氏曰因豐則多事无親而後爲旅旅則我之親寡也非天下皆寡親也 易說

離上而坎下也

白雲郭氏曰上下猶水火之性也 易說

小畜寡也履不處也

橫渠先生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故履以不處爲吉 易說

白雲郭氏曰寡則不能大其施履以行爲義非處之道 易說

需不進也訟不親也

白雲郭氏曰需有待則不能自進訟違行相親之道絶矣 易說

大過顛也

横渠先生曰過至於顛故曰大 易說

白雲郭氏曰中之四剛大難之象也有大難而本末弱故顛 易說

姤遇也柔遇剛也

白雲郭氏曰柔之遇剛曰姤剛之來復不可謂之遇也 易說

漸女歸待男行也

白雲郭氏曰待男而行其行漸也是以吉 易說

頤養正也

白雲郭氏曰養其正所以去其非正謂之頤 易說

既濟定也

白雲郭氏曰濟則難定 易說

歸妹女之終也

横渠先生曰妹歸而長女之終也 一作歸妹 易說

白雲郭氏曰女以歸爲有終 易說

未濟男之窮也

白雲郭氏曰剛柔失位男道弱而窮矣柔失位則以賤居尊剛失位則以貴居賤是以窮也 易說

夬決也剛決柔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憂也

白雲郭氏曰姤遇夬決始終之道異也聖人貴於行道每致意於君子小人之際故以是終之雜卦前皆二三相耦至大過之後獨各言一卦觀歸妹未濟之辭又非簡錯聖人之旨莫可詳也 易說

大易粹言卷第十一

大易粹言卷第十二

姓氏

明道先生程氏 諱顥 字伯淳

伊川先生程氏 諱頤 字正叔

横渠先生張氏 諱載 字子厚

廣平游氏 諱酢 字定夫

龜山楊氏 諱時 字中立

兼山郭氏 諱忠孝 字立之

白雲郭氏 諱雍 字子和

文集

伊川易傳

横渠易説

廣平易説

龜山易説

兼山易説

白雲易説

明道語録

明道遺文

伊川經説

伊川中庸解

伊川論語解

伊川孟子解

伊川要語

伊川語録

伊川至論

伊川文集

横渠語解

横渠西銘解

横渠正蒙

横渠語録

横渠經學理窟

廣平語解

廣平孟子解

廣平中庸説

龜山語解

龜山孟子解

龜山中庸解

龜山語録

兼山揲蓍説

兼山九圖

兼山中庸解
白雲著卦辨疑
白雲中庸解
白雲性説
張繹師説
張繹所録
李籲師説
李籲所録
劉絢師訓
劉絢所録

劉絢洛中所聞
劉絢過汝所録
楊遵道録
周行己録
暢潛道録
呂與叔録
呂與叔東見録
游定夫所録
唐棣雜録
劉元承手編

朱公掞録
朱公掞録拾遺
朱公掞問學拾遺
謝顯道録
蘇昞所録
鮑若雨録
鄒德久録
周伯忱録
胡氏拾遺
時氏拾遺

游氏拾遺
羅氏拾遺
陳氏拾遺
馮氏拾遺
李氏拾遺
春秋録拾遺
大全集拾遺
入關語録
河南語録
上蔡語録

謝顯道記平日語
少日所聞諸師友說
己巳冬所聞
晁氏客語
和靖語錄

學易

伊川先生曰易有百餘家難爲徧觀如素未讀不曉文義且須看王弼胡先生荊公三家理會得文義且要熟讀然後却有用心處楊遵道錄○若欲治易先尋繹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貫餘人易說无取枉費功年亦長矣宜汲汲也與金堂謝公書○凡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羅氏拾遺○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添一隻脚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自孔子贊易之後更无人會讀易先儒不見於書者有則不可知見於書者皆未盡如王輔嗣韓康伯只以莊老解之是何道理某於易傳殺曾下工夫如學者見問儘有可商量書則未欲出之也馮氏拾遺○問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不知聖人何以因學易後始能无過曰先儒謂孔子學易後可以无大過此大段失却文意聖人何嘗有過如待學易後无大過却是未學易前嘗有大過也

此聖人如未嘗學易何以知其可以无過蓋孔子時學易者支離易道不明仲尼旣修它經惟是易嘗發明故謂弟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期之五十然後贊易則學易者可以无大過差若所謂贊易道以黜八索是也（前此學易者甚衆其說多過聖人使弟子俟其贊而後學之其過鮮也 劉元承手編）○論語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无大過矣此未贊易時言也更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易道无大過矣古之傳易如八索之類皆過也所以易道未明聖人有作則易道明云學云大過皆謙辭（語解）○當孔子時傳易者支離故言五十以學易言學者謙辭學易可以无大過差易之書惟孔子能正之使无過差（游定夫錄）○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時年未五十也孔子未發明易道之時如八索之類不能无謬亂旣贊易道黜八索則易之道可以无過謬言學與大過皆謙也○由孟子可以觀易（並陳氏拾遺）○易學後來曾子子夏學得彯到上面也（大全集拾遺）○先生嘗說某於易說今却已自成書但逐旋期之以七十其書可出韓退之稱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然某於易說後來所改者无幾不知如何故且更期之以

十年之功（周行己錄）○謝公師直與程子論易程子未之許也公曰昔與伯淳亦謂景溫於春秋則可易則未也程子曰以某觀之二公皆深於易者也公曰何謂也子曰以監司論學而主簿敢以爲非爲監司者不怒爲主簿者敢言非深於易而何○張閎中以書問易傳不傳程子答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進爾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覺老耄則傳矣書雖未出學未嘗不傳也第患无受之者爾（並張繹師說）○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更須自體究（時氏拾遺）○自涪陵歸易傳已成未嘗示人門弟子請益有及易書者方命小奴取書篋以出身自發之以示門弟子非所請不敢多閱○門弟子請問易傳事雖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蓋其潛心甚久未嘗容易下一字也（並呂堅中記尹和靖語）○古之學者先由經以釋義理蓋始學時盡是傳授後之學者却須先識義理方始爲得謂如易繫辭所以解易也今人須看了易方始看得繫辭（一本云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未明道不足以知經 入關語錄）○古之學者皆有傳授如聖人作經本欲明道今人若不先明義理不可治經蓋不得傳授之

之意去兩如繫辭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義則看
繫辭不得○觀易須看時然後觀逐爻之才一爻
之間常包函數意聖人常取其重者爲之辭亦有
易中言之已多取其未甞言者亦不必重事又有
且言其時不及其爻之才皆臨時參考須先看卦
乃看得繫辭（並呂與叔東見錄）○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
得傳授或以爲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
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和靖曰
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
即可見矣○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
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有
淺深故所記有工拙蓋未能无失也○伊川欲啓
手足封易傳與張思叔（尹和靖語錄）○先生以易傳授
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學者須更自體究思叔以文
祭先生曰先生有言見于文字者有七分之心繪
于丹青者有七分之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
之心猶或可推○尹和靖謂其學者祁寬曰汝與
其讀它書不若專讀易與其看伊川雜說不若專
看伊川易傳易之爲書經四聖人乃成皆聖人粹
言垂訓後世者也伊川作易傳意欲傳後者皆極

至之言覚每日念易二卦和靖曰一日只念一卦
仍須一日專看一爻乾坤二卦須日讀一過閒時
看繫辭○尹和靖讀易至无妄大畜自有得處舉
伊川曰觀言所以識其心觀行所以識其用不識
後如何畜得又曰伊川易傳且待身後示人何也
○尹和靖曰焞日讀伊川易傳一卦近來甚覺有
與心相契融會處○祁寬問學易之道和靖曰昔
焞聞之伊川先生明辭（伊川令且看胡先生王介甫易待伊川易傳未出）久
之再請伊川曰汝識其時因曰唐虞禪夏后商周
繼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不識時後便做文王武
王不同非也使文王當武王之時便做了武王事
使武王當文王時也只做得文王事皆時也識得
時後便見堯舜湯武其揆一也推此時之大者吾
輩語默出處皆要識時便六十四卦爻爻都得爲
自家用也（至若孔子稱文王以服事殷只道箇至德孟子稱以大事小只是樂天蓋默喻此意）○和靖曰學者須要自得至如伊川易傳吾輩
讀時言下會解與伊川何異只是不似伊川自得
者也且如子貢以如切如瑳荅孔子今讀着便似
子貢當時意然只是此一句便恰似到別處却不
能如此又濟甚事學者當自得橫渠嘗云讀詩時

未見書只於詩中得這道理如此等語不有自得能如此乎人若有自得只一經足矣奚以多爲且如詩中說正身齊家禮易中亦只說此至如詩中思无邪感鬼神書中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易中亦只說這箇道理自得後處處通也寬問自得如何下手和靖曰格物寬曰格物莫只是窮理否和靖曰是寬曰窮理莫只易是截徑和靖曰六經皆是非獨易也且如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只憑識要做甚只要窮理也如以唐棣況兄弟若理會得兄弟之理何用唐棣只是要託物窮理也又曰自得者更不待思只憑胷中流出

橫渠先生曰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徹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逐日虎皮出是日更不出虎皮也橫渠乃歸陝西祁寬記尹和靖語

龜山楊氏曰定夫學易亦恐出他荊公未得荊公於易只是理會文義未必心通若非心通縱說得分明徹了不濟事易不比他經須心通始得如龔深父說易元无所見可憐一生用功都无是處○未見易而玩易之文以言易若說得深即不是聖人作用處若說得淺常人之談耳○昔有勸王叔先生出易傳示人者正叔曰獨不望學之進乎姑遲之覺耄耶傳矣蓋已耄則學不復進故也學不復進若猶不可傳是其言不足以垂後矣○或問正叔先生云邵堯夫易數至今无傳當時何不問它看如何先生曰若是公等須打不過不必問它○自堯舜以前載籍未具世所有者獨伏犧所畫八卦耳當是之時聖賢如彼其多也自孔子刪定繫作之後更秦漢以迄于今其書至不可勝紀人之所資以爲學者宜易於古然其間千數百年求一人如古之聖賢卒不易得何哉豈道之所傳固不在於文字之多寡乎並語錄○知性知天然後可以言易知易然後可以无大過蓋與天地不相似則斯爲過以與易爲一然後无過孔子之學易宜不待五十言此者欲學者當其可而不躐等也孟解

論易

明道先生曰易中只言反復往來上下劉絢所録○王弼注易元不見道但却以老莊之意解說而已李籲

師說

伊川先生曰先儒以六爲老陰八爲少陰固不是介甫以爲進君子而退小人則是聖人旋安排義理也此且定陰陽之數豈便說得義理九六只是取純陰純陽惟六純陰只取河圖數見之過六則一陽生至八便不是純陰○禮記儒行經解全不是因舉呂與叔解亦云儒行誇大之語非孔子之

言然亦不害義理先生曰煞害義理恰限易便只潔靜精微了却得○作太元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實无益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它只是於易中得一數爲之於曆法雖有合只是无益今更去易中推出來做一百般太元亦須要尤難明亦得只是不濟事並楊遵道録○或問太玄之作何如曰是亦賢矣必欲撰不如明易邵堯夫之數似玄而不同數只是一般但看人如何用之雖作十玄亦可況一玄乎劉元承手編○張閎中以書問易之義本起於數程子荅曰謂義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管輅郭璞之學是也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張繹師說○易是箇甚易又不只是這一部書是易之道也不要將易又是一箇事即事一作唯一作只是盡天理便是易也○命之曰易便有理一无此七字但云道理皆自然若安排定則更有甚理天地陰陽之變便如二扇磨升降盈虛剛柔初未嘗停息陽常盈陰常虧故便不齊譬如磨既行齒都不齊既不齊便生出萬

變故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並呂與叔東見録○四端不言信信本无在易即是至理在孟子即是氣語録○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若孟子暢潛道録○詩書易言聖人之道備矣何以復作春秋蓋春秋聖人之用也詩書易如律春秋如斷案詩書易如藥方春秋如治法春秋解拾遺○子夏易雖非卜商作必非杜子夏所能爲必得於師傳也大全集拾遺○郭忠孝議易傳序曰易即道也又何從

道或以問伊川伊川曰人隨時變易爲何從道也
時氏拾遺○尹和靖嘗以易傳序請問曰至微者理也
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无間莫太洩露天機
否伊川曰如此分明說破猶自人不解悟祁寬錄云伊川
曰汝看得如此甚善呂堅中錄云伊川曰亦不得已言之耳馮忠恕記尹和靖語○邵堯
夫易數甚精自來推長曆者至久必差惟堯夫不
然指一二近事當面可驗明道云待要傳與某兄
弟某兄弟那得功夫要學須是二十年功夫明道
聞說甚熟一日因監試无事以其說推筭之皆合
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
玄都不濟事堯夫驚撫其背曰大哥你恁聰明伊
川謂堯夫知易數爲知天知易理爲知天堯夫云
須還知易理爲知天因說今年雷起甚處伊川云
堯夫怎知某便知又問甚處起伊川云起處起堯
夫愕然它日伊川問明道曰加倍之數如何曰都
忘之矣因歎其心无偏繫上蔡語錄○伊川自涪陵歸
過襄陽楊子安在焉問易從甚處起時方揮扇伊
川以扇柄畫地一下曰從這裏起子安无語後至
洛中舉以告和靖先生且曰某當時悔不更
問此畫從甚處起和靖以告伊川伊川曰待它問

時只與嘿然得似箇子安更喜懽也先生舉示子
安子安由此遂服祁寬記尹和靖語○言有无則多有字
言无有則多无字有无與動靜同如冬至之前天
地閉可謂靜矣而日月星辰亦自運行而不息謂
之无動可乎但人不識有无動靜耳劉絢師訓
橫渠先生曰易乃是性與天道其字日月爲易易
之義包天道變化○易非止數春秋大義不止在
元○不見易則不識造化不識造化則不知性命
旣不識造化則將何謂之性命也大易不言有无
言有无諸子之陋也人雖信此說然不知能以何

爲有以何謂之无如人之言曰自然而鮮有識自
然之爲體○有謂心即是易造化也心又焉能盡
易之道○釋氏之言性不識易識易然後盡性蓋
易則有无動靜可以兼而不偏舉也无則氣自然
生氣之生即是道是易○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
則是氣並易說○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賊
則於易深矣一本云深於易矣○往之爲義有已往有方
往臨文者不可不察○私淑艾者自修使人觀己
以化也如顏子大率私淑艾也以能問於不能以
多問於寡有若无實若虛但修此以教人顏子嘗

以己德未成而不用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也至
於聖人神道設教正己而物正皆是私淑艾作於
此化於彼。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
陽二端而已无內外之合无耳目之引取與人物
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人於龜策无情之物不知其將如何惟是自然
莫或使之然者陰陽不測之類也己方虛心以鄉
之卦成於爻以占之其辭如何取以爲占聖人則
又於陰陽不測處以爲占或於夢寐或於人事卜
之然聖人於卜筮亦鮮蓋其爲疑少故也。窮理

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
參无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並正蒙）
龜山楊氏曰楊雄作太元準易此最爲誑後學後
之人徒見其言艱深其數汗漫遂謂雄眞有得於
易故不敢輕議其實雄未嘗知易。易言利見利
用而終不言所以利故孔子罕言利（並語錄）
白雲郭氏曰上下二經自序卦已分其來尚矣傳
者謂今之周易乃孔子所傳文王易也。易者體
常盡變其用不窮之義經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蓋言常道之窮必繼之以變是以通久故易
以變通爲義大抵道適變則可用可用則通久而
爲易未適變則不可用非易也太極之道也太極
之道初不可有而易能有而用之者包犧文王之
力也是故易者用也用道之書也舉而用之大小
不同斯則在人然必變而通之然後盡其利是以
論其道則未始繫於聖人及書之有无惟聖人憂
患後世之深恐不復聞也故明其道而載之於此
自包犧氏畫八卦而卦之名立文王重之爲六十
四之後然後易之名出焉易之名出然後謂是道

爲易之道也是則卦名始於包犧而易名始於文
王卦也易也聖人能畫之重之名之耳因其畫之
重之名之故爲作易之聖人作易者作是書也是
書之道具於未有天地之初非包犧文王所能作
也後世聖人又因文王之易以周題之所以別夏
商二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而不名曰夏商易者
時未有易之名故也連山以艮爲首主名山川禹
之功也歸藏以坤爲首成湯黜夏命造攻自鳴條
之義也故孔子曰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
徵也吾得坤乾焉周易以乾爲首文王三分天下

有其二以服事商之道也故繫辭首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繫文王周易之辭也並易說

明道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如卦之德乃卦之韞也並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乾坤天地之道陰陽之本故爲上篇之首坎離陰陽之成質故爲上篇之終咸恒夫婦之道生育之本故爲下篇之首未濟坎離之合既濟坎離之交合而交則生物陰陽之成功也故爲下篇之終二篇之卦既分而後推其義而爲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則以陰陽陽盛者居上陰盛者居下所謂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與爻取義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則陰長陽剥也以爻言則陽極於上又一陽爲衆陰主也如大壯以卦言則陽長而壯以爻言則陰盛於上用各於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與爲一无爲字敵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復陽生臨陽長觀陽盛剥陽極則雖有坤而居上姤陰生遯陰長大壯陰盛夬陰極則雖有乾而居下其餘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訟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

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陽之卦也卦五陰而一陽則一陽爲之主故一陽之卦皆在上篇師謙豫比復剥也其餘有坤者皆在下篇晉明夷萃升也卦一陰五陽者皆有乾也又陽衆而盛也雖衆陽說於一陰說之而巳非如一陽爲衆陰主也王弼云一陰爲之主非也故一陰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陽者有坤則居下篇小過雖无坤陰過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餘二陽之卦皆一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陽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頤習坎也陽生於下謂震坎在下震生於下也坎始

於中也達於上謂一陽至一作在上或得正位也生於下而上一作暢達陽之暢盛也陽生於下而不達於上又陰衆而陽寡復失正位陽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陽而下无陽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則陽也以爻言則皆始變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陽坎則陽陷皆非盛也唯習坎則陽上達矣故爲盛卦二陰者有乾則陽盛可知需訟大畜无妄也无乾而爲盛者大過也離也大過陽一有過字盛於中上下之陰弱矣陽居上下則剛紀於陰頤是也陰居上下不能主制於陽而反弱也必上下

各二陰中唯兩陽然後爲勝小過是也大過小過之名可見也離則二體上下皆陽陰實麗焉陽之盛也其餘二陰之卦二體俱陰陰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兌中孚也卦三陰三陽者敵也則以義爲勝陰陽尊卑之義男女長少之序天地之大經也陽少於陰而居上則爲勝蠱之陽居長陰上賁少男在中女上皆陽盛也坎雖陽卦而陽爲陰所陷溺也又與陰卦重陰盛也故陰陽敵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渙節旣濟未濟也或曰一體有坎尚爲陽陷二體皆坎反爲陽盛何也曰一體

有坎陽爲陰所陷又重於陰也二體皆坎陽生於下而達於上又二體皆陽可謂盛以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爲盛也若失正位而陰反居尊則弱也故恒損歸妹豐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陰之勝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漸旅困渙未濟也唯隨與噬嗑則男下女非女勝男也故隨之彖曰剛來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長陽非少陰可敵以長男下中少女故爲下之若長少敵勢力侔則陰在上爲陵陽在下爲弱咸益之類是也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長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一作感說以相

與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貞之誡困雖女少於男乃陽陷而爲陽揜无相下之義故也小過二陽居四陰之中則爲陰盛中孚二陰居四陽之中而不爲陽盛何也曰陽體實中孚中虛也然則頤中四陰不爲虛乎曰頤二體皆陽卦而本末皆陽盛之至也中孚二體皆陰卦上下各二陽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虛故爲中孚陰盛可知矣 易傳 ○尹和靖見伊川問易乾坤二卦斯可矣伊川曰聖人設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後世尚不能了乾坤二卦豈能盡也旣坐伊川復曰子以爲何人分上事對曰聖人分上事曰若聖人分上事則乾坤二卦亦不須況六十四乎 呂聖中記尹和靖語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己之信屬焉 游定夫錄 ○或問劉牧言上經言形器以上事下經言形器以下事曰非也上經言雲雷屯雲雷豈无形耶曰牧又謂上經是天地生萬物下經是男女生萬物曰天地中只是一箇生人之生於男女卽是天地之生安得爲異○問劉牧以下經四卦相交如何曰怎生地交若論相交豈特四卦如屯蒙師比皆是相交一 顚倒 卦之序皆有義理有相反者有相生爻

爻變則義變也 下來却以義起然亦是以爻也爻變則義變 劉牧言兩卦相比上經二陰二陽相交下經四陰四陽相交是否曰八卦已相交了重卦只取二象相交爲義豈又於卦畫相交也易須是默識心通只如此窮文義徒費力 並附劉元承手編 ○或問張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胡氏拾遺 ○今人說六子是乾坤退居不用之時同也不知乾坤外甚底是六子譬如人之四肢只是一體耳學者大惑也 晉撰雜錄 ○周南召南如乾坤 語錄

橫渠先生曰周南召南如乾坤 經學理窟

龜山楊氏曰楊子雲作太元只據他立名便不是旣定却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不知如何相錯得八卦所以可變而爲六十四者只爲可相錯故可變耳惟相錯則其變出於自然也○了翁說易多以一字貫衆義如何曰易卦用字有如此者有不如此者如去習坎重險也又言天險地險王公設險則險爲善睽乖也又言天地睽而萬物通男女睽而其志同則乖爲善蓋一字兩用字非此類則不可如師是師旅之師豈可說爲師友之

師錄証語

白雲郭氏曰皇之道簡於帝帝之道簡於王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時焉而已書契之作始自八卦而後世不勝其繁者蓋惟天地有萬古不易一定之體而人則生生无窮故自簡至繁是爲人事必然之理上古之時天道勝人人知有天而不知其他也故包犧氏始畫八卦其意若曰是道之一列而有三如是而天如是而地如是而人天道主覆故畫於上地道主載故畫於下人道則成輔相故畫於中於是自任以財成輔相之道而配天地焉者

包犧畫卦之道也然天道不以天高而大於地地道不以地廣而大於人人道不以人微而小於天地故三畫皆無差殊要其至也混而爲一復於太極故名曰卦然則卦者太極之一耳或八或六十有四曰道曰事大小不同其於太極名易而實存也非若三才之分太極名實俱易矣是以聖人經以三才而太極亡緯以八卦而太極復一經一緯而六十四象由之以備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太極爲易之體而易者用太極之名太極之道方其混然一成物莫能破人亦得而用之及乎包犧判

而三之離爲八文王重而六之離爲六十四然後天下後世以之脩身齊家治國治天下始可得而議矣非天下之至聖其孰能與於此。八卦之時天道純全故其名卦必備三才之義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爲八卦之名與八者之名所以總謂之卦者凡九字不可以常義膚淺訓釋蓋出於上古之言文王孔子能通之者也雖因孔子以卦之才德言之知爲乾健坤順震動巽入終莫能究其義而後世或謂卦者掛也其言如此豈能盡聖人之意哉大抵易之爲義易通而卦之爲義難得卦也畫

也象也蓋自道而一變爲畫因畫而成象畫象具而爲卦使萬世之下復由卦以知象由象以知畫由畫以明道此聖人之意也然終莫知上古之時卦爲何訓乾坤八字出於包犧卦之一字出於包犧之後聖人名之其餘五十六卦及易與元亨利貞皆命於文王凡六十一名可以意義訓釋其卦名或具三才或存人物或以道德或寓時事命名不一皆可考而知蓋中古之言後世所能通也上古中古之名於是較然可見則知包犧之畫八卦而已而文王重卦又何疑焉。包犧氏之前有聲

而無畫包犧之時有畫無字三即乾也文王之時畫字具有六十四卦之畫即六十四卦之字後世以字易明故於畫之下重字以明之且包犧氏以天地人之三而其道一故三畫而成一卦畫有奇偶故有乾坤窮則盡變故有六子乾坤六子包犧初不能加損益也天以是示之因以是明之耳故包犧之畫得於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於人而明人得於天者亦知地道人道之一也是以三奇爲乾而地道存焉三偶爲坤而天道具焉一奇一偶終不可以成卦也得於人者知太極生天地天地

生人有天而无地人无得而生也故以包犧之畫在上爲天文王之重在下爲地天地設位而後聖人成能於中且天有氣地有形人得天之氣以生得地之形以成必兼三才而兩之然後人因天地以生矣此文王重卦之義也揲蓍者分而爲二以象兩然後掛一以象三蓋因於重卦之義且包犧之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王之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是之謂中爻繫辭曰雜物撰德辯是與非則非其中

爻不備故盡人事之變以二三四五爲主初上終始之而已然終始之亦位也故曰六位時成六位成章易說○先太中曰豫者知所止之謂也詩云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蓋言知所止也至哉斯言前人未之有說也且止之義出於易之艮横渠先生得之而未見立言伊川先生嘗言之亦未明著其說至先太中力究兼山之學立身行道皆自止始雍不肖不能脩先人學獨於止之爲義所不敢廢觀乎此又知止之足以豫天下事物之理雖聖人之中庸亦止也中庸解

明夷

伊川先生曰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大率上一爻皆是師保之任足以當此一爻也○或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介甫以武王觀兵爲九四大无義理兼觀兵之說亦自无此事如今日天命絕則今日便是獨夫豈容更留之三年今日天命未絕便是君也爲人臣子豈可以兵脅其君安有此義並楊遵道錄○大抵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也周行己錄○或問乾之六爻皆聖人之事乎曰聖其道者聖人也得失則吉凶存焉豈特乾哉諸卦皆然也

龜山楊氏曰吳審律俟勸解易曰易難解曰及今可以致力若後力衰卻難曰某嘗觀聖人言易從覺措辭不得只如乾坤兩卦聖人嘗釋其義於後是則解易之法也乾之初九潛龍勿用釋云陽在下也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此一爻耳反覆推明至五變其說然後已今之釋者其於他卦能如是推明乎若不能爾則一爻之義只可用之一事易三百八十四爻指一事則是其用止於三百八十四事而已如易所該其果極於此乎若三百八十四事不足以盡之則一爻之用不止於一事亦明矣觀聖人於繫辭發明卦義尚多其說果如今之解易者乎故某嘗謂說易須髣髴聖人之意然後可以下筆此其所以未敢苟也語錄

兼山郭氏曰乾彖既釋此四德矣而文言又三復之何也凡言人道也非特此也而六爻之敘亦如之蓋乾坤者尊卑之敘六爻者貴賤之等也故一尊一卑一貴一賤成之者有厚薄居之者有得失參差之不齊此大業之所由生也易以爻爲人以位爲時均言人也而德則不同均言時也而才則不同是以或言君道或言聖人或言人事或言大

人此又不得不異是以序高卑列貴賤究觀其所遭遇則殊揆之以道成之以德則天道人事與夫貴賤得失一歸之乾夫何間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氏畫卦之始其畫雖具三才而卦之天地未判无九六六位之別文王重卦之後然後天地判而有九六人道成而著六位此周公明六爻之義也何謂天地判而有九六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此天地之生數也合一三五爲九天數也天本乾故乾稱九合二四爲六地數也地本坤故坤稱六此列六爻之後聖人稱九

六之旨也是以揲蓍之法老陽三十有六揲以四象而得九老陰二十有四揲以四象而得六故九爲乾爻三十六爲乾策六爲坤爻二十四爲坤策此後世聖人衍九六之道也包犧肇三才之微獨畫天卦方知三才爲一道故必文王重卦之後天地上下二卦既具而後九六可生焉九六既生而後大衍之法立此聖人作易之序也何謂人道成而著六位一卦之象雖備三才而六畫之後聖人道在成能欲用於天下萬世故捨天地而獨明人道是以六爻皆人位其辭皆人事故文王之治同天之載而周公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者盡人道也此聖人著六爻之義也繫辭曰二多譽四多懼三多凶五多功此後世聖人以人道明六爻之說也是則有畫而後可重重而後有九六有九六而後有六位有六位而後可繫辭彖象文言故方畫重九六之際皆統明三才及六位繫辭彖象之後一以人道爲主人道至此而後明矣此四聖成始成終之道也然前乎周公畫卦之時爻具於畫不復重見也至周公列之於下而繫以辭焉易於是始備矣而明其道傳其教者孔子也故必一聖人畫

之一聖人重之一聖人列於爻一聖人垂其教則道无餘藴矣使包犧重之非包犧也三王之道也使文王爻之非文王也周公之道也聖人隨時之義蓋不然矣固自太極之始包犧象三才之道文王畫三才之義周公列三才之事孔子著三才之教皆隨時之義也然孔子之於文王猶文王之於包犧也周公特終文王之一事耳故古人獨稱三聖者以此易說

明十翼

彖

伊川先生曰卦下之（一无之字）辭爲彖夫子從而釋之通謂之彖彖者言一卦之義故知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易傳）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彖者言乎象者也又曰彖者才也乾之象六奇是也乾之彖言六奇之義也乾之才大而健是也乾之彖言大健之義也故觀乎彖辭則一卦之義思過半矣然先儒以文王卦辭爲彖辭蓋以孔子不當自言觀乎彖辭則思過半也此大不然孔子之彖正論一卦之象及釋文王之辭非孔子之彖則卦象與文王辭不可通矣蓋文王之辭旨意深隱出於憂患之言雖使知者觀之豈能思過半哉必觀孔子彖辭然後一卦之義有思過半之理孔子作彖本以垂法後世欲學者先盡心於彖然後可明重卦之象及通文王之辭則思過半之言乃孔子自明作彖之意及示學文王易之要法也（易說）

象

伊川先生曰卦下象解一卦之象爻下象解一爻之象諸卦皆取象以爲法（易傳）○易之有象猶人之守禮法（語錄）

橫渠先生曰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正蒙）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易者象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蓋以易之意不可得而盡故有象以盡之也意不可盡徒玩其辭皆空言耳如是則不可以訓天下後世而作易之道絕矣此聖人立象之旨也經曰見乃謂之象然則使斯道之可見者无非象也故象非一義四聖人之象不同卦之三畫包犧之象也重之爲六文王之象也次爲六位剛柔周公之象也在乾則自天行健至於天德不可爲首孔子之象也三六之象以卦爲主六位剛柔之象以爻爲主孔子之象以辭爲主所主不同其爲盡意一也故辭有不能盡者求之爻爻有不能盡者求之卦則易之意无餘蘊矣然則象也者豈爲天爲地爲馬爲牛而已乎天地馬牛有乾坤之象者也非乾坤之象止於天地馬牛而已也故知易之爲書其意其辭皆由象出未有忘象而知易者如

首腹馬牛之類或時可志此象之末者也○歐陽文忠公言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王弼爲注亦用彖象相雜之經考費氏傳曰徙以彖象繫辭十篇文言解說上下經觀今之易十篇未嘗盡入卦中則非費氏明矣孔穎達言孔子象辭在六爻經辭之後及王輔嗣以爲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猶如杜元凱注左傳分經之年與傳相附觀此則小象固已先在卦中弼又雜之爻中也其彖與大象文言終莫可考（易並說）

文言

伊川先生曰它卦彖象而已獨乾坤更設文言以發明其義推乾之道施於人事（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有彖所以明成卦之才有象所以盡作易之意又爲之文言所以釋一卦之辭然獨著於乾坤二卦者言辭在聖人道之易明者也學者考諸彖象智之可及也孔子曰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又謂賜也告諸往而知來蓋有不勝其言者言之終不可盡學者觀乾坤二卦文言觸類而長之可也（易說）

繫辭

明道先生曰聖人用意深處全在繫辭詩書乃格言（李籲師說）○或問繫辭自天道言中庸自人事言似不同繫辭雖從天地陰陽鬼神言之然卒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中庸亦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是豈不同（劉絢沂錄）

橫渠先生曰繫辭所舉易義是聖人議論到此因舉易義以成之亦是人道之大且要者也○繫辭反復惟在明易所以爲易撮聚眾意以爲辭欲曉後人也○欲觀易先當玩辭蓋所以說易象也不先盡繫辭則其觀於易也或遠或近或太艱難不知繫辭而求易正猶不知禮而學春秋也繫辭所以論易之道既知易之道則易象在其中故觀易必由繫辭獨說九卦之德者蓋九卦爲德切於人事○易象繫之以辭者於卦既已具其意象矣又切於人事言之以示勸戒（易並說）

白雲郭氏曰包犧盡卦初无繫辭文王孔子之言皆繫辭也故孔子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繫辭焉以盡其言則卦爻之辭皆是也今獨以此上下二篇稱繫辭者蓋卦辭爻辭文王周公之繫辭也此上下二篇孔子之繫辭也又於十翼之中獨此二篇泛論大道爲諸卦之統要與彖象文言之辭異故獨曰繫辭所以尊崇孔子之辭與文王等也觀其言廣大而備變通而神无思而精皆彖象文言序卦說卦之所不能盡者非聖人孰能與此哉微此則易道絕矣○何氏謂上篇明无下篇明幾或

以上篇論易之大理下篇論易之小理孔穎達言上下无異義直以簡編重大是以分之今觀上篇自天尊地卑至存乎德行其篇章相次事理大小皆有條理不可紊亂次章之言皆前章所未盡至存乎德行則易道備矣下篇復起其說前後相次復如上篇是則初爲二篇非後人妄分也○諸儒分章不一孔穎達定以上篇十二章下篇九章然章有甚大甚小有可分者似不止此二十一章故有文意未斷而章分有于一二句而文意斷不相續者皆豈能拘以二十一章也○上篇所言多易道

之大者與其精微神變之用下篇多卦義及上所未終粗顯之說又不可不明之者則上下二篇略有辨也且上篇言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也上篇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至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以其有是言故下篇可言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也孔穎達謂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此豈復爲易之小事然貞觀貞明特引天地日月以明吉凶貞勝之辭非在易之義又不若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易之道也觀此數義則二篇精粗略可見矣並易說

說卦

白雲郭氏曰說卦論八卦之道德與其象義情性也然則六十四卦亦有是乎蓋六十四卦各具於文言彖象雜卦之中矣至萬物象類如履之爲虎漸之爲鴻中孚之鳴鶴小過之飛鳥井之爲井鼎之爲鼎皆是也其象不可盡言故於是數卦略明之繫辭曰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斯其所以難

言也歟故曰書不盡言

序卦

伊川先生曰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語錄

橫渠先生曰序卦相受聖人作易須有次序○序卦无足疑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无極至精義大槩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布遍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孔穎達曰六十四卦二二相耦非覆即變覆者表裏視之遂成兩卦屯蒙需訟之類皆是也變者反覆唯成一卦則變以對之乾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八者是也此蓋卦變反對之象先天之學詳矣雖出於變象豈无其序哉故聖人所以序之也八卦之序有二帝出乎震一章八方之序也乾天也一章成卦先後之序也先序八卦於上故序六十四卦于此八卦序包犧之道六十四卦序文王之道也道至難明也聖人判之爲三才離之爲八卦使有目者可見有耳者可聞亦云至矣於是又爲之說爲之序三才八卦之道纖介不遺而言易者尚或滯於空言而乖亂正道或溺於術數之用不明三聖人之大方斯學者所宜深戒也易說

雜卦

白雲郭氏曰卦之情性與其爲德之不同八卦則見於說卦六十四卦則見於雜卦孔子於包犧之道詳盡於說卦皆文王所未嘗明之者故不得不詳也於文王之道則具於序卦雜卦之中其象則見於諸卦大小象而繫辭上下則兼統之易說

大易粹言卷第十二終

右大易粹言一編
太守曾公所裒集也始
公欲刊是書集僚屬語之於是門下士程九萬
欣然前曰是書之成所惠于後學多矣夫學
莫不有宗後之學者皆失之學棼有譜學弈
有數彼業一技者且然而況於學道者乎吾
聖人闡道之微以詔後學悉具於六藝煨燼
之餘唯易為全書故昔人號易為六藝之原
有志於道德性命之學者可不出入其門而
探其奧乎捨是不用吾力而欲求夫經造頓
悟之說幾何而不胥為異端也蓋自胚腪於
羲發露於文而大彰明於夫子道妙所在内
外之一不偏廢終始之無有二致由是而充之
可以齊貴賤可以達死生漢儒休咎災異之
證最害道之甚者寥寥千百載間有伊川二
程先生者探三聖之用心與一時諸公講究
至到可為學者據依然猶病其文字之間見
帙籍之散漫今
公會而通之貫而一之誠有功於聖門端不
止於裒集而已學者於是而得其所宗矣書

成遂述前日語以書于末云淳熙四年正月
日門生迪功郎舒州望江縣主簿主管學事
程九萬謹跋

昔伊川先生發揮大易之旨獨止於六十四
卦而繫辭無傳學者惜之惟當時諸公之所
講究間見層出亦足以補其遺闕然編帙散
逸猶病焉祐之登獲遊
溫陵曾公之門
公平居議論必及於易而伊川之學尤所篤
好故嘗以親受白雲之說合伊川兄弟而下
共為七家欲鋟之而未能也洎來羣舒出以
相示且俾訂證其非是期與同志共之凡涉
書七十有五種為字四十五萬有奇幾多至
見辭或重出而後伊川之易無遺恨之歎噫
公之用心也蓋深而人之獲利也亦博矣於
是乎書門人西秦李祐之謹跋

舒州公使庫雕造所

本所依奉

台旨校正到大易粹言雕造了畢

右具如前

淳熙三年正月　日

池州青陽縣學諭李祐之　校勘

迪功郎舒州懷寧縣尉許紓勘　校勘

迪功郎新無爲軍無爲縣主簿方顒　校勘

迪功郎舒州太湖縣主簿張棠　校勘

迪功郎舒州望江縣主簿程九萬　校勘

從政郎舒州録事叅軍莫汴　校勘

儒林郎安慶軍節度掌書記趙善基　校勘

從事郎舒州州學教授方聞一　校勘

奉議郎權通判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陸同

朝請大夫知舒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曾橦

今具大易粹言壹部計貳拾册

合用紙數印造工墨錢下項

紙副耗共壹阡叁百張

裝背饒青紙叁拾張

背青白紙叁拾張

棱墨糊藥印背匠工食等錢共壹貫伍百

文足

賃板錢壹貫貳百文足

本庫印造見成出賣每部價錢捌貫文足

右具如前

淳熙三年正月　日雕造所貼司胡至和　具

杭州縣儒學教授兼清河校勘吳善

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
八徵耄念之寶
太上皇帝之寶